儒藏

史部 第五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孔孟史志

儒藏·史部

第五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孔聖全書唐韓愈文集中卷卷之二十三

琴操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鬬兮、無應龍求。

注云、桑水經曰、河水至東阿在平等縣東北流四瀆津。又桑、臨濟故狄也。濟水逕臨濟縣南。詳此則是濟水自滎還之下潜流至此四瀆津口、而後復出。河又東分一支、與之合流。以此臨濟而為狄水、故孔子臨河不濟而歌詠狄水、即過東分之河、彼出之濟也。然此皆齊地、今在濟鄆之間。史記以為孔子自衛將西見趙簡子、則其道不當出此。姑俟深於地理者正焉。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曷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音茂薺麥之茂。西京雜記曰、建亥之月、陰氣之極、薺麥始生。子如不傷、我不以𣋡。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龜之氣或作氛。兮、不能雲雨。龜之枿一作蘗、五割切。李巡曰、斷木之餘。兮、不中梁柱。龜之大兮、祗以奄魯。知將隳兮、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予歸輔。龜山、魯山也、在泰山博縣。

施士丐曰、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

古意丐曰、仲尼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泣絲、泣不在絲也。

石鼓歌　歐陽文忠集古錄云、石鼓文在岐陽、昔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時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縣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而亡其二。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

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一作佗。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羲和、日御也。嫦娥、月御也。詩意謂石鼓文二雅不載、孔子言詩小者俱述、而此文獨遺、是猶掎摭星宿而遺日月也。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

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謝疊山曰、主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爲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爲汙。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①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之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者、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illegible][illegible]、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聖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食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殘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

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倫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音格）、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師說

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謝枋得曰、孔子問學于萇弘、問禮於老聃、問琴於師襄、問官名於郯子。遇有事之精者、即問之、即以師待之。此四人者、皆不及孔子也。以孔子之事觀之、可見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在吾前、術業有專攻者、亦師之、不以爲恥、況衆人乎。（文章正宗注云、孔子見郯子、在適周見萇弘老聃之前。）

争臣論

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或有心字）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

進士策問

問、古者謀從、則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亦共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

問、夫子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遼、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敘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若是。而其言曰無為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

重答張籍書

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

送王秀才塤序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或作余少而樂觀焉。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侯繁鄴侯泌之子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

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鄭侯尚友，②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此廟學，鄭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主師所處，亦窘寡溼。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③有師之尊。群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與少室李拾遺書

昔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

答劉秀才論史書

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符堅陷襄陽，大悅之。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夭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

答侯生問論語書

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

注云：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殁。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爲畫。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乎沂，以浴作沿。回何敢死，以死作先。雖曰鄙淺，然爲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中卷唐柳子厚文集

佩韋賦

吾祖士師之直道兮，亦愀（七小反）然於伐國。（魯欲伐齊，問柳下惠，惠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于我哉。）尼父戮齊優施而誅卯（少正卯）兮，本柔仁以作極。

論語辯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夫子生于周靈王二十年，曾子生于周敬王十五年。）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道州文宣王廟碑

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於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禮，爰自京師太學、徧於州邑，遐瀾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懸，筍簴也）。鐏俎旂章，粲彬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庳（音卑）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充壯厥居，水潦仍至，咸加蕩汱。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頖（泮同）宮之制。（詩泮宮，曰頖宮。）

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僦（即就切，賃也）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肆之位，師儒之室，立廡以周，食圃畦以毓（育同）蔬，權其子（息，謂利）母（謂本錢），贏（音盈）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法也）。公誨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議，合以燕饗，賓氏覿、親僕識古於此。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辯、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窮於道先，群儒咸稱，六籍俱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修先師彝典，章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為闕里。在周則魯侯申能修頖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④崇儒學，史有其傳。今公法古之大同，於魯化人之艱，併於蜀益⑤。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荊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惟德之造，赤紱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燕有攸告，吉日丁亥，獻於頖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於位，心莫不恭，爰念

聖祀，徧於海邦。服兇陳昌，州邑攸同。感忻以歆（音希），思報聖功。卜遷於嘉，惟吉之逢。畇畇（均匀二音）其原，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於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繄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依位，作廡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平聲）。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体，莫不充盈。踴懽于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辞，益衆（音）其多。公斯考禮，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公賚于王，休命是荷（音何）。師於辟雍，大邦以和。侑酳（飲酒食已而蕩口也）。申申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類求丕揚厥蹤，以告太史。

說車贈楊誨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楊虎⑥，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駭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倛（音欺，方相也）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食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倛頭，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焉。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頭之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送薛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一作不取。）有司之過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曰：孔子之門，不道管晏。

與韓愈論史官書

不有人禍，必有天⑦。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乱，雖不為史（後漢書），其族亦赤。司馬遷（作史記）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獄死（固作前漢書）。崔浩（作魏史）沽其直以鬭暴虜，皆非中

遁。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

與楊誨之第二書

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又曰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恒愧於心乎。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貞元十四年九月

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出荀子法行篇。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俞附、扁鵲、古之良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⑧士、理固然也。

報袁君陳秀才書

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爲秀才計、未必過此。

羵羊 非國語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焉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坼犬出者有之矣。晉五行志孫無終開犬子聲發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河、化爲龍、

骨節專車 楛矢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爲魯語也、蓋亦徵其大者、書以爲世法。今乃取辯大骨、石砮以爲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中卷宋歐陽脩文集

正統序論

仲尼嘗脩尚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間事甚詳、而於正朔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於春秋得十月隕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周以建子為正。一有月字則三代固嘗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蓋非商周之為云。

正統論

今為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彊、聖人有所不取也。

或問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僞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絕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楚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孟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偏王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人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為之一辨而正其紛紛乎。

魏梁解

予論正統、不黜魏而辯梁。曹魏、朱梁。或謂魏梁皆負篡弒之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也。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

易或問

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為卦爻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卜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於後世、而易專為筮占一作占筮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為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於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

春秋論

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

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弒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

泰誓論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又曰、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應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脩六經、以為後世法。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劄子

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故為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為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為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

易類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募群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訛。及學者傳之、遂分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彖、象、文言、說卦等離為十二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專以彖、象、文言等參解卦爻。一作文。

書類

書原於號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刪爲百篇，斷堯訖之（一作秦），序其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於家。楚漢之際，勝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既耄昏，乃繆合二十四篇爲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爲之作傳，號古文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行。光時孔傳亡其舜典，東晉梅頤（一作賾）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孝明不喜隸古，始更以今文行於世。

詩類

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于經。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爲四：一曰魯人申公作訓詁，號魯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燕人韓嬰作內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古訓傳，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官，而毛以後出，至平（一作章）帝時始列於學。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之徒皆發明毛氏，其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遂傳至今。

春秋類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生於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爲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分爲五家。鄒、夾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爲三，詩分爲四，禮分爲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

論語類

論語者，蓋孔子相與弟子時人稱問應答之言也。孔子卒，群弟子論次其言而撰之。漢興，傳者三家：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而齊論增問王、知道二篇，今文無之。出於孔子壁中者則曰古論，有兩子張。是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之次即所謂魯論者也。

編年類

春秋之義，書元最謹，一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則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紀，下正人事。自晉荀悅爲漢紀，始從編年之体，學徒稱之。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即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殁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

喪禮皆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

薛質夫墓誌銘

不娶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爲罪也。故曰、孟子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之言、非通論、爲娶而言可也。自古賢聖一作聖賢。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聲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顔回之道、著於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

石鼓文

岐陽石鼓、皆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廼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不可識者過半。

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爲、如瑛言可許。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按漢書、元嘉元年吴雄爲司徒、二年趙戒爲司空、即此云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録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後漢修孔子廟器碑

右漢朝端明府脩孔子廟器碑、云永壽二年青龍一作歲字。在涒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也。按爾雅、云歲在申曰涒灘、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永壽、明年丙申、曰歲在涒灘、是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

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右漢魯相上尚書章、其畧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復禮孔子宅、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建寧、靈帝年號也。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而已。又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讖諱不經、不待論而可知。甚矣、漢儒之狹陋也。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爲漢而已哉。治平元年三月廿五日書。

後漢碑陰題名

漢碑今在者、惟華嶽與孔子廟中最多。其碑陰題名者、往往各書所出錢數、不過三百五百也。而此碑所列邑里姓名字完可見者、尚十餘人、然皆是濟陰、山陽、彭城、汝南、陳留人、則疑為修孔子廟人也。

唐孔子廟堂碑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余為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

唐重篆吳季子墓銘

右古篆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紳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榻本、遂傳於世。然則開元以前已有刻石矣。其後正元中鄭播又為記、處國遷建堂樹碑、則今本又非仲容所模者。字亦奇偉、莫知何人所書。按孔子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無過吳之理、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寶曆二年

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上為九廟聖主、次為七代先靈、下為一切含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此固俚巷庸鄙人之所常為、德裕為之、有不足怪。然以孔子與老君為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耶。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答李詡書

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脩六經、與其弟子論辯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於理者衆、則其言果可信歟。夫衆辭淆亂質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可以驗其信然歟。不然、商周未嘗有改歟。豈其不足為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稱二王之舊典、考六經之明文、以祛厥疑。

南省試進士策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昔謂之大傳

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觀鳥獸之文、近取（字下闕）（一有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一著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有乎。若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於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爾、何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贊生蓍之說、又似八卦直因蓍數而生爾。至於兩儀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苟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為是乎。噫、自堯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古遠茫昧之前。然繫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決其疑。

問進士策

問、子不語怪者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乙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出圖書、禮著龜龍游宮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鷁鸜鵒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于後妃、麟趾騶虞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開端于用殉也。況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啓其源。自秦漢已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推欣所自、都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為也。雖實有焉、書之無益而有害、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乎皆不能諭也。惟博辯明識者詳之。

代曾參答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為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為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蓋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緝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緝明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厭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illegible]明、下救澆季之百王而不繆、稽之千古而不疑、從百周公、自堯舜從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果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冥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升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仰瞻而蹠、

當是時有子能無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辯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慙也。昔者吾友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群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⑩夫子之道而⑪夫子之⑫、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太似、則嘗以陽虎爲先矣、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取、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靈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含口者殆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

石鷁論

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經僖公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隕石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覈其意。噫、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爲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者、以所隕者是星、則當云星隕而爲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雷爲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何經不書曰大風退鷁⑬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必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書志也。且仲尼删數世修經之文

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⑮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鸜鵒來巢，不書幾鸜鵒，豈獨謹記于石鷁，而忽於麟、鸜鵒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大抵國風之次以所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罔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為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後焉。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微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傳易圖序

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為辭之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為繫辭，而今以孔子贊易之文為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文之辭，或以為文王作，或以為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是指文王、周公之作為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為繫辭也。況其文乃縣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

與張秀才書

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煥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歷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

答李秀才啓

且夫好惡之異、古今所均。仲尼至賢、乃取侮於盜跖。晉臺大興、猶見非於蟲子。撫絃在乎流水、難以賞音。珍毳罽於九戎、能其識貨。

謝校勘啓　景祐元年

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而爲閏。況乃西崑冊府、備帝者之來臨。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自匪識窮元本、學漸淵源、究百世之放紛、總羣言而悖[illegible]、則何以妨官天祿、對青藜而讐書、抱簡羽陵、拂白澤而蟫蠹。

中卷宋三蘇文集

春秋論　老泉蘇洵著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之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

孝謂之孝經、皆自明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以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位當在平王、而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内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儆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史論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勸懲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脩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

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

孔子從先進論　　東坡蘇軾著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又曰、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有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坐陵遲而大壞也。

王者不治夷狄論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以不治治之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詭亦有秉道行義之君者、是齊[16]楚亦未至于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晉[17]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不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

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中庸論曰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

武王論

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弒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

魯隱公論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弒、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夫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唯齊之君王后、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非⑱、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或曰、君薨而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攝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决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伊尹論

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可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

伍子胥論

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强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改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以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

孔子論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矣。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晋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哀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皐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孟軻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家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然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莊子祠堂記

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

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

韓魏公醉白堂記

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

李君藏書房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書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直不疑買金償亡 評史

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

三槐堂序

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盜蹠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

王者不治夷狄　潁濱蘇轍著

經書公及戎盟于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為王者不治夷狄。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哉。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欲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拒絕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却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或制之焉，或不能制之焉，然皆所以適吾中國之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此所以治之之大要也。

論夏曰：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孔子歎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為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善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

論衛曰：孔子為政，豈將廢輒而立郢耶？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蒯聵耳。

論梁武帝曰：老子體道而不與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

唐太宗

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堯、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論燕趙。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為亂哉。

論王衍曰：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形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

老子

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夫老子、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慎之之為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為用，又曰有之以為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不以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道以為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老子

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其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

嚮使違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

葉公

昔孔子去衛、盤桓陳蔡之間六年、陳蔡之君無足取也、意在楚葉耳。當是之時、葉公未有白公之亂也、而孔子知其仁、可謂明矣。然葉公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效不見於當世、豈仁維能守、而未暇由僞歟。傳曰、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無非龍者、天龍下之、惧而還走、喪其魂魄。此言葉謂孔子、非謂龍也。昔楚昭王將用孔子矣、令尹子西知孔子聖人、畏其害楚而沮之。或問子西於孔子、孔子曰、彼哉彼哉。夫諸侯大夫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子西知孔子矣、而獨以其害楚疑之、此其罪甚於不知、故孔子深疾之歟。

上兩則諸公皆

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與人、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于鄡巽孔忠公西輿公西箴、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以猖狂於戰國。孟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

藏書室記

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於灑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爲仁、智者見之斯以爲智矣。顏閔由是以得其德、予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大小長短甘辛鹹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書。傅說之詔其君亦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而況餘人乎。此篇見孔子之教人、亦必讀書。

孔聖全書漢文選中卷卷之二十三終

校記

①「仁聞」二小字，當作「聞仁」，且爲正文，見《昌黎集注》卷一一。

②友：當作「文」，見右引書卷三一。

③晳：當作「哲」，見右引書。

④所缺一字當爲「能」，見《柳河東集》卷五。

⑤益：當作「盍」，見右引書。

⑥楊：當作「陽」，見《柳河東集》卷一六。

⑦「天」下脱「刑」字，見《柳河東集》卷三一。

⑧「拒」下脱「曲」字，見《柳河東集》卷三四。

⑨愽：當作「傳」，見《文忠集》卷一三四。

⑩所缺一字當爲「達」，見《文忠集》卷五九。

⑪所缺一字當爲「鄰」，見右引書。

⑫所缺一字當爲「性」，見右引書。

⑬鸀：當作「鷀」，見《歐陽文忠公集》卷六〇。

⑭同⑬。

⑮貶：當作「貶」，見右引書。

⑯齊楚：據上文所述，當作「秦楚」。

⑰秦晉：當作「秦楚」。

⑱非：當作「莽」，見《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二八。

⑲海：當作「晦」，見《古史》卷二三。

孔聖全書卷之二十四

賈誼新書　　後學蔡復賞　編述

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於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国、国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国從之、国亡而君從之。惜也、不如多予之邑。

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子貢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衷、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況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弛。威之與德、交若繆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後漢徐幹中論

治學

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1]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

修本

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女、況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矣。

（）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

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為、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

貴驗

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

孔子曰、言而得友、福之次也。

責言

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責其言、責其色。小人能乎哉。

毀辨

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為辨、絞急以為智、不遜以為勇。斯乃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為美、豈不哀哉。

辭祿

聖人以無勢位為窮、百工以無器用為困。困則其貧亡、窮則其道廢。孔子栖而不居者、蓋憂道廢故也。

讓大臣

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為之謠曰、素鞸羔裘、求之無尤。黑裘素鞸、求之無戾。

慎所從

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漢班固白虎通

謚法

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使大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卿大夫既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

禮樂

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崇和順、比物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意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干戚、習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觀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焉者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諫諍

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

封禪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封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泰山旁山名），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跡也，以自放效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

聖人

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揚，盱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於幼主。孔子反宇，是謂尼甫，立德澤所興，藏元通流。聖人所以獨見前睹，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辟雍

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論語讖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傳曰：黃帝師力牧，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

漢桓寬鹽鐵論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音咨）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牆，不可杇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一，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友，若畫（音獲）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文學曰：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為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

大夫曰：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季文子相魯，妻不衣帛，馬不秣菽。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也。）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且惡之（惡音汙），而況為不臣不子乎？

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況處三公之尊以養（去聲）天下之士哉。

御史曰：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黎丘。（孟子傳曰：仲尼菜色陳、蔡。）

御史曰：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悅。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以求容，惡（音烏）在其擇

事而退也。

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文學曰、夫賤不周知(去聲)、貧不妨行(去聲)。顏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

文學曰、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為之曰微、為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

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世之後、天下折衷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

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為司寇、然後悖熾。(泰族訓曰、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斑白不負戴。)

文學曰、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況乎位天下之本朝、而絕聖主之德音教澤乎。

大夫曰、鉏(音鋤)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

御史曰、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

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敵國之難(去聲)、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隳(音灰)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音歡)龜陰之田。

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

大夫曰、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竪(音豎)欲以短鍼(音針)而攻疽、孔丘以禮說(音稅)跖(音質)也。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恥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為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音模)飾姿而矜夸、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倘之、適陳、匡人圍之、[illegible]、桓魋害之、適楚、子西譖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

也。佞惑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觀近者以所爲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僞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爲孔子也。

尸子

鄭簡公謂子産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③自是以來，④子産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

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按陸士衡猛虎行云：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管子云：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

子路，東魯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爲賢士。

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徙而一⑤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與家語小同。

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

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子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

日在井中，不能燭遠；目在足下，不可以觀。君之有國，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為之也。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忘忽古今，顔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諸子

公孫尼子曰：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遺，飲酒不勸。醫曰：是良醫也。

孫卿子曰：無置錐之地，而公侯不能與之爭名，仲尼是也。

孫綽子曰：仲尼見滄海橫流，故務為舟航。

牟子曰：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七經而已，佛遂萬億言，恐煩而無當也。

晏侯子曰：一蝗之行，一蚊之飛，聖人皆知之。

金樓子曰：魯城北孔塋中不生刺人草木。

孫卿子曰：子路問孔子曰：有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而無孝名，何也？子曰：但使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患無孝名也。

伊洛淵源錄　　考亭朱熹輯

周濂溪事

程氏門人記明道、伊川二先生語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顔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馬伸（字時中）嘗曰：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為先，文藝為下，以此仰奉明詔。

胡安國（字康侯）嘗曰：春秋聖人行事之實，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

之乎、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民變夏、殆由此乎。

謝鐸續伊洛淵源錄

李侗字愿中。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邪。

呂祖謙字伯恭。嘗陳全甫祭文云、於乎、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橫。

近思錄集解　朱子著　葉采註

仁　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朱子曰、博施濟衆、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提起、正是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

性　伊川曰、性即理也。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

心　橫渠曰、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葉氏曰、苟欲無心、則必一切絕滅智慮、槁木死灰而後可、豈理也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其心之所存所用者、無非本天理之公而絕乎人欲之私耳。

聖賢學力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一作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伊川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如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

經學　伊川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猶櫝所以藏珠。治經而遺乎道、猶買櫝而還其珠也。

文學　曰、古者學為文否。伊川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聖人道全德盛、非有意於為文、而文自不可及耳。）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辭章也。且如觀乎天文（日月星辰為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人倫盛衆為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解經　伊川曰、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葉氏曰、其遠者雖子貢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鄙夫可得而竭也。

謹獨　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
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
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朱子曰、有天德則純是
天理無私欲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以為不已。少
有不謹則人欲乘之便間斷矣。

正家　伊川曰、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
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
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⑥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
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
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本其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
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
足。人多以其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

救時　聖賢之於天下、雖知其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
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亂之間、強此之衰、(扶君子之道未盡消也。)艱彼之
進、(抑小人之道未盡長也。)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
安之於漢晉是也。

辨義利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伊川曰、不獨財
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
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

獻納　伊川上疏曰、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
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
兩得進講、未嘗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覬⑦感動於上心。若使營
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
人、不亦淺乎。○或問、伊川未進講已前還有間斷否。朱子曰、尋
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意耳。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葉氏曰、心誠則氣專、氣專則聲應、不誠而能感乎。

氣量識量限量德量　伊川曰、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
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
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
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如鄧艾位三公、
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
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惟知道者量自
然宏大、不勉強而成。葉氏曰、聖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
量亦無涯。天資者氣禀也。氣禀則有涯。常人而能學以通乎道、
極則亦聖人之無涯也。

聖教　伊川曰、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
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於不可及、則趨望之心怠
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
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己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
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仙術　問神仙之說有諸。明道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机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人有語導氣者問明道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葉氏曰聖賢養生順理窒慾而已豈若偏曲之士為長生久視之術哉。

孔子　橫渠曰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也（前心之始）必有待也（期至於終成日有待）固不化也（滯於已往）我有方也（成於已私）。故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葉氏曰橫渠解絕無皆為禁止之詞故以此為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於成德其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

孔顏孟　葉氏曰夫子清明在躬猶青天白日故極其明快。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極其愷悌。孟子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故極其雄辨。

國朝宋濂潛溪集

孔子生卒歲月辨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解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注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⑧主穀梁公羊以辭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為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為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畧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詞則造為調人之說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歷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戊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也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亦無疑。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十二年亦

文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何如？灝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曆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法家謂己酉為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紀多不可考，宋之大儒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尚不足信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之⑨適陳，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按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則武子年當耄矣，復歷定、獻二公九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年表則又謂十二年。以年表為是，則世家為非；以世家為是，則年表為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行且爾，而況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秦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為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至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若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予既得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為辛酉，己丑日為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遡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群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之，何邪？曰：衆言紛淆者，當折其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辯則辯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邪？曰：是非爾所知也。雖鏖祖徠之於以[illegible]

盡刻漢之蘇以為楷、未能■吾家也。他日當為從參秋若■■爲。

諸子辨

老子二卷、道經、德經各一、九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耳漫無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歟。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信歟。

子思子七卷、魯人孔伋撰。子思、伋字也。避孔子、不敢稱姓、故曰子思子。然亦後人綴緝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

莊子十卷、戰國時蒙人漆園吏莊周撰。孔子、百代之標準、周何人、敢掊擊之、又從而狎侮之。自古著書之士、雖甚無顧忌、亦不至是也。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予嘗愛其聖王作為宮室、便於主、不以為觀樂之言、又嘗愛其聖人為衣服、適身体和肌膚、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之言、又嘗愛其飲食、增氣充虛、強体適腹之言。墨子其甚儉者哉。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大禹之薄於自奉者、孔子亦云。奢則不遜、儉則固、然則儉固孔子之所不棄哉。或曰、如子之言、則翟在所取、而孔子辭而闢之何也。曰、本二。

尹文子二卷、周尹文撰。其書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類申韓、蓋無足稱者。晁氏獨謂其亦宗六藝、數稱仲尼、其叛道者蓋鮮。嗚呼、世豈有專言刑名而不叛道者哉。晁失言矣。

韓子二十卷、韓非所撰。非、慘急人也。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任以法、其視仁義蔑如也。法之所及、雖刀鋸日加、不以為寡恩也。其無忌憚、至謂孔子不知孝弟忠信之道、謂賢堯舜湯武乃天下之亂術、謂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謂人君藏術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群臣、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是亦足以殺其身矣。

孔叢子七卷、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言行者歟。其第七卷則漢孔臧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卷末。嘉祐中、宋咸為之註。雖然、此偽書也。偽之者、其宋咸歟。王士元偽作亢桑子、而又自為之註、抑此類歟。近世之為偽書者、非止咸也。若阮逸、關朗易傳、李靖問對、若張商英素書、若戴師愈麻衣易、亦往往不能迷明者之目、竟何益哉。今觀是書、記問篇所載、有子思與孔子問答語。子思年止六十二、魯穆公同時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子思疑未長也、而何有答問哉。

楊子法言十卷、漢楊雄撰。孔子之學、不絕如綫、雄獨起而任之、故韓愈以其與孟、荀並稱、而司馬光尤好雄學、且謂孟子好詩

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孟文直而顯、荀文富而麗、揚文簡而奧。惟其簡而奧、故難知。其與雄者至矣。是法言者、為擬論語而作。論語出於群弟子之所記、豈孔子自為哉。雄擬之、僭矣。

文中子中說十卷、隋王通撰。孟子而下、知尊孔子者、曰荀、揚、本黄老、荀雜申商、唯通為近正、讀者未可輕訾之。

周子通書四十章、本號易通、舂陵子周子惇頤之所著也。自孟子沒、孔子之學不傳、千載之下、獨周子得之、以授二程氏、遂大白於天下。安定胡宏有云、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為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論不至哉。

文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禮儀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也。

七儒解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孟是也、弗要于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纖巧斲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機應、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孳合傳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斑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北[11]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大小、揚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舉至孔子、然後無愧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皐陶、伊傳[12]、周名[13]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則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朱綦山文集序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煒然、非故為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

於中、事偶於外、而行乎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有而無弊、天下則而準之。

太白丈人傳

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於諸國、棲棲遑遑、如喪家之狗。至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而卒不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激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歟。丈人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可其所可、不可其不可。予自視其孔子耶、抑下孔子一等者耶。昔魯男子善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也。

元故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堯舜禹湯文武及孔子、德皆聖人、惟孔子不得位、而功最盛。天於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况德充天地、功施萬世、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祉有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遺澤被其子孫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孔子之傳世久遠而襲封為君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其在茲乎。

默齋銘

昔者孔子、嘗欲無言、顏氏如愚、益譽其美。彼由與賜、侫侫多言、棄而之取、其所尚可知也。

贈孔君序

余來江寧之四月、與楊君共會于郡庠。楊君謂余曰、曲阜孔君克欽、宣聖五十五代孫也。通儒家言、習唐人古今詩、往往妙麗、如晴葩鬪春、態有餘妍、得言外含蓄之意、然猶患學之未充也、將買舟游大江之南。適監察御史安道調官江寧、遂與之偕來。居無何、南北道絕、遂莫能歸故鄉、青燈照影、孤坐寥闃中、思尼山之崇、待懷泗水之大淵、未嘗不潸然隕涕、吾黨之士憐焉。子宜為文以宣其沉鬱、庶幾有以底夫道也。余謝曰、克欽未余識也、余何以文為。楊君曰、吾聞釋人之所難忘而能喻之以至理者、惟文章之士則然。子幸終為之毋以不識其重辭也。余曰、人生霄壤間、坎止流行、曷嘗有一定哉。譬之西風木葉、飄實於川之中、其迴旋轉移、有直達長江者、有泊於石磯而棲於浮莫者、有弗離其故處者、一委之自然而已、何所容其心哉。若膠膠泥於土著之間、殆非也。以克欽之家言之、其先本宋人、至防叔始奔於魯、遂為魯人。其後裔亦不專居於魯也、太子少傅濬則移於會稽、撫州守倘、太學博士端朝則徙於信安、通城令端植則遷于江夏、嚴士曾則分守臨川、間求其故、多因患難來奔而遷成鉅族、或以詩書擢進士第、或以政事列刺雄藩、或以文學主教庠序、章綬輝艷、後先相望、初不拘拘於泗水之濱、尼山之思也。雖然、父母之邦、親戚聚焉、墳墓存焉、遠而去之、豈人情所欲哉。第以世變之來、紛紜轇轕、有非智力之可為、俯存喘息而復

武於衆士、不翅足矣。他尚何憂哉。克敬之所憂者、則宜曰我孔氏之子孫也。孔氏之道、大如天、道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夫人之所當學也。况吾爲其後者乎。是則可憂也。克敬能若是、則雖闕里之遠、人孰得而慨之。脫有不然、雖衣儒衣而立魯東門、日號諸人曰我孔氏之子孫、亦君子之所不與也。克敬與之哉。抑余聞九苞之鶵、決生於岐山之鳳、千里之駒、必産於渥洼之馬。周世之才、多出於神明之胄。克敬之賢、余知其不特通儒家言及能詩而已。負笈之志、蓋未艾也。他日道益凝懋、將日昭江寧之有孔氏、其盛與信安江夏諸族等、又當自克敬始也。余之有望於克敬者、不亦遠乎。楊君曰子之言美矣。其理亦至矣。可以宣其沉鬱矣。盍書以贈之。余不敢辭。

本朝方正學文集

三墳書

聖人之經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固不得而刪。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猶嘗言之。今孔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爲耒耜、黃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邪。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此三墳後出、不著其姓名、自言天復中隱於青城之南、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此書於匣中。夫天復爲昭宗時也、豈卽青城隱者所僞爲哉。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劉向謂其書卽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畧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紂、誅其君弔其民而已。其世俘篇若曰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二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秦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夫以詐術臨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爲、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其他若是者甚衆。由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按晉太康中、出於汲郡魏安釐王冢、故曰汲冢。以其載周事、故曰周書。此必戰國秦漢之人所僞爲者。故其書雖僞、而其文近古。

辨孔子用齊景公伯夷叔齊對說之由

王公曰。夫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問國之富。數馬以對。諸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弒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為政。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奉己而已。觀其一冊與晏子感慨悲傷。幾幾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何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因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

周官可疑

人見有用周官而致亂者。因以為周官罪。此鄙陋無稽之甚者也。盜竊孔子之緒。納之而踰人之牆。履穿有過乎。竊履者可誅耳。

子華子為偽書

夫子周流四方。道途所過。若楚狂、沮溺、荷蓧丈人之流。皆不足知其意。至於喟然而不已。子華子一見而得聖人之歡心。亟解束帛而贈之。豈非當時之賢者哉。其言論宜有過人者。今所傳十篇之中。如醫藥之技。孔子罕言之。則剽竊之而不置。八卦以宮言。孔子贊易時未有也。而曰坎宮、震宮。解字之不類。乖錯者甚衆。以為子華子之書。豈非誣哉。

周洪謨文集

春秋

孔子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周人改月而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意如十一月為正月而時則仍為仲冬。十二月為二月而時則仍為季冬。正月為三月而時則仍為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為正月而繫之仲冬。繼以明年之十月為十二月而繫之孟冬。以月論時則時之孟仲失其倫。以時論月則月之始終紊其序。豈聖人平秩四時之義哉。若然則周詩所稱寒暑之節皆失其度。周禮所載法制之正皆違其時矣。魯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詩禮、魯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刪定筆削者。其制可得而異哉。可堂吳氏謂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則襲漢儒之謬而不足辨者也。新安汪氏亦謂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年曰春正月。是周曆已改子丑月為春。又謂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為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

是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時之月日矣。聖人豈爲之哉。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爲首、而曆數仍以寅月爲首。商不改夏之曆數、周不改商之曆數、魯不改周之曆數、春秋不改魯之曆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後世也。是春秋之於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爲不同耳。曰、魯既用周正朔、則魯公即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於正月乎。曰、按周禮朝覲會同巡狩祭享、此國之大事、皆從夏正、初不始於正朔之月。書載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後、康王即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則魯公即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書於正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據其事以書也。

賞按、程子、胡安定以孔子嘗欲行夏之時、故作春秋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於乎、孔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及其身者也。如以夏時而冠周月、則是孔子以匹夫之賤、而改當代之正朔、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居下而倍上、生今而反古、又何以謂之從周哉。且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其何服亂臣賊子之心。使也[16]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襃鄭之

雖所興其爲盜責人之盜[17]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愚謂隱公即位之元年、其月適當正月、其時適當孟春、故孔子書之曰元年春王正月耳、未嘗以夏正冠周月也。近時王陽明亦有周正改月與改時之說、謂周以夏正建子之月而系之爲正月、以夏正屬冬之時而系之爲春時者。吾揉孔子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文耳。惟文安公謂周改正朔、不改正月、與孔子不以夏時冠周月之說、的有指歸。此乃千古不決之疑、而今始決之、故述列於左。○按周洪謨云、或問南阜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爲歲首、今之曆是也。周人以建子爲歲首、是以[18]子月爲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19]此月爲王朔、非以此月爲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王之爲言端也、端之爲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爲第一朔、正月之爲第一月、猶長子之爲第一子也、故皆可謂之歲首。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維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爲歲首、而非以十二月爲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爲歲首、而非以十月爲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爲正月也。

此乃改正朔不改正月之辨。

大明經濟文集 別號草墩

淫風非孔子定本

詩之名始見于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大抵古詩皆樂也。詩雖有風雅之分、而皆主於樂、亦猶易雖有辭變象之別、而皆主於占也。古者胄子之教、過庭之訓、皆於詩乎得之、所謂養其良知良能者也。而今之詩乃取夫鄙邪淫蕩之詞、雜乎清廟生民之列、言之汙齒頰、書之穢簡牘、師何以授之於徒、父何以詔之於子。而況聖經賢傳之旨、本以為治性養心之具、曰非禮勿言、非禮勿聽也、曰口不道惡言、耳不聽淫聲也、其嚴如此。詩也者、心之聲而發乎性情者也。孔子刪而定之、放其鄭聲、以為萬世之常經、顧乃有取於斯、則其所刪者為何詩、而其所放者又何聲哉。又曰、大槩小序以淫者自作之詞為刺淫、朱子辭而闢之、是也。然集傳則又以孔子鄭聲淫之一語為主、凡鄭風之中、小序以為懼讒思賢、刺廢學而閔無臣者、皆舉而歸之淫、則亦未免於矯枉過直者矣。夫諸詩既無指名、又無證佐、苟以善心逆之、則淫可以為雅、以不善之心逆之、則雅可以為淫。漢儒故有以二南為刺詩者矣。說詩之淫、豈可棄其已然之蹟信、皆而以臆見懸斷之哉。由是觀之、刺[21]刪[22]之詩乃孔子之所必存者也、淫者自作之詩、則孔子之所必爲者也。

叅考正孔廟祀典

為考正祀典事。臣聞古帝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立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褻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哉。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與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於天下而施及後世、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

本朝楊慎文集 別號升菴

納於大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乎天也。此說與注既合、蓋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非也。

、文王演易不在羑里

文安公周洪謨曰、史記西伯囚羑里、益八卦以為六十四卦、臣以為不然。周禮言夏之連山、商之歸藏、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

十四。夏商之易已有六十四卦、不待文王益之而後然也。且崇侯虎譖西伯將不利於帝、紂方震怒、囚之羑里。西伯既在縲絏之中、豈敢泰然自適、著為卦辭、以益犯紂之怒哉。本義取其説、謂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為西方、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然而國外百里為郊、羑里岐周相去二千餘里、使文王演易羑里、豈得遠指岐周以為西郊哉。蓋文王既出羑里、而演易於岐周、故云然也。繫辭下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孔子言文王因有憂患而後作易、蓋出羑里而著為卦辭也。觀下文洪陳九卦之德、以明處憂患之道、與史所謂歸退而修德者合、則知文王演易不在羑里明矣。

國朝王守仁陽明文集

山東鄉試錄序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第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

立志説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為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聖人、亦惟在乎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如五經四書皆聖賢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也）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立志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以易而視哉。

與魏師孟書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即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為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重修山陰縣學記

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矣。凡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為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為教，而學者惟以是為學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偽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鬨然指為禪學而群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其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己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為說，然其意以為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蓋聖人之學無人己、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為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

所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

陸象山文集序略　一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

答聶文蔚書

其畧曰、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皇皇、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蘄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傳習錄曰、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〇又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庖羲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餘冬録　何孟春

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直躬證父孔子不見母前傳所稱大抵戰國時好事者為之也堯舜孔子大聖人也而冒不根之言無稽之辜不見正於孟子可勝歎哉直躬語見論語而諸子載楚人有名直躬者證父之攘羊其誣如此固可以付一笑也

舜可以孔子而不得為孔子者其上有堯也孔子可以舜而不得為舜者非堯之世也聖人不免側陋或明揚於一時或光輝於萬世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呂氏春秋引仲尼之言曰五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三百三千商周之刑有簡煩也

洪武元年有司請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能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祭器

魯男子不納嫠婦謂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則可在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為善學惠者善其能自審也朱晦菴嘗語門人言今學者之病如學孔子便學微服過宋君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欲往之類有多少不學處却只學此此是不知魯男子之不可也

聖賢也長厚之言而後世多為藉口之說今一等人於可不可間每調停焉不曰事人於當相仍即云人衆猶不術異蘧伯[illegible]獨[illegible]君子而孔孟亦有交以道接以禮之受也嗚呼迹　而心非也名近矣實悖也伯玉願人同歸於善孔孟與人交無一刻不在天理中也今人有是乎

君子固窮者孔子之言也彼莊子乃謂孔子曰吾聞窮久矣是豈知聖人者哉

莊周論天下道術孔子不與而稱東坡譽之以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非孔子比也韓退之論文章必及[illegible]朱晦菴非之以屈原荀卿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非孟子比也莊韓之書自常人觀之孰不謂莊為詆孔子韓之為尊信孟子而稱朱之言如此此君子之所以貴微言也

呂氏春秋曰荊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下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王五帝之德也嗚呼讀書如是則何所不至矣吾以是知所以論楚王者非孔子之言也老聃氏之徒之言也

其詁施存者奇人也自號婉盆子得遁變化異[illegible]之道今在中嶽或少室往有壺公正此人也然未受太上書符未成真焉其行玉斧單火符是其所受之枝條也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注云三千之限有此人而不預七十二子列者明夫子不以神

爲敎也。

釋道經呪、其敎謂人誦之、所辟邪惡、有是理乎。人心有所依歸、不動他慮、邪惡之氣當日退、遵誦經呪而辭邪惡者、非經呪之力、人心內定之力也。今術家有用乾元亨利貞入呪語者、聖人之言、豈爲巫覡用哉、而彼乃竊之以神其術、推此可知也。齊權會任助教時、嘗夜獨乘驢出城東門、鐙滑已盡、忽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憖之、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然則吾易豈是禦鬼之書。陳徐陵子份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然則孝經豈亦釋道祈禳之典乎。此理蓋可悟矣。

日月蝕、曆家定數、然古人固不以日蝕爲懼、春秋於日蝕　謹而書之、聖賢豈不知數、不可移、欲以存上天之戒耳。漢時詔云、諭見於天、災莫大焉。猶是此意。宋徽宗時、乃下詔言、此定數、不足爲災異、古人以爲異者、皆不曉曆之故。是何言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亂其不有定數歟、而聖賢未嘗敢歸之數。孔子生於周末、豈不知明王不興、天下莫宗、而爲是栖栖不遑安處者、不敢一日而忘斯世也。氣運繫於天、不可移、聖賢敎人亦盡其在我而已。今日月食、自朝廷而及天下、皆用護日護月蝕、知非益、不可不行此禮。

孔子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敎、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怒、左右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從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憒然自反、遂不西益宅。益宅蓋一事、而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折睢所言之不同、皆記者得之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爲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不西益者、禮記南向北向、西方爲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恐動搖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illegible]。

太平御覽

孔子家語曰、夫禮必本之太一、太一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列爲鬼神、太一爲元氣也。

阮籍孔子誄曰、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使作書、考混元於無形、本造化於太初。

孔子曰、日出於地、萬物蕃息。

續漢書禮儀志曰、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遂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五星循軌、四時和睦。否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

杜公瞻云、蜡者息民之祭、故孔子云百日之勞、一日之樂。其所祭八神者、皆報其成功、則于十月農隙是也。○又曰、孔子所以預於蜡賓、一歲之中盛于此節。

荀悅申鑒曰、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乃知小道足羞也。

杜夷幽求曰、以舜禹之登庸、孔氏之窮屈、不似鼓篋之與晨鳧乎。

說苑曰、一室之中有王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平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見善教也。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者眷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又曰、神州何以尊生聖人、聖人曷不產於絕域乎。推此論之、明神州者、處乾坤之正、鍾日月之精、地形爽塏、源流清暢、其生民也、長短應數、儀狀端正、音聲得節、性理調良。

王逸正部曰、仲尼門人、餔道醇、飲道宗。

淮南子曰、孔子至孝、不過勝母之[23]

師覺授孝子傳曰、老萊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仁孝蒸蒸。嘗著斑斕之衣、爲親取飲、上堂腳跌、恐傷父母之心、僵仆爲嬰兒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稱老、爲其傷老也。若老萊子、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殷康明慎曰、舜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蓋言慎也。

史記曰、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絀其辯。

張集敬答朱登書曰、登爲東海相、遣敞饋醬、敞答曰、蘧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其鄉人。敞謹分斯既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琴操曰、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孔子貌似陽虎、以爲今復來、至乃相率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

國語曰、仲尼謂桓子曰、丘聞之、木石之恠夔魍魎。魍魎魍魎山精、好學迷惑人也。

郊特牲曰、鄉人裼(裼強鬼也)、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裼衣人也)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喪無弟子為師服之制、今禮弟子為師喪。

臣虞讓按、自古無服師之禮、故仲尼之喪、門人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齋衰之制也。出則經、居則否、所謂事加麻民[24]。

先聖為禮、必易從而可傳、故師之義誠重、而服制之若此。

孔子曰、民有五死、聖人能去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雖五兵共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三者可去、二不可去。

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聖。曰、然。然則弔焉、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何。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25]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不可以武威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寒。大鯨出水、必廢游波之功。鴻鵠沉泥、定無凌空之効。若各令遂志、並不失其能。又曰、王[26]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問於郯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猶且如此、何況於凡人乎。

新論曰、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爭帝、地維絕。皆為妄作。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孔子最先刪詩、以授於子夏。子夏遂作序言、口以相傳、未有章句。

漢書藝文志曰、尚書藏於中。師古注[27]曰、家語云、孔[28]二字子襄[29]、畏秦法峻急、五[30]尚書論語孝經於夫子堂壁中。而王之曰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也。

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家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當試焉。孔子至老聃之門、而老聃不許也。

劉歆物理論曰、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周書、闕無冬官。漢武購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記備其數。

道學傳曰、吳王闔閭得其文不解、封以黃金之檢、印以玉皇之章、以問魯大夫孔子。○應劭漢官儀曰、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傳曰、封者以金泥銀繩、印之以璽璽施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

莊子曰、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一曰子路、勇且[31]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

衎鳳𢧵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

韓詩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玉一羊焉。公以爲玉羊、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之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使公殺之、視肝即土矣。○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

郭璞爾雅贊曰、貴有可賤、賤有不殊、唯茲尺蠖、體此屈申。論配龍蛇、見嘆聖人。

先聖本記孔子曰、許由欲觀帝意、曰帝坐華堂、面雙闕、榮顯赤得矣。余坐華堂、森然有松生於牖、雖面雙闕、無異乎田畝之榮、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取榮哉。帝美曰、師之。

論衡實知篇曰、使聖人空坐獨思、則不知百世後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也。○孔子曰、吳越之間有木焉、其名柚、碧樹而冬青、實王而味酸、度淮北而化爲枳焉。○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

周易參同契曰、冶葛巴豆一兩入喉、雖周文兆蓍、孔丘占相、扁鵲操鍼、巫咸呪鼓、安能蘇之。

杜恕篤論曰、夫萍之浮與菱之浮相似、菱植萍隨波、是以堯舜惡巧言之亂德、仲尼惡紫之奪朱。

漢輿服志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爲大輅、於是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爲乘輿、即孔子所謂乘殷之輅。

外國圖曰、孔子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極也。蓋從喚水南曰焦僥。州人長尺六寸、一日遇風則偃、背風則伏、不衣而野宿。

淮南子曰、夫子見禾之三變、夫子、孔子也。三變、始于粟、粟生于苗、苗成于穗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

朱子語錄曰、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四、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得已身出來。

玉海　王應麟著

程迥譔重校三器圖義敘曰、虞舜丕重華之典、周公作太平之書、孔子欲行政於四方、孟軻用拨敘於萬類、合是則何以哉。

劉歆曰九共九篇、共當作丘、孔安為隸古定書、不知丘字誤為共、遂肆臆說、云孔子述職方、以除九丘。按職方氏之書、一官所守耳、周禮出於周公、仲尼未嘗刪述、而云除九丘乎。

仲尼燕居注云、父子孫為三族。漢書如淳注云、父族母族妻族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曰四無。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

韓文公爭臣論曰、二聖一賢、謂禹也、孔也、墨也。

橫渠八翁吟○樂山翁○釣溪翁○卜年翁○感麟翁孔子○伯陽翁○漆園翁○竺乾翁○臥龍翁

梁元帝圖宣尼像、為贊而書之、人謂之三絕。

張氏曰、三都皆毀、而公室強矣、然三桓之無君與晉之三大夫、齊之田氏一也。三桓終不敢篡魯、夫子之功也。○文曰、或問孔子周流列國、孟子轍環天下、皆不至秦、子順亦義不入秦、何歟。曰、秦自穆公之後無稱焉、其臣自百里奚、孟明之外無聞焉、衛風之詩刺其棄賢臣、權輿之詩刺其與賢者有始無終、國無賢者、不足與有為、此孔子所以不入秦也。商鞅以慘酷扇其燄、張儀以變詐揚其波、惟功利是謀、惟戰鬭是急、是以魯仲連寧蹈東海不為之民、其視函谷若虎豹之窟、烱孔子懷仁義之道、子順為聖人之後、其肯紆轡於咸陽之郊乎。孔子順謂秦為不道義所不入。義者天理之公、人心之正。夫子子思以來孔氏世守之家法也。

或問高帝不修文學、何以過魯祠孔子。曰聖人之道、萬古如日月、戰國自紛爭、秦自坑焚、不能晦其明也。易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在天地未嘗一日無陽、在人未嘗一日無天理、剝盡於上、復生於下、道不可終泯也。太史公曰、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道化好禮樂之國哉。然則帝之過魯而祠孔子、亦有感於斯乎。

楚昭王赤雲之災、不移於股肱、孔子以為知大道。宋景公熒惑之變、不移於相與民、子韋以為有君人之言。過其可移乎。又見祕閣。

或問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立學而博士惟置五經、何也。曰、樂經已亡、其存者易、書、詩、禮、春秋而已。元始四年、嘗立樂經、其書不傳。樂記十一篇合為一、僅見于小戴記、而十二篇名存書亡、六經遂缺其一。雖然、樂者人心之和、不以書傳也。周存六代之樂、漢世唯有虞韶、周武、此夫子所謂善矣之音、而不使學者講肄、古樂寥寥無聞、斯可歎已。

史記三王世家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注鄭元曰、孔子變周之

文、從㞐之賢、合伯子男以為一。
紹興二年十二月五日、上曰、孔子作經、經之祖。左氏作傳、史之祖也。
仰觀俯察、而日月之代明、星辰之羅布、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凡物之相錯而燦然不可紊者、皆文也。先之蕩蕩不可得而名、而粲可名者、文章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所可聞者、文章也。然則先之文章乃蕩蕩之所發見、而夫子之文章亦出與天道之流行、謂文云者、必如此而後為至。
○論語釋文曰、未嘗無誨、魯讀為悔。○五十以學易、魯讀易為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魯讀正為誠。○冕衣裳者、鄭本作弁、魯讀弁為絻、今從古。○瓜祭、魯讀瓜為必。○賜生、魯讀生為牲。○車中不内顧、魯讀車中内顧。○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讀為歸。○天何言哉、魯讀天為夫。
聘禮疏曰、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其簡之字數。
古者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兵農一致、文武同方。孔門弟子樊遲為右、冉有用矛、有若與攻吳之卒、皆儒者之事。士游於藝、未有不習射御者。夫子亦曰、我戰則克、自文武殊塗、服儒者冠、以武事為恥、而介冑之夫不知義亂、是用長慕民亦曰殆哉。
祭遵傳、博士范升稱遵曰、遵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史記正義、何休云、孔子集百二十國書。
宣王石鼓、或曰獵碣、延陵墓表、俗目為夫子十字碑。其事皆不經見。始皇刻石頌德、亦無勒碑之說。古之為碑、以識日景、節賓揖、麗於牲。
唐孔子廟碑、文選注云、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
會要、大中五年十一月、祭酒馮審奏孔子廟堂碑、太宗建立書額。
益州記、益州刺史張收畫盤古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於壁間。
宋祁文翁祠碑云、公為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象、殿右廡作石室、舍公像於中。
韋弘機傳、顯慶中、為檀州刺史、脩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晋名儒象、自為贊、勸生徒。
史記樂書、仲尼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索隱曰、孔子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是五章之刺、見家語。
襄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　為介、司馬置折

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杜氏注、因享宴之會、燕賓主之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正義所言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實享禮而謂之聘、舉舊辭而目曰孔氏、事亦不必然也。㉜

宋開禧二年、司馬光謂孔子以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業、而文王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荅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帝、此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

唐文粹賈曾表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立分至。王肅曰、孔子云兆圜丘於南郊、又云祭天而地配、此合祭之明說。唯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為二神、專憑緯文、事乖㉝經旨。

漢明帝紀、永平十五年三月、還幸孔子宅、祠仲尼。注云孔子宅在今兖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内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漢春秋曰、帝時升廟立、群臣中庭北面再拜、帝進爵而後坐。

梅福傳注曰、闕里孔子舊里。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

祭彤傳、永平中、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魯襄公十七年、立孔子廟于故宅、閱千餘載、未嘗出闕里。漢、魏所謂立學釋奠、未知先聖先師為誰、自數之外、外無聞。迨魏齊王、晉武帝釋奠于學、雖昉見簡册、而未有祭廟也。唐武德二年、始詔立周公、孔子廟於胄監、貞觀定孔子為先聖而黜周公、牲牢罷幣日增月益。

古者惟功臣與祭大烝、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自建武祠七十二子于孔廟、然亦不出闕里也。正觀末、加以左丘、諸儒從祀太學、而武成王之祠亦倣而為之。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等之爵、而州縣學官咸有從祀矣。

孔子墓側有石壇。○唐朝封禪、回謁孔子之壇。○宋乾道五年八月、重飾宣聖十哲及兩廡神像。

孔林靈芝。祥符元年五月乙亥、王欽若言祭文宣王廟尼丘山上有紫氣、得芝五本。六月乙卯、孔林再得靈芝四本。○漢宣紀元年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赦天下。地節二年四月、集魯郡、群鳥從之、大赦。

柳宗元傳、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於武王曰有道曾孫。惟茲德實受命之符、後之好恠之徒、乃始三大電、大虹、元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為符。受命不於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

其仁。商之王以[illegible]音以雉鳴火、宋之[illegible]以歎星壽鄭、以熊表、
魯以麟豬、白雉亡漢、黄犀死秦、惠在其為符也。
國朝千家姓、宋時百家姓、皆謂孔乃角音屬木、丘仲俱宫音皆
屬土、幵官氏之幵乃徵音屬火。
大明官職　官品門。在外衙門官員品級云、宣聖襲封衍聖
公孔氏子孫正二品、司樂管勾曲籍、俱未入流。孔顔孟三世
教授從九品。學録未入流。翰林院五經博士正八品。文職
品第、正二品初授資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贈資德大夫、
正治上卿。文官服色云、一二仙鶴與錦雞、三四孔雀雲鴈飛、
八九品官并雜職、鵪鶉練鵲與黄鸝。正二品月支米六十一
石、計歳支米七百三十二石、該赦一千八百三十[illegible]
支米六石五斗、歳共七十八石。從九品月支米五石、
六十石。未入流月支米三石、計歳支米三十[illegible]

校記

①禮：當作「體」，見《中論》卷上。
②朽：當作「杇」，見《鹽鐵論》卷六。
③人：當作「入」，見《困學紀聞》卷一〇。
④期：當作「是」，見右引書。
⑤一：當作「忘」，見《太平御覽》卷四九〇。
⑥者：當作「看」，見《二程遺書》卷一八。
⑦顴：當作「覬」，見《宋名臣奏議》卷五〇。
⑧頁：當作「貞」，見《文憲集》卷二七。
⑨之：當作「又」，見右引書。
⑩傳：當作「傅」，見《文憲集》卷二八。
⑪北：當作「此」，見右引書。
⑫傳：當作「傅」，見右引書。
⑬名：當作「召」，見右引書。
⑭家：當作「冢」。
⑮家：當作「冢」。

⑯也賊：當作「鄭莊」。參《文章辨體彙選》卷四〇五所載王守仁《論元年春王正月》。

⑰盛謂：當作「不弟」。參右引書。

⑱王：當作「正」，見《明文衡》卷一五《周正辯》。

⑲王：當作「正」，見右引書。

⑳刪：當作「淫」，見《篁墩文集》卷一一。

㉑爲：當作「刪」，見右引書。

㉒因：當作「囚」。

㉓此下當有脱字。

㉔民：當作「也」，見《太平御覽》卷五四七。

㉕昔：當作「者」。

㉖王：當作「玉」。

㉗師右：當作「師古」，即顏師古。

㉘二：當作「騰」，見《漢書・藝文志》。

㉙衰：當作「襄」，見右引書。

㉚五：當作「藏」，見右引書。

㉛三：當作「而」。

㉜開禧：誤。蓋司馬光北宋人，而開禧乃南宋寧宗年號。

㉝罪：當作「匪」，見《唐文粹》卷二五。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五

御製性理大全序

後學蔡復賞　編述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為治也。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遼絕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為世道之責、孰得而辭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己、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治也哉。朕纘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孳孳圖治、恒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為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為此懼、乃者命儒臣編修五經四書、集諸家傳註、而為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為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來進、總二百二十九卷。朕間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之道乎、豈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鋟梓、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覩經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修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皞之治、將必有賴於斯焉。遂書以為序。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中卷太極圖附錄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謝方叔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天地定位而乾坤列、山澤通氣而艮兌列、雷風相薄而震巽列、水火不相射而坎離列、自震而乾為數往、自巽而坤為知來。八倍為十六、十六倍為三十二、三十二倍為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為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

取噬嗑者以是。黄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夬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寖遠、世之諸儒或汩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甚至淪胥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斲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天啓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得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者、太極一圖。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朱子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

中卷周敦頤通書 朱子註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又曰、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於顏子身發見也。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黄巖孫曰、周子邵州（即今湖廣寶慶府。）新遷學舍釋菜祝詞曰、惟孔子道德高厚四句、全與此章同。文公曰、釋菜之禮、比釋奠為最簡、不酌酒、不列饌、不作樂、不授幣。賈公諺曰、奠之為言停、停饌具也。或曰、釋、散也、散饌具而安設之也。古釋奠山川廟社學宮、統言之。唯宋以儒立國、獨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別群祀也。陳祥道云、釋奠日用上丁者、丁陰火也。火象文、文教宣明。曲禮曰、內事以柔日、故取陰火也。

○通書後錄

楊龜山上程子書曰、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然亦無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非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不知假欲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

中卷正蒙 張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天何言哉。
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
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
物之不體也。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顏子所以
克己持守工夫。研幾工夫、省察工夫。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
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止也。極即中道也、未得聖道之中而不能居、則知猶
思、行猶勉、不可謂之止。如是而死、故孔子惜之。○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
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有不
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
必竭兩端而告之。然聞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又
曰、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
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故自十五至於
七十、化而知哉、其德進之盛者與。○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
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
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
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
大知我者其天乎。集解曰、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困而憤、固賢者之事。然既有其困、則亦不可不困
而能進其德、故又實孔子下學於困。○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
備而後至於禮①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
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謂
不願乎其外也。○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
教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佛肸、南子、苟不以是心至、何教
之有。是聖人無離畔於此、而攀援於彼也。○子欲居九夷、不遇
於中國、展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
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
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如答顏淵、仲弓、
司馬牛之問仁、子夏、子游之問孝、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蓋可見矣。○顏子之徒、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仲由樂善、故車
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
故合內外而成其仁。○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
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修業、如喪禮、經界之已壞者、孟子負命世之才、
不得不出而修之、以激諸人、傳諸後。顏回已有孔子在上、所以與孟子不同。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不
謂之伐。陳恆弒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隣有弒逆、諸侯當
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
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
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

致一也。集解曰、飛龍在天、以德言、言其德合於天、猶龍之飛於天也。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勉、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輙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人道、其俗達之天下。

孔聖全書　邵堯夫皇極經世

邵伯溫系述曰、消息盈虛者、天之時也。治亂興衰者、人之事也。有消長盈虛、而後有春夏秋冬。有治亂興衰、而後有皇帝王霸。唐虞者、其中天而興乎。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何天時人事之相驗歟。唐堯起於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也。故孔子贊堯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先之者則未之或至、後之者則無以尚之、其猶夏之將至日之向中乎。故聖人刪書、斷自唐虞、時之盛也。修經始於周平、道之衰也。故聖人懼之、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繫之以萬世之法。法者何也。君臣、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倫也。性之者聖人也。誠之者君子也。違之者小人也。亡之者禽獸也。興之則為治、廢之則為亂。用之則為中國、舍之則為夷狄。五霸去王也遠矣、不猶愈於狄乎。當時之諸侯去霸也遠矣、猶愈於狄也、不亦近乎。微聖人之生、春秋之作、則天下後世之人、其被髮左衽矣。春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王者舉而用之、則帝王之功豈難致哉。

觀物內篇

道為天地之本、道生一、一為太極。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為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明矣。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詩書春秋之謂也、禮樂汚隆於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

嵩！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皆何如哉。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天時迭為消長，聖經更為污隆，其道如此，可以意會，不可以言求也。）生生者，修夫意者也。生長者，修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象者也。生藏者，修夫數者也。長生者，修夫仁者也。長長者，修夫禮者也。長收者，修夫義者也。長藏者，修夫智者也。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長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形者也。收藏者，修夫體者也。藏生者，修夫聖者也。藏長者，修夫賢者也。藏收者，修夫才者也。藏藏者，修夫術者也。（意言象數，言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其大小；聖賢才術，言其優劣。）修夫意者，三皇之謂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謂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謂也。修夫數者，五霸之謂也。修夫仁者，有虞之謂也。修夫禮者，有夏之謂也。修夫義者，有商之謂也。修夫智者，有周之謂也。修夫性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謂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體者，召公之謂也。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謂也。修夫才者，齊桓之謂也。修夫術者，楚莊之謂也。皇帝王霸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聖人之事也。（古之善學聖人者，記其心而不求其迹。如曾子謂孔子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獨以謂非君子之言，有為而言之也。苟直以其言為然，而不知其所以言，則失聖人之心矣。若有子可謂能知聖人之心者也。）

善化天下者，止於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於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於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於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為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為率者，乃謂之霸矣。以化教勸率為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為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為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為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終始隨乎天地者也。（皇帝王二時也，易書詩春秋經也。天時至經，相為表裏，皆相二而成旨也。）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今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

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若然、則皇帝王霸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聖經不異、唯聖人為能知時作經、以為民極。）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霸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霸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命世謂得位而在上者也、不世謂不得位而在下者也。雖然孔子不得位而在下、其道實出帝王之上、而能用乎皇帝王霸者也。故孟子謂孔子集大成者也。）仲尼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知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能知仲尼之為仲尼、不能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仲尼之道不異夫天地、欲知仲尼、觀天地則知仲尼矣。天地之道不過動靜而已、欲知天地、觀動靜則知天地矣。陰陽剛柔者、動靜之本也。然天地何嘗有心於動靜哉、時焉而已矣。仲尼之不異天地、亦時焉而已矣。故孟子謂孔子聖之時者也。）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易書詩春秋、皇帝王霸聖人之事業盡在於是矣。仲尼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孫五霸、其道德尊如此。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而不曰三皇、尊之而不可以言名也。憲章文武而不及五霸、卑之而有所不足道也。此蓋舉之矣。孫五霸則可謂卑之也。然聖人作春秋、雖五霸猶或取之、以其有功於一時也。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如此春秋者、聖人之刑賞也。五霸雖得罪於聖人、及其有功、亦在所不掩也。嗚呼、治天下者、賞善刑惡、然如聖人之心以公天下、則四海之內無忍不服矣。）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霸、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霸尚親以力。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尼中間生而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耶。所以重贊堯舜、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仲尼後

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上贊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仲尼傳堯舜禹者也，孟子傳仲尼者也。人謂仲尼惜無土，吾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為之過矣。仲尼之道通萬世而无弊，萬世之所尊者也，故曰仲尼以萬世為土，非止萬世也，亘古今、窮天地一人而已，故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之○仲尼修經周平王之世，書終於晉文侯、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文侯衛[illegible]有功於[illegible]，故聖人取之。詩列為王國風、周室之微，四郊之外，有與一小國何異，所存徒王者之虛名耳。故黍離之詩列於國風也。春秋始於魯隱公、周公之礼樂典章具在於魯，至隱公之世，周公之業衰矣，此春秋之所以始隱，又當周平之時也。上易盡於未濟卦。易終於未濟者，一治一亂，未始有窮也。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於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者乎。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

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為子，其僭王也，不亦僭乎。○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析長於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而降，漢唐為盛，秦原於周漢之間矣。秦始盛於穆公，中於孝公，終於始皇，起於四戎，遷於岐山，徙於咸陽，兵滑宇內，血流天下，吞吐四海，囊括古今。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於秦誓一事，其言不亦遠乎。秦穆公能改過自誓，霸之優者也。故序書上自典誥，下及秦誓，聖人猶取之而不棄，是亦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之義也。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哉。所謂下一等者，孔子序書贊堯舜禹亦有詳畧，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聖人蓋有深意焉。

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孔子謂顏淵為好學，則曰不貳過，始可以謂之无身過者也。及其問仁，則告之以非礼勿視聽言動，則使之進於無心過之地也。

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霸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淒如也，如冬冽如也。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天時聖經，其道一也。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

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存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正由人乎、由天乎。

觀物外篇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孔子時清時和、時行時止、故得聖人之時。○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得一端偏也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為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於書郊牛之口傷、改卜牛、又死、猶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發言也。又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如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書天王狩於河陽之類、皆所以扶君抑臣而正名分也。秦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為霸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霸而力微、會諸侯而為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故四國功之首、罪之魁也。○顏子不貳過、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是一而不再也。韓愈以為將發於心而便能絕去、是過與顏子也。過與是為私意焉、能至於道哉。或曰與善不亦愈於與惡乎。曰聖人則不如是、私心過與、善惡同矣。孔子之言本於至公、韓愈之言出於有意。○湯放桀、武王伐紂、而不以為弒者、若孟子言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故孔子既尊夷齊、又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唯湯武則可、非湯武是篡也。劉恕曰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誰怨。二者意殊志異、蓋稱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為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萬世無弊焉。○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補註曰孔子大聖、豈特為魯國一儒而已哉。實萬世之大聖也。○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此言有無為之理、順理則無為、強則有為也。無為、無所為而為之也、非遺棄萬物默然沉然之謂。如劉絢問無為、邵子對曰、如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六句此所謂無為也。

朱子易學啓蒙

孔子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

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為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耦、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為二十有五、積五偶而為三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潛室陳氏曰、經緯之說非是以上下為經、左右為緯。大抵經言其正、緯言其變。二圖互為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為正、洛書為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為正、而河圖又為變。要之、天地間不過一陰一陽、以兩其五行、而太極常居其中。二圖雖縱橫變動、要只是參互呈見、此所以謂之相為經緯也。表裏之說亦然。蓋河圖不但可以畫卦、亦可以明疇。洛書不特可以明疇、亦可以畫卦。但當時聖人各因一事以垂法後世、伏羲但據河圖而畫卦、大禹但據洛書而明疇。要之、伏羲之畫卦、其表為八卦、而其裏固可以為疇。大禹之敘疇、其表為九疇、而其裏固可以為卦。此所以謂之相為表裏也。

河圖之文、二七居前、一六居後、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與十居中。

洛書之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

河圖象數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五十有五。

洛書範數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朱子家禮注

司馬溫公曰、世人有游宦沒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故斂以臧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蓋人於羌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

久習以爲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於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於其地可也、豈不猶愈於築之哉②。○司馬溫公曰、古有大勳德、名之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邪、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流播終古、不可掩蔽、豈待碑銘始爲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詞、強加采飾、功侔呂望、德比仲尼、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今既不能免其誌文、但可直叙鄉里世家官簿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石、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③。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也。今但刻姓名於墓前、人自知之耳。

鬼神

鶴山魏氏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不作、正塗壅底、士不知道、民罔恒心、非置諸荒昧、則怵於奇衺。或又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弗知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賾理昔稱、易所謂精氣遊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如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

論在人鬼神

朱子曰、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音墳。又音蕡。）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但非理之常、故謂之怪異、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

論祭祀祖考神祇

朱子曰、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孔子、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義、不成是無此、姑謾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故於④四時而設祭。

性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他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到成此者爲性、是說人物受得

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朱子曰。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

氣質之性

朱子曰。孔孟言性之異。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朱子曰。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也。抑其所稟有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

心

北溪陳氏曰。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真能盡得心。然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班爵祿法制之未詳聞。畢竟是於此心無窮之量。終有欠缺未盡處。

道

五峯胡氏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

仁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北溪陳氏曰。龜山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為一。謂與萬物為一為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於與物為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西山真氏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孔孟皆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以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言惻隱之心。即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為仁自是性。愛

自是情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

仁義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盖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忠恕

北溪陳氏曰、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

道統

朱子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名庚、宋人。嘗於一郵亭傳遞文書所止處。梁間見此語。蘇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周子、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

勉齋黃氏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為形、魂魄交而為神、五常具而為性、感於物而為情、措諸用而為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為、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統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為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

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已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已復禮之言、曾子得於大學之義、故其親授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序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已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朱子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以大學為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朱子之得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已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聖賢總論

程子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善惡一切涵容覆載、故聖人之志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天地之用也。又曰、元氣會則生聖賢。又曰、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剪綵以為花、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

朱子曰、聖人憂世覺民之心、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為何如。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

孔子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若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卻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見周公、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為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有為也。○問、聖人汲汲皇

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卻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為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己饑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孟子

程明道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又云景星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為，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為者也。○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以此未及孔子。

或問古來誰好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孔子自言好古敏求，又言不如丘之好學，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其次莫如顏子。

五峯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睎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覆，三思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朱子曰：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有此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

總論為學之方

張子曰：今之於學加功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如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聚天下眾人之善者，聖人也，豈有得於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龜山楊氏曰：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如子貢問政，疑所可去，孔子答之以去兵矣。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蓋嘗謂古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勉齋黃氏曰：孔子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臨川吳氏曰：敬不敬，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

勉也。蟹不如螾、鶩可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而功倍。

存養 附持敬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曰欽明、曰溫恭、曰聖敬日躋、曰篤恭而天下平。○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之目。到程子如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放縱、便是敬。上朝 蔡曰、敬是常惺惺法。

鶴山魏氏答張大監曰、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

臨川吳氏曰、易書詩禮之言敬者非一。及夫子答子路之問、則其辭重以專、而子路莫之悟也。伊洛⑤大儒、提敬之一字、為作聖之階梯。新安大儒繼之、直指此為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其示學者切矣。

致知 力行

臨川吳氏曰、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故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勿憚改之意也。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生⑥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鍾、為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朱子曰、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

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

南軒張氏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辯。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循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之類是也。又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教人

藍田呂氏曰、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於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弟、猶未聞乎性與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甲拆、其盛衰小大之不齊、豈私於物哉。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

人倫

集說曰、家語後序云、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毋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一槩制服。○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己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如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已。門人築室於場、三年然後歸、則亦終三年之喪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

讀書法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

楊龜山曰、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

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

科舉之學

朱子曰、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識遠見之士、據吾所見而為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

論文

程子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只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與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後世文士之為文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繆用其心、陷溺其辭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也。

老子

程子曰、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

朱子曰、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之意不同、為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

孫子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武子十三篇、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為奇、奇變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為正、即正為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辯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真有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為訓也。乃謂孫武子十三篇、

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是。蓋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與？斯五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

荀楊王韓

王通中說一書，却是要學孔子。他死時只三十餘歲，做許多書，詩如續書、續詩、元經、中說皆是。方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不二十，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

管仲

涑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仲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為小也。愚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為，孔子顧欲其為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為天下莫己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楊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屈原

朱子曰：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中者。故論其大節，而其他細行之不能皆合於中庸者，尚何譏哉。

武帝

南軒張氏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得民也深，未能遽叛，一也；武帝所為無與六經戾，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為稽古禮文之事，二也；輪臺之詔，蓋真知悔者，三也；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惠澤復流，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其能卒知悔者，乃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齒一旦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

諸葛亮

程子曰：孫覺曰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諸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其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弒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邪？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

聖學

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六經所載古訓，不可不攻。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

治道

朱子曰、禮時為大、古禮煩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耳。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

王霸

和靖尹氏曰、孔子謂九合諸侯、一正天下者、以其功也。孟子責管仲功烈如彼其卑者、以其不能行王道以至於仁也。孔孟之意則同。

禎異

象山陸氏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陷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論刑

象山陸氏曰、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世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為容奸廋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疑惟輕、使其無疑、則天討豈可失哉。

詩

邵子答人書意曰、仲尼言正性、子輿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為虛生。所安君以道、所感君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之凌。○朱子感興詩曰、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况從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倚爵珪。王章久矣喪、何復嗟嘆為。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麀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武后鑄銅柱高一百五尺以紀周之功德故曰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比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此篇唐室君臣之失秉史筆者不能黜武后而尊唐惟范太史受學程子之門其作唐鑑於中宗廢遷之後每歲必書帝在房州以合春秋公在乾侯之文足以開萬古之愚蒙矣。）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嘆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明寒水。魯叟（孔子）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程子誠明吟曰、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修。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

朱子述古贊曰、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判、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群。仰觀俯察、始畫奇偶。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為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偽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鈎深闡微、如日之中。爰暨末流、淫於術數。僂句成欺、黃裳亦誤。僂句、主所出地方。胡氏藏會本有僂上之心曰僂句成欺者、會欲欺人借主以成其欺也。南蒯將叛、得黃裳之占、以為大吉、後大敗。著蒯之舉事正反乎黃裳之中裳之下、其敗也固宜。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繆。假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上古伏羲、中古文王、下古孔子。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王弼韓康伯以莊老之言解易、此放肆於文詞者也。如焦貢京房以災異分卦有日以推易、此拘泥於象數者也。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陋。維用存疑、敢曰垂後。贊輯曰、呂東萊定古易十二篇、分伏羲卦畫文王卦辭周公爻辭為上經第一、下經第二。孔子十翼傳分為十篇、彖上傳第一、彖下傳第二、象上傳第三、象下傳第四、繫詞上傳第五、繫詞下傳第六、文言傳第七、說卦傳第八、序卦傳第九、雜卦傳第十。各自為卷、以合於古。朱子本義從之。補註云、韋、皮也。古者竹簡以皮穿之。孔子玩易之文、竹簡所穿之皮三次斷絕也。又按孔安国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索、求其義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贊易道以黜八索。是以垂世立教也。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五

中卷自孔六帖

天○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

明天文○子貢多言尼父未賢其屢中。裨竈或信子產猶謂其焉知。

雷○敬怒孔子必變。納麓虞舜不迷。

霜○春秋符曰王者政令苛則夏降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

津渡○忘子產之誡既聞狎而玩之。子產曰水懦弱人狎而玩之。棄仲尼之言果見蹈而死者。孔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

象環○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象牙有文理言似已有文章也。五寸法五行環者取其循環似已德之無窮。

仲尼壁○後漢鍾離意為魯相省視孔子受經堂男子張伯劉草得璧七枚懷藏其一以六白意意曰璧中素書云璧有七張伯取其一。意召問伯伯叩頭出之。

布○羲皇造布孔子作緇布冠。

閭里○後漢張湛罷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下步主簿[illegible]明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堂○老子見孔子倨堂而應。

衣服○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逢大也大掖之衣君子有道者所服也。○魯哀公問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怪與士異也。

席○孔子曰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

造酒○後漢末年饑曹操表制酒禁孔融頻爭之多[illegible]慢之辭融難操書曰堯非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illegible]以湛上聖由是觀之酒何負於理者哉。

食○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餐以得已。

名子○孔子子生三月有贈鯉魚者乃名子曰鯉。

兄弟○子曰兄弟之喪存乎書策矣言其有常禮也。

女○後漢孔融被誅女年七歲男年九歲寄他舍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須知肉味乎。

醜丈夫○子張難能稱未仁於言偃高柴甚惡推至孝於孔門。家語高柴子羔貌甚惡為人篤孝知名於孔子門。苟盡美之可嘉雖孔醜之何害。

長大人○孔子長九尺伍子胥長一丈。

富○子曰小人富斯驕驕斯亂故聖人之制使人富不足以驕也。○無德而富子罕謂之喪賓不義而富仲尼喻於浮雲。

貧賤○子曰小人窮斯約約斯盜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貧不至於約。○所取者廣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孫樵與賈生書六經作孔子迹述不滿矣[11]孟子述子思[12]坎軻於齊魯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元窮元結以浯谿碣

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王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

隱逸○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

姓氏○金陵李氏始以唐號國錢文穆王問之曰、金陵昌氏族於巨唐、不亦駭人乎。沈韜文曰此可取譬也。且如鄉校間有姓孔氏者、人則謂之孔夫子、復何怪哉。王大笑。○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山、遂名。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有人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於父為類、若子生與父同日、名曰同。

喜○史曰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

孝○天寶三載詔天下家藏孝經。

命○齊威仲尼棲遲不偶、高齊贊曰、古來賢豪、不遭興運、埋光鏟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咤哉。○荀悅哀王商論、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仕、⑬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匡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衰之世、而逼迫多懼、殆於危亡、由是思之、無非命也。命之否也、龍虎不能免於患、及命之泰也、蛭螾皆得保其生。

謙讓○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孔穎達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己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咨所未能。己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咨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

恭敬○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野。

勇○于曰卞莊子之勇、可謂成人矣、謂剌兩虎。

言語○文子之賢、則訥訥、而仲尼之聖、且貴便便。

祈禳○帝問祈禳之數、李藩對曰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朸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己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

好客○四鄰之賓客、入者悅、出者譽、延譽於言、光名滿天下。入者不悅、出者不譽、汙名滿天下。名之為實、財安可有。財不足也。⑭⑮仲尼曰、君之明也。

圖書○仲尼叙書、於堯曰允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籍、信哉、唯茲德實受命之符。

封禪○蘇頲東封朝覲頌序曰、國鄒魯家洙泗、秉汶野而圖記可知、指泮林而頌聲不墜。以周公之故、將孔子之後、翹然希王者之屬車、聖人之清蹕、大禋旅之數、奮禴成之祿、增作四而餘言七也。見唐文粹。

登遐○大戴禮云、孔子曰、黃帝死後、人畏其神百年。白氏云、天子山陵爲七月之禮畢、百年之神。
對問○許康佐爲侍講、帝讀春秋、至閽殺吳子餘祭、問閽何人耶。康佐以中官方寵、不敢對。帝喜笑罷。後觀書蓬萊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閽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爲輕死道。孔子書之、以爲戒。帝曰、朕邇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剪除矣。
諫諍○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注、陳言其過於外也。○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君子馳其親之過。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無怨、可謂孝乎。⑰
教化○韋弘機、顯慶中爲檀州刺史、以邊人陋僻、不知文儒貴、乃修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自爲贊、敦勸生徒、繇是大化。
舉選○以貌以言、宣父尚云有失、則東箭楛矢、帝堯亦曰其難。
刑濫○正經三百、孔父創其威儀、大法三千、蕭何設其條貫。非日非月、照四海而齊明。如電如霜、肅八方而交泰。
贓賄○交趾太守坐贓、伏法、貲財簿入司農、顯宗班賜群臣。鍾離意字子阿。得珠璣、悉以委地、不拜。帝怪之、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迴車於勝母、惡其名也。此臟穢之物、誠不敢拜。帝曰、清乎尚書之言。更以庫錢三十萬焉。⑱

冤獄○冶長非罪、始因尼父而知。叔何無辜、終俟祁奚而免。
賞死事○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偝、棄也。不棄死者。先亡者、則民可以託。言不偷於死者、則生者信之。
獻捷○漢陳湯斬郅支首、上疏宜懸稾街蠻夷邸間、若今鴻臚館。丞相匡衡、大夫繁延壽以月令春當掩骼埋胔、勿宜懸。將軍王商以夾谷會、孔子誅優施、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十日。詔將軍議者是也。⑲
琴○伏羲作以防心。孔子聽而得意。韓詩、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曰、丘得其意矣。曰、得其人矣。洋洋乎、翼翼乎、其惟文王乎。
死○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柳宗元懲咎賦。
過禮○孔子曰、先王制禮、患其過於制也。
冠禮○孔子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宋其祖也。
宴○孔子曰、敬則用祭器。祭器、籩豆簋鉶之屬。有好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
制樂○欲依及聲而定、克振六代之音。將使在齊或聞、必忘三月之味。○元稹樂府古題序、或曰、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操、齊犢沐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魏漢而後始亦明矣。
葬○子曰、傷財過禮、傷生過斂。漢光武薄葬詔曰、曾子事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其令天下薄葬。

齋。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齋者
止樂。
集賢學士。鄭覃遷弘文館大學士、帝坐延英論詩、工不。覃曰、
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巳、其非雅正者、焉足爲天子道哉。夫風大
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爲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
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
章辭淺識、願陛下不取也。
田制。張彧、蔡洪羊評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
公之制。此言孔子書過也。見文粹。
祈禱。黎幹復爲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
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
用、既而霪雨。
敬遠。子曰、夏道周人、皆事鬼敬神而遠之。
知亡日。夫子早作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是孔子自
知亡日也。
寇賊。子曰、事君三遣而不出境、則利祿人、雖曰不要君、吾不
信也。
契券。聖人執左契、左契心也。左者不用之地、以喻無爲。又云
左陽也、心藏陽也。
功課。孟子曰、魯桓公獵較、孔子亦獵、不違衆也。較爭多
也。
文教。李庚西都賦、闢孔子之學堂、以一代之風雅、以王者之
文教也。孔子學堂見搜神記、與此設。
儒教。文粹儒而開大教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遡其元命、可
以致于清淨。遵其廣大、弘其覆載、可以致于雍熙。遵其禮讓、蹈
其爽暢、可以致于和平。
師。太宗即位、賜燕月池、帝從容問張衡曰、今日弟子何如。衡
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賛一人、乃王天下。
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爲之笑。
詩。若過庭之下、不學風雅之言、則入国之人、焉知敦厚之教。
書。文之將喪、焚棄於秦坑、道之既行、啓發於魯壁。
易。九聖之微言。自伏羲至孔子。又曰、仲尼讚易道、以黜八索。六爻
之變、三絕之勤。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建陰陽天地之情位
以爲易、雖有明智之心、進必斷其志焉。
春秋。經者夫子之文、傳者丘明之善志。子夏不能措辭、元
凱循其成癖。仲尼明周公之志。傳序曰、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丘明授夫子
之經。序曰、左丘明受經于仲尼。漢藝文志云、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
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韓文論史
曰、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
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常仲孺文宣王廟記曰、非聖人之作

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

九流○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邪人為之、則尚詐而棄信也。

惡○賛皇一品集曰、孔子其徒三千、不可謂之朋黨。

愚○高柴見非於孔門、王陵獲稱於漢氏。（子曰柴也愚。漢高祖曰王陵少戇。）

鳳○孔子從鳳○孔子欲居九夷、從鳳鳳、遇亂則居夷狄。

鸜鵒○左傳曰、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童謡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巢、遠哉遥遥。鴝鵒跦跦、公在乾侯。鴝鴝鵒鵒、往歌來哭。

雀○公冶長解雀語、得免罪。

麟○孔演圖云、麟、仁獸、木之精也。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孫樵曰、麟出世妖、孔子云亡。○青表微麟臺碑銘曰、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於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麟之出也、得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自罹於淺夫。○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已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

魚○孔子生子三（日有餽魚者、因以名子。）

中卷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之

選舉考　任子

孔子孫孔光子男放為侍郎。

學校考　祠祭褒贈先聖先師

朱子曰、夫子像設置於椅上、已不是。後世置在臺座上、到春秋釋奠、却乃陳籩豆於地、是甚義理。某幾番要塑宣聖坐於地上、如設席模樣、祭時却自席地。每說與人、却道差異。（某）記在南康、後說與交代者云云。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

高宗紹興十四年、國學大成殿成、國子司業請幸學、從之。詔曰、偃革息民、恢儒建學、聲名不闡、輪奐一新。爾等攄望幸之忱、述諸儒之志、遠繼橋門之盛、願觀靈奥之臨、請既方堅、理宜從欲。將欽謁於先聖、仍備舉於橋鞏。

職官考[20]　縣令

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曰宰、（魯衛謂之宰、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曰尹、曰公、（楚謂之公、尹也。）曰大夫、（晉謂之大夫也。）其職一也。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

郊社考　祀五帝

楊氏曰、愚按家語五帝章注云、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而

後世讖緯皆爲之名字、如靈威仰而下是也。但此章所謂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恐非夫子之言。何也。以易論之、乾坤爲父母、震巽坎離艮兌爲六子、卦畫固有此象矣。然序卦言帝出乎震、齊乎巽、自震巽而下皆天帝之爲也。謂在天有五行能生物則可、謂五行佐天生物、則天與五行爲二矣。是以程子曰、不知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按五帝之祀、見於周禮。五帝之義、見於家語。其說本正大也。自秦漢間廢祀天之禮、而以所謂郊祀者祀於五時、名曰五帝。鄭康成解經、習聞秦漢之事、遂於經所言郊祀多指爲祀五帝。且據緯書爲之名字、東曰靈仰威、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汁光紀、中曰含樞紐。於是王子雍群儒引經傳以排之、而謂五帝者、太皞以下五人帝也。楊氏之釋五帝、則以爲如毛公所謂元氣昊大謂之昊天、遠視蒼蒼謂之蒼天、程子所謂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之類、則五帝乃天之別名、而元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愚（讖緯自謂）謂若以爲天之別名而已、則曰帝可矣、何必拘以五、又何必於祀上帝之外、別立祀五帝之禮乎。蓋五帝亦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爲五行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出於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於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后土則不可。家語所言盡之矣。今因疑緯書靈威仰等名字、而謂五帝之本無、疑五帝之本無而謂家語之非聖言、亦過矣。如日月星宿風伯雨師、皆天神之見於祀典者、經傳所言昭昭也。而道家者流、則以爲各有名稱、甚者爲之姓字、其言不經、甚於緯書、儒者所不道也。然因是而疑日月諸神之本無可乎。

宗廟考

致堂胡氏曰、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嘗祫。天子無祫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氏所釋、而不考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祫、殆知其數而瀆也、不亦失之遠乎。

樂考　絲之屬　雅部

琴操、陳氏樂書曰、今夫琴者、君子常御之樂、蓋所以樂心而適情、非爲憂憤而作也。苟遇乎物、可詠者詠之、可傷者傷之、大爲典誥、小爲雅頌、而諷刺勸戒靡不具焉、其利於教也大矣。孔子之將歸、衛蘭、曾子之歸耕、殘形（曾子夢狸而作殘形）之類、大抵因時而作、豈爲憂憤耶。

夫子琴

自古善琴者八十餘家、一十八樣、究之雅度、不過伏羲、大舜、夫子、（雲和琴）靈和也。（琴）五等而已、餘皆求意新、伏奇、終（古）古制、君子不貴也。○（孔子琴長三尺六寸四分、與周尺合。）

樂歌

徹樂　孟獻子愈、自是廢作而不作耳。故夫子曰、加於人一等、非爲不應作而應愈也。

王禮考　國恤

按後之儒者、皆以爲短喪自孝文遺詔始。然攷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之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而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歎今人之不能行也。

刑考　刑制

呂刑一書、先儒蔡九峰以爲舜典所謂贖刑者、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許其贖免矣。蓋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歛民財。夫子錄之、亦以示戒。愚以爲未然。蓋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而下、猶使人爲之感動。且拳拳乎訖富惟貨之戒、則其不爲聚歛征求設也審矣。鬻獄取貨、末世暴君汙吏之所爲、而謂穆王爲之、夫子取之乎。

經籍考

按古書之流傳於今者、惟六經。六經之前、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是已。索隱史記三皇紀言、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則上古之書、蓋不可勝計。然其說荒誕、故無取焉。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云云。○長樂劉氏曰、此經言衰周之時、諸侯之國雖不能還文武之時、猶能各通一經以化其民。故孔子歷聘之時、入其國而其教可知。○金華應氏曰、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贊繫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夫子既廣其傳、而又慮其所敝、故有此言。然入其國、即知其教、非見遠察微者不能也。觀其教防其失、非慮遠防微者不能也。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按莊生之時、六籍未經秦火、其書具在也。而諸子百家、各以其說舛馳而淆亂之、是以有闇而不明、鬱而不發之憂。而此段議論醇正、無異聖賢之格言。東坡謂莊子蓋助孔子者、於此見之。

夾漈鄭氏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疑以傳疑。然則易固爲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臣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爲此發。

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此不因秦火。

按秦焚滅經籍、坑戮儒生、其說有二、曰愧、曰畏。愧則恨其議己、畏則畏其害己也。又曰、詩書百家之語、在人間者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蓋亦知其本不可廢也。罷侯置守者、私其土地於己也。焚書而獨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經術於己也。其相之心務欲滅經籍以愚天下、峻法律以威天下、而使之莫予毒焉。知以秦七廟、而其斯五刑者非詩書也、乃秦之法律也。

帝王曆紀譜二卷

梁文總目曰、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它國、孔子修春秋、而譜其世系、上採帝王曆紀而條次之、蓋學春秋所錄。

春秋經解十五卷

朱子語錄曰、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為春秋、書豈肯恁地纖巧、豈至恁地不濟事。

胡文定春秋傳

朱子語錄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忉怛。

物異考

夾漈鄭氏曰、仲尼既沒、先儒駕以妖妄之說、而欺後世。後世相承、罔敢失墜者、有兩種學。一種妄學、務以欺人。一種妖學、務以欺天。凡說春秋者、皆謂孔子寓褒貶於一字之間、以陰中時人、使人不可曉解。三傳唱之於前、諸儒從之於後、盡推己意、而誣以聖人之意、此之謂欺人之學。說洪範者、皆謂箕子本河圖洛書、以明五行之旨。劉向創釋其傳於前、諸史因之而為志於後、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為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夫春秋者、成周之典也。洪範者、皇極之書也。臣舊作春秋傳、以明王道、削去三家褒貶之說、所以杜其妄。今作災祥略、專以記實迹、削去五行相應之說、所以絕其妖。又曰、宋之五石六鷁、可以為異矣、而內史叔興以為此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魏安平太守王基、發於管輅、輅曰、君家有三怪、一則生男女墮地走入竈死、二則大蛇牀上銜筆、三則烏來入室與燕鬭。兒入竈者、宋無忌之妖。蛇銜筆者、老書佐之妖。烏與燕鬭者、老鈴下之妖。此三者足以為異、而無凶兆、無所憂也。王基之家卒以無患。觀叔興之言、則國不可以災祥論興衰。觀管輅之言、則家不可以變怪論休咎。惟有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者、可以為通論。○按古今言災異者、始於五行傳、而歷代史氏所述災異因之、然必曰某事召某災、證合某應、如醫師之脈訣、占書之繇辭、則其說太牽強而拘泥。老泉之論、足以正

其葦強之失。夾漈之論、足以破其拘泥之見。然鄭論二歸之妖妄、而以爲本無其事、應則矯枉而至於過正矣。是謂天變不足畏也、不如蘇論之正大云。

芝草

宋大中祥符元年東封、遣官祭文宣於孔林、得芝五株、色黄紫如雲氣及人戴冠幘之象。詔遣内侍祭謝。復得芝四本、輕黄如雲氣之狀。又州民所得二十六本。

羊䟘

史記：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缶畚之屬即今之瓮。近羊禍也。羊者、地上之物、出於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之言、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一曰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魯公失其所、而拘於季氏、亦將拘於家臣也。是歲陽虎囚季桓子。後三年、虎劫公伐孟氏、兵敗竊寶玉大弓出亡。

鼠妖

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罪惡如彼、親見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歸鄆讙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又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哀公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劉向以爲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不悟、身奔於越。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五終

校記

①一：當作「樂」，見《正蒙初義》卷一一。

②楚：當作「焚」。參前文所述。

③基：當作「墓」。

④四：當作「是」，見《朱子語類》卷三。

⑤路：當作「洛」，見《性理大全書》卷四七。

⑥生：當作「主」，見《性理大全書》卷五〇。

⑦天：當作「已」，見《張子全書》卷八。

⑧高識遠見：當作「高見遠識」，見《朱子語類》卷一三。

⑨筆：此字當移前行小字之首，連讀爲「秉史筆者」。

⑩范：此字當移前行小字之首，替「筆」字，連下讀作「范太史」，即范祖禹。

⑪迹述不滿：當作「削迹不粒」，見《唐文粹》卷八四。

⑫思：當作「輿」，見《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五。

⑬仕：當作「仁」，見《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六。

⑭財不足也：按此節文字出《管子》，諸書皆無此四字，而有小注云：「有財則失名，故不可有。」（見《管子》卷八）

⑮仲尼：右引書作「管仲」，當是。

⑯馳：當作「弛」，見《禮記注疏》卷五一。

⑰僻僻：衍一「僻」字，見《新唐書》卷一〇〇。

⑱「意」上脱「賜」字，見《後漢書》卷七一。

⑲變：當作「蠻」，見《漢書》卷七〇。

⑳職宦：當作「職官」。

後學蔡復賞編述

中集晉乘楚檮杌

桓文之事仲尼之徒不道而晉乘楚檮杌孔子修春秋多取之。

伐原

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亦降。溫人聞之亦降。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晉伐楚

平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之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

祭不踰望

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退望。濉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可其霸不亦宜乎。

中卷漢司馬遷史記

三代世表

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后稷生、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

十二諸侯年表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若莫能用、故論史記舊聞、與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按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定哀之際則微、謂定哀多微辭也。○又按太史公于諸國世家多卒孔子、如于周敬王二十一年、晉定三十三年、蔡成十二年、鄭聲二十二年、宋景三十八年、俱書孔子卒。陳氏曰、王卿士不卒、有關于天下之故則卒之。于襄公之難有王子虎焉、于敬王之難有劉子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赦于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于諸国　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

八書

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

封禪書曰、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如①而王、封泰山、禪于梁王②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

三十系家

齊　家

景公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犁鉏請合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

魯世家

定公十年、公與景公會于夾谷、孔子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閒如也。

晉世家

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鄭世家

子產、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之泣。

孔子世家

孔子非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何也。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世世象賢、誠可仰同列國、故亦稱系家焉。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于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陬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于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按僖子死在昭公二十四年。此文誤也。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曰。考父廟鼎。而勸銘于上。以自警戒也。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王肅曰。謂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不應更言魯人。亦太史公之誤耳。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一作委吏。積倉庫之吏也。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于陳、蔡之間。于是反魯。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無以有己。王肅曰。身父母之有。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于魯。魯小弱。附于楚則晉怒。附于晉則楚來伐。不備于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悅。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于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③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

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有禮樂、至周室衰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問仲尼、云得猶。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音逵）、罔閬、（音兩。夔一足獸、狀如人也。越人謂之山繅。是山神之名。魍魎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水之怪龍、罔象、（龍獸不當見、故曰怪。罔象能食人。）土之怪墳羊。（雌雄未成者也。）吳伐越、墮會稽。（三會哀公元年。）得骨節專（擅也）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于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罔氏之君也。守封禺（隅同）之山者也、為釐（音僖）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氏、于周為長翟、今謂大人。客曰、人長之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倍也）之、數之極也。于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不狃為季氏宰。論語作弗擾。）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亦僭于

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仲孫、叔孫、季孫、皆魯桓公之子孫、故曰三桓。）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按家語及孔氏之書、並無此言。）今費④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悅、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⑤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家語作四方、言魯國近東、西方諸侯皆取法則焉。）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定公十年春、及（與也）齊平。（成也、謂與齊成其和好。）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上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于是旍旄羽袚、（音弗。舞者所執。）矛戟劍撥、（音伐、大楯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于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

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熒惑，惑亂也。）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龜山名。山陰之田也。）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三堵曰雉。）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⑥。（郈去亭　郷）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姑蔑，魯國下縣，有城也。）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成，成城也。）公斂處父（成宰）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以賤下人，則心不足而不樂；以貴下人，則心有餘而樂。）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々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至而有任，不待求究也。）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々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請魯君為周徧道路遊行，因出觀齊之女樂也。）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屯在魯南。）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⑦。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⑧，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此云濁鄒是子路之妻兄，所說不同。）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六萬斗，非六萬石也。）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于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謂以兵仗出入以脅夫子。）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謂昔所被攻破之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

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月餘、反乎衛、主蘧王⑨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音向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翱翔也。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此文少異。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家語作姑布子卿謂子貢。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主人衰荒、其狗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于亂世、道不行、故纍然不得志之貌也。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韋昭曰、隼、鷙鳥、今之鶚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陳湣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惠公以昭元年立、以定四年卒。湣公六年與十三年孔子在陳、則此湣公為是也。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有咫。先生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重也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使無忘服也。服從于王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從也。婦人有保西河之志、河在衛地、非魏之西河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⑩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晉大夫趙簡之邑宰、此河北之中牟。趙簡子攻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

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有閒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黑貌然而黑、幾頎然而長、眼如望羊、視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氏作鳴鐸竇犨字鳴犢。舜華一作寶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⑪ 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琴曲而反衛、又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在魯哀二年。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迎者、

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illegible]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于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⑫ 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之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illegible]

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哀公七年。）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也。故不待學。以一知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財者也。為汝主計，言志之同也。）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既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今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于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繒。徵百牢。（此哀公七年時也。周禮，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今吳徵百牢，不識禮故。子貢對以周禮，而吳止是徵也。）太宰嚭召季康子。季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illegible]立。

在外諸侯數以爲議。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哉。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繒已四年矣。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索隱曰、徐說去會四年是也。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自衛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初、蓋年表誤耳。季康子曰、子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于此道、雖累千社、索隱曰、二十五家爲社、千社即二萬五千家也。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名問策于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⑬在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⑭鳥乎。以鳥喻巳、以木喻所往之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⑮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加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晏曰、以道爲度、故不任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述古而不自作、處群萃而不自異、惟道是從、故不有其身。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命與仁。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其于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有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

生⑯乎。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藪今魯國）（冏閒之常也。）叔孫氏車子鉏商⑰（車子主車之子也。或以子爲姓、非是。）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⑱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何休曰、天生顏淵爲夫子輔佐、死者是天將亡夫子之十也。）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聖人與天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淸、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⑲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索隱曰、夫子修春秋、以魯爲主、故云據魯。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⑳下之有宗主也。）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㉑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㉒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者㉔（謂孔子。）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父有丈夫之顯稱也。）毋自律。（律、法也、言無以自爲法也。）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明失則愆㉕。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明㉖也。（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稱名也。）㉗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訣、別也。）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㉘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冢大㉙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㉚、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孔子所居之堂、後代因廟而藏夫子平生之衣冠琴書于壽堂中。）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愼、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愼生鮒、年五十七、㉛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

淮大守、遂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七十列傳　老子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仲尼弟子

仲由字子路。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因門人請為弟子。後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
宰我字子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因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詳見家語、此未盡錄。
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
有若、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者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　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避之、此非子之座也。㉜遂避師位。
洪邁曰、史記謂有若無以應弟子、請其避座。予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為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事、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肯如是哉。㉝檀公戩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為非君子之言、又以為夫子有為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為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為失矣。月門

人所傳者道、豈以貌狀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畫象、其蠢有若遂與孔子畧等、此又可笑也。

索隱述贊曰、教興闕里、道在郰鄉。異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游藝、合志同方。將帥官尹、俎豆琳瑯。惜哉不霸、空臣素王。

龜策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于河、至于陽泉。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于宋元王。元王趣備送龜、衛平曰、龜者天下之大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又曰、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霆將之、風而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元王於是擇日剝龜。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于蝦蟇。蝟辱于鵲、騰蛇屬龍之神、而殆於即且。似蝗食蛇之腦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疏。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漢書曰、孝景程姬生魯恭王餘、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好狗馬音樂、口乞難言。王初治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宮室。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漢書五行志曰、魯昭公十九年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又曰、哀公三年地震、仲業而季氏彊。

漢書曰、董仲舒說武帝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粟麥。今關中俗不好種麥、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粟麥、無令後時。

晉書曰、趙王倫既還、詔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張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

晉書曰、裴頠為國子祭酒。六經喪亂、禮教陵遲、頠上疏求立學徒。裴頠為祭酒、奏立太學、講堂築門闕、刻石寫五經。

晉書曰、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或曰、此兒一座顏回也。尚應聲曰、席無尼父、焉別顏回。一席之賓莫不歎異。

晉書禮志曰、昔武王入殷、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孔子大聖、終于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號褒成侯、

奉孔子後。魏黃初三年、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後魏高祖孝文帝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謚孔廟。

後魏書曰、彭城王勰從征豫軍、帝令勰為露布。勰曰、露布者、循于四海、露之耀臣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才達、但可為之。及就、尤類帝文、人咸謂御筆。帝曰、非兄即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今來。

隋書曰、蘇威嘗謂煬帝曰、先臣謂臣唯讀孝經一卷、可以立身、何用多為。帝亦然之。何安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斯言、威不從命、是其不孝。若無斯言、而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旨乎。

唐書曰、仲尼曰、寬濟猛、猛濟寬、仁義之道、猶不行偏、何況於不仁乎。

唐書曰、長慶中、問兵部侍郎薛放曰、為學何如得其要乎。對曰、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倫之大本、窮理之要、真可謂聖人至言。

唐書曰、太宗幸國子學、親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右庶子趙弘智問之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為曾說、不為閔說、何耶。答曰、曾孝特優門人、不能逮也。制旨駁曰、朕聞家語云、曾皙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根、皙怒援大杖以擊其背。參手仆地、絕而後蘇。孔子聞之、語門人曰、參來勿內。既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也、使之常在側、欲殺之、乃不可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參欲于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于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于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太宗又謂侍臣曰、諸儒各生異志、皆非聖人論孝之本旨也。夫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國、忠于其君、戰陣勇、朋友信、揚名顯親、此之謂孝。具在經典、而論者多離其文、迥出事外、以此為教、勞而非法、可謂孝之道耶。

○唐書曰、開元十三年、兗州奏白雀見。景戌、上謂宰臣曰、往者史官惟記災異、將令王者懼而修德、故春秋不書祥瑞、唯記有年、聖人之意明矣。天下諸州府不得更奏祥瑞。

唐書曰、高宗時、突厥犯塞。初、突厥之未叛也、有鳴鵽群飛入塞、相繼蔽野。邊人相驚曰、此鳥一名突厥雀、南飛、突厥犯塞之候也。及是春、還復北飛、至靈夏、悉墮地而死、視之、則無頭矣。裴行儉問於右史苗神客曰、鳥獸之祥、乃應人事、何也。對曰、人雖最靈、而稟性含氣、同于萬類、故吉凶兆于彼、禍福應于此。聖王受命、龍鳳為嘉瑞者、和氣全也。故漢高祖斬蛇而驗秦之將亡、仲尼感麟而知己之將死。夷羊在牧、殷紂以滅、鸜鵒來巢、魯昭出奔。鼠舞端門、燕剌誅死、大鳥飛集昌邑以敗。是故君子處恭寅畏、[illegible]以異義、雖在幽獨、如承大賓、知神明之照臨、懼患難之及己也。雉升鼎耳、殷宗側身修德、鵩止坐隅、賈生作賦、以無患者德

勝詳也。

宋書曰、晉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士人崇敬之、莫犯也。江夏王義恭悉遣人取之、父老皆歎息。

宋書禮志曰、晉清河人李遼表曰、亡父先臣回綏集邦邑、歸誠本朝、以太元十年遣奉表路經闕里、過覲孔廟、庭宇傾頹、軌式頹弛、萬世宗匠、忽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既達京華、表求興復聖祀、修建講堂。至十四年、奉被明詔、採臣鄙議、勅兗府魯郡準舊營飾。

中卷東漢袁康越絕書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濕易雨、饑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

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琅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聞之、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禮樂、往奏於越。句踐乃身被賜一作陽又背嚳夷之甲、帶步光之劍、伏屈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illegible]

稽一作為陣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一作越兵敢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不答、因辭而去、弟子莫能從。與吳越春秋同。

徐天祐曰、越滅吳之明年、大夫種賜劍以死、是為句踐二十五年、則魯哀公二十三年也。此書謂已誅忠臣、居無幾、求賢士、孔子聞之、奉雅琴禮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獨以為不然。昔者夫子將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不濟、為其殺賢大夫而諱傷其類也、至作為陬操以哀之。文種非賢大夫歟、使夫子尚在、聞種之死、愈知其不入越也、而況奏雅琴以干時君乎。按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書孔丘卒、由文種之死上距夫子之卒、已八年矣、謂夫子以是年入越、非也。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水之際、興敗有數、承三繼五、故曰、衆者傳目多、者信德。自此之時、天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于三王、爭心生、兵革越、作肉刑、五胥因惡、挾方氣、歷天漢、孔子感精、知後有強秦喪其世。　漢興也、賜權齊、晉、越入吳、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也。權衡相動、衡五相發、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孔子

懷聖承敝、無尺土所有、一民所予、睹麟垂涕、傷民不得其所、洪聖人孰能痛世若此。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于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

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並稱仁。行雖達、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可奈何。

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崔駰曰、閒娶之承餌、麗且閑、紫脣皓齒雪白、玉腴、迴眸百萬、一笑千金。孔子傾于阿谷、浮屠忘其桑門、彭祖飛而容集、王喬忽而墮雲。

吳越春秋

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濡。吳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撝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踙蹤微伏、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蹭蹈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埳其旁、闇忽埳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于斯。但貪前利、不[illegible]。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聽、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事、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

小卷氏族大全

孔、出國子姓之後。微子啓封宋、弟微仲衍六世至考父、生孔父嘉、子孫以王父字為氏。鄭有孔張、出于子孔。衛有孔悝。有孔達、出於姬姓。＝同而族異也。

先聖世系

孔父嘉四世孫為叔梁紇。＝生夫子。＝鯉、過庭聞詩禮之訓。孫伋、受道于曾子、作中庸一書。先聖之後、世為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至宋仁宗朝、改襲封衍聖公。

又云、孔子黃帝之後、三十世至帝乙。微子啓封於宋、八世至孔嘉。父又五世至叔梁紇、生孔丘、年七十三。葬魯曲阜城北泗上、廟在兗州仙源縣西、今闕里之舊宅也。魯哀公誄尼父、漢平帝謚褒成宣尼父、後魏文帝謚文聖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隋文帝贈先師尼父、唐高宗贈太師、武后封隆道公、玄宗謚文宣王、宋真宗謚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周靈

王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孔子生於魯國兖州鄒邑縣平鄉昌平里、實隱公後第九代、襄公二十一年也。按殷本紀、孔子父叔梁紇為鄒邑縣宰。先娶施氏女、生子孟皮、不才。後娶顔氏女、名徵在、夫婦禱尼丘山神、而生孔子。生而有髭、身長九尺六寸、腰帶十圍、垂手過膝、河胼汚口、龍顏鳳額、鳳頤燕頷、虬姿虎視、有中和之德、衣粧而表色、溫而厲。有四十二表。自易姓孔氏、父曰丘、是先殷之後裔。隸考叔弗何祖焉。至紇移居于魯、易姓叔梁。後孔子追姓先王姓字、以子配一、更姓孔氏、是不忘本、仁也。學無常師、自然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大宣文教矣。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修文教於洙泗之濱、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風。約魯史而修春秋、明王室衰、諸侯覇强逆、得失絶筆于獲麟之句也。而傳有五、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邢氏。刪詩三百、而詠國風雅頌正變之道也、而傳者分為四、詩毛、韓、魯、齊。詩以關雎首之、鳴有夫婦、斯有父子君臣之道、三綱逆順、辯其國政。定尚書凡百篇、始于二帝、以及三王、典謨誓誥之文備悉明也。秦火之後、漢儒伏生口授二十餘篇。正禮樂、有禮記四十九篇、而以曲禮首之、終於喪服之制、俾夫孝弟施行、安上治民、廣大悉備、而傳者徐生首焉。周禮有六官之屬、明宗廟社稷王侯等差、朝給典儀、大全其式矣。贊易道、始于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萬物生焉。作十翼、書以明之、謂上繫、下繫、上彖、下彖、上象、下象、文言、説卦、序卦、雜卦、而傳者古今衆矣。賞學三千、達者七十又二、四科十哲、子鯉伯魚、孫伋子思、皆預其數。七十三歲而薨、佛先三百九十九年矣。

中卷本朝薛應旂四書人物考

魯定公

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以晉受陽虎也。十二年、使仲由毀三都。十三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公相與觀之、廢朝三日。孔子行。

薛應旂曰、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孔子則自謂不能以季氏待之、卒受女樂而怠政、又奚足論邪。

哀公

十二年、公以幣如衛迎孔子。孔子自衛歸魯、侍坐于公。公錫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啖桃。十四年六月、齊田常弑其君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公不聽。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哀公誄之。

哀公、魯之庸君也。受制季孫、不能尊用孔子、卒致奔播以死、何足論哉。然于孔子之誄、則知哀而稱尼父、于康子之弔、則知惡而為之降禮。一念之明、固自有不可泯沒者在也。

衛靈公

衛靈公、襄公子、其先康叔之後也。孔子至衛、靈公聞而喜、郊迎

孔子、主於顏濁鄒家。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illegible]之于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居頃之、或譖孔子于靈公。〻〻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居十月、去衛。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請見孔子。孔子見之。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於是醜之、去衛。既而復反乎衛、主伯玉家。靈公問兵陳、孔子對以未學。明日遂行。太子蒯聵與其戲陽欲殺南子、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公怒、蒯聵奔宋。已而之晉。靈公游于郊、令少子郢僕。謂郢曰、太子出奔、我將立若為後。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是時孔子自楚反乎衛、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趙簡子欲入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〻宿而保。孔文子問兵于仲尼、仲尼不對、反魯。

衛靈公、無道之君也。而孔子顧反覆于衛者、豈直接遇以禮哉。嘗觀魯哀公問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曰、抑有衛靈公乎。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又有士林國者、又有士曰慶足者。靈公皆貿而任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衛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先是獻公三年、子產適衛、見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悅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然則孔子之所以不與衛絕者、豈亦以是乎。至論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而朱子疑其為出公者、則恐其未必然也。蓋靈公既卒、衛人欲立公子郢、〻〻再三辭焉、蓋庶幾乎季札子臧之為、而上規伯夷叔齊之風者也。是時孔子在衛、而郢有公叔之禮、此冉有子貢所以疑其為也。若輒之拒父、孔子已反魯矣、道之不行、命也、豈受其養哉。而智如子貢、又何疑夫子之為哉。衛人雖無知、拒父者又得以孝謚哉。

陳侯周

陳、虞舜之後、嬀姓。舜為庶人時、居于嬀汭、其後因為氏姓。周武王封嬀滿于陳、以奉舜祀。陳至懷公卒、立周、是為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是時魯昭公卒、陳司敗問昭公知禮、孔子然之。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〻告急于楚、〻昭王來救、軍于城父、吳師去。時孔子在陳思歸。

孔子傳

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孔子。其事蹟皆同孔庭纂要、今不重錄。

余觀家語、史記及孔氏世譜、謂孔子微子之後、其於聖人之世、豈不亦頗詳盡哉。但夫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蓋當其時，已傷文獻之無徵矣。易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三不窮，而盛德大業於是乎出。孔子固太極也，雖謂神明有自，而其貿世之詳畧曷尊重焉。朱子嘗節史記之畧，亦于疑者不入，蓋傳言也。焉遂以夫子兼王，列于世家，而鄭夾漈所編通志畧則收入列傳云。

孔子門人傳

顏淵

顏回曰：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雖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孔子農山之遊，顏子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及觀魯論問為邦，是豈不欲仕哉。而道大不容，則其所見于當時之君者，已灼知其不能用矣。所以簞瓢陋巷，終身不改其樂也。夫子獨稱其好學，而無所不悅，不違如愚，其默契傳心之妙，固七十子之所難預聞者矣。所謂用行舍藏，唯我與爾有是者，豈虛也哉。

閔子騫

閔子未嘗仕季氏也。家語載其為費宰而問政于孔子，及觀孔子大譽六官之說，皆治天下之法，縱可行之一邑，夫子亦不如是立言也。其附會可無辯矣。

冉伯牛

冉耕以德行著稱，有癩疾。孔子節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

宰我

宰予問五帝之德，夫子告之，其詳具見家語。既而曰：予非其人也。蓋深警之云。

史遷謂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及觀呂氏春秋，則言陳恒攻宰予于庭，即簡公于朝，可見其相惜而不相為謀也，豈得助之為亂哉。嗚呼，予雖不仁，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貢

端木賜，善為說辭，孔子常黜其辯。嘗相魯衛，家有千金，卒終于齊。

史遷于一子貢也，孔子弟子傳既有子貢，貨殖傳又有子貢。夫孔門高弟，自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誠瑚璉之器也。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豈不卓然有体有用之士哉。矧嘗相魯衛，而肯鬻財于曹魯之間乎。此蓋鄙夫所不屑也，將其多聞多見以為學歟。故孔子謂其若貨殖然。遷不察此，而又見其結駟

連騎束帛以聘享諸侯、遂直信其為貨殖以致之。誠若是也、則固末業之流、斗筲之器、而黃金百鎰、矛劒重器、又何辭之有。嗚呼、曾是以為子貢乎。

子路

仲由、魯之卞人也。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猳服、拔劒而舞。聞孔子何待劒乎之言、詳見家語。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吾誌嘗論、觀子路之在聖門也、乘桴欲從、三軍欲與、執轡問津、從游陳蔡、其樂夫子之道而推尊信服之也、可謂至矣。然于夫子見南子則不悅、往佛肸則致詰、正名則以為迂、絕糧則有慍色、女樂則促之去。凡其心有所致疑、而可以匡助于夫子者、不問其所見之是與不是、皆以直告而不隱于夫子。其直諒而不為容悅之態、可想見也。使宋時程蘇門人而有一其人焉、何致有洛蜀黨之紛紛邪。惜乎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喫而不精、以自貽其禍也。

冉有

孔子曰求也藝。又曰求也退。惟退而藝也、故其所為大都順以從上、而先意承志也。其用矛以入齊師、誠義矣。乃若東伯以邪伐而不待夫子之使、旌繁以舊臣曹而不正康子之僭、與夫魯論所載為季氏聚斂、猶與子華之粟、要之皆生于退也。向使其進于中道、則發強而有裁制矣、何至有非吾徒之責、鳴鼓之攻也。雖然、人不皆孔子也、以求之所為、固夫人之所樂取者多也。

子游

言偃、吳人。自吳之楚、受業于孔子。子游在聖門號為習禮、又特以文學稱。其宰武城、以禮樂為教、邑人皆絃歌、稱思至今。吳郡有子游冢云。

昔人謂吳公豪傑之士、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豈不信然哉。夫以三吳之地、連跨百粤、其時之人豈不亦庶矣乎。而知從游于夫子之門、習聞聖人之道者、唯吳公一人。此蓋豪傑而聖賢者也。孟子與孔子生不同時、恨未得為之徒、而猶幸私淑諸人、其向慕之誠何如也。吾始怪夫吳公子札既聘上國、葬子羸博、夫子從而觀禮、而札獨不一見焉、何邪。及考左氏傳與史遷年表、札使魯時、孔子年甫八齡、而孔氏世譜則謂札葬子時孔子已三十七歲。蓋札避國亂、子孫居齊魯之間、札固久留上國者也、是時老矣。

子夏

卜商、衛人。受業于孔子、規模狹隘。〇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附、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

伯子、文王學乎鮌時子斯、武王學乎孔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此傳與韓詩外傳大同小異。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授、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夫子。又為魏文侯師。

余歷同州龍門之界、蓋古西河之士也。父老諸生猶能追言子夏教授時事。雖石室學堂遺址蕪沒、而尚指之、謂古先聖蹟、則當時之民之疑于夫子、又可想見已。夫子夏以有若似聖人、而西河則疑子夏于夫子、要必皆有所近似者在也、非曾子誰能辨之。噫、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近似者斯可矣。奮乎百世之上、聞者莫不興起。子夏至此、孰謂其不進于君子儒乎。

有子

有若為人彊識、好古明習禮樂。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以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月離于畢、夫子何以知其雨否。商瞿年長、夫子何以知其有子。有若無以應、遂避師位。

有子之不足以當夫子固也、其諸瑣屑之問、信有之、亦夫子之餘事、而非弟子之所先也。其不應也、固宜、此何足以為有子重輕乎。○按孔子歿、諸弟子欲以有若似夫子而師之、當以曾子之不可而寢其議矣、有子曷嘗擬孔子之位、而有師之號哉。柳宗元乃曰叱避而退、焉還乃曰遂避師位、謬矣。

南容

南宮括字子容、又名縚、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一作說。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與敬叔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長弘。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敬叔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此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為多也。

原思

原憲、家語云宋人、鄭玄曰魯人。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而下濕、匡坐而絃歌。夫以原思之貧如此、而辭孔子所與為宰之粟殆幾千、獨行者矣。雖未進于中行、而廉頑立懦、豈不卓然可尚哉。

子羔

高柴、齊人。長不盈五尺。自見孔子、未嘗越禮。後為衛士師。

夫子嘗謂柴也愚。及子路使為費宰、則謂賊夫人之子。然而子羔之仕于魯衛、則卓有可觀、而孔悝之亂、夫子亦謂其來矣。豈有警于夫子之數、而好學明理、遂以破愚也歟。抑亦愚者近厚、其質本可進也。

澹臺滅明

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才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即其南游遺迹云。

顏路

顏無繇，孔子始教而受學，適同事夫子，各異時也。

左丘明

姓左丘，名明。蓋居于左丘，以地爲氏者，乃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受經于孔子，故傳春秋，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訖于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

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人，治其章句。迨宋儒因唐啖子謂左氏浮誇，林子又謂其說多淫巫，遂謂魯論所載左丘明非傳春秋者，于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石言于晉，神降于莘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以是爲浮淫而亟疑夫子之所稱，過矣。嘗觀楚紀（湖廣潛江道南者），何子元巡撫雲南時，有石言于滇，何禱于神，蛛飛石裂，滇人至今能言之，焉可誣也。今山東通志亦云左丘明即傳春秋者。

子張

顓孫師，陳人。余觀呂氏春秋謂子張鄙家也，學于孔子，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猶未足憑也。及觀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夫觀齊衰往弔，則其所以惜之者，當必有在矣，豈謂其終不可並爲仁哉。

牧皮

牧皮，方牧之後，孔子門人，與琴張、曾晳爲友，孔子所謂狂。

曾子

曾子每侍孔子，輒有所問。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權變之宜，靡不反復窮詰，且載小戴記曾子問篇。孔子以其志存孝道，嘗因之以作孝經十篇。又所著有曾子二卷。

先儒謂孔子設教東魯，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唯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以其唯一貫之傳也。是則然矣。然觀其以三省爲學，而隨事精察，以禮爲問，必詳究而直窮之，其入門路徑，微與顏氏不同，而究竟所至則一矣。朱子晚年所造，亦猶是也。發異反同，要在夫人自得之耳，學者亦何必紛紛致辯哉。

子思

子思述孔子之學，必始于詩書，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所作中庸，載于禮記之中。餘有子思子七卷。

子思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殆肪于此。與但曾子得之于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學則直達天德，幾于顏氏之學，接孔門之真傳矣。

孟子

孟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母仇氏有賢德，聚由氏，生子名仲子。當孟子時，天下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

余按史記，當戰國時，有三鄒子。先孟子而出者，有鄒忌，以鼓琴干齊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後孟子而出者，有鄒衍，著書十餘萬言，其言閎大不經。適梁，惠王郊迎；適趙，平原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于弟子。其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于齊梁同乎哉。然其言卒不可傳，而孔孟則經緯上下，與天地相為攸久矣。

季康子

名肥，桓子之庶子也。哀公三年秋，季康子有疾，謂康子曰：我死，汝必相魯，必召仲尼。夫康子奪嫡，固已逆父命，而于倫紀矣，又豈能遵命而召孔子哉。

孟懿子

名何忌，孟僖子之子也。懿子問于孔子曰：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端得回，得賜、得師、得由也。哀公十四年八月，懿子卒。四友詳見前。

懿子以父命學于孔子，宜亦有聞矣。顧乃圍郈、墮費、伐邾、大都，與州仇同事，則其賊夫子也，豈特叔孫武叔之罪哉。叔孫武叔乃叔孫成子之子，名州仇。

孟武伯

名彘，又名洩，懿子之子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孔子。孔子曰：子之于臣，禮義不至，是以去之。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何往。武伯乃止。

蘧伯玉

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孔子在當時所與善者，于齊則晏嬰，于鄭則子產，于衛則伯玉數人而已，賢可知矣。

甯武子之愚、史魚之直，皆君子也，而孔子獨以君子歸伯玉焉。蓋伯玉內雖介介，外則渾融。甯之愚、史之直，皆其所能，而不為也。勢以存身，非有得于默足以容之道邪。是以君子貴達變也。

孔子文　仲叔圉　祝鮀字子魚　王孫賈

仲叔圉之奔姞，祝鮀之便佞，王孫賈之媚竈，其人品可知已。仲尼論靈公之不喪，以其能用三子，而圉之謚文，亦直許之。此不惟取人之恕，而其與人之周，蓋與見南子、見陽貨同也。如是而猶終身不遇，道之將廢，其命也哉。

公子荊

又名公南，楚、衛大夫。嘗考公子荊為君驂乘，以身衛賊而免君于難，則孔子之所稱者，不徒在于居屋，而季札謂之君子，亦必更有在矣。

晏平仲

晏嬰，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歷事齊靈公、莊公、景公。

晏嬰，齊之才大夫也。其所以匡弼輔翼而顯其君于天下者，豈不卓然可稱述哉。孔子適齊，與晏嬰相善，有以也，豈直大史公願為之執鞭哉。奈何尼谿之封，則不相容。夫晏且然，況不嬰若者乎。意此休休有容，所以獨歸之古大臣也。

子西

楚公子申，子西其字，楚平王之庶長子也。子西辭子常之請，而遜位相昭王之弱而定國，知夫差之後而必敗，亦可謂荊楚之嘉公子矣。乃卒沮孔子書社之封，而召白公之亂，謂之何哉。

葉公

沈諸梁，字子高。余觀葉公知白公之必亂、知子西子期之不能弭亂，而國人望之若望歲焉，若望父母焉，蓋楚之良大夫也。孔子至葉，豈亦以其賢歟。乃問孔子于子路，而子路不對者，豈亦以其知聖而不能盡歟。嗟，聖人實未易知，而道之行止有命存焉，世何厚望于葉公也哉。

逸民傳　朱張

朱張，字子弓。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荀卿有言曰：彼大儒者，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說畏之，眾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紂之世不能污，仲尼、子弓是也。

按困學紀聞謂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噫，使果同焉，孔子何以敘朱張于虞仲夷逸之列乎。又何不曰唯我與朱張有是夫，而乃曰我則異于是乎。意者根本節目之大，或有同者，困學紀聞遂謂之行與孔子同也。若孔子行同朱張，是亦朱張而已矣，豈得自以為異哉。

獨行傳　儀封人

姓儀，族出晉陽，史失其名，衛人掌封疆之官也。孔子過衛，封人請見，事見論語。

伎藝傳　師襄

魯定公十三年、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去魯、襄遂入海島。摯干等皆于是年去。

嬖侍傳　　雍雎

雍姓、雎名、又曰雍渠、衛靈公之嬖臣也。靈公嘗與夫人同車、雎爲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至戰國時、遂以孔子爲主雍雎云。

按孟子作癰疽、字音之訛也。劉向說苑作雍雎、定本也。餘子聽考正之。

瘠環

瘠姓、名環、齊之寺人也。爲齊景公所近狎。戰國時求仕者、多藉近侍以進、故以此誣孔子、而曰聖人亦嘗爲之。其諸假聖以濟己私者歟。

讒佞傳　　公伯寮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子服景伯惡。孔子曰、寮之愬、沮吾道也。道之興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見論語。大同、小

叛逆傳　　陽貨

一名陽虎。定公九年、陽貨逃魯奔齊、逃齊奔宋、遂奔晉、適趙簡子。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于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于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晉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公山弗擾

一名不狃、字子洩、季氏家臣。定公五年、弗擾之叛三桓也、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蓋是時三桓專魯、弗擾欲假義以去之、故孔子欲藉以張公室。然知其終不足與有爲也、故卒不往。

中興帝王世紀

紀曰、天子至尊之定名也。應神受命、爲天所子、故謂之天子。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動八方、是以功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稱帝、義名曰稱王。○陸子曰、三皇垂拱而五帝擎手、唐虞揖讓、禹湯馳驟、雖使周公御、銜仲尼促佈、國不已也。

紀年曰、祖乙勝即位、是爲中宗。世紀曰、帝祖乙以乙日生、故謂之帝乙。孔子所謂五世之外、天之賜命、疏可同名者也。是以祖乙不爲諱、蓋殷禮也。○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祖乙、祖乙曰、野鳥不當升鼎、欲爲用也。則遠方有來朝者乎。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彤日、見德有之疾。

世紀曰、僖王自即位以來、變　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峻而奢侈、故孔子譏焉。

歷代帝王紀年纂要

堯、陶唐氏、帝嚳之子、姓伊祁、初封唐侯、甲辰即帝位、都平陽、以火德王、建寅爲歲首、起甲辰盡癸未、凡一百年。自甲辰至大明洪武元年戊申、共三千七百二十六年、計六十三甲子。

孔子生于靈王庚戌、殂于敬王壬戌、壽七十三歲。自庚戌至洪武元年戊申、一千九百二十年。

命曆

晉志、命曆序曰、孔子爲春秋、退修殷之故曆、使其數可傳于後、春秋宜以殷曆正之。今攷之交會、不與殷曆相應。○漢劉洪曰、甲寅曆于孔子時效。○今子譜謂商起庚戌、終戊寅。帝王譜謂湯元年壬寅、一行曆謂成湯伐桀歲在壬戌、皆非也。

魯曆

漢志、魯曆謂春秋用魯曆。周道衰、天子不能班朔。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正義曰、釋例云、今世所謂魯曆者、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爲之、非真也。○張說序開元皇帝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作大衍曆、夫大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徹于文王也。覆春秋交　之辰、研九疇五紀之與同符于孔子也。又曰、自堯帝命羲和、理顓帝之曆、上元甲子千五百餘歲、得孔聖而春秋之曆序。暨開元十三年甲子、凡三千四十歲而大衍之歷興。○孔子得夏四時書。禮運孔子曰、欲觀夏道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注云、得夏后氏四時之書也。今其書存者有小正。或作有夏小正。○朱文公曰、夏小正疑出于儒之筆、非孔子所見夏時本文。

郎顗傳

孔子曰、漢三百載、斗歷改憲。注春秋保乾圖、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王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合三百四歲、五德備凡一千五百二十歲。

十六國春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京錄曰、張重華讌群寮于閑豫庭、論諸經義。顧問索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爲何、四皓既友太子、仕乎遁山乎。綏曰、孔子婦姓幵官氏、老聃父名乾、字元泉、胎經耳一月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死于長安、有四皓冢、爲不還山也。○北京錄曰、沮渠蒙遜十四年、起遊林堂于內苑、圖列古聖賢之像。九月堂成、遂讌群臣、談論經傳。顧謂郎中劉炳曰、仲尼何如人也。炳曰、聖人也。遜曰、聖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吳丁臣辱于陳、伐樹削迹、聖人固若是乎。炳不能對。遜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亶州。仲尼及七十二子遊于海中、與魯人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群鸖數人、啣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尅而還。此其所以稱聖也。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六終

校記

①如：當作「姓」。
②王：當作「父」。以上二條據《史記・封禪書》。
③昭：當作「韶」。
④「費」下當有「雖」字。
⑤四：當作「西」。
⑥却：當作「郤」。
⑦無：當作「死」。
⑧友：當作「反」。
⑨蘧王：當作「蘧伯玉」。
⑩「曰」下當有脱文。
⑪陽：當作「傷」。
⑫秦：當作「輦」。
⑬在：當作「載」。
⑭弊：當作「幣」。
⑮「柱」下當有脱文。

⑯生：當作「哉」。

⑰「商」下當有「獲獸」二字。

⑱鄰：當作「麟」。

⑲役：當作「没」。

⑳「稱」下當有「王」字。

㉑賤賤：當衍一「賤」字。

㉒「後」下當有「世」字。

㉓門：當作「間」。

㉔者：當作「老」。

㉕明：當作「名」。

㉖明：當作「名」。

㉗當：此字爲衍文。

㉘衛：當作「儒」。

㉙「大」上當脱「孔子家」三字。

㉚然：當作「後」。

㉛「七」下脱「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凡十八字。以上二十九條，并據《史記·孔子世家》。

㉜産：當作「座」，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㉝公：當作「弓」，見《禮記·檀弓》。

㉞除：當作「徐」，見《史記·龜策列傳》。

㉟一：當作「不」，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孔聖全書凡例中卷卷之二十七

一、孔子序尚書畧無年月。今是書取孔子年譜諸書論次其年月者，倣孔子春秋之紀元年、正時、正月、正日之意也。

一、諸書載孔子之生年，多依遷史，此書則據國朝宋景濂孔子生卒辯，直以爲七十四歲。

一、孔子歷年內，必書周天子之紀年者，所以見聖人惓惓尊周之心也。須書在魯歸魯者，又以見聖人不忘宗國之心也。

一、凡諸書年月之失序者，則一以春秋爲主而次第之，蓋以春秋一經，聖人所自脩也。

一、凡事實之近誤者，則采論語、孟子而釐正之，蓋以論孟二書，當時弟子所睹記也。

一、孔子言行事蹟，必録於編年之下。若事之無可考，或考之而不得其實者，惟書其茲歲焉，亦史闕文之意也。

一、言行事蹟已見於別籍者，故是書止存其大意，不悉録其詞語，所以從省文也。

一、作譜、闕里志、孔庭纂要、歷聘紀年皆附著於中者，所以存疑也。

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於每歲編年之下，凡事理有可信可疑者，則攄一得之愚，并父子昆弟之所講確者而被斷之，庶幾有以見聖人之心迹於千百世之後（爾固不徒翦蕢已也）。

詳訂歷年事蹟

周靈王之十九年，實魯襄公之二十年，戊申也。是年，孔叔梁紇與妻顏氏徵在同禱於兖州尼丘山（山在魯國之東）。明年乃生孔子。

賞謹按：新安陳氏云：孔子父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故以爲名若字，是獨言父也。家語曰：孔子母徵在禱於尼山而生孔子，是獨言母也。然婦人無專制，無獨遊境外之理，則謂父母俱禱者爲是。

孔子一歲，係周靈王之二十年，實魯襄公之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乙亥庚辰朔，越二十一日庚子，甲申時（世傳孔子八字、庚戌、戊子、庚子、甲申，實己酉、乙亥、庚子、甲申也。昔人又云：周之十月即今之八月，今之十月即周之十二月也。然愚謂周雖更月，而建亥之月建則未更也）。孔子生於魯國之昌平鄉（昌平、鄉鄹），陬邑（陬音騶，邑名）。孔子父爲鄹邑大夫，故孔子生於鄹邑之宦邸也。先是，父母禱於尼山，乃懷妊，十有一月而生孔子。家傳云：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去。祖庭廣記云：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首上圩（音烏）頂，象尼丘山，父叔梁紇因命名曰孔丘，字仲尼。或云字乃孔子年長時所取，蓋不忘父母禱生之所自也（圩頂，言頂上窊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旁高也）。

賞按：顏氏懷妊十有一月生孔子，故公羊氏與史記、論書俱以懷妊之月誤爲誕生之月，遂云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殊不

知庚戌十一月内無庚子也。

又按。孔子之前母爲施氏。其生母乃梁紇之繼室也。司馬遷曰。紇與顔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注云。不合於禮。曰野。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年。而配合不合禮儀。故云野合。觀此老少之說。則孔母爲繼室明矣。故世傳孔子有前母。有生母。有庶母。有九姊。有一兄。信然。

又按。五老降庭。玉書天樂。事不經見。先儒皆以爲異疑而不載。愚傳說自星生。山甫自嶽降。古昔賢哲之生。皆有瑞應。而況天之篤生孔聖乎。張子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聖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

二歲。庚戌。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也。孔子在魯。闕里志以是年爲一歲。在魯。生於昌平鄉陬邑。孔庭纂要云。紇與顔氏禱於尼丘。乃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夫子於魯昌平鄉陬邑。首上圩頂。如尼丘。因名丘。字仲尼。傳記云。周靈王二十一年。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日甲申時。孔子生。初。叔梁紇娶顔氏。禱於尼丘之山。生孔子。而圩其頂。故因名。若字。年譜相同。

貫按。史記謂孔子之生在於是年。今據本朝宋景濂生卒辯。與孔子春秋。春秋長曆及公羊。穀梁二傳欽徽曆正等書。考正於前。

三歲。辛亥。周靈王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三年也。孔子在魯。闕里志以是年爲二歲。自二歲至三十歲。常在魯。

四歲。壬子。周靈王二十三年。魯襄公二十四年也。聖父叔梁紇卒。孔子在魯。

年譜以是年爲三歲。聖父叔梁紇卒。葬於魯東防山。

五歲。癸丑。周靈王二十四年。魯襄公二十五年也。孔子在魯。

貫按。左傳是年載齊莊公爲崔杼所弑。晏嬰不死不亡。枕屍而哭之事。則嬰已在顯位矣。其與孔子交也。或在中年矣乎。

六歲。甲寅。周靈王二十五年。魯襄公之二十六年也。孔子在魯。五六歲時。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與同戲羣兒迥異。蓋天植其性。不學而能也。由是羣兒化效。相與揖讓。名聞列國。

七歲。乙卯。周靈王二十六年。魯襄公二十七年也。孔子在魯。世傳孔子七歲入晏平仲學。平仲名嬰。

貫按。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平仲不欲減慶封討子雅子尾之謀。則知平仲之年實長於孔子。但平仲乃孔子友也。謂入平仲學者。昔爲童子時嘗入平仲所設之鄉學邪。

又按。晏嬰在齊景公時。治東阿。名顯諸侯。今東阿地屬兗州府。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則聖人蒙學之時。其入平仲學也。或者其可信歟。

八歲。丙辰。周靈王二十七年。魯襄公二十八年也。孔子在魯。

闕里志以是年爲七歲。周靈王崩、景王立。

九歲。丁巳、周景王元年、魯襄公二十九年也。孔子在魯。

是年、孔子見吳餘祭使延陵季子來聘于上國、（即魯國。）請觀周樂。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魯人爲之奏舜大韶、禹大夏、湯大濩、武大武焉。（通鑑云奏六代之樂、則黃帝雲門、唐堯咸池俱奏矣。然據左傳、止有四代。）

貫按、此則魯亦有韶也、何孔子至齊始聞之而感歎邪。蓋季子觀樂之時、孔子甫九齡耳、要亦未之聞也。且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之在齊者獨得其傳、則其中必有異於魯人之所奏者矣。此歎美之至、所以有感於齊歟。

十歲。戊午、周景王二年、魯襄公三十年也。孔子在魯。

十一歲。己未、周景王三年、魯襄公三十一年也。是年夏六月、襄公薨于楚宮。○是年孔子在魯。

是年、鄭國鬷（音宗）明欲毀鄉校、子產不毀。孔子聞之、以子產爲仁人。

闕里志以是年爲十歲、魯襄公薨、昭公立。淮南子云、孔子七歲入晏平仲學、十一歲才過平仲、後遷入洙泗、設教九國。

貫按、舊以孔子之聞是事、蓋既長而後聞之、非十歲時言也。意孔子天縱之聖也、其善爲說辭、豈可以少長論哉。

十二歲。庚申、周景王四年、魯昭公元年也。孔子在魯。

十三歲。辛酉、周景王五年、魯昭公二年也。孔子在魯。

十四歲。壬戌、周景王六年、魯昭公三年也。孔子在魯。

十五歲。癸亥、周景王七年、魯昭公四年也。孔子在魯。古者人生八歲則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之文。孔子七八歲入家學、至十五則詩書六藝無不習而通矣。故是年遂志於大學之道。

闕里志以是年爲十五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十六歲。甲子、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也。是年、叔孫昭子（孟仲之子。）殺賊、戕其父之豎牛於塞關之外。夫子聞之、論昭子不以豎牛立己爲功、而賞其私勞。

十七歲。乙丑、周景王九年、魯昭公六年也。舊以孔子十七歲適周、訪禮於老子。

闕里志以是年爲十六歲、聖母卒。

貫按、闕里志以昭公六年爲孔子十六歲、聖母卒。殊不知孔子之爲委吏、乘田、蓋以家貧親老、爲祿仕以養其親也。若聖母卒於是年、則祿仕在所不爲矣。

十八歲。丙寅、周景王十年、魯昭公七年也。是年季武子宿卒、子平子嗣、即季孫如意也。

闕里志、孔庭纂要、史記俱以是年爲十七歲。九月、公至自楚。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

命茲益恭。又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子年少好禮、其達者與。吾即沒、若必師之。

實按、史記謂昭公七年、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戒其嗣孟懿子、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殊不知此年釐子未病未死、孟懿子兄弟師事孔子時、孔子已三十五歲、非十七歲也。賈逵謂此文爲誤、是矣。夫孔子雖曰生知、然年方十七、正悖學不教之時也、而肯遽爲人師乎。

十九歲。丁卯、周景王十一年、魯昭公八年也。孔子在魯。

二十歲。戊辰、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九年也。孔子在魯。當時魯宋二國相與接壤、孔子娶宋地之女亓官氏。亓音牽、又音堅。亓者平也、乃兩手對舉之義、故古以爲姓。

闕里志、孔庭纂要、俱以是年爲十九歲、娶宋亓官氏。

復實曰、世謂孔子出妻。噫、好事者何其敢於誣聖哉。昔孔子語哀公曰、婦有七出三不去。嘗考孔子三歲失父、史記又謂十六歲失母、則是當時亓官氏之舅姑早世。又生子伯魚、已無不順絕世之事矣、將以何失而出之邪。若曰有淫妒之失德焉、則孔子之聖、必慎重於大婚之議、致詳於配匹之初矣、豈俟生鯉之後、始知其失德而出之邪。若曰有惡疾焉、則疾者人之所不幸也。以周恭叔之罰、猶娶病瞽之女、聖人人倫之至也、豈忍因疾而遽棄、反恭叔之不若邪。使七出之中或有一失、則孔子嘗曰、吾少也賤、又嘗爲貧而仕、則亓官氏既與處乎貧賤矣、三不去而有一焉、雖犯七出之過、猶不可得出也。孔子顧忘其貧賤而出之邪。不可出而出之、殘忍薄行者之所爲也、而孔子爲之、何以爲孔子。甚矣、好事者之敢於誣聖也。

又按、哀公問男子三十而有室、孔子曰、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蓋言冠者成人、任爲人父、則自二十而至三十、皆可娶矣、非必俟三十歲而後娶也。觀此、則孔子二十而娶可知也已。

二十一歲。己巳、周景王十三年、魯昭公十年也。孔子在魯。是年孔子貧且賤、因季平子代立、爲貧而仕、始爲魯委吏。夫爲委吏則有粢盛之供、祭器祭品之設、入而助祭于廟之禮、故入太廟、周公廟也。每事問。蓋筮仕之初、禮樂度數之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故問耳。或人譏之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孔子之父嘗爲鄹邑大夫、故稱叔梁紇爲鄹人。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孔氏誌、闕里志、俱以是年爲二十歲、仕於魯、爲委吏、料量平。

〇實按、孟子謂孔子爲貧而仕、即此時也。夫委吏乘田、官卑祿薄、而孔子猶屑爲之、蓋欲祿養其母耳。雖然、此可以竊祿之官也、孔子爲之、猶欲料量之必平、畜養之蕃息、未嘗以爲職之易稱而忽焉、其不苟祿又如此。故觀此一事、而事親之

考事君之忠、胥見之矣。

又按史記、於爲司樴吏、而畜蕃息之後、即有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于陳蔡之閒、于是反魯等語。圖譜以爲三十歲、乃孔子遊學之時、未嘗求仕、豈有擾遭斥逐之理。斯言得之矣。

是年、孔子生子、適魯昭公以二鯉魚賜之、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鯉名其子、而字伯魚。

歷聘紀年以昭公十年爲孔子二十歲、爲乘田委吏、是以兩官皆在一年也、與年譜、孔庭纂要、闕里志不同。

賞曰、孔孟圖譜不以爲委吏紀於此年、非也。孔子若未爲臣、則匹夫之名不登於仕籍、君民禮隔、昭公何爲而有二鯉之賜乎。觀此則是年爲委吏也明矣。或云孔子聖人也、不可以此禮拘、不然、則魯之爲委吏者多矣、胡爲獨賜鯉於孔子乎。愚曰、昭公果知其爲聖、則將委國而授之以政矣、何賜鯉之外無復寵異、終於一委吏乘田已哉。

又按舊云伯魚生於魯昭公九年、及按闕里志、孔子年十九妃开官氏、明年始生子。觀明年之說、則初娶之年未生伯魚可知矣。

蔡復賓曰、按古者生子、則書其名而藏於家之書府、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徧告於同宗之諸男。又曰、禮、子生三月而人名之。觀此則孔子生子三月始定名矣。

二十二歲、庚午、周景王十四年、魯昭公十一年也。孔子在魯。稱以孔子先爲委吏、後爲乘田。

闕里志以是年爲二十一歲、爲乘田吏、畜蕃息。孔庭纂要曰、二十一歲、爲司職吏、畜蕃息。

二十三歲、辛未、周景王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也。孔子小試行道之端而不得大行、于是去魯而之宋杞列國、已而反魯。孟覲任故出不易方、後不過時也。斯時孔子身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

是年、楚商陽追吳師及之、射殺三人、掩目而不忍視、止御而不忍驅、有惻隱之心焉。商陽自言曰、位卑禮薄如此、亦可以稱塞矣。孔子謂其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蓋以敗北之師本易竄、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殺之心、是仁義與禮節而並行矣。雖然、事君之禮不止於是也。孔子特取其善於追敗者爾、亦非謂臨敵未決而不忍殺人也。

二十四歲、壬申、周景王十六年、魯昭公十三年也。孔子在魯。是年子產與晉爭盟於平丘、欲輕其事大國之貢。孔子聞之、謂子產是行足以立邦家之基。

二十五歲、癸酉、周景王十七年、魯昭公十四年也。孔子在魯。①是年聖母顏氏卒。聖母初笄、將嫁于孔氏、育孔子、二十五歲而作

則其年亦不過四十餘歲爾。孔子少孤不知父墓長始知之。索隱云少孤不知其父墓處非謂不知其墓也。及母卒欲合葬於防然古者墓無墳壠合葬時猶恐誤觸墓中之柩後問於郰人曼父史記作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合葬於防山焉。孔子既奉母喪以合葬謂已周遊四方莫定于是爲墳壟四尺之高以爲識記之。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祀、一則恐已或忘而難尋。其不苟於送終而欲求父母體魄之安如此。

闕里志孔庭纂要孔子年譜皆以是年爲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夫人卒。

貫按、本朝何孟春云史記謂孔子母死在十六時而紀年謂在二十四歲要之非孺年矣。豈有孔子既長不知一求父墓所在及母之死乃殯棺於五父之衢路以俟人告之理邪。萬一無復知而告者其客喪之殯何所歸邪。

又按檀弓篇謂孔子既得合葬於防雨甚而防墓崩或云築棺平地曰墓開域除草曰塋積土高起曰墳防墓之崩非墓也。崩者其墓上四尺之墳乎。然亦非慎終之道也夫子不爲也。

又按世謂孔子三世出妻家語後序亦謂叔梁紇始出妻其說妄矣。按孔子甫三四歲而梁紇已早死將於何時而出其妻邪。若來出矣又安得與其夫合葬於防邪。或曰出者孔子之前母也非顏母也是一道也。

二十六歲甲戌周景王十八年魯昭公十五年也。孔子在魯居母憂。猶今人所謂守制也。

二十七歲乙亥周景王十九年魯昭公十六年也。孔子在魯。是年孔子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者餘哀未忘也。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貫按史記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貨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家語亦曰季氏饗士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不非之也。噫孔子既祥之後哀猶未忘豈有服喪服而與燕饗之事哉。要絰爲陽貨所詘之言亦近誤矣。

二十八歲丙子周景王二十年魯昭公十七年也。孔子適宋適杞適鄭。是時子產裨諶諸子皆仕於鄭定公而善於交鄰固國。故孔子稱之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是年秋郯音談子來朝於魯孔子見而問官於是有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之言。言周室之典章廢壞而博學多識之士猶有存於遠方小國之君者。

歷聘紀年以是年爲二十七歲適陳。

二十九歲丁丑周景王二十一年魯昭公十八年也。是年孔子之郯學禮。

孔庭纂要、闕里志、歷聘紀年、皆以是年爲二十八歲見郯子而學禮、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賓按、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出於左傳、乃孔子一時之言。闕里志以郯子來朝、魯人問官、爲二十七歲事、以天子失官三言爲二十八歲事、分爲兩年、誤矣。

三十歲、戊寅、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也。是年孔子適晉、學琴於師襄。

年譜、闕里志俱以是年爲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遂適晉、學之。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論語擊磬襄、即此人也。學之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夫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君子聖人也、蓋文王操焉。

賓按、年譜自孔子一歲至三十歲、書常在魯。愚謂三十歲內、在魯之日雖多、然未必盡無他國之適也。但史記謂二十歲後即有斥於齊、逐於宋等事、則謬矣。

又按、史記以學琴事記於在衛擊磬之後。夫在衛擊磬時、孔子年將六十矣、未有至老而後學琴者。昔子貢嘗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若謂年已垂老始習其曲而得其數與志焉、吾恐非所以語孔子矣。故歷聘紀年、孔庭纂要諸書、以適晉學琴在於是年者、爲得其真也。雖然、琴亦八音中絲屬之一音也、孔子何不遠晉魯之路而學之哉。蓋琴者禁也、禁邪歸正、以和人心者也。德原於天地、而氣包乎陰陽、雅而能暢、樂而不淫、扶正四風而翼贊王化、咸有賴焉。故善聽者、可以知人事之休咎與國家之存亡。善鼓者、其大可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其微可以格鳥獸而孚草木。是以神瞽鼓琴而清風南來、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舜作五絃之琴、鼓南風而天下大治、伏羲始造離徽之琴、以通神明之貺、而以合天人之和也。聲樂感通之妙如此、可以易言乎哉。此古之人所以左琴右書、無故則不徹也。此孔子之所以學琴於師襄也。

三十一歲、己卯、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也。孔子適周、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或曰、既適周、必適衛。按周衛俱在今河南、河南近陝西、陝西右秦地也。孔子遊周衛時、亦嘗至秦之境界。通鑑前編、濂氏通紀俱以是年爲三十歲適周。

賓按、家語問禮訪樂俱在一時。蓋弘乃資中人、今四川成都府資縣是也。周敬王時爲大夫。又據春秋左傳、魯定公四年、衛侯使祝鮀問於周大夫萇弘、欲令蔡先衛歃之事、則弘之

仕周無疑矣。故孔子適周而問樂問禮，俱在一年也。家語其、可信乎。

又按、老子、楚之苦縣人。一云苦作芒。今屬亳州。或曰、老萊子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即老聃也。註記禮者曰、孔子吾聞諸老聃云、非著五千言之老聃也。二說皆誤。蓋老萊子別是一人、五千餘言之老聃即孔子問禮之人也。

是年、孔子至周、歷郊社天地之所、考明堂朝諸侯之則、察宗廟朝廷之度。觀明堂四門之墉。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周公抱成王負斧扆之圖、徘徊望之。

是年、又入周后稷廟。即周太廟也。見廟之右階前有金人、三緘其口、與背上之銘、顧謂弟子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是年、孔子觀周桓公廟中之欹器、以水灌之、中則正、滿則覆、於是告弟子以持盈之道。

賞按、家語、淮南子云觀於魯廟欹器。愚謂韓詩外傳、劉向說苑皆云觀於周廟者爲是。不然、何杜預謂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及漢末衰亂、器不復存歟。

又按、孔庭纂要以此事載於孔子四十六歲。愚謂孔子魯人也、豈有四十六歲方入魯廟、嘗不知宥卮爲何器而後問歟。故今移於此。

是年、周史官也。伯常騫問道。

是年秋閏八月、齊豹殺衛靈公之兄公孟縶、又殺宗魯。孔子弟子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以魯食姦受亂、止琴張之弔。事見春秋左傳。

是年冬、鄭子產有疾、閱數月而卒。仲尼聞其卒、悲之出涕、言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事見左傳。

賞按、魯、鄭二國地之相去不爲近矣。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觀此、則孔子年二十七、母服既闋之後、五十未仕魯之前、亦嘗周流列國矣。使非周流、則子產於是年已卒矣、又將何時適鄭而與之友厚邪。

是年、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夫子以秦繆公能霸之故、說其所言。反齊後、遣使來聘、遂適齊。

賞按、孔子適齊、嘗主於晏子之家。至魯定公十年晏子卒後、孔子之至齊者亦罕、豈以爲主者不皆晏子乎。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即是可以觀孔子無苟主之義矣。

是年十二月、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有贊美虞人爲志士勇士、守道守官之言。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三十歲。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夫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闕里志以

是年爲三十歲。孔子自謂三十而立。

三十二歲。庚辰、周景王二十四年、魯昭公二十一年也。孔子自齊反魯。孔子自毋喪既除之後、周遊列國、傳學無方、友天下之士、論千古之世、於是道彌尊矣、弟子之信從者衆。

孔庭纂要、歷聘紀年、闕里志、皆以此年爲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遂適齊。

闕里志云、按序說在三十五歲、今作三十一、當以序說爲正。賞曰、據禮記、孔子塟母之時、門人後。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孔子止弟子琴張之弔、則是孔子二十四五歲、已有門人從事矣、固不待三十餘歲而後然也。又據家語、史記、謂子路、曾晳、顏無繇之徒、止少孔子數歲、則其遊於聖門也、意者皆在此年之先、但不知的在何年爾。

二十三歲。辛巳、周景王二十五年、魯昭公二十二年也。孔子在魯。

孔庭纂要、闕里志、皆以是年爲三十二歲。孔子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

三十四歲。壬午、周敬王元年、魯昭公二十三年也。是時孔子連年在魯。立教則以文行忠信、雅言則詩書執禮、罕言則性與天道。自行束脩以上者、未嘗無誨。凡有鄙夫問於我者、必扣其兩端而竭焉。因材而篤、隨病而藥。故及門受業者、各有成就。

孔庭纂要、闕里志、以是年爲三十三歲。孔子在齊、景公舍於外館。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夫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音僖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三十五歲。癸未、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也。孔子在魯。歷聘紀年、闕里志、孔庭纂要、年譜、俱以是年爲三十四歲。適周、訪樂於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周史伯常騫問道、孔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不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夫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誡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誡、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拔去也。將尋用也。斧何。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

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誡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闕里志云，按歷聘紀年，訪樂事在三十四歲，或爲三十九，非也。

是年，孟懿子兄弟來師孔子。先是，昭公七年三月，昭公如楚，孟僖子（即仲孫貜。音腳。）以不能相禮爲病，乃講學之。至是年二月，孟僖子將卒，誡其嗣孟懿子（即仲孫何忌。）、南宮敬叔（即仲孫說，字南容。孟懿子之兄也。）曰，孔丘，聖人之後。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謂孔子之先祖弗父何，爲成湯聖人之後，乃以其位讓於弟厲公，而不繼世爲宋君，後世必有通達至道之人出焉。）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與。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二子請命於昭公，來師孔子而學禮樂。

贊曰，君子之居喪也，三年不爲禮樂。釐子卒時，二子即來師孔子，而學禮樂焉，孔子亦不非之，何哉。蓋講習討論，謂之學；躬自行之，謂之爲。孔子之於二子，特與講論其禮樂耳，未嘗使之自行其禮，自作其樂，而遽忘乎哀戚也。昔劉氏謂孔子之要經也，乃帶經而嗜學。古之人亦有居喪而讀禮者，其此講學之謂與。

又按家語作二子除父僖子之喪，至定公即位初年，二子告於定公，而後學禮於孔子，誤矣。

是時，南容謹於言行，孔子以其兄女妻之。

三十六歲。甲申，周敬王三年，魯昭公二十五年也。是年，孔子在魯。及因魯三家共攻昭公之亂，乃復適齊。蓋季平子意如與郈昭伯以鬭雞故得罪於魯昭公，公帥師擊平子，平子與孟孫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于齊。九月己亥，公次于陽州，齊景公唁公于野井，以過禮相見，孔子聞之曰，其禮與其辭從，可觀矣已。

是年，齊景公取魯之鄆邑以居昭公。

歷聘紀年以是年爲三十五歲，適齊，留七年，又去適周。

朱子序說、闕里志、年譜以是年爲三十五歲，自魯適周，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也。老聃曰，子惡乎求之哉。曰，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聃曰，子惡乎求之。曰，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聃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君；使道而可以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其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

立、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孔子退。無何、復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他日又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蝱噆膚、則通夕不寐矣。君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物植固有立矣。君子欲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爲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曰、今月宴閒、敢問至道。老聃曰、夫道窅然難言哉、將與汝言其涯畧。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其來無跡、其往無涯、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明、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歟。君歸而求之於其身、則道不遠矣。孔子歸、子貢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歸哉。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飛者吾可以矰、游者吾可以綸、走者吾可以網。至於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雲氣而上天、吾所不能測也。今見老聃、其猶龍乎。文何老聃矣。

闕里志云、按序說、適周見老聃在三十五歲、或爲三十八、非也。

增修孔庭纂要世譜俱以是年爲三十五歲。自衛反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竪子、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無以私己。夫子乃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贊曰、或云孔子十五而志學、三十一而適周問禮。夫自十五至三十一、是十有七年也。今觀求度數五年、求陰陽十二年之說、合之凡一十七年、則三十一而適周也、益可信矣。

三十七歲。乙酉、周敬王四年、魯昭公二十六年也。孔子在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

先是、二十五年秋七月、魯上辛大雩、季辛又雩。齊亦大旱。是年

乙酉春，齊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告以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

是年，與齊太師語樂，聞舜韶音，三月不知肉味。

闕里志：以是年爲三十六歲，在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問政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之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孔子三十六歲。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魯昭公，公帥師擊平子，平子與孟叔孫三家共攻公。公師敗，奔齊，如晉，處昭公乾侯。頃之，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等事，俱載於是年。

嘗按：語齊太師樂，不見於經傳，或亦不外於論語所載語魯太師者爾。

又按：平子攻公，乃昭公二十五年事也。如晉，次于乾侯，乃昭公二十九年事也。纂要俱載於二十六年，謬矣。

三十八歲。丙戌，周敬王五年，魯昭公二十七年也。孔子自齊歸魯。是年，吳季札使齊，其子死焉，葬於嬴博之間。齊二邑名。其坎不至於泉，而得淺深之宜。其斂隨死者所衣，寒暑之服。其墳土爲壙下，則僅足以掩坎。上則纔至於可隱，皆儉制也。既封之後，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以示陰之歸，且號者三，而曰：壽夭得於有生之初，命也。魂氣散於既死之後，無不之也。愁傷離坎，再言魂之無所不之，而契其魂之隨已以歸焉。是季子不惟適旅塋之節，而又且通幽明之故。孔子往觀其塋，而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乎。禮記註曰：不直曰季子之合禮，而必加其乎疑詞者，蓋季子乃隨時處中之道，衡其有無而不盡拘乎禮者也。

闕里志：以是年爲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于上國，季子之子死，孔子往觀其塋，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先孟僖子將卒，囑南宮敬叔并仲孫何忌曰：孔子聖人之後，二子必師而學禮樂焉。及卒，二子請命於昭公，來師孔子。孔子謂曰：吾聞周有老聃，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吾將問之。今往矣。二子歸，告於昭公曰：孔子將適周，願君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遂賜孔子車一乘，馬二疋，及侍御者。敬叔與孔

子俱適周。

賞按季札、吳王壽夢幼子也。壽夢以魯襄公十二年卒、斯時札年十五六、已能讓國矣。至襄公二十九年來聘于魯、孔子年甫九歲、猶未與之遊也。昭公二十七年夏、吳因楚平王之卒、欲乘其喪而伐之、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吳於水鄉故以齊魯晉爲上國。其子死焉。孔子往觀其葬、斯時孔子年三十有八、而季札亦六十有餘矣。其與之遊也、或在此際乎。及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之、斯時九十有餘歲、而後卒。孔子嘗異時、乃爲之題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夫徐君已死、季子則解劍而懸之於塚。季子已卒、孔子則題墓而樹之於碑。彼一聖一賢、皆不以死而背其初心、其善與人交而久要不忘也、有如此夫。

又按敬叔與孔子俱適周之事、容或有之。若曰是年二子歸告於昭公、以乘資之、則非矣。蓋以車馬賜夫子、或在先年、是年昭公寄寓於齊、二子何爲而歸告乎。且闕里志三十四歲曰適周、三十五歲曰適周、三十七歲又曰適周、四十歲又曰適周。夫適周可也、何數數然以訪問老聃爲言乎。

三十九歲。丁亥、周敬王六年、魯昭公二十八年也。孔子在魯、後適齊。

是年、孔子聞晉魏舒爲政、舉賈辛十人以爲縣、謂之忠義。

四十歲。戊子、周敬王七年、魯昭公二十九年也。是年孔子在齊。○是年顏回生。○是年、魯昭公如晉、次于乾侯。

增修孔庭纂要以是年爲三十九歲、孔子在魯。

四十一歲。己丑、周敬王八年、魯昭公之三十年也。孔子在齊。是年冬、晉趙鞅荀寅賦鐵著鼎、而著范宣子所爲之刑書。孔子以晉爲失度。

闕里志以是年爲四十歲。子曰、四十而不惑。是時將去周、老聃送之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云云。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而道彌尊矣。

四十二歲。庚寅、周敬王九年、魯昭公三十一年也。是年十二月、昭公薨于乾侯。○是年、孔子在齊、已留七年。弟子高柴、青州人、公冶長、皆從之游。其後孔子以己女妻長。○一云是年孔子至今徐州春秋宋地觀呂梁之水、即今呂梁洪也。因而至吳、又從而遊越。今浙江紹興會稽等府縣、皆越地也。

四十三歲。辛卯、周敬王十年、魯昭公三十二年也。是年孔子自齊歸魯。景公將封孔子以尼谿之田、晏嬰謂孔子之學、累世不能殫、孔子之禮、當年不能究、景公惑之、不果封焉。異日、又語羣臣以待孔子之禮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接淅而行、自齊歸魯。

闕里志以是年爲四十二歲。魯昭公薨、定公立。歷聘紀年以

四十二歲反魯。○增修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四十二歲。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仲尼曰、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嵎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吳客曰、善哉聖人。

嘗按孔子在齊最久、前後與晏平仲處者八年、又稱其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至是沮尼谿之封者、豈亦忌孔聖之見用、而亂己之位、形己之短歟。

又按歷聘紀年載孔子自三十五歲、因魯亂而適齊、留七年、又去適周。自周後至齊、至四十八歲、然後反魯、則是在齊有一十四年矣。圖譜載孔子三十五歲、昭公爲季平子所逐、孔子以魯爲亂邦而不居、遂適齊。至四十七歲、平子死、桓子立、魯亂既定、始自齊反魯、是在齊有一十三年矣。愚謂齊魯二國、相去亦近、其往來於父母之邦、居止不定、以避其亂、則或有之。若曰在齊一十三四年而後反、恐未可必也。

四十四歲。壬辰、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也。孔子在魯。

是年、定公六月始卽位、季平子專廢立而陪臣執國政。故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有或人奚其不爲政之疑。惟修詩書禮樂以敎弟子。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如衛人端木賜、蔡人石作蜀、陳人公良孺、蔡人漆雕開之類、皆來自遠方者也。

增修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四十三歲、在陳。

闕里志年譜俱以是年爲四十三歲、在陳。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有飛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2]、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愼氏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矢[3]。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金櫝。于時皆稱孔子之聖。

李氏西涯曰(諱東陽、長沙人)、楛矢事、史記在五十六歲後、六十歲前。今在此、不知何據。

四十五歲。癸巳、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也。孔子在魯。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四十四歲、在魯。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

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夫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貫曰：纂要以陽虎執桓子之事，載於孔子四十四歲，非也。此年平子未卒，桓子未立。

四十六歲，甲午，周敬王十三年，魯定公三年也。孔子在魯。

四十七歲，乙未，周敬王十四年，魯定公四年也。孔子在魯。是年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魯仲孫何忌問禮於孔子。孔子告以其禮如世子之冠，于是有冠頌。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曰：吾聞有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四十八歲，丙申，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也。孔子在魯。

是年夏六月，季平子卒，孔子往弔，入門而左，從客也。桓子欲用璠璵以斂，孔子曰：送死者而以寶玉，欲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乃止。

貫按：家語云：孔子爲中都宰，聞桓子將以璠音煩璵音餘斂平子，歷階而救焉。夫徑庭而趨，歷階而上，非禮也，雖曰救過之急，孔子亦不爲也。且孔子此時亦未宰中都。或曰：既未爲宰，何以往弔？愚曰：孔子嘗爲平子之委吏、乘田，則其卒也，亦宜弔之矣。

是年平子卒，平子之子季孫斯嗣立，即季桓子也。平子卒時，桓子嬖臣曰仲梁懷，不許陽虎以璠璵斂平子，欲改步改玉，遂與陽虎有隙。其秋九月，陽虎執懷，桓子怒虎，因囚桓子，與盟而後釋之。自是以後，虎益尊恣。孔子見陽虎之專，桓子之囚，有感而言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又曰：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又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按論語集註以此爲皆定公時語，是也。

是年季桓子穿井於費，獲羊而言狗，以試孔子之博物。于是孔子有羵羊土怪之答。說者曰：羊去野外而拘於土缶，象季氏拘於家臣。是歲陽虎囚季桓子。

纂要以羵羊事載於四十二歲，非也。彼時桓子猶未嗣立也。

闕里志以是年爲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季平子卒，桓子嗣立，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

使問孔子、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群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群神主故謂之神。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云云。見前。

增脩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僞、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四十九歲。丁酉、周敬王十六年、魯定公六年也。孔子在魯。是時陽貨欲令孔子來見己、孔子不往、乃瞯亡而饋蒸豚、孔子亦瞯亡往拜、遇諸塗而不避。

闕里志以是年爲四十八歲、遷司空。

闕里志註云、按史記爲司空在三十歲以前、此作四十八、朱子序說以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當以序說爲正。

實按、先儒謂陽貨之欲見孔子、不過欲助己爲亂耳。愚謂陽貨豈不知孔子之爲大聖、而不肯助己爲亂哉、其所以欲見聖人而諷使速仕者、蓋欲倚重於聖人、而曰我之爲政能招來乎天下之大聖大賢、雖聖人亦不以己之專政爲非也。厥當時之人無所容其議焉耳。是故蔡京用事而召龜山、秦檜專恣而薦康侯。小人之借君子以文奸也、皆若是而已。彼豈知聖人之出處自有權衡尺度、而不墮於小人之計哉。

又按、陽貨瞰亡、小人之行事也。君子豈得效之、先正謂一往一來、其禮相稱。愚謂非特欲其相稱也、蓋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者禮也。孔子不往則違先王之禮、固不可也。往拜則墮小人之計、亦不可也。故其應物之權自當如此、非有意於相稱也。

又按圖譜謂孔子始爲乘田委吏在四十九、五十歲一二年之間、既無明文可據、而年譜謂爲司空在四十八歲、史記謂在三十歲以前、皆非確論。

五十歲。戊戌、周敬王十七年、魯定公七年也。孔子在魯。

五十一歲。己亥、周敬王十八年、魯定公八年也④。孔子在魯。是年、不狃即弗擾。不得意於季氏、與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據費邑以畔季氏非叛魯君也。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人物考以召孔孔子遂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之言。然亦卒不行。子在哀公五年。

莊子謂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而問道、曰甚矣、道之難行

也。

闕里志以是年爲五十歲。遷司寇、斷獄訟必平允詳。云、按歷聘紀年五十二爲司空司寇與此稍異、覽者詳之。

五十二歲。庚子、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九年也。孔子在魯。○先是定公八年己亥、陽虎欲去三桓、又劫叔孫武叔以代孟氏。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三桓聞之、與陽虎戰、虎敗而入於陽關。至是年夏六月、得虎所竊魯之寶玉大弓以歸。虎奔于齊、齊囚之。又逃奔于宋、而遂奔晉。孔子聞晉趙簡子受亂人、知趙氏之家世世有亂、自陽虎戰敗入關之後、季桓子始執國政、而孔子有見行可之仕矣。

是年、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之節、則強弱異任、長幼異食、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食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遊。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路無拾遺。制爲送死之節、四寸之棺、四寸之槨、因丘陵爲墳、庶人縣封、不封不樹。一年四方皆則之。按中都、魯下邑、今屬東平州。宰、邑長也。在春秋時、曰大夫、曰令、曰長、曰尹、皆即今之知縣也。

闕里志、孔庭纂要俱以是年爲五十一歲。由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夫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少正卯皆兼有之。此乃人之奸雄、既不可赦也。闕里志註云、素出家語、比此加詳。按序說及史記、誅少正卯在五十六、與此不同、當以序說史記爲正。

大明一統志謂定公九年、孔子宰於中都。史記謂公山不狃之召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爲中都之前、是矣。若云在爲宰之後、則孔子既尊用於魯君、又見信於季氏、乃欲舍魯背季而赴不狃之召、豈理也哉、豈人情也哉。

五十三歲。辛丑、周敬王二十年、魯定公十年也。是年、孔子由中都宰遷魯司空、別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性、而使物生得宜。先是、定公元年、昭公嘗欲伐季平子、不克、出奔而薨於乾侯。喪至、將祔葬於闕。闕乃魯羣公之墓宅所在也。平子惡昭公、欲隔絕其兆域、乃葬昭公於先君墓道之南、使不得近先君之墓。至孔子爲司空時、謂平子之子季桓子曰、臣無貶君之義。于是爲溝於昭公之墓外、使與先公合墓焉。

嘗按左傳以合墓爲司寇時事、家語以此爲司空時事。蓋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以此爲司空時事者、是也。若司寇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矣。恐於治水土、營國邑、陵墓之事無預也。

是年、孔子正其祭器、不以四方難繼之物供簿正、以變魯人獵較之習。

貫曰：昔人以正祭器任爲宗由特非也。夫以四方之食供於祀者，魯之舊制也。欲更張其制，必立乎人之本朝者而後可爲也。乘田一小吏耳，敢更張乎哉。故以簿書祭器之正載於爲司空之時者爲是。

是年孔子由司空又進司寇。先時定公四五年，來侵齊侵鄭而齊之讐報者無寧歲。至是孔子用魯，先通隣好。春三月，及齊平。夏乃爲好會於夾谷。於是齊感魯國之信義，來歸鄆、讙、龜陰之侵田。

闕里志增脩孔庭纂要，晉以是年爲五十二歲。齊大夫犂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往時，夫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諸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夫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夫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讙、龜陰之田以謝過。闕里志訛云家語加詳。

歷聘紀年以五十二歲爲魯司空、司寇。

貫按：晁氏云：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愚謂孔子十三年未嘗適齊也。若果有之，必是定公十年孔子爲聘於齊，以通隣好。故論語軼事有記孔子爲聘於鄰國之禮。

又按：蘇氏云：來歸者，非我求之也。齊人感夫子之義而自來歸田。德之悅服人心也久矣。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效順，所不可能也。此脩誠之至，崇德之事，感於其人之天。譬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觀此則夾谷之會與侵田之歸，皆出於二國平和、禮讓相信之後。所謂欲以兵刼魯侯、孔子請命有司加法等語，似失之矣。

又按：先儒謂田之來歸於君，與聖人無預焉。果如其說，是春秋自書其功也。

方麓王樵曰：不然。公會齊侯于祝其，孔丘相。乃其實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亦是實事。左氏言萊人以兵刼魯侯，雖不可

信然、孔子使茲無還請田、又郈舜孚、不可謂皆妄也。其後來歸鄆、讙、龜陰田、豈可謂不預吾聖人之事乎。當時實有此事、春秋惡得不書。書之、爲魯史、非自以爲功也。如其有功、雖直敍其事、又何嫌也。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是歲齊晏嬰卒。自嬰卒後、孔子之至齊者亦罕。

賓按、朱子論語註云、孔子爲魯司寇時、以原思爲宰。昔人又謂孔子仕魯時、使子華適齊。適問於高昭子。又云、代弔於晏嬰。于是冉子爲其母請粟。據此二說、則原思之見用、子華之使齊、皆不出於定公十年、十一、十二年之內也。

五十四歲。壬寅、周敬王二十一年、魯定公十一年也。孔子爲魯大司寇。其初國人謗之曰、麛裘而鞸、投之無戾。鞸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是不敢飲羊。公慎氏妻淫不制、及是出其妻。慎潰氏奢侈踰法、及是越境而徙。粥六畜者飾僞以儲價、及是市牛馬者不豫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於塗、耕者遜畔、行者遜跡、道不拾遺。男尚忠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於是國人有衮章甫之誦。

孔庭纂要、闕里志皆以是年爲五十三歲。爲大司寇、國人謗之曰、麛裘而鞸、投之無戾。鞸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致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粥六畜者飾僞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粥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於塗、耕者遜畔、行者遜路、道不拾遺。男尚忠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

賓按、孔子爲司寇時、魯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而不辯、決其子罪。季孫斯欲殺之。韓詩說苑俱作季康子欲殺之、誤矣。蓋哀公三年季孫斯卒、康子始爲大夫。夫子曰、未可殺也。上有道、是人無矣。其父聞之、而請止其訟。夫子赦之。噫、父子相訟、不義之尤也。夫子不歸咎於民、而自咎其上之無道。卒使訟者感化而請止其訟。君子之洽小人、其厚有如此哉。夫子嘗曰、必也使無訟乎。此亦可以觀使民無訟之一端也。他日曾子之告陽膚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所謂哀矜者、有反己失道之誠、大畏斯民之志、非特存恤刑之仁而已。曾子之言、其得夫子之意者乎。

五十五歲。癸卯、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也。是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朝政。七日而誅亂政之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三月而魯國大治。按魯世家以此年誅少正卯。是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請損三家之過制。乃使仲由爲季子宰、帥師將墮三都。于是叔孫州仇帥師先墮

（歟也。）郈、季孫斯、仲孫何忌遂帥師墮費。叔孫輒以庶子無寵於叔孫氏，乃與不狃以費再畔，而襲三家。孔子以魯公與三家（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奔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敗北，而輒與不狃奔齊。孟氏將墮郕，時公歛處父為郕宰，謂郕近於齊，無郕則孟氏無保障，而齊人必至於北門矣。孟氏惑於斯言，乃不肯墮。十二月，定公圍成，弗克。

孔庭纂要：以是年為五十四歲。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三家，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將墮郕，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郕，齊人必至於北門。且郕，孟氏之保障，無郕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郕，弗克。（闕里志比此甚略。）

費按：三家之城三都，以為食邑者，先時將以自利也。及魯昭公十三年，南蒯據費以畔；定公初年，侯犯據郈以叛；定公九年，弗擾又以費叛。叛者相繼，是豈三家之利哉。三家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悅其言，遂欲墮之。及孔子攝相，乃是言於定公，請損三家之過制，乃使仲由為季氏宰，帥師毀三都，毀其百雉之城，省其甲兵之衆。即此而觀，則知孔子之墮三都，亦因三家惡宰吏之數叛，乘其機而為之也。其云家不當藏甲，邑不當有城池之固者，亦惟據先王之禮制，順天理言之，而適有以動乎季氏之心，故三家自欲墮三邑也。使當時不因其機而遽告定公，請損三家之邑，則三家必將驚駭而心不服矣，事豈能以有濟哉。朱子曰：孔子之墮郈亦因其機而為之。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斯言得之矣。或曰：費郈固因夫子之言而墮矣，何成之不肯墮邪。曰：欲損三家之過制，以強公室者，夫子之本心也。因其機而導之者，夫子之術智也。當時夫子見信於季孫，季孫悅夫子之言，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歛處父次第喚醒三家，故不肯墮成矣。朱子語錄曰：三家孟氏最弱，叔孫、季孫為強。強者墮之而弱反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斯言得之矣。雖然，三苗逆命而有崇弗降，舜文班師而脩德，終亦未嘗不格也。使聖人得志而終用於魯，則必潛消默化，將有不俟兵革而自墮者矣。惜乎魯受女樂而用之不終，圍成之後，孔子不踰時而即去，故聖人之化不行，而公室之威徒褻也。噫。

是年，子路始用於魯，為季氏宰。

是年，孔子薦閔子為上卿，然未聞魯以卿召之也。

賞曰程子謂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觀此則是閔子未嘗仕季氏也。及考太音琴譜謂孔子嘗薦閔子騫為上卿家語又謂閔子騫為費宰孔子告之以德法御民之具此事如果有之則孔子之薦必在於為魯司寇之日而季桓子費宰之召或有感於孔子之言乎。程子之說意者止據論語辭季氏之使為費宰而云爾未及詳季氏為康子而非桓子歟。

五十六歲。甲辰、周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十三年也。孔子在魯、與聞國政、政成化行。齊人聞而懼焉、乃用黎彌之計、選國內美女文馬以遺魯君。季桓子微服往觀、乃語魯君為周徧道路之遊、因出觀女樂若不為女樂專往者。遂受之、三日不聽國政。孔子諫之不用、乃嘆曰吾為大夫、豈可坐觀其政亂民困邪。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蓋不忍遽行以彰君相受女樂之過也。美女能舞康樂故曰女樂。孔子從而祭、魯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因此微過不脫冕而行。行之時、作猗蘭之操、正孟春時也。宿於屯南。在魯師已送之。孔子又歌彼婦之歌。師已反以實告於桓子。桓子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孔子行、遂適衛。按蔡要諸書皆以膰肉不至孔子行在此年、惟朱子入於定公十四年。○司馬光曰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諫不用乃嘆曰吾為大夫豈可坐視其政亂民困邪。故去之它國。

孔庭纂要、闕里志皆以是年為五十五歲、在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夫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行、宿於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賞按舊說季桓子欲受女樂之時、孔子亦嘗諫止之、桓子不聽、孔子乃望魯之龜山而作龜山之操以永歎。嗟乎、孔子一言大夫之過制也、而遂墮三都之城。再言顓臾之不可伐也、而遂寢季氏之誅。至於女樂之受則不能諫止之、吾于是而

知淫聲艷色比之貨利，尤足以惑人，而爲人情之所易溺，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此貴德者所以必先遠色，而爲邦者所以欲放鄭聲遠之。放之，則不爲其所溺矣。

是年，去魯適衛。時冉有爲之御車。孔子有衛民庶矣之嘆。衛靈公聞孔子至，喜而郊迎。孔子至衛，主於子路妻兄顔讎由家。顔即濁鄒也。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粟祿也。六萬，六萬斗，非六萬石也。致粟亦如其數。夫靈公於孔子接遇以禮如此，于是孔子於衛有際可之仕矣。

是年，孔子去魯之後，太師摯、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擊磬襄，皆因孔子之去而散之四方。亞飯氏、三飯氏、四飯氏、少師氏，蓋子孫以官爲氏也。先是孔子爲魯司寇時，正師摯掌在官之初。孔子以周衰樂廢，故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由是音樂既正，而洋洋盈耳。至定公十三年，季桓子受齊女樂之饋，魯之君臣惑於淫聲而怠於政事，雅樂無所用，而樂官皆失其職矣。乃因孔子之去魯，遂散之四方，以避亂。及後孔子晚年自衛反魯，見魯益衰，而古樂之不復聞矣，乃追憶當時師摯在官之初，樂之美盛而嘆之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於是刪詩理樂，以垂憲於世焉。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貫按：張子云：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據張子此言，則樂官之去在於孔子自衛反魯之後。嚴嘗考師摯、師襄等傳，皆云定公十三年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去魯，于是摯適齊，干適楚，繚適蔡，缺適秦，方叔入河，武入漢中，陽、襄入海島。攷列傳所云，則樂官之去實在孔子去魯適衛之時。朱子註論語，有取於張子之歸功孔子，故未暇詳其年月耳。蓋樂官之所以散去者，以其失職也。所以失職而去者，以其識樂之正也。所以識樂之正者，以吾孔子正樂之功也。夫孔子一仕於魯也，語太師以正樂之道，而五音六律之克諧者，即有洋洋盈耳之盛。孔子一去乎魯也，故人心以去亂之機，而伶人賤工之識樂者，即有逾河蹈海之明。聖人俄頃功化之助如此。張子豈欺我哉。

又按：師摯即師乙也。嘗語子貢以聲歌之所宜。見礼記。師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嘗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琴者，士君子常御之樂也。由是而觀二子之所養，則二子亦賢人而隱於下位者也。當時孔子爲司寇之時，羣賢爲之類聚，而音樂爲之美盛。此固聖作物覩之期，雲龍風虎之從，而魯亦駸駸乎有一變至道之機矣。惜乎女樂一受，而聖賢繼去，使大成之樂絕響於魯廷也。

或有問於予曰子何以決孔子之行在於十三年乎予應之曰愚以春秋而決之耳定公十有三年春秋書曰夏築蛇淵囿夫盛夏耘耔農事方殷而役民以興苑囿使孔子爲政安有此非時勤民之舉乎廬陵李氏曰築囿奉已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已服強都已墮國家閑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爲政時愚故以孔子之行在於十三年也○或者又曰孔子之去魯朱紫陽以爲在十四年矣先儒又以定公十三年大蒐于比蒲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皆以爲孔子之事何休又謂十四年是歲無冬者乃齊人饋女樂令聖人去故不書冬以貶之歷觀數說皆以孔子之去在於十四年與十五年也子何以爲十三年乎予曰天王不遠千里而賜宜社之肉於魯者蓋因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親望國耳若孔子以膰肉不至而行亦已久矣歸脤之時孔子豈復在魯哉且大蒐天子之禮五年而一舉者也以諸侯大夫而僭天子之禮又數數而蒐之非孔子之爲政也至於是年無冬者乃書時而偶脫冬之一字耳抑孔子筆削之時尚有冬字其後門人以次傳錄者遂至遺脫皆未可知也聖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不書乎何休牽合之說昔賢已辯之悉矣若夫朱紫陽所云則因襲司馬遷之史記耳孔子之行在於十三年又何疑哉。

是年或譖孔子於靈公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夫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過匡匡人圍之蓋陽虎嘗暴於匡孔子弟子顏彪史記作顏刻。昔與虎俱攻鈌此地今彪既爲孔子僕御而孔子之狀貌又類陽虎匡人簡子以爲虎也率甲士拘圍五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路欲下闘孔子止之命子路彈琴以歌而自和之曲三終甲者進曰吾初以爲魯之陽虎也遂解圍圍既解顏淵在後而至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是時回年已十八矣去匡即蒲月餘⑥史記顏淵三十二而卒卒年在於孔子七十一歲則知此時已十八歲矣。

五十七歲乙巳周敬王二十四年魯定公十四年也孔子自蒲反衛主蘧伯玉家。

是年彌子瑕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是年王孫賈有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之說以諷孔子之阿附於己孔子以爲不然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是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靈公夫人南子宋女也求見孔子孔子入門北面稽首而拜之夫人在絺帷中再拜爲禮子路不悅孔子有天厭之誓辭。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五十六歲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粟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夫子於衛靈

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夫。子恐獲罪焉、居十月、自衛至曹、自曹至宋。

闕里志以是年爲五十六歲。適衛、自衛至曹、自曹至宋。

歷聘紀年、是年五十六歲、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遂適衛。去衛適匡、匡人圍之。過蒲、復反衛。去衛過曹、適宋。司馬魋欲害之、去宋適鄭。（闕里志、莊云、歷聘紀年、是歲所載、與年譜大同小異、覽者詳之。）

嘗按、子見南子、先儒謂有大享、夫人則出見於賓、小君至大夫則亦迎而執贄。是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夫禮者、理也、乃天秩之自然、天理之所宜也。故南子之欲見孔子、雖其慕聖之心、然亦理也。孔子之見南子、雖出於南子之求見、然亦天理之當見也。愚嘗有言曰、子見南子者、聖人之分量也。子路不悅者、賢人之分量也。蓋聖人一身道全德備、渾是天理。理有可見、自率理而往見之、何計其孰爲善、孰爲惡、孰爲男、孰爲女乎。雖彼有不善、又安能以浼己乎。吾故曰、孔子之見南子、聖人之分量也。子路之不悅者、蓋自大賢以下、道德未全、而天理未純、使輕於其身以見之、竊恐其見惡人也、未必能化惡而爲善、秖反以自汚耳。故吾謂可見者、孰若不見、猶可以不汚其身也。子路以己之大賢疑聖人、而惟恐聖人之見浼、所以不悅耳。吾故曰、子路之不悅者、賢人之分量也。雖然、聖人不可以易學、吾人當學子路可也。後世若魯男子之不納隣婦、顏叔子之令女秉燭、關雲長之於劉妃秉燭以達旦、其以子路之不可而學聖人之可者乎。

又按、南子知賢者不爲冥冥惰行矣、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泆、知孔子之聖、而求見矣、卒不能使靈公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爲難、知人非難、用人爲難也。

是年、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其所爲、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遂去衛適曹。曹人不答、乃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即向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遂微服而去宋。去之時、弟子欲速其行、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去宋適鄭、鄭人姑布子卿有纍纍若喪家之狗之譏。（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有纍然不得志之貌。）子貢以實告、孔子以爲然。

五十八歲、丙午、周敬王二十五年、魯定公十五年也。孔子去鄭。

是年去宋之後、桓魋之弟司馬牛見孔子而問君子。孔子告之以不憂不懼。見子夏而憂無兄弟、子夏述孔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言以寬其憂。夫死生富貴既有天命、則知兄弟之有亡、亦在天命矣。（闕譜以過宋微服等事、載在哀公十二年。）

是年、孔子去鄭適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因以爲陳侯周臣。時陳侯已嗣立七年矣。（周又名越、即湣公也。）

孔庭纂要、闕里志以是年爲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蓋孔子貌類陽虎、虎嘗暴於匡、因此圍之、五日。夫子絃歌不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既而甲者進曰、吾初以爲陽虎也。遂解圍。五日以下一云子畏急、弟子懼、使從者爲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去即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

歷聘紀年、是歲爲五十七歲。自鄭適陳、留三年。

賞按、孟子云、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主於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則過宋適陳之事、在去衛之時可證矣。年表既曰定公十四年至陳、而又曰哀公三年過宋、與孟子文異。愚謂孟子去孔子時甚近、其傳聞必眞也。

是年、子貢始用於魯。

是年春、邾隱公名益。來朝於魯。子貢謂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驕也。魯公受玉卑、其容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皆失朝會之禮。二君將有死亡之禍。魯君爲主、其先亡乎。是年夏五月、定公薨於高寢。至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二君未如子貢之言。孔子恐子貢過於自信而易言、欲抑之、乃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

是年、孔子在陳、聞定公薨訃、乃反魯而弔之。

是年、陳司敗有魯君知禮乎之問、孔子然之、而有君子亦黨之譏。司敗此段宜移在哀公十二年吳孟子卒與五月吳使太宰嚭請尋盟之後。

賞按、反魯弔之事、說見圖譜。蓋禮爲舊君有服之義也。夫孔子之仕於定公也、其去魯之日、雖無追反之意、先於其所往之禮、然亦嘗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矣。稱行相事、其恩遇亦可謂隆矣。豈有聞舊君之喪而不弔且服者乎。且孔子於平子之卒、猶往弔之。於昭公之墓、猶欲合之、況定公之與己使事猶有素乎。圖譜之說、可謂得聖人之心者矣。

是年、孔子歸魯、與門人講學。自是顏淵仲弓問仁、問爲邦、子問喪、子張問行、子游子夏問孝、問禮、與子路從射於矍圃、樊遲從遊於舞雩、子路顏淵侍、而有各言爾志之問、由求點赤侍坐、而有知爾何以之問、閔子由賜侍側、而有由也不得其死之戒。孟武伯師事孔子、問由求赤也之仁、而孔子有可使治賦爲宰與賓客言之答。及曾子三省之類、皆在此年以後、而月日之的、則無所考徵矣。

五十九歲。丁未、周敬王二十六年、魯哀公元年也。孔子在魯。

是年、吳夫差伐越、敗越王勾踐於夫椒、以報父讐。按春秋魯定公十四年、越勾踐敗吳於檇李、射殺吳王闔閭。子夫差立、三年而報勾踐殺父之讐。勾踐以甲楯五千棲于會稽、得骨節專車。專擅也。骨一節、其長擅車也。吳使使至魯問仲尼、仲尼答以爲夏禹時防風氏之骨。

賞按、史記以骨節專車之事載於定公五年。夫定公五年夏、

止有越王入吳，吳未伐越也。至定公十四年，吳闔閭雖興師伐越，然五月內爲越所敗，卽重創而死，亦未嘗至會稽也。墮會稽乃在哀公元年吳夫差伐越之時，則骨節之得，必在此時，而遣使來問，亦在此時無疑矣。

是年，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詳見論語。）

按鶴林玉露云：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惟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孔子，而孔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矣。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

六十歲。戊申，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也。孔子自魯適晉而不果，又適衛。（一云自衛適晉。序說西見趙簡子，蓋魯在東、趙在西也。若自衛適晉，則當云北見矣。序說爲是。）

是年，晉趙簡子（名鞅。）攻范、中行氏，伐中牟。趙氏家臣佛肸爲中牟宰，以中牟叛。（此河北之中牟，非衛之中牟也。至哀公五年，晉趙鞅惡衛之黨范氏、中行氏，以帥師伐衛，遂圍衛之中牟邑。此方是衛國之中牟也。）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止其行。孔子有磨不磷、涅不緇、吾豈匏瓜焉能繫而不食之言，然亦不果往焉。

潘氏通紀亦以佛肸召子欲往載於是年，史記亦然。

是年，衛靈公在位四十二年，老而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闕里志以是年爲五十九歲，適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人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不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庭纂要相同。）

賞曰：南子亦女中之聰慧者也。其聞聖人之名久矣，未見聖若弗克見者，恒情也。孔子前後至衛，已四五年矣，豈有至此年而後求見者乎？志與纂要所載，吾不能無惑焉。

闕里志云：公欲伐蒲，問孔子：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乃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居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招搖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曹人不答，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將要殺之，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歷聘紀年以是年爲五十九歲。是歲自衛適晉，臨河，復反衛，如陳，留一年。（闕里志注云：今按志之下文，適晉在六十二歲，而史記在六十歲以前，史記爲是。）

是年，孔子與弟子擊磬于衛，荷蕢過門而聞之，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鄙孔子之不知止。

是年、靈公問兵陳。(音陣)孔子對以未學軍旅之事。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見禮貌衰、遂行。(孟子曰、孔子於衛靈公際可之仕。蓋言接遇之間有禮色也。論語曰、其次辟色。正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之謂。)

賁按、舊以靈公問陳孔子明日遂行、載於哀公三年、非也。哀公二年、春秋書曰、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若謂事在三年、則靈公之卒已踰一載。孔子因兵陳之問、蜚鴈之視而去衛、如陳。其說皆不得通矣。

是年、孔子去衛、往陳。先是、陳自哀公元年以來、被吳王夫差侵伐、取其三邑。至是孔子至陳、兵戈方息、外無上下之交。暴露而居於棘落之下、(棘落地名。或曰、棘落九月之時。)絶糧七日、從者餒病、莫能興起。孔子愈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明日免於厄。孔子欲之蔡。適遇蔡昭公爲楚昭王所逼、遷於州來。時哀公二年十月也。蔡亂如此、亦無上下之交矣。蓋孔子之周遊列國也、或傳食於諸侯、或寄食於公卿大夫、或禮食於賢人弟子。餓糧之發、未必盡出於己也。若上下無所交際、則未免於厄矣。故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孔子知弟子有愠色、乃召子路、子貢、顏淵而語。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顏淵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允矣回之言也。

賁按、遷史世家謂在陳絶糧、在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發徒圍孔子于野之時。朱子曰、當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安敢圍之。遂刪去其事。愚謂若果陳人圍之、則楚昭王來軍於城父、爲救陳也。人有德於我、我顧背其德而距其所聘之賢聖焉。其情順邪、逆邪。吾恐其愚者所不爲也。若果蔡人圍之、則前日蔡大夫公孫翩惟恐蔡侯之背楚而歸吳也、嘗射殺之矣。豈肯至此而遽易其初心邪。況昭王是時又率重兵而臨境邪。觀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而不曰遇陳人、蔡人之害焉、則其絶糧之由昭然明矣。夫孔子之見圍於匡也、則曰、匡人其如予何。見害於宋也、則曰、桓魋其於予何。果見圍於陳蔡也、則孔子之自言與門弟子之述論語也、何無一言及於陳蔡大夫之謀邪。夫論語、孟子、經傳也。遷史之世家、史也。與其信史、孰若信經信傳之爲愈乎。故絶糧事據論語書於去衛之時。

又按、孔子厄於陳蔡、一則曰、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一則曰、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一則曰、君子脩德立道、不爲窮困而改節。一則曰、君子能脩其道、而不必其能容。及其脫難也、又曰、與二三子之激憤厲志、始於陳蔡之間。絶無陳蔡大夫謀危乎丘之一言、可見非陳蔡圍之矣。

是年夏四月、衛靈公卒。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輒拒之、不得入。當時皆謂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之、而問

於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以爲君子居是邦不可非共㤅。入而以伯夷叔齊何人爲問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去声也。

貲按圖譜以爲衛君之疑載在哀公十一年非也。十一年冉有仕魯不在衛載在此年者爲是。

又按蒯聵雖得罪於父而靈公無廢之之命則猶爲世子而有社稷之鎮也。輒雖當立而靈公亦無立之之命則宜辭爵位而爲避父之舉也。顧乃利其位而拒父焉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深罪之也。况肯爲之乎。冉有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當立矣。故疑夫子助之。謂夫子亦以輒爲當立否也非疑其助輒拒父也。

校記

①作：按文意當作「卒」。
②音武：當作「昔武王」，見《史記·孔子世家》。下條同。
③肅矢：當作「肅慎矢」。
④魯公：當作「魯定公」。
⑤亡食：當作「七十」，見《禮記·王制》。
⑥「月餘」下疑脱「反衛」二字，參見後文。
⑦良：疑當作「及」。

孔聖全書評訂歷年事蹟二大卷之

六十一歲。己酉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三年也。孔子在陳。聞魯廟燔、曰災必桓釐廟乎。已而果然。陳侯曰、何以知之。孔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釐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

按、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則非禮矣。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天火之災、而知其加於桓僖也。

增脩孔廟纂要以是年爲六十歲。在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樹。夫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夫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産、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夫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以上闕里志亦同。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於吳。吳敗越王句踐於會稽。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之。夫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去陳。

嘗聞諸昔人云、魋欲殺孔子者、以孔子死欲速朽之說、譏其爲生墓時作石槨也。故欲殺之、斯言恐非、大抵向魋惡孔子在宋、聚徒習禮於大樹下耳。

是年有隼鷙鳥也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孔子以此矢爲肅慎氏之矢。家語國語作孔子答惠公、此作答湣公之問、若爲是。

是年秋七月、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可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

嘗按史記謂是年季康子已召冉有歸矣。若果召歸、及哀公六年孔子陳蔡之厄、史記又謂冉有與難、豈有仕魯之後、棄蔡日政、從孔子而適蔡邪。觀此則絶糧之厄在於是年之前也、益可徵矣。

是年孔子之孫孔伋生。時伯魚亦四十一歲矣。或曰、周敬王三十七年戊午、伯魚卒。時子思始生、孔子卒時子思方五歲也。孔孟圖譜以爲生於伯魚未卒之前、若爲是。

按、舊以子思嘗述事仲尼觀此信然。

六十二歲。庚戌周敬王二十九年魯哀公四年也。孔子在葉。是

年春、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先是蔡昭公於魯哀公二年、已畏楚而遷於州來。在今壽州。一統志、上蔡古蔡國、武王封弟叔於蔡、成王封其子蔡仲即此。新蔡古呂國之邑名、春秋時蔡平侯徙都於此、故曰新蔡。國朝皆屬河南汝寧府。至是蔡大夫公孫翩又恐其遷於吳、乃射殺昭公。孔子自陳至蔡、適遇其亂、於是乃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史記作政在來遠附邇。又以子證父之攘羊為直躬、孔子以父子相隱為不直之直。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以葉公可與有言、故在葉獨久。

貫曰、危邦不入、孔子何依依於陳蔡間歟。噫、此豈衆人之所能測哉。蓋聖人造物之心、猶之天然、苟可與焉、削弱非所計也。其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之心、可想見矣。若夫危邦不入之言、乃為未至於聖者立則耳。聖人體道之大權、則不可執是以議之也。

歷聘紀年、闕里志皆以是年為六十一歲、自陳適蔡。

增脩孔庭纂要以是年為六十一歲、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夫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相從夫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夫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夫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乃不伐蒲。

貫曰、靈公於哀公二年四月已卒、至此甫三年矣。孔子伐蒲之答、若果有之、必不在此年也。愚故以纂要諸書不可盡信。

是年子貢為楚信陽令、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無奪無伐、無暴無盜。楚之用子貢者、葉公薦之於子西、子西薦之於昭王而用之也。至子西沮孔子書社之封、昭王在城父既卒之後、子貢亦不久而隨孔子以行矣。

六十三歲。壬子、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五年也。孔子在葉、又在衛。

闕里志以是年六十二歲在衛。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叛、置鼎於庭、不與己者烹之、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纂要無此段。會簡子使人來聘、西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得志而殺之。夫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

類也。況人乎哉。於是回車息鄹鄉，作鄹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凰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孔庭纂要。六十二歲，在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夫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云云至其樂只且。遂反乎衛，主蘧伯玉家。

歷聘紀年。是歲自蔡如葉，去葉反蔡。

是年去葉反於蔡，忘其津焉。濟渡之處，見長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問津焉。沮溺不告以津處，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有子見夫子之問。丈人責其不分植五穀而從師遠遊。止宿之。明日，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復往，則先去之，以滅其跡。子路於是述夫子之意，以曉丈人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必在丈人之家，或與二子言也。

賞按沮溺丈人，大明一統志以為葉人，是也。朱子以為蔡人，吳氏以為楚人，蓋爲當時葉蔡俱服楚，故以為楚人亦是。

是年，又反衛。自葉至今衛輝府，僅五百里。趙簡子使人來聘孔子。孔子將見簡子，至於河，黃河也。水出崑崙山。而聞竇鳴犢、舜華二大夫之死也。乃臨河而歎。子貢曰：何謂也。孔子曰：君子惡傷其類也。乃弗濟河，回車而息於衛之陬鄉，作為鄹操以哀之。一云槃操。命之曰臨河操。又云將歸操。自是適衛，又主蘧伯玉家。

賞按舊以簡子之召孔子入晉，藏在哀公五年。趙簡子乃殺舜華竇。哀公二年，舜華竇尚未殺也。孔子胡為而有臨河之歎哉。

先是，范中行氏於魯定公十三年伐趙氏之宮，其後不克，已而奔朝歌。至是年，奔齊。子路聞之，因問孔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失位曰亡。若二子之死則在孔子後也。于是孔子有尊賢不能用，賤不肖不能去之答。

是年，蔡成侯嗣立。秋九月，齊景公卒。孔子聞之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六十四歲，壬子，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六年也。孔子自陳適楚。

闕里志以是年為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孔子既見陳侯，與登

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吏、遂罷。孔子自陳如蔡、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又問孔子於子路、既而反蔡、有沮溺耦耕、丈人荷蓧等事。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過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時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是歲吳伐陳、楚昭王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之於野。從者病莫能興、有答子路慍見之語。孔子又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於是使子貢之楚見昭王、自城父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①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

同前。夫子自陳還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夫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夫子於子路、子路不對。既而還乎蔡。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夫子、宰我曰、云云、子無以此爲也。

同前。時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問

之。夫子曰、此鳥名商羊。同前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問之。夫子曰、此萍實也。同前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夫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來聘夫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夫子於野、不得行、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夫子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也、人之不我行也。夫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夫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去②貶焉。夫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夫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以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又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來迎、然後得免。昭王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楚令尹子西曰、同前昭王乃止。於是自楚反乎衛。

歷聘紀年云、是歲適衛、留五年。

是年孔子與陳侯有陵陽臺之登。

是年孔子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夫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可往否也。然則夫子之往荊楚、意者子夏諸子謂其可往、而後往之耳。

是年、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有夫子無用此車之答。

是年楚昭王渡江、得一物、群臣莫能識、遣使來問孔子、有萍實之答。

是年春、吳王夫差復來伐陳。陳告急於楚。楚昭王即來救陳、軍於城父。地名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孔子適楚時、楚狂陸通接輿而有鳳兮之歌。孔子下車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孔子至楚、昭王將封以書社之地。令尹子西不可、昭王乃止。

貫按、史記云、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朱子以爲恐

無七百里之理。小司馬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必立社、則七百里者、七百社而二萬七千五百家也。惠謂昭王欲封孔子以一百里之地、觀子西曰、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非楚之福。蓋言孔子得百里之地、亦如文武、足以朝諸侯而王天下也。其爲百里無疑矣。

又按孔子作春秋、惓惓於尊周室以正君臣之大義、外夷狄以正華夏之大防。乃若吳楚皆夷狄之君也、何孔子獨不夷之、而身入其國歟。噫、作春秋者、示天下有不可犯之分、垂世立教之典也、義之盡也。入吳楚者、視天下無不可化之人、萬物一體之心也、仁之至也。孔子嘗欲居九夷、而又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夫以夷狄猶不忍棄之、吾于是而知孔子之聖、眞天地父母之爲量矣。

是年、冉有爲季氏宰。先是、孫追憶父桓子可召仲尼之命、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子貢送冉有、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求被召歸、後遂爲季氏宰。於是孔子亦不久而歸魯矣。

是年秋七月、昭王有疾、庚寅卒於城父軍中。續目[illegible]賞曰、城父、春秋陳之邑、名夷。漢城父縣、屬沛郡。隋爲亳州、元廢爲村、有孔子文廟碑存焉。故城在鳳陽府亳縣東南七十里。孔子因昭王卒、乃自楚反衞。自葉如蔡、自蔡如陳。孔子因道不行於天下、在陳歎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乃於是年冬、自陳反乎魯。

六十五歲。癸丑、周敬王三十二年、魯哀公七年也。孔子在魯。

闕里志以是年爲六十四歲、在衞。時蒯聵與子輒爭國、子路有衞君待子爲政之問、孔子有必也正名乎等語。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六十四歲。衞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夫子弟子多仕於衞、衞君欲得夫子爲政。

是年、季康子有仲由求賜可使從政也與之問。孔子以由也果、求也藝、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答之。

是年、季子然自多其家得臣由求二子、因有可爲大臣之問。孔子以爲具臣、而又許二子之節、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自是以後、子路薦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

是年、季康子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賞曰、閔子於季桓子費宰之召則欲應之、至於季康子之召則固辭之、何哉。蓋閔子以聖人爲依歸者也。孔子於桓子有見行可之仕、故閔子亦欲應費宰之召耳。若康子之不能用聖人、聖人之不肯仕於康子、則閔子之所親睹也、顧肯違聖人之所爲而與之爲臣邪。

是年、子貢仕魯。吳與魯會于鄫。徵百牢。牢具一百也。吳太宰嚭召康子、康子使子貢往、子贛同。與貢對以周禮、而吳止百牢之徵。是時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其後子聞之、有君子不多之說。

六十六歲。甲寅、周敬王三十三年、魯哀公八年也。孔子在魯。是年、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於孔子、孔子以道之將廢命也答之。由是子路亦去魯適衛、為孔文子邑宰。六十七歲。乙卯、周敬王三十四年、魯哀公九年也。孔子在魯。是年亓官氏夫人卒。伯魚母也。

闕里志、纂要年譜皆以是年為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

六十八歲。丙辰、周敬王三十五年、魯哀公十年也。孔子在魯。是年、伯魚母死、朞年而猶哭。

孔庭纂要、闕里志皆以是年為六十七歲、伯魚母死、朞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噫、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賞曰、按禮記、伯魚母死、朞而猶哭、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噫、斯言也、乃記禮者誤於孔氏之三世出妻、而附會其說、遂謂伯魚為孔子之後、而其母既出、故於出母無服無禫、而期可以無哭、此孔子所以止其哀泣也。然子觀等子對楚昭王曰、孔子妻不服采、妾不衣帛。夫敦朴為先。此固孔子刑于寡妻之化、而亓官氏之賢亦可知矣。且觀其有待妾焉、則其無所妬忌而能逮下也又可知矣。將以何失而出之邪。夫伯魚之母既未見出、則其卒也有服有禫、而期可以哭矣、何以謂之甚也。知父母之喪、痛疾之情、人所自致、伯魚朞而猶哭、正親喪固所以自盡也。聖人教人以孝、而顧欲使之除哀邪。甚矣、記禮者之附會也。

是時孔子弟子如子路、高柴之類、多仕於衛、孔文子又薦引之。衛君欲得孔子為政、於是孔子自魯適衛。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竟不仕衛、而惟就公養之禮焉。故曰、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賞按、孟子謂孔子於衛孝公、公養之仕。朱子謂考春秋史記皆無之、而疑孝公為出公輒。及考四書人物考、本朝薛應旂著。謂衛人雖無知、豈得以拒父者諡之為孝。故以孝公為公子郢、而孔子受郢之公養焉。則曰、當時列國之人、如魏公子無忌、孟嘗君田文之類、皆好養士、則郢之公養疑或有之。但郢之祿食亦出於衛君之所賜也。公養於郢、亦猶公養於衛君也。雖曰受輒之養、亦何嫌耶。或者又曰、輒之父子爭立、孔子既以為不仁矣、食輒之食、孔子又知其非義矣、而豈肯受其養哉。殊不知公養之粟無常數者也、君所以待士之禮也。孟子嘗曰、[illegible]之粟則受之、受之何義

世。君之於衹也固周之。旼夫周之亦可受也。斯孔子受之矣。

嘗曰、孔子之所謂正名者、豈先儒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之說哉。夫人既信用乎我、我已委質爲臣、乃從而廢之、更立一君焉、於順理③邪逆、乖殊。不知孔子之所謂正名者、意以輒果用我、必感之以誠、諭之以理、諷之以情、使其遜位而逆父以立焉、則名正言順、而事可成矣。是則孔子正名之意也。惟其意在於此、故猶受其公養之禮、以俟其可與有爲、何如耳。及觀其終不可與有爲焉、此仕輒之所以不成也。彼立郢之說、吾恐非正名之本意矣。

本朝王陽明曰、仁。名守　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郎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眞切如此、蒯聵豈不感動底豫。蒯聵既還、輒乃致國請戮、聵已見化於子、又有孔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而必欲致國於父。聵與群臣百姓、亦將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必欲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聵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是年、孔子過衛、舊館人之喪、脫驂以賻之。

是年、孔子適衛、過蒲、三稱其善。先是哀公八年、子路去、齊適衛、爲孔文子邑宰、至是治蒲已三年矣。

六十九歲。丁巳、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也。孔子自衛反魯。

孔庭纂要、闕里志以是年爲六十八歲。在衛、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如何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閒之則可矣。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夫子。夫子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歎、涕泗潺湲。然魯終不能用、夫

子亦不求仕。是時周室微，禮樂廢，詩書缺，乃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

歷聘紀年。六十八歲，魯以幣迎孔子，孔子自衛歸魯。

是年，齊為鄎故，伐魯。魯及清。季孫使其宰冉求為將，帥帥左師。夏五月，與齊戰于郎。冉求用矛，入齊軍，克之，獲齊帥國書。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孔子。康子曰：我欲召孔子，可乎？對曰：欲召之，無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冉求又曰：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以告哀公，公從之。是年冬，衛大夫孔文子將攻太叔疾，以攻之之策問於仲尼，仲尼不對，命載而行。文子固留之。孔子將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于是作丘陵之歌。孔子既至，魯哀公館焉。公命坐，以席有儒服儒行之問。他日，哀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對曰：舉直錯枉。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黃按：孔子凡對哀公、康子問政、問禮、問舜冠、五常、大昏、五儀、性命、郊祀與九經之告，皆在歸魯數年之內。

是年，與齊戰于郎。時魯童汪踦與公叔禺人皆往鬬而死於敵。魯人以踦雖童子而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喪禮葬之。孔子善其稱禮之當。

是年，與齊戰。時孟孺子洩帥右師，先奔，齊人涉泗水，以逐魯師。孟之反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故孔子論其不伐功。

黃按：孔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下伐而費又北，其自道也，則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之能將也，則曰學之孔子。即此而觀，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兵凶戰危，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固非以兵為諱也。

是年，孔子過臧文仲暨武仲之墓，而有暑往寒來之歌。

是年，季康子（此季孫肥也，謚康。）使冉有訪問田賦之可否，孔子不言。

按：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孔子云丘亦足矣。蓋丘十六井也，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賦之常法也。安可許臣而又賦哉。

或曰孔子是年在衛，未歸魯之先，嘗遊於吳，有延陵季子之墓之題。此事雖未知的否，然亦可見孔子之未嘗終三年淹也。按越絕書：毗陵上湖中冢者，季子冢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

賞曰：孔子此時已老矣，似無遊吳之事。若果有之，豈所謂老於道，益而不倦，與天行健而不息之心與？抑豈聞季子之卒，不忘平生之交而往弔之歟？且題墓不在此時，則哀公十年以前，季子未死，哀公十一年以後，孔子在魯，將於何時而題之邪。

七十歲，戊午，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也。孔子在魯，時已致仕。

闕里志、孔庭纂要以是年為六十九歲，子伯魚卒。

是年以後，孔子雖已致仕，吉月必朝服而朝。

是年春，魯用田賦，孔子有冉求聚斂附益之責，其後又有季氏旅于泰山，汝弗能救之責。

是年，哀公設桃與黍，孔子以黍為五穀之長，先飯黍而後啖桃。

孔子自六十九歲歸魯之後，以詩書禮樂為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由是顏淵有夫子博文約禮之說，子貢有夫子性與天道之聞，曾參有吾道一貫之唯，達巷黨人有大哉孔子博學無所成名之稱。孔子既傳道於當時，欲垂憲於後世。

是年，乃追跡三代之禮，而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其序書傳也，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下至秦繆，凡五十九篇。其論書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而又敘及於湯武之政。刪古詩三千餘篇，按孔子七世祖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孔子刪詩，特僅存五篇，可見古詩本多。上采契稷，下述殷周，止存三百十一篇。內六篇如白華、華黍皆有聲無辭，故遷史云三百五篇。其理樂也，追嘆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于是以詩三百十篇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辭、說卦、文言。讀易之勤，韋編至於三絕。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韋，熟皮也。編，貫也。古者以竹為簡，以皮貫之而成策。今讀之，皮三次斷絕。又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是年夏五月，昭公夫人吳孟子卒。孔子已告老，而與弔，放絰而拜。

賞按：王氏云：是時季氏當國，孔子與弔，而季孫不絻，孔子亦放絰而拜。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孟子矣。應孟子之卒，孔子猶以為舊君之夫人而弔之。昭公之薨，孔子友魯而弔也，豈不信然哉。

哀公十一年冬，子路自衛從孔子反魯。及今年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又使門人為臣以治其喪。孔子時已

致仕無家臣治喪之禮。及病。必疾。誨子路曰。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是年拜受康子之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

是年孔子子伯魚卒。年五十。有棺而無椁。

是年五月。哀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鄫之盟。哀公不欲。使孔子弟子子貢對使者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信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吳從子貢之言。不果尋盟。

是年孔圉既死。謚曰文子。子貢聞之。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是年冬十二月。螽。季康子問其休咎。孔子以爲火伏在十月。而後蟄蟲盡閉。今猶九月。是以螽見。乃司曆者失閏之過也。

嘗按左傳此說。竊以爲未然。孔子作春秋。凡災異必書者。蓋以災非無因而致。書之於經。欲人君之愼所感耳。若曰無儆懼之意。止爲失閏而書焉。則如螽螟之類。一書再書足矣。何以屢書而不絕哉。設果再失其閏。則必春入於夏。夏入於秋。秋入於冬。而不成四時之令矣。當時周魯諸國。吾不知何以作人事而興百工也。孔子之春秋。雖非專爲治曆明時而作。然紀年序事。以垂憲萬世。豈有以九月螽而書之於十二月者哉。且康子因螽災而有此問。此正懼心之萌也。孔子答之。必將曰。螽爲穀災。厚取於民之效也。意者是年魯用田賦。賦煩役重。而戾氣應之乎。不然。必將曰。在人者以多寡爲患而不均。不和於其下。則在天者必陰陽失序。而不和不順於其上。此所以冬行秋令。而有此螽也。使因其問而歸過於司曆失閏者之所致。則將何以長康子善端之萌。而俾之恐懼脩省也哉。永嘉呂氏曰。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爲失閏之故。家氏曰。十二月螽。氣燠也。左氏所載。疑非聖人之言。斯說得之矣。

七十一歲。己未。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十三年也。孔子在魯。

孔庭纂要、闕里志以是年爲七十歲。在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夫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問政。夫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崇禮教。遠罪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不足以行此也。對曰。君入太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

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昃，諸侯子孫，來往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是年，哀公自作階，夫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問政，孔子有使民富且壽之對。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其詳見前。

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孔子因冉子退朝，問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孔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

嘗曰：冉子有政之對，乃是實言。蓋孔門師弟子之間，一誠相與，豈有虛偽。孔子謂其為私事者，但因季氏不以國政共議於公朝，故不然其言耳。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非以冉求之對為厖語也。

是年，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哭之甚慟。不許顏路請車以為槨。又責門人厚葬之不可。他日又嘆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他日哀公、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嘗按，王肅謂顏淵年數錯誤，家語載顏回少孔子三十歲。蓋顏淵死時，孔子年七十一，而伯魚卒時孔子且七十也。當作回少孔子四十歲，乃與孔子七十一歲相合。若云少三十歲，則回死之年，孔子方六十一也，而伯魚亦未嘗卒。觀論語鯉也死，有棺無槨之言，則回之死實在於鯉之後。先儒謂論語鯉死之言，乃孔子假設之詞。夫天親至愛，莫如父子。未死而預以死言之，豈人情也哉。

七十二歲。庚申，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孔子在魯。

孔庭纂要、年譜皆以是年為七十一歲。魯哀公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反袂拭面，涕泣漣洏，取之。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其文約，其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夫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是年春，哀公西狩大野。大野，今鉅野縣，在魯西，故云西狩。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子姓鉏名。獲獸，折其前左足，載以歸。眾莫之識。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五父之衢，使人告孔子。冉有曰：麕身而肉角，豈天

之妖乎。孔子聞其形狀、親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麟者聖人之瑞、夫子傷焉、蓋自感也。謂子貢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謂子游曰、子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爲泣麟之歌。叔孫聞之、然後取麟而歸。服虔曰、魯人取之、明麟爲仲尼至也。他日又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又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又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乃因魯史記作春秋、寓賞罰於褒貶、以正一王之法。上自隱公元年、下訖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而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蓋因所感因以此爲終也。是年九月春秋成、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家傳云、西狩所獲之麟、即吐玉書於闕里之麟也。至是七十餘年、角端所繫之繡紱猶存、孔子解紱而自傷。

貴按、公羊疏謂孔子受端門之戒、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成。公羊傳注疏曰、周史而言寶書者、寶者保也、以其可世世傳保以爲戒也。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路之屬、僅有十六、蓋極美可以訓世、極惡可以戒俗者、孔子則識之、餘皆棄而不錄也。或曰、孔子何不脩周史、以備天下之善惡歟。愚曰、孔子平生志欲行周公之道、而魯乃周公之後也、脩魯史則周公之道見於行事矣。是存魯史者、即所以存周史也。尊周公者、即所以尊周室也。故脩一魯史、而周禮盡在魯矣。舉一魯事、而天下之事從可知矣。是則孔子脩魯史、而不脩周史之意也。

又按穀梁傳序曰、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胡傳曰、簫韶九成、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據二氏所言、則春秋之作、在於獲麟之先。及按遷史與杜預左傳序云、直爲感麟而作、作起於獲麟、則文止於所起。家氏曰、夫子抱帝王之道、將以大援於斯世。今也轍環天下、迄無所遇、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正禮、將載其道以垂之後世、而麟應適至、獲而傷焉。夫子知道之終不行、然後脩春秋以明一王之法。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聖人不復有用世之意矣。故春秋之脩、獨後於五經、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林堯叟集解曰、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爲獲麟所感、乃作春秋、非是文成而致麟也。據四氏所言、則春秋之作、在於獲麟之後。愚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又爲之作傳、則其脩史之年月、必得其實。故以作經在獲麟之後者爲是。

又按、解紱自傷、此事雖若出於附會、然麟之爲聖人出、則天道昭然、有不可誣者。昔叔孫氏於獲麟時、猶知爲天道

夫子將亡之讖、則智出於叔孫之右者、又何疑乎。

是年六月、齊陳恒弑其君舒州。孔子時已致仕、齊戒沐浴、而請討於魯哀公、又尊公命而告於三子。

復齋曰、孔子請討陳恒、而魯之君臣不行其言、似乎無益。殊不知孔子之所以扶天綱振人紀者、在此一舉。蓋孔子請討之時、豈不知哀公之不得自專、而不能伐齊、三子之必沮其謀、而不欲伐齊哉。是時三子之無君、與陳恒等、孔子欲上悟哀公、下警三子、故爲此舉耳。使哀公聞此請而能悟其意、必將曰上失其道、斯見弑於下矣。于是察三家之擅國、思所以制之、而敢於奮然以有爲、起孔子而付以政、則其正君君臣臣之分、不難也。使三子聞此請而能警於心、必將曰魯小於齊、齊臣弑君、尚欲致討、吾三臣或如是、彼齊晉大國、肯置而不問乎。自是二年以後孔子卒、又十一年、哀公雖遜於越、而三子亦不敢肆然爲陳恒之賊弑者、未必非孔子此請之力也。是孔子之言、雖不得行、而其裨益於魯事者大矣。雖然、奚啻有裨於魯也、使天下萬世皆知君臣之大分不可以或干、而天地之常經不可以或亂者、皆吾孔子此請力也。豈曰無益之空言哉。

是年秋八月、孟懿子卒。孔子往弔。

是年、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手、與之永訣。

是年、孔子語曾子著孝經。

先聖自衛反魯之後、三年而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脩春秋。是時因著作既成、乃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黄玉、刻文。先聖跪而受之。一云春秋孝經成、孔子以此二經告備於天。

復齋曰、六經告備而虹降、或者以爲近誣。嘻、蒼頡制六書之字、而龍蛇爲之泣、淵宋藝祖開文學之端、而五星爲之聚奎、是皆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而下召物產之祥也。況孔子德配天地、而道合陰陽、六經之文、又所以明帝王之道、而洩天人之秘、闡鬼神之奥者也。則其北斗呈祥而赤虹化玉也、又何疑哉。

七十三歲。辛酉、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也。孔子在魯。

闕里志、孔庭纂要、皆以是年爲七十二歲、在魯。

是年、孔子嘆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是年、冉有子路見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詳見論語。

是年、子路死於衛。先是、子路仕衛、爲孔文子邑宰。及哀公十一年冬、子路從孔子、自衛反魯。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自是年春、復之衛、爲孔文子之子孔悝邑宰。按哀公十一年冬、孔子歸魯後、已而孔文子亦卒。至是年冬、閏十二月、蒯聵自

戚來攻出公輒、劫孔悝盟、子路結纓而死。孔悝之難、出公輒奔
魯、孔子聞子路爲衛人所醢、遂令覆其家醢、蓋痛子路之禍而
不忍食其似也。
是年、衛有蒯聵之亂、郭門之刖者、不敬季羔、刖足之怨、而使入
室以逃難。孔子聞之、謂子羔公以行法善於爲吏。
是時子路、顏淵、仲弓皆死、其餘弟子如宰我、子貢、子游、子夏等、
或仕於列國、或散於四方。孔子因追憶往事而歎曰、從我於陳
蔡者、皆不及門也。
七十四歲、壬戌、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也。孔子在魯。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七十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
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
乎。既歌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
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
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
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
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
没。乃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
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
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没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
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
一人、非名也。夫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喪畢、
相訣而去、則哭各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
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
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其塚、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
塚上。
闕里志年譜、七十三歲、孔子病、子貢請見。至子殆將死也。〇同前、
乃謂子貢曰、端門當有血書。子貢往候之、果有血書、云趨作
法、孔子没、周姬亡、彗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不滅。子
貢以告孔子、趨往觀之、化爲赤鳥飛去。蓋寢疾七日而没。魯
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日、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至毋自律。
〇同前、葬魯城北泗上、哀公十七年、立廟、置守廟人一百户。弟子
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於是弟子有
收藏孔子衣冠琴書、歛履至漢不絶。注云、已上出處事蹟、此
蓋序説撮事甚略、故用年譜易之。然年譜所載雜
詳、其間亦有可疑者、覽者當闕其所未信斯可也。志初以論語序次當之。
是年四月丁巳夜、孔子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陳奠之具、知其
爲將亡之凶徵也。明日戊午、孔子蚤作、反手卻後、曳杖而行、逍
遥於門、而有泰山梁木之歌。子貢來、遂語以昨暮坐奠之夢、因
自解夢奠之占云、今日明王不作、天下誰能尊己而使南面而生
於尊位乎。此必殯之兆也。夫徵之夢寐、感於世道、而知其將死、

聖人之知天命也如是。果寢疾七日而卒。卒於是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午時。

貴按：左傳作己丑日孔子卒。然是年四月乃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十一日。蓋己與乙文字相近，故誤書耳。昔昭公八年丁卯，經書冬十月壬午楚滅陳，可謂實錄矣。左傳乃謂十一月壬午滅陳。夫壬午在十月十八日，十一月無壬午也。觀左氏十一月書壬之訛，則乙丑之出於誤書也可知矣。

又按：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貴之。君臣崇其聖德，殊而異之也。

孔子沒，哀公誄之曰：嗚呼哀哉，尼父。孔子之喪，門人公西赤為志焉。以孔子聖人也，乃兼用三代之禮以尊榮之。其飾棺也，以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又設披繩以維持之。此用周制也。及其送葬也，乘車所建之旌旗，則刻繒以崇牙之飾，此用殷制也。綢（叨）盛旌旐之竿，而以素練（繒也）於杠首，則設八尺之旐，此用夏制也。以是年六月丁巳日（一云初九日丁巳。一云二十三日辛未。）葬孔子於魯城北泗水上，冢大一頃，弟子及魯人往從冢之左右而家者百餘室，因名曰孔里。哀公十七年，門人及孫伋始即其故宅作廟祀之。

貴曰：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古禮也。孔子嘗為大夫，四月卒而六月葬，則亦二月矣。

孔子之喪，門人始疑所服。子貢乃舉孔子所以喪淵、路者，以起其義曰：夫子生時，以子之喪處吾徒，既視吾徒以子矣。今夫子沒，吾徒烏可不以父視夫子乎。乃處之曰：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斬衰之服。于是門弟子弔奠之時，從葬之日，其服皆絰（謂弔服加麻也），出外而不免。（張載曰：入則絰，出則否者，喪常師之禮也。絰而出，特尊於孔子也。）心喪三年。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三年之間，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時至而哀，哀至而哭，充充瞿瞿，慨然廓然，無以異於倚廬之間，几筵之下也。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盡哀。唯子貢廬於冢側，凡六年然後去。（史記云：廬於冢上。曲禮云：適墓不登壟，豈有舍廬於冢上之理乎。凡六年者，合心喪廬墓之時而言之，前後共六年也。）

孔聖全書詳訂歷年事蹟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

事蹟圖譜序

古閩晉江王慎中譔

夫自堯舜以降、至於仲尼、其間迭興繼作、蓋不止一聖也。仲尼獨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天下莫不以爲師、何也。闕里作壇設科、以來四方之士、講習於二水之濱、後偕之周流四方、隨地而講、因講以擇士、至於從者三千而不以爲多、前此有之乎、未之有也。以爲不得位而可以如此、則舜嘗側微矣、禹之未興、臯陶之未舉、伊尹在畎畝、說築傅巖之野、固匹夫而有聖人之學者也、皆不知以此學聚四方之士、而與之共爲、至仲尼而始有之也。且非獨其門人子弟而後爲此學也、舉一世之人、莫不欲使之共學。故上則見其邦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進其凡民。如耦耕、荷篠之丈人、拏舟之漁父、闕黨互鄉之童子、皆有意焉。固非必人人之必能爲此學也、遇其邦君卿大夫而得一二人焉、而學明於上矣。遇其民之父兄子弟而得一二人焉、而學明於下矣。起發掖引之機、行於問聘交際之所、及溫良恭儉讓之所顯形、光輝充塞、時出之見、動洋溢之聲名、在鄉滿鄉、在國滿國。所接莫非人、則亦莫非學矣。其接莫非學、則其人亦莫非徒矣、非必三千之群乃爲共學之士也。其時上焉者雖有當年不能窮、累世不能殫之疑、下焉者雖有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栖栖爲佞之誚、而興起信從之風、默乎偏鼓於一世、又以俟乎百世之下之有興者。天地之常、人物之命、資以長存、而又明二儀之彝、截三光之鼎、臨五氣四時之推行、代序含生、皆翹首嘉萬品之倫、並育無害、至於今不廢、豈曰其微言傳諸其徒、大訓垂於六經之爲功哉。史遷之智、不足以知此、謂去來列國、皆以求仕、至奸七十二君而不用、始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而作春秋也。其所知如此、則所記事跡歲年之訛謬、烏足深論哉。後世傳習其說、以周流之跡、必於一遇其君、冀得一家一國之政而行之也。既無所遇、而後返在陳之歎、因道不行而思歸也。盍歸乎來之思、豈爲是哉。蓋求士於四方、未有過於在門狂簡之諸賢、而此學所託、以不泯者、不越於吾黨矣。仲尼所以卓出前世繼作之聖、而世爲天下師者、其道如此。當其時、未嘗一日不與人接、不暇有安暖之席、固以是爲易天下之道也。觀此圖者、以此意求之、則聖人之精神、庶幾潛心而可得。其與人好惡之端、遊世憂樂之術、尤可以悟其深矣。孟子學孔子者也、舍是亦將何以求之邪。

此序說孔子之周流在於講明聖學之道、以教化天下之人、而非專在於求仕、可謂深得聖人之心矣。

孔子事蹟圖譜論

浙會稽李本老辯

孔子生年、公羊穀梁以爲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史記以爲生於二十二年、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宋黃灝以其生從公穀之說、而其卒從史記、謂孔子當年七十四、其辯甚悉矣。一年上下、不足深辯、雖從史記可也。但史記所載孔子出處、多與經傳不合、不敢盡信焉。定公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孔子時年四十七。陽虎始以大夫執國命、故歸孔子豚、而曰大夫有賜於士。孔子往拜、相遇於塗、而有吾將仕矣之答。則其時孔子猶未仕也。仕於季桓子、孟子以爲見行可、而獵較爲兆、蓋當此後矣。獵較疑小官之事、其爲委吏乘田時之所爲歟。史記以爲委吏乘田、爲司空言、於昭公七年季武子卒、平子代立時。其年孔子方十七歲、以其有及長二字、故潘氏通紀據孔氏誌、以爲委吏言於二十歲時、爲乘田言於二十一歲時。然平子初年、未可言爲兆、且與孔子自言吾少也賤不合矣。其後適周訪道、如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宜必有之、未必南宮敬叔請於魯君而俱往也。其曰斥乎齊、逐乎宋、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尤不足信。夫宋、其先所出之國也。齊、衛、魯亦近孔子、必嘗往來焉。陳蔡近楚之國、豈宜輕往。時方爲文獻之求、如在魯而問官於郯子、適衛而學琴於師襄也。其年尚皆在三十前、未可以立言、必非求仕。况聖人以溫良恭儉讓之德、遊學之時、闇然尚絅、豈至遽遭斥逐哉。昭公二十五年、孔子時年三十五、以季平子逐昭公之亂、而適齊、是乃亂邦不居之義也。或因以點相昭公於齊歟。聞韶而有三月不知肉味之嘆、告景公而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言、當在此時矣。其所交者晏嬰也、故稱其善與人交、嬰賢臣也、觀其告景公遊觀之言、則固以先王之道尊其君者也。孔子非嬰無以通於景公、而謂嬰沮尼谿之封、必不然也。觀景公欲季孟之間待孔子、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其無志於治、爲可知。此孔子所以復歸魯歟。接淅而行、蓋在此時、而史記載於平子未卒之前。平子逆臣也、乃其當國、可謂亂邦、孔子必不遽反而居之也。或謂景公此時在位止四十三年、未可以言老、必至定公末年、始可以言老、則其時晏嬰已死、齊亂將作、其國豈可復往哉。獵較爲兆、當在定公七八年。何則、陽虎囚桓子在定公五年、叛平子後、而公山不狃、虎之黨也、其以費畔亦在此時。况其召孔子、而子路以爲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則謂孔子本無所遇也。然孔子欲往、而卒不往、豈以其不足有爲、而意在於仕魯乎。陽虎之遇孔子也、詰之以懷寶迷邦、好從事而亟失時、得非爲不赴公山之召而發乎。史記叙公山之叛於九年、則失實矣。已而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原思爲宰、子華使齊、蓋在此矣。是歲從公會于夾谷、而齊歸鄆讙龜陰之田、蓋孔子先有以通誠于景公焉。定公十二年、孔子時年五十

四其夏墮郈費、政化大行。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定公三日不朝、乃因膰肉不至而去。既去而圍成、不克。夫受女樂不朝者、定公也。而論語歸之季桓子、正見行道之兆在桓子。而自桓子嗣位二年以後、皆其用魯之日也。史記乃謂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齊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受女樂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適衛。夫孔子之爲司寇、孟子有是言也。其爲中都宰、爲司空、則雜記之言、不敢謂其必然。當時相事屬之三家、而季氏尤專制、豈孔子所得攝。少正卯既爲大夫、非季氏惡之、亦豈孔子所得誅。此前儒所謂後人憤孔子失職而過爲誇大之辭、史記不察而實以爲然爾。十四年孔子始去魯、十二年冬何以有圍成不服之謬舉邪。郈費之墮、意必仲孫何忌受學孔子、故爲之設謀以協於叔季二氏。觀墮郈則何忌助叔孫、墮費則何忌助季孫、其機皆在何忌也。女樂既受、孔子已踈、則叔季二家相比、不欲使孟氏獨存成、謀並墮之。故女樂之受在墮郈費之後、孔子之去在圍成之前。而魯世家載季桓子受女樂、孔子去於墮三都後、雖以爲十二年事、其大意亦失實矣。太師摯與其屬少師陽、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播鼗武、擊磬襄、諸賢並進、司魯之樂、疑孔子所選用也。故語太師以樂其可知。其入官之初、即能以關雎爲教、故有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之稱。自非聖人爲政、孰能以禮樂爲急、樂之一成皆得賢者以司之邪。孔子既去、太師遂知魯必日微、與其屬同時去國、亦可謂見幾而作矣。擊磬襄或以爲即師襄、孔子所嘗學琴者、爲魯人也。史記載學琴師襄於居衛之日、是又以爲衛人也。適衛之後、孔子年幾六十、安得有學琴師襄之事。潘氏通紀據歷聘紀年、移此於孔子年二十九時、豈師襄其時尚在衛而未仕於魯歟。自是孔子適衛矣。孔子既仕而適衛者三、此年主蘧伯玉。蘧伯玉與孔子同時、左傳於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奔齊時、載蘧伯玉拒孫林父之言、則已在顯位、至此又六十二年、何以又未致仕邪。左氏之說或誤傳歟。爲主之說、史記以爲主顏濁鄒、非也。顏濁鄒即顏讎由、乃出公輒時事。無與於靈公也。是時蘧伯玉之外、尚有史魚、仲叔圉、祝鮀、王孫賈多賢共政、民生有賴。故孔子入境而語冉有曰庶矣哉、謂其可以富而教也。故靈公雖無道、而孔子得因蘧伯玉以通焉。有讒於靈公者、居十月而去衛。過匡、匡人圍之、而顏淵相失在後、則顏淵必亦從焉。蓋惡其衆徒而講學也。史記以爲陽虎嘗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而拘焉。則陽虎去魯、即自齊奔晉、依趙簡子。簡子勢方強橫、匡人豈敢犯之。况陽虎聲勢氣燄、自與孔子不類、匡人何至惑於貌而誤其人邪。蓋欲解孔子非自取者、而不知橫逆之來、雖聖人有所難免也。由是而之宋、之杞、因以之鄭、皆便道也。之宋杞而知文獻之無徵、之鄭而知子

產之賢與其爲命之善。至河而將西見趙簡子、則必無此事。簡子時已叛君爲惡、非可與爲善者。豈特聞竇鳴犢舜華之殺而始廻輪哉。惟佛肸以中牟叛而召孔子、子路欲其不入、而告以堅不磷、白不緇之言、出於論語。中牟者、趙氏之邑、在漳水北、趙界之東鄙。趙世家注相州湯陽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卽其地、非滎陽之中牟也。其地近衛、蓋孔子已反於衛而召之也。欲往而卽不往者、豈亦察其不足以爲善乎。居衛久之、擊磬而荷蕢知其有心。蓋在於此時。靈公方逐世子蒯聵、夫人南子願見孔子、孔子見之。人但知入國有見小君之禮、而不知孔子微意、將啓其母子親愛之端、雖子路猶不能知、故不以見南子爲悅。然靈公卒不可悟、乃復歸魯。詩書禮樂於此刪定、而有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之言。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猶惓惓於衛、則復見靈公。蓋必在哀公初年矣。是時靈公將與齊伐晉、一見卽問陳焉。既非孔子所欲答、又俯視蜚鴈、色不在禮貌衰矣、明日遂行。而陳舜後也、將觀有虞氏之風焉、故往至陳。適陳疑必始於此耳。陳人不禮焉、至於絕糧、不久而卽之蔡。史記謂居陳三年、非也。蔡人不禮猶夫陳也。此孟子所謂厄於陳蔡無上下之交也。已而之葉。葉楚邑也。楚昭王時方望治、而葉公亦若可親就者、故過從焉。有葉公問子路不對、沮溺耦耕、丈人荷篠相遇等事。初在陳蔡從行者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宰我、子貢、冉有、子路、子游、子夏。及其在葉、則惟有子路與葉公、沮溺丈人問答、而他人無焉。豈諸子有先辭歸者邪。是時楚昭王使人聘孔子。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昭王欲封書社、未知其有無、但觀接輿之歌、孔子固嘗至楚地矣。非昭王聘之、必不輕往。及考子路問津於沮溺、與其失孔子而問於丈人、又非有使命召聘者、論語亦絕無與楚君臣問答之語、又似可疑。其謂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兵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信妄說也。朱子言是時陳蔡服從於楚、若楚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其說是已。若謂子貢至楚、則未可知。家語又載楚昭王渡江得萍實、使人問孔子、孔子知其爲吉祥、而子游問之、則似子游尚從在楚者。但其說甚陋、尤不足信。意者孔子止嘗至葉、而楚狂之歌、其亦在葉中所聞歟。居葉久之、蓋自葉反乎陳、未見可與共學者、故發歸與之嘆、而欲裁魯之狂士。此則自陳而歸魯矣。史記以爲孔子自楚反乎衛、孔子年六十三歲、而魯哀公六年也。則靈公已卒。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以其不喪、歸於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而不及蘧伯玉、則伯玉必已先死。出公輒代立、時子路從孔子在楚、未仕衛也。孰爲之其[illegible]之側、而再適衛邪。孔子既歸魯、與其門弟子講學、晚而喜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而哀公、康子相繼問政、意雖

惓惓而無有爲之志。叔孫武叔又惡而毀之。雖仲孫何忌頓學、未能離師轍而不反。卒爲習俗所牽。故魯卒莫能用孔子。而孔子亦不復仕焉。冉有先爲季氏宰。史記以爲哀公三年。季桓子卒。康子召冉求。理或然也。然觀孟懿子之子武伯問由求之仁。嘗在此後。而孔子告以由可治賦。求可爲宰。則似冉有子路此時猶未仕也。豈二子之爲季氏宰。其皆在孔子歸魯之後歟。冉有居衛日久。爲季氏聚歛。孔子以爲非吾徒。又季氏旅泰山。冉有不能救。孔子以泰山不如林放勵之。而季子然稱二子爲大臣。則孔子但以具臣許之。季氏將伐顓臾。二子不能正。孔子皆切責之。而責冉有尤備。則子路之宰季氏。與冉有同時無疑。而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必此時相因之事焉。史記謂子路爲季氏宰在墮三都時。蓋本左傳。其說非也。季康子問由賜求可使從政。而孔子許之。亦當在此。子路則承因公伯寮之愬。而適衛矣。宿于石門。意此時所經之道也。於是遂仕衛爲孔文子之邑宰。史記子路傳有子路爲蒲大夫之說。而家語亦載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三稱其善。意者蒲即孔氏之邑歟。不然。則前此子路無治蒲時也。史記謂爲孔悝之邑宰。考孔悝之代文子。當在哀公十一年世叔齊奔魯之後。世叔齊即大叔疾也。觀左傳載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則孔子其時在衛也。子路蓋當文子時已仕衛矣。意者由蒲宰爲孔氏家臣。而因文子以通孔子於出公。故孔子自蒲至衛。彌子欲使主己。子路以告。而孔子辭之。是時則主顏讎由。乃見文子。子路問衛君待子爲政。而孔子告之以正名。有由然也。但謂文子以攻太叔事訪仲尼。則疑非文子所爲。而命駕歸魯。亦不當在此時也。時冉有子貢從行。故亦有爲衛君之疑而入問。則冉有子貢皆不在魯矣。蓋哀公十一年。齊國書伐魯以後事也。當國書伐魯時。冉有循爲季氏宰。帥左師。以能用矛入齊軍。而孔子稱之曰義也。則適衛果不謂在後歟。孔子既見孔文子。孔文子當亦不久即卒。既諡而子貢有何以爲文之問。皆在衛時事也。然魯用田賦在哀公十二年正月。距世叔齊之奔不滿三月。而左傳載季孫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之說。橐皋之會在是年五月。相距亦不遠。而左傳載魯使子貢辭吳太宰嚭尋盟之說。則二子方從孔子在衛。而孔子則暴與巫馬期在陳。豈二子皆先歸在魯耶。而冉有之訪仲尼。則信誣矣。文子之卒。子路遂事孔悝。至哀公十五年。子路死於孔悝之難。初未嘗歸魯也。而左傳於哀公十四年春獲麟後。載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氏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而子路對以不能。則子路安得在魯耶。此亦傳聞之失實者也。夫孔子在魯不見用。在衛無所遭。所謂不悅於魯衛也。反而至宋。遭桓司馬向魋將要而殺之。夫向魋入曹叛宋。在哀公十四年五月。而

此則其在宋專恣之日也。史記序此於定公卒之歲、其時向魋猶未敢肆、肆亦必在疾奔宋之後。蓋疾之奔宋也、臣向魋納美珠焉。宋景公求珠於魋、不與、此魋之所以得罪為亂也、則正當子路仕孔悝之初矣。孔子微服過宋、不得已而適陳、以其有司城貞子在也。以司城貞子為主、臣陳侯周。陳侯周即陳湣公也。是時魯昭公夫人孟子卒、聞於諸侯、故陳司敗揖巫馬期而進、有君娶同姓之譏、而以孔子為黨。陳湣公後為楚所滅、豈不知其不足依哉、特以司城貞子之賢、庶幾有望焉。湣公卒不可與有為、則姑假其力以反魯耳。自陳至魯、其事宜在哀公十二年冬、孔子年六十九矣。其年孔鯉卒、明年孔子年七十、於禮致仕之年也。而顏淵死、顏路請車為槨、故孔子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為辭。冉伯牛有疾、蓋亦亡矣。弟子或為家臣、或為邑宰、或離散各處諸侯之國、往日從陳蔡諸賢、復不在矣、故歎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獲麟之年、孔子之七十一歲也。齊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請討、哀公使告三子、不可。於是春秋成、當哀公十六年、而孔子卒。從史記年七十三之說也。蓋孟子言時中之用、而以仕止久速明之、則孔子轍環之跡、正學者所宜盡心。史遷之智既不足以知德行、而採輯傳聞、文復悖而不詳、舛錯遺誤、多失其實。學者沿習而不致思、則於跡轍之間、尚為迷謬、又何以考跡觀用、而潛心於聖人哉。此予圖譜所由作、而不能已於辨也。後之欲潛心於聖人者、將必有考於是焉。

孔子事蹟圖譜

	周	魯	齊	晉	衛	宋	鄭	楚	陳	蔡
庚戌	周靈王二十一年	魯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史記世家敘孔子年歲多本左傳，生年今從左氏，與公羊、穀梁不同。	齊莊公三年	晉平公七年　初，獻公於十八年奔齊，當襄公之十四年也。左傳載蘧伯玉拒孫林父之言，則伯玉已在顯位，至孔子之生已越八年。記此備查考。	衛獻公二十六年	宋平公二十五年	鄭簡公十五年		陳哀公十八年	蔡景公四十一年
癸丑	周靈王二十四年	魯襄公二十五年　孔子四歲	齊莊公六年，為崔杼所弒，弟景公立。是歲左傳載晏嬰不死不亡、枕尸股而哭之事，則晏嬰亦在顯實。							
甲寅	周靈王二十五年	魯襄公二十六年　孔子五歲	齊景公元年							
丙申	周靈王二十七年崩。	魯襄公二十八年　孔子七歲								
丁巳	周景王元年	魯襄公二十九年　孔子八歲			衛獻公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					蔡景公四十九年，子靈公弒立。
戊午	周景王二年	魯襄公三十年　孔子九歲								蔡靈公元年
己未	周景王三年	魯襄公三十一年卒，子昭公立。孔子十歲								
庚申	周景王　年	魯昭公元年　孔子十一歲						楚郟敖四年卒，叔靈王立。		
辛酉	周景王五年	魯昭公二年　孔子十二歲						楚靈王元年		
癸亥	周景王七年	魯昭公四年　孔子十四歲　叔孫穆子豹卒，子昭子舍嗣。								
丙寅	周景王十年	魯昭公七年　孔子十七歲　季武子宿卒，子平子意如嗣。			衛襄公九年卒，子靈公立。					
周景王十一年	周景王十一年	魯昭公八年　孔子十八歲			衛靈公元年			楚靈王滅陳。	陳哀公三十五年卒。	

己巳

周景王十三年

魯昭公十年　孔子二十歲　衍氏通紀據孔氏譜以爲受史記於此年非也。是歲子鯉生，後字伯魚。

晉平公二十六年卒。子昭公立。

宋平公四十四年卒。子元公立。

庚午

周景王十四年

魯昭公十一年　孔子二十一歲　衍氏通紀據孔氏譜以爲乘田死於此年非也。

楚靈王誘殺蔡靈公。滅蔡，殺蔡世子有。

辛未

魯昭公十二年　孔子二十二歲

鄭簡公三十六年卒。子定公立。

壬申

魯昭公十三年　孔子二十三歲

楚靈王十二年，爲公子比所弑。公子棄疾殺比立，是爲平王。復封陳蔡，蔡平公廬、陳惠公吳。

癸酉

周景王十七年

魯昭公十四年　孔子二十四歲　按家語稱仲尼生三歲，父叔梁紇死。母顏氏之死，紀年在二十四歲，乃與父合葬於防，則孔子之母非徵在也。世家語從其說，叔[illegible]果其疑玄[illegible]。檀弓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既葬，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古不修墓。防墓之說，先儒多辯之。至於孔子年方二十四歲，德猶未立，豈傳學不教之時也，而即有門人則未有及者，聚亦記亂者之附會耳。己孫氏子功曰：二十四歲有門人，今以亦未有之說於孔子乎？雖以尚禮傳學不教讓也大也。

乙亥

周景王十九年

魯昭公十六年　孔子二十六歲

晉昭公六年卒。子頃公立。

丙子　周景王二十年　魯昭公十七年

孔子二十七歲。是歲郯子來朝，孔子見而問官，此出左傳。或曰適郯而問，非也，豈因家語有孔子之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之事，誤以爲問於此邪。

戊寅　周景王二十二年　魯昭公十九年

孔子二十九歲。衞氏通紀以適衞學琴師襄在此年。

己卯　周景王二十三年　魯昭公二十年

孔子三十歲。衞氏通紀據通鑑前編，以孟懿子、南宮适見孔子學禮，及南宮适言於魯君，與孔子俱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紀於此年。夫孔子三十以前，止是務學之時，必非求仕，且未宜多徒也。孟懿子爲孔子弟子，亦在昭公二十四年仲孫貜卒之日，不得於此而與南宮适從孔子學、若深求並得遂請於魯君而適周耶。然適周則在適必經宋及鄭、老聃鄭子產晉叔孫羽禪推管仕鄭定公之輔。子產卒於是年也、故至魯定公四年始卒、則竟孔子一生猶曾見之，而傳記皆不之及也。今世家以適宋適鄭繫於定公時者、衞之後、亦今未見其必然，姑不遑改云。

蔡平公八年、卒。弟悼公東國立。

辛巳　周景王二十四年　魯昭公二十二年

王崩。子猛立。

孔子三十二歲。

壬午　周敬王元年　魯昭公二十三年

孔子三十三歲。

蔡悼公二年、卒。弟昭公立。

癸未　周敬王二年　魯昭公二十四年

孔子三十四歲。孟僖子仲孫貜卒。子孟懿子仲孫何忌嗣。

蔡昭公元年

甲申　周敬王三年

魯昭公二十五年　孔子三十五歲　昭公爲季平子所逐，魯亂，孔子適齊。叔孫昭子會卒，子成子不敢嗣。

齊景公三十一年。齊莊公遇弑之年，景公即位，至此三十二年矣。景公取鄆邑以居昭公。

乙酉　周敬王四年

魯昭公二十六年　孔子三十六歲

宋元公十五年卒。子景公立。

楚平王十三年卒。子昭王立。

丁亥　周敬王六年

魯昭公二十八年　孔子三十八歲

鄭定公十六年卒。子獻公立。

戊子

魯昭公二十九年　孔子三十九歲　昭公如晉，次于乾侯。冬十月，鄆潰。

己丑

魯昭公三十年　孔子四十歲

晉頃公十四年卒。子定公立。

辛卯

魯昭公三十二年　孔子四十二歲　昭公卒于乾侯。魯國無君。明年六月，弟定公始立。

壬辰　周敬王十一年

魯定公元年　六月始即位　孔子四十三歲　通紀載陽虎專政，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於此年，非也。孔子是時在齊，不在魯。

孔子自昭公二十五年適齊以後，逾年在齊，書於史記。通紀於此年載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而孔子反魯，非也。

乙未　周敬王十四年

魯定公四年　孔子四十六歲

陳惠公二十四年卒。子懷公立。

蔡昭公十三年。時以吳子闔閭敗楚昭王之師於柏舉，蔡報楚累世之讎，庶幾能自勢矣。

丙申

周敬王十五年

魯定公五年

孔子四十七歲

六月，季平子意如卒，子桓子斯嗣。七月，叔孫成子不敢卒，子叔孫武叔州仇嗣。

孔子自齊反魯。陽虎專執國命，季平子既葬，虎囚桓子，而公山不狃為費宰、侯犯為郈宰、衛虎為成宰，各以邑叛。虎欲見孔子，孔子不往，召孔子，皆在此時，孔子猶未仕也。

齊景公四十三年

戊戌

周敬王十七年

魯定公七年

孔子四十九歲

孔子先為乘田，後為委吏，得無獵較之事，蓋為此於季桓子也，當在此一二年之間。

己亥

周敬王十八年

魯定公八年

孔子五十歲

魯從祀先公。此孔子仕魯為此，而孔正先公之祀也。陽虎惡之，故使盜竊寶玉大弓以據其邑，意此時孔子猶未為司寇也。

陳懷公四年卒。子湣公立，在位二十四年，為楚滅，在春秋後三年矣。

庚子

周敬王十九年

魯定公九年

孔子五十一歲

得寶玉大弓。此必孔子謀於仲孫何忌，處置得宜，而虎有以致歟。

左傳於此載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及伐陽關，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考之春秋，畧不一載，豈因虎行惡而既逋，其實缺略甚多。虎蓋不敢安於魯而遂往適齊耳，齊又方將通好於魯，故將執虎，而虎逃奔宋，遂適晉趙氏。趙氏聞其賢，為魯所惜，孔子用魯之效也。

鄭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立，在位三十七年，卒在春秋後十七年矣。

秦哀公三十六年卒。孔惠公立。自穆公十四年東師十三國，以霸西戎，自此以來，秦絕公以至哀公，俱閉關不出，以修內治，至孝公務修耕稼之政，而其後世卒併天下，蓋於此基焉。秦於孔子無所與，然仍四裔缺適秦者，本年。

辛丑

周敬王二十年

魯定公十年

孔子五十二歲，時為大司寇。春，魯及齊平。夏，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時魯與齊睦，而齊與鄭、衛為黨，四五年來使鄭侵衛，而齊亦報魯，無寧歲。至是孔子南自先適鄭，好敗及齊乎，而夾谷之會，兼有以致于齊矣。

齊景公四十八年

宋景公十七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桓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出奔陳。時魋但有寵於景公，獨為地所抶，未有權也。

癸卯　周敬王二十二年

魯定公十二年　孔子五十四歲。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夏，州仇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孔子政化大行，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定公三日不朝，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適衛。十二月，定公圍成，不克。世家謂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非也。是時子路未爲季氏宰，而三都之中，成實未嘗墮，郈費有闕，亦豈子路所能用其勇哉。

齊景公五十年

衛靈公三十年

甲辰　周敬王二十三年

魯定公十三年　孔子五十五歲。太師摯、少師陽、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播鼗武、擊磬襄，因孔子去魯而皆避去，適齊、適楚、適秦、適蔡，皆適於其國者也。當時齊景公、楚昭王頗強盛，而蔡昭公能遷避吳，秦惠公能開闢霸，皆可居之地，故往往焉。若入河、入漢、入海，皆長往而不返矣。

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觀魯所爲如此，則孔子見用時設施大不同矣。此可見孔子之一去魯也。

齊景公五十一年

晉定公十五年　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于晉。時荀寅、士吉射中行圍伐中牟，此佛肸所以不服鞅而叛歟。

衛靈公三十一年　孔子至衛，主蘧伯玉。世家謂主顏濁鄒，非也。又稱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論語所謂子畏于匡者也。曰適陳，亦非也。

楚昭王十九年

蔡昭侯二十年

秦惠公四年

乙巳 周敬王二十四年 魯定公十四年 孔子五十六歲

衛靈公三十九年
孔子自匡反衛、過蒲。蒲衛邑、當是過衛之道也。家語稱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三稱其善、而通紀載於是年、則子路方從孔子周流列國、故不悅於衛、見困於陳、不對于葉、問津于沮溺、非出仕之日也、而何暇於治蒲三年之久耶。及考史記子路仕衛、季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告以難治、則似子路將去衛事、而孔子善當爲魯司寇時也、於不用從而繫子路請行、歲月亦不覆矣。
世家又於孔子自衛至陳、去陳過蒲反衛之時、載蒲人要盟而劫衛靈公伐蒲之事、此大非孔子所爲、蓋疑其誣矣。要之子路治蒲之事當在出公輒時也。
衛世子蒯聵奔宋、孔子見靈公夫人南子、子路不說、或以爲南子即南蒯、然南蒯之叛在昭公十二年、則孔子年方二十二歲、孔子以應即見南蒯將焉用而子路豈應即傍孔子、得無責邪、其說非矣。
王孫賈媚竈之問、殆在此時。

丙午 周敬王二十五年 魯定公十五年 孔子五十七歲
夏五月定公卒、子哀公立。

孔子自衛反魯、定詩書禮樂、所謂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自與門人講學、弟子從游者日衆。顏淵、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子路、子游、子夏、子張、樊遲諸賢問仁、問孝、問喪、問禮、問士、問政、問行、問達、問爲邦、問學、鬼神之類、與夫子路從射于矍圃、樊遲從遊於舞雩等事、多在此後。今亦無以考其的日矣。

衛靈公四十年
孔子居衛久之、以靈公待遇以禮也、所謂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然不能用孔子、故因魯定公卒而歸魯、猶君有服定公喪、孔子必無不歸一朝之理。世家謂去衛適宋、適鄭、遂至陳、居陳三歲而復反衛、其適宋適鄭、理或有之、暫其所經之地、但不當敘于過匡後耳。若陳、不應此時持往、且非可居之國、必不久處三年也。世家敘此事、繁雜失真、殊可厭焉。

丁未

周敬王二十六年

魯哀公蔣元年　孔子五十八歲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何忌自是連年侮邾，或取其田，或圍其國，以季康公入邾，以其君來，而兵爭不息也。則勇且好勝，不免與叔孫武叔比肩矣。安能使武叔不毀仲尼哉。

衛靈公四十一年

是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來至衛。靈公以問陳，又仰視飛鴈，故孔子明日遂行。

楚昭王二十二年　陳湣公八年　蔡昭公二十五年

春，楚陳圍蔡。自是蔡復降，我降益微矣。孔子去衛適陳，衛陳經稱而陳蔡所謂厄於陳蔡，無上下之交也。

戊申

周敬王二十七年

魯哀公二年　孔子五十九歲

晉定公十九年

通紀載佛肸召孔子於此年，非也。晉室後無可紀焉。

衛靈公四十二年卒。

世子蒯聵之子輒立。夏四月，晉趙鞅納世子蒯聵於戚，拒之不得入。

楚昭王二十三年　蔡昭二十六年

孔子自蔡之葉。昭王方涖政治，而葉公為縣尹，亦賢。觀昭王將卒之時，祭疾而不肯移於股肱，卜祟而不肯祭於非祀，孔子稱其為知大道。葉公當惠王之世，遇白公勝殺令尹司馬且劫君，而能以入討賊，則昭公之與葉公皆一時之良也。故孔子適從焉。葉公初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其後問政，與孔子問答以日久者。世家謂孔子遷于蔡三歲，而以自蔡好葉，當哀公六年事，則孫於哀公二年十月為蔡所遷，已遷州來，非復舊國，而孔子豈其從至州來邪。若謂楚昭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於此年，有之，蓋必為葉時事也。

己酉 周敬王二十八年

魯哀公三年 孔子六十歲 季桓子卒，子康子肥嗣。是年康子召冉求。

蔡惠公九年卒。子悼公立。史記作惠公十年卒，非也。

庚戌 周敬王二十九年

魯哀公四年 孔子六十一歲 是歲六月亳社災，哀公問社於宰我，意者因此而發乎。

蔡昭公二十八年 為盜所殺。孔子不復至，蔡事無可紀焉。

辛亥 周敬王三十年

魯哀公五年 孔子六十二歲

齊景公五十八年卒。庶子安孺子立。

壬子 周敬王三十一年

魯哀公六年 孔子六十三歲。孔子自陳反乎魯，蓋在楚昭王卒後事也。史記稱是年自楚反乎衛，所謂居陳義而後適衛者，若又參合前後二事，離亂無據，失實甚矣。孔子既歸魯，孟懿子之子武伯亦從門下問孝，及問由求之仁，亦在此時。冉有為季氏宰，當在此後，而子路與冉有同時為季氏宰，必因冉有而進，又當在冉有之後，但不可知其的於何年爾。

齊安孺子元年 為陳乞所弒，兄悼公陽生立。

楚昭王二十七年 陳湣公十三年 秋七月楚昭王卒。子惠王立。孔子以昭王既卒，世不可為，乃自楚至陳，有息歸魯之歎。蓋魯任之不久即歸。孔子世家乃以一嘆分繫于所載為兩事，且不歸魯而自陳以至於楚，其年月又不具錄，差甚矣。

哀公問政，問樂，問民服，與季康子問政及患盜，皆無所指問時，在此後而歲月之的則未有考也。但冉子退朝有政，而孔子以雖不吾以，亦當與聞為說，則當實不前孔子也。與弟子講學，悅而喜易，至於編三絕，故有假易諸儒。孔子有疾，季康子饋藥及子路請禱，又使門人為臣，皆在此時。通紀綱編年載于哀公十三年，則其時子路仕衛，安得為孔子之疾耶。

癸丑 周敬王三十二年

魯哀公七年 孔子六十四歲 哀公會吳于鄫，吳人徵百牢，即吳子光之子夫差也。夫差在位八年矣。是時吳徵魯百牢，與之。吳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辭之。細與論孔子去衛，在此時。子貢為魯使，皆以吾黨惟為此事，以明得衛。

甲寅 周敬王三十三年

魯哀公八年 孔子六十五歲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路去魯適衛。以子路治蒲三

年孔子適衛之、於衛之則子路仕衛當始此年。宿於石門，乃其所過便道也。晨門聞孔子而子路有自孔氏之答，蓋非有官之辭也。且子路初去魯必至衛而復得官，豈先有一書得之而從然。史記子路仕衛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告以難治，則似子路素官時已有蒲大夫之召矣，殆未可信焉。

周敬王三十五年

魯哀公十年　孔子六十七歲

齊悼公四年卒　子簡公立

丁巳

周敬王三十六年

魯哀公十一年　孔子六十八歲

春，齊國書帥師伐魯，冉有樊之、能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以為義。孟之反奔而殿，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孔子以為不伐。則冉有稱學季氏而孔子猶在魯也。通紀以此年為自衛反魯失之矣。

衛出公九年

子路治蒲既三年，因為孔氏家臣，故為孔子于孔文子，而孔子去衛。孔文子以通於輒而得孔子之來，故子路有衛君待子為政之問，而冉有子貢從行，因有夫子為衛君之疑。

其冬十一月，衛大叔疾出奔宋。太叔疾，即世叔疾，衛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乃歸。此說似未得其實，蓋孔子未歸魯也。己而文子卒，孔悝嗣之，子路遂事悝矣。

孔子脫驂賻舊館人之喪，意當在此。

戊午

周敬王三十七年

魯哀公十二年　孔子六十九歲

春，用田賦。夏，會吳于橐皋。時冉有子貢皆從孔子在衛，不在魯。五月孟子卒，時則三子先歸而孔子猶在陳蔡。孔子弔亦去陳適衛，而伯魚於是年卒。明年孔子七十矣，而顏淵卒，顏路請車為椁，在鯉死之後，則孔子歸魯當在是年矣。孔子生年若據公穀生於襄公二十一年之說，則伯魚年之

衛出公十年　宋景公三十三年

孔文子既葬，謚文，故子貢有孔文子何以為文之問。觀孔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則文子知向上者，故攻太叔之事，意其有察為臣而不何，衛訪於仲尼乎。

孔子未說於魯衛乃復之

陳湣公十九年

孔子當宋之厄，以司陳貞子仕陳，故往主之。內以為陳侯周臣。會昭公夫人孟子卒，陳於儀侯，陳司敗因問昭公知禮，孔子退則過乎陽朗而言，蓋此時事也。陳本無上下之交，何司城貞子而後有陳司敗之問矣。未幾知陳侯同不足以有為，乃假

年。魯滿七十歲。

宋得無王矣、公於時君中稍見用焉、爲乎。復於其守心而以罪已之言則莊載可與有言者矣。會向魋作亂、孔子微服過宋有桓魋其如予何之語。云微服而過宋則不入國都而間道以去之辭也。魋第司馬牛見孔子夏而異無兄第見孔子而君子而孔子言之以不憂不懼勞在孔子將來之後矣。

其功以歸焉。

庚申　敬王三十九年

魯哀公十四年　孔子七十一歲

春西狩獲麟。麟聖人之瑞也。而無明王出而遇獲不得其時。

齊簡公四年　爲陳恆所弒、恆立簡公弟平公驁而相之、專國權。

宋景公三十六年　向魋謀弒景公不克、入曹以叛、已而奔衛。

麟卒死於野人之手故孔子哀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之嘆其以此感而發乎。其夏四月陳恆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告三子不可。孔子退而老焉。哀公亦無意孫顧之後聖者慮焉乃作春秋是爲春秋絕筆以句絕於獲麟乎

路請盟之事。秋八月孟懿子卒、仲孫何忌卒、子武伯彘立。孟懿子受學孔子、又使其子武伯學之、孟懿子與南宮敬叔俱事孔子而學禮、叔孫武叔季子、康子之徒則學於魯之老臣、相從孔子者皆曰、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子路、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不以學求所以、北所求未

觀向魋以此時叛則其作亂當亦不久也。若定公宋年則欲夾巖孔子則必能肆行於十五年之久乎。

辛酉　周敬王四十年　魯哀公十五年

能使孔子見用與。大事記今書於孔子本左傳則哀公以年飢用不足問於有若當在此時。

孔子七十二歲。

甚矣吾衰也，久不復夢見周公矣。當在此時。蓋既老而衰，無復有行道之望矣。若其發憤忘食之志，則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豈繫於周公之不夢哉。

衛出公十三年

春，閏十二月，衛太子蒯聵自戚入于衛，劫孔悝立之，子路死孔悝之難。出公奔魯。其父蒯聵改元，是爲莊公元年。

壬戌　周敬王四十一年　魯哀公十六年

孔子七十三歲。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是時孔子夢奠兩楹之間，蚤作而杖，逍遙爲泰山梁木之歌，寢疾七日而歿。

孔子之孫子思，伯魚之子也，用於魯穆公時。自此年至穆公元年，相距七十一年矣。

校記

①「三」下脱「王」字，見《孔子集語》卷下。

②蓋去：當作「盍少」，見《鄉黨圖考》卷二。

③於順理邪：似當作「於理順邪」。

④予：當作「矛」。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九

後學蔡復賞　編述

大明一統志

京師、在今順天、唐虞時爲幽都地、夏殷時爲冀州地、我
太宗文皇帝建爲北京、宣德年間以爲京師、而永都焉。孔子所謂北至幽陵是也。

○按舜之十二州、即禹之九州也。分冀爲幽、幷、分青爲營、故云十二州。

先師孔子文廟、在國子監彝倫堂之東、正爲大成殿、東西翼以兩廡、前有戟門、外有欞星門。　本朝正統、東有
御製新建大學碑文及元時加封孔子碑、立於殿前。國子學內有石經文碑、上刻孔子春秋禮記之文、歲久字晦。

○謹按我　明凡天下府州縣衛宣慰等處俱建鄉學、則俱有孔廟。茲不盡録、惟録其在　京師者、以見天下之同文爾。

北直隸、禹貢冀州之域、風俗則史記所謂俗同梁魯、微重而矜節也。大名府冀兗二州之域。

順天府幷保安州等處、春秋時屬燕。河間府、順德府、廣平府、大名府幷趙州等處、春秋時屬晉。保定府、真定府、春秋時屬鮮虞。永平府、春秋時爲山戎、肥子二國之地。滄州、春秋時爲燕、齊二國之境。

孔賢莊、在真定府所領冀州衡水縣西北十五里、孔子裔孫家於此地、有孔子三十二世孫孔穎達墓。穎達衡水人、其子志玄、孫惠俱爲司業。又三十七世孫孔巢父、冀州人、與李白等號竹溪六逸。子戣、官至禮部尚書。

封龍書院、在真定府元氏縣封龍山、唐之李昉、元之李冶皆讀學於此。院有孔子像。

○謹按書院在在皆有、或爲士子講誦、或爲先儒讀書而設。茲書所録者、惟録其有孔子主像者耳。

匡城、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十五里、春秋時衛之匡邑也。孔子自宋適陳、過匡、而畏於匡、即此地也。

○按河南開封府睢州城西三十里有匡城、亦即此地。蓋春秋時地皆屬衛、且相接壤、故志重紀之也。

蒲城、即長垣縣治、子路爲蒲宰、孔子入其境、稱有三善、即此地也。今長垣、開州、清豐三處皆有子路墓。又史記載孔子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孔子遇難於蒲、亦即此地。

南京、在今應天府、自周末時已有王氣、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於此、爲京師。孔子遊吳、嘗至其地。　先師孔子文廟、在國子監彝倫堂之東、有　本朝勅建四碑。

南直隸、禹貢揚州之域、其風俗則泗川圖冊所謂與洙泗接壤、雍容文雅、有士君子之風。

中都、今在鳳陽府、古塗山氏國、夏禹會萬國諸侯之所、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於此。今府所領之懷遠縣，皆孔子之祖宋人所封之地也。

應天府、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鎮江府、徽州府、池州府、太平府、鳳陽府、揚州府、寧國府，春秋時皆為吳地。廬州府，春秋時屬舒國。安慶府，春秋時為舒桐二國之地。和州，春秋時屬楚。滁州，春秋時為吳楚之交。徐州，春秋時為宋地。淮安府所領海州，春秋時郯子國。

尊經閣，在應天府學明倫堂後。本朝正統中建。

○按尊經閣為藏聖賢經書、御賜書籍而設，子史百家莫不藏焉，而獨曰經者，尊聖經也。凡天下學校多有建設，茲不盡錄，惟聚一以見其餘耳。

孔子燕居遺址，在鳳陽府盱眙縣東第一山。舊傳孔安國父子相繼為臨淮守，後人因建宗聖書院於此。上有孔子燕居遺址。又府所領壽州南有孔子弟子宓不齊墓。為魯使吳，卒於道，因葬焉。墓號青冢。

義學中孔子廟，在蘇州府附郭吳縣。宋范仲淹建范氏義學，延師以教同族及四方來學者。中有孔子廟。又府之城南有澹臺湖。史記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南遊至江，家於此。又府所領常熟縣有孔子弟子言偃舊宅，傍有言公井、巷名子游、橋名文學。太史公記孔門弟子多東州之士，獨子游為吳人。

孔宅書院，在松江府附郭華亭縣。舊有孔子廟，在書院側。宋淳熙間，院傍浚渠得寶玉璧三環、二簪一，藏之郡學，尚存。蓋孔子三十四代孫孔禎官遊至吳，因立家廟，葬衣冠於此。寶蓋葬中物也。元至正間，里人章弼建孔宅書院，以貯鄉之俊秀來學者。

孔子題季札墓，在常州府所領江陰縣中浦南，距武進縣七十里。昔孔子遊此，為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歲久煙沒。宋守彥復取孔子所書十字刻碑表識。又鎮江府丹陽縣延陵鎮有嘉賢廟，祀季札。唐刺史殷仲容刻孔子所書十字於廟碑。宋楊傑詩曰：戰國相吞禮義微，延陵季子救周衰。當時若嗣諸侯位，後世誰傳十字碑。

孔望山，在淮安府所領海州城東五里。昔孔子問官於郯子，嘗登此山以望東海。一名古城山，上有龍洞。又府境有孔子弟子公冶長墓。本朝洪武初，有孔子裔孫孔克勤為府所領之清河縣知縣，勸農興學，吏民悅服。

孔墓，在廬州府巢縣西橐皋鎮，狀如圓壇，可容千人。俗傳孔聖與群弟子嘗憩於此。橐皋即春秋哀公會吳於橐皋之地也。

回車巷，在巢縣西北一十五里。相傳孔子至此回車。

呂山，在寧國府南陵縣南六十里，有石室，嘗傳孔子嘗游，後人置書堂於此。

孔子井，在寧國縣南一百一十里，相傳孔子遊吳時所鑿。

孔觀樓，在徐州東南呂梁洪河岸之上，係　本朝隆慶年間新建。又舊有孔子觀呂梁坊，在子[illegible]孔子觀呂梁之水，而蹈水之人即此地也。（此段續增）又徐州城[illegible]有桓山，山下有桓魋墓，孔子見其為石槨而以喪欲速朽譏之，即此地也。州城北九里山有孔子弟子曾參井，州所領蕭縣有孔子弟子閔子村與墓與廟，蕭縣之崛村坊有弟子子張墓，又有孔子裔孫孔道輔，宋時嘗知徐州，為州名宦。

興都，在今湖廣承天府，古名郢州。（今荊州府，在春秋時亦為郢地。）我

世宗肅皇帝生於藩封之地，及纘承大統，以此為興都。

御製恭紀

皇考（興獻帝）賜修廟學碑，在今承天府學孔廟前。（此段續增）

湖廣布政司，禹貢荊州之域（惟施州衛，春秋時巴國之界，荊梁二州之域也）。風俗則閔詠所謂彬彬喜學，有鄒魯之遺風。

武昌府，春秋時楚之夏汭。長沙府，春秋時楚之黔中。荊州府，春秋時楚之郢都，禮記孔子將之荊，即此地也。永州府，春秋時之楚地。府所領道州寧遠縣九疑山，有帝舜陵，即孔子所謂舜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是也。承天府、襄陽府、寶慶府、衡州府、辰州府、常德府、靖州、彬州[illegible]處，皆春秋時楚地。其漢陽府、德安府在春秋時為鄖子國。黃州府在春秋時為黃國地。鄖陽府在春秋時為麇庸二國之地。岳州府在春秋時為麇羅二國之地。其實皆楚所屬。

濂溪書院，在永州府祁陽縣，元時縣尉曾圭與其子曾堯臣所創，中為大殿以奉孔子。

孔子山，在黃州府城東一百里，相傳孔子自衛適楚，嘗登此山。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石硯，雨下墨水浸出。東有顏子揖，北有回車坡。元時龍仁夫嘗築書堂於其麓。又有魯臺山，在府之黃陂縣。宋天聖中，洛人程珦為黃陂縣尉，生二子程顥、程頤於官舍，二程因讀書於此，嘗登此山眺望東魯，故名魯臺山。

山東布政司，濟南、登萊、青，禹貢青[illegible]之域；東昌，禹貢兗州之域；兗州、徐兗二州之域；遼東，冀青二州之域。風俗則漢地理志所謂孔子修六經以述三代之道，是以其人好學，尚禮義，重廉恥。

濟南府、東昌府、青州府，春秋時為齊地。兗州府，春秋時為魯國。登州府，春秋時為弁子國。萊州府，春秋時為萊子國，孔子夾谷會盟，卻萊夷之兵，即此地兵也。遼東都指揮使司，即箕子所封之地，孔子所謂肅慎氏之矢之地也。

夾谷山，在濟南府淄州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南直隸淮安府贛[illegible]縣謂之祝其城，即春秋定公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行之所。又泰安州境內有汶陽田，即齊人歸魯以謝過者，後人因謂之謝過城。

州府、至戰國時屬楚。府所領曲阜縣在府城東四十里、宋改為仙源縣、金元我　明仍為曲阜。

府之山川

防山在曲阜縣東二十里、禮記孔子父母合葬於防、今其墓在山北二十里、謂之啓聖王墓。○尼山在曲阜縣東南五十里、遠泗州鄒縣界。一名尼丘山。今其麓有宣聖廟、西南有觀川亭遺址、東有坤靈洞。○顔毋山、與尼山相对、上有聖井、乃顔毋廟遺址。○昌平山在鄒縣東北五十里、史記孔子[illegible]昌平鄉、謂此。○夾山在嶧縣北七十里、即夾谷也、與淄州縣接壤、春秋魯公會齊侯于祝其、即此。○孔子山在平陰縣南三十里、上有孔子教書堂遺址。

府之學校此府州縣儒學不計、此書止錄孔氏學。

孔顔孟三氏學、在曲阜縣襲封府南、魏黄初間崇聖侯孔羨建、本朝洪武元年重建。○又府之公署、襲封衍聖公府、在曲阜縣魯城內。　本朝洪武十年建。

府之書院

洙泗書院、在曲阜縣西北八里、即孔子講道之所、元設山長、本朝肖孔子像於内。○尼山書院在尼山上、宋慶曆間建、　本朝永樂十五年重建。○聖澤書院在汶上縣西南三十里、一名孔堂、世傳孔子宰中都、政餘講學於此。○思聖書院在費縣西九十里、元至正間建。○中庸精舍、在鄒縣治東南、世傳孔子孫子①。○孔子弟子墓、顔子、宰我、澹臺滅明墓在曲阜縣。曾子墓在加祥縣。冉伯牛墓在東平州。仲弓墓在　縣。高柴墓在沂州。孟子墓在鄒縣四②基山之右。

府之古蹟

魯城、在曲阜縣西二里。帝王世紀曰、黄帝生於壽丘、在魯東門之北。至春秋時、魯國都其城。今孔聖廟及襲封府、俱在焉。○陋巷在曲阜縣顔子廟前。孔子曰、賢哉回也、在陋巷、不改其樂、即此地也。○矍相圃、在魯城内孔聖廟西南、即孔子射所。○杏壇、在魯城内孔聖廟前、即孔子講道之所。北有子路捻丁石、南有宋真宗御賓殿、宋乾興間修殿、以甎甓為壇、環植杏木、因名曰杏壇。○五父衢、在曲阜縣西南、禮記孔子[illegible]母於五父之衢。孔叢子曰、大野獲麟、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五父之衢、皆此地也。○魯壁在孔子宅内、宋王禹偁有銘。○手植檜、在孔廟大成門北、孔聖手植者也。晉永嘉三年枯、隋義寧元年復榮、唐乾封二年枯、宋康定元年復榮。金時燬、其根亦為人所戕。元至元三年復榮。

府之人物

孔子、其先宋人、六世祖孔父嘉之子奔魯、遂為魯人。孔子少習禮容、適周見老子、回、弟子益進。適齊、晏嬰沮之、退而修詩書禮

樂。魯定公九年、以孔子為中都宰、進為司空、後為大司寇。齊懼、與魯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遂歸所侵之田。還墮三都。齊人思與孟子傳道於此。

府之宮室

杏壇樓、在曲阜縣西孔子廟前。又有孔子講堂、在廟北五里。○望海樓、在鄒城縣東南三十五里、世傳孔子嘗登此以望海。○奎文閣、在曲阜縣西孔聖廟前。金明昌二年建、本朝設典籍一員掌之。○思聖堂在汶上縣。元楊奐東遊記、汶上古之中都也、先聖之舊治、魯定公九年宰於此、縣署之思聖堂是也。今城內坊上有中都古治四字。○兩觀臺、在曲阜縣魯城內。本魯闕、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即此。○曝書臺、在鄒縣東南、世傳孔子之孫子思曝書於此。

府之祠廟 其詳見首卷

先師廟、在曲阜縣西八里魯城內、即闕里舊宅。唐開元初、加封孔子為王、始宏廟制。宋加修理、元初重建。我　朝洪武九年重加修飾、永樂十四年又撤而新之。弘治十二年、孔廟災、十七年重建、始成。又尼山亦有廟。

孔裔弟子廟。子思廟在鄒縣南城外、　本朝永樂七年重建。顏子廟在孔聖廟東、世傳其處即陋巷也。孟子廟在鄒縣南門外、宋知兗州事孔道輔建、　本朝永樂十三年、宣德三年重修葺。

府之陵墓

孔聖墓。其詳見首卷。詠史詩曰、馬鬣封來今幾年、蔚然喬木尚參天。斯文不逐秦灰冷、玉振金聲亘古傳。按孔子之墓乃馬鬣封也。饋女樂、而孔子去魯、適衛、適衛後歷聘列國、復歸魯、正樂、晚而喜易、因魯史作春秋、卒。後魯追謚尼父、漢追謚宣尼公、後周追封鄒國公、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　本朝稱為先師。自漢以來、皆封其後。至　本朝益尊崇之、世封其後為衍聖公、擇其後之賢者、世知曲阜縣。

附孔子賢裔

孔子之子孔鯉、從祀廟庭。○孔子兄之子孔忠、從祀廟庭。○孔鯉之子孔伋、為魯繆公師、作中庸以述道統之傳、配享孔子廟庭。○孔伋之子孔白、博通群書、仕齊威王為相。○孔子八世孫孔斌、魏王聞其賢、聘以為相。相魏凡九月、務陳大計、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見用、居官食祿、尸位素餐矣。遂辭以疾。以上周時人。○秦時人孔鮒、孔子九世孫、博通經史。秦始皇併天下、召還少傅。丞相李斯始議焚書、鮒聞知、收其家論語、尚書、孝經等書、藏于舊宅壁中。以此觀之、則魯王壞舊宅時得古文經傳於壁中者、乃孔鮒之所藏也。○漢時人孔貞、孔子十世孫。核習古今、有高尚之志。○孔子十世孫孔安國、申培公弟子、治古文尚書、承詔作傳。武帝朝為諫議大夫、以文章政事名當時。○孔子十三世孫

孔霸，昭帝時為博士，遷尚書，典樞機，守法度，修故事，累官至丞相。○孔子十六世孫孔均，好學有大才。○孔子裔孫孔僖，自安國以下，世傳尚書。○孔子二十世孫孔融，為北海相，立學校，表儒術。獻帝都許，召拜大中大夫。融高談清教，可玩而誦，名重當時。值漢室之亂，志在靖難，曹操忌其威望，害之。卒後，葬於揚州府江都縣馬士坊。○晉時人孔子二十二世孫孔衍，少好學，十二能通詩書。元帝引為安東參軍，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亦以稱職見知。○南北朝人孔子二十六世孫孔鮮，恢廓有大度，好學博覽。○孔子二十七世孫孔乘，博學有才藝。○宋時人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宜，舉進士不第，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為曲阜主簿，襲文宣公，累遷殿中丞。太宗嘗賜詔，稱其服勤素業，砥礪廉隅。宜生孔延世，襲封。其次子曰孔扆、孔勗，皆中進士第。○孔子四十五世孫孔道輔，父孔勗，舉進士，為寧州推官，累遷御史中丞。仁宗時，伏閣爭廢后事，出知泰州，徙兗州。未幾，復為中丞，遇事彈劾，不避權貴，出知鄆州。○四十六代孔宗旦，為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未叛時，州有白氣出庭中，旦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及智高反，州破，被執，賊欲任以州事，宗旦大罵，遂被害。○孔道輔子孔宗翰，氣貌渾厚，事親孝，登進士第，累官刑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徐州，求拜而卒。○孔子四十八世孫孔端肅，今③時明昌初，學士党懷英薦其年德俱高，讀書樂道，該通古學，君④至京師，特賜及第，除將仕郎。○孔子四十九世孫孔璠，宋封衍聖公；孔端友弟孔端操之子。金人天眷中，詔求孔子後，加璠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奉祀事。璠卒，子孔拯襲，拯卒，弟孔總襲，總卒，子孔元措襲，後歸元以終焉。○元時人孔子五十四世孫孔思晦，資端重而性簡默，讀書講求義理，不事辭章。家貧，躬耕以為養，雖劇寒暑而為學弗懈，遠近爭聘為弟子師。襲封衍聖公，修理廟庭，請加封孔子父為啓聖王，母為王夫人。

附孔門弟子

顏無繇，孔子始教而受學。○顏回，無繇子，天資明睿，聞一知十。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之慟。　本朝官其後為翰林院五經博士。○顏之僕，銳志尊道。○顏高，得孔子之微言，頗喻學已成就。○顏辛，學業有就。○冉雍，寬洪簡重，孔子稱其可使南面。○冉求，孔子嘗曰：求也藝，仕為季氏宰。○冉儒，勤學好問。○冉季，勤於講道。○公西箴，為魯邦之望。公西赤，亦能習禮樂。○漆雕徒父，嗜學涉道。漆雕哆，學道匪懈不倦。○商瞿，受易於孔子。○商澤，涉覽六籍。○申棖，孔子謂其焉得剛。○申黨，言動克謹。○閔損，孔子稱其孝。○宰予，以言語稱，智足以知聖人，仕為臨淄大夫。○林放，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禮之本，故大其問。○樂欬，務學篤實。○邽巽，志存正大。○樊須，兩問仁智，

從遊舞雩。孔子屢因其失而告之。○有若。孔子卒，弟子以若似孔子，欲以事孔子者事之。○鄭國。有令德。○秦非。樂善縣道。○縣成。學出群類。○施之常。其德盛者。○公祖句茲。有令儀。○伯虔。儒行著稱。○南宮适。孟懿子之兄。謹於言行，孔子以兄女妻之。○叔仲會。進學廣業。○宓不齊。嘗宰單父，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稱之曰君子。○奚容蒧。有文采志氣嘉。○左人郢。心孔聖道。　以上皆魯人。

仲由。卞人。有政事才。喜於聞過，勇於為義。仕衛。○澹臺滅明。武城人。狀貌甚惡，持直正大名，施諸侯。○曾點。南武城人。天資高明，有童冠偕樂之志。○曾參。點之子。師事孔子，踐履篤實，天性至孝，悟一貫之旨，得道統之傳。述大學一篇，為教人之法。

廩丘城。在東昌府范縣。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賜孔子，即此。

青州人物。公冶長。有賢行，孔子以己女妻之。墓在諸縣。

萊州府濰縣人物。有晏嬰，為齊相。孔子至齊，嘗以之為主。

遼東人物。遼時耶律突欲。好學，博覽。遼太祖問侍臣事天敬神祀，孰為先。衆以佛對。突欲曰：孔子萬世之所尊。太祖大悅，命立孔子廟。突欲此言，與兖州府人物元時人樊執敬嘗見帝師不拜，或問之，曰：吾知尊孔氏而已，其意相同。遼東今隸山東道。

山西布政司，禹貢冀州之地。風俗則郡志所謂勤儉而好義，質而好學，其同鄒魯之風乎。

太原府、平陽府、潞安府、汾州、澤州等處，春秋時俱晉地。大同、宣府，春秋時北狄所居。

垣。古邑名，即周召分陝之處。春秋時屬晉，元為絳州垣縣。蒲。

古邑名，即春秋時晉之蒲城也。元為隰川縣。今皆屬平陽府。

括地志云：蒲城在滑州匡城北十五里。

隱泉山。在太原府文水縣之西南，乃孔子即⑤子卜子夏退老西河之上之地。又平陽府河津縣西五里新豈村，有子夏墓。蓋子夏，衛人。孔子既沒，退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故適晉也。

西河。春秋晉地，今太原府汾州是。

孔子廟。在澤州城南三十里太行山中，有孔子廟。廟前有孔子車轍跡，相傳為孔子迴轍之遺跡也。

河南布政司，禹貢豫州之域。風俗則范祖禹所謂詩書禮樂，知所嚮方，而英雄武略未嘗起奉⑥無人之歎也。

開封府。春秋時鄭、衛、陳三國之境。府所領歸德州，周封微子於此為宋國。乃孔子始封於宋之祖。論語云：宋不足徵，即此地也。

杞縣。殷周封夏禹之後於此。論語孔子曰：杞不足徵，即此地也。

陳州。武王封帝舜之後於此。論語所謂孔子在陳絕糧之地也。

鹿邑縣。即楚之苦縣，老聃生於此。乃孔子所問禮之人也。又綱目質實曰：老子祠在鳳陽府亳州，乃老子所生之地。

厄臺。在府之陳州南，世傳為孔子絕糧之所。宋王禹偁嘗作銘，

其序曰、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人生而肖天地之貌、稟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乎。所以虞舜厄於歷山、帝禹厄於洪水、成湯厄於夏臺、文王厄於羑里、我先師夫子厄於陳蔡、其道一也。○桑落在陳州界、即孔子在陳絕糧之處。宋劉敞詩曰、四海栖栖一旅人、絕糧桑落死生鄰。自是天心勞木鐸、豈關陳司可畏臣。○儀城在蘭陽縣西北二十里、與儀封縣接壤、即儀封人見孔子之處。今縣北有儀封鄉、謂之儀封縣者、即以封人請見孔子而得名也。○互鄉在商水縣、或[7]云此即孔子難與言之互鄉也。○府之人物、孔子弟子如司馬耕、原憲、則宋人、顓孫師則陳人。孔子之友如國僑、則鄭人(今在新鄭縣)。即鄭卿子產也。孔子過鄭、因與之厚、及卒泣之。司城貞子則陳人、仕為大夫、孔子過陳主於其家。孔子裔孫孔璋、唐時許昌人、即今之許州也。孔維、宋時雍丘人、即今之杞[8]縣也。宋乾德中以九經及第、為國子博士、使高麗、王治問禮、維對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悅曰、今日復見中國之孔夫子也。累遷國子祭酒、校定五經疏義。○府之陵墓、太康縣有孔子弟子高柴墓、子貢墓。寧陵縣褚堌村有孔子三十六代孫孔璲墓、唐貞觀初嗣褒聖侯、卒時葬於此地。歸德州州城之南有孔子上世微子墓。

鄣[9]德府、春秋時為晉之東陽地。府所領安陽縣之境內有西河、乃孔子弟子卜子夏與田子方、段干木所遊之地。

衛輝府、古朝歌之地、本紂所都。春秋時邶、鄘二國并入於衛。孔子擊磬于衛、即此地也。

孔子題殷太師墓、在衛輝府城北、有石題曰殷比干墓、世傳以為孔子所題。歲久字有殘缺(字見於後)。○府之人物、孔子之友如蘧伯玉、孔子弟子如卜商、高柴、端木賜、廉絜、皆衛人也。

懷慶府、春秋時屬晉。府所領孟縣、即孟津、後屬晉、為河陽。孔子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是也。

宣王陂在府所領武陟縣北十里。孔子欲北之趙、至河聞趙鞅殺大夫竇犢、遂不過河。後以孔子追王文宣王、因名為宣(王陂)。

河南府、府之附郭即洛陽縣、乃周公相成王所營之洛邑、謂之王城。下都、周平王東遷在此。孔子適周、嘗至其地。府所領偃師縣有周靈王賢臣萇弘墓、萇弘乃孔子所學樂者。

傳道堂在府之盧氏縣西北、有孔子、曾子塑像。○燕居室在盧氏縣東南、世傳孔子周流至此、後人建堂。

南陽府、春秋時屬楚。府所領裕州為楚之方城。南陽府之南至襄陽府、則為楚之漢水。

黃城山在葉縣北十里、一名苦菜、一名長城、即葉人長沮桀溺耦耕處。下有東流水、即孔子使子路問津之所。後人建問津橋、今設問津舖。又葉縣有丈人、乃子路所遇而問子見夫子者(

府之名宦。沈諸梁、春秋時為楚葉縣尹。時孔子自衛適楚、公弃問政。○府之流寓有孔子四十六世孫孔畋、宋時隱居汝州漁陽城東。親至孝、環府百里之人皆愛慕之。見畋於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墳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特賜旌表。

汝寧府春秋時沈國、蔡國之地、皆臣服於楚。府所領上蔡縣即古之蔡國、周武王封弟叔度、成王封其子蔡仲在此。新蔡縣即古之呂國、春秋時蔡平侯徙都在此。孔子適蔡即此地也。○府之名臣。孔子弟子端木賜、為信陽宰、將行、辭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府之人物曹卹、漆雕開、秦冉、皆蔡人、皆為孔子弟子。

陝西布政司、禹貢雍州之域。漢中府、梁雍二州之域。風俗則章絲所謂民淳而不爭、士厭而有文。

西安府、鳳翔府、春秋時為秦國。漢中府春秋時屬秦與楚。平涼府、春秋時為朝那故地。鞏昌府、春秋時為白馬氏、白馬羌所居。臨洮府、春秋時為西羌所居。延安府、春秋時為白翟所居。慶陽府、春秋時為義渠戎國、秦滅之。寧夏衛、春秋時羌戎所居。細目、劉弘毅質實曰、岐、古之邑名、即太王所居岐周之地、春秋戰國為秦地。雍、古之邑名、本召穆公之采邑、春秋時為故雍、今皆屬鳳翔府。

西安府人物、則有孔子弟子壤駟赤、秦祖、二子原係衛人。鞏昌府人物、則有孔子弟子石作蜀、及成紀人、即今秦州也。

觀此則當時孔子之教化亦及於秦國矣。

西安府名宦。孔子裔孫孔戣、唐時為華州刺史。慶陽府名宦。孔子裔孫孔道輔、為寧州軍推官、有蛇出真武廟中、一郡以為神。州將率官屬奠拜。道輔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驚服。延安府名宦。孔子裔孫孔平仲、宋時知延安府、以經學飭吏事、以威信待羌人、甚有治狀。

浙江布政司、禹貢揚州之域。風俗則好學篤志、敬師擇友、絃誦相聞、有若鄒魯。

杭州府、春秋時屬吳越。嘉興府、湖州府、嚴州府、春秋時皆屬吳。金華府、衢州府、處州府、紹興府、寧波府、台州府、溫州府、春秋時皆屬越。

廟山在處州府城內櫸山、唐李繁建孔子廟於上、俗呼廟山。○永嘉書院在溫州府城西南。宋淳祐中建、東室祀伊洛諸儒、西室祀鄉之先賢、中奉孔子燕居像。○高節書院在紹興府餘姚縣嚴子陵墓側。宋時劉公黻建、有孔子燕居祠。又府之流寓孔淳之、本魯人、孔子族也。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或旬日忘歸。會稽太守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郡。淳之笑曰、潛遊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終不肯往。宋元嘉初、徵為散騎常侍、不就。又山陰人孔頵、乃孔琳之從曾

孫孔氏家廟在衢州府治西、孔端友從宋高宗南渡、賜居衢州。
紹興六年、詔權以衢州學爲家廟、賜田奉祀〇。府之流寓、孔子
四十八代孫孔端友、宋襲封衍聖公。請康之變、與子孔玠隨高
宗南渡、因賜地居衢。終宋之世、皆襲爵封。元初、封宣聖後、擬所
立、召孔洙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元世祖曰、寧違禮而不違道、
眞聖人之後也。拜國子祭酒。
明朝凡孔氏子孫居衢者、悉復其家。
按孔子裔孫、一支在北直隸眞定府衡水縣、係孔顏達子孫。
一支在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係孔禎子孫。一支在河南南
陽府汝州魯山縣、係孔旼子孫。一支在河南開封府歸德州、
寧陵縣與許州、乃上世居宋地者之子孫。一支在江西臨江
府新喻縣、係孔延之子孫。一支在廣東南雄府保昌縣、係孔
戣子孫。一支在浙江溫州府平陽縣、係孔克表子孫。一支在
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係孔端友子孫。此則孔子之宗子也。
江西布政司、禹貢揚州之域。南康、九江、吉安、荊揚二州之域。風
俗則張九修所謂比屋絃誦、與鄒魯同風。
南昌府、廣信府、南康府、九江府、春秋時爲吳楚地。饒州府、春秋
時楚之東境。撫州府、吉安府、瑞州府、贛州府、南安府、袁州府、臨
江府、建昌府、春秋時皆屬吳。
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墓、在南昌府城內東湖上、總持院後。史記
仲尼沒、滅明南遊至江、居於楚、友教士大夫、墓在此處者爲的。
觀此、則當時孔子之教化、及於吳楚矣。
萍鄉縣係袁州府所領、以楚昭王渡江得一物、遣使問孔子、知
爲萍實、故後人以此名縣。
觀此、則萍實之問、疑不在楚昭王來救陳之年、蓋萍鄉與陳
相去遠也。
臨江府名宦孔子裔孫孔端木、宋時知臨江軍、修庠序之教、文
風丕振。○臨江府人物。孔子四十七世孫孔延之、新喻縣人、幼
孤貧、書則帶經耕鋤、夜燃松讀書。慶曆間舉進士、九遷至司封
郎中。孔文仲、延之之子也、性狷直。宋嘉祐間舉進士、再遷台州
府推官。哲宗初、再遷左諫議大夫。熙寧初、對策力論王安石新
法之害。卒葬南康府。蘇軾拊其柩曰、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求
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有文集五十卷。孔武仲、文仲弟也。
宋嘉祐間舉進士、累官國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建北郊之議、
累遷禮部侍郎。坐元祐黨兼職、居池州。卒有詩書雜文百餘卷。
孔平仲、武仲弟也。宋治平間舉進士、爲集賢校理、累官金部郎
中。所著有續世說等書。
四川布政司、禹貢梁州之域。夔州府、平茶洞長官司、荊梁二州
之域。風俗則家詩戶書、同於鄒魯。
成都府、敘州府、潼川州、眉州、春秋時蜀國地。保寧府、重慶府、順

慶府、馬湖府、瀘州等處、春秋時皆巴子國。夔州府、春秋時為庸國地。

石室、在成都府。漢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太守、修學宮、作石室、以詩書教人、風俗丕變、比於齊魯。興平初、太守高朕又增一石室、始作禮殿、以祀孔子、周公、蓋七十二子、三皇五帝、三代兩漢君臣於殿壁。

夫子崖、在夔州府梁山縣峽石市之北、有書院。峽每風雨、宜其如聞讀書聲、故其中有夫子崖、子貢壩。又夔州府所領巫山縣有聖泉、一名孔子泉。泉之傍、雖童子皆能書。○保慶府名宦、孔子裔孫孔思齊、宋時知果州、號為循吏、郡人為立良牧碑。

福建布政司、所屬有福州府、邵武府、興化府、漳州府、汀州府、泉州府、延平府、建寧府、古閩越地、禹貢揚州之域。風俗則黃公度所謂習俗好尚、有東州齊魯之遺風。

夫子堂、在[illegible]州府建陽縣書坊中、有孔子塑像、書籍為天下所資。○屏山書院、在建寧府所領崇安縣。元時建院於屏山下、本朝洪武中重修。前祀孔子、後祀劉子翬、朱熹、劉珙。

廣東布政司、所屬廣州府、潮州府、肇慶府、韶州府、南雄府、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惠州府、瓊州府。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為百粵地。風俗則陳堯佐所謂海邊鄒魯、是潮陽。新志所謂冠婚喪祭、悉遵典禮、藹然無異於中州。

孔林書院、在南雄府城東一百里。唐憲宗時、孔子裔孫孔戣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因家焉。後孫孔振王、始建書院。又府之人物孔子裔孫孔閏、唐時保昌人、少聰明嗜學、咸禧初進士、官至袁州刺史。

廣西布政司、所屬桂林府、柳州府、潯州府、梧州府、田州府、平樂府、慶遠府、太平府、鎮安府、思明府、思恩軍民府、南寧府。春秋時為百粵地、禹貢荊州之域、南寧府揚州之西南境。風俗則州志所謂衣冠禮樂、並同中州。昔柳元唐時為柳州刺史、大修孔子廟、乃作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畧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攻刼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於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子之道尊而明。

龍溪書堂、在慶遠府城西、宋嘉定間建、中設孔子像、旁立黃庭堅祠。○南寧名宦、孔子裔孫孔宗旦、宋時為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叛、固守城陷、罵賊不屈而死、事聞、贈太子中允、邦人立祠祀之。

雲南布政司、所屬雲南府、大理府、臨安府、楚雄府、澂江府、蒙化府、景東府、廣南府、廣西府、鎮沅府、永寧府、順寧府、孟定府、孟艮

府、姚安軍民府、曲靖、鶴慶、武定、尋甸、麗江、元江軍民府、禹貢梁
州之南境。春秋時楚威王畧地、西至滇池、因號滇國。
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之祀、元至正間、中慶路總管張立道創
學舍、首建孔子廟、由是人習禮讓、始知尊事孔子。至我
明朝、建學立師、道德齊禮、然後教化大行、民多士類、而衣冠禮
儀、一如中土矣。
貴州布政司、所屬貴陽府、思州府、思南府、鎮遠府、石阡府、銅黎
府、黎平府、都勻軍民府、禹貢荊梁二州之南境、而思州府、思南
府、春秋時皆爲楚之黔中地。
貴州本古西南荒夷之地、至我
明朝、儒教興而師道立、德化久而漸被深、然後鄉音詩書、崇尚
孔子之教者、班班然矣。

附外夷

朝鮮國、周爲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馮厚齋曰、朝鮮
夷、貊之地。後漢書曰、東方之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
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天性柔順、至有君子不死之國
焉。故孔子欲居九夷、即此地也。其風俗則五代史所謂俗知
文字、喜讀書。
日本國、古倭奴國、風俗則重儒書、有好學能屬文者。孔子五
經、皆得自中國。

火州、有孔子論語、孝經及毛詩、歷代子史。
安南、古南交之地。其人淳秀好學、孔子告宰我以顓頊之德
南暨交趾是也。
琉球國、好中國文字、往往遣大臣子弟至
本朝國子監讀書。
兀良哈、春秋時山戎地。
○謹按外夷不止此數、茲書所錄、惟錄其慕華風、通漢書者
耳。昔董仲舒謂孔子之春秋大一統、今光天之下、至於海隅
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是自古及今、一統之盛無有踰我
國家者矣。乃孔子之教、亦與
皇猷帝治、相爲遐邇、而內夏外夷、咸知所以訓式其道。子思子
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聲名洋溢於中國、施及蠻貊。於戲、非孔
子之聖、其孰能以與於此哉。

守卷通志畧總序

百川異趣、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溢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
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
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
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爲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
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中卷大明一統志賦

普天之下，羣祀九備，川嶽英靈，陰陽神鬼，藩國賢王，累朝英主、道統真儒，理學賢士，名臣名宦，忠臣孝子，循吏高人，文士列女等而上，則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注云：孔子，母兖州人。孔子世家山東曲阜縣人，黃帝之後裔，三十世至微子，始封於宋。微子十五世名叔梁紇，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夫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乙丑日薨，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年七十三。至

本朝萬曆十一年癸未，凡二千零六十八年。○累代加封。成化十五年，加　賜天子禮樂，正所謂祭用生者之祿也。嘉靖十年，尊稱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廟在曲阜縣西八里，即闕里故宅也。中為大成殿，殿前有杏壇，左泗水侯殿，右沂國公殿，後啟聖王及夫人顏氏并尼山毓聖侯三殿。前有宋真宗御書孔子讚石刻及　本朝御製廟碑文亭。其他門廡、齋宮、碑刻之盛，不可殫紀。有司春秋上丁祭祀。　朝廷每三年一遣使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天下廟祀凡一千四百八十餘處，外至四夷，莫不追崇。嘉靖間，令天下皆立啟聖祠，以顏路、曾點、孔鯉、孟孫氏配。其孔子殿，天下皆稱先師廟，不用大成文廟等字扁。○墓在闕里少北，世稱孔林，延袤數十里。夫子居中，伯魚居左，子思居右。林木蓊蔚，殿宇宏麗，子孫千億世居其旁。○尼山即禱而生夫子者，今封其神為毓聖侯。竊意聖人之生，自關天地之大氣運，豈有禱於山而生，不禱則不生邪？此說似尊聖人，而不知其反小聖人矣，恐不足信也。○夫子手植檜三株，在杏壇左右，蟠屈如龍，屢枯屢榮。○每歲春秋二祭，用牛、大豬一萬七千有奇，羊五千八百有奇，鹿一千八百有奇，兔與豬同，幣帛二萬六千六百有奇。以釋氏家言之，殺生者有罪，今吾夫子享萬世祭祀，每歲殺牲至於四萬二千六百有奇，而其子孫愈加榮盛，視梁武臺城之餓而家無噍類，何如哉。

中卷

兖州府舊誌

府所領曲阜縣，在府城東四十里，神農徙都之地。周武王以封周公旦，是為魯國。隋改為曲阜縣，宋改為仙源縣，金、元、我朝仍為曲阜。泗水縣，春秋時為魯卞邑。○滕縣為魯棠邑，孔子春秋書曰"隱公觀魚於棠"是也。○金鄉縣、城武縣，春秋時皆宋邑。○孔子春秋書曰"取郜大鼎於宋"，即城武縣之南郜、北郜城也。滕縣，古小邾子國。○曹州與曹縣，古禹貢豫州之域，周武王封弟振鐸為曹國，孔子去衛適曹，即此地也。○嘉祥縣亦鉅野縣之澤地，世傳魯哀公西狩獲麟於此，縣名蓋取獲麟之義。汶上縣，春秋為魯中都地，孔子之所宰者。○鄒縣，孟子所居之地，縣有郕城，即孔子父叔梁紇所治之邑。沂州有郕城，即孔子所墮叔孫氏之

私邑。費縣卽孔子所墮季孫氏之私邑。論語使閔子騫爲費宰、公山弗擾以費畔、皆此地也。費縣有顓臾城、卽冉求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是也。費縣有武城、城乃孔子弟子子游所治之邑。單縣本魯單父邑、縣有琴臺、乃孔子弟子宓子賤爲單父宰之處。郯城縣古郯子國、今有郯子廟、乃孔子嘗學官名之人。東阿縣、春秋時楚之柯邑、縣有穀城、爲管仲之采邑。邑有三歸臺、卽孔子所謂管氏有三歸也。〇又按曲阜縣五里、南爲洙水、北爲泗水、二水之間卽孔子所居。縣之魯[illegible]內有季桓子井、卽桓子穿井得土缶、孔子以爲羵羊之處。縣有舞雩臺、論語從遊於舞雩之下是也。縣之南有溫泉、泉流入沂水、論語浴乎沂是也。費縣有蒙山、蒙山居魯之東、一名東山、孟子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論語記孔子謂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也。泗水縣萬陘山之陰有盜泉、卽淮南子謂孔子不飮盜泉之水、是也。〇闕里在魯城內、卽孔子所居之里、今以爲孔聖廟。漢時魯共王欲壞孔子闕里故宅爲宮。至漢中微、兵燹之後、惟共王所建靈光殿獨存。王延壽作賦曰、意者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詠史詩譏之曰、奢縱當年怪魯共、敢隳先聖宅爲宮。後人却笑王延壽、不見靈光劫火紅。〇東魯門在府城東、世謂孔子爲東丘、又謂魯叟、皆因孔子生於東魯之地而云、然非因東魯門而稱之也。〇兗州府名宦、孔子弟子巫馬期、宰魯單父、戴星出入、身親其勞而治。孔子之友晏嬰、齊景公時治東阿。後孔子適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嬰沮之。詠史詩曰、一裘身着久經年、祿米分炊幾戶煙、盡說大夫能養士、却於尼叟惜封田。漢時鍾離意爲瑕丘令、府之嵫陽縣乃魯之負瑕。後爲魯相、出私財修孔子廟。元時任澤民知兗州、建議謂孔子後衍聖公襲封職三品、宜陞其品秩、以示褒崇先聖之意。廷議從之。

按孔子之宋、之曹、宋曹近山東兗州。孔子之陳、之杞、之鄭、陳杞鄭近河南開封與衛輝府。

山東通志敘

自古哲乂迭興、光昭簡冊。惟孔子之生、於是天下萬世宗而師之。遂使山東以誕聖聲宏天下。又曰、卓哉孔子行、蓋嘗由歷山至徂徠、望嶽涉濟、濱汶陽、東觀於海、於是見少皞之都、虞舜之井、周明堂、魯靈光、秦漢登封、駕海之轍、延數千百載、不隨谷變、脉脉可考。邈哉邈矣、其詩書之遺乎。又嘗抵琅邪、登孤山、過平原、蘭陵、歷覽諸侯盟會、鄉士大夫聘問之墟、縉紳學士談經授[illegible]之窟、而采徽之歌、遊豫之詠、麥丘、北郭之辭、渢渢乎、猶可想見其子史之載乎。又嘗閱東蒙、龜蒙、陟嶧山、歷洙泗而扣兩觀之基、三遷之址、凡陋巷、牖甕之居、浴沂、耕魯、逃汶之地、與夫隱處、碎仕、彈琴絃誦之邑、隨在未淪而顯、其存鄒魯之流風矣。昔太史公徧遊海內、適魯觀仲尼廟堂

車服禮器、低回留之不能去、曰想見其為人、可謂至聖矣。卓哉予行、亦將以采風焉、蓋帶知其可志之大者已。

又敘○夫志以稽事載典、章往詔來、於文獻不重且大乎。適曠焉弗修者、幾百有餘年。嗟乎、是直一方之缺耶、蓋天下之文獻繫焉。何者、海岱天下山川之宗也、聖賢天下人物之望也、六經天下文章之祖也、咸在茲土、是故志一方、而徵諸天下、莫備乎山東矣。

闕里、吾夫子所居。按史記正義云、夫子生於鄒、長徙曲阜、仍號闕里。括地志云、兗州曲阜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與廟。謂之闕里者何、考之酈道元水經註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基、又其東有兩觀闕、則闕里之名、義其在茲乎。闕里之勝、環以洙泗。泗水源出陪尾山、水經所謂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山海經所謂泗水出魯東北者是也。常聆曰、泗在魯城北、京相璠曰、洙水在魯城北、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四門各有石閫、去洙水百餘步。惟郭緣生謂泗水在魯城南、則非矣。史記世家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命曰孔里。後楊奐東遊記謂孔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洙 北泗南者是已。迺若孔壁金石之流響、講堂荊棘之自闢、素書縣篋之符契、千古之下、詫為靈異、則吾夫子道德神化之妙、遠而彌光、此又其一驗也。自漢高帝過魯、以大牢祀孔子、明帝幸孔子宅、親御講堂、說經、唐玄宗封禪、迴幸孔子宅、覩設奠祭、厥後歷代英君誼辟、報祀日崇、表章封護之典有隆無替、而闕里之名、遂與天地並其悠長矣。嗟乎、士君子幸而生於聖賢之邦、瞻依登拜、亦既親其盛矣。彼殊方異域之士、思宮牆室家之美、而不得一履其庭者、斯闕焉乎其有考焉。

建置沿革

曲阜縣○上古神農氏自陳徙居於魯。帝王世紀曰、黃帝生於壽丘、在魯東門之北。少昊自窮桑登帝位、窮桑在魯北、後徙曲阜。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故名。周武王封周公旦於曲阜、是爲魯國。子伯禽就封。秦漢晉隋唐宋金元至聖明、初屬兗州、隸濟寧府。十八年、陞兗州爲府、縣仍爲屬。正德七年、流賊殘毀曲阜、濟犯孔廟、山東按察司分巡東兗道僉事潘珍、奏徙闕里、以衛聖靈、編戶十五里、增爲十六里。

山川

啞婦山、在鄒平縣西三十里、俗傳孔子去齊、至此問道、有婦人佯啞以滅迹。蓋因夫子去魯之歌曰、彼婦之口、啞以出走、遂附會云。○夾谷山、在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山、即齊魯會盟之地、萌水發源於此。○防山、在曲阜縣東二十里、禮記孔子父母合葬於防、今其墓與伯皮墓俱在山北二十里、乃防地、非防山也。○尼山、在曲阜縣東南五十里、連泗水鄒縣界、一名尼丘山、孔子庶禱所生之地。祖庭廣記云、顏氏禱於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及懷妊十一月而生。其山五峰連峙、中峰之麓有宣聖廟、廟東有中和壑、南有觀川亭、亭下有智源溪、上有坤靈洞。大學士李東陽謁尼山廟詩、迢遞魯城路、望望尼山峰、坤靈在其西、顏毋在其東、周原敞宏址、中有文宣宮。年深歲復隳、土雨兼旁風、蒼黃設俎豆、儼然儀容。周旋入寢殿、榱棟半已空、冊青剝像貌、暴露炎埃中。因之起深痛、感嘅面發紅、荒苔卧石柱、隱隱雙雕龍。乃知前朝事、規制本崇隆、興替豈有時、闕里方尊崇。紛紛緇黃輩、各自傳其宗、珠林映貝閣、勢若爭雌雄。吾輩衣冠士、此泐詎無從、非逢中禧彥、感舊傷遺蹤。惜哉不共到、獨此心忡忡、他時按部後、爲我廻書騶。○顏毋山、在尼丘山東南相對、上有聖井、顏毋廟遺址。○坤靈洞、在尼山東麓、元楊奐東遊記曰、昔有人持火曳組而入、及數丈、忽隙間有光、覩之乃一室、口廣兩楹許、中橫石牀、石枕、皆天成。元周伯琦詩、五峰儼列岡巒秀、一洞龍蟠氣象雄、河潤固知流澤遠、頂圩猶見肖形同。○昌平山、在鄒縣東北五十里、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謂此。又二十里有珠山、尚山、又有距越山、皆在縣東北、連絡不絕、爲尼山之翼云。○聖公山、在泗水縣東南六十里、俗傳山頂上有孔子曬書遺迹。○孔子山、在平陰縣南三十里、山巔有教書堂遺址。○馬陵山、在郯城縣東十五里、北盤沂州、南抵宿遷、其山高阜、狀若馬、相傳即古琅琊山也。齊孫臏勝龐涓於此。上有由吾洞、又有楊家庵、響子厓。馬陵東南高峰、又名孔望山、相傳孔子問官於郯子、嘗登此山、東望滄海、後人構望海樓於上。○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水經曰、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即此。其水四源並發、循城北八里、始合爲一、西

泲至曲阜縣、經嵫陽縣城東五里、與沂水合、同入金口堰。泫流三十里至濟寧州東城下、與汶水合入會通河。長洲吳寬詩、四源合一水、古河因以名。望之渺千頃、永日汪然清。蕩搖鄒嶧山、映帶兗州城。餘波入漕渠、資國功匪輕。陝濟耕水部、來往勞經營。欲渡免舟楫、石堰築且平。臨流一縱步、白鷺不我驚。耶欲窮其源、何惜此數程。念昔洙泗間、講業皆諸生。河廣豈水然、聖澤惟盈盈。茲游幸沾溉、自慶非徒行。浴沂效前哲、春服亦既成。○沂水在曲阜縣南一里、西流入泗河、源發尼山之麓。○洙水、在曲阜縣西北五里、即泗水之分流也。水經注曰、泗水西南流經魯縣、分為二流、北為洙瀆。春秋莊公九年冬浚洙、杜預云洙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為齊備也。南即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曰、洙河二水交於魯城東北七十里闕里背洙面泗、墻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郭緣生言泗水在城南非也。○阿谷水、在曹州東南三十里、俗傳即孔子見列女佩璜之地。○盜泉、在泗水縣東北、高陘山之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即此。○季桓子井、在曲阜縣魯城內。史記桓子穿井得土缶即此。○南溪、在曲阜縣治東南一里許、靈光殿址南、釣魚池東。大學士李東陽賦、西涯子寓於南溪之上、公事既竣、賓客畢散、清風徐來、旭日始旦、春服漸成、烏紗微岸。方泉景之斟列、忽群屐之一泮、約遊而步、則蒼蘚繡地冊

攢燒林。野食呦鹿、園鳴變禽。紛華曜其暘、叢薄蔭其陰。扮移組徠之峰、石出太湖之濱、境已曠而復幽、路將窮而轉深。乘舟而泛、則泓碧長虹、汰痕圓暈、歷亭到彫、下入無朕、委穿紆繞、倏遠疑近。飛羽夾翔、游鱗作陣、俯空鑑以窺明、激輕濤而拂潤、雖非浮海之大觀、亦得風雩之真韻。登城而眺、則面引鳧嶧、背負岱宗、左拱尼山之崚嶒、右瞻文廟之寵從。古泗北捄、清沂南帶、遠泉出乎其側、汶水繚乎其外。深池曲竇、下與溪會、復有平疇萬區、大澤千里、高原隱伏、廣路長迤、天幕冪以四布、雲飛飛其如馳。思兩儀之既闢、見萬象之流峙。乾坤渺其無際、靈氣究乎攸止。不然、則一溪兮幾何、吾■獨羨乎此。偶遇孔氏之父老、過而問曰、美哉溪乎、其源可得而知乎。父老曰、此周封之遺墟、漢國之故池也。其前則兩觀之門、其後則靈光之基也。地以人勝、事隨代更。逮我故公、而南溪是名。滲漉汙瀦、澄渟清冷、塞者疏而為通、涸者瀦而為盈。防危有隄、臨深有梯、培舊植以為堅、綴新葩以為榮。斯溪也、乃冠裳之所咸集、軒騎之所必經、詞林侈以為盛事、海內想聞其風聲。矧伯仲之俱美、與東莊而並稱。余嘗覽薊游燕、擯具纜楚、忽便軺之東邁、弭余節兮鄒魯。鄒魯之山兮巖崎、魯之水兮漣漪。匪王事之在躬、余何為乎南溪。窺聖途之浩蕩、望學者之津涯。歎時乎之不再、覩逝者之如斯。惟德澤之汪濊、亘宮墻之崔嵬。家與國而咸休、名與緣而俱垂。吾固知金

石之足恃託文章以為期於是衍聖公揖而進曰嗚呼此先君子之志也先生幸為我賦之余曰噫有是哉乃呼愚援筆書於堂壁徘徊日夕蓋三宿[12]子後出也○鳴犢河在高唐州南三十里舊屬恩城縣東北入務縣與屯氏河合流入海漢元帝永嘉五年河決靈鳴犢口即此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13]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歎索隱曰鳴犢後字也又通鑑外紀周敬王二十八年趙簡子殺鳴犢今按高唐趙接境河名本此

風俗

家家頗閔人人由求讀先王之書文質彬彬乎過人絃誦洋洋乎盈耳聖人之遺澤也

物產

兗州府○楷杖楷木出曲阜孔林紋如貫錢有查性無橫性製為杖可以戒暴○柘硯出泗水柘溝陶土為之滑潤可愛背記云東魯柘硯

城池

兗州府○曲阜▬城磚城周圍七里池深一丈門四各建城樓

按舊城距闕里四十八里許　國朝正統間宣聖五十七代孫知縣孔諤建正德七年流賊猖獗驚也[14]孔廟巡撫都御史趙璜奏請徙築於此僉事潘珍知府費旭督成之大與一費宏謂各築闕里城成衍聖公知德謂茲舉　國家盛事不可使無聞於後也以書來屬宏為記闕里與曲阜相去十里故皆無城而闕里尤為孤職守望無所恃焉正德壬申盜入兗以正月七日破曲阜焚官寺民居數百虐殺所及不崇朝縣治為墟是夕移營犯闕里秣馬于廷汙書於池雖廟宇林墓幸而無虞然族屬散走神人震恐岌岌乎危亦甚矣監司議遣兵四百來戍賊衆我寡又望風輒潰於防禦固無濟也維時今按察使潘君珍方以僉事按行東兗謂縣廟必相須以守盍即廟為城而移縣附之旬甫浹遂疏於　朝會科道紀功茲土者亦以為請下之司徒司徒曰是舉一而兩得宜亟圖之下之撫按撫按合潘君咸曰境內之事孰有重於是者信其不可以緩群議既協　詔從之爰命司空尼工而令役焉其基[15]周八里三十六步而益以負郭之田其版築用丁夫萬人而取諸農務之隙其材用為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多出於諸司罰鍰而後募好義者助之經始於正德癸酉之秋訖功於嘉靖壬午之春視其外則高墉深溝與泰山洙泗映帶而縈迴視其內則廟貌公府亢然中居而縣治儒校行臺分司以及市廛門巷羅布環列雅足以增宮牆之重前此千百年之缺典乃今始克舉之後此千百年而或有外侮焉於是乎庶幾無患矣夫恃而不備君子以為皆罪故易夫重閉王公設險槩有不容已焉者也而春秋書城多數十傳乃謂凡志皆譏蓋褒民王愛其力非時與制而輕用之聖人於此誠

不能無虞焉。然事有至重且急而關於天下之故、不可以勞民而但已者。故虎牢之城、以與夏之防所當嚴也、則許之。成周之城、以君臣之分所當正也、則善之。至如閟宮之役、泮宮之修、以宗廟學校為有國者所當先務、則又錄而不棄。是可以測聖人之源意矣。萬世而下、三綱叙正、而諸夏乂安、實惟夫子之道焉是賴。顧茲闕里、以廟則通祀之宗也、以宮則立教之首也、因盜警而慎未然之防、即城築以致尊崇之意、在今日惡得而緩此。諸臣之議、天子之詔、所以無悖於聖人之訓、而遂成千百年創見之功也。宏不佞、遂書以為記。

橋梁

兗州府○洙水橋、在曲阜縣北四里孔林前。洙源久堙、嘉靖五年、工部侍郎章拯濬得之。其流經孔林西南、與沂水合。橋舊遏蘩道、嘉靖十二年、巡按御史方遠宜用孔希瑄議、改建南有餘步、水勢縈抱、視昔稱勝。

公署

衍聖公府、在曲阜縣東北。○曲阜縣舊距府東四十里、在宣聖廟西、俗因流賊殘毀闕里、移城衛之、縣亦遷焉、在聖廟右。

學校

尼山書院、在曲阜縣城東南六十里尼山之上、宋慶曆間建、後毀。國朝永樂十五年重建、肖孔子像。元學士虞集記曰、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為言、乃為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百里、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西峙、中峯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栢、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塗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臨水、崖有曰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址則防山、聖人合葬其父母處也。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源之溪、後有中和之谿。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封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於今、蓋三百餘年矣。○聖澤書院、詳見一統志、不重出。元學士李謙記畧曰、城野之南、湖水之側、有講堂故基存焉。乃吾夫子與群弟子講道之所、後人欣慕聖澤、不忘云耳。其興廢不能亟考。又曰、或者以為講堂當在魯而不在汶、殊不知弟子從聖人周流四方之時、若過宋而習禮於樹下、遊舞雩而聞崇德辨惑、皆是類也。矧吾夫子作宰中都、年已五十、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而不專在彼、又奚疑哉。

祠祀

先師廟、在曲阜縣治東闕里故宅、創始魯哀公十七年、歷代興

廟有碑。唐開元初、封文宣王始宏廟制。宋太平興國咸淳[16]金大定元至元間重修、　國朝洪武九年增修、永樂十四年、撤而新之。弘治十二年、燬於火、　敕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聖公歲以四仲致享。唐開元七年修廟碑、李邕撰。略云。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昔徒小說、蓋有異聞。夫子之者莫如天、籍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籍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修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庸主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友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體、和風清竊、安足喻哉。○鄆國夫人殿在先師廟後。元楊奐記曰、祀天而不祀地、祭日而不祭月、是豈禮也哉。況聖人之教、始於夫婦、達於天下。不爾、父子君臣上下泯矣。前廟後寢、三代之定制、而吾夫子之祀、本用王者事。闕里之舊、有鄆國夫人殿久矣。由唐宋、降及於金、號稱尤盛。貞祐之亂、掃地無餘。故老彷徨、莫不痛心。

東平行臺嚴公忠濟、仰體朝廷尊師重道之意、以興廢補弊為[17]務、經始於己酉八月、落成於壬子之七月。先是、夫人之神座坐木芍藥一本、見者異之。明年、修廟之令下、適遺卅者犯我林廟、伐我民冢、珍林[18]堆積如阜。闕公之至、盡委而去。乃命參佐王王[19]次召匠計之、僉曰、構正位則不足、營寢宮則有餘。衆志既協、遂訖茲役。花之祥驗矣。而工食塗飾之費不論也。夫神怪之不語固然、而有開必先之說、如之何其廢之也。夫人姓并官氏、宋女也。泗水侯鯉息也、沂水侯伋息之子也。先聖之為中都宰、為大司寇、攝行相事、夫人不以為泰。畏於匡、拔樹於宋、削跡於衛、絕粮於陳蔡、夫人不以為否。窮通出處、無一而不預、所以血食者其斯乎。彼湘水之娥皇、郃城之姜嫄、祠宇之顯者也。歲諸鄉邑子孫、每四仲之月、肅三獻之禮、歷千萬世而弗絕者、不有則矣乎。○尼山殿在曲阜縣東南五十里、宣聖誕毓之處。宋慶曆中、四十六代孫宗愿建後圮。　國朝洪武九年、五十六代孫希學修、後又圮。永樂十五年、知縣克中修。○毓聖侯殿、舊在宣聖廟西、弘治間遷於尼山。以尼山毓聖、故封其山之神。

陵墓

兖州府○魯昭公墓、在魯諸公墓道南。孔子為魯司寇時、溝而合諸墓、其地皆在闕。故曰季孫使役如闕。按今地理悅次、上縣西南四十里有地名闞城、中有古墓、四圍已荒、土俗傳為昭公

墓。畨如是、則昭公墓與魯諸公墓相去百里、何可溝而合之。不然則曲阜東所謂魯公墓者未真、或者其墓俱在闕城、未可知也。○啓聖王墓在曲阜舊縣東二十里防山。○宣聖墓在曲阜縣北二里許。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林廣十餘里、樹以千數、皆異種。以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土所宜木種之。今塋中楷木最多、相傳子貢所植者。王充論衡、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之却流。夾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墓前有石壇、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壽九年、魯相顏叔節造、東連伯魚墓、南連子思墓、規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鬣封者是也。塋中無荊棘、無鳥巢、昔人謂將吾道終不可蕪沒、而鳳鳥有時而至與。○伯魚墓在宣聖墓東。○子思墓在宣聖墓南。

寺觀

佛老之徒、聖門所黜、齊魯之區、大率無幾、曲阜則絕無焉。斯亦足以見聖教之所及也。

兗州府○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副使李遜學詩、一源洙泗接尼丘、閒氣乾坤浩莫收。佛地何緣分半席、聖名元自重千秋。天花兩落紅香細、寶樹風清綠影浮。雲蕉雪鴻聊態此、閒吟先為碧紗留。

宮室

兗州府○先聖學堂在曲阜縣城北五里、洙泗二水間。孔子自衛反魯、刪述於此。○子貢廬墓堂、在宣聖墓西。嘉靖三年、僉事蕭公瑞建。○杏壇樓、在宣聖廟前、有金党懷英書杏壇二字石刻。○觀川亭、在曲阜縣東南五十里尼山之麓、今廢。○駐蹕亭在宣聖墓前、宋真宗幸孔林、駐蹕於此。○夫子堂在魚臺縣東南二十里、相傳夫子適陳過此所居、故名。○麟鳳亭、在鉅野縣治北、創始無考。元至順間、縣尹樊遜重修、以其地有獲麟落鳳二冢、故名其亭。○宣聖燕中堂、在東平州東北一十許。元至元間、郡守王主敬建、三氏教授張翰有記。○教書堂、在平陰縣南三十里柴蓋山上、相傳孔子嘗教書於此、因名孔子山。又城西南二十里石峽封、亦有醇德先生教書堂。○望海樓、在郯城縣東南三十五里、相傳孔子曾登此以望海。劉翔詩、傍海結高樓、乃記聖遊跡。扶桑曉日紅、瑯琊晚峯碧。洪濤吼晴雷、孤鴻渺秋色。觀此難為言、臨風重嘆息。○傾蓋亭、在郯城縣北十里、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即此。後人因建亭。

東昌府○夫子堂、在茌平縣。

古蹟

代與時更、物隨世變、居今考古、匪跡曷因。故覩舊邑城、而君臣之義嚴。入曲阜里、而聖賢之道著。過麟冢者、嗟周道之衰。登琴臺者、慕君子之化。至於春秋兼并、列國戰伐、中原破裂、而城社之遷徙、郡邑之省廢、遺墟故址、皆可因以考也、故載之。

濟南府○鄒縣在鄒平縣西北十三里。相傳即孔子問津處、甚非。○聞韶臺在濟陽縣東北三十里。相傳孔子在齊聞韶之處。元時建大成殿、有肅政廉訪使王士熙記。○曬書城在肥城縣西南三十里、相傳孔子曬書於此。元承務郎尹程詩、去聖今逾遠、曬書城已荒。青緗經草色、蝌蚪泛雲香。已落祖龍手、如存孔子堂。斯文元氣動、喬木鬱蒼蒼。○汶陽田在泰安州境內、即齊人曾來谷後歸魯以謝過者、後人因名為謝過城。

兗州府○曲阜故城、在今縣城東十里、歷宋元三遷於此。○國朝正德間、遷今治、舊址尚存。○闕里在曲阜縣、相傳在魯兩觀闕右、故名。後漢郡國志、魯國有闕里、孔子所居。又稱孔子闕里、荊棘自闢、從講堂至里門。水經註曰、北為洙瀆、南則泗水、夫子設教於洙泗之間。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闕里背洙泗、門有石閫、去洙水百步餘。漢高帝過魯、以大牢祀孔子、在此。或謂闕里為孔子素王之尊稱、恐非。今立宣聖廟、詳見圖考。大學士李東陽詩、闕里分明聖域開、魯邦遺跡甚蒿萊。衣冠夾道齊風引、香帛迎門好雨來。天外遠山皆拱護、眼中新廟已崔嵬。駭行台是平生事、況有文章出上台。尚書喬宇詩、南沂西泗繞晴霞、北岱東蒙擁翠華。萬里冠裳王者會、千年鄒魯聖人家。高林蔽日無巢鳥、古碣埋雲半土花。瞻望宮墻空佇立、敢從滄海問津涯。○杏壇即孔子講道處、莫詳故址。今杏壇樓、乃後人名之。金高德裔銘、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挺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永垂金口。三千之徒、義由此受。我瞻遺壇、實為教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窮桑在曲阜縣魯城北。史記、少昊氏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於曲阜。○魯源村在曲阜縣尼山南、舊傳為叔梁紇所居之地。○五父衢在曲阜縣西南。禮記、孔子殯於五父之衢。左傳、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矍相圃今為曲阜學基。記云、孔子射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即此。○洙水故道在曲阜東北、跨桃落過講堂、經孔林西入泗河、址存。○兩觀臺在曲阜縣城內、即孔子誅少正卯之處、今有兩觀泉石刻。○魯壁在曲阜縣孔子宅內。秦始皇與李斯議焚書、孔鮒以論語、尚書、孝經等書藏於壁中。漢景帝時、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金石絲竹之聲、乃不敢壞、壁中得古文經書、因名魯壁。金創建金絲堂於此。國朝弘治間移金絲堂於西、建詩禮堂於此。○手植檜在曲阜縣孔廟中。按闕里志、夫子手植檜三株、兩株在贊德殿前、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文左者左紐、右者右紐。一株在杏壇東南隅、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其枝盤屈如龍形、世謂之再生檜。晉永嘉三年枯死、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元年又枯死、至宋康定元年復生。金貞祐甲戌春正月、北寇犯闕里、焚祖廟、延及三檜、無復孑遺。好事者取其煨燼之餘、刻為聖像及十哲像、或為

發多、而香氣襲人。是宋時從榮之檜、至是又不存矣。元至元[illegible]年、復生東廡頹址壁隙間。時張頎為三氏學教授、乃取復植之。故所漸蟠如龍形、高一丈、圍三尺。國朝弘治十五年、復煥然火、尚有遺幹、在大成門內。兗州知府童旭置石欄以護之。國朝學士吳寬詩：魯宮久已壞、孔宅仍如新。悠悠二千載、手澤嗟尤存。所存匪他物、奇樹當高門。矯矯歷霜雪、青青出埃塵。穀承時雨化、生意常欣欣。相傳藉文字、烈火經嬴秦、而此特萌蘖、挺然異其群。群木繞庭際、合抱高入雲。尋常豈得似、隱起成旋文。端如人索絢、徽纆依然分。米芾好奇士、於道未必聞。玩物有述作、意與石丈均。我來重謁拜、欲去步幾巡。維魯多松柏、斷度見詩人。徂徠與新甫、遥聽失嶙峋。○尼山碑、在尼山書院。元至正二年虞集撰。○孔廟碑、後漢建寧二年、魯相孔晨奏出王家穀祀夫子碑、魏黃初元年、制命二十一世孫孔羨為宗聖侯奉家祀碑、曹植撰。齊碑一、剝落無文。隋大業七年、曲阜縣令陳叔毅修廟碑、汝南仲孝俊撰。唐乾封元年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崔行功撰。開元七年修孔子廟碑、李邕撰。開元二十八年修文宣王廟碑、張之宏撰。咸通十年修文宣王廟碑、賈防撰。宋太平興國八年修夫子廟碑、呂蒙正撰。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御贊碑、并儒臣王旦等作七十二賢贊。景祐四年、敕建講學堂碑、成昂撰。金明昌二年修至聖文宣王廟碑、党懷英撰。大定三十一年建鄆國夫人殿、下党懷英撰。杏壇刻、党懷英篆。元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詔碑、元統元年勅賜曲阜孔廟田宅碑、歐陽玄撰。按漢碑皆隸、多剝落。唐碑二、亦隸書。元碑頗多、惟火殘缺。今舉其大者載之。○孔林碑、在子思墓前石壇上。二龜徑三寸、深半寸。前漢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又有曰祝其卿者、各數字、甚古拙、字多剝蝕。○司寇像、石刻、在孔廟大成殿內。○凭几像、石刻。又行教小影、石刻。二像臣[20]奎文閣壁上、俱吳道子筆。○鄒城、在鄒縣境內、即叔梁紇所治邑。孔子將西適趙、至河而反、息鄹、作鄹操、曰：周道衰微、禮樂凌遲。從吾所好、其樂只且。見前、不重出。漢時置南平縣於此、後廢。○曝書臺、在鄒縣城南中庸精舍傍、世傳子思嘗曝書於此。元縣尹司居敬築。○曬書臺、在泗水縣東南五十里聖公山上、相傳孔子曬書於此。○落鳳臺、在鉅野縣城北僅百步、石高數仞、相傳春秋時有鳳集此、因名。○麟塚、在鉅野縣東南三十里。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因葬於此。

聖賢

山東孔子所生、為萬世道德之宗。顔曾思孟、紹其統。七十子炙其化、三千之衆服其教。然多齊魯宋衛之産焉。其後孔孟門人、又以斯道自相授受、則固皆聖賢之徒矣。闕里崇報、皆得襃封、世彌遠而道彌光。又豈一代之事功、一時之人才可並論哉。故

宗也。騰四世生霸、元帝時、賜號褒成君、奉孔子祀。此一宗也。然則紹嘉公乃大宗、褒成君乃小宗。何齊生安、光武時嗣爵、又進封宋公、爲漢賓、位諸侯上。霸三世生均、平帝元始初、進封褒成侯。均再世生損、和帝永和中、徙封褒亭侯、至獻帝初國絕。蓋兩宗至於漢亡、俱失傳矣。魏文帝黃初中、復求先聖之後、得議郎羨、賜爵宗聖侯、傳再世生震、晉武帝泰始初、改封奉聖亭侯。震四世孫懿、隨元帝南渡、居會稽。孔氏自此復分南北兩宗。懿生鮮、宋文帝元嘉八年、以罪奪爵。十九年、以隱之嗣。隱之後以子不道失爵。二十八年、以惠雲嗣、又以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以邁嗣。邁傳其子、　亦以罪失爵。此南宗也。後魏時、求先聖之後得二十七世孫乘、以爲崇聖大夫。孝文時、改封其子靈珍爲崇聖侯。靈珍三世生渠、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侯。入後周、宣帝進封鄒國公。渠再世生嗣悊、隋煬帝時、改封紹聖侯。此北宗也。然則從元帝南渡者爲大宗、受北魏所封者爲小宗。南北兩宗、至於隋亡、又并失傳矣。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始得先聖之後德倫、賜爵褒聖侯。德倫再世生璲之、玄宗開元中、進封文宣公。傳七世生光嗣、遭五季之亂、失爵、爲泗水令。有灑掃戶孔末、欲冒襲封、盡殺諸孔氏。光嗣妻生子仁玉、方九月、遂秘養之。後周時、乃得嗣爵、入宋而卒。至太平興國中、復召仁玉之子宜嗣封。宜再世生聖佑、無子、以弟宗愿嗣。仁宗嘉祐中、以祖謚不可加後人、改封

衍聖公。宗愿傳若蒙、哲宗元祐初、改封奉聖公。若蒙坐事廢、弟若虛嗣、後復爲衍聖公。若虛傳若蒙子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孔氏自此又分南北兩宗。端友傳四世生洙、以宋亡失爵。此南宗也。僞齊劉豫自濟南僭位、得先聖四十九代孫璠、賜爵衍聖公。豫廢、金因之。璠三傳生元措。金末、僅立作亂、降元、遂并　元措以去。此北宗也。然則從高宗南渡者爲大宗、受劉豫所封者爲小宗矣。元措入元而卒、乃召洙俾嗣爵、固讓、歸衢州。仁宗延祐四年、召中書定議先聖五十三世孫當嗣封者、遂得元措宗人思晦、以聞。思晦受爵、以卒、因子貴追封魯郡公。蓋今之爲大宗子者、皆思晦之後矣。夫宗禮、先王之所制、蓋以制天下之大倫、而絕爭端者也。先聖定禮樂、以爲萬世法、而況其後人奉世祀、可不慎乎。夫以魏唐之初、其所封者、史記不載其世次、而凡在北宗者、又皆出於一時之訪求、乃以之當大宗子之責、亦異乎先聖之禮矣。必不得已、則南宗猶爲近之。蓋南宗出於當時嗣爵之人、而北宗出其疏且遠者、或乃以去宗國爲南宗之罪、以守林廟爲北宗之賢、則又有大不然者焉。以史考之、凡出於北宗者、實皆逃難四出、流落民閒、非真有仗義守禮之心、効死而不去者也。然則取此去彼、又豈大公至正之道哉。矧北宗祖璠、始受逆豫之命、而終於胡元之朝、所謂因襲之間、尚有可譏者、凡以此而已。作聖裔考。

人物

列國○陳敬仲、齊大夫、陳厲公庶子。桓十四年、陳人殺公子御寇、敬仲奔齊、桓公使為卿。敬仲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使為工正。飲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孔子寓齊聞韶、其敬仲來奔有傳焉。

兗州府○秦孔鮒、字子魚、孔子九代孫。詳見前卷、不重錄。○漢孔臧、孔子十一代孫、文聚、為漢都尉、以破項羽功、封蓼侯。臧嗣爵、歷位九卿。武帝時、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家、相承作訓法。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訓。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後嗣。帝從之、禮賜如三公。著書十篇、賦二十篇。又嘗作書與從弟安國、皆有義。○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代孫、父忠為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師事申公、嘗為武帝博士。魯共王欲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安國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論語訓解。會巫蠱事作、不果上。仕至臨淮守。子卬、傳家學、尤善詩禮。○三國王弼、字輔嗣、山陽人、嘗曰、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註周易及老子。○唐孔穎達、字仲遠、孔子三十二世孫。明左氏春秋、王氏易、鄭氏書、詩、三禮、兼善算曆、屬文。隋大業中、授河南內郡博士。唐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數盡忠言、益見親待。累除國子司業、與魏徵撰成隋史、又修定五禮書成、進爵拜為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太宗幸國學、命穎達講孝經。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又撰定五經正義。卒謚憲、圖形凌煙閣。○金孔總、字元會、孔子四十九代孫。少穎悟、通左氏春秋。及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世宗召赴闕下、欲留任用、總力辭、請專祀事、特授曲阜令、嚴潔祭祀、敦睦親族、終奉直大夫。○元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代孫、初為范縣學教諭、延祐三年、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嘗修復廟堂、整飭服器、及請置尼山書院、以列於學官、請加封啓聖公為王、皆從之。先是五季時、孔末之徒以偽亂真、殲聖裔幾盡、至是復欲冒聖後、思晦合宗族、稽典籍、竟斥之、刻宗支於石、族系益明。卒、追封魯郡公、謚文肅。○國朝孔克中、曲阜人、永樂中、衍聖公以賢薦為本縣令。克中力農不受、後迫之乃從。既官、嘗葺祖廟、睦族愛民、至今德之、附祀鄉賢祠。

流寓

兗州府○元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若部、父之純、為東平萬戶府參議、生時夢謁孔廟、得嘉果、故名。既長、以文學辟萬

户府議事官。陝西行省掾、孔孫不應。時太常樂師流寓東平者章缺落、詔孔孫以奉禮郎副董樂師、肄成獻之。累官禮部尚書、集賢大學士。

仙釋

兗州府○漢孔安國、魯人。常行氣服鉛丹、三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每斷谷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食如常、與世人無異。按安國為漢名儒、今據神仙傳所載若此。

孝義

兗州府○孔承夏、曲阜人。九歲孤、家貧、為傭奉母。母卒、廬墓三年。

閒旌表、後為本縣令。○孔閔諭、曲阜人。父卒、廬墓三年、

閒旌表。

列女

女師興而內教明、陰道立而匹儀正。巾幗之體不辱、吾逢之士何加焉。山東聖賢之邦、非獨士人景行、雖女德化之。齊姜孟母不可尚矣。孝姬烈婦、輝映圖史、可勝述耶。斯固禮教餘波之及、亦國家育化之徵也。

兗州府○國朝孔贄書妻沈氏、曲阜人。正德四年、旌表貞節。○孔彥臣妻王氏、孔弘憲妻賁氏、孔公田妻顧氏、孔公雷妻張氏、孔公楊妻華氏、孔彥霄妻胡氏、孔德潛妻陳氏、孔彥琳妻宋氏、以上俱曲阜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陳思道妻孔氏、曲阜人。正德六年、為流賊所逐、投井而死、旌表。

藝文

孔子家語十卷、王肅註。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爾雅三卷。晁氏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晉郭璞註。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雅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小爾雅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為十三章。○孔子編年三卷。晁氏曰、宋孔傳取左氏、國語、公羊、史記及他書所載孔子事、以年次之、自生至卒。○東家雜記二卷。晁氏曰、亦孔傳撰。孔子四十七代孫、纂其家舊聞逸事。陳氏曰、歷代追崇先聖故事及孔林古跡。○闕里世系一卷。晁氏曰、宋孔宗翰修孔子家譜也。唐藝文志有孔子系葉傳、今亡。其家所藏譜雖

曰古本、止叙承龍著一人、故多疎畧。宗翰元世末知洪州、刋牘。紹興中、端朝緒之、止於四十九代。洪興祖又以史記并孔光孔傳、及夫子賢注、樂辛相世系諸家校正、且作年譜、列於卷首。○孔叢子七卷。晁氏曰、楚孔鮒撰。仕陳勝為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其先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行事、名之曰孔叢子。凡二十一篇。

遺文

孔子曰、文獻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矣。山東聖賢名邦、文盛以繁、諸志則不盡錄者、總類於茲。所以繁齊魯之名跡、識海岱之勝觀、搜帝王神聖之逸聞、陳絃歌禮樂之遺化者、斯志庶乎其足徵也。

唐幸曲阜祠廟詔　朕聞德契機神、盛烈光於後代。化成天地、玄功被於庶物。魯大司寇宣尼父孔某、實大成之材、屬衰周之末。思欲屈已濟俗、弘道佐時、歷聘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以永歎、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鴻業於時、貽景化於千祀。朕嗣膺寶曆、祗奉虞圖、嘉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於海內、行大道於天下。遂得八表乂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備樂和。展采東巡、回輿西土、途經茲境、撫事興懷。駐蹕荒區、頫為師友。瞻望幽墓、思承格言。雖宮縣荒蕪、餘基尚在、靈廟空寂、徽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君孔子者也。徽禹之歎、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贈太師。歷年代雖遠、式範令圖、景業維新、儀形茂實。其廟宇制度卑陋、非宜、更加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牢致祭。褒聖侯德倫、既承微嗣、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免賦役。

詩類

周師乙歌。家語、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沮之、孔子遂行。師乙作歌送之。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唐高適汶陽道中詩。聖人久已矣、游夏遙相望。日出見闕里、山平知汶陽。○元趙孟頫孔道輔擊蛇笏詩。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鉅細雖有異、正氣憤激生於中。偉哉孔公聖人裔、豈聽妖邪亂民志。即今槐木一尺強、氣象凜凜含風霜。子孫守之愼寶藏、絕勝象牙堆滿牀。○國朝許彬為衍聖公賦詩禮庭詩。共說趨庭處、全勝聞道著。寸心知畀藁、萬理事幽探。豈但聞三禮、還看學二南。高山頻仰止、隅座挹晴嵐。○崇恩堂東魯素王孫、青年覲至尊。宮袍頒錦繡、玉食賜盤飧。自是宣尼裔、偏承　聖主恩。河間華扁在、在在光彩照乾坤。○尼山高贈孔公伯。尼山高、高嶙峋、千年孕此大聖人。聖人一去聖澤新、雲仍玉樹何振振。公伯先生號賢者、帝布不沾京洛塵。生時分植祖庭檜、花甲於今六十春。蒼然勢欲凌秋旻、朔風吹地才一日、先生嗅坐開芳辰。戲綵兒孫行遶身、携壺陸續來親賓。

嵩一紙馳獻壽、知有內翰聯佳姻。新詩在眼酒入唇、先生胸
然片烏巾。求山喬水色不改、百歲頭作無懷民。○望闕里尼山
東下、欝蒼蒼去路都無百里長。何日禮文陳俎豆、一宵清夢繞
宮墻。孔林豈用堪輿說、周典應多掌故藏。心口自斷還自語、進
修何日敢升堂。○硯尾溝。一泒泉聲出硐長、千金猶帶墨痕香。
源流色正分玄武、刪述功深仰素王。湘水有魚還識字、滎河無
馬復呈祥。稽疑欲借圖書斷、滿漲爽迴又夕陽。○吳寶謁宣聖廟
詩。林立旁碑餘古昔、廣庭端拜啟門開。王封高並東山峙、聖澤
長盈泗水洄。已冷阮灰科斗出、未行綿蕝太牢來。只今老樹成
遲抱、天遣森然愧宋雕。○李東陽新廟告成詩　巖巖岱嶽、新廟
有作。爰經爰度、惟舊規是若。載增載拓、以光於前畧。○新廟既
構、其輝孔炤。如軺斯輳、如樾斯茂。若繪若繡、惟功之懋、厥有加
於舊。○惟天降祐、鬱攸是崇。惟斯文之恫、惟　帝降命、有嚴厥
工、惟中丞之風、監司之功。○廟祀伊俶、　帝命孔肅、曰此大事、
我其可弗告。粢牲冊祝、予輔臣是屬。臣拜稽首、臣曷敢弗恪。○
廟既新止、禮既殷止、聖靈降監、饗言觴止。天右斯文、寶亨厥祀。
如貞斯元、如冬斯春、惟國有明祀、於千萬年。○曲阜紀事。天下
衣冠仰聖門、舊邦風俗本來敦。一方煙火無虛觀、三氏絃歌有
子孫。城郭已荒遺址在、書文半滅古碑存。憑誰更續東遊記、歸
向中朝次第論。

表類

國朝程敏政代衍聖公謝修闕里表。伏以文教誕敷、雖昭揭臨
於海宇、儒宗大慶、再新復見於宮牆。成千載之偉觀、匪一家之
私幸。光覃鄒魯、遠陋金元。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備中和、志
兼謨烈、乾綱獨運、闢四門以廣忠言。渙號孔揚、奉兩宮以隆孝
治。登延耆俊、屏斥異端。講籍田之禮、以厚民生、却貢獻之私、而
恢邦計。加崇釋奠、重師表百王之功。常御經筵、究刪述六經之
旨。當廟宇落成之日、應治元紀之期。載念　先皇舉斯盛典。
屢勤大吏、督彼群工。出官帑以佐經營、發役人以充輸作。禮庭
中起、視昔有加。寢殿相高、於文斯稱。像設儼衣冠之肅、咸時增
俎豆之輝。文星遠映乎璧奎、化雨再沾於洙泗。總賴乾坤之力、
致茲輪奐之休。臣爵與上公、身叨主祀。孔林無恙、企聞詩聞禮
之風。闕里有嚴、愧肯構肯堂之業。侍虞庠而觀盛舉、已被鴻恩、
瞻嵩嶽以祝番釐、載申微悃。伏願配乎天、配乎地、慶無疆之治
於一人、作之君、作之師、享有道之長於萬世。臣　等無任瞻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記類

國朝劉珝撰修孔廟記。厥初天不天、地不地、人不人、物不物矣、
非斯道大明、則混沌罔攸判、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
非斯道懋昭、則人極罔以立。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倡

明斯道於前、孔子申明斯道於後。倡明之功大矣、申明之功亦豈小哉。譬之泉焉、有鑿其源、苟不濬而引之、則堙矣。此孔子所以有功於前數聖人、有功於天地萬物、有功於萬世也。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天惟不畀以君師之位、是以周易之贊、詩書之刪、禮樂之定、春秋之修、不得不成於自衛反魯之後也。絕學有以繼、綱常因以明、不止於夾谷之會、兩觀之誅、羵羊辨土木之妖、楛矢驗肅愼之貢、小試而已。使天畀夫子以位、則亦如前數聖人、天下後世貿貿焉莫知所之、萬世何所賴耶。隆周迄漢以來、匪直中原之主知尊其教、雖夷狄之君無不是矜是行焉。追我　祖宗君師宇內、益尊其道。自京師以達於海隅、邊徼皆廟祀孔子、冕服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事、則罷數樂舞、有加無已。况闕里廟祀、非他處可擬也。乃成化癸卯、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弘泰、以廟貌弗堪、言於朝、詔特允之、命有司作新。凡殿堂廊廡、門庭齋廚、寢宮等、三百五十八楹、規模一新。其間有不可易者、仍舊不敢輕褻。位於正殿者、皆盤石斲木爲龍。位於兩廡者、亦皆如制。以迄周垣層路、皆甃以甎石、瞻之者如在天上。或時龜山雨霽、泰岳雲開、則重檐疊拱、丹青耀日月之光、短欄修楯、金碧焜煙霞之色、輪奐之制、大超前代。丁未春落成、乞守趙公瓚伻來徵言。竊惟夫子之道、如贊天地之大、袞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至於漢魏而後、廟貌有隆有替、況道亦隨之弛張焉。咸莫若我朝重飾、其事咸備、雖萬世無以復加也。凡有事於茲、後者官銜姓氏、具列於碑陰、謹系以詩曰。泰山之陽素王宮、殿宇巍巍霄漢中。古來天開此勝地、木鐸聲音運九重。天佑斯文隆弗替、道垂萬世無終窮。歷代君人常北面、千秋儒士宗文風。四維以張世道美、彝倫攸序教化弘。尊尊卑卑有定分、萬彙萬物咸併㥟。緇非斯道明於上、今來古往俱顯蒙。大哉聖道大無外、渾均宇內天無功。坤厚彰德出獨異、林木不棘蛇寵蹤。森森楷木潤千尺、灼灼杏壇花開紅。復惟檜木手所植、人得尺寸高無同。三千七十真何幸、一趨函丈姓名崇。有孫有子綿斯盛、有則有儀欣相逢。從茲千世與萬世、四方仰賴魯邦東。

序類

元趙孟頫撰闕里譜系序。魯國孔君文昇以舊牒抵僕、示以闕里譜系、求僕爲之序。且有敘其世家曰、文昇之十二世祖諱檜、唐同光間避亂、自闕里來居溫州之平陽。檜生奕、奕生源、源生實、實生麗水縣丞介、介生平、平生逵、逵生公志、公志生處州司戶參軍師古、師古生炳、炳生貴敬、貴敬生淳孫、是爲文昇皇考。始家於杭。宋德祐末、職教建康。當是時、大兵渡江、道梗不可南、因又家焉。至元廿八年、以官事赴大都、道卒臨清。文昇忍死扶柩、歸葬建康。而諸孤長者方十歲、小者未離乳抱、家貧累衆、不能

後歸溫州。既又娶于溧陽，携諸孤就外氏以居，遂為溧陽人矣。竊懼久而忘其所自來，故切切然以譜系為念。僕嘗謂人之得姓，始皆一也。至其末流餘裔，往往不知所從來者，歷年之多，遷徙之不常，而文獻之不足徵也。今孔君自曲阜而溫，自溫而建康，自建康而溧陽，凡三徙矣。其視溫之族，已若溫之視曲阜矣。數世之後，愈遠而愈疏，譜系之作，其可緩乎。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君清修好學，故能繼紹先志，續述家譜，使後世子孫知本支之傳，愈久而不忘。夫禮者，所以教民不忘其所由生也。君子謂孔君於是乎知禮。謹按自先聖至平陽府君凡四十二世，至文昇凡五十四世。繼自今子子孫孫，修先世之志，勤勤以譜系為事，雖百世可知也。歷年雖多，遷徙雖不常，尚何久而忘之之懼乎。君字退之，今為浙西廉訪掾云。○揭傒斯孔氏譜序。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三孔。三孔之子孫曰克己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孫。繇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諜，而收其所未續者，遂携之至於京師，以示諸學孔子者。傒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諜者也。然徒知重其譜諜，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諜也，猶非其子孫也。而况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天下至今誦其書，譚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纓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哉。衢路廝衆舁帶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况其子孫乎。其為孔氏之子孫，亦難矣。故竊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為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為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為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闕乃祖之道而已。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為務，而况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識其後者矣。子其慎之。

文類

宋蘇軾告文宣王文。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鉤用於一君，㉕而為無窮之遺教；身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以道而鳴。筆成書，吐辭為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久而愈盈。聲非雷霆，瞽者可以使剔目以駭視，瞶者可以使抉耳以犇驚。奈何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載空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刑。回狂瀾於既倒，支大廈於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氛之冥冥。嗟乎，一氣之委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為淮濟之蠙珠，或為雲漢之華星，雖光輝之成彩，未離乎散聚以流形。豈若王之道德，愈久而彌明，曄曄而華，涵涵而停，融而在天者，為雲漢之文章；結而在

地者爲山嶽之元靈。詭然龍翔而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咳唾元王德傳難名。其奉王命。俯臨邊城。亂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紛袍在庭。有踐籩豆。有豐粢盛。薦用時薦。饗於克誠。

碑類

漢稱衛尉夫子碑。受天至精。純粹嘉哲。崇高足以長世。寬容足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辯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以諏之。虛心以受之。深思以詠之。愍周道之迴遹。悼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食。應三四方。曾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飛鴻鶩於中庭。騁騏　於閭巷也。是以期月之頃。五教克諧。彩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紓餘。緩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揚光。夫大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址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於鬼神。遂殂落於憂痗。是以風烈流衍。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勳。以示昭明。辭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弘監。成性存存。奕奕純嘏。稽憲乾坤。曜彼靈祇。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陰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叡殂崩。大猷不綱。○魏曹植撰宗聖侯孔羨奉家祀碑。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應曆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群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二代㉖之禮。兼紹宣尼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禎祥之來集。乃慨而歎曰。大道衰廢。禮樂絕滅。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烟熅。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宮而爲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爲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修廢官。曠洛稽古。崇配乾坤。況神明之所福。作宇宙之所觀。欣欣之邑。宣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

以爲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三頌、騰聲於千載。況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繼體黃唐、包夏含商。降鑒下土、廓清三光。群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玄聖、有赫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絶、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新、群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內光域區、外被荒遐。殊方慕義、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於億載、如山之基。

○按碑、梁鵠隸書。國朝胡翰孔氏家廟碑。先聖孔子生於魯、實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王二十一年而薨。門人會葬、明年即其故宅爲廟、祀之、藏衣冠琴瑟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闕里、祀以太牢之禮。雖魏晉南北用兵、文帝、黃初、武帝太始、皆詔修廟祀、給灑掃守衛。歷宋、齊、梁、及拓拔魏、高齊之有國、遂續承爲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車駕東巡者、悉修漢故事。周太祖平兗州、以人主之尊、伸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加、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

友端[2]扈蹕南渡、與其從父傳俱家於衢、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郡守孫子秀請於朝、始賜田五頃、建宮廟於郡東北菱湖上、歷至三百餘楹、事具庸齋趙汝騰記。後燬於寇、遷徙城南。宋亡、元氏改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以端友之孫洙當襲爵、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守江南廟。拓廟故書樓、其制非寶祐之舊、會兵革、益圮壞不治。己亥、王師取衢州、制以分省郎中姑孰王愷董郡軍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即明法令、布恩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爲水木本源所繫、不可無以示衢人、命有司葺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者少者、衣服冠而趨旅、牲幣於庭、敬共將事、願紀成麗牲之碑、用侈公之賜。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稱者。取其故實、書之以見詩書仁義之澤、罔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命、開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咸致尊禮、非他享祀可例。由春秋以來、傳序五十有三世、廟于魯者、禮也。舍魯而南者、宗子去國、以廟從焉、亦禮也。禮之所在、君子慎之、況其子孫、人將曰此聖人之後也、將以聖人望之、崇德象賢、異時太平、修復舊制、是宜有引無替。昔周有清廟、魯有閟宮、至于今歌咏不足、使人想成盛德之美。翰不敏、敢緣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奕奕新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續緒魯邦、世載厥美。作廟於南、會通之禮。　皇祖在上、監無遐邇。大夫師長、百工庶士、保

有天常寔受王祉。殉茲具瞻、俾就傾圯。顯允王公、載振而起。聿來孫子於公寧礎、并爲變衣、陟降庭戺。黍稷鏞鼎、薦則有體。亦有旨酒、式燕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紀是表、魯邦是啓、惟聖是嗣、孫焉及子。言念伊始。

頌類

濵張超尼父頌。巍巍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歌曾衛。○魏曹植孔子廟頌。㉘脩復舊廟、豐其甍宇。華華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群小遄沮。魯道以興、㉙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祐。休徵雜沓、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晉孫楚尼父頌。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周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須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贊類

晉陸機孔子贊。孔子叡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吞昊。清歌先誠、冊書有造。○淮方生孔子贊。文王既沒、微言將墜。邈哉孔公、能見九二。闡化繁象、素王洙泗。發揮中業、道映周季。

銘類

唐常袞徽撰麟臺碑銘。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既感通、理合冥數。昔殷道剝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乂、故鳳鳴於岐。洎周德陵遲、道靡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華修、故麟見於魯。於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遺風故典、鬱而未殄。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廢興之迹、知作者在己。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絕緒、申舊章、變其禮文、配為典憲、擧五常之龜鏡、正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瑞、光胎厥功、故周敬曾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為王法之罷、魯國為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擧其罷、鼓仁義為舟航、推褒貶為銜轡、乘橫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時、而著於後代。何使仲尼有滕薛之土、得三家之衆、與我王澤、霈及烝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矣、豈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聖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廢於季孟。靈瑞之出也、於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殘夭。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illegible]。故尼於陳蔡、獲麟於大野、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

者曰、有麐而一角者何。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敢有、故示人以疑之故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乎鄆、停驂訪古、經獲麟之舊壤、且曰、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路、感先聖之不遇、俾麟出而非時、徘徊道周、乃作銘曰、二儀既闢、三象乃垂。聖道堙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吁嗟麟兮、孰為來哉。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歸邪反正。吁嗟麟兮、兆朕符命、聖與時合、化行位亘。苟或乖戾、身窮道存。於聃豈邑、棲遑孔門。吁嗟麟兮、孰知其昏、運極數沒、德至時否。魏國浸廣、秦封益侈。猶仍迫阨、崎嶇闕里。吁嗟麟兮、靡有攸止。世治則麟、世亂則麏。出非其時、麋鹿同群。孔不自聖、麟不自神。吁嗟麟兮、夫復何云。

論類

梁沉約辯聖論。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己、常以兼濟為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為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籙、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終。若夫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籙之運、值白驄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為聖人也。伐樹削迹於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為東家丘、或以為喪家犬。若不高歎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辯類

元羅泌窮桑辯。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為晦明。蓋指嵎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游於大冢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產必於空桑。而於寶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既而言之、魯南山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為莘陜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春秋、古史攷等、俱言尹產空桑。故城在今陳留、空桑固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是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雖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宇於小顥、而遠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顥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為咸陽、故咸陽曰雲陽、而少昊[illegible]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漢甘泉宮、即武帝之太畤也。顓頊繼少昊者、故世紀顓頊亦自窮桑遷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遂以少昊為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穎達云、言魯北者、相傳言爾。蓋以定四年傳、封伯禽於少昊之墟、逆之、而樂史之所

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也。太昊在東、少昊在西、予既言之。恰遺遠遊窮桑、既在西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虚乎。郯國志云少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雜著類

虜孔温裕請修孔廟狀。右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孔温裕奏、伏以禮樂儒學教化根本、百王取則、千古傳風。國朝弘闡文明、尊尚祀典、不遂古制、大振皇猷。今曲阜縣、乃魯国故都、文宣廟即素王舊宅、興儒之地、至聖之邦、所宜廟宇精嚴、禮物俱舉。近者以兗州頻年灾歉、都廢修營。徙瞻數仞之墻、纔識兩楹之位。雖春秋無缺於釋奠、而揖讓頗系於暴章。遂使金石之音、靡聞於肸蠁。俎豆之設、常列於荒蕪。聖域儒門、当宜堙墜。臣忝爲遠裔、叨領重藩、忍尺家鄉、拘限戎鎮、望闕里而無由展敬、瞻廟貌而有類興功。臣今差人齎持料錢、就兗州摭廟宇傾毀處、悉令修葺、皆自支費、不擾州縣、所需獲遂幽懇、兗申私誠。伏緣兗州非臣本界、須有申奏、伏乞天恩允。臣所請無任悃迫屏營之至。謹具如前。中書門下牒鄆曹濮觀察使。牒、奉勑鄒魯故鄉、俎豆遺教、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温裕雖持戎律、宛有家風、屬兵車之方殷、飭聖門以弘教。牆新數仞、廟設兩楹、盡出私財、不煩公用。綽有餘裕、益見恩能。已賜詔嘉獎、餘宜依。仍付所司。牒至准勑、故牒。

○李坑生徒擢歷判。曲阜縣申、孔禮教授生徒、仲春秋祭奠門、令生徒預恭炊飯、及有塵落飯中、官名先食有塵之飯。恭友仲容借恭於失禮、公云不知將祭、州科罪、省斷云對。曲阜境帶龜蒙、地鄰鳧繹。奄中禮樂、仲尼之盛德不渝。闕里詩書、洙泗之英規尚在。孔禮家承道學、業宗詞林。黄金滿籯、何玷照邪泮宮。剛羽方宣鳳德之儀。沂水騰鱗、再起龍蹲之教。境花落杏、設絳帳而横經。市葉抽槐、擁緇帷而闡教。經來斯講、式崇函丈之規。龍見而雩、大備隆禮之禮。類恭躬祭胄子、跡啟顯門。叨承俎豆之閑、編聽絃歌之末。受崇尊祭、乃齋粢盛。方執爨於兵機、忽飛塵於苑甑。師仍未飯、豈可先嘗。神且將歆、寧宜預食。不恭之罰、罪合寘於嚴科。無禮之刑、理或存於宥過。州司忽罰、頗涉深文。臺局寬刑、寔尊平曲。

○孔宗翰請增林戶狀。夫子墳林、今一千六百餘年、子孫皆葬其間。周圍十餘里、喬木參天。近年以來、多爲盜賊斫伐。州縣既不留意、看林戶又以減省。洙泗之上、識者傷嗟。方當朝廷全盛之時、天下被其惠澤、鄒魯聖師之地、衰歇如此。臣昔在慶曆中、會記一事。吳適知兗州日、乞以廟兵代廟戶、又裁減人數。方是時、宰相章得象欲如其請、參知政事范仲淹獨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師、美事仁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朝論遂已。當時天下以此賢仲淹而鄙得象。蹤入哲宗、遂詔如舊。

○國朝李傑手植檜辯。弘治巳未歲六月十六月、闕里孔子廟災、先聖手植檜

燬焉。京師士大夫聞之，罔不驚愕。且曰：廟貌修復，我皇上崇儒右文，諒不容緩。但茲檜不可復得，惜哉！予考之誌書，手植檜枯於晉，復榮於隋；又枯於唐，復榮於宋。元祐紫陽楊奐東遊記中云：金貞祐兵火焚燬，無復子遺。好事者或為聖像，或為鸞鶴，而香氣特異，是則宋時復榮之檜，至是不復存矣。後八十一歲，為至元三十一年，復生於故處，教授張頍為銘以識之。今所燬者，即此是也。然則他日之復生，其可必也。夫為辭以弔之，曰：維茲之檜兮，欝乎參天，蒼色屹立兮，廟門之前。右枝符坤兮，左幹象乾，儼文隱起兮，一如糾纏。迴柯偃蹇兮，蛟龍屈盤。敝虧日月兮，凌厲風煙，青霜特異兮，材良孔堅。根蟠厚土兮，下入九泉。尼山培脈兮，泗水滋源，鍾靈孕秀兮，歷二千年。足惟先聖之所手植兮，夫豈常木之可比肩。戴枯戴榮兮，凡幾生滅，常存兮不死。日月光食兮，重明甲子，數窮兮，復起。嗟茲檜之被燬兮，元氣欝而縕精，追靈雨之既殁兮，萌蘖勃乎其發，與惟聖道之光大兮，與天地而同久。冀茲檜之復生兮，歷萬年而弗朽。□王鏊獲麟説：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為終也。予以為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制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為一麟哉。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不作邪？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為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删詩定書，贊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邪？且既為瑞矣，又見獲於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為以是終？吾以為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於天下，日食、星隕、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鴝鵒來巢、多麋、有蜮，史不絶書。斯時也，麟曷為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為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為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為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絲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為聖人出也，為已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災祥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志兼之，何也？蓋春秋示戒也，志者紀事也。

定公元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定公即位，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説，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罪，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五年夏，季桓子穿井，土缶中得羵若羊。

哀公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火。按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征南注、以為桓僖親盡而廟不毀、故天示以災。公羊傳之說亦然。蓋踰禮制而以諂瀆事則神亦不享其祭、故天降之災、非曰桓僖有以獲罪於天而火焚其廟也。

漢宣帝地節二年夏四月、鳳凰集魯、大赦。

晉武帝太康九年冬十有二月戊申、青龍黃龍各一見於魯國。

南北朝宣武帝正始四年夏四月、兗州獻白狐。

宋太祖乾德五年春三月、五星聚奎。宋史韓熙載傳、奎主文章、在魯分。時太宗鎮兗海、中國太平之符也。○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夏五月、經度制置使王欽若獲芝於孔林。欽若上言、得芝五株、黃紫如雲氣、及人戴冠冕之狀。是後祭謁、復得芝四本。六月、瑕丘縣民宋固於堯祠前得芝九本、連理者四。是後甘露醴泉之降、不勝其書矣。○徽宗大觀二年十月乙巳、兗州襲丘縣檜生花如蓮實。

國朝永樂十一年五月、騶虞見曹縣安陵都主簿應汝濟獲以獻。○景泰元年春二月、金鄉縣產芝一莖於文昌祠之東。○弘治十有二年夏六月夜、曲阜縣大雨雷、忽有火自宣聖廟東北起、焚毀廡一百二十三間。以上皆出兗州府。

國朝初吳元年冬十月、火逐金過齊[illegible]聖政記、命徐俊火逐金過齊之分、請宜大展兵威、復命徐達進兵益都。此係青州府。

雜志

夫孔不語怪、而述商羊、萍實之謠、孟放淫詞而載齊東野人之語。故說有荒唐而存之、足以識往事、有詭常而考之、足以資博、君子弗兼焉。夫志方輿而辨土俗、又何嫌於稗官埤雅之所經、齊諧諸語之並錄邪。

尼山毓聖。○顏氏婚配。以上見祖庭廣記。○闕里玉書。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懷妊十一月生。見本傳。○群鶴培城。昔魯人泛海、漂泊而失津、至澶州、遇先聖七十子遊於海上、指以歸途、使告魯公築城以備寇。魯人歸、以告魯侯。侯以為誕。俄有群鶴數萬、銜土培城。侯始信、乃城曲阜。訖而齊寇果至。見十六國春秋。○鯢魚為異。見搜神記。○異人石跡。金明昌元年、有異人襆玄白絲、瞻拜先聖於廟門外、竚立石上甚久、有異色、既去、其石跡存焉、有文曰仙人腳。次年有旨修廟。○雲鶴翔鳴。金貞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北虜犯孔廟、殿堂廡廊灰燼、什伍植檜三株、亦遭厄數。適有四十九世孫廟學正埔偕族人避於其間、俄有五色雲覆其上、雲中群鶴翔鳴、良久而去、由夫野老無不見之。○懸甕素書。濮鐘離意為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入廟拭几席劍履。有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於前。其堂下床首有懸甕、意召訢

問答曰。夫子冢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冢、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懷其一。意耶召問伯果服焉。以上見孔庭纂要。○魯城朽門。魯城門朽頓、欲頹。孔子疾行而過之。左右曰、如此久矣。孔子曰、吾惡其久也。脫遇壞則不幸。見論衡。○魯井玉羊。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㉞哀公甚懼。孔子曰、聞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羊肝乃土耳。哀公使人殺羊、其肝即土也。見韓詩外傳。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九終

校記

①加：當作「嘉」，見《山東通志》卷一一之六。

②臺：當作「基」，見右引書。

③今：當作「金」。「明昌」爲金章宗年號。

④君：當作「召」。

⑤即：當作「弟」。

⑥奉：當作「秦」。

⑦元：當作「云」。

⑧杞縣：當作「杞縣」。

⑨鄣德府：當作「彰德府」。

⑩欽：當作「飾」，見《山堂肆考》卷七四。

⑪柳元：當作「柳宗元」。

⑫子：當作「而」，見《山東通志》卷三五之二。

⑬闕：當作「聞」，見《史記・孔子世家》。

⑭也：疑當作「擾」。

⑮墓：疑當作「基」。

⑯咸通：當作「咸平」，宋真宗年號也（宋無「咸通」年號）。
⑰坐：當作「生」，見《元文類》卷二七。
⑱林：當作「材」，見右引書。
⑲王王汝：當作「王玉汝」，見右引書。
⑳臣：疑當作「在」。
㉑宋真：當作「宋真宗」。
㉒文：當作「父」。
㉓在在：衍一「在」字。
㉔水：當作「木」。
㉕鉤：當作「鈎」。
㉖伐：當作「代」。
㉗友端：當作「端友」，見《宋史》卷一一九。
㉘子子：衍一「子」字。
㉙城：當作「域」。
㉚於：當作「干」。
㉛方與：當作「方輿」。
㉜漂汨：當作「漂泊」。
㉝真祐：當作「貞祐」。
㉞手：當作「羊」，見下文所述。

孔聖全書闕里誌三十卷之

闕里誌序

闕里誌、誌闕里也。闕里者、魯　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從出、文獻之所在、其誌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史、而又有四方之志、九丘之籍、至周猶存、爲外史職掌。孔子述職方除之者、大抵皆是物也。封建既廢、史惟朝廷有之。至漢而備、其法有帝紀、有世家、年表、有傳、有志、事分而代輯。及東漢南陽撰作風俗之後、郡縣始各自爲誌、則無地里、人物、文章、制度、而有之。而史法畧具、蓋雖窮陬僻壤、或不能無。況吾孔子以教爲政、司馬遷之史特著世家、齒于有國、歷代帝王褒崇封諡、愈久益隆、其鍾靈毓聖之地、非一郡一縣比也。宋元間族人宗翰、華間有紀述、久而弗傳。

國朝成化末、山東布政使張君泰知鄒縣、嘗輯孔顏孟三氏志、其傳未廣也。弘治甲子、重建闕里孔廟成、東陽奉

勑代告、周覽遐慕、欲爲一書。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及衍聖公聞韶力贊其議、比歸至德州、巡按御史陸君偁、盧君珝及布政使曹君元等合書以請、適聞提學副使陳君鎬有事於此、因舉以屬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潤飾、且以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王事紀、世家補欽本致之、以備采擇。陳君乃參閱孔氏所藏祖廷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後成。其法以闕里爲主、附顏孟諸弟子之名氏行事、而體統尊崇、先聖肖貌及地形廟制而圖像著、述世家宗派、特爲世表、而譜系明、敘禮樂制度之沿革損益、而典式具。君詔誥勑祝之頒、布章疏牋表文移之出納、往復罔不備載、而闕疑訂舛、芟煩剔僞、惟其所當。凡爲卷者十、爲目者十有四、爲文累若千萬言。於是我

國朝之尊師重道、度越前古者、粲然大明於世。而孔氏之家史也。蓋有此地必有此書、闕於千年而成於一旦、不可謂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者、讀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儀容而不可得、見至其宅里林廟、必惕然感之於心。然殊方而產、限地以遊、固有終老而莫自遂者、羹墻見堯、河洛思禹、得是書而觀之、是行希聖之念、不油然而興乎。嗟夫、金石雖堅、不免磨滅斷裂之患、板鋟楮印、遞相禪續、則可以至於無窮。由今日以至於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公之意爲序。適僉事黄君繡歸自京師、因畀之俾刻于闕里、置于所謂奎文閣者。御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是書有力焉、故并書之。而徐、黄、偁建之績、具在誌中、茲不復列云。

弘治乙丑九月朔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知

制誥、長沙李東陽序。

姓氏源流

孔子之先，黃帝之後也。黃帝姓公孫，諱軒轅，有熊國君之子也。故曰黃帝有熊氏。帝生子名玄囂，姓巳，以金德王天下，故號少昊金天氏。玄囂生蟜極，蟜極生子名夋，姓姬，代顓頊高陽氏爲天子，是爲帝嚳（音谷）。以其肇基於辛，故號帝嚳高辛氏。帝嚳生契，爲唐時帝堯臣，始封于商，賜姓子氏，是爲子姓之祖。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入長王官，出伯諸侯，詩所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也。生子名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革夏而有天下。天乙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生沃丁，沃丁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太戊生河亶甲，河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小乙（小乙與陽甲、盤庚、小辛皆兄弟），小乙生武丁，武丁生祖甲，祖甲生庚丁（祖甲次丁），庚丁生武乙，武乙生太丁，太丁生帝乙。自成湯至此，世爲天子。及周武王克商，封帝乙長子微子啓于宋，以奉湯祀。啓卒，立其弟微仲衍，衍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或作閔公熙）。及煬公熙，自啓至此，世爲宋國公。湣公共生弗父何，遂讓國於其弟，而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別爲公族，其子孫遂以孔爲氏（自契至湯、自湯至正考父，凡三十八代，皆從子姓）。嘉生木金父，金父避宋華督弑父之難，奔於魯國，而因家焉。金父生祈父（或曰睪夷）。祈父生孔防叔，爲魯防邑大夫。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鄹大夫。紇九女而無子，其妾生長子曰孟皮，有足疾，不任繼嗣，乃求婚於顏氏，生孔子（鄹邑在魯縣東南莝城是也。莝，千卧切）。

舊說防叔避華督之難，始遷於魯。愚謂金父至防叔世更三代，華督已死，無至此始避之理，故作孔父嘉之子木金父避難者爲是。

愚謂自孔子而上遡世系，則孔子爲黃帝四十九代之孫（微子啓、微仲衍是兄弟，湣公共、煬公熙亦是兄弟，故止作二代）。自孔子而下衍世系，則孔子爲孔氏子孫一代之祖，謹序列于左。

一代至聖先師孔子，生子孔鯉。

二代鯉，生於周景王十二年，即魯昭公之九年也。是時孔子年十九，娶开官氏，明年生子鯉。既長，魯哀公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卒於魯哀公十二年，時孔子年已七十矣。宋咸淳三年，從祀孔子廟庭。生子伋。

三代伋，逮事聖祖仲尼，而受業於曾子。子思於聖道獨得其宗。著書四十九篇，今存者唯中庸。魯繆公欲以爲國相，府臣皆世襲，寵相傾，不以德訓，乃嘆曰：若爲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耻也。遂不受。宜告繆公曰：吾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矣。乃適衛，值懸子問禮焉，曾仲仲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道伸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己以富貴，不如抗志

而貧賤。於是衎衛、緼袍無裹、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曾甘自若。嘗言苟變可將、衛君曰變爲吏賦於民食人雞子、故弗用。子思曰聖人用人猶匠之用木、取其長而棄其短。今君處斯世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後反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軻。年及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葬先聖墓南。生子白。

四代白、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孔子也。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子思在魯、以書如魏、問白、白北面再拜、受書伏讀、遂爲後書、又北面再拜、以受使者。其恭如此。齊威王兩召白爲相國、不受。年四十九卒。史記作四十七。生子求。

五代求、楚召不仕。年四十五卒、葬祖墓東北。生子箕。

六代箕、爲魏相。年四十六卒、葬祖墓東南。生子穿。

七代穿、楚魏趙三國交聘、不就。著儒家之語十二篇、名曰讕言。年五十一卒、葬祖墓南。生子謙。

八代謙、史記世家作慎、字子順、又名斌。爲魏安釐王相、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相魏九月、以病致仕、遂寢於家。喟然歎曰、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天下之心、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秦莊襄王忍之、不行。後魏景王以斌爲孔子後嗣、封魯文信君。年五十七卒。生子三、鮒、騰、樹。

按孔叢子云、家之族、僅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始有三子、曰孔鮒、孔騰、孔樹。今此書惟載襲封者、餘不盡錄。

九代鮒、一字子甲、該通六藝、秦始皇并天下、召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始議焚書、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君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鮒與弟騰藏其孔子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於祖堂舊壁中、自隱於嵩山、教弟子百餘人。後陳涉爲楚王、聘鮒爲太傅。凡仕六月、託疾而退、卒於陳下。年五十七。著書二十餘篇、記先聖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順與己行事、名曰孔叢子。生子隨、字元路。四傳至孔吉、吉生孔何齊、何齊生孔安、皆紹殷湯之後、封爲宋公、而嗣絕。〇弟騰、字子襄、長九尺六寸。漢高帝十二年十一月、如魯、親祀孔廟、封騰爲奉祀君、主孔子祀。後漢惠帝以爲博士、遷長沙太傅、遂襲封焉。年五十七卒。生子忠。

十代忠、有高尚之志。漢文帝徵爲博士、封褒成侯。年五十七卒。生子二、孔武、孔安國。綱目質實以安國爲貞之子、或云忠即貞也。

十一代武、爲漢文帝博士、卒臨淮大守、早卒。生子延年。
十二代延年、博覽群書、漢武帝時爲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年
七十一卒、塋祖墓北。生子霸。○武帝元朔二年、以孔子十二
代孫孔臧乃孔聚子，孔尉孫。爲太常。先是上欲以臧爲御史大夫、辭
曰臣聞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與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孔安
國綱紀孔訓、使永垂來嗣。乃命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十三代霸、幼有奇才、漢昭帝時爲博士、宣帝時爲大中大夫、授
皇太子經、遷詹事、爲高密相。元帝即位、拜太師、賜爵關內侯、
食邑八百户、號褒成君、給事中、賜黃金二百斤、宅一區、徙居
于長安。爲人謙退、嘗稱位祿太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之相、
讓至三四、上知其誠、乃止。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下詔令以
所食邑祀孔子、還于福、居於魯。年七十二卒、於第上素服臨
弔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并策贈列侯、謚曰烈君。生子四、福、捷、喜、
光。
十四代福、漢成帝朝襲封關內侯、年六十三卒、塋祖墓北。生子
房。
十五代房、哀帝朝襲封關內侯。生子均。
十六代均、初名莽、避王莽改今名。好學有文才。襲爵邑爲
尚書郎、言詞清辯、奏對成式。平帝元始元年、更封魯國褒成
侯、食邑二千户。五年、王莽篡位、拜太尉、不就。三辭疾、乃得還。
年八十一卒。生子志。
十七代志、後東漢光武朝拜大司馬、建武十四年襲封褒成侯、
食邑二千户。卒謚元成。生子損。
十八代損、字君益、漢明帝永平十四年一云十五年襲封褒成侯。章
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損助祭焉。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
亭侯、食邑一千户。生子曜。
十九代曜、字君曜、襲封褒亭侯。生子完。
二十代完、襲封褒亭侯、早亡無子、以同母弟讚子羨襲封。母弟
爲同母所生之弟也。
二十一代羨、魏文帝黃初元年拜議郎、襲封崇聖侯、以魯縣百
户奉祀。後卒、塋祖墓南。生子震。
二十二代震、晉武帝泰始元年拜大常卿、黃門侍郎。三年改封
奉聖亭侯、食邑二千户。年七十五。生子嶷。
二十三代嶷、晉時襲封奉聖亭侯、食邑一千户。年五十七。生子
撫。
二十四代撫、舉孝廉、辟大尉掾、襲封奉聖亭侯、爲豫章大守、寔
食封一千户。生子懿。
二十五代懿、東晉時襲封崇聖亭侯、從侍中郎、食邑一千户。年
六十一卒、塋祖墓西。生子鮮。
二十六代鮮、字鮮之。恢廓大度、好學、喜誨後人。宋文帝元嘉十

九年、襲封奉聖亭侯、改封崇聖侯。生子乘。按史、元嘉十九年、以奉聖侯有罪奪爵、乃以爵位授孔隱之。隱之兄子熙先誅逆、隱之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爲奉聖侯。孝武帝大明二年、以惠雲有重疾、又以孔邁爲奉聖侯。邁卒、其子孔莽嗣。與此所載不同。○愚謂孔氏子孫屢以罪過失爵、而復封其嗣、當時人君亦可謂能優禮先聖之裔矣。雖然、優禮聖裔者、人君之道也。無作不典者、臣子之道也。君臣上下各盡其道、庶幾無愧於聖人矣乎。

二十七代乘、博學有才。後魏孝文延興三年、一云四年。封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户。生子靈珍。

二十八代靈珍、一云孔珍。後魏時授秘書郎。孝文帝泰和十九年、仍奉崇聖侯、食邑一千户。生子文泰。

二十九代文泰、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户。年五十八、葬祖墓南。生子渠。

三十代渠、北齊顯祖文宣帝高洋代東魏即位、天保元年、詔改崇聖侯爲恭聖侯。後周靜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户。生子長孫。

三十一代長孫、周武帝宣政元年、襲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户。年六十四、葬祖墓西北。生子英悊、嗣悊。

三十二代英悊、陳光大元年十二月庚寅、封爲奉聖侯。無子、其弟嗣悊繼之。嗣悊在隋文帝時應制登科、授涇州司户參軍、遷太子通事舍人。至是、仍舊襲封鄒國公。隋煬帝大業四年、詔改封爲紹聖侯、食邑一千户。年七十、葬祖墓西①。生子德倫。

三十三代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改封褒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詔朝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户。武氏天授二年十月初二日、賜勅書及賜時服。年七十一。生子崇基。

三十四代崇基、唐中宗嗣聖十二年、實周武氏則天延載二年也。襲封褒聖侯。神龍元年五月、制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年五十六。生子璲之。

三十五代璲之、玄宗開元五年、襲封褒聖侯、特授四門博士、郡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兼除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户。生子萱。

三十六代萱、襲封文宣公、兼兗州泗水縣令。生子齊卿。

三十七代齊卿、一云齊賢。唐德宗建中三年閏正月、襲封文宣公、兼除兗州工曹參軍、轉青州司兵參軍。天子蒙塵、時遭叛亂、陷於東平。生子惟晊。

三十八代惟晊、唐憲宗元和四年、爲兗州參軍。十三年、東平兵解、歸魯、授兗州參軍。十五年、襲封文宣公。年六十五、葬祖墓東。生子策。

三十九代策、明經及第、歷步府監、主簿、國子監丞。唐武宗會昌五年、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時兵戈後、禮事用虧、宣宗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復曰繇充享祀事。年五十七卒、

塋祖墓西南。生子二、振、拯。

四十代振、唐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祕書省校書郎、歷運判、監察御史、左補闕、水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賜百縑。年七十四。塋祖墓北。生子昭儉。

四十一代昭儉、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兖州司馬、賜緋、除祕書郎、襲封文宣公。累宰曲阜、年六十、塋祖墓西。生子光嗣。

四十二代光嗣、齋郎出身、唐昭宗天祐二年授泗水令、陵廟主。年四十二、塋祖墓西北。生子仁玉。③

四十三代仁玉、身長七尺、姿貌異常、善六藝、爲人嚴整、臨事有斷。九歲通春秋。任曲阜主簿、兩考滿、陞縣尹。唐昭宣帝時襲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幸謁祖廟及孔林、召對數刻、賜五品服、銀器、雜綵等、復授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卒贈兵部尚書。年四十五、塋祖墓東北。生四子、宜、憲、冕、勗。

四十四代宜、自幼聰悟、十歲能屬文、弱冠鍾家禍、哀毀聞於鄉曲。宋太祖乾德四年、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爲曲阜主簿、調黃州軍事推官。時方平吳越、地扼咽喉、贊成時務、宣力寔多。追歸、太宗召見、遷司農寺丞、鎮關市於星子鎮。星子實江湖之會、要貨殖之都、聚宜度其利害、請營之爲軍、朝議以户口少、且陞爲縣、命宜宰之。政成考績、轉運使王明奏宜言忠行篤、不踰聖祖之規、守法奉公、可稱明王之用。乞擢居朝列、委以事權。尋入覲、因獻所著文賦、上覽嘉焉、顧問孔氏歷世之數、具以實對。上謂左右曰、家世之遠有如此者乎。詔特進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太平興国三年、通判高密。時帝命大將增脩祖廟、工役告成、宜上表進方物稱謝。太宗答曰、素王之教、歷代所宗、當予治定之初、特展脩崇之典。汝襲封闕里、就列載行、虔備貢輸、慶茲輪奐。省閱嘉獎、不忘于懷。時太平興国八年也。自高密遷　遷殿中丞。雍熙二年、太宗北征、而授詔督軍餉、卒於邊、年四十六。生子三、延世、延澤、延渥。

四十五代延世、先以父没賜同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秩滿、授福州閩縣令、許州長葛令。太宗至道三年、真宗初即位、閏七月五日、宣諭侍臣、令皆訪宣聖有何子孫。呂端奏有嫡孫孔延世見任許州長葛令。召見、詢以家門故事、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上勉之曰、汝宜精心典、其祖廟祀無少惰也。面賜束帛、銀器及太宗御書、并九經等書。咸平三年九月、奉勅許於廳上見知通州轉運使、特削趨庭禮、貴公爵也。年三十八、塋祖墓西。生子聖佑。

四十六代聖佑、年九歲、授同學究出身。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東封、駕幸備廟、詔賜衣緑、次京官陪位、時方十歲也。授太常寺奉禮郎、尋授曲阜縣令。四年、[illegible]大理評事。天禧元年、以光祿

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即曲阜縣也。遷贊善大夫、終於太子中舍。卒年三十五、無嗣、以親堂弟宗愿承襲。○宗愿字子莊、延澤子也。宋仁宗天聖中、以叔父孔道輔蔭補太廟齋郎。寶元二年、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至和二年、改封衍聖公。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濰州。卒於官舍。塟祖墓西南。生子四、若蒙、若虛、若愚、若拙。

按至和二年春三月、詔改封孔子後爲衍聖公。用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世之奏也。先是、集賢殿學士劉敞言。據祠部員外郎祖無擇奏、伏見至聖文宣王之後、襲封文宣公。乃是其人未死已賜謚矣。臣切觀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秦、漢、魏則曰褒成、褒聖、宗聖。在晉、宋亦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以鄒國。唐初曰褒聖、或爲君、或爲侯、爲公、爲大夫、使奉祭祀。唯漢平帝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遂以孔均爲褒成君。至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謚爲文宣王、又以其後爲文宣公。是皆以祖之美謚而加後嗣、生而謚之、不經甚矣。乞明詔有司、詳求古訓、或封以小國、或取尊儒褒聖之義、別定美號、加于封爵、著于令式、使千古之下無以加於我朝之盛典也。奉聖旨送兩制詳議。臣等謹按漢元帝初元元年、以師孔霸爲關內侯、以所食八百戶祀孔子。及霸卒、子福嗣。福卒、子房嗣。房卒、子莽嗣、皆稱褒成君。至平帝元始元年、始更以二千戶、封莽爲褒成侯、而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以此觀之、則褒成者國也、宣尼者謚也、公者爵也。褒成宣公、猶曰河間獻王云耳。蓋推宣尼以爲褒成祖、非用褒成以爲宣尼謚也。唐世不深察此義、而以褒成爲夫子之謚、因疑嗣等號封褒皆襲其祖之爵耳、故遂封夫子文宣王、而爵其後文宣公。考校本末、甚失事理。先帝既封泰山、親祀闕里、又加文宣以至聖之號、則人倫之極、致盛德之顯名、盡在此矣。尤非其子孫臣庶所宜襲處而稱之者也。臣等以爲無擇議是可用。於是下詔改封衍聖公、仍令世襲。○周禮曰、無擇所言不惟不敢黷先聖、而且爲先聖衍慶澤矣。美號一加而至今作式、無擇其有功於聖門多矣。

四十七代若蒙、熙寧元年襲封衍聖公。哲宗天祐④元年改封奉聖公。坐事廢。元符元年、奉旨下本家衆議、選擇近理守分之人承襲。據四十六代孫孔宗壽等保稱四十七代孫歸安縣主簿孔若虛堪充封襲。於是以弟若虛承襲爵位。○若虛、宋哲宗元符元年襲封奉聖公。卒。朝廷復以若蒙子端友繼之。熙豐間專主祀事、不任他職。大觀間復以奉聖公爲衍聖公。

按此選擇保舉襲封者之始。

四十八代端友、宋徽宗崇寧三年襲封衍聖公。建延⑤初、偕叔父

孔傳[illegible]大夫。奄從高宗南渡，僑寓三衢。當時以孔氏渡江，避冠偏絕林廟，詔以衢州學權為孔氏家廟。端友終知郴州，[illegible]玠。或云玠乃端操第四子，端友之姪。

四十八代端操，金主因端友隨宋南渡，乃令操權襲封衍聖公於魯。生子璿、璠、瑱。或云生子四，璿、璠、瑱、玠。

愚按通鑑續編，當高宗南渡之後，宋金分為南北，孔子之裔兩地分封。故是書自四十八代以後，彼此並書。

四十九代璠，廢齊阜昌二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金天眷二年，金主因立孔子廟于上京，求孔子後，得承奉郎孔璠，遂令襲封衍聖公于魯，贈奉祿大夫，年三十八，葬祖墓西南，子二，拯、揔。

四十九代玠，宋高宗時襲封衍聖公于衢。[illegible]

五十代拯，金熙宗皇統二年三月，行省咨文宣四十九代孫孔璠已襲封，未施行間身故，令男拯次當襲封，自古襲封不限年齒，時年七歲，襲封衍聖公于魯，管勾祀事。卒年二十六，葬祖墓西南，無嗣，以弟揔繼世。○揔，金世宗大定三年襲封衍聖公。二十一年十一月，世宗召赴闕下，欲留任用，力辭，請專祀事，特授曲阜縣令。揔少穎悟，通左氏春秋，嘗言曰：生為聖人子孫，而繆當祠職，坐觀隳陋，寧不愧於心乎。乃親率佃戶之衆，東泉山，採伐材木，增廣秋廟及尼山、防山殿堂廊廡五十餘楹。終奉直大夫，卒年五十三，贈光祿大夫，塋祖墓西南。初，揔四十得子，多不育，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五年庚月丁日所生，則真爾子矣，當名元措。後果如其言，生子元措。

五十代揩襲封衍聖公於衢。[illegible]

五十一代元措，金章宗明昌二年，襲封衍聖公於魯，管勾祀事，令視四品。三年，特旨超授中議大夫，仍賜四品勳封。元太宗五年，因土寇未寧，恐絕了聖人之後，取還東平府，依舊襲封。無子，以姪孫湞嗣爵。湞亦無子，以從兄元孝之弟元用權襲封焉。○元用字俊卿，拂子，琥孫，元孝弟也。從元朝太師國王木華里於乙酉年征益都，丁亥年攻城下，生子之全。

五十一代文遠，宋孝宗時襲封衍聖公于衢。

五十二代之全，元時壬子年權襲封衍聖公于魯，降到印信兼曲阜令，主奉祀事。生子治。

五十二代萬春，宋令襲封于衢。

五十三代治，替父之全闕，充曲阜管民長官。元世祖中統元年，改為曲阜令，權主祀事。至元二十三年，授奉訓大夫、單州防禦使。二十九年，遷奉直大夫、密州知州。元貞元年，赴闕朝覲，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生子思誠，乃罷封。

按元措無子，即宜從兄元孝孔拂長子[illegible]曾孫襲封。元孝卒，宜其

子之厚襲封。之厚卒、宜其子孔浣襲封。浣卒、宜其子思晦襲封。蓋元孝一派乃嫡長、而元用一派則庶子也。今自元孝至浣凡三世、而終不取爵位焉、亦可謂有讓德矣。自孔洙以後因寓衢者能封故不盡書。

五十三代洙、宋時襲封衍聖公于衢。自端友至洙凡六世、至是正嗣絕、乃罷在衢者之封焉。初、元世祖旣平宋、於孔子之後疑所立、或言孔氏寓衢者乃其宗子、召孔洙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眞聖人後也。於至元十九年、遂以宋衍聖公孔洙爲國子祭酒、兼提擧浙東學校。至我明朝弘治六年、衢州府知府識得衢州家廟缺官奉祭、奏奉欽依添設五經博士一員、以孔彥繩任前職。彥繩係五十九代。正德年間、孔承美傳襲不替。

五十四代思晦。按宗譜、孔宗愿生若愚、若愚生端立、端立生璁、璁生拂、拂生元孝、元孝生之厚、之厚生浣、浣生思晦。思晦天資穎秀、讀書即識大義。受業於導江張頹、元大中年間擧孝廉、授范陽寧陽兩縣敎諭、諸生不忍舍去。元仁宗即位、訪問孔子之後儒臣元明善、曰思晦嫡長應嗣。延祐三年、遂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於魯給月俸、自百緡加至五百緡、鑄四品印。至順三年、改鑄爲三品印。初廟無垣墻角樓、而金絲堂又燬於兵、及聖考加封啓聖王、皆思晦言於濟寧總管張仲仁、請於朝而脩建加封也。先是元季孔姓之徒以僞亂眞、至是復欲冒聖後、思晦合宗族稽故典、斥之、重刻宗支於石。族系益明。卒年六十有七、其日群鶴翔鳴舍上、神光自東南降於舍北。贈通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生子克堅。

五十五代克堅、性聰、學博、善詩詞、尤精樂府、明禮學。元順帝至元元年、一云六年。授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至正八年、朝廷謂公爵與階不稱、制授中奉大夫、易以銀印、秩從二品。十五年、用達世帖木兒薦、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十九年、遷禮部尚書、召拜國子祭酒。因世亂、謝病歸祖庭。復起爲集賢學士、又起爲山東廉使、皆不起。元末至元二十六年、我大明天兵取中原、手詔趣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廩祿、不煩以政、郊社必致膰肉、慰勞甚至。洪武三年、以疾告、遣中使存問、日再至。詔驛傳還家、錫白金百兩、雜綵十端、餞物稱是。卒於邳之舟中、歸葬祖墓西北、年五十五。生九子、長希學。

五十六代希學、元順帝至正五年已襲封衍聖公。洪武元年戊申、我太祖高皇帝初革元命、希學首朝京師、　上清問下民、即以歷代所以致治理對。上嘉之、賜以雜綵六端、即命回守祖庭。是年十一月十四日、阜

朝、希學父孔克堅於謹身殿內奏
聖旨、老秀才近前來、您多少年紀也。對曰、臣五十三歲。
上曰、爾有福快和人也、政不煩爾。我看爾的孩兒資質溫厚、是
成家之人。爾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爲世之好法度。爾家
若不讀書、是不守爾祖宗之法。爾老也、常常寫書教訓爾
子、休怠惰了。使爾家再出一箇好人與我
朝相爲表裏、却不好。二十日奏、曲阜進表者回去、臣將
主上十四日戒諭聖旨傳寫去了。　上喜曰、道與他少飲酒、多
讀書。十二月、授希學資善大夫、仍襲封衍聖公、歲旦萬國來
朝、特命班亞上相。又闕里廟與禮器樂器樂舞登歌式曄然一
新、皆希學所請也。又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之外、并世襲
曲阜知縣、並如前代舊制。洪武二年、賜衍聖公屬官三員、管
勾典籍司樂掌書一名、書寫一名、知印一名、奏差一名、尼山
洙泗二處書院山長各一員。今山長陞爲學錄。又設孔顏孟三氏教
授一員、學錄一員、學司一名。
洪武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上御端門、早朝、召希學問曰、爾年幾何。對曰、臣三十有九。曰、今
去孔子歷年幾何。對曰、近二千年矣。曰、年代雖遠、而人尊敬
如一日者、何也。爲爾祖明綱常、興禮樂、正彝倫、所以爲帝者
師、爲常人教、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且爾祖無所不學、無
所不通、故得爲聖人。如問禮於老聃、學樂於師襄之類。此謂
學無常師、非特如此。楚昭王渡江、得一物、衆皆不知、遣使問
於爾祖。爾祖曰、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答曰、昔聞諸童謠云。
童子之言、爾祖尚記之不忘、况道德之與者乎。今爾爲襲封、
爵至上公、不爲不榮矣。此非爾祖之遺蔭乎。朕以爾孔子之
裔、不欲於流官內銓注、以政事煩爾、正爲保全爾也。爾若不
讀書、孤朕意矣。且人年八歲至弱冠、多昏蒙未開、　不肯向
學、至壯年有室、血氣正盛、百爲營營、亦無暇好學。爾年近四
十、志慮漸凝定、見識漸老成、正好讀聖人之書。親近明師良
友、夙夜講明道義、必期有成。學成之後、四方之人知爾之能、
俱來執經問難、且曰此無愧孔氏子孫者、豈不美歟。然四體
之勤、乃德之符、步履進退、亦必用安詳、不可歘斜飛揚、久久
習熟、遂爲端詳正士。朕今嬈由⑥教爾、爾其自擇。還家亦以此
教子孫可也。勉之哉、勉之哉。卒年四十七、　朝廷遣使致祭。
生子訥。
謹按、自昔人君撫諭孔氏子孫者多矣、未聞諭以讀書也。
諭書之命、始見於此、因是可以見
太祖雖以聰明睿知之聖、而猶勤於博文好古之學矣。
五十七代訥、天性仁孝、能詩書、工篆法。洪武癸亥、以國泉赴
京、祭

孝陵。既竣事、入覲、天眷甚隆。顧謂廷臣曰、孔訥眞聖人子孫
也。遂賜膳光祿、館於太學。遣尚書劉仲質勞問、日給廩。洪
武十七年、拜襲封之命。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初付誥詞吏部
奏用資善階、
聖上諭之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爲異耳。遂爲
故事。每歲入覲、得給符乘傳、班序列文臣之首、厚其廩餼、下
及僕從、皆古未有者也。卒年四十三、葬祖陵西北、祔考墓也。
生子公鑑。
五十八代公鑑、生而岐嶷、長益端謹。建文二年後入於洪武三十三年內襲
封衍聖公之後、嗜學尤篤。又明年壬午、以疾卒。
太宗文皇帝嘉靖時尊爲成祖。臨御、初遣使諭祭。年二十二、生子彥縉。
五十九代彥縉、字朝紳、其名與字皆
仁宗皇帝所命也。蚤孤、賴母胡氏教育之。永樂八年、襲封衍聖
公。上觀其言動進退從容、喜謂侍臣曰、眞聖人之裔也。館
之太學。既歸、日讀祖書不懈。永樂二十二年冬十月、賜衍聖
公孔彥縉宅於京師。彥縉數來朝、皆館於民、
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貢之使至京師、皆有公館、先聖子孫
乃寓宿於民家、何以稱崇儒之意。遂命工部賜宅。永樂二十
二年、禮部尚書呂震奏、有旨賜孔彥縉一品金織衣。衍聖公
是二品、如旨賜之過矣。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國家、天
下。今孔子之後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後襲封、承先師之
祀、服之何過。且
先帝時五品儒臣有賜二品服者、有何過哉。其賜之、用稱朕崇
儒之意。洪熙元年、
仁宗昭皇帝即位、彥縉來朝、燕勞賜予、情文兩致、綢繆多儀。其
著爲令。彥縉以褒崇之盛莫踰於今日、乃作堂於其家、而
扁曰崇恩、曾于殿下親書崇恩堂大字以賜之。金碧雲章、
照耀闕里。何其盛哉。宣德元年正月、孔顏孟三氏子孫十人
來朝、辭歸、
宣宗章皇帝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待賢當厚、彼皆聖賢子
孫、其給道里費。又謂震曰、孔顏孟三氏舊設教官、訓其子孫、
必選端重有學行者、宜以朕言諭吏部知道。景泰三年、
景皇帝幸太學、特召三氏子孫觀禮、賜冠帶錦衣、越三年朝會、
復賜三臺銀印、玉帶、衣織金麒麟文視一品、皆異數也。卒年
五十五。訃聞、上命禮部治喪、工部治墳、塋祖墓之次。生子
承慶。
六十代承慶、六歲遭母夏夫人喪、奉父及繼母盡孝。[illegible]長從三
氏學錄族祖孔克吳學、所著有禮庭吟藁。未襲爵而卒、葬祖
考墓之次。景泰六年、因子襲爵、贈衍聖公。生子弘緒、弘泰。
六十一代弘緒、早失怙、奉母孝敬。景泰六年十一月、襲封衍聖

公。上賜玉帶、錦衣、視一品。并賜金圖書、御筆誥禮崇儀四字。時年八歲、廷入宮殿宴禮之優、前所未有也。生子聞韶。成化五年、以弟弘泰繼兄襲封衍聖公。〇弘泰穎悟聰敏、問學充勤、好士愛賢、人多仰慕。生子聞詩、恩賜翰林五經博士。

六十二代聞韶、字知德。弘治十六年九月襲封衍聖公、特賜勅曰忠信可行乎鄉里云云。生子二、貞幹、貞寧。

六十三代貞幹、字用濟。嘉靖二十五年襲封衍聖公。生尚賢。

六十四代尚賢、字象之。嘉靖三十五年襲封衍聖。

歷代御製贊文

歷宋太祖、真宗、徽宗、高宗御製贊孔子。見首卷。

贊顏回曰、德行首科、顯冠學徒。不遷不貳、樂道以居。食飲且惡、在陋自如。宜稱賢哉、豈止不愚。

贊閔損曰、天經地義、孝哉閔騫。父母昆弟、莫閒其言。汙君不仕、志氣軒軒。復我汶上、世處休焉。

贊冉雍曰、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兼之、成性存存。騂角有用、犂牛莫論。刑政之言、惠施元元。

贊冉耕曰、德以充性、行以潔身。二事在躬、日躋而新。並驅賢科、得預與隣。不幸斯疾、命也莫伸。

贊冉求曰、循良之要、在於有政。可使為宰、千室百乘。師門育才、治心扶性。退則進之、琢磨之柄。

贊言偃曰、道義正己、文學擅科。為宰武城、聊以弦歌。割雞之試、牛刀謂何。前言戲爾、得約則多。

贊宰予曰、辯以飾詐、言以致文。苟弗軌禮、宜莫釋分。朽木糞墻、置不足云。言語之科、燁然有聞。

贊仲由曰、升堂惟先、千乘惟權。陖暴和非、秀質可賢。折獄言簡、結纓禮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

贊端木賜曰、識德知二、器貫瑚璉。動必幾先、軌並其辯。一使存魯、五國有變。終相其位、聲處悠遠。

贊卜商曰、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爲君子儒、作魏侯師。不可後禮、始可言詩。假蓋小嫌、聖亦不疵。

贊林放曰、禮之有本、子能啓問。大哉斯言、光昭明訓。德輝泰山、誣祭莫饗。崇茲祀典、盖來今聞。

贊樊須曰、養才以道、聖人兼濟。始謂不仁、問飽良喜。篤志稼圃、以聯仁義。學稼之辭、宜姑舍是。

贊澹臺滅明曰、惟子有道、天與異容。狀雖云惡、德則其豐。南止江漢、學者雲從。取士自茲、貌或非公。

贊曾參曰、夫孝要道、用訓羣生。以網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爲儀刑。

贊公冶長曰、子長宏度、高出倫輩。雖在縲絏、知非其罪。純德備行、夫子所釆。以子妻之、尤知英槩。

贊公西箴曰、衙衙子上、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師聽師明、友直友諒。列於從祀、儒風斯暢。

贊原憲曰、軾彼窮閭、達士所賓。邦無道穀、進退執倫。敝衣非病、無財乃貧。賜雖不懌、清節照人。

贊有若曰、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兩端發問、未啓機鋒。禮以節和、斯可言宗。

贊鄭國曰、伯夫榮陽、實惟令德。優入聖門、過不留跡。道以目擊、妙則心識。猗歟偉歟、後代之則。

贊商澤曰、邈矣子季、睢陽是伯。屏息受業、延教登席。未踐四科、固涉六籍。祀典載之、好是正直。

贊秦非曰、樂善哲士、伯于汧陽。傳道克正、垂名允臧。執德以洪、用心必剛。家廣業復、式贊素王。

贊曾蒧曰、惟時義方、有子誠孝。怡怡聖域、俱廁是道。暮春舞雩、詠歌至教。師故與之、和悅宜紹。

贊巫馬施曰、天清日明、容簡易有。師命持蓋、子亦善扣。惟夫子博、三才允究。學者之樂、所得遂茂。

贊公晳哀曰、周衰祚降、政在群公。廉恥道微、家臣聿橫。不爲屈節、隱然自容。子於是時、卓然清風。

贊漆雕徒父曰、遐想子期、挾策聖帷。誠道是嗜、好爵可縻。在德既賢、在名迺垂。洋洋之風、逮今四馳。

贊司馬耕曰、手足甚親、志異出處。避將爲亂、子迺脫去。在污能絜、危而有慮。內省若斯、何憂何懼。

贊顏之僕曰、賢行顏叔、親承尼父。志欽所期、道尊是輔。泥在鈞陶、木就規矩。終縻好爵、揚名東武。

贊石作蜀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拱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揚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長存。

贊顏高曰、瑯琊之伯、其惟子驕。微言既彰、德音孔昭。以觀舞雩、同聽齊韶。歷千百禩、跂思高操。

贊邽巽曰、彼美邽子、先聖是承。墻仞也及、堂陛將升。良玉斯琢、寒水必氷。錫壤平陸、茂實騫騰。

贊任不齊曰、任城建伯、其末曰選。淑問雅馳、才能清遠。旋展力行、愛日黽勉。孔教崇崇、令緒顯顯。

贊顏無繇曰、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為世範、學為人師。請車誠非、顧匪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慈。

贊顓孫師曰、念昔顓孫、商德與鄰。學以干祿、問以書紳。參前倚衡、忠信是遵。色取行違、作戒後人。

贊高柴曰、婉彼子羔、受業先聖。宗朝之問、一出乎正。克篤於孝、非愚乃令。師知其生、有卓賢行。

贊榮旂曰、伯慈雩要、務學實者。三千之從、七十是預。匪善莫行、惟德乃振。紀於前書、式彰厥譽。

贊秦祖曰、秦有子南、贊聖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必崇褒爵。

贊陳亢曰、惟禽之問、過庭其鯉。求以異聞、詩禮云爾。請一得三、誠退而喜。且知將聖、不私其子。

贊梁鱣曰、室家壯年、無子則逐。見於信史、今秦之俗。原本厥初、師言可復。以學則力、揆之宜篤。

贊冉儒曰、紀伯子魯、聖學是務。厲己斯約、好問乃裕。周旋中規、容止可度。允矣昔賢、後世所慕。

贊蘧瑗曰、有衛伯玉、夫子與居。寡過未能、厲賢使乎。以屈諫君、友則史魚。果得進賢、爛然簡書。

贊公西赤曰、學者行道、敝縕亦稱。使齊子華、偶為肥輕。周急之言、君子所令。答問之嚴、理著先經。

贊公伯寮曰、人有賢否、道有廢興。子如命何、嘗愬季孫。雖惑景伯與乎。師資一言、彼此示懲。

贊漆雕開曰、仕進之道、要在究習。具臣而居、咎欲誰執。斯未能信、讓以有立。闕里說之、多士莫及。

贊宓不齊曰、君子若人、單父之政。引射猾君、放魚巽令。傳邪勿撓、能制命。百代理邑、用規觀聽。

贊燕伋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至道克傳、賢達斯執。善教云表、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跂而及。

贊秦商曰、孔父秦父、相尚以德。俱生賢嗣、相與以德。是父是子、致詰疇克。會并儒林、令名無極。

贊后　曰、溫溫子里、入聞至聖。博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門域、不乖言行。全孫之封、竹帛榮盛。

贊廉潔曰、兄弟之邦、士有廉潔。亟沐素教、表揚儒宗。杏壇探索、洙泗從容。作與一時、晉及其封。

贊樂欬曰、樂氏子聲、錫爵昌平。信道之篤、見善乃明。引領西顧、載惟思誠。先賢畢集、出為時英。

贊申黨曰、侁侁申周、四科與儔。邁篤文固、鼓樾儒流。冠佩既燕、言動允休。邵陵得封、可想前脩。

贊琴牢曰、多能鄙事、聖人習焉。惟其知之、是以不試。宗魯雖友、弔必以義。尚師嘉言、祀亦宜皆。

贊步叔乘曰、勉勉于車、封邑淳于。親炙避席、唯諾趨隅。發微既博、雅道是扶。抑可尚也、不亦美乎。

贊顏辛曰、乾封于蕭、實惟子柳。夙飫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斯馨、賢業所就。以侑於儒、傳芳逾茂。

贊漆雕哆曰、予欽受封、爰居武城。實齊其聞、翩翩其英。摳衣時習、顧學日明。誕敷孔教、爵理疏榮。

贊申棖曰、剛毅近仁、志操莫渝。性匪祝鮀、面豈子都。有一於此、剛名可圖。云慾則弃、素王之徒。

贊壤駟赤曰、式是壤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篤、領袖諸儒。

贊施之常曰、開國乘氏、有德斯彰。參稽百行、贊理三綱。自德行闢、策名甚光。在史譾譾、歷久彌芳。

贊公祖句茲曰、惟彼子之、錫伯期思。與賢並進、得聖而師。彬彬雅道、實冀令儀。一日至言、廟食不隳。一作不追。

贊伯虔曰、有懷于折、全魯之彥。儒行既名、聃伯乃建。兢兢受道、奕奕義升。懿乎嘉封、世古蕃然。

贊南宮适曰、先覺既位、稷禹並馳。尚德君子、爾乃無之。羿奡可懲、禹稷可師。三復此道、燕觀自主。

贊公孫龍曰、黃伯者祀、公孫是云。彌縫中道、協輔斯文。藏修方異、漸漬甚勤。史詞不亡、播爲清芬。

贊叔仲會曰、瑕丘祚邑、子期是爲。親訓有日、廣業於時。四教允隆、五常以持。比肩俊傑、聞望斯垂。

贊商瞿曰、易之爲書、彌綸天地。五十乃學、師則有是。予能授受、沈心傳世。知業其伸、宜被厥祀。

贊曹卹曰、肅肅曹伯、王室之裔。稍習樂道、切磋明義。惟善則主、爾德是類。史筆有煥、令名永紀。

贊縣成曰、至聖立教、子祺安雅。擅譽鄆邦、修祚鉅野。燦矣風猷、時哉用捨。出類離倫、後學是傚。

贊顏噲曰、褒錫不虛、在昔輪輿。儒室振領、聖門曳裾。賢業素蘊、美材以攄。百世不刊、載觀成書。

贊孔忠曰、維子挺生、道德之門。佩服至論、鯉則弟昆。三得三亡、所問殊溫。君子歸宗、義不掩恩。

贊狄黑曰、仰止狄哲、抱負淵通。游泳德化、揚厲素風。傑識既異、特教乃隆。厥志茂焉、從祀無窮。

贊與季曰、東平子產、姓著厥時。奉師於塾、講道之微。答問甚敏、淵妙以思。升降陛廡、尚想英姿。

贊奚容箴曰、雍容子皙、已望堂室。幼則有造、成則祖述。文采日
化、儒効力瑜。求觀厥成、德音秩秩。
贊左人郢曰、伯彼臨淄、左行稱賢。稱蹤十哲、昇頡三千。心悅誠
服、家至戶傳。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贊秦冉曰、彰衛高士、經集是觀。贊成德藝、協於藝術。底績聖道、
期自素臣。優哉游哉、學以致身。已上俱御製贊。
理宗紹定三年御製道統十三贊。見首卷。
紹定三年御製子思贊
贊沂水侯子思曰、度宗時追封沂國公。閑居請曆、世業克昌。可離非道、孜
孜立行。發揮中庸、體固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
贊孟軻曰、道術分裂、諸子爲書。既極而合、誕生真儒。詆訶楊墨、
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
贊左丘明曰、猗歟左氏、闡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
韻、人希末光。慶封錫瑑、廣譽之疆。
贊穀梁赤曰、仲尼作經、獲麟絕筆。赤也發揮、與義斯出。立學名
家、道隆聖日。列爵疏封、式崇儒封。
贊公羊高曰、高也解經、辨惑咸服。學宮所傳、齊名左穀。追崇肇
封、衆心允屬。聞典彌縫、斯文熙郁。
贊荀況曰、道德不明、邪說恣肆。玆書蘭陵、持挈當世。別白是非、
緜絡仁義。更諸仲尼、異乎不異。

贊伏勝曰、伏生明經、爲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老齒。壁藏其文、
口授厥旨。建號旌儒、錫封仁里。
贊毛萇曰、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古訓、誰其嗣之。毛公興學、
永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洽祺期。
贊高堂生曰、秦歷告窮、炎靈啓祚。篤生今人、允貞王度。名教斯
崇、禮文有素。勅封告成、式彰餘裕。
贊孔安國曰、顯顯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緇像廟
庭、彰善繼來。巡受封、是爲最異。
贊戴聖曰、安上治民、惟禮爲急。賴君大儒、發揮講習。傳授賓繁、
其學遂立。均慶疏封、龍晉斯及。
贊劉向曰、漢室之胄、淑梁與學。于政大儒、煥乎先覺。道業光顯、
風流遐邈。展教逢辰、寵晉優渥。
贊揚雄曰、司馬志好、學淵哉若人。三世一官、強顏劇秦。法言大玄、
出入聖神。德名爲發、既久愈新。
贊何休曰、何侯傳經、含章覆溫。作爲墨守、具在專門。仙門授統、
賞寬惟恩、思樂膠庠、儒風益尊。
贊鄭衆曰、經禮三百、垂世作程。仲師爲訓、其義難明。周官先覺、
漢世名卿。元封班慶、茂爵斯榮。
贊馬融曰、季長博洽、爲世通儒。各立訓傳、善誘生徒。東觀文園、
南國化宇。熊主之嗟、明我升待。

贊盧植曰、堂堂子幹、學兼今古。業紹師門、時交四府。朝抗議、排戈赴主。古禮告成、遂聯圭組。

贊鄭玄曰、漢傳六季、藝優堡、外貫生純儒、克明大典。學徒既盛、師道益顯。疏爵昌後、允彰精晉。

贊服虔曰、子慎濟介、文采詳縱。博通經史、爰作訓傳。百世之下、皇明乃眷。發俗錫封、永昭儒典。

贊賈逵曰、猗歟景伯、爲世通儒。發明左氏、傳旨不誣。禮成大報、澤浹中區。躬圭褒異、垂戒生徒。

贊莊子春曰、一川二室、英靈所鍾。孝躬周制、學識經宗。古增闕里、差可比蹤。一命作伯、慶我天封。

贊范甯曰、豫章篤學、通攬墳籍。研講淸婉、沉精著撰。刪裁群疑、敷陳至精。遂禮慶成、疏封儒澤。

贊杜預曰、博學多通、背稱傳癖。釋例既詳、異論斯一。逮我慶成、布昭純錫。追寵公台、增芳疏秩。

贊王肅曰、子雍秉粹、卓然正色。遠學多聞、能窮先識。孟厚增高、崇儒尚德。介圭追榮、丹書載飾。

贊王弼曰、易之爲教、絜淨精微。卓哉輔嗣、極慮研幾。大才逸能、玄理發揮。慶成疏爵、用峻等威。

贊韓愈曰、倡始斯文、不膠於物。馳騖楊馬、并包莊屈。留澤孔周、觝排老佛。言以道行、世行爲一。以上非御製。

贊濂溪先生周元公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贊明道先生程純公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贊伊川先生程正公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贊橫渠先生張獻公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贊康節邵先生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靜裏乾坤。

贊涑水先生司馬溫公曰、篤學力行、淸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儒夫。以上皆朱子贊。

贊晦菴先生朱文公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開豁、海濶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臨川吳澄贊。

朱子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此佩先師之格言、奉先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歷代祝文

徽宗崇寧四年頒降先聖祝文

維某年月日、具官某姓名敢昭告于

至聖文宣王。惟王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兗國公、鄒國公配。尚享。

兗國公祝文。爰以仲春秋、率遵故章、謹脩釋奠于　至聖文宣王。惟公好學之樂、簞瓢不改。絶塵之蹤、步趨可望。德行扶世、心同禹稷。具體而微、素王是配。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伸常典、（秋云式神明獻）從祀配神。尚享。

鄒國公祝文。爰以仲春秋、率遵故章、謹脩釋奠于　至聖文宣王。惟公後生孔子、百有餘歲。其於聖人、如親見之。辭闢楊墨、三聖是承。扶世道民、以祭配祀。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伸常典、（秋云明獻）從祀配神。尚享。

徽宗崇寧五年降到中書舍人撰諸州軍先聖祝文

維年月朔日、具官某敢昭告于

先師至聖文宣王。惟王金聲玉振、集厥大成。脩道立教、垂憲萬世。茲率舊章、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先師兗國公、郕國公、沂國公、鄒國公配。尚享。

先師兗國公祝文。惟公有學術業、未達一間、賢冠四科、實惟亞聖。茲率舊章、釋奠于　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先師郕國公祝文。惟公以魯而得、以唯而悟、傳得其宗、一貫忠恕。茲率舊章、釋奠于　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先師沂國公祝文。惟公中庸一書、開示縕奧。先師傳之、有功聖道。茲率舊章、釋奠于　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先師鄒國公祝文。惟公知言知德、亦允克蹈。摽斥異端、以承三聖。茲率舊章、釋奠于　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元武宗至大元年七月、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遣官御祭告文（見首卷）。

兗國公祭文。惟公省私不愚、克己復禮。獨冠四科之首、不違三月之仁。宜配聖庭、式嚴禋祀。尚享。

鄒國公祭文。惟公生有淑質、思濟斯民。述堯舜之道、遂乃著書。距楊墨之徒、非爲好辯。位尊侑坐、祭重推誠。尚享。

元仁宗即位延祐七年庚申、祠闕里孔廟祝文（見首卷）。

兗國公。惟公德冠諸子、具體而微。克己爲仁、萬世作則。嗣服伊治、毖祀告虔。尚冀格思、求昌文治。尚享。

鄒國公。惟公統承先聖，攻正人心。濟世之功，不在禹下。嗣服儒

始，恪祀告虔。尚冀格思、來昌乃治。尚享。

元順帝至正二年十月壬戌，皇帝御咸寧殿，勑中書具香朋

酒，命郭孝基乘驛致奠于曲阜先聖廟，中書助祭元寶二千

五百緡。

維大元至正二年，歲次壬午，十二月戊戌朔，越二十二日丁

巳，皇帝謹遣集賢直學士、中大夫郭孝基等，以香酒太牢

之奠，致祭于

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宗王名教，表正彝倫，並日月明，同

天地仁。壽萬古之夜，人四海之民，惟中國之爲中國，實有賴

於斯文。欽惟闕里爲鍾聖之地，故特遣一介之臣，香承

錫酒分上尊。惟中書欽若休命，用助相禮之儀，繹牲牢既設，

寶幣斯陳，神之格思，歆此明禋，以衍國祚。復聖公、郕國宗聖公、

沂水述聖公、鄒國亞聖公配。尚享。

歷代廟祀祭文

天聖八年（宋仁宗時）歲次庚午，三月甲寅朔，越庚申，四十五代孫大

中大夫、行尚書司封郎中、新授知單州軍兼管內勸農及管勾

開治濟溢河道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勗，謹率次代孫朝奉郎、

行左司諫、文龍圖待制、新授知單州軍事、兼管勾河堤勸農同

群牧、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道輔，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致祭于

祖聖至聖文宣王。惟王德[illegible]上聖，道尊太古，歷帝師資，群倫宗

主。兩曜麗天，四瀆橫海。爰念弱軀，叨承世譜，刻志髫齡，伏膺遺

矩。筮仕聖朝，策名藝圃，無德以居，惟聖是怙。昔蒞縣封，躬持符

牘，自解銅章，遠塵金組，涉歲滋深，之官旁午。雖有子孫，嗣守邦

土，悵遠家塋，徒瞻首頫。既陟郎臺，更直帝土，靦荷隆構，火寧丹

府，紹慶門閭，授之道輔。主上繼臨，官崇遺補，言路是開，德音斯

布。及備諫垣，日親殿廡，採獲且蒙，發揮有覩，上贊皇猷，下幹父

蠱。忠孝克孚，鄉校不侮，內閣進班，端闈布武。得請天辰，試才汶

泗，惟册抗章，再臨單父。同別緣擁，俱分銅虎，輝耀鴻都，歸還故

魯。林近五衢，春融九鳩，景物熙熙，原田膴膴。式仰威靈，奚嘗鼓

舞，俾是慶祭，蓋承訓詁。乃竭精誠，用潔粢餼，虔祭吉辰，丕昭多

祜。以之中心，弗窮醜纏。以兗國公顏子、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

配。尚享。

維景祐（仁宗時）二年，歲次乙亥，六月癸丑朔，九日辛酉，四十五代

孫龍圖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兗州軍府事、兼管

內勸農事及管勾仙源縣景靈宮太極觀、提舉兗鄆濮濟州清

平軍兵馬衣甲巡檢公事、上輕車都尉、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道輔，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昭告于

祖聖至聖文宣王。道輔早持邦憲、默典淮城、方數月間遷守徐城。大君之惠樂諫精忠。亦以祖聖慶餘能守直道、不貢於法。儒者進則事君、退則事親。忠孝之道祖教之本。後嗣弗克守、其孰能行之。昔曾子耕山無禄、能事父母。今道輔位為大夫、權任方面、嚴父慈母、不能歸養。豈聖意乎。因西向拜章、天從其欲、詔守故魯、對敭休命。且厚於親者溺於位、深於道者淺於利。脩其身者尊其祖、明於禮者先乎祀。道輔不佞、敢不事親守道、恭祖致祀、將無忝祖聖之慶。夫日月之運、天地之父、不言之化也。贊日月之明、合天地之功、言成其化者、祖聖之教也。明天子北面事之如親弟子禮、固不假後昆辭而尊之。然後為貴也。今魯授之政、至治之初、洒掃祠壇、蠲潔牲幣、粢盛庶品、祈享厥誠、惟福流於親、益永其齡。以兗國顏子、十二賢、二十一先儒從祀配神。

尚享。

大元時。仁宗 延祐六年、歲次己未六月乙酉朔越二十五日己酉、

朝列大夫、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劉文、謹以清酌之奠敬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天出乎類、自生而知德、配乾坤、道光日月。總無轅於殘戰、破未悟以通明、為古今師、懷帝王器。今集大成之教、決開榮進之源。帝用報章、式陳明薦。尚享。

國朝成化八年、歲壬辰十二月癸亥朔越二十有七日己丑、巡

按山東監察御史林榮、謹以牲醴之儀、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天地至大也、然西北或傾、東南或缺、則大者有時而窮。日月至明也、然既中必昃、既盈必食、則明者有時而晦。山嶽至高也、然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則高者有時有卑。河海至深也、然滄溟之決、桑田之變、則深者有時而竭。若夫至大而無窮、至明而不晦、高矣而不可卑、深矣而不可竭、其惟我夫子之道乎。夫子之道何、人倫日用之當行者是耳。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為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者、而不悖乎是焉。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人而謂之人、國而為之國。一或悖焉、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長幼無序、夫婦無別、朋友無信、人將近於禽獸、中國淪胥於夷狄矣。然則夫子之道、可得而窮、可得而晦、可得而卑、可得而竭也哉。今距夫子之生已二千年、歷代之君、追王而師尊之、通祀徧於天下、封後人以上公之爵、立官以教其子孫。凡天下之人能誦夫子之言而明其道者、咸委用之。大者論道經邦、小者分理庶務、布列於中外。我朝因之、有加無已。其崇德象賢、尊儒重道之意、可謂至矣。然非以是足報稱於夫子也。蓋將以闡明世教而壽國脉也。榮自有識、雅誦夫子之言、其於夫子之道、譬猶以蠡窺天、未能見其萬一。然非足以叨清秩而竊禄於朝、碌碌無補於人國、恒以孤夫子之澤是懼。茲者謬承

上命、來按山東、道夫子之故鄉、值歲聿云暮、是用吉蠲祀事、祗謁廟庭、且敬陳斯道功用之大、凡使相禮者聞而告之、人人庶幾風教之一助、尚享。

維成化九年、歲次癸巳月日、五十八代孫婿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胡榮、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吾夫子、體道設教、立言垂範、俾後世學者講明力行、可以復吾性之固有、而盡夫職之所當爲也。然傳聞之的、每出乎家庭風化之原、尤謹乎親戚。故在當時、詩禮有聞、中庸有作者、皆道之真傳。而差行可妻、復詩謹言者、斯擇之爲子婿。自是厥後、嗣世多賢、纘承家學、以副歷代尊顯之意者、固難悉數。迨我

皇明、丕崇聖教、廣建學以育才、重賢科以取士、而文孫公恂與榮同第進士、官近侍、因復爲之妹婿。緜羅托好、庇蔭良多。邇者同府羅璟、公恂位輔、清宮日侍講讀、有行道之兆。榮欽奉　璽書督學東廣、有明道之責。是家庭親戚無疆之休、顧榮愚昧、於道未聞、曷克荷

聖天子之委任、而振吾夫子之道教耶。謹躬詣闕里、特申虔告、尚賛協相、陰誘于衷、俾榮小子克舉教事、勸學而學政日興、造士而士風日厚、期無忝於國命、而有光於斯道。牲醴薄陳、庶幾昭格。尚享。

維成化十一年、歲次乙未二月吉日、山東提督學校僉事畢瑜、謹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曰。於乎、天地綱常、斯文元氣、上賢王之瑜、奉　命東來布宣

聖天子文教於王之鄉邦、敬再拜稽首於闕里之下、就王而質焉。竊惟王嘗有言、變齊至魯、變魯至道。惜當時一變之功、僅小試於魯、而不用於齊。今天下一家、誦王之六經者、莫不尊王之道、以爲治爲教。瑜不德、無以塞明　詔、尚資神化、以裁狂簡、俾齊魯多士、咸知向道、庶不辱王過化之鄉。謹告。

維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三月癸亥朔越十七日己卯、工部管泉主事徐源、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王至德、不可以名贊、大道無待乎揄揚、而獨千載之上、不幸不得游吾聖人之門、千載之下、何幸而得游聖人之鄉。雖曰熟仰乎學宫之廟貌、若躬覩乎闕里之門墻。爝燭螢燈、不足以窺望日月之明、而實慶幸學者之輝光也。謹以牲帛醴果之儀式、陳明薦。尚享。

維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三月癸亥朔越初九日辛未、　欽差刑部署郎中張文、山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阮勤、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德並乾坤、功參造化。由生民以來、獨

盛自天子而下爲獨尊。凡在斯人、霑漑餘潤。僻居遐壤者猶不
忘於起敬、况親過其門者乎。文等秪奉綸音、有事東魯、晃杳壇
之故跡、望闕里而奔趨、目擊門墻、心切瞻仰。敢以非儀、用伸薦
告。尚享。
維成化十五年、歲次己亥、八月甲申朔、越二十六日己酉、工部
主事洪漢、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漢秪承　朝命、來治漕河。自濟寧望曲阜、地
方百里。由丁酉歷己亥、歲忽三年。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飲洙
泗之波、如彼其久。茲緣瓜期、行將申命。敢以牲幣庶羞之奠、恭
詣庭廟、用伸虔告。尚享。
維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二月辛亥朔、越初五日乙卯、巡按山
東監察御史張憲、謹以牲醴庶羞之奠、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王肇自生民以來、凡爲　帝王者孰不
惟王是師、凡從事於吾道者、又孰非王之徒。憲欽承
上命、按臨是邦、誦王之書、惟恐弗逮於躬行。覆王之鄉、奚敢不
先於報本。方圖脩舉、大新數仞宫墻。期乎落成、求昭
九重恩典。茲當經始、謹告　王知。尚享。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正月丙子朔、越十八日癸巳、五十八
代孫兗州府鄒縣儒學訓導孔公易、敢昭告于
聖祖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亓官氏曰。惟王道高德厚、道溥懸長。

泒分南北、千載流芳。曩自有宋、南渡浙江。宗親扈從、僑寓衢邦。
去魯已久、景仰弗忘。[9]茲蒙恩庇、分教鄒庠。得瞻秩廟、曷表衷腸。
謹備牲醴、承筐是將。
聖祖在上、既右洋洋。尚享。

歷代御製碑文

大唐贈泰師魯國孔宣公碑

臣聞形氣磔分，宗匠之塗遂廣；性情已著，名教之理攸興。是故
雕刻為妙物之先，粉澤成真宰之用。若其刪詩贊易，則聖非擅
賢之端；雖寄齊諸禮，必因心之範。雖孔流爭長，百家競逐，而宗
旨所歸，典墳攸依。夫軒羲已謝，子姒迭微，步驟殊方，質文異轍。
及流苞起，纂冠服傳，訴憲章版蕩，風雅淪喪。然而千齡接聖，稟
朝可期，五百見賢，伐柯未遠。粵惟一哲，降生垂運，理接化先，德
充造物，財成教義，彌綸之跡已周；經緯心靈，範圍之功且峻。利
仁以濟幽顯，垂訓以為動植，自然起臨川道，弱反袂出，峯玭玉、
發蕭蒼山東野，來參多塵，碧海屬混元，再造休明，一期雅頌之
背復闕，郊禋之禮還綿，跨巢許之逸軌，邁龍馬之遐風。嚌白雲
而昇，介丘蓋蒼蠅而過沂上，而令千祀之外，典冊遂隆。九泉之
下，泉榮方縟，斯迴命為宰，就道不預謀，豈如鉅山之魂，空成寂
寞；信陵之墓，徒役經過。將如龍蛇之蟄潛，契于天壤；聖賢所遊、
高懸於日月，言之不可極，其惟孔泰師乎。泰師諱丘，字仲尼，魯
國鄹人，有殷之苗裔也。分於宋則孔父嘉為大司馬，弗父何以
國讓其弟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而受三命；居於魯則有防叔、
伯夏、叔梁紇。紇生泰師。若夫天命玄鳥，玉筐隆其濬哲；瑞啓白
狼，瑤臺繫其錫類。武王覆夏，仍遷象物之金；有客在周，役泰
林之祭。茲泰喻尸臣之異，嵩嶽挺郊異之風。令緒昌源，煥乎已
遠。至於象緯疑質，則傳說巫咸；嵩華降神，而申伯吉甫。在於郊
院，曰昴臀符中野之祥；水帶丘阿，遥均反宇之慶。纜乾坤之精
粹，陶陰陽之淑靈。度九圍十河目海口。放勛文命，有喻於儀形；
子產皋陶，微譬於其體。孟孫言其將聖，太宰辯其多能。神閑縱
其性，忽道合時，物擯儀已，訓魯卿。年未衰，更先窺周室，猶且學
叩上達，業遵下問。能如藏史，或訪禮經；碧准萇弘，言詢易象。由
延相剛屑，陳揖讓之容；師摯師襄，辨興亡之極。罔羅六藝，經
緯人倫，加以思入無方，情詠至賾。陳庭矢集，燕驗遠飛；季井泉
開，冥占幽怪。新萍泥日，能對於楚王；膂骨淪風，旋訓於越使。藏
往知來之際，微妙玄通之旨，不可以龜筴求，不可以筌蹄得。及
其象魏曲阜，南宮展師資之敬；應務中都，西鄰化諸侯之法。冬
官象職，五土別其物宜；秋令充宣，兩觀畏其刑政。墮毀邪道，且
抑季桓，田歸汶陽，遂俊齊景。尊君卑臣之訓，自家刑國之術。每
惆悵於興周，亦留連於韶管。然而高旻不惠，彼日寖微，起哀怨
於王風，絕歸飛於鳴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與皇，問津匪
倦。俎豆嘗設，空及三軍之容；季孟有言，不接燧雞之膳。吳子推
士，尚或相排；子西讓王，終成見拒。亦有宋朝司馬，喬木難休；衛
國匡人，逆旅焚次。荷蕢微者，翻嗟擊磬之心；儀封細人，潛明木
鐸之意。既而在斯興感，用韞櫝追狂；閒涉怒然，彌嗟穿鑿。旋聆僞

館揄進闕里杏壇居寂緇林地凶知十稽微得二承妙科斗所
戰方關舊文睢鳩在篇遹討雅什河漢鞉鼓鏗鏘之響復傳宗
廟衣裳升降之儀遠尼悔約無倦誘愉多方后稷躬耕近閔勵
物伯夷餓死猶可激貪周公其人則神交於夢想管仲小器嘆
微義於征伐信立德立言泰主萌之不朽曰仁曰義前哲以之
周旋穰書稱山喻天階而不陟讀易無過假日恆以鳴謙茨稱
岬山寄言於獨善歧情風御未陟於通莊妙臻數極作倚易稱
是知緯被乃兼濟之塗華衮非爲政之要及其愚智勢泯楷國
如一南楚狂狷舊辨鳳衰東魯陪臣奄成麟斃晨興負杖知命
發於話言夕寐奠楹將萎傷其遽虞崇山化谷小天下而無由
隕石沈星架大梁而何有門人議服俱纏至極之哀國史制詞
永錫憖遺之誄及延深夏屋樹列遠方五勝迭遷六籍無准席
閭枌闕已絶微言入室且分遄筆大義秦人蛙沸遺燼騁於漢
代龍驤挾書未剪元封有述殘缺載陳甘露嗣蹤搜揚復起春
陵受命先訪於膠庠譙都應符多紹於文學逮江馬南度泉鵝
北飛鴞入環林鯨衝聖海有隋夭喪中原剪覆東序南雍鞠爲
茂草六樂五禮皆從毀室欽若 皇唐肇膺明命祖武宗文之
業天成地平之勳圖書因樂推重干戈由寧亂集刳舟剡浮芹
藻之詩先遠戎衣紉卷羽籥之節旋興 皇上以聖敬而撫璇
闡文明而膺曾曆夏啓挹其光兆姬誦讓其惟清化入龍沙風

移鯷海金丘展貴瓊田薦踐潛馬飾黃芝之封浮龜吐緑文之
瑞虞庠殷塾廣賓充叟遂頒石渠朋延惇誨番木娑而疑想虐
旒纊以永懷至於大道寖微小康遂往嚴識紫色謬踐云阿劉
風白金徒遵高里黃初正始時多間然建武永平業非盡善而
延作樂崇德殷薦之禮畢陳有孚載顒觀下之訓春設肆類群
望考孝之義益隆歸功三后尊祖之誠逾切詔衷中而徵萬王
揖花外以召百靈一茅分茹雙鶼共羽翠華遂昇結席位上
帝併社泰壇有嬋山祇傳海神會氣九皇之兆祭可嗣三代
之幽典還鳳蹕使朱鳥詳日蒼威戒路七萃勝果入鑾鏘風過
大庭以省方掩洙上而觀藝實君莫辨祠堂歸然見馬鬣於荒
墳識撿檀於古遂歎重泉之可作聞聖德而必祀言敷典訓廣
命梓材贈以泰師式旌幽壤攺輿神宇是光令德于時皇唐之
御天下四十有九載即乾封之元年也攝提之歲句芒獻節茲
州都督霍王元軌大啓藩維肅承綸誥尤徒掞日疏閑雉遠接
泮林之舊墳前靈光之前殿徂來新甫伐喬木而韻流嚶岱畝
泗濱採怪石而喧浮磬顏紫裕絢黝黛飛文杏栱重櫨春窓秋
幌陰欄積霧複閣懷煙几仍度室席遵函丈壽宮澹然睟容
穆至如襄城有訪七里接其駢驂汾水言遊四子冥其衡軛將
謂布衣黃屋名器則殊卷領素王感召宜一頮子侍側似發晨
山之談季路承間如與浮海之說西華東帝尚以要賓言偃錫

裘猶爲得禮。避席延其不敏、捨瑟騰其幽情。共列升堂、齊參覩奧。歲時頽落、復雜昌蒲。平日絃歌、還聞絲竹。皇儲一德、聿隆三善。轉望遨、据肅成講義。發揮銘造、幽贊道業。而以周穆之觴王母、尚勒西弇。漢帝之展穆丘、因書東嶽。遂廼思建隆碣、上㽞天衮。言出國本、理會冲情。副冢官之德聲、命芸閣以紬頌。玄堂闢兮神鑒優、揚敬思兮而自配。娣皇綱兮融帝載。堯可稷兮舜爲佩。畫而明兮夜而晦、吁嗟業兮麗其四代。其辭曰、赫赫上帝、悠悠天造。神集鴻名、聖君大寶。復性示教、率性爲道。政若鎔金、化俾偃草。爻畫先起、律呂創陳。禮節天地、樂和人神。成期用簡、業尚自新。載無聲臭、隱有彝倫。水火朗燮、憲章時革。周廟傷禾、殷墟悲麥。褒黜紕雅、瀛何淪瀆。散亂記言、支離方冊。自天生德、由縱成能。實筵恪嗣、銘此家承。蹕龍運外、振鐸宸膺。闢典攸緝、斯文載興。廣訓三千、徧于七十。歷階東會、藏書西入。楚將分社、齊闢輿邑。接輿自狂、長沮空執。仁智伊妙、惟神乃幾。羊因魯觸、鳥尚陳飛。鄒傳頌會、緬照書章。上商承詢、顏子參微。堯則不追、昌亦遂往。名教潛發、心靈汎與。德配乾坤、業暉辰象。麟悴逞泣、山隤夢仰。三統昌日、千齡聖期。禋宗有昊、展禮崇基。覲宣時邁、神緘孝思。絳幬承軛、翠鳳翩旗。上浮龜象、遂集鄒魯。翅勤真跡、惆悵今古。舊壁迷字、荒墳翳斧。輪奐宗師、詔緝靈宇。虹梁野構、鑿翼林舒。雕櫳繡桷、圓井方疏。沂童洛早、泮鳥鳴祈。俎豆蠲潔、冊書鴻如。曌檢前蹤、在放遺轍。於昭退訓、允歸聖烈。肅穆仁祠、陰沉像設。隨四序以潛運、懸三光而不昳。

秘書少監通事舍人、內共奉臣崔行功奉勑撰文。　奉勑直秘書行秘書省書學博士臣孫師範書。

大宋重脩兗州文宣王廟碑銘并序

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然不能免窮通否泰之數。是故有其位則聖人之道泰、無其位則聖人之道否。夫豈夫堯舜禹湯、其有位之聖人乎。我先師夫子、其無位之聖人歟。昔者大道既隱、其風漸漓。有爲之跡雖彰、揮代之風未替。繇是堯舜禹湯稟至聖之德、有其位、故德澤及於兆民、逮乎周室衰微、諸侯强盛、干戈靡戢、黔首嗟依。繇是仲尼有至聖之德、無其位、所以道屈於季孟。嗚呼、夫子以天生之德、智足以周乎萬物、道足以濟於天下、而棲遑列國、卒不見用、得非其道至大、而天下莫能容乎。復乃當時之生民不幸乎。向使有其位用其道、又何止夾谷之會、沮彼齊侯、兩觀之下、誅其正卯、穨羊辯土木之妖、楛矢驗蠻夷之貢、必將振聖人之道、功濟乎宇宙、澤及於黎庶矣。奚止中都宰、大司寇、可伸其聖道哉。嗟夫、文王沒而斯文未喪、時命也、而吾道不行、可爲長大息矣。洎乎河圖不出、鳳德云衰、爰困祭以厄陳、遂自衛以返魯。于是刪詩書、贊易象、因史記作春秋、大旨尊王者而黜霸道、成亂臣而懼賊子。然後損

益三代之禮樂、褒貶百王之善惡、彝而纖者變而夷之、紊而亂者綱而紀之。建末俗之郛郭、爲萬世之楷則。遂使君臣父子、咸知揖讓之儀。貴賤親踈、皆識等夷之敍。功均造物、德被生人。昭昭焉、湯湯焉、與日月高懸、天壤不朽者、夫子之道乎。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非夫道尊德貴、微幾不測、孰能以與於此乎。故天下奉其教、尊其像、祠廟相望者、豈徒然哉。自唐季而下、晉漢以還、中原俶擾、寰縣分裂、四郊多壘、翻爲戰鬭之場。五府飛塵、莫以干戈爲務。周雖經營四方、日不暇給。故我素王之道、將墜於地。先聖儒風、屬在昌運。　我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績實位也、以徇齊之德、兼睿哲之明、總攬英雄之心、包括夷夏之地。皇明有赫、聖政日新。解網泣辜、示至仁於天下。侮亡取亂、清大憝於域中。復淅古⑪之土疆、眞王匍匐而聽命。伐并汾之堅壘、克堅⑫倒戈而係頸。戎車一駕、掃千里之祆氛。泰壇再陟、展三代之縟禮。拯亂則弔伐、非所以佳兵也。懲惡則止殺、蓋所以遵法也。然後備禮以檢民跡、揚樂以和民心、禮修樂舉、刑清俗阜。尚猶日愼一日、躬決萬機。近伺絶徼荒之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群生暨響、但樂於時時。蕪黨熙熙、不知乎帝力。信可以高視千古、躪轢百王。謂皇道既以平、於戲夷又以寧、適⑬乃凝神太素、端拱穆清、闡希夷之風、詮真如之理。所則披皇墳而稽帝典、奮睿藻以抒宸章。哲王之能事備矣、太平之鴻業成矣。居一日、乃御便殿、謂侍臣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遍修群祀。金田之列刹崇矣、神仙之靈宇脩矣。惟魯之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孰甚焉。况像設庳而不度、堂廡陋而毀頹、觸目荒凉、荆榛勿剪、階序有妨於函丈、屋壁不可以藏書。既作大壯之規、但有翬然之勢、傾圮寖久、民何所觀。上乃爲新規、革舊制、遣使臣而撤弃⑭、募梓匠以僝功。經之營之、厥功告就。槪夫繚垣雲矗、飛簷翼張、重門呀其洞開、層閣鬱其特起。繪跡𠇗野、朱檻凌虛。虵虵之邃宇來風、巘巘之雕甍拂漢。廻廊複殿、一變惟新。升其堂則藻火黼黻、昭其度也。發其筵則豆籩簠簋、潔其器也。春秋二仲、上丁佳辰、牢醴在庭、金石在列、侁侁衆賢以配以侑、儼然生氣、睟之如在。時或龜山雨霽、泰嶽雲斂、則重檐疊栱、丹青晃日月之光。龍桷雲楣、金碧焜熀煙霞之色。輪奐之制、振古莫儔。營繕之功、于今爲盛歟。是公卿庶尹、鴻儒碩生、相與而言曰、凡明君之作事也、不爲無益、害有益、必乃除千古之患、興萬世之利。然後納華夷於軌物、致黔首於仁壽。夫子無位、立教化人、以文行忠信、敎俗以冠婚喪祭、爲民立防、與世垂範。是以上達君、下至民、用之則昌、不用則亡。我　后膺千年而出震、奄六合以爲家。一之日、二之日、訪蒸黎之疾苦。三之日、四之日、辨官材之淑慝。爾乃修武備、崇文教、輕徭薄賦、興廢繼絶。于是貽我先師、嚴其廟像、棟宇宏壯、⑮罕倫比。遂使槐市杏壇之子、競鼓篋

以知篇。褒衣博帶之儒，誐横經之有所。矧乃不蠹民財，不耗民力，時以農隙，人以悅使。向謂與萬世之利者，斯之謂歟。與夫桼修阿房，唯矜土木之麗；楚築章華，但營耳目之玩。可同年而語耶。將勒貞珉，合資鴻筆。臣嗣慙體要，學謝大成。彤庭撰厠於英翹，內署謬司於綸誥。頌聖君之德業，雖効揄揚；仰夫子之文章，誠慙狂簡。恭承睿旨，謹抒銘曰：周室衰微兮諸侯擅權，魯道有蕩兮禮樂缺然。神降尼丘兮德鍾于天，挺生夫子兮夜亂之年。秀帝堯之姿兮類子產之肩，蓋聖人之德兮稟生知之賢。刪詩定禮兮糾繆繩愆，智冥造化兮功被陶甄。下學上達兮仁命罕言，將聖多能兮名事正焉。道比四瀆兮日月高懸，仰之彌高兮鑽之彌堅。歷聘諸國兮陳蔡之間，時不我用兮吾道迍邅。麟見非應兮反袂漣漣，梁木其壞兮歎彼逝川。王爵疏封兮袞冕聯翩，百世嗣襲兮慶及賞延。明明我后兮化浹無邊，崇彼廟貌兮其功曲全。高門有閌兮虛堂八筵，吉日釋菜兮陳彼豆籩。雕甍⑯盡栱兮旦暮含煙，海日一照兮金翠相鮮。帝將東封兮求福上玄，千乘萬騎兮轟轟闐闐。謁我新廟兮周覽蹁躚，肆覲群后兮岱宗之前。　太平興國八年，歲次癸未十月癸未朔十六日戊戌建。起復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都官郎中、知制誥、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呂蒙正奉勑撰。　翰林待詔、朝散大夫、少府監丞臣白崇舉奉勑書并篆額。

金重脩至聖文宣王廟碑

皇朝誕受天命，累聖相繼，平遼舉宋，合天下爲一家。深仁厚澤，以福斯民，粤自太祖暨于世宗，撫養生息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教化而粹美之。主上紹休祖宗，以潤色洪業爲務，即位以來，留神萬幾，革其所當革，與其所當與，飭官厲俗，延學養士，詳刑法，議禮樂，舉遺修廢，新美百爲，期與萬方同歸文明之治。以爲興化致禮，必本於尊師重道，於是奠謁先聖，以身先之。嘗謂侍臣曰：昔者夫子立教於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當取法。廼今遺祀久不加葺，且其隘陋不足以稱先師之居，其所以大作新之。有司承詔度材庀工，計所當費爲錢十萬六千四百餘千，詔並賜之。仍命選擇幹臣典領其役，役取於軍匠傭於民，不責一成，而責以可久，不期示侈，而期於有制。凡爲殿、堂、廊、廡、門、亭、齋、廚、黌舍，合三百六十餘楹。位敘有次，像設有儀，表以傑閣，周以崇垣。至於搱座、欄楯、簾櫳、罘罳之屬，隨所宜設，莫不畢具。三分其役，因舊以完其葺者才居其一，而增剏者倍之。蓋經始於明昌二年之春，踰年而土木基構成，越明年而繇漆彩繢成。先是群弟子及先儒像畫於兩廡，既又以搏素易之，明年而衆工皆畢，罔有遺制焉。上既加思闕里，則又澤及嗣人，以其雖襲公爵，而官職未稱，與夫祭祀之儀不備，特命自五十一代孫元措首階中議大夫，職視四品，兼世宰曲阜。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爲

賜、遣使策祝、并以崇成之意告之。方役興也、有芝生於林域及
尼山廟與孔氏家園、凡九本。典役者采圖以聞、且言瑞芝之生、
所以表聖德之致。廟成之日、宜有刊紀、敢請并書于石。又廟有
闕、以備皮書。願得賜名、揭諸其上、以觀示四方。詔以奎文名
之、而命臣懷英記其事。臣魯人也、杏壇舊宅、猶能想見其處。今
幸以諸生備職翰苑、其可飾固陋之辭、摹擬計工、謹識歲月而
已乎。敢竊叙上之所以褒崇之實、備論而書之、而後系之以銘。
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周末世、不得其傳、
而夫子載諸六經、以俟後聖。降周訖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
法陰陽、分而名家、而以六藝爲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
六藝者、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衆流之所從出、而儒爲之
源也。後世偏尚出聽、沿其流而莫達其本、用其偏而不得其醇。
自是歷代治績、常與時政高下。洪惟聖上以天縱之能、興學稽
古、游心於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經爲正、而取
信於夫子之言。夫惟信之者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歟。臣觀
漢魏以來、雖奉祀有封、洒掃有戶、給賜有田、禮則修矣、未有如
今日之備也。初、廟傍得魯廢池、發取石甃以爲柱礎釦砌之用、
後并得銅、以爲鋪首浮漚諸飾。由是省所費錢以千計者萬四
千有奇。方復規畫爲他日繕治無窮之利。然則非獨今日之新、
蓋將愈久而無弊也。銘曰、維古治時、以道相繼。不得其傳、專且
周季。天生將聖、遭世不綱。番統六經、以俟後王。六經維何、爲世
立道。有王者興、是惟治要。於鑠我皇、聖性自天。玩意稽古、傳所
不傳。建學弘文、崇明儒雅。躬禮聖師、率先天下。仍慨闕里、祠宇
弗治。刱其舊制、既隘且庳。乃詔有司、乃疏泉府。揆材庀工、衆役
具舉。梓人獻技、役夫効功。隘者以闊、庳者以崇。崇焉有制、闊焉
惟法。即舊以新、增其十八。殖殖其正、翼翼其嚴。魯人來思、嘆息
仰瞻。魯人有言、惟今非昔。豈伊魯人、四方是式。瞻彼尼山、及其
林園。有芝煌煌、表我聖恩。聖恩之隆、施于世嗣。顯秩峻階、視舊
加異。廟樂以雅、祭服有章。錫爾奉祀、名教是光。有貞斯石、有銘
斯勒。揚厲鴻休、以詔無極。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知制誥兼同
脩國史上護軍馮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賜
紫金魚袋臣党懷英奉敕撰并書冊篆額。

元重脩至聖文宣王廟碑

聖上嗣服之初、祗述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先聖、自曲阜
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
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太平文明之治。越明年元貞改元、先聖
五十三代孫冢州尹治入朝、璽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
月俸百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復。申命有司、
御考壁雍、作廟於京師。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
里祠宇、燬於金季之亂、閣號奎文、若大中、門閣存者無幾。右轄

嚴公忠濟保釐、嘗儀、澹臺、須屠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鄆
國、後寢、以寓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　尹出阜主
祀事、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廳、黌舍、即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
遑也。國初封建宗室、晝濟兖單三州、爲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
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臣按
檀不華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方今聖天子守成
尚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爲守臣者敢不對敭休命、
以廟役爲任。首出泉幣萬緡、衆翕然助之。備工傭力、市木於河、
輦石於山、掄材於野、㮀棟櫨桷楹碶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渠堰
積石數百、石堅稱是、露階釦砌、歲是用焉。郡政之暇、躬爲督視、
甄陶鍛冶丹雘髹漆、以至工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
年之春、屬歲祲中止、蕆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矗重
檐、亢以層基、繚以脩廊、大成有門、配侑諸賢有所、泗沂二公有
位、黼座既遷、更塑鄆國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
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貲用以緡計者十萬有奇。落成之日、遠近
助祭者衣冠輻輳、衆庶瞻顒、千祺祇庭、頃還舊觀。於是衍聖公
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爲請。會博選胄子
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勑中書賜田五千畝、以供粢盛、復戶
二千[17]人、以應洒掃。事下翰林、書其事於石。臣復承命、踧踖、既述
興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
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
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望、
達於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祀禮之隆殺、夫尊其道而崇其
祀、誠治古之恒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聖元神武造邦、天兵傳
汴、戎事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詔求五十一代衍聖公元措
歸、俾襲其爵、奉常禮樂於兵燹之餘、[illegible]肇於此矣。世祖聖
德神功文武皇帝仁治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燦然可觀。內立國
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凡所注意、皆選師儒訓廸、作
成諸賢、以嗣封爵、茲志未究。皇上纘而成之、故自紹膺景命、以
風化爲先務、至於博施濟衆、敷文來遠、亥矜庶獄、惠鮮鰥
寡、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舜湯文之舉、揆諸聖經之言、若
合符節、用能張皇教本、光昭先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
附靈臺、子來之衆至矣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待振曜
一時、寔宗社無疆之福也。銘曰、道之大原、寔出於天、天何言哉、
乃以聖傳。傳道維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
與天比隆、聖人之祀、與之無窮。皇元肇基、撥亂右武、天兵趨汴、
闕禮在魯、烝哉世皇、戢整乾綱、始定終綏、遂臣萬方。肅肅魯庭、
嗣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丕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繼序不忘、
成於孝孫、遹觀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翼翼。如矢斯棘、
如翬斯飛、籩豆靜嘉、陟降有儀。祀事孔嚴、世爵以延、洒掃有戶、

樂感有田。聖政聿新、希縱治古。奈曰皇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聖祀綿綿。與國無疆、於萬斯年。　勑翰林學士承旨、正奉大夫、知制誥、詔兼脩國史臣閻復撰。　翰林侍講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劉賡書。

元勑脩曲阜宣聖廟碑 前段未錄

臣玄既序顛末、請系以詩。詞曰、厥初生民、倥侗顓蒙。三五繼作、大道爲公。厥氣日開、民習日漓。道統絕續、孰綱孰維。少昊之墟、東魯之土。挺生聖人、以淑萬古。聖人既生、代天以言。立我民極、與天並焉。惟皇建極、尊用其道。百王軌範、于以稽考。三光以全、寒暑以平。俊民用章、時乃逕衢。天子垂拱、大臣承弼。體信達順、鳳麟時出。皇元之興、厚集大命。太宗興文、首法元聖。世祖龍飛、髦士屬心。恢弘文治、濬發德音。世及三紀、仁漸義摩。建學立師、髦人用多。温文裕宗、祗荷詒燕。成廟崇儒、廸若天顯。武皇英毅、入繼離明。載崇徽號、王振金聲。濬哲仁皇、文德繼世。誕揚祖訓、籲俊尊帝。爰及英宗、禮樂孔殷。穆穆文考、美德懿聞。文宗纘緒、聖聖克肖。迺開奎府、迺飭孔廟。今上嗣世、丕式大猷。勒石新廟、宏賁鴻休。新廟奕奕、泰山具瞻。衡紞紘綖、衮衣褘襜。維宋維金、遺刻具在。於赫我元、冠冕百代。我元聲教、極彼堪輿。寰含萬里、誦詩讀書、維茲曲阜。斯道之盛、如水有源、如木有本。皇監在上、執我道樞。相我熙朝、踰民唐虞。賡言臺臣、職是風紀。昭宣[illegible]謨、是用歸美、聖道王化。如日麗天。儒臣詠歌、億載萬年。　至元五年、歲次乙卯、十一月吉日建。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國子祭酒臣歐陽玄奉勑撰。　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資政大夫、知經筵事臣巎巎奉勑書。政奉大夫、侍御史臣張起巖奉勑篆。

元順帝勑加封啓聖王碑 前段未錄

臣思誠頓首誠惶誠恐、復獻頌曰。於鑠皇元、赫赫明明。肇闢乾坤、資始資生。太祖肇基、風霆流形。世祖混一、覆載生成。列聖嗣服、時靡有爭。今上繼緒、品式法程。望治丕顯、孝治丕平。嘉崇孔子、縟典鴻名。尼山有禱、斗光毓精。表相之異、至道之凝。曰惟天縱、王振金聲。孰與道生、本立枝承。王爵之崇、啓聖之榮。義符於情、名與實正。五父之殯、緩乎其行。防墓之崩、泫然涕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愛親敬長、春秋權衡。其親翳親、五孝重敦。念茲在茲、誕聖毓靈。子孫有衍、是服是膺。尼山崢嶸、泗水不盈。蔚彼孔林、卓彼魯庭。有豐斯碑、光昭日星。同我夫子、無忝所生。闡我皇風、四海永清。　至正十四年、夏四月七日、襲封衍聖公臣孔思誠、同曲阜縣尹孔克欽立石。

元勑賜曲阜孔廟田宅記

元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臣亦憐真班、臣祖常、治書侍御史臣普化言於上曰、江西僉憲任忙古台以畢[illegible]、入

其秋田八頃八十九畝、屋二十有七間、家奴若干人、在鄆境者實邇曲阜孔子林廟。方今聖天子師事孔子、設經筵、崇儒術、我御史臺以興學宣化爲職事、顧孔廟歲入視前代猶儉、春秋釋奠

既廩時或不給、請以今沒入產、俾孔氏襲封者業之、其家奴俾籍於有司、世服役孔氏、爲洒掃戶、而輸其租。制可。翼日、臣唐其勢又自帥其同列、導意於內侍臣禿滿、以啓皇太后。於宮中出諭百官曰、善。一如皇帝制行之。於是所司以產歸孔氏。明年、孔氏具牘來屬玄文諸石。仰惟皇元初得宋金郡邑、校官田產無算、悉以共其祭祀、食其師生、繕脩其廟學。其校官無田、則以縣官緡錢充其用、無禁。有司不奉命、則御史部使者察之、其爲尊崇孔聖之道、非獨今日。蓋嘗考之、郢人書社七百里之事、有無不必知。尼谿之田、齊遂以封、豈不一變而至魯哉。此於世道有關、聖人無與也。今上富於春秋、政事參決東朝、居今之臣能言附益孔氏者、皆引君當道之事也。臺臣首陳經筵、次表儒術、豈有他哉。兩宮俞音、聖志一揆、兆足行矣。漢初六經甫脫龐雜、高祖過魯之祀、天下駸駸然望斯文之治。史乃稱文景不右儒術、以竇后故。然豈在是哉。灌絳東陽侯之屬、有一人者如今臺臣、詎豈使金石絲竹之音作、而後不壞孔子宅、以書還孔氏耶。漢之諸臣功烈卑矣。玄故著之、使來者知臺臣之意在是。是議也、侍御史臣朶列、程治書侍御史臣彝咸佽成之。　元統二年月日、中順大夫兼太常禮儀院事臣歐陽玄拜手稽首記。

元皇太后祠魯宣聖廟碑 元統己亥年春正月𠜱。前段未錄。

竊惟自漢以來、崇奉先聖至我朝而極。嘗加號大成、改封聖考爲啓聖王、聖妣若聖妻並爲王夫人。遣使奉送制命于闕里、祭以太牢、其禮隆矣。太皇太后尊亦遣使奉薌幣致祭、並刻諸石。矧茲盛禮、可無紀乎。思誠謹述其事之本末、系以詩。其詩曰、有聖皇元、奄有萬方。列聖相承、文教誕揚。皇明嗣服、繼序不忘。眷言曲阜、素王之鄉。爰命詞臣、冊祝函薌。載臨闕里、爛其煌煌。猗辰藏事、惟吉惟良。牲牢肥腯、黍稷芬芳。豐備樂縣、神人悅康。於赫尼父、軌範百王。允廸允則、宗社隆昌。或棄或背、九有以亡。穆穆天子、茲率厥常。盛禮斯舉、誠敬是將。既歆既教、惠澤其滂。矢詩頌美、億載休光。張起巖撰。

皇妹太長公主降香碑

皇妹太長公主以宣聖林廟在封內、遣承務郎位下總管府總管趙昌齡、借承直郎建魯花赤不顏帖木兒、屬官趙景祐、王居敬、蔡伯兒奉香酒詣闕里致奠。仍須所刻宣聖像百幅。先期濟寧路移文至衍聖公思晦、率三氏子孫出迓於道左。翼日禮成、衍聖公既封章馳謝、欲大書深刻、歆耀無窮。石已礱、謂　瀚叨文學之職、屬辭以事。宜相茲役。欽惟聖天子方興脩禮樂、敦闡聲教、賢主崇尚斯文、金帛之賜、犧牲之薦、頻歲繼至。今茲又劉

是寔誠、吾道莫大之幸、而曠世希濶之儀也。第媿蕪淺之文、不足以揄揚盛美之萬一、敢拜手爲之詩。其詩曰、猗歟賢主、瑞啓璇源。武宗之妹、世皇之孫。闢國東土、維屏維翰。式彰光寵、益大以尊。左圖右史、儲祥擁祉。先聖之祠、載禋載祀。禮出中闈、光生闕里。刻石學宮、永昭盛美。泰定四年三月吉日、建曲阜林廟學正張瀚撰。

皇妹太長公主致金博山碑銘元天曆二年四月、翰林侍講學士曹元用撰。前後未錄。

魯王阿禮嘉世立主、以白金百兩、命工造博山一、又五十兩造香盒一、遣使馳驛、敬致曲阜宣聖廟神位前、仍祀以太牢、禮也。猗歟盛哉。主之所慕、可謂知王教之端、風化之本矣。又可見天性之高明、洞達禮義矣。不然、何以閨處深宮、能讀詩書、觀圖史、有好學之名聞於天下、肯重吾夫子如是乎。噫嘻、常情知畏禍而不知避禍之所以然、知求福而不知求福之所當然。俾世情知孔子、咸如主、更能用孔子道、則君臣敬、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人倫庶事無不順理、則何禍之不可避、何福之不可求哉。

自昔帝王崇極於孔子者多矣、皇后與公主遣官致祭者則鮮、故錄此三碑、以見孔道在人、雖女后亦知所重也。

國朝　御祭香帛碑

皇帝即位改元景泰、正月上日朝臨群臣、越十日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既慶成、命有司擇吉、遣官行祀天下。有司以闕里望庚申聞。先期、上御宿齋宮、親書祝冊。昧爽、上服通天冠、被絳龍袍、文武百官朝服侍班、傳制命官以香帛致絲輿中、鼓樂導引出承天門外。上注目送之。臣節忝備員詞林、得分祀先師孔子、即日賫香帛升舟中道、陸行、二月十日始達曲阜。衍聖公臣彥縉、世職知縣孔諤、三氏教授臣江永清、率三氏子孫郊迎至宿廟、次滌牲致齋、百執事駿奔、益慎益虔。又二日丁亥、乃祀。將祀之夕、天地開明、星月朗概、牲豊香潔、籩豆飭脩、薦祼欣俯、咸中禮節、宛若神聖在坐、群賢陟降、在聖左右、洋洋濯濯、來歆來享。祭畢達旦、猶聞金石絲竹之音。衆咸以爲皇上至誠感格之所致、有非偶然者。翌日、衍聖公拜手言、國恩汗渙、沾被林廟、請刻祝詞以表榮貺。臣節聞、國之大事以祀爲先、而即位遣祀、即有虞徧于群神意也。群神如漢唐以來、崇祀古昔帝王、先師孔子、嶽鎮河海之類、蓋古昔帝王嘗主宰天下、孔子爲萬世綱常祖、嶽鎮河海能興雲布雨、潤澤民物。禮曰功被生民則祀之、此即位遣使之禮所以不容或後也。然我　朝自太祖高皇帝奄有四海、紛立制度、爲萬世子孫法。凡建祀所遣香帛、如古昔帝王嶽鎮河海、其名數皆一。獨孔子與諸弟子、

其名數凡九、儀物稱是。非厚於孔子也、誠以古昔帝王功止當時、嶽鎮河海澤及一方、而孔子祖述憲章、刪定述作之功、被於無窮、與天地並、故不得不致崇極之意也。傳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良以是歟。然孔子之在當時、有德無位、特大聖中之以言垂範者耳。其所以行孔子之言、以建皇極、以收治平之效者、則在於後聖焉。洪惟
皇上睿智英明、超自內藩、紹承大統。即位之初、即去邪黜佞、崇獎忠良、拒遏外夷、靖安中夏。凡言行政事、皆師法先聖。群臣敷腹語合經典、即賜錄用。是孔子之道不行於昔者、而大行於今日矣。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後聖之德既不違乎前聖、愚想以聖祐聖、以神助神、假靈弼賚、協贊洪猷、是蓋有不疾而速、不言而喻之幾矣。豈凡庸之所能與知者哉。臣節既忝承行職、當秉翰雖遊聖門、措詞匪易、而事有典故、不容或缺。謹陳香帛之數、以見我
朝崇獎先聖之禮逾於前古、且驗吾道大行于今、不特為聖哲子孫榮、　實為天下生民福。
景泰二年正月初五日、賜進士、翰林院侍講、承德郎、同脩國史臣吳節撰。　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彥縉立石。

褒崇先聖禮樂記

皇帝嗣登大寶之十有二年冬、詔天下孔子廟祀加六佾為八、籩豆十二、爰用遣官恭行昭告。於是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商輅以春祀前一日詣文廟行釋菜禮告、翰林院學士臣王獻乘傳詣闕里行釋菜禮告、使命必簡文學之臣、重其事也。然禮雖有隆殺之殊、一乎誠也。祝辭出自
聖製、香幣頒之內帑、儀乎天顏之俯臨也。樂舞之增、器數之加、未告弗敢先、既告弗敢後、肅乎帝心之對越也。禋將之夕、星月澄霽、纖雲不興、昭乎神明之歆格也。禮既告成、襲封衍聖公臣孔弘泰率諸族人少長趨列、稽首言曰、
天子褒崇先聖禮樂等之祀天饗地、誠曠古之罕聞、斯文之大慶、侍臣一家之私榮而已哉。宜有紀述、以垂永世。時山東按察司副使臣陳相、臣張珩、僉事臣畢瑜、布政司參議臣杜鉉、都司都指揮僉事臣金寮、聞命駿奔、恪恭祀事、亦懷申前請不可辭。臣獻竊惟吾夫子之道如天之高、無不覆幬、如地之厚、無不持載、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其法具於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功著於易、書、詩、禮、樂、春秋、所以立生民之極、開太平之運。歷代人主類之、咸致尊崇、然未有禮明樂備如今日者也。嗚呼盛哉。或曰、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也、祝饗之禮不得視郊社。孔子有德無位、寵用斯禮、得無過乎。且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特用天子禮樂、君子譏之。以孔子之聖、豈復有加於周公者哉。嗟夫、此我

國家甚盛之舉、固非習於聞見者所能測識之也。當周之衰、王
政陵夷、彝倫攸斁、使天不生孔子、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適、
孰知所以爲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邪。夫惟不知、故不行、不
行則不流、不爲夷狄禽獸不止、所以維持斯道、永久而勿隊
者、果孰之力歟。周公之功、人臣之分也。孔子之聖、萬世帝王
之師也、師其教而圖其所以爲報、雖極天下之尊禮之至也。
傳曰、夫子之道、不啻天地。又曰、其功及有賢於堯舜者。豈不
信哉。仰惟
皇上德位隆大、克當制作禮樂之任、自
祖宗刻聖以人文化成天下、于茲百年、又當事興禮樂之時、而
講正脩明、自孔子始、可謂知所本矣。臣獻竊祿于朝、於禮樂
大端、漫不之省、謬膺渙命、夙夜祇惕、思所以副
皇上隆師重道之盛心。嘗博稽古典、八封⑱黼座、俾朝廷大制
作、前無所遺、後無所議、以昭一代文明之治、顧不偉歟。嗚呼、
臣愚何足以知之、謹記。
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閏二月丁巳、賜進士第、翰林院學
士、奉政大夫兼脩　國史　經筵講官錢塘王獻書。
歷代脩建廟祀碑文（此以重脩是、多出於人臣。）
隋脩孔子廟碑
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義、既漸敬於英華、遂商淪於禮樂。天生
大聖、是曰宣尼。雖有制作之才、而無帝王之位。膺斯命世、蹇厄
補空。述萬代之典謨、爲百王之師表。始於漢魏、爰逮周齊、歷代
追封、秉圭不絕。我大隋炎靈啓運、翼下降生、繼大庭之高蹤、紹
唐帝之遐統。憲章古昔、禮樂維新。偃伯脩文、尊儒重學。以孔子
三十二世孫、前太子舍人、吳郡主簿嗣悊封紹聖侯。
皇上萬幾在慮、兆庶貽憂、妙簡才能、委之邑宰。於此周公餘化、
唯待一變之期。夫子遺風、自爲百王之則。禮儀舊俗、餘何足云。
用能奉天肯敬先師、勸孔宗、脩靈廟、即曲阜陳明府其人也。明
府名叔毅、字子嚴、潁川許昌人。昔堯之禪舜、實釐女于有虞、周
室封陳、亦配姬于嬀汭。漢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謀、魏大司空開
九品之清議。明府即陳氏高祖祢宗之孫、高宗孝宣帝之子。至
如永嘉分國、代歷五朝、郭璞有言、年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
家、爲咸陽之布衣、實南國之王子。於是遊情庭宇、削跡市朝、砥
礪身心、揣摩道藝、策府蘭臺之秘籍、雕蟲刻鶴之文章、莫不成
誦在心、指書於手。金作玉條之刑法、桐囚木吏之奸情、一見仍
知、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曜、時虧滿月之明、越劍潛光、每動衝
星之氣。爰降詔書、乃除曲阜縣令。風威遠至、禮教大行。政術始
臨、奸豪屏息、抑強扶弱、分富恤貧、部內清和、民無疾苦。重以德
之所感、霜雹無災、化之所行、馬牛不繫、繩魚夜放、早彰溉釜之
篇、乳雉朝馴。自入鳴琴之曲、遠嗤龐統、不任百里之才、俯笑陶

潛、心於五十之俸。於是官曹無事、囹圄常空、接上迎賓、登臨遊賞。覩泮水而思歌、尋靈光而想賦。加以祗虔聖道、欽致明神、粉壁板塗、丹楹刻桷、可謂神之所至、無所不爲。振百代之家聲、作干城之稱首。敬鑴金石之文、永同天地之固。其詞曰：皇非常道、帝實無爲。時澆俗薄、樸散淳漓。世道交喪、仁義爭馳。書亡詩逸、樓壞樂虧。降生大聖、載脩墳史。積善於德、追崇不已。於穆大隋、明命天子。新開紹聖、重光闕里。伊我陳君、清德遂聞。温温玉潤、苾苾蘭芬。淵才亮美、拔類超群。時逢上聖、以我爲令。導之以德、行之以政。用此一心、能和百姓。子遷名買、兒多子鄭。奸雄竄伏、賦役平均。心居儉素、志守清貧。魚生入釜、雀瑞來臻。寢廟孔碩、靈祠赫奕。圓淵方井、綺窗畫壁。因頌成功、遂歌美績。共弊穹壤、永固金石。　大隋大業七年辛未歲七月甲辰朔越二日乙酉、汝南郡主簿仲孝俊撰文。孔子三十一世孫孔長名、三十四世孫孔子歎同立石。

唐重脩曲阜縣孔子廟碑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摧大抵、宣考神用、建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頹、其揆一也。昔者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多徒、合緒連禍、則皇帝與聖、首出群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勤略以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谷、轉死爲魚、鹽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扶振隱憂、道百川、康四國。粤若敗蓰飫周道微、宋公用鄫、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燦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揣今昔之彝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也。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謏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何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傅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傅。經其禮而不啓其致、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虞舜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庸主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臣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責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黷、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淳、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偕理濟　時、未有溥遊大夫、辟居下國、得數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乘、畢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名可稱、取與爲大者已。我國家儒教夾雲、文思戾天。伸吏曹以追尊、遞禮官以崇祀。侯褒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歡悅於方國、光耀彌於側宗。三十五代孫嗣褒

成侯璲之字徽暉、洎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周墜於緒。或偽波明準克揚厥聲、乃相與合而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詩云勿剪。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兆懷。於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方井、舊居州嶽。宜其悚神馳魄、膝行膜捧、[19]陳齋祭、首嚴祀。樹綿垣以設防、刊豊石以爲表。兗州牧京兆韋君元珪、字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風績休有。明敎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興、清節相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嗣、字子亮、相門克開、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錄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寡疑、倉曹太原王道淳、私[20]農楊道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弘農楊履玄、兵曹太源王光超、范陽張博敬、法曹安定皇甫恮、東海于光彥、士曹榮陽鄭章、參軍事博陵崔調、扶風竇元訓、河東裴瓊、隴西李紹烈、鴈門田公儀、博士南陽樊利貞、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丞河間劉思廉、主簿吳興施文尉、清河晏弘楷等、官序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觀奧、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廓經史、其詩曰、元天陰隲、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技艱、在此逢聖。吞沙存麇、軒黃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刪詩述史、成礼張樂。雅頌穆清、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人、啓明先覺。六順勃興、四維偕作。元功濟古、至道納來。首出列聖、席卷群才。大明震曜、廣運天開。蒸嘗而寓、誦習窮垓。帝念居室、以光壽宮。爰振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克廣休風。

大唐開元七年、歲在己未、十月乙酉朔、十五日乙亥建。宋州刺史、上柱國范陽張廷珪書。

元修闕里廟垣記

闕里廟制、周三里而務崇。垣四櫳、皆朽以粉塗、庇以瓦木、與夫厥閣門廡等餘五百架、皆金明昌役也。存經喪亂、表裏凋弊、中更灑掃百戶暫停、主祀者財單力薄、扶傾綴朽、聯缺續墜、所成者不償其所壞。朝廷頻年議加修復、嚴符本路撥度工費、以軍國庶務方殷而事未及措也。曩者山東東西道憲司諸公、自陳節齋以下、近及畚同與屯公、皆嘗督諭本部、爲救廢之舉。迨夫參議大夫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劉侯用、至元壬午秋七月繼謁祠下、奠拜既畢、周覽嗟惜而言曰、夫州縣長佐之吏、考績於三載、必曰文廟有無增葺。況予爲方面之倅、祖庭在境、而曾未過省、何以處承流宣化之任乎。今朝廷方賞布文敎、善風俗、以爲政治之本。而於吾聖人祠宇、切於垂意。聲石伐木、締基定礎、期在旦夕矣。今廟貌雖殘、所餘者往往猶厦宇、堂觀、而周垣圮剝、外連於荒蕪、脫有野燒緣逸於其中、不亦愈重朝廷之經費乎。此事吾儕不得不任其責。以今竊計、莫若規撤舊址、起垣於四周、庶或可以扞蔽宅廋也。凡茲所舉、有涉公帑之費者、予固不得以擅爲。以吾聖人之故、妨其農事、重其民役、而俾之嗟

然乎尤不敢爲也。秋冬之交、農事畢入、蠲減他調而爲之、不亦美乎。及歸、吏與同僚謀之。時總府判官李侯書生也、聞之樂與協其謀、劉侯之志得以不沮。遂命孔氏五十三代孫、權主祀事曲阜縣尹親涖其役、仍以兖州檢校之。乃於户大丁衆之家從民意而借其力。民皆曰、此非公役、雖吾鄉中之盛事、復何辭焉。於是相與執版鍤捄削之具而至者幾千人。於是唯均之以履畝而不限其程、勉之以堅整而不責其緩。繹繹繩繩、陾陾登登、不亟不遲、百堵皆興。縮基於季秋之將杪、斬板於陽月之既盈、宰牢釃酒、勞其衆而歸之。仍期於來春之首、變高墻深、更築易壞、益植松檜一千本于時。衣冠行路莫不稱嘆、以爲殿閣崇嚴、倍增於它日。巖巖乎可謂夫子之墻也。孔氏合辭爲予言曰、自東平嚴公致政之後、而能加顧於祖庭者蓋鮮矣。今侯體朝廷之意、以繼是美、是不可以不録。植時親覩其事、義不當讓、乃摭其本初而題之於壁間。時至元十九年冬十有二月望日、濟寧路教授楊桓記。宣聖五十三代孫、曲阜縣尹兼諸軍奧魯權主祀孔治立石。

重建金絲堂記

闕庭有堂名金絲者、舊相傳也。按孔氏祖庭廣記、載圖、經誌、郡於大金世重修闕庭、始有其制、略無明文可考。堂在齋廳之北、家廟之南、廟庭之東。歷世更變、歲久傾圮、僅存遺址。宣德甲寅冬、工部亞卿江石言之、文江周公忱以公務道經東魯、躬謁林廟、每事懇懇致問禮也。以斯堂之廢、歎然爲缺典、遂詔匠計之、捐已俸資貿材於江南、得大木而喜、使人相地廣袤、是斷是度、是尋是尺、修之治之、水運以舟、陸輓以車。時議克合、力相成之者、蘇州知府况侯鍾、通判邵侯諶也。材木既具、越明年季夏壬寅日、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彦縉召役事、與工經營、圖爲安排布置、舉合以法。落成是年秋八月庚子朔也。堂高二尋有二尺、由是制度宏雅、廉隅岐整、輪奂一新、卓越舊觀。僉議復於靈星門外西南隅構屋三間、計十有二楹、爲祗謁更衣所、名曰更衣亭。其用心可謂勤矣。吁、于遵軌而修事、謂之趾美、修事而有成、謂之合功、古之道也。今能趾美矣、合功矣、是宜誌之。愚嘗閱載籍、當漢景帝時、魯恭王好治宫室、毁孔子舊宅而欲廣之、升堂聞金石絲竹之聲、遂不敢壞。意今之家廟即其舊宅歟。斯堂即恭王聞金石絲竹之所歟。舉金絲而言、則八音在其中可知矣。且天地假風霆以彰厥威、聖人託音樂以著其靈。天地變態無常、四時成其序。聖人神明不測、而萬世蒙其教。天地風雨霜露之類、無非教也。聖人禮樂刑政之屬、得非教乎。矧樂者又所以移風易俗、比物飾節、崇和順而親附於民、所以蕩滌邪穢、消融查滓、莫善於是。故聖人雖没而有不没之神存焉。何也。道德也、禮樂也、與天地相爲終始、生民爲萬世之所仰賴焉。

名堂之義音有在也。後之登斯堂者，不金石而金石，不絲竹而絲竹，想聖人之靈而景仰於千萬載之下，斯堂亦與有助焉。時宣德十年歲在乙卯秋八月上澣日，孔顔孟三氏子孫教授司教揆清江裴侃記并書篆。　曲阜知縣孔公堂立石。

重修啓聖王寢殿記

予昔長太常，凡天子有事南郊，則天地並位于正殿，日月分列於東西。若太廟之制，則前爲殿，後爲寢，重陰陽奇偶之義，夫婦人倫之始也。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莫不皆然。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也，廟祀于魯者非一世，而子孫奉祀則惟原其始祖啓聖王夫婦焉。王之殿去大成殿西十步許，而啓王夫人顔氏則居于後寢。穿心有廊，以通前後。歷歲滋久，寢殿圮壞。六十一代孫今襲封衍聖公弘緒乃撤而新之，殿爲間者五，爲楹者七。歇山轉角，規模壯麗，亦倣前殿之制，高一丈七尺，深視高殺二尺，廣袤稱是。經始於天順庚辰十月之朔，落成於辛巳九月之望。是役也，財不廢於公帑，工不奪於民力，經營之勞，一役于林廟在官之人。皆弘緒所自區畫者也。其尊祖敬宗之心，何其至哉。工能告成，山東按察使黎陽王越世昌適謁於廟，覩新構落成，棟宇翬飛，金碧輝映，嘉大宗之誠孝，謂不可無文以彰盛美，猥以予有從游之舊，禮請爲文記之，預以白金一錠，屬曲阜知縣孔公紛命工礱石，紀其歲月。惟昔柳子厚作道州文宣王廟碑，謂夫子極於化初，實於道先，苟贊其道，若褒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況王與夫人毓粹之德，啓聖之功，不可名言，又敢輕易贊之哉。時以尊祖敬宗，誠大宗之所當爲，而崇儒重道，好尚斯文，又憲長之所用心也。憲長提刑一方，公務紛紜，而能景賢仰聖若此，況爲先聖之子孫哉。書其事，勒諸貞珉，以告來者。天順五年九月既望，賜進士陝西參知政事、前礼部左侍郎、　翰林院大學士、知制誥兗州府寧陽許彬道中撰文。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東吳張穆書册。

尼山創建書院之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百里，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西峙，中峰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顔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嶺多蒼柏、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渥册，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岸有洞曰坤靈之洞，中有聖人石像，臨水與顔母山對。其比[21]則防山，即聖人合葬其父母處也。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源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

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兖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于今蓋三百餘年矣。宮不知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尚崇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思晦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薦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閣大學士康理公　時爲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璠爲山長。三年六月至官。抜舍山中罄竭私橐。具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遂除荊棘徹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寧夏楊公文書訥行部率其吏翟趙郭趨茲山留璠舍一日顧瞻徘徊以其事爲己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寶寶閭傾之首出俸以爲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讓與郡邑之官屬暨大宗子孔克堅曲阜令克欽宗族子孫凡齊魯之境賢卿大夫士民之好事者大出貲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陶甓於野傭僦致遠牽車牛服力役連軫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劳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倣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夫子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第成。置學弟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者充之皆復其身役。迺以明年之上丁用大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大。朝廷議定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克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古初開物天作茲山太和絪縕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吾聖以立三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徂徠龜蒙至于岱宗雨露風霆往作來復前詹後際邈然高深詎可測哉。運會有時事與新宇不日而成豈偶然歟。璠也得以學宮從事於茲可謂榮矣。耄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爲聲詩歌頌功德式薦明亨勒之金石則有待於當今儒學之君子也哉。大元至正二年壬午正月上元日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撰。

尼山書院碑銘有序

周靈王二十年陬人顏氏禱於尼山。二十有一年孔子　生。五代周顯德中曾守趙侯作新廟。宋慶曆中嗣文宣公守愿大建廟學。有元至順三年衍聖公思晦請復尼山廟。禮部尚書康里公巎白于中書。至元二年左丞王公懋德議設尼山書院以彭璠爲山長。三年冬十有一月廉訪僉事楊公文書訥分司至于兖州以璠言用前濟寧總管張公仁舉使同知滕州事郝君寶寶閭董其役。十有二月分司至于鄒楊公及郝君相役於尼山

滕鄒大夫來致貲購故魯武惠公宅於東平。四年春正月、禮部牒下。二總管王公主敬致禱於白馬河。三月壬子庀工作大成殿大成門神厨作明倫堂東齋西齋東塾西塾作毓聖侯廟作觀川亭。秋八月告成。宣尉使家古公羅括懸政法之聖于門。五年春二月廉訪僉事趙公天綱懸教法之書于堂。夏四月郝君如沛以湖北廉訪使任公潪善書命繹曾文于碑。其辭曰、嗣聖王元皇帝欽天崇聖左武右文百廢畢舉。衍聖公曰、惟鄒東六十里五峰攸峙中惟尼山、其神曰毓聖侯顏母之所禱也。東曰坤靈之洞、聖人石像在其中。東有文德之林、蓋曰顏田之墓。又東爲顏母之山。有谷焉、其棘惟喬、顏母之所由陟也。有谷焉、其棘惟樛、顏母之所由降也。前惟智源之溪、後惟中和之壑。其在宋氏、我先人文宣公爰作新宮、既燬于兵、惟今泰寧、礼亦宜之。康里公曰、惟天啓迪我人、大明中德萬世無斁。惟休篤生聖人陬于尼山、柰何弗敬。崇厥攸居、時則有闕里之廟。崇厥攸宗、時則有泗上之林。報本反始、曷弗祠于尼山。君々臣々、胎於尼山、於念哉。左丞公曰、俞。張公曰、我昔尹茲東魯、我乃大闢里清廟、我乃新曲阜泮宮、我乃飾泗上林、聊疆于齋、我弗克事茲尼山。滕大夫郝子材、公其任之。楊公曰、俞。楊公曰、嗟、我憲史翟迪、趙士恒、郭敏、其道于言曰、俾爾滕侯李彥博、汝惟長左、而贊之。大夫寶々閭、汝惟貳、咸曰、汝材、作而行之。楊公曰、嗟、爾大夫寶々閭、

翦荊棘、除埃壤、以底厥舊、惟汝功。選吏士、庀工徒、固基宇、嚴廟貌、惟汝任。弗疲民、弗淹時、弗糜財、惟汝能。我聞曰、材惟舊易於新、力於舟易於車。惟汝其念之。郝君曰、都。郝君曰、嗟、爾鄒尹張士謙、悉乃心、以致役事、以時餱糧、以集車牛、以利器用。鄒尹呂克中、爾惟克勤、其相鳩材。鄒士馬草、李儀、李元彬、考制度、以底法。鄒士王從義、其司入。州史石居仁、其司出。鄒史吳守中、胡德秀、其司程、必謹必節、毋致怠忽。東平公曰、昔在魯共王、壞聖人宅、用廣厥宮、乃今以魯公宅、爰作聖宇。於乎休哉。予瓘暨滕人張顯宗、薛恭、晁元恭、惟茲宇在宋于汴、惟鄭息宅在元于鄆、惟嚴實宅。今茲歲在戊寅、于其撤、有文在杙曰、戊年破。於乎徵哉。今予致汝材、毋撓材、毋黷氏、敬之哉。羅括公曰、惟天生聖、惟皇崇聖、孰敢不欽。若官若吏若士、敢不有祗厥事、國則有常刑。敢有朋酗酒、致鄭聲、博奕笑嘷、以黷清廟、時則有大罰。敢有譊使介、舍羈旅、國則有常罰。敢有踰垣墻、毀宮廟、牧牛羊、竊薪芻、時則有常刑。趙公曰、惟天生聖、惟聖垂憲、惟師典教、惟士祗學。報本于茲、有翼有嚴。若師若士、非經何教、非德何學。一乃心、勑乃身、以明天倫、以究人治、報天遵聖、以衍無疆之休。或敢不恭、則有常憲。任公曰、粵惟尼山、在防鄹之間、孔氏自宋厥墓營焉。叔梁寧鄹、五父爰殯防、惟西北東鄹西鄹、惟其西南稽諸太史。尼丘之禱用名若字、於是爲信。昔在宋氏、宏大厥宇、以崐闕里。

洪惟有元、式新大之、惟有無疆之休、必有無疆之聞。託之金石、伯敷甫其作銘。陳繹曾拜手稽首固辭、乃言曰。惟天惟地、惟載神氣、神氣之合、其大無外、其小無内。昆侖旁薄、曾子岱宗、商融凫山、太昊開天、東逌尼山。聖集大成、支流于繹、是生亞聖、於始道統、咸疆于鄒、於乎盛哉。粤昔聖人作法一代。惟我夫子、垂憲萬世。亘宇綿宙、罔不尊親。於乎休哉。　典惟有道德、祭于瞽宗、防山出雲、雨爰潤萬物、時則旅之。矧惟聖人、澤被萬世、毓兹尼山、新大厥宫、於乎時哉。乃作銘詩六章、章八句。辭曰。昔在高辛、有娀方將。爰禱高禖、玄鳥致祥。立我商人、篤生玄王。乃明人倫、敷教虞唐。降自有周、顔字鄹人。尼山是祈、隹夢維麟。篤生素王、乃聖乃神。敷教萬世、誕明天倫。岱宗綿延、尼山之蜿。坤靈是毓、有圩其顛。降神毓聖、厥功竟天。何千萬年、不崩不騫。乃剔故蹤、乃作新宫。採材自鄆、輦石于東。庶士子來、不日其功。聿飛斯翬、聿見斯龍。新宫既作、尼山嶽嶽。闕里泗林、鴻光昭灼。子衿青青、于何其樂。于何其樂、爾效爾學。尼山有杞、鄹田有芑。胡不作人、樂只君子。樂只君子、爲天子使。於萬斯年、錫爾純祉。至正五年、歲在乙卯、五月吉日立。國子助教陳繹曾撰。

衍聖公謝　恩表

景泰二年、　上幸太學、特召三氏子孫觀禮、賜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彦縉冠帶錦衣。越四年來朝、復賜三臺銀印、玉帶、衣織金麒麟、文視一品。謝表。　伏以

建中立極、本治教於六經。泝流求源、特推恩於宗子。天心鑒忱、寒族增光。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祖述唐虞、道已隆於天下。憲章周孔、心猶廑於魯東。大學爲昭代之賢關、既承臨幸。大宗爲素王之嫡長、特見褒崇。範白金而印級三臺、琢美玉而腰圍一帶。盛以丹漆之函、束以雲章之服。服以拜賜而廷陛光輝、藏以傳家而子孫慶幸。賜鞾韤而先之以烏紗、錫酒牢而加之以白粲。恩施溥博、俾同宅俊之賢。禮待優隆、不鄙草茅之賤。是皆因本而厚末、肆獨念祖以及孫。符雨露之沾濡、同乾坤之覆載。自三代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臣縉　質本凡庸、忝繼先師之緒。學無裨益、濫承顯爵之封。象賢深愧於前人、崇德欣逢於盛世。頌揚莫既、感激惟深。伏願國有學黨有庠、術有序益隆　聖道於無窮。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永固

皇圖於悠久。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成化十三年春、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弘泰上加賜樂舞籩豆謝　恩表　伏以

聖皇御極、脩明治世之綱常。祀典崇師、寵用

天子之禮樂。綸音渙發、士類歡騰。恭惟

皇帝陛下德同堯舜、蕩蕩乎難名。道配文王、穆穆乎欲止。緬懷
先聖之垂教、實爲萬世之所尊。顧兹廟祀之儀文、詎俾一毫
之未至。采之輿論、斷自　宸衷。既據禮以崇加、復申詞而詔
告。遠辱　天朝之使、大增闕里之光。寵賁數似之門墻、抑靈
如在。敬致　九重之香幣、　天威若臨。犧牲肴醴、毋奠于兩
楹之間、秩秩乎有儀。鐘鼓管籥、合奏於一堂之上、洋洋乎其
盛。佾舞易六而用八、非若成王之享周公、斯爲過矣。籩豆以
十而加二、必如
天子之祀上帝、極其尊焉。惟崇儒重道之心、有加而不已。故酬
德報功之典、益盛而無窮。粤漢而唐、非無褒冕之加、而儀文
或有未周。歷宋而元、亦有宮懸之奏、而音容猶有未盡。未有
禮備樂明、如今日
聖天子之尊　臣　祖孔子者也。臣　弘泰等生忝素王之裔、愧之片
長。世叨顯爵之封、慚無寸補。復覩非常之盛舉、益彰曠古之
奇逢。匪徒侈小臣一家之芽、眞可謂斯文千載之幸。揄揚莫
既、期報德於涓埃。感激彌深、擬刻銘於肺腑。伏願天長地久、
聖壽於無疆。日新月盛、仰文風之大振。臣　無任瞻　天、仰
祝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孔聖全書闕里志三十卷之㉒

校記

①基：當作「基」。
②步：當作「少」。
③王：當作「玉」，見下條所述。
④天祐：當作「元祐」，宋哲宗年號。
⑤延：當作「炎」。
⑥由：當作「曲」。
⑦浣：當作「院」。
⑧「顯」下似脱一「顯」字。
⑨慈：當作「兹」。
⑩尤：當作「庀」。
⑪古：當作「右」，見《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⑫堅：當作「寇」，見右引書。
⑬邇：當作「爾」，見右引書。
⑭藏：當作「蔵」。
⑮所缺一字當爲「僅」，見右引書。

⑯薨：當作「甍」。

⑰千人：右引書作「十八」，當是。

⑱封：當作「對」。

⑲捧：當作「拜」，見《李北海集》卷三。

⑳私：當作「弘」。

㉑比：當作「北」。

㉒原稿闕卷三二整卷。

商輅素王紀事序

後學蔡復賞　編述

素王紀事一帙、首世系、次小像。又次降誕之祥、生質之異。又次之歷代封謚而備錄制誥之文、古今廟記而詳具禮樂之數。與夫群賢從祀、年譜履歷、闕里山川、靡不悉載、而以紫陽楊奐所述東遊記終焉。豈聖出處大略見於此書。蓋門①封太守西蜀黃琛公瑾之所輯錄、褒郡通守太原傅汝楫之所校正者也。汝楫將鋟梓以傳、屬予為序。竊惟天生夫子、使之繼往聖而開來學、其道備於學庸語孟之四書、其功著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六經、是蓋學者之所共知。若乃當時出處之詳、後來追崇之盛、載見於傳記與時王之載籍、學者或有所未知。此紀事之所為有便於觀覽也歟。學者先求之是書、知夫子之為夫子。又進而求之四書六經、而知夫子之所以為夫子、則庶幾無愧於為夫子之徒。不然、是猶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其不為妄庸之歸也幾希矣。予不敏、僭序此以為同志之士勗、幸相與勉之。

禮器圖

籩　數百一十五。

通蓋重一十三斤。高七寸、深二寸、闊八寸一分、腹徑長一尺一分。

簋　數百一十五。

通蓋重九斤。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闊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

犧尊　數六。

重九斤一十兩。通足高六寸一分、徑二寸四分。頭並足高八寸一分、耳高二寸一分五釐、闊八分五釐、深三寸七分。

象尊　數十。

重一十斤。通足高六寸八分、口徑一寸八分、耳闊一寸二分、長一寸九分、深三寸七分。

大尊　數二。

通足高八寸一分、口徑五寸七分、腹徑六寸一分、足徑二寸八分、深六寸五分。

壺尊　數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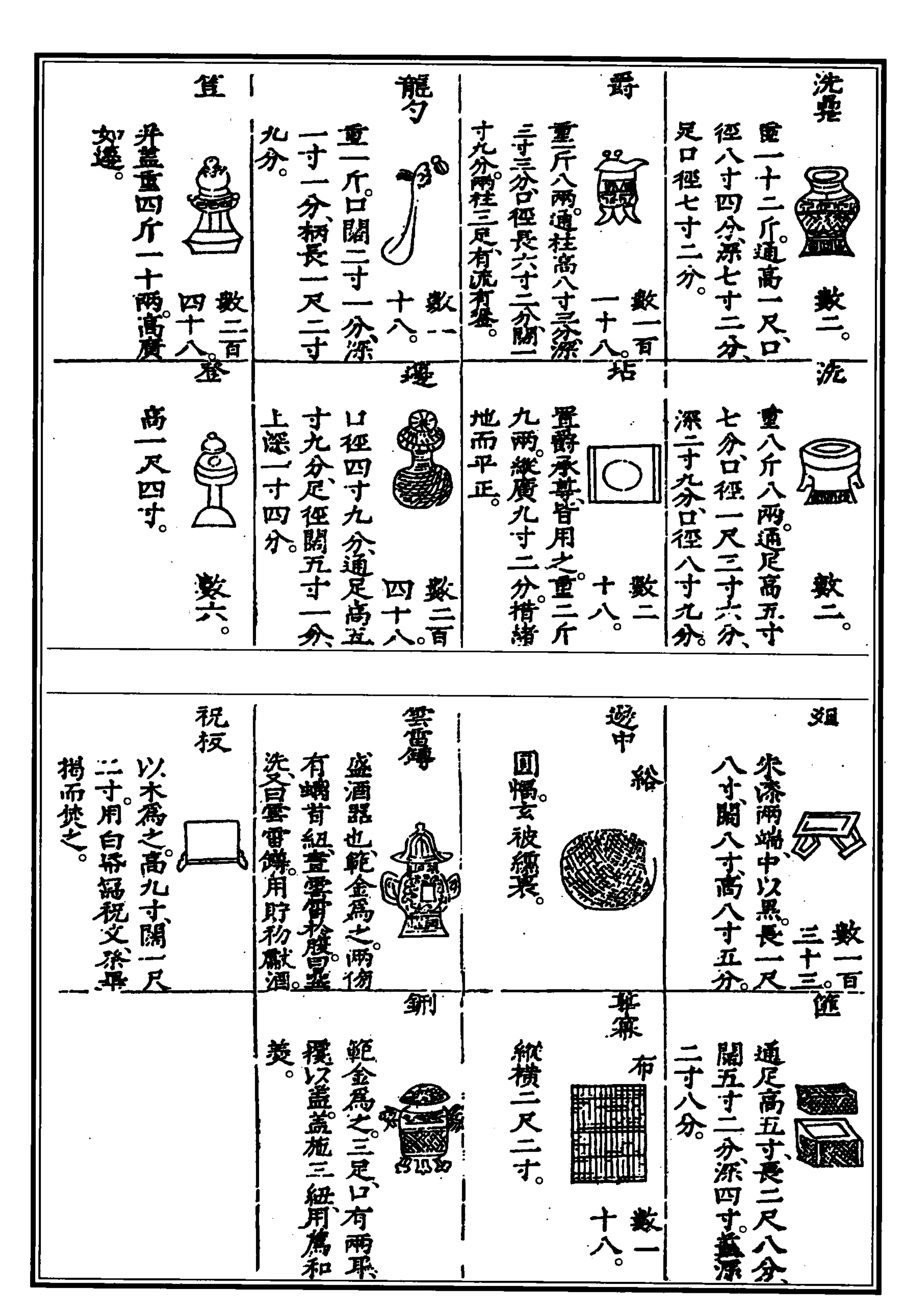
重四斤十兩二錢。高八寸四分、口徑四寸五分、腹徑六寸、深七寸一分。

山尊　數二。

重六斤四兩。高九寸八分五釐、口徑六寸七分五釐、深七寸五分。

著尊　數二。

重四斤　兩。高八寸四分五釐、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六寸二分、深八寸三分。



洗罍　數二。

罍一十二斤。通高一尺、口徑八寸四分、深七寸二分、足口徑七寸二分。

洗　數二。

重八斤八兩。通足高五寸七分、口徑一尺三寸六分、深二寸九分、口徑八寸九分。

爵　數一百一十八。

重一斤八兩。通柱高八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二分、闊二寸九分。兩柱三足、有流有鋬。

坫　數二十八。

置爵承尊、皆用之。重二斤九兩。縱廣九寸二分。楷緒地而平正。

龍勺　數一十八。

重一斤。口闊二寸一分、深一寸一分、柄長一尺二寸九分。

籩　數二百四十八。

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闊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

豆　數二百四十八。

并蓋重四斤一十兩。高廣如籩。

登　數六。

高一尺四寸。

俎　數一百三十三。

朱漆兩端、中以黑。長一尺八寸、闊八寸、高八寸五分。

篚

通足高五寸、長二尺八分、闊五寸二分、深四寸。蓋深二寸八分。

遜中　綌

圓幅。玄被纁裏。

冪布　數一十八。

縱横二尺二寸。

雲雷罇

盛酒器也、範金爲之。兩傍有蝸首紐、畫雲雷於腹。曰盛洗、又曰雲雷罇。用貯秬獻酒。

鉶

範金爲之、三足、口有兩耳、覆以蓋。蓋施三紐、用薦和羹。

祝板

以木爲之。高九寸、闊一尺二寸。用白紙搨祝文、祭畢揭而焚之。

禮器說

禋祀先聖，備四代禮樂。記曰：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備酌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備味也。有虞氏之尊，山罍；夏后氏之尊，著；殷尊，犧象；周尊，備器也。柎搏、玉磬、揩擊、大瑟、中瑟、小瑟、大琴、小琴，備樂也。說錄如左。

盥洗，所以盥也。臨事而盥，蓋致肅恭之意。罍盛水，勺挹水，洗受棄水。惡穢地也。舊圖罍畫雲龍，洗畫水文菱花。今均古圖。罍爲饕餮雷文，洗飾龜龍。

勺，夏龍勺，殷疏勺，周蒲勺。龍藏淵，蒲生水，疏有導引意。今刻首爲龍，夏制也。

大尊，大記從泰。有虞氏之瓦尊，貴本尚質也。

山罍，夏尊也。郭璞云：形似壺，受五斗，刻畫爲山雲形。

著尊，殷制也。記注曰：地無足。博古圖載殷制，高聳無足，腹作饕餮蟠屈之勢，腹刻雲雷回旋之狀。

犧象，周尊也。王肅曰：犧象並全牛象形，而穴背爲尊。

爵，明堂位曰：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按爾雅，鍾小者爲棧，棧卑而淺，故棧象琖。爵象雀，而斝有耳焉。按禮書，爵小者名爵，火細者名燈，其義取小爲貴。　看飲戒云：洪氏曰：太常爵制，兩柱三足，雙耳侈口。今郡縣或以木刻雀，置豆於背，以承酒，殊非也。

坫，以置爵，亦承尊。陸氏曰：古者爵有承盤，坫與豐是已。施於燕[illegible]曰：豐，賈氏曰：諸經承爵器皆易本豐字從豆，爲豐年之豐。讀[illegible]豐，豐盛豐備，神歆其祀，人受其福也。後鄭注云：豐似豆[illegible]水，深赤中，畫赤雲氣。

[illegible]盛黍稷器。虞曰敦，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簠方簋圓，[illegible]之尚質也。

籩豆，籩古今皆竹製，惟豆製不同。夏楬豆，殷玉豆，周獻豆。又宗玉豆雕篆。爾雅說以木，禮旄人說以瓦，呂氏考古圖說及政和近制以銅。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

俎，明堂位曰：周以房俎。鄭注云：房謂足下柎也。孔疏云：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柎，其間有橫，橫以堂壁橫下二柎，似世東西各有房也。詩魯頌曰：籩豆大房。箋云：玉飾俎也。兩端赤，漆中央黑。

篚，竹爲之。鄭氏謂如車笭，如竹篋。古用篚不一，以奠爵，以承食膳，以置玉幣，具載禮記。今止以承幣。　詩鹿鳴序實幣帛於筐篚之遺意也。

樂器圖詳見首卷、止有搏拊不同。又有管書圖于後。

麾旛有二　○一升龍式、一降龍式。

應鼓　○以木爲身、高三尺五寸、面闊二尺二寸。兩傍四銅環、中以柱穿頂方蓋、綵以黃羅銷金雲花絡綬。簷四角爲龍首、啣九流、下綴綵結。刻後猊四於趺、各向外。

鼗鼓　○面闊四寸四分、高一尺三寸。面繪雲彩、身繪花。上三環繋以紅絨綵、以朱漆架架之。

笛　○紫竹爲之。長尺有四寸。七孔、上以一大孔徑三分、乃吹竅也。橫而吹之。下六孔徑各二分。以金飾龍首、末垂以絨綵結。

簫　○紫竹爲之。長一尺九寸五分。前五孔、後一孔、各徑二分。口開一竅、名山口、直而吹之。垂以紅絨綵結。

搏拊　鼓中實糠、擊以節樂。

柷　○木桶中虛、有椎柄、動而擊其傍。深一尺八寸、方二尺四寸。

敔　○虎背刻二十七鉏鋙、木戛之成聲。虎西方陰獸、伏形、所以止樂。

編磬　○磬鍾皆十六枚、八音而倍之也。植簴橫筍、上刻齒曰崇牙。

編鍾

笙　○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曰巢笙者、衆管在匏、有巢象。

排簫　○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伏如鳳翅、其管鳳聲。

琴　○長五尺六寸六分、象朞之日。廣六寸、象六合。初五絃、象五行。

瑟　○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三十三絃。頌瑟長七尺二寸、二十五絃。

箎

塤　○狀如秤錘、以土爲之。大成樂書云、塤箎皆六孔、以五取聲、其聲相應。

管　○　六孔、十二月之音。長尺有二寸、併兩而歙之。

舞佾圖見首卷。

旌有二　○列於左右。

中巻皇明一覽

臣梁楯曰、臣伏覩

御製正孔子祀典并記有感、謹著夫子不受僭王之號辯。臣覩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有治民之責。夫
子著爵立言、又推明斯道於天下、有教民之功。窮達雖殊、而
君道、師道皆爲之重也。然語聖則無異、語事物則有異。故宰
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
有盛於孔子也。唐宋元之君、智識卑陋、不知夫子師道之重
足以匹休三皇五帝三王、乃妄加王號而示尊崇之典、然以
匹夫之賤而享天子之祭、則於義有所害。

皇上釐正祀典、去其號而尊爲先師、蓋以不爵而榮、無位而貴
也。蓋帝王之號、起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聖聖相
承、代天弘化、統四海、撫兆民、以成一代之治。死則葬祭用天
子之禮。下及公卿大夫士庶人、葬祭之儀、各有等級。故孔子
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一或少違、則是拂天
理、畔王制、得罪於名教矣。夫子道高德厚、刪述六經、繼往開
來、使萬世之下、三綱正、五倫明、天地位、萬物育、生民遂、養國
家長治久安、此皆教化之功也。周衰、王制日墮、淫祠日興。漢
明引佛入中國、魏晉齊梁之君、崇信佛老、繪畫雕塑、邇耀天
下、與吾夫子爲三。由是頹俗諸儒之祀、緣於佛老之像。唐宋
元加以大成至聖文宣王之謚、服天子之服、享天子之祭。因
襲之弊、雖至于今、歷代人主莫知其非、無有能黜之者。恭遇

皇上英明神武、見越古今、毀淫祠、正祀典、謂王號非孔聖所安、
而繪塑實夷風未改。無臣爲有、尚深責乎子路之欺天、假幻
即真、奚甘誣於異端之惑世。遂定先師之號、盡廢雕塑之形。
益道隆則從而隆、惟　三聖然後知聖。革前朝之陋制、成曠
古之偉觀。臣謂夫子大聖人也、嘗曰有德者必有言。蓋言乃
心之聲、行之符也。言發於理、則知心存於正。心存於正、則凡
辭受取予、一於理而不苟也。臣因是而歷引論語所載諷戒
之言以辯之、則知夫子生前以禮教天下、今雖沒世、然英靈
在天、當時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夫子譏其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又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豈肯自蹈非禮而忍僭王
者之號乎。封內山川、諸侯當祭、季氏以大夫而僭祭泰山、夫
子譏其神不享非禮之祭、豈肯無知妄作而受非禮之號乎。
夫子欲爲政於衛、必以正名爲先。蓋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
名也。豈肯越禮犯分而受名不正之謚乎。魯祀周公以天子
之禮、夫子以爲周公之衰、身爲匹夫、豈肯受王者之號而甘
同周公之衰乎。昔吳楚徐越、乃泰伯、祝融、伯益、大禹之後也、
見周之弱、皆僭號稱王。夫子之作春秋、深加貶黜、比諸夷狄、
以正君臣之義、豈有明於責人而昧於責己哉。自前代加以

王號致祭，及今人皆以爲夫子之榮，臣獨以爲陷夫子於不義爲辱，寢食不安，心或有愧，不若當時不加之爲愈也。

皇上以愛人爲德，其意以爲與其以非禮尊夫子爲王，孰若以儒道尊夫子爲師。雖不得於帝王之列，似乎卑之屈之也，殊不知

皇上之所尊者道也，前代之所尊者爵也。尊道優於尊爵，先師重於宣王。祀典一正，伸夫子教化之功，黜無君之名，脱僭竊之罪，而夫子之心始安矣。俾萬世帝王法夫子之道，以爲政者皆以爲師，上自天子，下及庶人，莫不北面稽首而拜，布衣韋於袞冕之榮，爵奠甘於王食之美，屈之正所以伸之，卑之正所以尊之也。自妄加王謚之後，千百餘年，無人識破，惟我

皇上見道分明，以洗千古之陋，所以扶綱常而闡文教，貴中國而賤蠻夷，可謂擴前聖之未發，其與周公制禮作樂同條共貫，誠有功於聖門，有功於道統，豈曰小補之哉。此乃中興撥亂反正之宏綱，崇儒重道之盛典，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視擁虛名以示尊夫子者，豈不出於尋常萬萬哉。

（）謹按：弘治初，先臣少詹事楊守陳尊孔子帝號議曰：孔子實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事之，追而王之，固禮也。而未爲之至者。説者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故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夫用周制則當稱於大司寇耳。雖公之與魯公班且不可，安可王之與天王埒乎。故王之者，後世追崇之典，非周制也。夫周制則王猶帝也，在後世則帝猶君，號王爲臣號，冠屨之分懸絶矣。今追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爲師則弗臣也，況異代之師而可臣邪。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爲尊崇之極矣。于是請尊孔子爲廣運帝，盡去謚號，其袞冕一如天子制。又按先臣何孟春餘冬録云：孔子廟祀，漢晉及隋或稱先師，或稱先聖，或稱宣尼、宣父，不越公稱。至唐玄宗始稱爲文宣王，而至聖之號加於宋真宗，大成之號加於元成宗。

國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議尊孔子以帝號者，即楊守陳所議也。言者所見不一，謂周天子稱王，孔子周人也，而稱王，是即尊以天子矣，不當再改稱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稱，誠非有差級，然自秦漢以來，天子稱皇帝，而分封其臣下有功者及宗支爲王，迄今然也。

聖朝之制，既以王卑於帝，則當時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於周之所謂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稱哉。至尊徽號，雖非聖人在天之靈所有望於後世尊崇之典，則不容不隨代而致隆也。又按元初吴澄作孔子封王辯曰：王，君之號也。夫子非君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無臣而爲有臣，夫子責子路

之欺天、非王而稱以王、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何。曰、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之尊與君等。夫師也者、君之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褒之以
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彼以王者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夫尊聖人在明其道、而豈在於王與不王乎。又按、　天順八年、建言者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先臣
給事中張寧曰、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
天下、傳之後世、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
議遂寢。夫楊、何、吳、張四氏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氏、張氏爲稱聖心所安、而亦不失爲尊崇也。或曰、天生聖人、爲
萬世道德宗主、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善乎。先臣丘濬曰、千
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
道、不在爵位名稱也。我
世宗肅皇帝英明卓見、斷然行之、一如吳、張所議、丘氏所稱、洗
前古之陋、正百王之典、猗與偉與。

中卷四獄集　蔡復賞著

一正祀典。夫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扶世教、示來學也。況先師孔子有功於天下萬世、天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從祀之人、豈可苟焉而已耶。苟非其人、則不惟先師莫之歆、而世教亦胥此瀆矣。何也。國家所以祀其人者、非徒使學者之誦其書、亦以識其人而尚友之也。非其人而從祀、竊恐學者之効尤、而曰先賢亦若此矣、不若[2]害于世教乎。我
太祖高皇帝則大正之而不容養矣。但猶有一二可疑者、十哲之數本以相從陳蔡記之、程頤謂其爲俗論是矣。而乃又以爲祀典之定論。宰予、冀土人也、冉求、聚歛人也、顓孫師難與爲仁人也。何可以在十哲之列乎。合無置三人於兩廡、而升有若以足八人之數。被其先孝弟之務、而達禮樂之本、言行氣象宛然孔子、而同門之士至欲以事孔子者事之、則其人可知矣。豈在由、賜數子下耶。然此皆就先賢論也。我
祖宗作人之盛、若檢討陳獻章之學以自然爲宗、新建伯王守仁之學以致良知爲聖、要亦有得於孔子之的傳者、使之從祀、無曰二臣足以當之、亦足以昭
祖宗作人之化也。此而不祀、後來者皆無門而入矣。區區漢唐宋猶有人也、而
明獨薛瑄一人焉、豈果乏人乎。宜下禮官酌處、庶乎祀典畫正而勸懲以明、世教可扶、而來學之尚友者亦不謬矣。若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則豈所望于今日哉。伏乞
聖裁。

中卷大音大全

本朝王禕琴銘曰、情性之正、以防其淫。造化之妙、以鈎其深。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周公、孔子者、微乎斯音、曷以得其心。○思賢、猗蘭、獲麟、將歸、龜山、杏壇、虞商意、東周、風雩此十操皆孔子所作。○群書要語云、一曰將歸操。孔子之趙、聞趙簡子殺竇鳴犢、有感而作。二曰猗蘭操。孔子傷不逢時而作。三曰龜山操。孔子因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聽、望龜山而作操。

琴操曰、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相攄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劒、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鬬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按顏淵當作顏剋。○又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眷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欲歸而重嘆之、於是援琴而歌之。○又曰、師襄子、夫子琴師也。顏淵聽夫子琴、知周衰者也。崇督斯對夫子彈琴言三樂之事者也。○又曰、孔子厄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應聘於楚、待禮於陳、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喟然而嘆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於是援琴而鼓之、以自適其志、故曰孔子厄。

將歸操者、孔子之所操也。趙簡子循執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將往、水至渡狄水、聞趙殺其賢大夫竇鳴犢、喟然而嘆曰、夫趙之所以治者、鳴犢之力也。殺鳴犢而聘余、何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則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鳥獸尚惡傷類、而況君子哉。於是援琴而鼓之、作此曲也。

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嘆而作歌曰、狄之水兮風、視彼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

猗蘭操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周流天下、歷聘諸侯、莫能任用。自衛返魯、過隱谷之中、見薌蘭之獨茂也、喟然嘆曰、夫蘭當爲王者香、今乃零落、與衆草爲伍、譬猶賢者不逢時、與鄙夫爲倫也。凭車撫軾、援琴而鼓之、以成此曲、實傷時之言也。古琴操云、孔子作猗蘭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3]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龜山操者、孔子之所作也。齊人饋女樂、季桓子文[4]之魯君閉門不聽政。當此之時、季氏專政、上僭天子、下畔[5]天夫、賢聖斥逐、讒邪滿朝。孔子欲諫而不聽、從退而望魯、魯有龜山蔽之、辟

季氏于龜山，托勢位于斧柯，猶■山之蔽魯也。傷政道之不用，憫百姓不得其所，欲誅季氏力不能，於是援琴而歌，作此曲也。

古琴操云：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廣琴操并序　此明朝宋右所作，取孔子之意而廣之者也。序曰：操者，操也，君子操守有常，雖窮阨猶不失其操也。其音節固古詩騷辭之體，然詩以興，騷以怨，操以操。

將歸操

河之深兮誰將厲之，河之淺兮誰將揭之，河水洋洋兮不我濟之。竭澤以漁兮蛟龍辟之，覆巢殄胎兮鳳凰去之，夫人有知兮于實類之，九州博大兮將予遂之。

猗蘭操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巖穴幽阻，誰其聽語。猗蘭之芳，燁燁其光。不我佩服，昊天孔明。子如好修，維我之求。子如不好，於我何鄙。又按祖王譜：孔子應聘諸侯七十二國而不一獲，其主莫能見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蘭獨茂，與衆爲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蘭云。○又曰：是曲孔聖所作，時歷聘諸侯，皆莫能任，自衛反魯，過空谷之中，見蘭獨茂，止車援琴而鼓之，以成此曲，實傷時之言。後人又增嘆而美之，謂蘭草之於幽谷，挺然異於衆芳，嘆嗟其不逢時也。

蘭之伎依，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何古之哲人，擬而爲操，深藏草之於幽澗，挺然異於衆芳，堪嗟已乎。此操當時止有數句，後人演爲十一段，詞失渾厚，今取其首附載于后。

悽宮調　獲麟操　希仙曰：是操也，孔子所作，而後人增益之。按祖王譜：獲麟者，魯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即今山東鉅野、嘉祥二縣之界內。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折其前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麏而角，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也。孔子曰：麟之至也，爲明王出也。出非其時而見害，是以傷焉。故作獲麟操。噫，吾夫子憂憤不時之嘆，此心其何然乎。

一傷時○麟兮麟兮，合仁抱義，出有其時，行步而中規，折旋而中矩。其聲也，音中律呂，所遊必擇，詳而必後處。處仁趾兮，生草不踐，生蟲而不履。居不群，行不旅，不陷於弃，恢恢網罟而無所罹。麟兮，一角五蹄，時其希絕，靈兩儀，令出無期，食鐵而產金，空其奇。

二西狩○西狩大野，鄒魯觀風化。大婚大禮，好生惡殺。賢君也辨政邪，齊胥兮商不謀，夏夷不邪亂，華君對而無暇。

三獲麟○世事無常，子鉏商薪於野，獲麟兮以爲不祥，折其足而堪傷。夫我其將辨物而推其祥，觧魯而何其昌。胡爲而來遊

此不良。剛其腸、拭面也而汪洋、反袂沾裳、麟之至時非其當。世
出也、知爲明王。
四長嘆〇心戚戚、禮樂廢、隳綱常也、壞極。僭雍徹、歌詠於三家、
有君爽狄、瑞麟兮、誰其遭、不測仁而有德。不爲明王獲、麟之不
祭、蒼蒼滅色。那時無明王、叔孫氏心何感、爲虞人所得。空自呈
文、鄒邦魯國、四獸之靈、伊誰爲識。
五幽憤〇慨嘆成幽憤。吁嗟乎麒、麟獸之尊、馬蹄牛尾、那而屬
身。懷治化仁、王政而振振。行不侶、止不群。今遭喪於叔水精也、
依誰論、依誰論、嗟乎不仁之人。
六絕筆〇周道不興、感嘉禎之無應、麟瑞兮忽歎而空呈。筆絕
兮峥歟、雅樂將馬正、吾道天衰盛、賢魯衛之聘。知我罪我、筆絕
那春秋之秉。道之那將行、道之那將喪、從天命。
思賢操　即顏回操。又云亞聖操。　又云商音曾操也。臞仙
曰、是曲者、孔子所作也。顏回沒、孔子思其賢、遂作是曲、嗟悼
而泣之、故曰泣顏回。今易其名曰思賢操。按紫霞洞譜云、亞
聖操者、乃魯人顏回字子淵、孔子之門人、聞一知十、在四科
德行之首。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而死。孔子哭之慟。又曰、噫、
天喪予、天喪予。蓋悼惜之深也如此。後人於琴調中加七句、
天地推遷有榮辱、四時循環皆反復。幾回滄海變桑田、幾度
桑田變陵谷。哀哉顏回命何促、顏回顏回聽我琴、一聲聲爲
顏回哭。〇西峰曰、是曲者、孔聖門徒三千、惟顏子最賢而殀、
簞瓢樂道、不幸天命有歸。故聖人悼道學無傳、作是詞而哀、
附琴聲以寄之。其音悲感悠揚、非盡意思者莫能知其微妙。
首一段〇大哉顏回。噫嘻、大哉顏回。思憶顏回。賢哉顏回。哀哉
也顏回。痛傷情也顏回。痛傷情也、悼道無傳、惜乎顏回。天喪予、
惜乎敏而好學、痛傷情也顏回。顏回也顏回、賢道何存。今也則
亡、天喪斯文壽不長。
二段〇一簞食顏回、一瓢飲也顏回。在陋巷、那不改其樂、賢哉
顏回。憶昔當初、在陳在陳絕糧、惜乎顏回。天喪予、惜乎敏而好
學、痛傷情也顏回顏回也顏回、賢道何存。今也則亡、天喪斯文
壽不長。
三段〇行夏之時、時之正也。乘殷之輅、質之中也。服周之冕、蓋
亦以爲文而酌其中也。樂則韶舞、以其盡善盡美。思憶顏回。
四段〇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天下歸仁焉也。顏回無施勞也、顏
回。無伐善也、顏回非禮勿視聽言動也。顏回。三十二歲死、不幸
短命、痛傷情也顏回。天喪予、惜乎敏而好學、痛傷情也顏回。顏
回也顏回、賢道何存。今也則亡、天喪斯文壽不長。
五段〇哀哉顏回命何、天苦哉顏回命何促、顏回顏回聽吾琴、
琴聲聲爲汝顏回哭。
六段〇一日克己復禮、爲仁由己、天下歸仁焉也、顏回。不遷怒

也顏回、不貳過也顏回。吾將歸去魯之邦、絕絃筆、作春秋。視予猶父、今也不幸短命死也。顏回有德行也、顏回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吾不徒行、惜乎顏回。

七段〇惜乎顏回洞洞屬屬、聞一知十、敏而好學、惜乎顏回。三千徒弟、惟爾能賢、痛傷情也、顏回。吾見其進、未見其退、踏之而不惰者、惜乎顏回。

結尾〇天地推遷有榮辱、世事循環多反覆。幾迴滄海變桑田、幾度桑田變陵谷、堪嘆人生能幾何。

琴操辯儀云、如顏回一操、有五段、有七段、有九段者、有以論語所載顏子平昔言行爲辭者、有以夫子痛悼顏子之情隱括爲詞者。

杏壇吟　是曲孔聖所作也。時週遊列国、返魯作春秋、仍慨古傷今、作是曲吟。嘗於杏壇援琴撫之、門賢侍聽、而稱音律淡高清和最佳、曰杏壇吟也〇野塘清致子云、是調也、嘗聞先生之言、乃季康子感歌、孔子以其悼道、此言非也。魯哀公十二年、孔子過故壇、歷級而上、顧謂子貢曰、茲壇乃曾臧文仲誓盟之壇也。覩物思人、因命琴而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後世因名之曰杏壇吟。

太音紀原

伏羲制琴、長三尺六寸六分、法期之數也。太史公曰、琴長八尺一寸。風俗通云、琴長四尺五寸。今宜以羲制與孔子琴制爲準。蔡邕曰、琴者天地之正音、得其材可以合天地之正氣、得其人可以合天地之正道、得其律可以合天地之正音。

琴面諸稱攷〇一額、二承露、三絃眼、四岳山、五肩、六鳳翅、七腰、八冠角、九焦尾、龍齦下沼有韻。

琴背諸稱攷〇一居穴、俗云龍舌。二護軫、三軫池、四龍池、五鳳足、六鳳沼、七托尾、八腹柱、上曰天柱、下曰地柱。

〇伏羲見鳳集于桐、乃象其形、立高三尺增六寸六分、製以爲琴、法六律六呂之會、取一年三百六十日之數、索絺繭爲絃、脩身理性、反其天貞、與孔子琴制相似。韓詩外傳曰、伏羲琴長七尺二寸、應七十二候、即二十絃也。七十二候即正月春風解凍至十二月水澤腹堅是也。軒轅記曰、伏羲暨琴其妹女媧和之。

伏羲琴

仲尼琴長三尺六寸四分、用周尺也。同宣聖三尺六寸四分乃龍唇之數。

仲尼琴

師襄琴作有項直而深、端有亂紋如絲漆之不入。以顯名稱。綴七十二調去聲作八百九十曲。為孔子琴師。

師襄琴

閔子作琴以孔子椽於兩肩有掩容之意。孔子薦之為上卿、後作離洞雲、朝天鶴曲名以獻孔子。孔子知其有退意。後以辭歸。

掩容琴

群書要語曰、黃門士鄉紳之輩。鼓大雅聖德之頌、儒士文學之士。撫清和治世之音、隱士操流水高山之調、羽士學道之士。如呂洞賓白玉蟾之屬。撫御風飛仙之曲、德士彈枯寂清虛之吟。有德之士如林下處士等人。此五者雅稱聖人之樂、故宜於琴。○五士操圖云、儒士操始於孔夫子、養性以致治。道士操始於軒轅、運神以樂道。德士操始於伏羲、制琴以養德。隱士操始於許由、樂志以自娛。黃門操始於東方朔、豪寵以頌君德。

商意　希仙曰、是意也、孔子所作。當春秋之時、適遊六國、俛仰順適、乃慨古感今、而有嘆息之意、故作是意以述其懷。

○一作秋風秋風生、鴻鴈來也。今朝庭皐落一葉、嘆人生能有也幾許光陰。誰料想古往今來興亡事、今已成春夢、嘆人生能幾何。

秋風秋風生、鴻鴈來也。金井梧桐
也匋茲芒匋苟茲匋彳上下芒亡匋芒
飄一葉、少年紅顏能得也幾何許。追
芍匋芒匋匋芻勻芻芶芍芻勺茵
思古往今來多少興亡事、俱已
芍芍芻匋何匇匋何匀芻芍芍
把成如春夢、恍然如對西風
匋芒亡匋芒色芍匋茲芍匋茳
長嘆息。
芍芼斋乇

角意、臞仙曰、是調也、非孔子所作。春秋之世、未嘗有之。此必晉人之所作也。或作秋風曲。

秋風秋風清、白雲飛、草木黃落
芒匋芒匋芒茲茍茲芍尢下芒亡
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
芍芍芍茵匋五六芻茔茁芍五
佳人兮那不能忘。慨古慨古嘆
匋芍鴦餮茵芍茜芍芍苛乍芍
人生古往今來、會少離多、叅羞

乌勾句五六乌𢀖𢀖勺𨋢蔦蕞
何。嘆人生能幾何。
䒤色𠯮𦍒𠀬五𠀩菄止

將歸操　即槃操也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
色𠮷𥫗𠁣六𢍏𠁣𠮷句𠁣尼
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
六𠮷𠁣六𡌆𠁣六𢍏𨋢𠮷三𠮷
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
𠁣𥫗四𠮷𠁣止𦬆五六七乌半十止引
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鬬兮無應
𠁣世𠁣𦬆𠁣𦬆𠁣𢍏五六勹乌𦍒庚
龍求。
𠮷菄

龜山操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龜之枿兮不
色𠮷𦬆𠮷𠁣𠁣四𠮷𠁣𦬆三四乌𦍒
中梁柱。龜之天兮觝以奄魯、知將
四𠮷𠁣止𢍏五六𦍒𦍒六𢍏𠁣𠁣四
眾兮哀莫子伍。周公有思兮　嗟

𠃍𠁣三句乌𢍏五六七乌上七六勺色𦍒
亅歸輔。
亦𠮷菄、

思賢操

大○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四絃○共○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顏○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回○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左指不按絃右食指連挑二三絃○嗜○右食指連挑大絃○憩○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四絃○我○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顏○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僭○左右指交互浮點○乎○浮點起○歎○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而○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踢二絃○好○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三絃○學○右中指踢三絃○痛○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四絃○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廿絃○情○左右指交互浮點○也○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也○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三絃○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賢○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撥四絃○道○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三絃○何○右中指勾四絃○存○右中

指勾五絃。○今○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也○右食指挑六絃。○則○左名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退下十徽。○亡○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天○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喪○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斯○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文○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壽○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不○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二絃。○長○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

一段

一○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四絃。○簞○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食○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也○左名指按十徽、又以左大指按徽、即掐起一聲。○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一○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瓢○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飲○右中指踢六絃。○也○左大指按徽、即掐起一聲。○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在○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陋○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巷○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即交互浮點。○那○浮點起。○不○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改○右中指勾七絃。○其○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樂○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賢○左右指交互浮點。○哉○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憶○右食指抹入七絃。○昔○右食指挑七絃、細退而下。○當○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抹六絃。○初○右食指挑六絃、細退而下。○在○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陳○右中指勾六絃。○在○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陳○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六絃。○絕○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糧○右中指勾五絃。○惜○左名指按十徽、右指交互浮點。○乎○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回○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思○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五絃。○憶○細別而山。○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賢○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哉○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顏○左指不按徽、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哀○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善○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也○左大指按徽、即掐起一聲。○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痛○左大指按八徽上、右食指挑七絃。○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情○左右指交互浮點。○也○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

九徽、右中指勾四絃。○痛○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急
綽而止。○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情○左右指
交互浮點。○也○浮點起。○悼○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
絃。○遵○右中指勾七絃。○無○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
絃、急綽而上。○傳○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悄○左
右指交互浮起。○乎○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
七絃。○四○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天○左指不按
絃、右食指挑七絃。○喪○右食指挑六絃。○予○左大指挑七
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天○左指不按絃、
右食指挑七絃。○喪○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予○左
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惜乎○左右指交互浮點起。○
斂○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而○左名指按十徽、右
中指踢二絃。○好○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踢二絃。○好○左
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三絃。○學○右中指踢三絃。○痛○左
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四絃。○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
三絃。○情也○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
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左指不按
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也
○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三絃。○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
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賢○左指不按

徽、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賢
○左指不按徽、右食指挑四絃。○道○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
三絃。○何○右中指勾四絃。○存○右中指勾五絃。○今○左
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也○右食指挑六絃。○則○左名
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亡○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
絃。○天○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喪○左指不按絃、右
食指挑六絃。○斯○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文○左
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壽○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二絃。
○不○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長○左指不按絃、右
食挑六絃。

三段

行○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夏○右中指勾六絃。○
之○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時○右中指勾六絃。○
晴之○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正○左指不按
絃、右食指挑七絃。○也○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乘
○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殷○右中指勾五絃。○之
○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輅○右中指勾五絃。○斯
之○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中○左指不按絃、
右食指挑六絃。○也○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服○
右中指勾七絃。○周○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之○

右中指勾七絃。○晃○右中指勾六絃。○蓋亦○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以○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爲○右中指勾七絃。○文○右食指挑七絃。○而○右中指勾六絃。○酌其○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中○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也○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樂○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則○右中指勾五絃。○韶○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舞○右中指勾五絃。○取其○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盡○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五絃。○善○右中指勾六絃。○盡○右食指挑六絃。○矣○右中指勾五絃。○思憶○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顔○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

四段

用○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抹七絃。○之○右食指挑七絃。○則○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行○右中指踢六絃。○舍○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五絃。○之○右中指踢五絃。○則○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藏○右中指踢四絃。○尺下○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歸○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仁○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五絃。○焉也○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顔○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無○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施○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勞也○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顔○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無○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伐○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善○右中指踢六絃。○也○左大指按徽、即掐起一聲。○顔○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問○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非○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抹七絃。○禮○右食指挑七絃。○勿○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抹六絃。○視○左食指抹七絃。○聽○右食指挑七絃。○言○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動○右中指踢六絃。○也○左大指按徽、即掐起一聲。○顔○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三○左大指按七徽、右食指挑七絃。○十二○右食指挑七絃、引上六徽半、即下七徽。○歲○左大指按七徽、右食指挑七絃。○死○左大指按七徽、右食指挑七絃。○不幸○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手交互浮點起。○短○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六絃。○命○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痛○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情○右中指踢六絃。○也○左大指按徽、即掐起一聲。○顔○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

○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天○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喪○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予○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情乎○左右指交互浮點起。○敝○左右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而○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踢二絃。○好○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三絃。○學○右中指踢三絃。○痛○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四絃。○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情也○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也○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三絃。○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賢○左指不按賢⑥、右食指挑四絃。○道○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三絃。○何○右中指勾四絃。○存○右中指勾五絃。○今○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也○右食指挑六絃。○則○左名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亡○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天○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喪○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斯○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文○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壽○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一絃。○不○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長○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

五段

左指浮點起。○衰○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我○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顏○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命○左名指按十徽、右食指勾六絃。○何○右中指勾五絃。○天○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善○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挑四絃。○我○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顏○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命○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何○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促○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顏○左食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顏○右食指挑六絃。○回○右食指挑五絃。○聽○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吾○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弄○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聲○右中指勾五絃。○聲○右中指勾六絃。○為○右中指勾七絃。○汝○右食指挑七絃。○顏○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六絃。○回○右中指勾五絃。○哭○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

六段

一○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抹七絃。○日○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克○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抹七絃。○已○右

食指挑七絃。○後○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禮○右
食指挑七絃。○爲仁○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黙起。○
由○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巳○左大指按九徽右
中指勾四絃。○天○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歸○右
食指挑七絃。○仁○右中指勾六絃。○焉也○左名指按十徽
左右指交互浮黙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
○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不○左
○還○　　○怒○
○也○左大指按徽即掐起一聲。○
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
指勾四絃。○不○　　○貳○
○過○
○也○左大指徽掐起一聲。○顏○左指不按絃右食
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吾○左大
指按八徽右食指抹七絃。○將○右食指挑七絃。○歸○左大
指按九徽右食指抹七絃。○去○右食指挑七絃。○魯○左名
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之○右中指勾六絃。○邪○左大
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絕○右中指勾六絃。○筆○右中
指勾七絃。○作○右食指挑七絃。○春○右中指勾六絃。○秋
○右中指踢六絃。○視○右中指勾六絃。○予○右中指勾七

絃。○猶○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父○右中指勾六
絃。○今○右中指踢六絃。○也○右中指勾六絃。○不幸○左
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黙起。○短○左名指按十徽右中
指勾六絃。○命○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死也○左
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黙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
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有○左指不
按徽右食指挑七絃。○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
行○右中指踢六絃。○也○左大指按徽即掐起一聲。○顏○
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
四絃。○顏○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抹七絃。○路○左大指按
八徽右食指挑七絃。○請○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抹七絃。○
子○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之○左大指按九徽右
中指勾六絃。○車○右中指踢六絃。○以爲○左名指按十徽
左右指交互浮黙起。○之○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
椁○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吾○右中指勾六絃。○
不○右中指勾七絃。○徒○右食指挑七絃。○行○右中指勾
六絃。○惜乎○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黙起。○顏○左
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
絃。

七段

惜○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乎○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頽○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洞○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洞○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屬○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屬○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開一○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知○左名指按十徽、右食指勾六絃。○十○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斂○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而○右中指勾七絃。○好○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賢。○學○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惜乎○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頽○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三○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抹七絃。○千○右食指挑七絃。○徒○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弟○右中指踢六絃。○惟○右中指勾六絃。○爾○右中指勾七絃。○最○右食指挑七絃。○賢○右中指勾六絃。○蒲○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傷○右中指勾六絃。○情也○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頽○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吾○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抹七絃。○見○右食指挑七絃。○其○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勾六絃。 進○右中指踢六絃○未○左指不按絃右中指

勾五絃。○見○右中指踢五絃。○其○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退○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踢四絃。○語之○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而○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不○右中指勾五絃。○脩○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者○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五絃。○惜乎○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頽○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囬○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

結尾

左指浮點起。○天○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地○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推○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遷○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有○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六絃。○榮○右中指勾五絃。○辱○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世○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事○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循○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環○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多○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反○右中指勾四絃。○覆○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幾○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廻○右中指勾五絃。○滄○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連挑七絃。○海○右食指連挑六絃。○變○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桑○右中指勾四絃。○田○左大指按九徽、右食

指挑六絃。○幾○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二絃。○度○右中指勾三絃。○桑○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連挑五絃。○田○右食指連挑四絃。○變○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三絃。○陵○右中指勾二絃。○谷○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四絃。○堪○左名指按七徽、右中指勾四絃。○嘆○右中指勾五絃。○人○左大指按七徽、右食指挑七絃。○生○右食指挑六絃。○能○右食指挑五絃。○幾○左中指按七徽、右中指勾一絃。○何○左大指按七徽、右大指劈出六絃。

杏壇吟

魯哀公十二年、孔子過故壇、歷級而上、顧謂子貢曰、兹壇乃魯臧文仲誓盟之壇也。覩物思人、因命琴而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後世因名之曰杏壇吟。

左指浮點起。○暑○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往○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寒○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來○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春○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六絃。○復○右中指勾五絃。○秋○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夕○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陽○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西○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下○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挑六絃。○水○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東○右中指勾五絃。○流○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將○左食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軍○左食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五絃。○戰○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馬○右食指挑六絃。○今○右食指挑五絃。○何○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在○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野○左食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二絃。○草○左食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閑○左食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五絃。○花○右食指挑四絃。○滿○右食指挑三絃。○地○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愁○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四絃。

右杏壇操、有於顛回操七段之後、將此操爲結尾者、止於末句愁字下添堪嘆人生能幾何一句。殊不知將軍二字、與顛回有礙、以爲嘆文仲者爲是。

琴譜錄于左。

暑　往　寒　来　的　香　復　秋、　夕　陽　[illegible]　下

[illegible]

東　的　流。將　軍　的　戰　馬　今　的

[illegible]

野　草　花　[illegible]　地　的　愁　的　那。

[illegible]

中卷字跡

孔子題延陵碑

延陵季子碑在鎮江、其文曰、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傳爲孔子書。學古篇以爲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二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又音君子字作季子、顯見其謬。歐陽公金石録又以孔子平生未嘗至吳、蓋以史記世家考之、推其歲月蹤跡、南不踰楚之故。徙引張從申疑記云、舊石埋滅、唐玄宗命殷仲容模搨以傳、是開元前已有本矣。予按歐陽子行皆辨非孔子明矣、或者即仲容所書、借孔子以欺世、此恭觀所以疑唐人之所書有見也。丹鉛續論又謂陶潛作季札讚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有吳延陵君子、此可證爲古有據。此則子行敦古可信之言。但陶集無此讚、載藝文集、今非全集也。

殷比干墓

右比干墓字

比干墓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十五里。舊府志云、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石斷字缺、世以爲孔子書、見舊搨本、體勢與周楊王吉日癸巳類、雖非先聖所書、諒爲古書無疑。恭觀以爲唐人書、丹鉛續論以陶潛有贊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似又不是、而實夫子者也。但陶集未見其贊、諒升菴不謬。博物志云、墓前有隸刻商大夫比干之墓七字、意此漢以下之刻歟。故宋李石言之也。非得本朝所緝比干録讀之、又缺此隷字、不識録之者之未全、抑李石之謬記也。一統志云、衛輝府城北干里有石刻曰殷太師比干之墓、後魏孝帝太和十八年南巡吊祭、刻文墓上。

嘯堂集古録銅盤銘

右林左泉　後岡前道　萬世之寧　玆馬是寶

汝帖銅盤銘釋同前

先聖所篆比干墓銅盤銘，開元中已爲耕者所得，不傳矣。且銅盤銘嘯堂集古録并汝帖所摹刻者，過有不同，證以三代款識、秦漢碑刻，嘯堂尚似，而汝帖亦未可必也。因摹三傳於右，以献博雅君子。

中卷楚辭

楚詞七諫曰：路釋女之方桑，（路室，客舍也。）孔子過之以自侍。（言孔子出游，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孔子善其貞信，故以自侍。）

中卷鶡冠子

鶡冠子曰：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

中卷靈異録

孔子木主靈異

国朝梁億傳信録曰：南京国學之址在覆舟山（今名舟山。）龍之陽，皆抵後湖，晉宋以来古戰場也，又嘗爲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遇天陰雨濕，行人多爲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鷄鳴寺，設醮以度鬼。於昏夜又飛磚擊瓦而不能止，僧人怖恐。太皇后（馬后也。）聞之，告於太祖皇帝曰：妾聞邪不勝正，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即日遷大成木主於此，鬼遂不爲祟。後因建国子監學廟焉。

景定建康志曰：晉時建平陵、武平陵、興平陵、安平陵，四陵並在鷄籠山之陽，（即鷄鳴山。）皆不起墳。宋瑞⑧平三年，制置使陳韡於覆舟山龍光寺側，凡將士之戰死於虜者，悉收骸骨而葬之。相傳監廟基址舊爲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天陰雨濕，行人多爲鬼眩。洪武初，移神僧誌公寶塔於鷄鳴山，因建鷄鳴寺，而鬼又夜飛磚擊瓦，僧人怖恐。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乃建監廟於此，鬼遂不復爲祟。

謹按：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也。彼死無所歸之鬼，有聖人以爲斯民主，誰敢侮予而爲厲哉。我

孔子塋墓靈異

孔子葬曲阜城北泗水上、泗水為之却流、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太學孔廟靈異

元時武宗至大四年三月、皇太子仁宗即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臺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

續綱目發明云、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仁宗既不能親奠孔子、則或遣親王、或命大臣、則庶幾可也。今以邦寧閹奴而俾之祭、詎謂先聖之廟乎。既而大風滅燭、弗克成禮、此蓋夫子之靈不欲享此非禮之祭也。仁宗知敬孔子而不知所以敬之之禮、是則欲敬孔子而反為所以褻孔子耳、曾謂孔子不如林放乎。綱目據事直書、所以發千古之一笑爾。

廣義云、或曰、分注載風起滅燭之事、果有是乎。曰、有。曰、何以知其有也。曰、理焉而已。吾夫子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其形而下者與天雖異、其形而上者與天則同、故曰形雖是人、其實則是一團天理。天即理也、理之所在、氣亦隨之、理氣有二乎哉。蓋吾夫子與天合德、豈刑餘奴隸之賤惡者可得而褻乎邪。此理必然、無足怪者。不然、宋光宗紹熙二年、合祭天地、是何風雨大作、而黃壇燭盡滅邪。綱目備書于冊者、所以甚元人之惡、夫何惑。

天下儒學孔廟靈異

前輩相傳云、昔有郡守於丁祭之先、命卜者占孔子次辰來饗何學。卜者曰、享松香童子之祭。後尋問之、有謂牧牛童子、問此日天下祭孔子、乃於山中採松花香、呼群兒祭拜之、始信然焉。

尼山靈異

金泰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以先聖於誕之辰前期一日、衍聖公率闔族敬詣尼山廟祭畢、日方之則、俄聆空中有樂振作、皆金石絲竹之音、衆為之駭然。

闕里孔廟火中靈異

⑨金真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北虜犯孔廟、殿堂廡廊灰燼、什伍植檜三株亦遭厄數。迺有四十九世孫、以廟學正燔洎族人避於其間、俄有五色雲覆其上、雲中群鶴翔鳴、良久而去。

仙人謁廟蹤異

金明昌元年、有異人襪玄白鳥、瞻拜先聖於廟門外、竚立石上、甚有異色。既去、其石跡在焉、有文曰仙人脚。次年金主有旨修闕里廟。

孔子學塋靈異

春秋孝經既成、先聖齋戒於學堂下、面向北斗而拜、告備於天。於是紫微星乃降此堂、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黄玉、有刻文。先聖跪而讀之、其辭曰孔捉命作應法。此六字乃玉上刻文之辭也。

孔子手植檜樹靈異

闕里廟中御贊殿在儀門内、殿前有先聖手植檜三株。一株在杏壇東南隅、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贊德殿前即御贊殿也。二株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文左者左紐、右者右紐。其枝蟠屈如龍。晉懷帝永嘉三年枯死、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死、宋康定元年復生。故世謂之再生檜。金貞祐甲戌春正月、杜冠犯曲阜縣、焚聖廟及延三檜。至元朝至元四年甲午春二月、檜之子根萌芽於東廡雙隊間、教授張顥植復于故處、迄今葱色龍形。

中卷江西白鹿田書先志⑪

唐李渤與同涉俱香童子之後、爲江州刺史、即洞創臺榭。咸平五年又栝死、宋板元年二坐賣聖十哲之像。

中卷紉燕目三書完

開寶九年瀏州守朱洞始創宇獄麓山、咸平一年潭守李允則益生唐其規模、三年潭守之爲記開講堂、揭以書完、塑先師孔子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賢。瀟湘爲洙泗、荊蠻爲鄒魯。

中卷祖庭廣記

聖殿靈異

先聖殿前有壇、即先聖教授之遺址。漢鍾離意爲魯相、出私財三萬修夫子廟及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遣男⑫子張伯除堂下草、草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安置几前堂下、東首有縣甕、背有丹書。乃夫子遺甕、人莫敢發。意發之、得素書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即召問伯服焉。

鄆國夫人殿、昔爲先聖燕居之室。按魯衛及魯人相傳云、孔子將亡、遺秘曰、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始皇至魯、觀孔子宅、後果至沙丘而崩。⑬

祖廟東南三里有闕門廢址、後立於舊城、因名曰闕里。後果至憲禪將屯兵於魯地、侵害百姓、廣椋式⑭財。明帝乃拜鮑永爲魯郡太守、永到、即大破之、惟別帥彭豐等不肯下。頃之、從孔子講堂至於闕里門無故荊棘自除、永異之、即爲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如此、而闕里荊棘自除、得非夫子欲令太守行禮、請吾誅無道邪。乃命會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觀、欲因此擒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享、而潛伏兵器。永覺、即手格殺豐。

孔林遺蹟

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叔孫子車鉏商獲獸、以爲不祥。先聖視

之、曰、誰也、胡為乎來哉、抆面泣涕、叔孫聞之、曰、麟見而天告夫子以之兆也。其後夫子果病卒。夫子病、子貢請見、曰、賜來何晚。因嘆曰、泰山頹乎、梁木壞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後七日卒。

按孔子未生也、而麟預見於闕里、未卒也、而麟預傷於大野。叔孫以為夫子之徵、豈不然哉。

孔子墳西有虛堂三間、皆石為之。世傳孔子沒、戒門弟子為廬墓。後果遭秦始皇發塚、有白兔出於墓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北十八里、溝而沒。魯人因名其溝曰白兔溝。

先師塚塋百餘畝、塋中樹以千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相傳孔子弟子皆遠方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故所植草木皆異、種而難識也。有古木似槐、紋理縱橫、他處所無、名曰楷木。縉紳之家多取以為笏。墓前又有古栢、蒼然如虬龍形、世代相傳、乃孔子所植。其餘若皇覽所載作枌、雒離(音黎、草名)、女貞、(不作安貞、香名出西域。)五味(藥名)、毚(音毚)檀等木、迄今古木蒼鬱、高插雲霄、延袤數十里。

下卷、爾雅曰、三墳分也、謂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體有三也。五典鎮也、制作教法、所以鎮定上下、其等有五也。八索者素王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區也、別九州土氣教化所宜施者也。

中卷水經

尼丘山。○沂水出武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顏母所祈而生孔丘也。山東一十里有顏母廟、防山南數里孔子父母葬處、禮所謂防墓崩者也。

注曰、孔子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門、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基、東西二十餘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東西廊廡別舍千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池、池方四十二步、池中有臺、方十步、池臺之基岸悉石也、遺基尚整。

注曰、夫子故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為廟。廟屋三間、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古朴、蓋孔子平生時物也。魏黃初二年、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漢魏以來廟列七碑、二碑無字。

注曰、魯縣周公臺高五丈、周五十步。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

注云、北為洙瀆、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於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牆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閫。北門去洙水百步餘。後漢初、闕里荊棘自闢、從講堂至九里、鮑永為相、因修饗祠、以誅彭豐等。郭緣生言、泗水在城南、非也。按國語韋昭云、泗在魯城北。

中卷山海經

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曰竊疑耕犂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犂牛之言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

飄洲東之齊孔子有憂子貢下席問曰小子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曰善哉汝問。昔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是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不可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則惑也。

中卷郡國志

苦菜山〇苦菜山即黄城山也。自兼至洮陽南北相對連亘百、亦曰長城山、即長沮桀溺耦耕處。下有東流水、即子路問津之所。尸子云楚狂接輿耕於方城、即此山也。春秋曰方城以爲城是也。

志云王屋縣有孔子學堂、西南七里有石室臨大河、水勢湍急、五里之閒寂無水聲如似聽義。〇草頭山記曰、學堂洛陽南陽開門外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八枚、西尚書周易公羊十六碑、東論語三碑。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銘。

志云兗州所觀城即仲尼爲魯司寇誅少正卯之處。

中卷輿地志

焚皇縣有孔子墳、上有石堂寬博、其石相柜若、偽柱、有石人像、執卷之狀。

中卷漢書地理志

泗水〇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及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志曰玄菟樂浪、武帝時初置、皆朝鮮濊貊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儀田蠶織作。設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民飲食以籩豆。又曰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君子悼道之不行、乘桴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中卷荊州記

盛弘之曰城東北三百步有孔子泉、其水甘馨、雖廣淤無以過也。

中卷皇覽冢墓記

記曰魯大夫叔梁紇冢在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四步、名曰防冢。傳曰防墳于攻地、微高。〇又曰孔子冢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里。冢塋方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高丈二尺。冢爲祠壇、方六尺、與地方平、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皆無能名其樹者。民云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伯魚墓在孔子冢東、邊與孔子並、大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

聖賢冢墓記

記曰：孔子墓有檀樹。○後漢記曰：鮑永爲魯郡太守，時董憲別師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其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⑯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擒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擒其黨與。帝嘉，封爲關内侯。又曰：孔子墓上有五味樹。典寶曰：五味者，五行之精，其子有五味。

魯地道記曰：長垣古衛故匡城地，孔子所厄處也。

十道志曰：兖州魯郡置在瑕丘縣。

後漢郡国志、魯国志云：鍾離意爲魯相，見仲尼廟頹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況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得古文策書曰：治吾室，鍾離意。

校記

①門封：似當作「開封」。

②「若」字疑誤，或當作「有」。

③之于：當作「之子」。

④文：當作「受」，見《通志》卷四九。

⑤天夫：當作「大夫」。

⑥賢：當作「絃」。

⑦賢：當作「絃」。

⑧瑞平：當作「端平」，宋理宗年號。

⑨真祐：當作「貞祐」，金宣宗年號。

⑩真祐：當作「貞祐」，金宣宗年號。

⑪白鹿田書完志：似當作「白鹿洞書院志」。此下兩條標目及正文皆不可通，存疑俟考。

⑫畏：當作「男」，見《東家雜記》卷下。

⑬果至：當作「漢董」，見右引書。

⑭式財：似當作「民財」。

⑮九：當作「于」。參本卷末所述。

⑯魯：當作「會」。

後學蔡復賞　編述

祭期

祭先師孔子，每歲春秋仲月上丁日祭之。其月用仲，以四時之正也。其日用丁，取陰火文明之象也。

獻官

皇帝遣（京師大臣一員。南京國子監祭酒。）分獻官（北監南監屬官四員。）

監禮官（京師南京監察御史二員。）監宰官（京師南京禮部祠祭司官一員。）

引班官（京師南京鴻臚寺官二員。）贊禮官（京師南京太常寺等官。）

府州縣則以所在長官行三獻禮，有故則用佐貳官一員代之。其分獻十哲兩廡之官，以教授學正教諭訓導行分獻禮。如不足，方用佐貳官為之，餘官止陪祭。分獻官之位並在陪祭官之前。

祭服

一品至九品青羅衣、白紗中單，俱用皂領緣赤羅裳，皂緣赤羅蔽膝，方心曲領。其冠帶佩綬等第並同朝服。其雜職未入流品人員，若遇陪班行禮，止用公服。

按祭服舊給於官，用方心曲領，故今南監神庫內有木笏及玎璫五十八袋，則舊給於官可證矣。嘉靖中始去之，惟易朝以玄。

齋戒三日

正祭前三日，獻官、分獻官、陪祭官、執事人等不飲酒，不茹葷（葱韭薤蒜之類。），不弔喪，不問疾，不聽音樂，不理刑名（不判署刑殺文字也。），不與妻妾同處，不預穢惡事。散齋二日，沐浴更衣，宿於別室（仍理事務。）。致齋一日，宿於祭所，惟理祭祀。

視樂

祭之前三日，太常寺官演樂，祭酒司業及禮部堂上官親往視之。演樂畢，如犧牲所視牲肥瘠。府州縣衛亦然。

迎牲

正祭前一日，太常寺掌印官送祝及牲，用鼓樂前導，由廟正門入。

省牲

正祭前一日，執事者設香燭案於宰牲房前，引贊引獻官、分獻官、監禮官常服詣省牲所，省牲之肥碩純潔與其牲數。省畢，遂宰牲，以毛血少許盛於盆，其餘毛血以淨器盛貯，待正祭畢埋之。蓋取毛所以告純也，取血所以告殺也。

計省牲數：牛一。舊羊二，今增五。舊豕六，今增十四。皆景泰六年增也。鹿一、兔十、香案一、燭二，俱在省內。

陳設

前期，執事者掃除廟廡階陛。正祭日丑時以前，執事者依後圖

武陳設。

祭器

祝板一。以木為之。高九寸、濶一尺二寸、用白紙寫祝文粘貼板上。祭畢揭而焚。　爵一百五十七。　磁登五。

磁鉶二十。　磁簠四十一。　磁簋四十一。

磁籩一百八十四。　磁豆一百八十四。　篚九。

磁酒尊同犧尊五。　磁獻尊三。　羃巾三。用以羃蓋酒尊也。每尊用蓋布巾一。各綴金鍍銅錢四文。

酌酒杓同勺三。用以酌出尊內之酒也。　酒尊卓三。卓面上剜三孔。仍用木板一片橫裝於剜孔之下。以盛酒尊。

牲匣十九。以木為之。硃漆底蓋。蓋之兩頭用銅環二箇。底之兩旁用銅環四箇。各高六寸、長三尺三寸、濶二尺二寸。

大小硃漆木盤二百十一。　香案十七。　香爐四十五。

燭臺九十。　供卓四十三。　毛血盆十九。

瘞毛血盆十九。　盥洗盆三。　盥洗盆架三。

帨巾三。用以淨手者。　滌牲桶十九。　鐵鍋八。

秫盆四。　庭燎隨用。

○正壇所用祭器

白磁盤一百二十。　白磁毛血盤一十三。　篚七。

大餜盤十八。　和莢白磁楪二十一。　磁酒尊二。

錫香盒二。　錫酒壺一。　錫酒盃一。

罍二。　龍頭勺二。　紅絹神帷一。

銅爵三十三。　盥洗錫盆一。

○東廡所用祭器

白磁盤一百四十。　白磁毛血盤三。　篚一。

大小餜盤四十七。　磁酒尊一。　大銅香爐一。有架。

小銅香爐十二。　木香爐座十四。　錫香盒一。

銅酒壺一。　錫酒盃一。　龍頭勺一。

銅爵四十七。四十七位用四十七爵、三獻用三爵。該五十。　盥洗錫瓮一。

木燭臺四十七。今考東廡四十七位、餜盤燭臺皆宜作四十七。

○西廡所用祭器

白磁盤一百四十。　白磁毛血盤三。　篚一。

大小餜盤四十五。　磁酒尊一。　大銅香爐一。有架。

小銅香爐十二。　木香爐座十二。同上。　銅香盒一。

錫酒壺一。　錫酒盃一。　龍頭勺一。

銅爵四十五。四十五位用四十五爵、三獻用三爵。該四十八。　木燭臺四十五。今考西廡四十五位、餜盤燭臺該宜作四十五。

謹按古禮以木為豆、以竹為籩、與簠簋。今以磁同器代之、有以竹木為之者、制亦不禁。嘗觀湖廣岳州府儒學庫房內所藏我　朝祭先師之禮器、有銅犧尊一、銅象尊一、金壘二、罍

器行蓋而不用磁尊、則知用金銅者、亦制之所不禁也。又按
禮器圖說曰、古今相遠、事物日殊、古之禮器有不可盡考者。
洪武四年更定孔子釋奠祭品禮物、各置高案、籩豆簠簋登
鉶悉用磁器、乃
聖祖因時立制耳。

祭品

牛羊豕牲匣實也、惟太學用牛、府州縣衛止用羊豕。 酒此尊
與爵所實也。 太羹乃煮猪肉汁、不用鹽醬、此登實也。 和羹以
猪腰羊豕肉造之、其汁用菜料和者、此鉶實也。 黍稷簠實也、
稻粱簋實也。 帛乃白色絹長一丈八尺、篚實也。 形鹽、
藁魚、棗、栗、榛、菱角、芡卽雞頭蓮、鹿脯、白餅乃
白麪所造、黑餅乃蕎粉夾麪粉所造、以上皆籩實也。 韭
菹以韭切去本末、用中四寸。 菁菹、芹菹、筍菹、醓醢乃
猪肉鮓用鹽酒料物調過、鹿醢、兔醢、魚醢、脾析用牛
羊百葉切細湯熟、鹽酒造過、豚胉乃猪肩上、或云猪脊上肉、
飽食用糯米飯羊脂竄熬、糁食用牛羊豕肉細切粳米飯
同熬、以上皆豆實也。

洪武中、溧水縣以牛醢代鹿醢、於是有司坐罪。
上令禮部諭有司謹祭祀、勅曰、上古君天下者、設官分職、各守
方隅、爵級五等、公侯伯子男居之、是五等雖有巨微、皆稱
曰國、所以勤止者、以祀戎為先。自秦漢以下、官雖異古、其
祭禮則不殊、邇來天下有司既無誠以奉該祀之神、其於
人事又何懼焉。蓋儒者在任、不明於理、或循俗者居官、亦
不訪於賢、是故事多非為、不能長保富貴也。若有志者居
官必訪于賢者、乃知祀禮之大、必敬勝怠、則事業昌矣。若
或不能窮其所以、則怠勝敬、其不滅者鮮矣。近者溧水縣
官為祭祀缺鹿醢、以牛醢代之、彼人所言禮部奏云、凡祭
品缺者、曾許以他物代之。今溧水有鹿可求、而在官者不
能用心、御史按實、各當其罪。朕思人之在世也、若不畏神
人、是不可教者也。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與神耳、豈可慢
也。今令天下有司、凡四時祭祀之物、若在典故境內所產
及商人貨而有之者、務備、不許有缺。若境內不產及商人
無販賣者、從缺、無代。爾禮部遍告諸司、如勅。

正壇先師位陳設祭品

設祭物於案、另設一小案於前、置香爐、設祝文案於壇西、設
酒尊案於壇前之東。其酒尊三、先師一、四配一、十哲一。共設
三獻爵、帛篚、帛案于壇東西向、臨時行禮盛酒于爵。三次獻上、
與帛于神位前、設盥洗一、盥盆二于露臺下東西。 犢一、九體。
羊一、五體。 豕一、五體。用牲匣三盛之、置於前、與高案並、牛居中
而羊左豕右也。 登一、實以太羹。 鉶二、實以和羹。 簠二、

實以黍稷。簠二，實以稻粱。籩十居左，實以形鹽、藁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豆十居右，實以菁菹、芹菹、鹿醢、韭菹、醓醢、兔醢、筍菹、魚醢、脾析、豚胉。爵三獻，饌盤一，香爐一，大燭一，小燭四，篚一，實以帛一。（舊書篚一、帛一，然籩豆以下既云實以其物，則知篚實以帛，不當又出帛一，為二項。）

正壇四配位陳設祭品〇每一位為一壇，四位為四壇。

每位設祭物于案，另設一小几于前，置香燭、奠帛于上。每位羊一，（五體。）豕一。（五體。）每位爵三，帛一。每位鉶二，盛和羹。每位簋二，盛黍稷。每位簠二，盛稻粱。每位饌盤一。每位籩十，盛形鹽、藁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每位豆十，盛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脾析、豚胉。每位香爐一。每位燭一對。四配酒尊共（已見上。）〇又兩東配二壇共設案爐一、燭二，西配二壇亦止設案爐一、燭二，不每位設香燭也。

正壇十哲位陳設祭品〇東哲五位總為一壇，西哲五位總為一壇

東五位設祭物于前，另于中總設一小几，置奠帛香燭于上。

共豕一，一豕分五體，每位一體，用方木盤盛置于案。共篚帛一，共獻爵三，共饌盤一，共香爐一，共燭二。爵五，每位各用一爵。共鉶一，盛和羹。共簋一，盛黍。共簠一，盛稷。共籩四，盛形鹽、棗、栗、鹿脯。共豆四，盛菁菹、鹿醢、芹菹、兔醢。

西五位制同東哲。東西哲酒尊共（已見上。）

東廡陳設祭品〇東廡十二壇

東廡一十二壇，案桌上有三位，中間總設一小几，置奠帛香燭于上。

共豕三。舊時國初止一豕，景泰六年增為三。今解為四十七分，每分用方木盤盛置于前。（頭四分，蹄四分，肉三十九分。）共篚帛一，共獻爵三，共酒尊一，共盥洗一，共盥盆一，共饌盤一，共案上香燭一，共燭二。

每四位為一壇。簠一，盛黍。簋一，盛稷。籩四，盛形鹽、藁魚、棗、鹿脯。豆四，盛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爵四，每位用爵一。

西廡一十一壇，制同東廡。豕亦三，解作四十五分。

右祭器祭品，先期一月，國子監移文（北京、南京）有司預備。脩整合用儀物及在庫祭器。若府州則移文于縣。

謹按，國初舊制，先師神位籩豆各八。至成化十二年，國子祭酒周洪謨奏准，籩豆各用十二。及嘉靖九年，從太學士張璁之議，遂減籩豆為各十。于是籩實之糗餌粉餈，豆實之酏食糝食，俱不復用者，何哉？蓋籩豆十二者，乃天享地之禮也。度孔子之心，必不忍于僭天之祭，故損益以就

小爾。又按、國初四配神位惟羊一豕一。羊分四分、每位一分。豕分四分、每位一分。及景泰時、四配則四羊四豕矣。

國初登一而籩豆各六、及嘉靖時、四配則去太羹之登而增籩豆為各十者、何哉。蓋以顏曾思孟既曰配享、則飲食之豐儉宜均矣。使先師之飲食如此其豐、弟子乃太簡而坐視其所食焉、推先師之心、亦不安也。於乎、以一籩豆也、損於先師者、所以體聖心奉天之義。益於四配者、所以體聖心待下之仁哉。

列聖之議禮也、可謂深知聖人之心、而緣人情以為之節文矣。

或曰、果若此、則太牢獨不可均乎。曰、太牢者、天子之尊敬也、非門人弟子之可得而同也。或曰、然則十哲兩廡之籩豆獨不可均乎。曰、彼皆從祀者也、非配享也。各食于堂廡之間、焉得每人而均之也。況祭祀之禮、一因乎聖賢大小之分。爾彼顏曾思孟親得聖人之正傳、善發聖人之心蘊、以啓萬世于無窮、豈諸弟子之可得而及哉。是以籩豆之數不可得而槩齊也。

太學陳設圖

先師位

帛

爵 爵 爵

豕 牛 羊

爐

拜位

府州縣陳設圖

先師位

帛

爵 爵 爵

豕 牛 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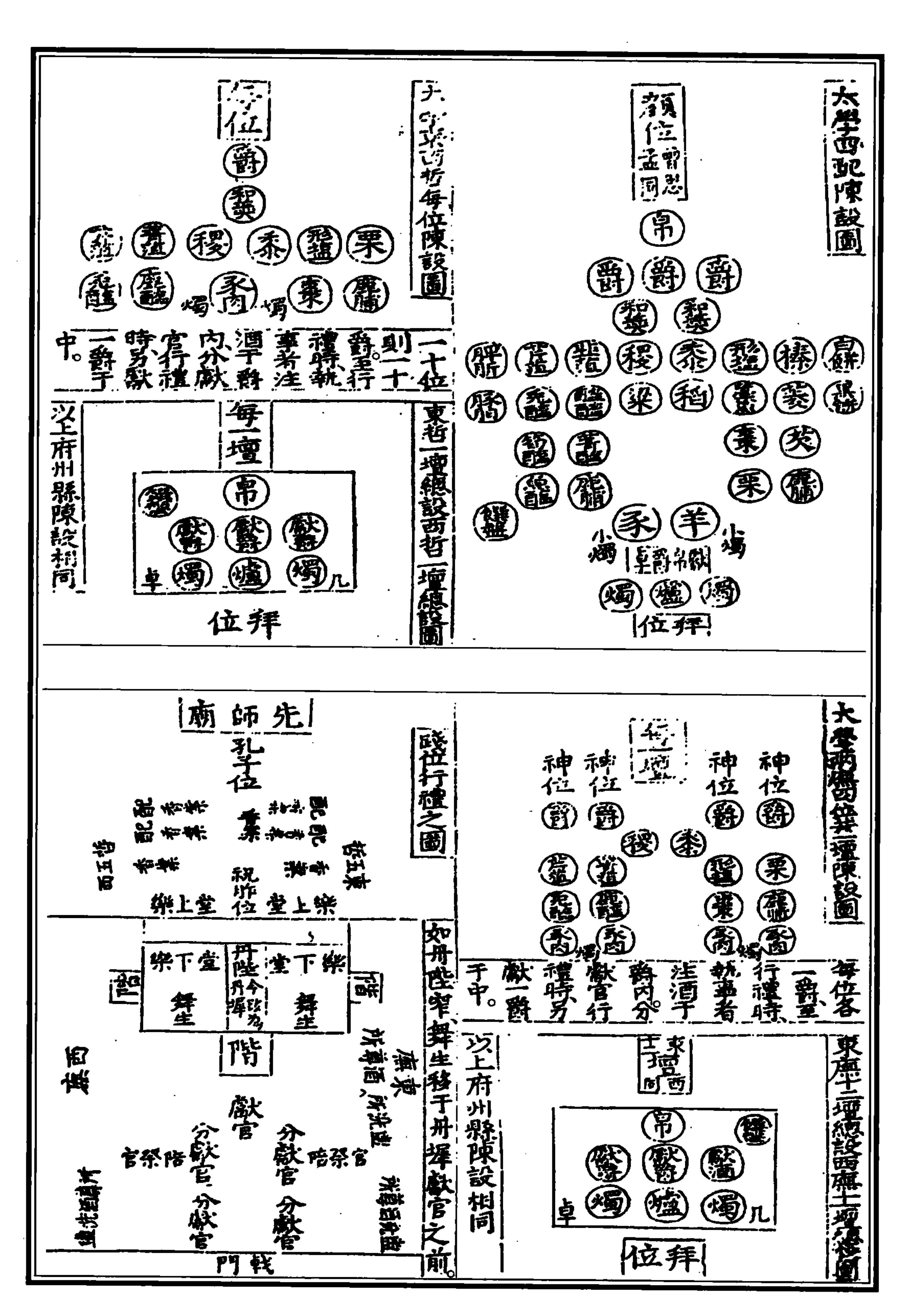
爐

拜位

奠帛獻爵案即几卓也

祝案即几卓也

脾肵豚胉


大學西配陳設圖
顏位 曾思 孟同
位拜
東哲一壇總設西哲一壇總設圖
每壇
以上府州縣陳設相同
位拜
每位各一爵，至行禮時，執事者注酒于爵內，分獻官行禮時另獻一爵于中。
東廡十二壇總設西廡十一壇總設圖
以上府州縣陳設相同
位拜
先師廟
孔子位
堂上樂
堂下樂
舞生
階
獻官
分獻官
陪祭官
戟門
如丹陛窄，舞生移于丹墀獻官之前。
殿位行禮之圖

奏樂位次之圖

先師廟

琴　琴　琴　瑟　琴　琴　琴　瑟

柷　敔

排簫　磬　鍾　鼓

丹陛

此成化時八佾舞隊，今改爲六佾。

行禮。行禮儀注，太學則云典儀唱、贊引唱。府州縣衛則云通贊唱、贊引唱。

正祭日，將行禮，起鼓，初嚴，遍燃庭燎、香燭，樂舞生、執事者各序立于丹墀兩傍。鼓三嚴，贊引引各獻官至戟門下立，俟通贊唱○樂舞生各就位，樂生各以序進，立於殿庭奏樂之所。殿庭今云朝庭。司節者分引舞生至丹陛東西兩階，各序立於舞佾之位。司節在東者則退至東四班舞生之首，在西者則退至西四班舞生之首，相向立。通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次光則云執事者各司其事。各執事亦各以序進就位訖。通贊唱○陪[illegible]就位、衆官就位訖。通贊唱○分獻官各就位、各贊引引各分獻官至拜位，各贊引退立于東西訖。通贊唱○獻官就位。贊引引獻官至拜位，贊引退立于獻官東西兩傍相向立訖。通贊唱○瘞毛血。執事者捧毛血正殿，今云廟。於中門出，四配、東西哲由左右門出，兩廡隨之，瘞于坎，遂落俎蓋。通贊唱○迎神。舞生橫執其籥，麾生舉麾，唱○迎神樂奏咸和之曲，擊柷，竹樂，樂止。通贊唱一云贊引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官、分獻官、陪祭官以下俱四拜訖。麾生偃麾，樂畫櫟敔。通贊唱○奠帛，行初獻禮。捧帛者各執帛，執爵者各執虛爵。贊引詣獻官前，唱○詣盥洗所。引獻官至盥洗所，司盥者酌水。贊引唱○搢笏、盥手、進巾訖。贊引唱○出笏。出笏訖。贊引唱○詣酒尊所。引獻官至酒尊所。贊引唱○司尊者舉冪酌酒，執爵者以爵受酒，同捧帛者在獻官前行，先師帛爵由中門入，四配帛酒由左門進，各於神案之側朝上立。贊引隨引獻官亦由左門入。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舊云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今遵制改正。麾生舉麾，唱○初獻樂奏寧和之曲，舊云寧和。擊柷作樂。贊引引獻官至神位前，唱○跪、跪訖。唱○搢笏、搢笏訖。贊引唱○捧帛者轉身西向跪，進帛于獻官右，獻官接帛。贊引唱○奠帛、獻官獻帛訖，以帛授接帛者，奠于神位前案上。執爵者轉身西向跪，進爵于獻官右，獻官接爵。贊引唱○獻

爵、獻官獻爵訖、以爵授接爵者，奠于神位前。贊引唱〇出笏、出笏訖。贊引唱〇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位設于廟中舊云殿中。香案前。贊引引獻官至祝位、麾生偃麾、樂暫止。讀祝者跪取祝文，退立于獻官之左。贊引唱〇跪、獻官并讀祝者皆跪。通贊隨唱〇衆官皆跪、陪祭官分獻官以下俱跪訖。贊引唱〇讀祝、讀祝者太學則云讀祝官。畢，仍將祝文跪置于祝案上，退廟西舊云殿西。朝上立。贊引與通贊同唱〇俯伏興平身、麾生舉麾，不唱樂生接奏在先未終之樂。贊引唱〇詣

復聖顏子神位前、舊云兗国復聖公神位前，今遵制改之。引獻官至神位前。唱〇跪搢笏、獻官搢笏、捧帛者跪於獻官右、進帛於獻官、獻官接帛。贊引唱〇奠帛、獻官獻帛訖、以帛授接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執爵者跪於獻官右、進爵於獻官、獻官接爵。贊引唱〇獻爵、獻官獻爵訖、以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贊引唱〇出笏、出笏訖。贊引唱〇俯伏興平身。贊引唱〇詣

宗聖曾子神位前、舊云郕国宗聖公神位前、今改之。儀同前復聖顏子之儀、但捧帛執爵者跪於獻官左、進帛爵訖。贊引唱〇詣

述聖子思子神位前、旧云沂国述聖公神位前、今改之。儀同前。

通贊隨唱〇行分獻禮、一云候讀祝訖唱分獻官行礼、似失之大速。蓋讀祝畢、四配當未行奠獻之礼、安得遽先于十哲。依此注為。各贊引詣各分獻官前、同唱〇詣盥洗所、各贊引引各分獻官至盥洗所、司盥者盥水。贊引同唱〇搢笏、各分獻官搢笏、盥畢進巾。贊引同唱〇出笏、各分獻官出笏。贊引同唱〇詣酒尊所、引各分獻官詣酒尊所。同唱〇司尊者舉冪酌酒、各執爵者以爵受酒、與捧帛者俱在分獻官前行、各至廟及兩廡神案之側、朝神位立。俟正廟舊云正殿。贊引唱〇詣

亞聖孟子神位前、舊云鄒国亞聖公神位前、今改之。各贊引隨唱〇詣　東哲神位前、詣　西哲神位前、詣　東廡神位前、詣　西廡神位前、各贊引引各分獻官、東哲西哲俱由左門進、東廡西廡各詣廡至神位前。同唱〇跪、同唱〇搢笏、獻官并各分獻官搢笏、東哲東廡捧帛者轉身跪于分獻官右、亞聖西哲西廡捧帛者跪於獻官分獻官左、進帛於獻官、分獻官接帛訖。贊引同唱〇奠帛、獻官分獻官獻帛訖、以帛授接帛者、奠于神位前案上。執爵者轉身進爵、如進帛儀、獻官分獻官接爵。贊引同唱〇獻爵、獻官分獻官獻官獻爵訖、以爵授接爵者、奠于神位前。贊引同唱〇出笏、各獻官出笏。贊引同唱〇俯伏興平身、贊引同唱〇復位、麾生偃麾櫟敔、樂止。各贊引引各獻官至原拜位

亞獻者亦隨至尊所立俟。通贊唱○行亞獻禮、贊引詣獻官前、唱○詣酒尊所、引獻官至酒尊所。贊引唱○司尊者舉冪酌酒、各執爵者以虛爵受酒如初獻儀。贊引引獻官亦由左門入、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麾生舉麾、唱○亞獻樂奏景和之曲。舊云安和之曲。擊柷作樂。贊引引獻官至神位前如初獻獻爵之儀。行禮訖、贊引引獻官如前出至原位、麾生偃麾櫟敔樂止。

通贊唱○行終獻禮、贊引引獻官并執事者儀同亞獻。麾生舉麾唱○終獻樂作景和之曲、擊柷作樂。行禮復位、俱如初、惟執爵者不必出廟外、舊云殿外。俱在廟內舊云殿內。兩傍立俟。徹饌。麾生偃麾櫟敔樂止。通贊唱○飲福受胙、進福酒者捧爵、進福胙者捧盤立於神位之東。又令一執事取正壇羊左肩胙置于盤。贊引唱○詣飲福位、飲福位乃讀祝位也。又令二執事先立于廟內西傍、贊引引獻官至飲福位、捧福酒福胙者轉身向西、立於獻官傍。前廟內二執事行于獻官西、與捧爵捧胙者相對。贊引唱○跪搢笏、獻官跪搢笏、進福酒者跪于獻官右、進爵於獻官。贊引唱○飲福酒、獻官接酒飲訖、西傍接福酒者跪于獻官左接爵。捧福胙者跪於獻官右、進胙於獻官。贊引唱○受胙、獻官接胙訖、西傍接福胙者跪于獻官左接捧胙由中門出。

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唱○俯伏興平身、復位、贊引引獻官至原拜位訖。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各官以下俱拜訖。通贊唱○徹饌、麾生舉麾唱○徹饌樂奏咸和之曲、擊柷作樂。執事各于神位前、將籩豆稍移動、復立於原位。舞生直執其籥與翟、同司爵在東者進立于東一班舞生之首、在西者進立于西一班舞生之首、舉節朝上、分引舞生于丹陛東西序立相向。樂畫、麾生偃麾櫟敔樂止。通贊唱○送神、麾生舉麾唱○送神樂奏咸和之曲、擊柷作樂。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各官以下俱拜訖。樂畫、麾生偃麾櫟敔樂止。通贊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執事者各詣神位前待。通贊讀祝者先跪取祝文、捧帛者跪取帛、齊轉身向外立。通贊唱○各詣瘞所、正廟由中門出、四配十哲由左右門出、兩廡執事者取帛隨班出。通贊唱○望瘞、麾生舉麾唱○望瘞樂奏咸和之曲、擊柷作樂。捧祝帛者過訖、贊引唱○詣望瘞位、各贊引引獻官、分獻官、陪祭官至瘞所。贊引唱○祝板一、帛一段、數至九段、待焚訖、樂畫、麾生偃麾櫟敔樂止。贊引通贊同唱○禮畢。

祝文

維　年歲次　二八月　朔越　日丁

皇帝謹遣南京國子監祭酒某致祭于某布政司府州縣儒學某官某等敢昭告于

至聖先師孔子之神曰。惟　師舊云惟王。德配　天地、道冠古今、刪

述六經、垂憲萬世。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

明薦。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尚　饗。

祭祀榜文式

北南京國子監府州縣衛為祭祀事、照得本年二月某日上丁、致祭

至聖先師孔子、其供事并執事官員人等、合行預先備榜曉諭。

俱于本月某日為始、依例齋戒、至日各備新潔衣服、隨班行

禮、毋得知而故違、臨期失悮不便。須至榜者。

計開

一、陳設樂器并樂舞生位、　典儀某。

一、省牲、　引贊某　某。

一、監宰煮并造羹醢官二員、　助教某、　掌饌某。

監名②二名、　某　某。

一、監饌羹官二員、　學正某、　學錄某。

監生二名、　某　某。

一、提調瘞坎、　監生二名、　某　某。

一、正擺③陳設并收及司香燭鎖鑰　監生四名、某某某某。

一、東廡陳設并收及司香燭鎖鑰監生二名、某某。

一、西廡陳設并收及司香燭鎖鑰監生二名、某某。

一、監禮官二員、　某道監察御史某、　某道監察御史某。

一、引班官二員、　鴻臚寺序班某某。

一、通贊、　某　某。

一、引贊、　某　某。

正獻官、北南京國子監祭酒某。

一、司執燈籠、　監生二名、某某。

一、司尊、　監生一名、某。

一、盥洗、　監生一名某。

至聖先師孔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一、讀祝捧祝詣瘞坎、　某。

復聖顏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宗聖曾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述聖子思子
一、進爵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亞聖孟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東哲
一、引贊、 某。
分獻官、北南國子監監丞 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西哲
一、引贊、 某。
分獻官、北南京國子監博士 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東廡
一、引贊、 某。
一、司尊盥洗、 某。
分獻官、北南京國子監助教 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西廡
一、引贊。
一、司尊盥洗。
分獻官、北南京國子監學正 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一、進胙受胙、 某。
一、進爵受爵、 某。
一、司樂器祭器洗滌并收官一員、 助教某。
監生四名、 某某某某。
一、博士廳執事官二員、 博士某、 學正某。
一、典簿廳執事官一員、 典簿某。
啓聖祠
正獻官、北南京國子監司業 某。
分獻官二員、 助教某、 助教某。
右榜諭衆通知。
年 月 日
右舊榜式也。嘉靖三十二年，南京國子監司業王材以

啓聖附於榜末，於義未安，乃别爲榜，仍備列獻官、引贊、典禮各執事官及監生名，張于太學門内東入祠路之南。

祭啓聖公儀

春秋二仲月上丁日，與先師廟同時行禮。

正壇陳設

羊一、豕一。鉶二，實以和羹。籩八，實以形鹽、藁魚、棗、栗、榛、菱、芡、鹿脯。豆八，實以菁菹、鹿醢、韭菹、醓醢、兎醢、筍菹、魚醢、芹菹。簠二，實以黍稷。簋二，實以稻粱。篚一，實以帛。爵三。于壇東南西向，設罍洗一、盥盆一、案爐一、燭二。

東西配位陳設

豕首二、豕肉四塊。籩豆各四，每位。簠簋各一，每位。帛二、爵三。東配二壇、案爐一、案爐二④。西配二壇、案爐二、燭二。

東西從祀陳設

豕首二、豕肉四塊。籩豆各四，每位。簠簋各一、篚帛二、爵各三。東從祀案燭⑤一、燭二。西從祀案爐一、燭二。已上共設酒三尊。

陳設圖

東西配四壇〇每位簠簋各一、籩豆各四，鉶篚帛東共一，西亦然。豕首東西各一、豕肉東西各一。

一東西從祀陳設與東西配同，惟豕肉少一。

儀注　此國子監儀注，府州縣衛不用皇帝遣。

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分獻官各就位，導引引獻官盥洗所。贊引贊○詣盥洗所，贊○搢笏，盥手訖，贊○出笏。引至拜位，贊○就位。典儀唱○迎神，贊○四拜，分獻官同四拜。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執事官各捧帛爵進立于神位前。贊引贊○陞壇，贊○詣

啓聖公孔氏之位前，贊引贊○搢笏，執事官以爵跪進於獻官。贊○奠帛，執事官以爵跪進于獻官。贊○獻爵，贊○出笏，贊○詣讀祝位，讀祝官取祝跪于獻官左。贊○跪○贊○讀祝，讀訖，贊○俯伏興平身。讀祝官捧祝進于神位前。贊○詣

先賢顏氏之位前，贊○搢笏，執事官以帛跪于獻官。贊○奠帛。執事官以爵跪進于獻官，贊○獻爵，出笏，詣

先賢曾氏之位前，儀同前。贊○詣

先賢孔氏之位前，儀同前。贊○詣

先賢孟孫氏之位前。俱同前礼。贊○復位。典儀唱○亞獻禮，執事官各捧爵自獻于神位前訖。典儀唱○終獻禮，儀同亞獻礼。典儀唱○徹饌，執事官詣神位前徹饌訖。典儀唱○送神，贊引贊○四拜，分獻官同四拜。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瘞位。典儀唱○望瘞，執事各捧祝帛饌由中門出至望瘞所。贊引贊○詣望瘞位。禮畢。

祝文

維　年歲次　月　朔　日丁

皇帝遣官某國子監司業某致祭於

啓聖公孔氏之神曰：惟公誕生至聖，為萬世王者師，功德顯著。茲因仲春秋特用祭告，以

先賢顏氏、先賢曾氏、先賢孔氏、先賢孟孫氏配。尚饗。

祭器

祝板一、爵七、登三、鉶五、簠八、簋八、籩二十四、豆二十四、酒尊三、篚二、獻尊三、牲匣三、大小木盤三十、香案五、香爐三、燭檠六、供卓五、毛血盤二、瘞毛血盆二、盥洗架一、帨巾、酌酒杓一。

一見用祭器

正壇　白磁盤四十四、磁碗十、毛血盤四、餘器同前。

東西配位

白磁盤二十四、磁碗四、毛血盤四、餘器同前。

東西從祀

白磁盤二十四、磁碗四、毛血盤四、餘器同前。

洪武五年八月

欽頒樂章

迎神　樂奏咸和之曲

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帛　樂奏寧和之曲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維王神明，度越前聖。粢帛具陳，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初獻　樂奏景和之曲

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修神明，庶幾來格。斁叶音業。格叶音各。

亞獻終獻　樂奏景和之曲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嘻成禮。

徹饌　樂奏咸和之曲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　樂奏咸和之曲

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雝雝。歆茲惟馨，神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右樂章舞圖舊本云：初獻起自生民來止惟神之聽八句，亞獻起大哉聖王止庶幾昭格八句，終獻起百王宗師止於嘻成禮八句，與此書所錄不同。

嘉靖十年五月奉

欽依：將洪武時舊樂章宣聖改曰孔聖，聖王改曰聖師，惟王改曰惟師。欽此。

樂器

麾一。〇五彩垂頭雲版二，架扞銅龍頭。

金部　鐘十六。〇有架，彩鳳後晲龍首銅鍍鐘，大絛流蘇絳絨絲結。

石部　磬十六。〇有架，彩鸞浮鵝鳳首，紅大絛繞磬，大絛流蘇絳絨絲結。

絲部　琴六。〇瑟六。〇六　瑟二。〇有囊，琴架四。

竹部　簫六　笛六　篪六　鳳簫二。〇以上竹部俱有囊。

匏部　笙六。〇有囊。

土部　塤二。〇有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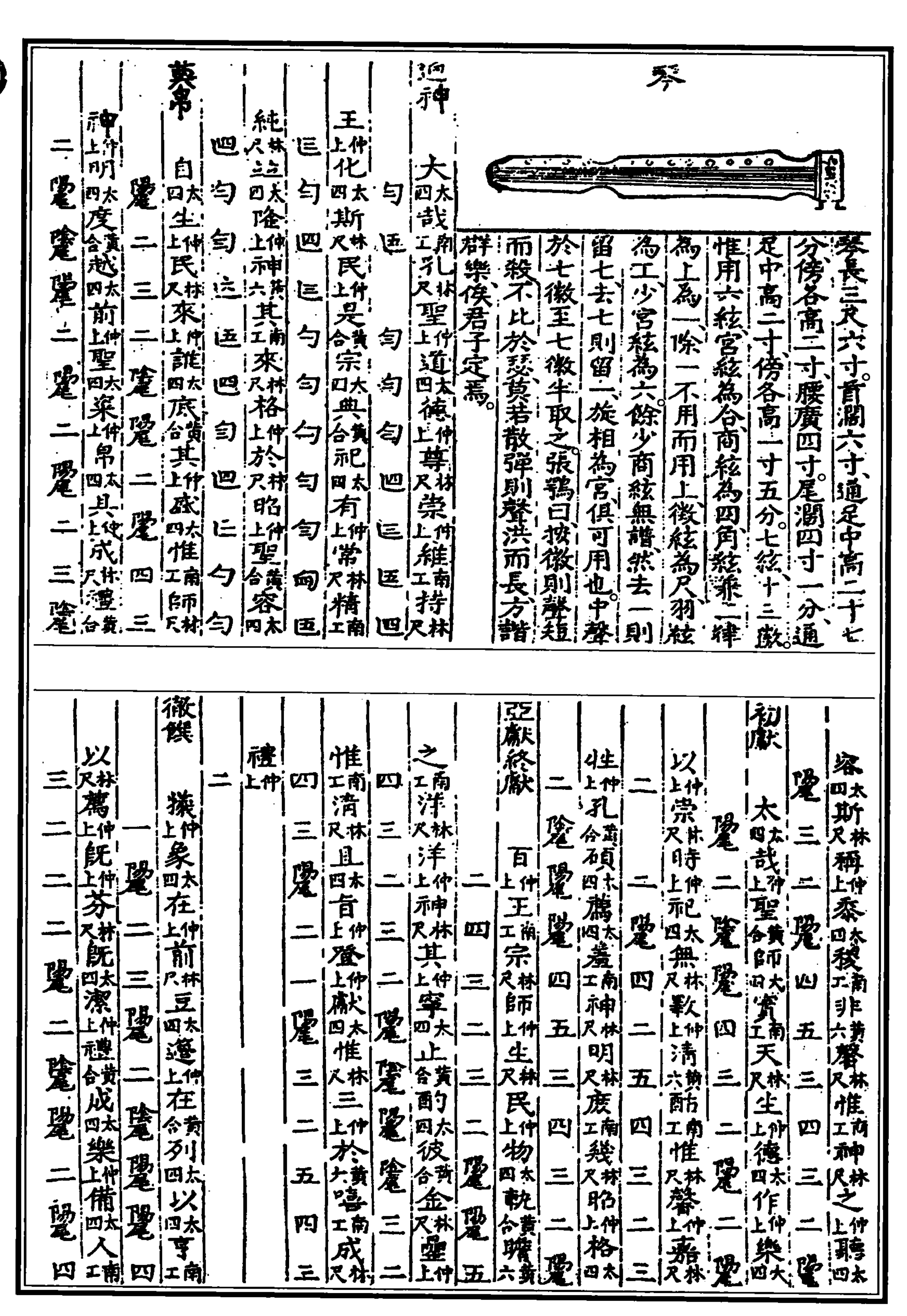
革部　應鼓一。〇有架，龍鳳後晲鼓罩，流蘇絳絨絲結。搏拊鼓二。〇紅絛二，架二。

木部　柷一　敔一。〇呹座。　已上共用樂生四十二人。

舞器

引舞旌節二。〇銅雲寶蓋，紅絳絨絲結，銅龍頭并扞，犏牛紅纓，架二。

翟六十四，籥六十四。　已上共用舞生六十四人。



琴

琴長三尺六寸。首濶六寸。通足中高二寸七分。傍各高二寸。腰廣四寸。尾濶四寸一分。通足中高二寸。傍各高一寸五分。七絃十三徽。惟用六絃。宮絃為合。商絃為四。角絃乘一律為上。為一除一不用。而用上徵絃為尺。羽絃為工。少宮絃為六。餘少商絃無譜。然去一則留七。去七則留一。旋相為宮俱可用也。中聲於七徽至七徽半取之。張鶚曰按徽則聲短而殺。不比於瑟。莫若散彈則聲洪而長。方諧群樂。俟君子定焉。

迎神　大哉孔聖　道德尊崇　維持王化　斯民是宗　典祀有常　精純並隆　神其來格　於昭聖容

奠帛　自生民來　誰底其盛　惟師神明　度越前聖　粢帛具成　禮容斯稱　黍稷非馨　惟神之聽

初獻　大哉聖師　實天生德　作樂以崇　時祀無斁　清酤惟馨　嘉牲孔碩　薦羞神明　庶幾昭格

亞獻終獻　百王宗師　生民物軌　瞻之洋洋　神其寧止　酌彼金罍　惟清且旨　登獻惟三　於嘻成禮

徹饌　犧象在前　豆籩在列　以享以薦　既芬既潔　禮成樂備　人

和尺林神上仲悅四太祭合黃則四太受上仲福尺林率六黃遵工南無尺林越上仲
四　三　勾　勾　勾　勾　句　四　五　四　勾

送神

有四太嚴工南學尺林宮上仲四合黃方四太來上仲崇四太恪六黃恭工南
勾　五　四　勾　勾　勾　三　勾　四　四

祀尺林事上仲威工南儀尺林雝上仲雝四太歆上仲茲尺林惟工南馨尺林神上林
四　勾　五　四　三　三　勾　句　五　句　勾

馭四太還四太復上仲明六黃禋工南斯尺林畢上仲咸工南膺尺林百上仲福四太
习　四　勾　六　五　四　勾　五　四　三　勾

瑟

瑟長七尺。首濶一尺一寸九分、通足中高四寸、傍各高三寸。尾濶一尺一寸七分、通足五寸、傍各高三寸五分。底首對岳山有一圓竅、徑三寸、橫四寸、尾底後一方竅、徑四寸、長五寸。面上兩頭各有小眼二十五孔、疏通以聚絃。絃長一丈、内外各十二、俱以朱絃。中一絃黃色、曰君絃。二十五絃各設一柱、游移不定上下。以笙和其音。除君絃居中不動、内十二絃、二絃各一音、共六音。外十二絃亦如内音和法、或一手搊作、或兩手並作、俱可。一手搊作則去外一至六、幷内七至十二絃。兩手並作則内外二十四絃俱用。若全取聲則盡以八音調之。

迎神

大四太哉工南孔尺林聖上仲道四太德上仲尊尺林崇上仲維工南持尺林
二四　九十　七八　五六　二四　五六　七八　五六　九十　七八

王上仲化四太斯尺林民上仲是合黃宗四太典合黃祀四太有上仲常尺林精工南
五六　二四　七八　五六　二三　二四　二三　二四　五六　七八　九十

純尺林並四太隆上仲神六黃其工南來尺林格上仲於尺林昭上仲聖合黃容四太
七八　三四　五六　十二　九十　七八　五六　七八　五六　二三　二四

奠帛

自四太生上仲民尺林來上仲誰四太底合黃其上仲盛四太惟工南師尺林
三四　五六　七八　五六　二四　二三　五六　二四　九十　七八

神上仲明四太度合黃越四太前上仲聖四太粢上仲帛四太具上仲成尺林禮合黃
五六　二四　二三　二四　五六　二四　五六　二四　五六　七八　二三

容四太斯尺林稱上仲黍四太稷工南非六黃馨尺林惟工南神尺林之上仲聽四太
二四　七八　五六　二四　九十　十二　七八　九十　五六　二四

初獻

大四太哉上仲聖合黃師四太實工南天尺林生上仲德四太作上仲樂四太
二四　五六　二三　二四　九十　七八　五六　二四　五六　二四

以上仲崇尺林時上仲祀四太無尺林斁上仲清六黃酤工南惟尺林馨上仲嘉尺林
五六　七八　五六　二四　七八　五六　十二　九十　七八　五六　七八

牲上仲孔合黃碩四太薦四太羞工南神六黃明尺林庶工南幾尺林昭上仲格四太
五六　二四　二四　二四　九十　十二　七八　九十　七八　五六　二四

亞獻終獻

百上仲王工南宗尺林師上仲生尺林民上仲物四太軌合黃儀工南
五六　九十　七八　五六　七八　五六　三四　二三　十二

之(六黃)洋(尺林)洋(上仲)神(尺林)其(上仲)寧(四太)止(合黃)酌(四太)彼(合黃)金(尺林)罍(上仲)

卆 七八 五六 七八 五六 二四 二 三 二四 三 七八 五六

惟(工南)清(尺林)且(四太)旨(上仲)登(上仲)獻(四太)惟(尺林)三(上仲)於(六黃)嘻(工南)成(尺林)

卆 七六 二四 五六 五六 二四 七八 五六 圭 卆 七六

禮(六仲)

五六

徹饌

犧(上仲)象(四太)在(上仲)前(尺林)豆(四太)籩(上仲)在(合黃)列(四太)以(四太)享(工南)

五六 二四 五六 七八 二四 五六 三 二四 二四 卆

以(尺林)薦(上仲)既(上仲)芬(尺林)既(四太)潔(上仲)禮(合黃)成(四太)樂(上仲)備(四太)人(工南)

七八 五六 五六 七八 二四 五六 三 二四 五六 二四 卆

和(尺林)神(上仲)悅(四太)祭(合黃)則(四太)受(上仲)福(尺林)率(六黃)遵(工南)無(尺林)越(上仲)

七六 五六 二四 三 二四 五六 七六 圭 卆 七六 五六

送神

有(四太)嚴(工南)學(尺林)宮(上仲)四(合黃)方(四太)來(上仲)崇(四太)恪(六黃)恭(工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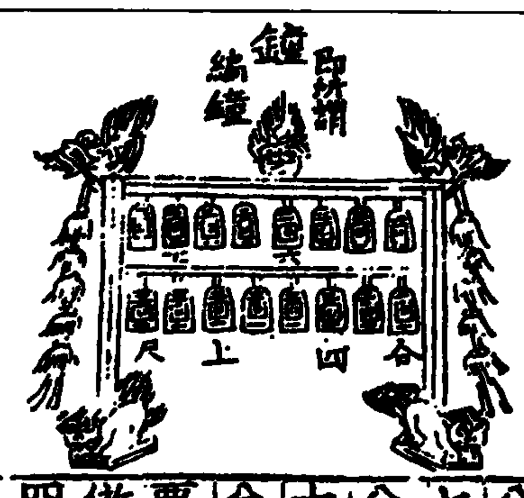
二四 卆 七六 五六 三 二四 五六 二四 圭 卆

祀(尺林)事(上仲)威(工南)儀(尺林)雝(上仲)雝(四太)歆(上仲)茲(尺林)惟(工南)馨(尺林)神(上仲)

九八 五六 卆 七六 五六 二四 五六 七八 卆 七六 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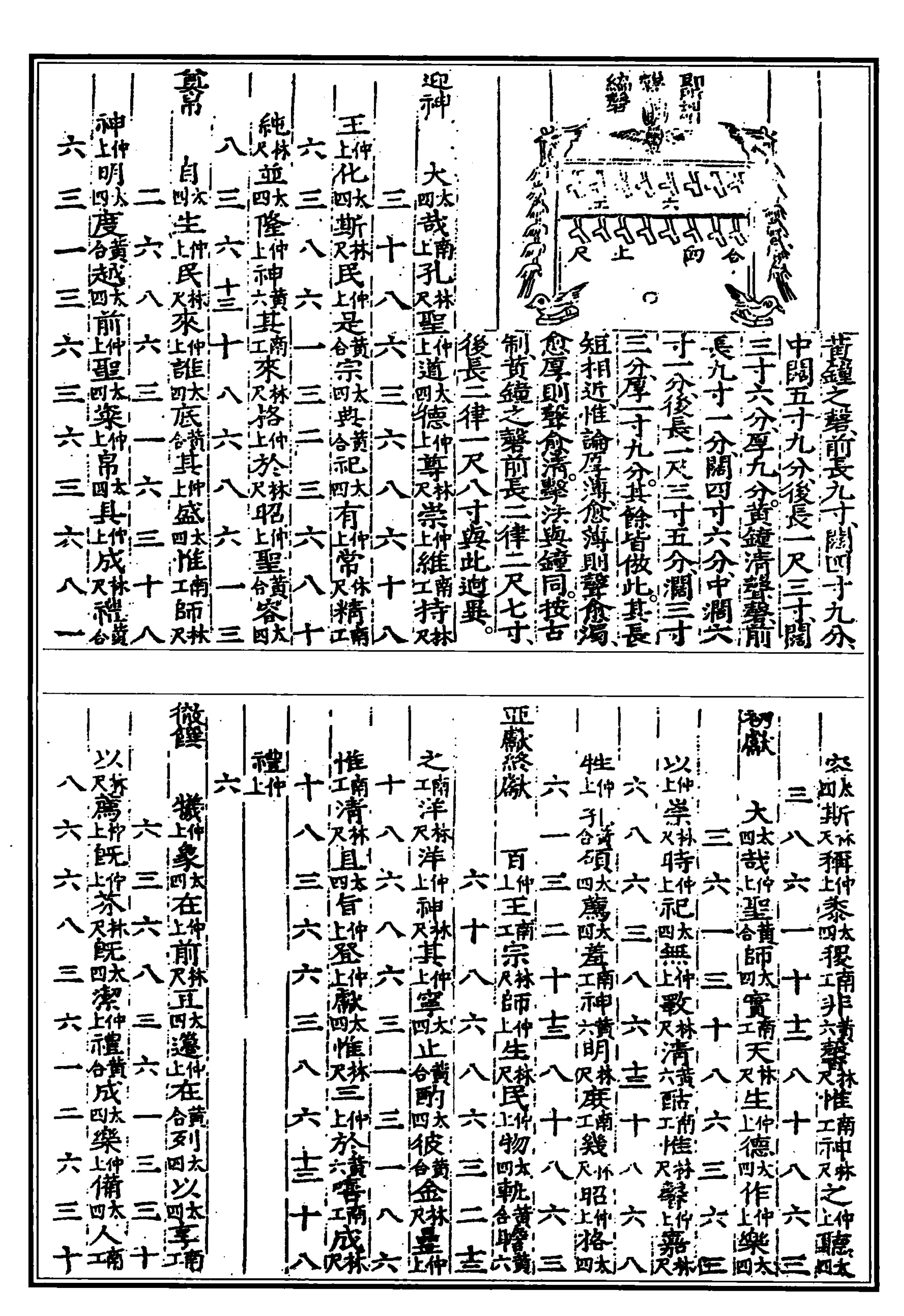
馭(四太)還(尺林)復(上仲)明(六黃)禋(工南)斯(尺林)畢(上仲)咸(工南)膺(尺林)百(上仲)福

二四 七六 五六 圭 卆 七六 五六 卆 七六 五六 二四



黃鐘之鐘重十二斤。中高七寸八分，旁高八寸四分，口徑五寸，口橫七寸，上徑四寸一分，上橫五寸二分，梁高二寸四分。黃鐘清聲鐘重十一斤八兩，高七寸，口徑四寸六分，口橫五寸八分，上徑四寸二分，梁高一寸七分。依生法按損數餘倣此。上八鐘夾鐘、大簇、大呂、黃鐘四清聲及應鐘、無射、南呂、夷則是也。下八鐘黃鐘、大呂、大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是也。止用六鐘，按字擊之，則自合聲律矣。

上層第十三鐘為六，黃鐘清也。第十鐘為工，南呂也。下層第一鐘為合，黃鐘也。第三鐘為四，大簇也。第六鐘為上，仲呂也。第八鐘為尺，林鐘也。自下而上，次第數之。但古制計自倍半，與此不同。



黃鐘之磬，前長九寸，闊四寸九分，中闊五寸九分，後長一尺三寸，闊三寸六分，厚九分。黃鐘清聲磬，前長九寸一分，闊四寸六分，中闊六寸一分，後長一尺三寸五分，闊三寸三分，厚一寸九分，其餘皆倣此。其長短相近，惟論厚薄，愈薄則聲愈濁，愈厚則聲愈清，擊法與鐘同。按古制，黃鐘之磬，前長二律，二尺七寸，後長一律一尺八寸，與此迥異。

即所謂編磬

迎神

大（太四）哉（南上）孔（林尺）聖（仲上）道（太四）德（仲上）尊（林尺）崇（仲上）維（南工）持（林尺）
三　十　八　六　三　六　八　六　十　八

王（仲上）化（太四）斯（林尺）民（仲上）是（黃合）宗（太四）典（黃合）祀（太四）有（仲上）常（林尺）精（南工）
六　三　八　六　一　三　二　三　六　八　十

純（林尺）並（太四）隆（仲上）神（黃六）其（南工）來（林尺）格（仲上）於（林尺）昭（仲上）聖（黃合）容（太四）
八　三　六　十三　十　八　六　八　六　一　三

奠幣

自（太四）生（仲上）民（林尺）來（仲上）誰（太四）底（黃合）其（仲上）盛（太四）惟（南工）師（林尺）
二　六　八　六　三　一　六　三　十　八

神（仲上）明（太四）度（黃合）越（太四）前（仲上）聖（太四）粢（仲上）帛（太四）具（仲上）成（林尺）禮（黃合）
六　三　一　三　六　三　六　三　六　八　一

容（太四）斯（林尺）稱（仲上）黍（太四）稷（南工）非（黃六）馨（林尺）惟（南工）神（林尺）之（仲上）聽（太四）
三　八　六　一　十　十三　八　十　八　六　三

初獻

大（太四）哉（仲上）聖（黃合）師（太四）實（南工）天（林尺）生（仲上）德（太四）作（仲上）樂（太四）
三　六　一　三　十　八　六　三　六　三

以（仲上）崇（林尺）時（仲上）祀（太四）無（仲上）斁（林尺）清（黃六）酤（南工）惟（林尺）馨（仲上）嘉（林尺）
六　八　六　三　八　六　十三　十　八　六　八

牲（仲上）孔（黃合）碩（太四）薦（太四）羞（南工）神（黃六）明（林尺）庶（南工）幾（林尺）昭（仲上）格（太四）
六　一　三　二　十　十三　八　十　八　六　三

亞獻終獻

百（仲上）王（南工）宗（林尺）師（仲上）生（林尺）民（仲上）物（太四）軌（黃合）瞻（黃六）
六　十　八　六　八　六　三　二　十三

之（南工）洋（林尺）洋（仲上）神（林尺）其（仲上）寧（太四）止（黃合）酌（太四）彼（黃合）金（林尺）罍（仲上）
十　八　六　八　六　三　一　三　一　八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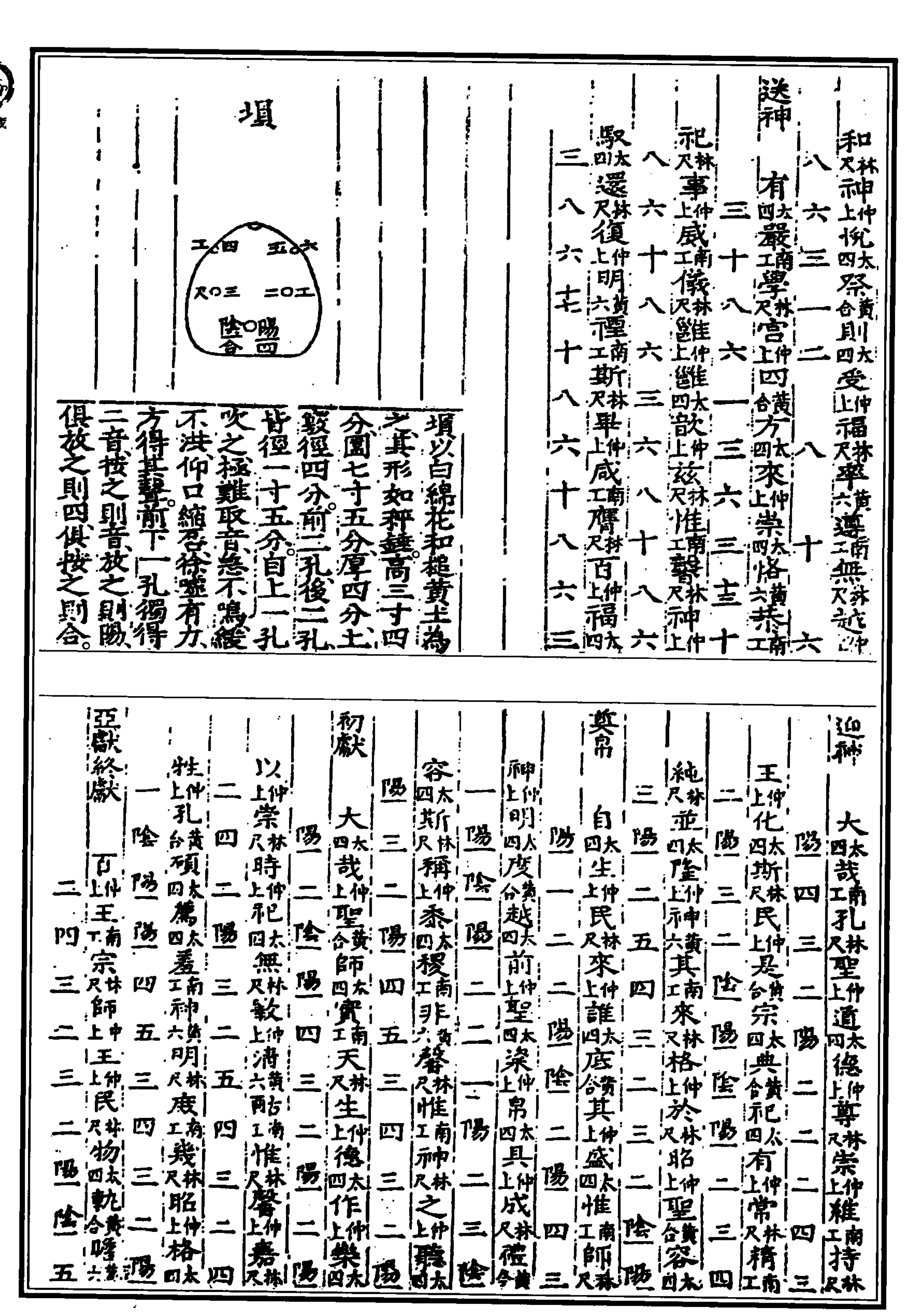
惟（南工）清（林尺）且（太四）旨（仲上）登（仲上）獻（太四）惟（林尺）三（仲上）於（黃六）嘻（南工）成（林尺）
十　八　三　六　六　三　八　六　十三　十　八

禮（仲上）
六

徹饌

犧（仲上）象（太四）在（仲上）前（林尺）豆（太四）籩（仲上）在（黃合）列（太四）以（太四）享（南工）
六　三　六　八　三　六　一　三　三　十

以（林尺）薦（仲上）既（仲上）芬（林尺）既（太四）潔（仲上）禮（黃合）成（太四）樂（仲上）備（太四）人（南工）
八　六　六　八　三　六　一　二　六　三　十



和林尺神仲上悅太四祭黃合則太四受仲上福林尺率黃六遵南工無林尺越仲上

八　六　三　一　二　八　十　六

送神　有太四嚴南工學林尺宮仲上四黃合方太四來仲上崇太四恪黃六恭南工

三　十　八　六　一　三　六　三　十　十

祀林尺事仲上威南工儀林尺雝仲上雝太四歆仲上茲林尺惟南工馨林尺神仲上

八　六　十　八　六　三　六　八　十　八　六

馭太四還林尺復仲上明黃六禋南工斯林尺畢仲上咸南工膺林尺百仲上福太四

三　八　六　七　十　八　六　十　八　六　三

塤

塤以白綿花和稀黃土為之。其形如秤錘。高三寸四分，圍七寸五分，厚四分，土穀徑四分。前二孔後二孔，皆徑一寸五分。自上一孔吹之，極難取音，急不鳴，緩不洪，仰口縮舌徐噓有力，方得其聲。前下一孔獨得二音，按之則音，放之則陽，俱放之則四，俱按之則合。

迎神　大太四哉南工孔林尺聖仲上道太四德仲上尊林尺崇仲上維南工持林尺

陽　四　三　二　陽　二　二　二　四　三

王仲上化太四斯林尺民仲上是黃合宗太四典黃合祀太四有仲上常林尺精南工

二　陽　三　二　陰　陽　陰　陽　二　三　四

純林尺並太四隆仲上神黃六其南工來林尺格仲上於林尺昭仲上聖黃合容太四

三　陽　二　五　四　三　二　三　二　陰　陽

奠帛　自太四生仲上民林尺來仲上誰太四底黃合其仲上盛太四惟南工師林尺

陽　一　二　二　陽　陰　二　陽　四　三

神仲上明太四度黃合越太四前仲上聖太四粢仲上帛太四具仲上成林尺禮黃合

一　陽　陰　陽　二　二　一　陽　二　三　陰

容太四斯林尺稱仲上黍太四稷南工非黃六馨林尺惟南工神林尺之仲上聽太四

陽　三　二　陽　四　五　三　四　三　二　陽

初獻　大太四哉仲上聖黃合師太四實南工天林尺生仲上德太四作仲上樂太四

陽　二　陰　陽　四　三　二　陽　二　陽

以仲上崇林尺時仲上祀太四無林尺斁仲上清黃六酤南工惟林尺馨仲上嘉林尺

二　四　二　陽　三　二　五　四　三　二　四

牲仲上孔黃合碩太四薦太四羞南工神黃六明林尺庶南工幾林尺昭仲上格太四

一　陰　陽　陽　四　五　三　四　三　二　陽

亞獻終獻　百仲上王南工宗林尺師仲上王仲上民林尺物太四軌黃合瞻黃六

二　四　三　二　三　二　陽　陰　五

之工南洋尺林洋上仲神尺林其上仲寧四太止合黃酌四太彼合黃金尺林罍上仲
四 三 二 二 陽 陰 陽 陰 三 二
惟上南清尺林且四太旨上仲登上仲獻四太惟尺林三上仲於六黃嘻工南成尺林
四 三 陽 一 二 陽 三 二 五 四 三
禋上仲
二

徹饌

徹上仲象四太在上仲前尺林豆四太進上仲在合黃列四太以四太享工南
二 陽 一 二 陽 二 陰 陽 陽 四
以尺林薦上仲旣上仲芬尺林旣四太潔上仲禮合黃成四太樂上仲備四太人工南
三 二 二 三 陽 二 陰 陽 二 三 四
和尺林神上仲悅四太祭合黃則四太受上仲福尺林率六黃遵工南無尺林越上仲
三 二 陽 陰 陽 二 三 五 四 二 二

送神

有四太嚴工南學尺林宮上仲四合黃方四太來上仲崇四太恪六黃恭工南
陽 四 三 二 陰 陽 一 陽 五 四
祀尺林事上仲威工南儀尺林雝上仲雝四太歆上仲茲尺林惟工南馨尺林神上仲
三 一 四 三 二 陽 十 二 四 三 一
馭四太還尺林復上仲明合黃禋工南斯尺林畢上仲咸工南膺尺林百上仲福四太
陽 三 二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陽

篪

四 三 二 二
五 工 尺 上
六
尾 陽四 陰合

篪用竹、長一尺四寸、圍五寸三分。面上一吹竅、徑五分、橫四分。前後有五孔、橫底一孔、共六孔。吹竅至後一孔離二寸五分、後一孔至前一孔離一寸一分、餘三孔皆然。皆徑二分五釐。正面開二小穿繩眼、相併。前第六孔至繩眼離九分。凡吹時、用左手無名指挽其繩左而吹之。其竅大而內闊、亦難取聲、惟按譜徐徐吹之、自與塤合。曰大則按前後五孔而放尾一孔也。曰戠則放尾一孔與前四孔也。曰孔則放尾一孔與前下三孔也。曰聖則放尾一孔與前下二孔也。餘倣此。

迎神

大四太哉工南孔尺林聖上仲道四太德上仲尊尺林崇上仲維工南持尺林
陽尾 四 三 二
王上仲化四太斯尺林民上仲是合黃宗四太典合黃祀四太有上仲常尺林精工南
二 陽尾 三 二 陰尾 陽尾 陰尾 陽尾 二 三 四
純尺林亟四太隆上仲神六黃其工南來尺林格上仲於尺林胎上仲聖合黃容四太
三 陽尾 二 五 四 三 二 三 二 陽尾 陰尾

奠帛

自四太生上仲民尺林來上仲誰四太底合黃其上仲盛四太惟工南師尺林
陽尾 二 三 二 陰尾 陽尾 二 陽尾 四 三
神上仲明四太度合黃越四太前上仲聖四太粢上仲帛四太具上仲成尺林禮合黃
二 陽尾 陰尾 陽尾 二 陽尾 二 陽尾 二 三 陰尾

穆四太 斯尺林 稱上仲 黍四太 稷工南 非六黃 馨尺林 惟工南 神尺林 之上仲 聽四太
陽聲 三 二 陽聲 四 五 三 四 三 二 陽聲

初獻

大四太 哉上仲 聖合黃 師四太 實工南 天尺林 生上仲 德四太 作上仲 樂四太
陽聲 二 陰聲 陽聲 四 三 二 陽聲 二 陽聲

以上仲 崇尺林 時上仲 祀四太 無尺林 斁上仲 清六黃 酤工南 惟尺林 馨上仲 嘉尺林
二 二 陽聲 四 二 五 四 三 二 三

牲上仲 孔合黃 碩四太 薦四太 羞工南 神尺林 明尺林 庶工南 幾尺林 昭上仲 格四太
二 陰聲 陽聲 陽聲 四 五 三 四 三 二 陽聲

亞獻終獻

百上仲 王工南 宗尺林 師上仲 生尺林 民上仲 物四太 軌合黃 瞻六黃
二 四 三 二 三 二 陽聲 陰聲 五

之工南 洋尺林 洋上仲 神尺林 其上仲 寧四太 止合黃 酌四太 彼合黃 金尺林 罍上仲
四 三 二 三 二 陽聲 陰聲 陽聲 陰聲 三 二

惟工南 清尺林 且四太 旨上仲 登上仲 獻四太 惟尺林 三上仲 於合黃 嘻工南 成尺林
四 三 陽聲 二 一 陽聲 三 二 五 四 三

禮上仲
一

撤饌

犧上仲 象四太 在上仲 前尺林 豆四太 籩上仲 在合黃 列四太 以四太 享工南
一 陽聲 二 三 陽聲 二 陽聲 陽聲 陽聲 四

以尺林 薦上仲 既上仲 芬尺林 既四太 潔上仲 禮合黃 成四太 樂上仲 備四太 人工南
三 二 二 一 陽聲 二 陰聲 陽聲 二 陽聲 四

和尺林 神上仲 悅四太 祭合黃 則四太 受上仲 福尺林 率六黃 遵工南 無尺林 越上仲
三 二 陽聲 陰聲 陽聲 二 三 五 四 三 二

送神

有四太 嚴工南 學尺林 宮上仲 四合黃 方四太 來上仲 崇四太 恪六黃 恭工南
陽聲 四 三 二 陰聲 陽聲 二 陽聲 五 四

祀尺林 事上仲 威工南 儀尺林 雝上仲 雝四太 歆上仲 茲尺林 惟工南 馨尺林 神上仲
三 二 四 三 二 陽聲 二 三 四 三 二

馭四太 還尺林 復上仲 明六黃 禋工南 斯尺林 畢上仲 咸工南 膺尺林 百上仲 福四太
陽聲 三 二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陽聲

簫

五 四 三 二 一
工 尺 上

簫一曰管。竹長一尺九寸五分、圍三寸。除吹竅、前五孔、後一孔。吹竅至後孔離六寸六分、後孔與前五孔皆離一寸一分。六孔俱經二分八釐。下有穿繩眼、離二寸二分。其上開竅、名曰山口、徑二分、深五釐。吹法、氣粗則聲大而滯、氣緩則聲啞而散、竅唇嘘之則聲雅而淡。空下一孔則為四、為太。按後一孔則為工、為裁。按上二孔則為尺、為當上字。孔空下三孔則為上、為聖。餘倣此。

笛一云管

笛竹長一尺六寸，圍二寸二分。上開一大竅，名吹竅，竅徑三分五釐。吹竅至第一孔離三寸三分，餘孔皆離五分。下有穿繩對開二小眼，第六孔至穿繩眼離一寸二分。吹竅至末六寸。笛面六孔，按譜吹之，自與簫合。按上五孔得四，空下五孔得工，按上二孔得上，按下三孔得六，上下俱按得合。餘倣此。

迎神

大四太哉工南孔尺林聖上仲道四太德上仲尊尺林崇上仲維工南持尺林
陽一　五　四　三　陽一　三　四　三　五　四

王上仲化四太斯尺林民上仲是合黃宗四太典合黃祀四太有上仲常尺林精工南
三　陽一　四　三　陽一　陽一　陰一　陽一　三　四　五

純尺林並四太隆上仲神六黃其工南來尺林格上仲於尺林昭上仲聖合黃容四太
四　陽一　三　六　五　四　三　四　三　陰一

奠帛

自四太生上仲民尺林來上仲誰四太底合黃其上仲盛四太惟尺南師尺林
陽一　三　四　三　陽一　陰一　三　陽一　五　四

神上仲明四太度合黃越四太前上仲聖上仲粢上仲帛四太具上仲成尺林禮合黃
三　陽一　陰一　陽一　三　陽一　三　陽一　三　四　陰一

容四太斯尺林稱上仲黍四太稷工南非六黃馨尺林惟工南神尺林之上仲聽四太
陽一　四　三　陽一　五　六　四　五　四　三　陽一

初獻

大四太哉上仲聖合黃師四太實工南天尺林生上仲德四太作上仲樂四太
陽一　三　陰一　陽一　五　四　三　陽一　三　陽一

以上仲崇尺林時上仲祀四太無尺林斁上仲清六黃酤工南惟尺林馨上仲嘉尺林
三　四　三　陽一　四　三　六　五　四　三　四

牲上仲孔合黃碩四太薦四太羞工南神六黃明尺林庶工南幾尺林昭上仲格四太
三　陰一　陽一　陽一　五　六　四　五　四　三　陽一

亞獻終獻

百上仲王工南宗尺林師上仲生尺林民上仲物四太軌合黃瞻六黃
三　五　四　三　四　三　陽一　陰一　六

之工南洋尺林洋上仲神尺林其上仲寧四太止合黃酌四太彼合黃金尺林罍上仲
五　四　三　四　三　陽一　陰一　陽一　陰一　四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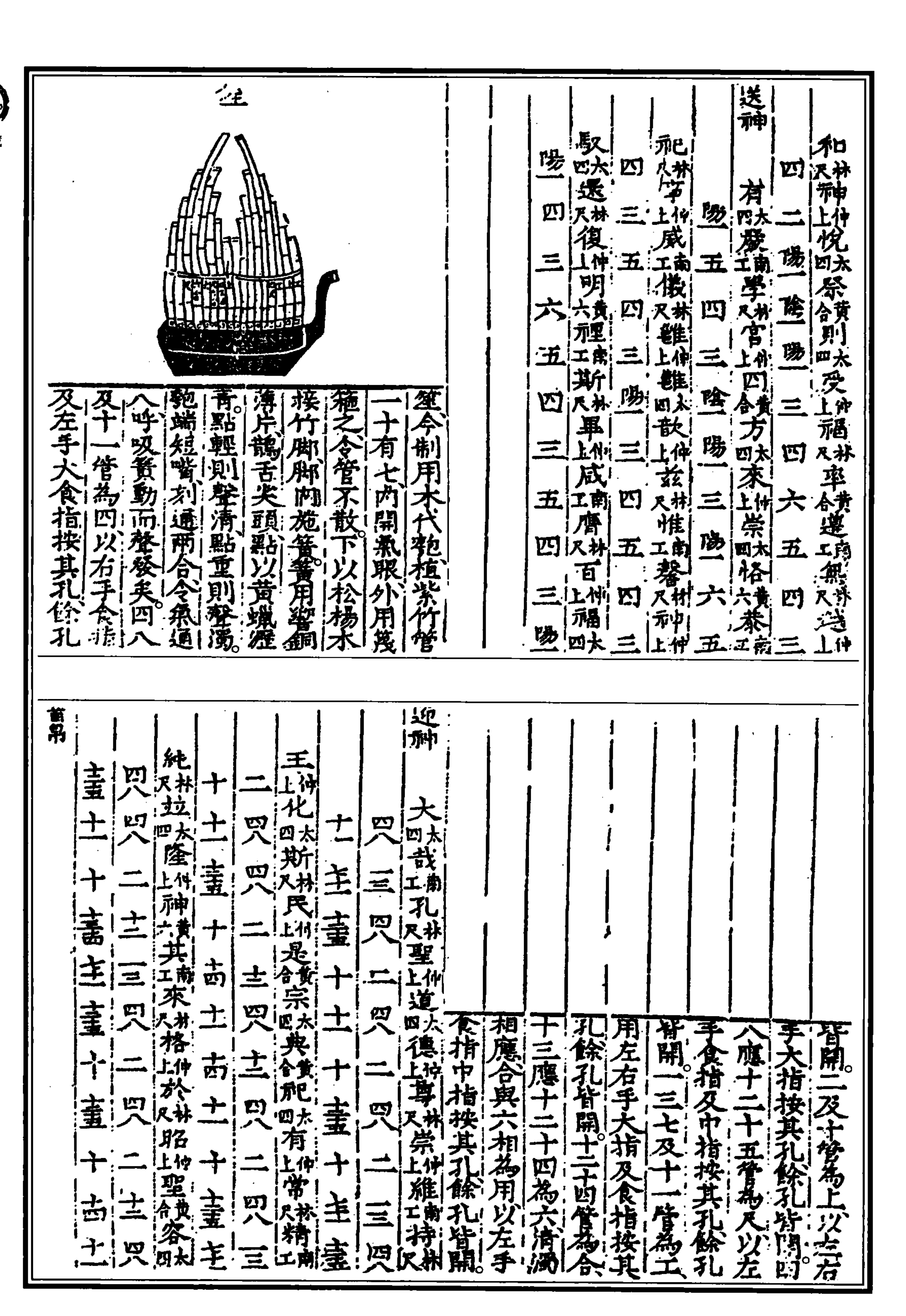
惟工南清尺林且四太旨上仲登上仲獻四太惟尺林三上仲於六黃嘻工南成尺林
五　四　陽一　三　三　陽一　四　三　六　五　四

禮上仲
三

徹饌

犧上仲象四太在上仲前尺林豆四太籩上仲在合黃列四太以四太享工南
三　陽一　三　四　陽一　三　陰一　陽一　陽一　五

以尺林薦上仲既上仲芬尺林既四太潔上仲禮合黃成四太樂上仲備四太人工南
四　三　三　四　陽一　三　陰一　陽一　三　陽一　五



和(林尺)神(仲上)悅(太四)祭(黃合)則(太四)受(仲上)福(林尺)率(黃合)遵(南工)無(林尺)越(仲上)

四　二　陽一　陰二　陽一　三　四　六　五　四　三

送神

有(太四)嚴(南工)學(林尺)宮(仲上)四(黃合)方(太四)來(仲上)崇(太四)恪(黃六)恭(南工)

陽一　五　四　三　陰一　陽一　三　陽一　六　五

祀(林尺)事(仲上)威(南工)儀(林尺)雝(仲上)雝(太四)歆(仲上)茲(林尺)惟(南工)馨(林尺)神(仲上)

四　三　五　四　三　陽一　三　四　五　四　三

馭(太四)還(林尺)復(仲上)明(黃六)禋(南工)斯(林尺)畢(仲上)咸(南工)膺(林尺)百(仲上)福(太四)

陽一　四　三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陽一

笙

笙今制用木代匏，植紫竹管一十有七，內開氣眼，外用篾箍之，令管不散。下以松楊木接竹脚，脚內施簧。簧用響銅薄片，鵞舌尖頭，點以黃蠟瀝青。點輕則聲清，點重則聲濁。匏端短嘴，刻通兩合，令氣通入，呼吸簧動而聲發矣。四、八及十一管為四，以右手食指及左手大食指按其孔，餘孔皆開。二及十管為上，以左右手大指按其孔，餘孔皆閉。四、八應十二、十五管為尺，以左手食指及中指按其孔，餘孔皆開。一、三、七及十一管為工，用左右手大指及食指按其孔，餘孔皆開。十二、十四管為合，十三應十二、十四為六，清濁相應，合與六相為用，以左手食指、中指按其孔，餘孔皆開。

迎神

大(太四)哉(南工)孔(林尺)聖(仲上)道(太四)德(仲上)尊(林尺)崇(仲上)維(南工)持(林尺)

四八　三　四八　二　四八　二　四八　二　三　四八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　十一　十　十三　十　十二　十三

王(仲上)化(太四)斯(林尺)民(仲上)是(黃合)宗(太四)典(黃合)祀(太四)有(仲上)常(林尺)精(南工)

二　四八　四八　二　十二　四八　十二　四八　二　四八　三

十　十一　十三　十　十四　十一　十四　十一　十　十三　十二

純(林尺)竝(太四)隆(仲上)神(黃六)其(南工)來(林尺)格(仲上)於(林尺)昭(仲上)聖(黃合)容(太四)

四八　四八　二　十二　三　四八　二　四八　二　十二　四八

十三　十一　十　十四　十二　十三　十　十三　十　十四　十一

百仲上王南工宗林尺師仲上生林尺民仲上物太四軌黃合瞻黃六之南工洋林尺

二 三 四八 二 四八 二 四八 十三 十二 三 四八

十 圭 壹 十 壹 十 十一 丙 畫 圭 壹

洋仲上神林尺其仲上寧太四止黃合酌太四彼黃合金 罍仲上惟南工清林尺

二 四八 二 四八 十三 四八 十一 二 三 四八

十 壹 十 十一 丙 十一 丙 畫 十 圭 盡

且太四旨仲上登仲上獻太四惟林尺三仲上於黃六嘻南工成林尺禮仲上

四八 二 二 四八 四八 二 十三 三 四八 二

十二 十 十 十二 畫 十 壽 圭 畫 十

微饌

犧仲上象太四在仲上前林尺豆太四籩仲上在黃合列太四以太四享南工以林尺

二 四八 二 四八 四八 二 十三 四八 四八 三 四八

十 十一 十 壹 十一 十 丙 十二 十一 圭 盡

薦仲上既仲上芬林尺既太四潔仲上禮黃合成太四樂仲上備太四人南工和林尺

二 二 四八 四八 二 十三 四八 二 四八 三 四八

十 十 壹 十一 十 丙 十二 十 十二 圭 盡

神仲上悅太四祭黃合則太四受仲上福林尺率黃六遵南工無林尺起仲上

四八 十三 四八 二 四八 十三 三 四八 二

十 十一 丙 十一 十 壹 壽 圭 壹 十

送神

生太四民林尺來仲上誰太四底黃合其仲上盛太四惟南工師林尺神仲上

四八 二 四八 十三 二 四八 三 四八 二

十一 十 圭 十 十一 丙 十 十一 圭 壹 十

明太四度黃合越太四前仲上聖太四粲仲上帛太四具仲上成林尺禮黃合容太四

四八 十三 四八 二 四八 二 四八 二 四八 十三 四八

十三 丙 十一 十 十一 十 十一 十 壹 丙 十一

斯林尺稱仲上黍太四稷南工非黃六馨林尺惟南工神林尺之仲上聽太四

四八 二 四八 三 十三 四八 三 四八 二 四八

壹 十 十一 圭 壽 壹 圭 十一 十 十二

初獻

大太四哉仲上聖黃合師太四實南工天林尺生仲上德太四作仲上樂太四以仲上

四八 二 十三 四八 三 四八 二 四八 二 四八 二

十二 十 丙 十一 圭 壹 十 十二 十 十二 十

崇林尺時仲上祀太四無林尺斁太四清黃六酤南工惟 馨仲上嘉林尺牲仲上

四八 二 四八 四八 四八 十三 三 四八 二 四八 二

壹 十 十一 壹 十一 壽 圭 壹 十 壹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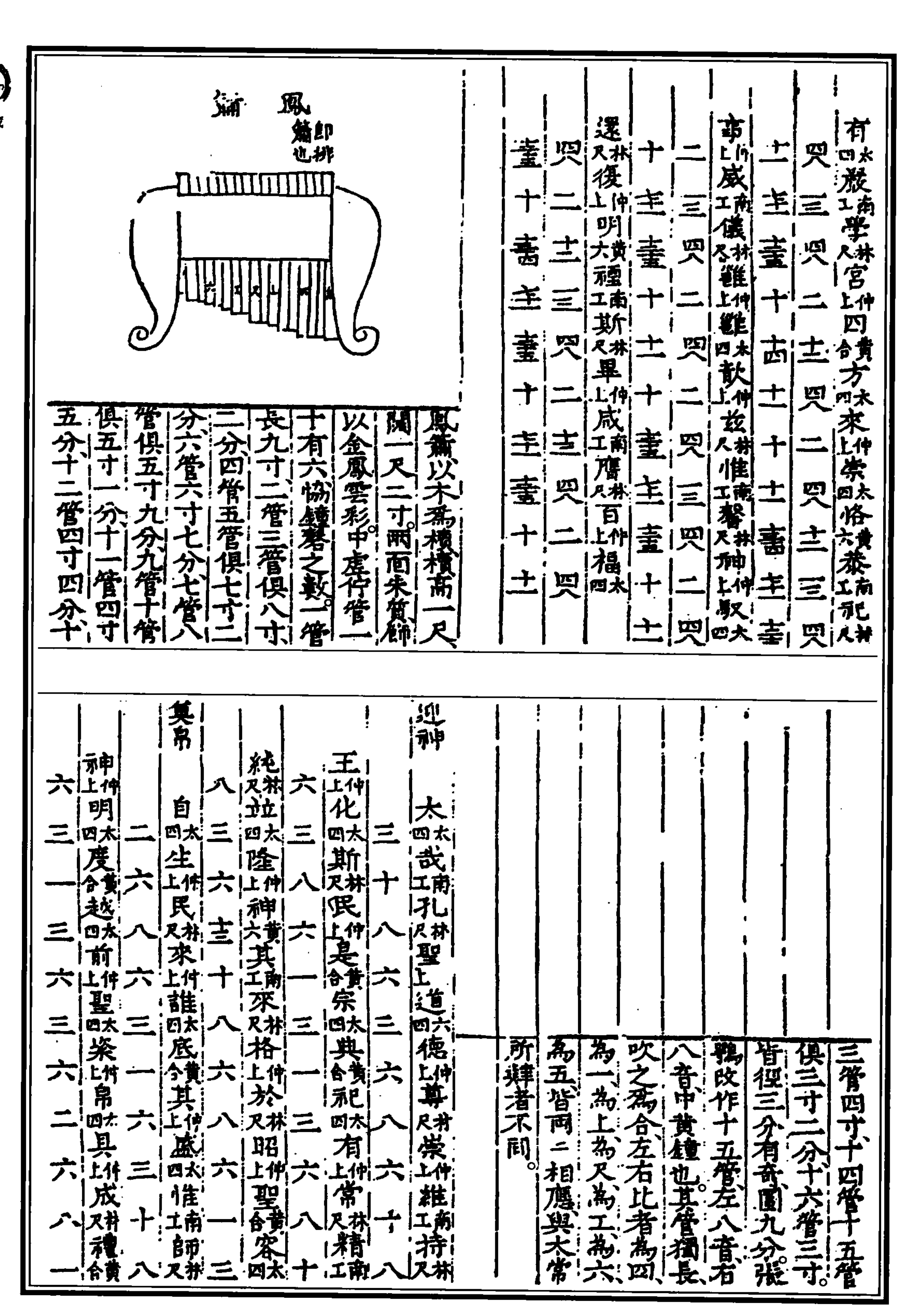
孔黃合碩太四薦太四羞南工神黃六明林尺庶南工幾林尺昭仲上格太四

十三 四八 四八 三 十一 四八 三 四八 二 四八

丙 十一 十一 圭 壽 壹 圭 壹 十 十一

亞獻終獻

有(四太)嚴(工南)學(尺林)宮(上仲)四(合黃)方(四太)來(上仲)崇(四太)恪(六黃)恭(工南)祀(尺林)
四八 三 四八 二 十二 四八 二 四八 十三 三 四八
十二 十三 十五 十 十四 十一 十 十一 十六 十三 十五
事(上仲)威(工南)儀(尺林)雖(上仲)難(四太)歆(上仲)兹(尺林)惟(工南)馨(尺林)神(上仲)馭(四太)
二 三 四八 二 四八 二 四八 三 四八 二 四八
十 十三 十五 十 十一 十 十五 十三 十五 十 十一
還(尺林)復(上仲)明(大黃)禋(工南)斯(尺林)畢(上仲)咸(工南)膺(尺林)百(上仲)福(四太)
四八 二 十二 三 四八 二 十二 四八 二 四八
十五 十 十六 十三 十五 十 十三 十五 十 十一



鳳簫以木為櫝、櫝高一尺、闊一尺二寸。兩面朱質飾以金鳳雲彩。中虚、佇管一十有六、協鐘磬之數。一管長九寸、二管三管俱八寸二分、四管五管俱七寸二分、六管六寸七分、七管八管俱五寸九分、九管十管俱五寸一分、十一管四寸五分、十二管四寸四分、十三管四寸、十四管十五管俱三寸二分、十六管三寸。皆徑三分有奇、圍九分。張鶚改作十五管、左八音、右八音、中黃鐘也。其管獨長、吹之為合、左右比者為四、為一、為上、為尺、為工、為六、為五、皆兩兩相應、與太常所肄者不同。

迎神

太(四太)哉(工南)孔(尺林)聖(上)道(四六)德(上仲)尊(尺林)崇(上仲)維(工南)持(尺林)
三 十 八 六 三 六 八 六 十一 八
王(上仲)化(四太)斯(尺林)民(上仲)是(合黃)宗(四太)典(合黃)祀(四太)有(上仲)常(尺林)精(工南)
六 三 八 六 一 三 一 三 六 八 十
純(尺林)竝(四太)隆(上仲)神(六黃)其(工南)來(尺林)格(上仲)於(尺林)昭(上仲)聖(合黃)容(四太)
八 三 六 十三 十 八 六 八 六 一 三

奠帛

自(四太)生(上仲)民(尺林)來(上仲)誰(四太)底(合黃)其(上仲)盛(四太)惟(工南)師(尺林)
二 六 八 六 三 一 六 三 十 八
神(上仲)明(四太)度(合黃)越(四太)前(上仲)聖(四太)粢(上仲)帛(四太)具(上仲)成(尺林)禮(合黃)
六 三 一 三 六 三 六 二 六 八 一

容四太斯尺林稱上仲黍四太稷工南非六黃馨尺林惟工南神尺林之上仲聽四太
三八六一十十二八十八六三

初獻

太四太哉上仲聖合黃師四太實工南天尺林生上仲德四太作上仲樂四太
三六一三十八六三六三
以上仲崇尺林時上仲祀四太無尺林斁上仲清六黃酤工南惟尺林馨上仲嘉尺林
六八六三八六十二十八六八
牲上仲孔合黃碩四太薦四太羞工南神六黃明尺林庶工南幾尺林昭上仲格四太
六一三二十十二八十八六三

亞獻終獻

百上仲王工南宗尺林師上仲生四太民上仲物四太軌合黃瞻六黃
六十八六八六三二十二
之工南洋尺林洋上仲神尺林其上仲寧四太止合黃酌四太彼合黃金尺林罍上仲
十八六八六三一三一八六
惟工南清尺林且四太肯上仲登上仲獻四太惟尺林三上仲於六黃嚐工南成尺林
十八三六六三八六十二十八
禮上仲
六

徹饌

犧上仲象四太在上仲前尺林豆四太籩上仲在合黃列四太以四太享工南
六三六八三六一三三十
以尺林薦上仲既上仲芬尺林既四太潔上仲禮合黃成四太樂上仲備四太人工南
八六六八三六一二六三十

和尺林神上仲悅四太祭合黃則四太受上仲福尺林率六黃遵工南無尺林越上仲
八六三一二六八十二十八六

送神

有四太嚴工南學尺林宮上仲四合黃方四太來上仲崇四太恪六黃恭工南
三十八六一三六三十二十
祀尺林事上仲威工南儀尺林雝上仲雝四太歆上仲茲尺林惟工南馨尺林神上仲
八六十八六三六八十八六
馭四太還尺林復上仲明六黃禋工南斯尺林畢上仲咸工南膺尺林百上仲福四太
三八六十二十八六十八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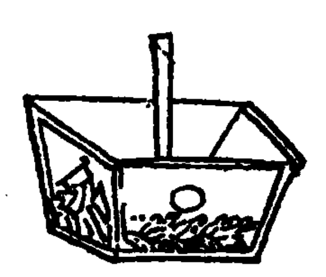
鼓　卽應鼓

鼓以木爲腔，以革爲面，縣以朱。身高三尺五寸，面闊二尺二寸。

拊　卽搏鼓

拊以木爲身，以革爲面。身高一尺三寸，面闊四寸四分。身繪花卉，面繪雲彩。腹用二銅環，繫以黃絨縧，用則挂于頸，以手拊之。

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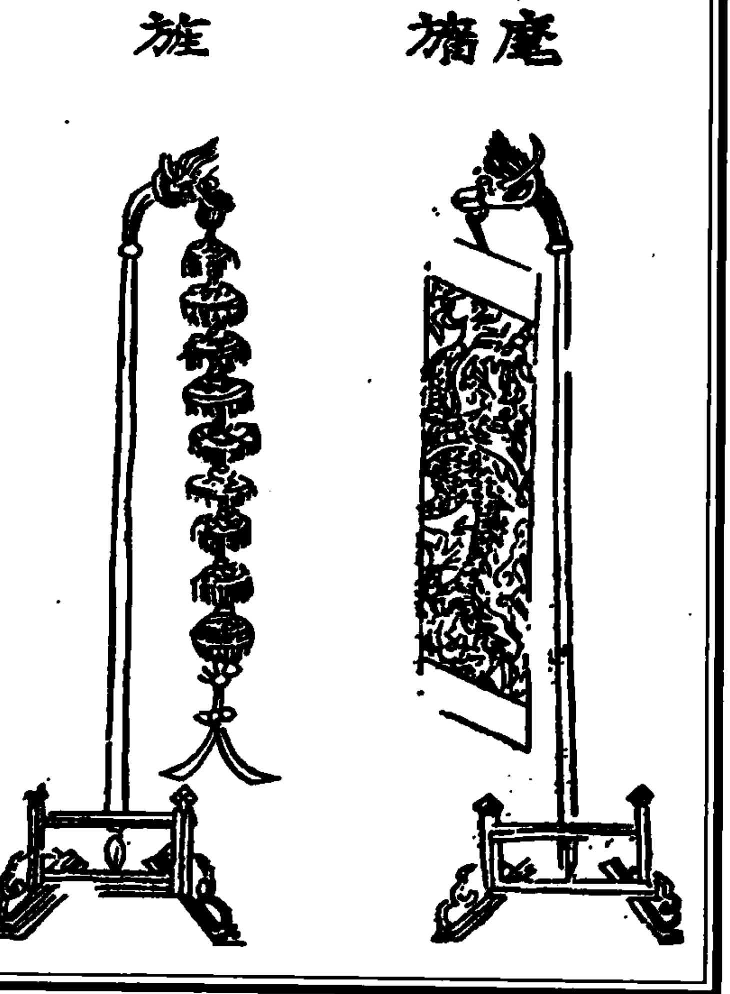
柷以木為之，其桶上闊二尺四寸，下闊一尺九寸，深一尺八寸，中虛有底。三面繪以山藻，一面有竅，如日，繪以海水。竅徑四寸五分。椎柄長二尺四寸。

敔



敔以木為之，狀如伏虎。身長三尺，首高一尺二寸五分，尾高一尺一寸。背刻二十七鉏鋙，繪黃色黑文。載以方趺，朱髹。外有一籈，以竹為之，長二尺四寸。中破一尺二寸為十莖，上破一尺二寸，用篾維之，以分陰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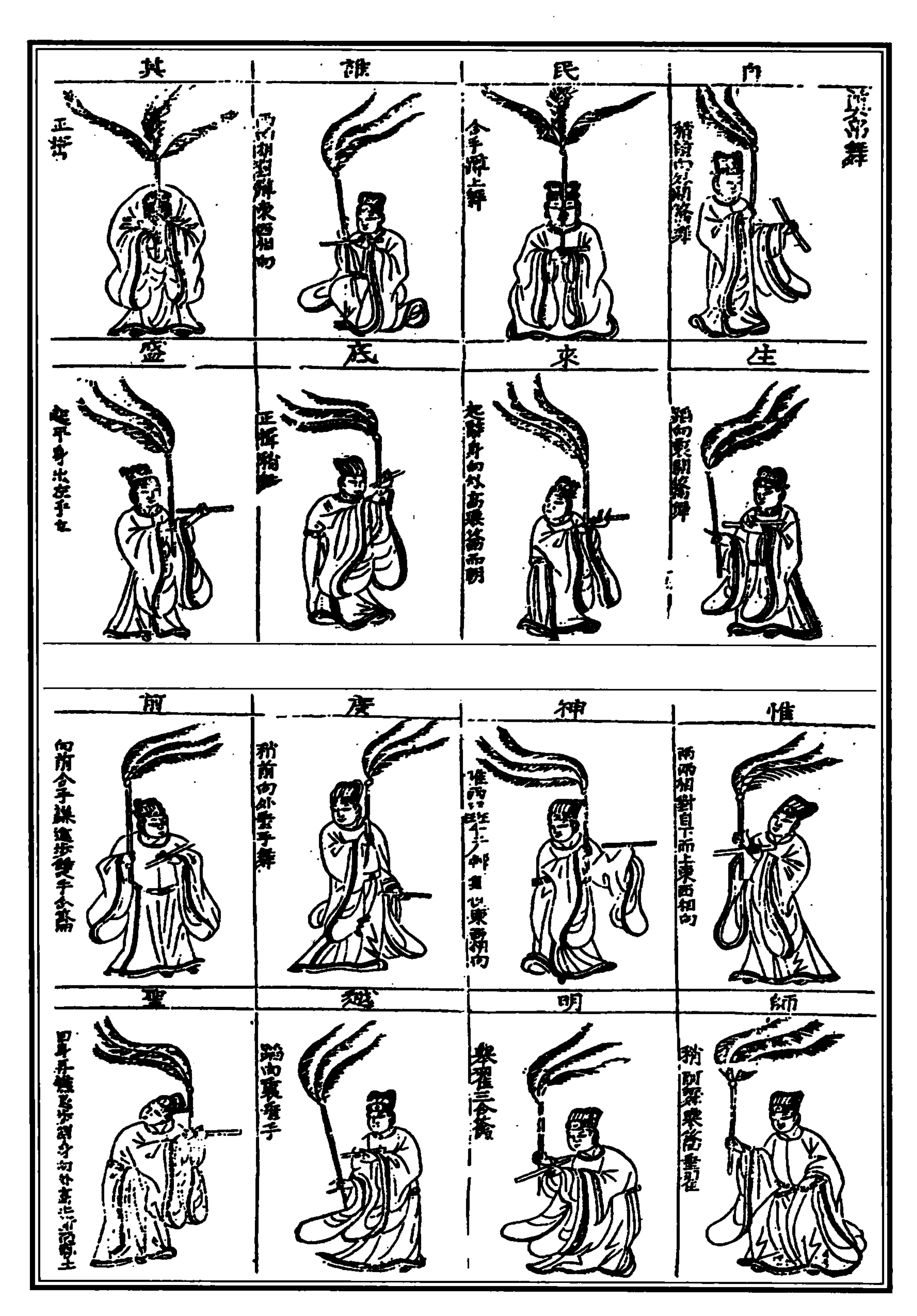
麾　旌



以下大成樂舞譜

翟　籥





粢
正蹲朝上

帛
稍前躬身挽手側身向外[illegible]朝上

具
丁拜

成
起躬身挽手交籥正立

禮
兩兩相對交籥西班俱東西手排籥

容
正蹲朝上

斯
向外退後手舉籥向外西朝上

稱
回身正立

黍
稍前拜

稷
正蹲朝正

非
[illegible]手向裏垂下側身垂手東西相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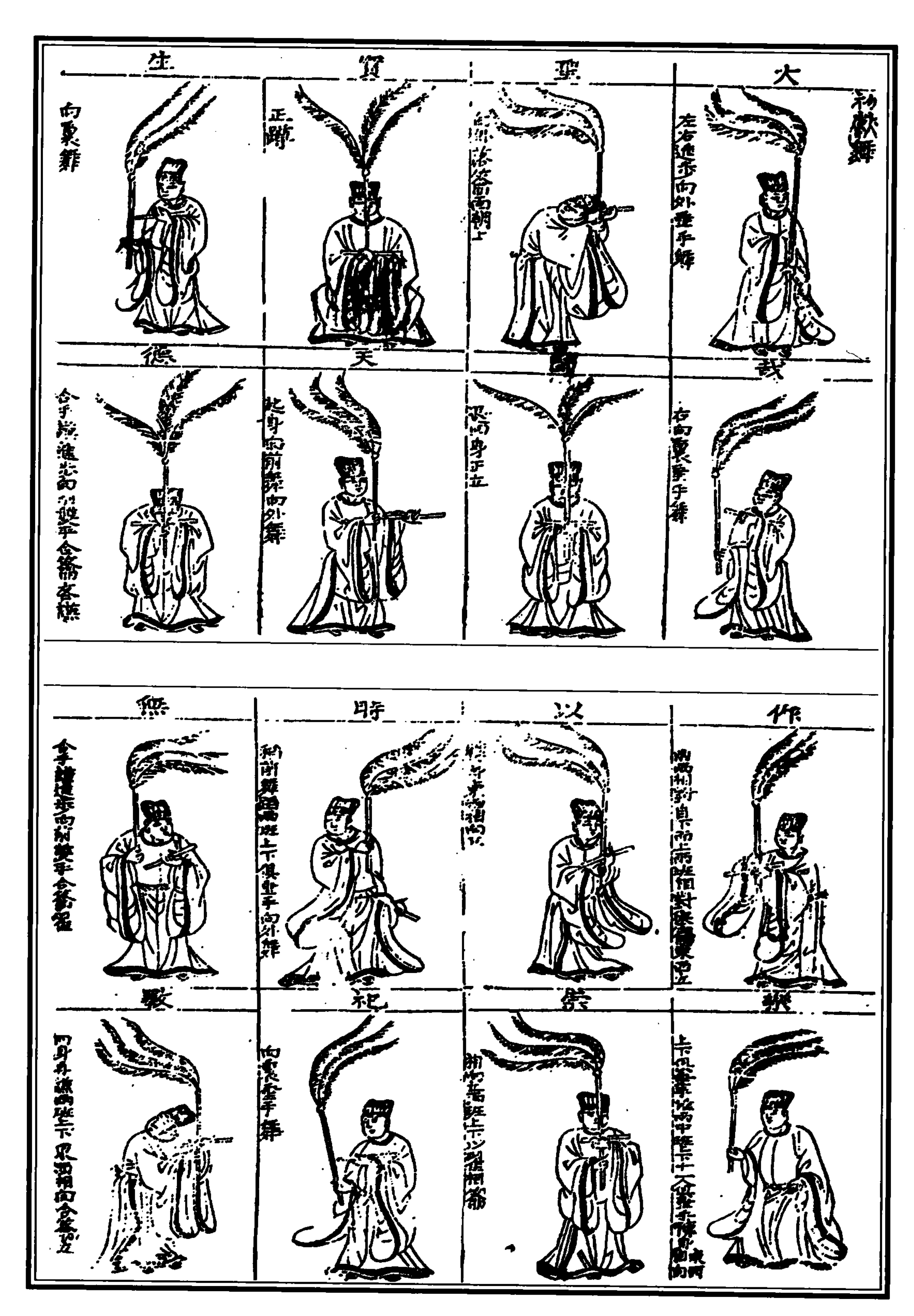
馨
起合手相向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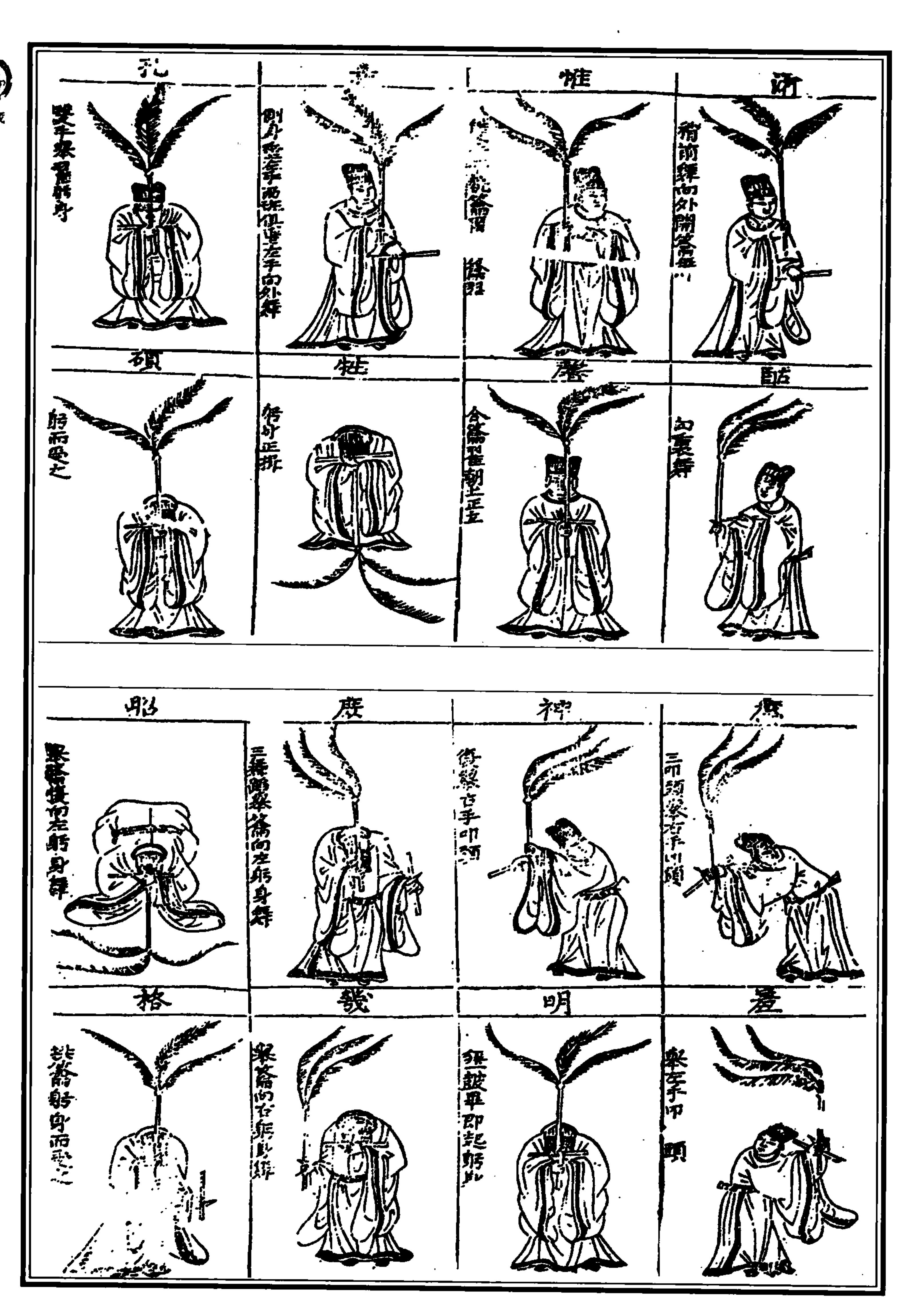
惟
左右側身垂手向外開籥垂手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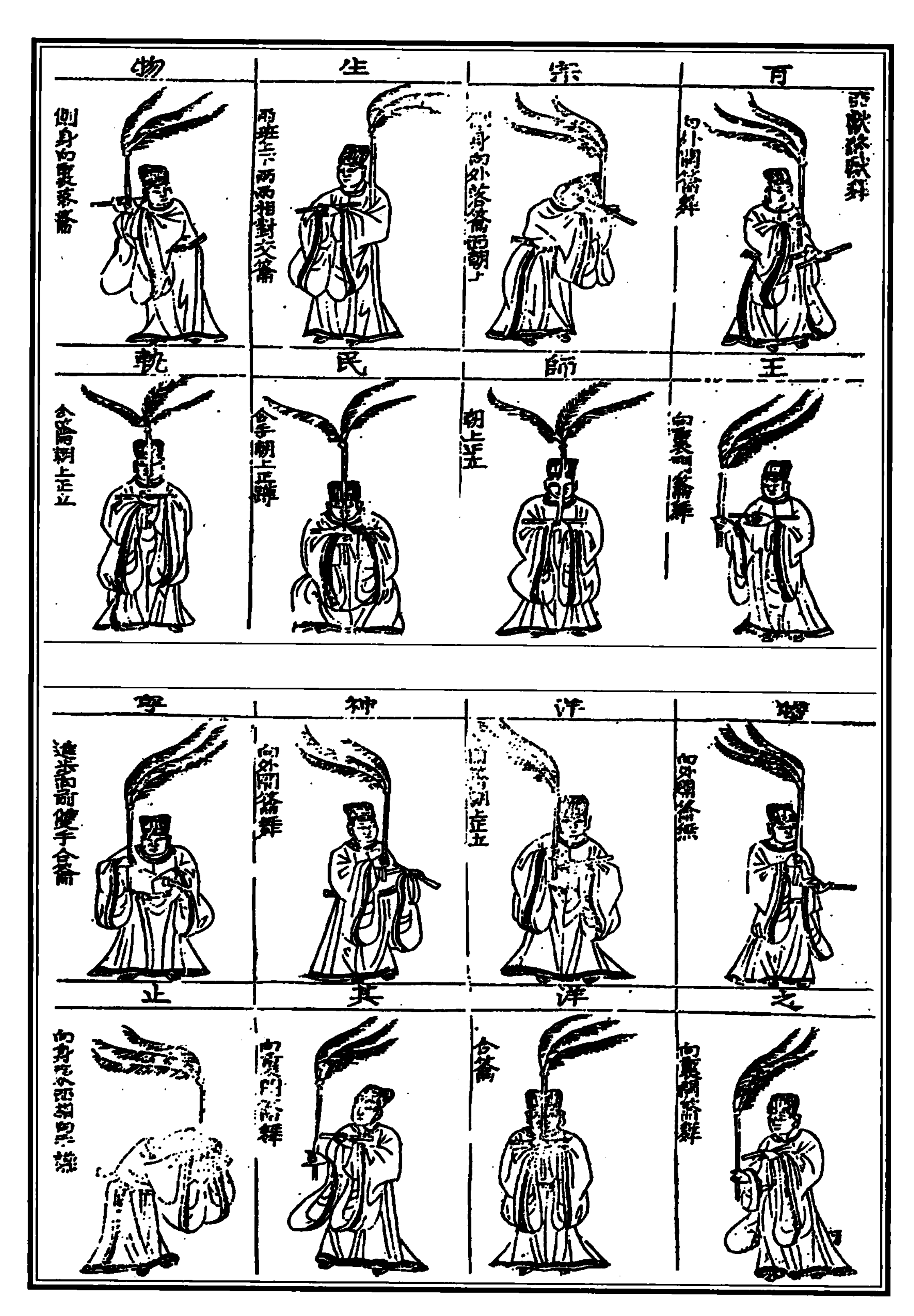
神
右側身垂手向裏垂手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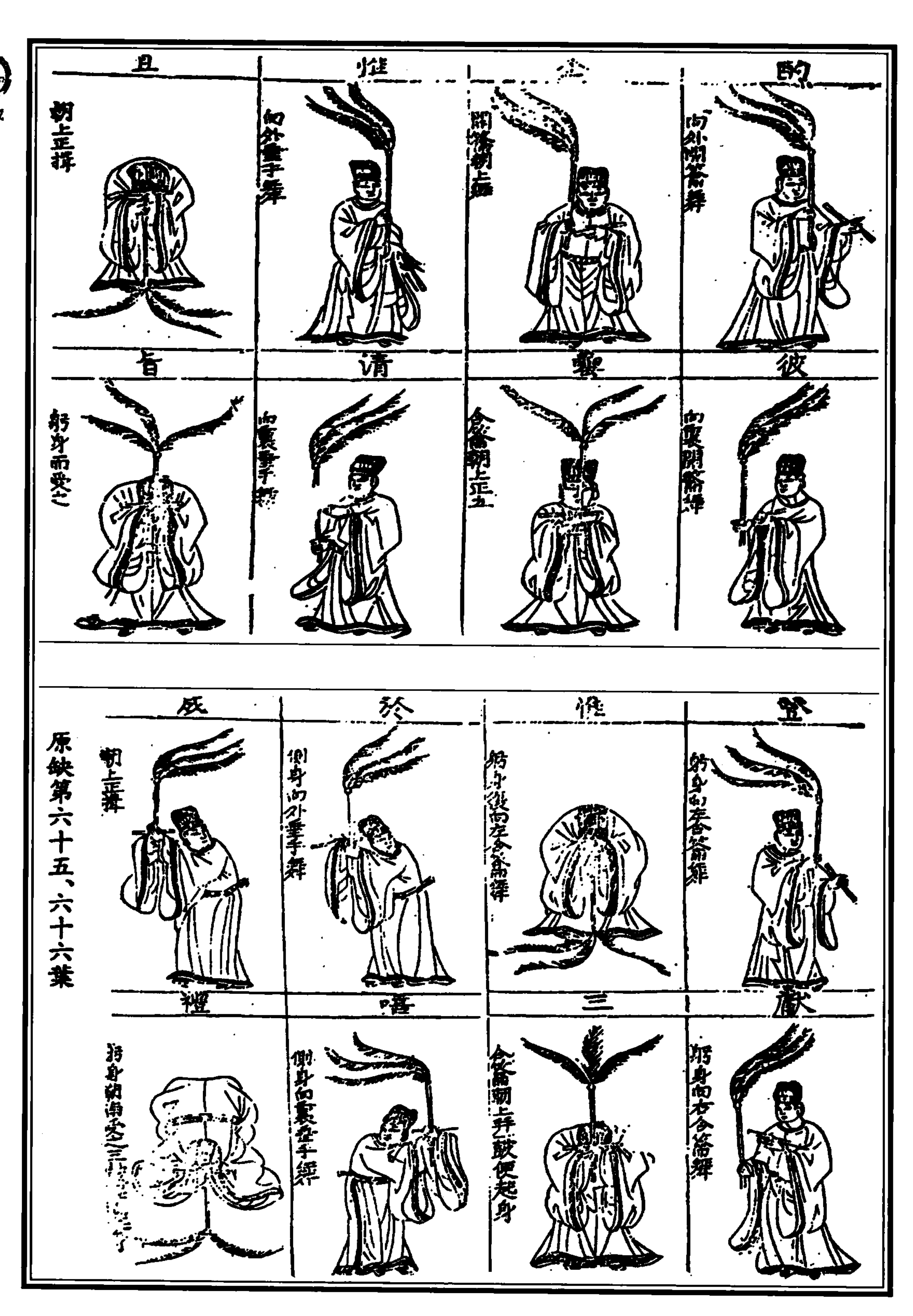
之
正揖朝上

聽
[illegible]




孔
惟
度
格
明




且
朝上正揖
向外垂手舞
向外開籥舞
旨
躬身而受之
請
彼
向裏開籥舞
原缺第六十五、六十六葉
朝上正舞
側身向外垂手舞
躬身向左合籥舞
禮
嘻
三
獻
側身向裏垂手舞
合籥朝上拜之鼓便起身
躬身向右合籥舞

朔望釋菜儀注

釋菜禮每月初一日本監祭酒率監丞暨合屬教官監生行禮于

先師廟前期內前期一日輪遣屬官一員總率該班生二員赴太常寺関領祭品午後省牲。

祭品

活兔三○爲醢用椒鹽油造。棗四斤、栗四斤、菁菜六兩、酒三瓶。燭○大四枝小二十八枝存一半十五日用。降香八兩○存一半十五日用。

省牲 用活兔三

前一日獻官監丞總率官同省牲。宰畢隨將牲切成醢用盤盛貯毛血埋瘞退齋宿於廂房。

正壇陳設 兔一、棗、栗、菁菹、籩二、豆二、爵三、酒罇連杓一、盥洗連杓一、盥盆一、冪巾一、帨巾一、香爐一、燭臺二。

東配陳設 兔一、棗、栗、菁菹、籩二、豆二、爵三、香爐一、燭臺二。 西配制同東配俱二位共一壇。

東哲陳設 棗、栗、菁菹、籩二、豆二、爵三、香爐一、燭臺二。 西哲制同東哲俱五位共一壇。

東廡五十七位共一壇制同西哲。 酒一罇連杓一、盥洗一、盥盆一。 西廡五十五位共一壇制同東廡。

陳設圖 前期總率官同各執事監生依圖式實籩豆酒罇陳設

○正壇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爵 爵 爵

棗 菁菹 栗

兔醢

燭 香爐 燭

拜位

○東配 二位共一壇西配同

神位

爵 爵 爵

棗 菁菹 栗

兔醢

燭 香燭 燭

拜位

神位

○東哲 五位共一壇西哲同陳設與西配同少兔醢

神位

爵

棗

燭

神位

爵

菁菹

香爐

拜位

神位

神位

爵

栗

燭

○東廡 五十七位共一壇西廡五十五位共一壇陳設與西哲同。

爵 棗 燭

神位

爵 菁菹 香爐

拜位

爵 栗 燭

行禮

初一日侵晨、執事者各司其事。分獻官、各教官具常服分列于　紅門左右、監生排班。俟獻官至、通贊唱〇排班、獻官以下各就位。班齊開户、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唱〇行禮、　贊引引獻官。唱〇詣盥洗所、進巾、　獻官盥手帨巾訖。唱〇詣酒罇所、司罇者舉冪酌酒、　酌酒訖。唱〇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舊制稱大成至聖文宣王、今改稱。）　贊〇跪、進爵、獻爵、俯伏、興、平身。詣

東配神位前、　贊〇跪、進爵、獻爵、俯伏、興、平身。　唱〇詣

西配神位前、　贊〇跪、進爵、獻爵、俯伏、興、平身。　分獻官

行禮。分獻官則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爲之。分詣

東哲、西哲、東廡、西廡神位前、俱行獻禮畢、贊引唱〇復位、

獻官、分獻官各復位。通贊唱〇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闔户。禮

畢。　祭酒、司業退於東廊下、點名畢、率合屬教官詣土地祠

行二拜禮。畢、率合屬教官詣

啓聖祠行四拜禮。畢、赴彝倫堂、公座陞堂、作揖點名、如常儀。

告示式

國子監爲朔望祭祀事。照得某年某月初一日、例該恭詣

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所據六堂師生并執事人等、理合預先

告示。至日赴　廟、隨班行禮、毋得臨期失悞不便。須至告示者。

正壇　一通贊某某。一引贊某某。一司罍某。一司饌某。一執爵某。（五名。）

一接爵某。（五名。）一陳設某。一司香燭某。一闢户。（三名。）

東哲　一引贊某某。一執爵某。一接爵某。

西哲　一引贊某某。一執爵某。一接爵某。

東廡　一引贊某某。一司尊某。一執爵某。一接爵某。

一司香燭某。一闢户某。

西廡　一引贊某某。一司尊某。一執爵某。一接爵某。

一司香燭某。一闢户某。

今月某日示。

以上釋菜禮、係南北兩京國子監每月朔日所行禮也。若在外附府之縣、如遇春秋二丁、亦行此禮。但國子監朔日無祝文、附縣二丁則有祝文。〇在外府州縣衛遇朔日、上香燭四拜、不行釋菜禮。〇在京順天府、應天府、春秋二祭俱赴國子監、二府儒學不行釋奠禮。

望日謁廟儀至

此日止用香燭、不用祭品、惟行四拜禮。（天下郡縣相同。）

每月十五日侵晨、監丞暨合屬教官監生分列於　紅門左右、俟祭酒、司業至、赴　先師廟前墀内。通贊唱排班、班齊開户、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闔户、禮畢。退就本廊下點名畢、赴彝倫堂、公座陞堂、師生作揖點名、如常儀。

齒胄儀（據唐禮樂志、見文獻通考等書。）

前期五日、

皇太子散齋三日于別殿、致齋二日于正殿。前致齋一日、設御幄于太學堂後、設 御座于太學堂正中、設 皇太子幄于廟門東上南向。設 皇太子座于 御座東南、西向。前期一日、有司具太牢制帛、齋宿陳設一如丁祭之儀。惟祝文曰、維某年月日朔甲子、 皇太子其敢昭告于

先師孔子。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帛牲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配尚饗。 至日、太學官率諸生迎

駕及 皇太子駕于路左。 駕及 皇太子駕至、太學官及諸生俯伏稽首興。 駕入太學門、升堂、內侍衛從行。禮官引 上入御幄、文武大臣及侍從官以序立於太學堂門外東西向。

皇太子駕入櫺星門、止於廟門外。預擇諸生齒長者四人前導、引 皇太子入幄。禮官入奏、請具皮弁、齒次請行禮、一如春秋釋奠之儀。禮畢、有司奏聞。 上出幄陛 御座、 皇太子立於太學堂門外之東、西向。諸生齒長者四人前導、齒幼者四人後從、其餘皆以齒序立。引禮官引 皇太子就位、立東南、西向北上。文武大臣及侍從官以次入堂、東西序立。諸生各立于堂下。

次進講、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四人以次升堂、由西門入至堂下。賜講官坐。講一如視學之儀。 上命 皇太子及大臣侍從官坐。皆稽首就坐。諸生圜立以聽。祭酒以下以次講畢、 皇太子執經問難。祭酒以下坐論。 上宣王音裁定。賜學官及諸生帛。禮官奏禮畢。 上及 皇太子興、俱就 駕還 宮。太學官率諸生奉辭於路左。明日、祭酒率學官及諸生詣闕上表謝。

按開元七年太子齒胄于學、詔侍讀褚無量升座講、勸百官觀禮、厚賞賜、而玄宗不往。此與開元禮不同。（晉書潘尼傳太子齒胄釋奠後列卿長無從。）

襲封衍聖公謁廟儀

洪武十七年正月、故衍聖公孔希學嫡長子孔訥朝 京師。三月二日、拜襲封之命、受誥。大廷百僚班列、仍敕禮官以鼓樂導至太學拜謁 孔廟。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于成賢街、觀者莫不欣嘆。明日入 謝、 賜襲衣、宴于禮部。○前期、陳設酒果祠醻。通贊二人、引贊工人、執爵者九人。衍聖公至廟、祭酒以下官皆陪位。闢戶、通贊唱班齊、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引贊引衍聖公、唱詣盥洗所、進巾、衍聖公盥手、訖、唱詣酒罇所、司罇者舉冪酌酒訖、執爵者九人先至各神位前。引贊唱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洪武時稱大成至聖文宣王。）贊跪、初獻酒、亞獻酒、終獻酒、用執爵三人、餘四人詣 四配神位前、又二人詣 十哲

神位前。奠初獻畢、四配十哲皆奠于神位。亞獻、終獻畢、引贊唱復位、衍聖公復位。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闔戶、通贊唱禮畢、引贊引衍聖公至彝倫堂、衍聖公西面立、祭酒以下東面立。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諸生以下作揖畢、就東堂坐。小讌畢、引贊引衍聖公出、通贊唱賓不顧矣。

新官上任儀

祭酒司業上任、常服至二門改公服、進月臺謝 恩、行五拜三叩頭禮。詣東堂易紅服、謁 先師孔子廟、行四拜禮。詣啟聖祠行四拜禮。詣土地祠行兩拜禮。禮畢、更升堂、衆畫公座。餘未書錄○天下諸司郡縣官上任、則第三日侵晨拜謁孔廟。禮畢、升明倫堂行禮講書。

養老儀據唐禮、參定見文獻通考諸書。茲未錄。

前期一日、有司具牲帛祭品、祭 先師孔子。 上遣官行禮、齊宿省牲、陳設、奠獻、一如丁祭之儀。惟祝文曰：維其年月日、朔甲子、 皇帝謹遣其⑧官其致祭于先師孔子。是月其日、將三老五更群老于太學、用幣敬伸處告。⑨以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配。尚饗。

視學儀

洪武十五年定、永樂四年同。成化初幸北監、始用樂。

前期一日、有司灑掃殿堂、設御幄于大成門東、上南向。設 御座于彝倫堂。至日、學官率諸生迎 駕于成賢街左。 駕至學、官及諸生俯伏叩頭、興。 駕入櫺星門、止于大成門外。 上入御幄、禮官入奏、請具皮弁服、次請行禮。導引官導 上出御幄、就御位、百官各就位。導引官導 上詣盥洗位、搢圭、盥帨、出圭、詣酒尊所、酌酒、詣 先師神位前。再拜、搢圭、執事官跪進爵、 上獻爵、授執事官、奠于神位前。出圭、再拜。百官皆再拜。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如常儀。導引官導 上入御幄、易常服、升輿、詣學。學官率諸生先列于堂下東西。 上至彝倫堂、升 御座。贊唱學官諸生行禮、五拜叩頭、東西序立於堂下。三品以上及侍從官以次入堂、東西序立。贊進講、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四人以次升堂、由西門入、至堂中。贊舉經案于

御前。禮部官奏請授經于講官、祭酒跪受。 賜講官坐、乃以經至講案、叩頭、就西南隅設几榻坐講。 賜大臣及翰林儒臣坐、皆叩頭、序立于東西、諸生圜立以聽。講畢、祭酒叩頭、退就本位。司業、博士、助教各以次進講畢、出堂門、復位。贊唱有 制、學官諸生列班、俱北面跪聽

宣諭。五拜叩頭、禮畢、學官率諸生出成賢街跪候

駕還。明日、祭酒率學官上表謝

恩。

校記

①獻官：此二字當是衍文。

②名：當作「生」。

③擅：當作「壇」。

④案爐：當作「燭」。

⑤燭：當作「爐」。

⑥个：當作「十」。

⑦待：當作「侍」。

⑧其：當作「具」。

⑨處：當作「虔」。

孔聖全書七緯下卷卷之三十四

緯書題辭

說者云、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別爲三十篇。自初起至孔子九聖之所增衍、別有七經緯三十六篇。合之凡八十一篇。又有雜讖等書、並云孔子所作。以上出隋書。夫讖緯皆言將來之驗也。謂之讖者、讖之爲言纖也、言其義纖微也。出徐廣。謂之緯者、以爲有經必有緯也。出許慎。然其文辭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疑世人造爲之。讖書乃西漢哀平之世、虛僞之徒、妄世取資者所爲。緯書乃漢末夏賀良之徒爲之。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自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隋高祖時禁之踰切、故其書存者亦罕。夫禁之是矣、此復述之何哉。蓋緯雖曲說、非正經之通宜、然所言亦有近道者。如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易之緯也、而記禮者引之。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之緯也、而公羊傳序、大學衍義補皆引之。片言之善、聖賢亦何嘗以盡廢耶。昔魏徵錄其見存者、列於六經之下、以備異說、亦以述緯意也。蔡後

實矣。

鶴山師友雅言曰、凡緯書皆三字名、如乾鑿度、參同契等皆然。鄭康成皆有注、是經書緯書盡讀也。

孔聖全書七緯三十四卷

鄭康成注二禮、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爲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神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平、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爲內學。隋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

陳氏曰、按後漢書緯候之學、註言緯七緯也、侯尚書中候也。讖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簒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符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言矣。

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附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浸微矣。考唐志猶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存者如此。及孔氏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刪去之以絕僞亡矣①。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況其殘闕不完，於僞之中又有僞者乎。姑存之，以備凡目云爾。唐志載內有論語緯十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讖者，意其是也。御覽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徵、春秋命曆序、孝經左方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考。

致堂胡氏曰：緯書原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於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也。

蘇竟傳注曰：秘經者，謂幽秘之經，即緯書之類也。方術傳序曰：自王莽矯用符命，光武信讖言，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注云：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

文心雕龍正緯曰：按經驗緯，其僞有四。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通儒訶爲起哀平，至光武篤信斯術，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是以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

蘇竟稱圖緯、孔丘秘經，爲漢赤制。

趙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

宋志孔子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又云：握河括地，綠文赤字之書。孔廟銘曰：刪定六藝，象與天準。鉤河擿雒，却揆未然。

隋志緯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漢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

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漢代有郗氏、袁氏說，宋均、鄭玄並爲讖緯之注，文辭淺俗，不類聖人之旨。

易緯

乾鑿度

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而備歲用、歲者越也、越故限也、春秋元命包曰、歲之為言遂也、遂出也、出行事於所直辰也。

孔子云、天之將降嘉應、河水清變為白、白變為赤、赤變為黑、黑變為黃、各三日。

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易卦六十四、分而為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故為上篇始而尊之也。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離為上篇終。咸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主、故為下篇始而貴之也。既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謹而全王道也。○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為道德包籥。○子曰、易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渾淪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易變而為一、太初也。一變而為七、太始也。七變而為九、太素也。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並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群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氣、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之義、度時制宜、作網罟以畋以漁、以贍人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群生和洽、各安其性。○子曰、文王因陰陽消息、立乾坤、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生。○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生人而應八卦之体、得五氣以為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

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

伏羲氏先文

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息志。

易逃

孔子曰、逃、逃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

書目

易龍圖一卷、陳摶撰序曰、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今存已合之位、或疑之、以陳其未合之數耶。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且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用。後形一六無位、又顯二十四之爲用也。所謂天䙴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也。十分而爲六、形坤之象焉。六分而幾四象、地六不配。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爲道之宗、地六居下、爲氣之本。天三幹、地二地四爲之用。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大矣哉、龍圖之變。今述其梗槩焉。

書緯

考靈曜

卯金出軫、握命孔符。注云、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劉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

璇璣鈐

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

詩緯

含神霧

孔子曰、詩者、天地之心、刻之玉板、藏之金府。

禮緯

稽命徵

孔子謂子夏曰、鸜鵒至、非中國之禽也。

樂緯

動聲儀

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温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爲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龍魚、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

春秋緯

演孔圖

孔子母徵在遊大澤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己。己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首類尼丘山，故以為名。

孔子之胸文曰：制作定世符運。

黑帝治，生五角之禽，以觸民。（宋均注云：觸數五也。）

孔子論經，有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書上，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赤雀集。

孔子作法五經，建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

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璇璣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

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得陽豫之卦。宋均注曰：夏殷以不變為占，周易以變為占，三占各占一易，三占從二。

踞除名政，吾衣裳坐，吾曲牀，濫長九州，滅六王，至於沙丘亡。

卯之將興，黃雲升於上。（一作于室。）一作升湯將興，（一作天命於湯。）白雲入房。（白衆金精入湯也。）

其人曰角龍顏，姓卯金刀，含仁義。

孔子曰：丘援律吹命，陰得羽之宮。

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

感精符

孔子按錄書，含觀五帝英人，知姬昌為蒼帝精。

握誠圖

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元命包

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

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

說題辭

孔子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

孝經緯

鉤命決

仲尼舌理七重，陳機授度。○仲尼牛唇，吐教陳機受度。○仲尼虎掌，是謂威射。○胸應矩，是謂儀古。○仲尼龜脊。○夫子駢齒。（象鉤星也。）○夫子輔喉。

○曾子撰斯問曰：孝文手駁不同，何？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之賞、斧鉞之誅，與先生以託權，目至德要道，以題行，首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號。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

仲尼謂顏淵曰：吾終身與汝交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援神契

舜大口，孔子海口，言若含擇。又見劉命决。

中契

曰：丘學孝經文成，道立齋，以白天，則玄雲踊北，紫宮開北門，角、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孝經篇。雲神星衆，孔丘知元命，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青胥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得十七字，餘字滅消，其餘飛爲赤烏，翔摩青雲。

右契

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煙氣起。顔回、子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汝來，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松，字時喬。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曰：吾有所見，一禽如麕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見麟。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圖，孔子精而讀之。又見沈約宋書。又見搜神記。

論語緯

摘輔象

仲尼爲素王，顔淵爲司徒。

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

鳳有六象：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有九苞：一曰口包命，二曰眼合度，三曰耳聰達，四曰舌詘伸，五曰色彩光，六曰冠矩朱，七曰距鋭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行鳴曰歸嬉，上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即都。知我者惟黄，扶竹實來，故子欲居九夷，從鳳嬉。

逸論語

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奂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注：蘇東坡詩曰：舜不作六器，誰知貴璵璠。注云：璵璠，魯之寶玉也。蓋出于此。

論語隱義注

孔子至蔡，解於客舍。夜有人取孔子一隻屐去，盗者置屐於受盗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

論語讖

崇爵讖

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

北考識

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威曰、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爲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于虞。堯喟然曰、咨汝舜、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以禪舜。

任縮升宦還皇后令云、堯見五老入于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曰河圖推龜告帝謀、又一曰山川魚鱉荷聖恩、又一曰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訖、五老飛於天、入昴。寰宇記、今河東縣故永樂東北十三里、有五老山。堯升首山、觀河渚、五老人爲流星、上入昴。今河西縣西十七里老仙人祠也。

叔孫武叔毀孔子、譬若堯民曰、我耕田而食、穿井而飲、堯何力焉。○子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

撰考識

水名盜泉、孔子不漱。里名勝母、曾子斂襟。又注曰、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魯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

孔聖全書王肅喪服要記

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哀公曰、桐人起於虞卿、齊人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桐人爲。孔子問曰、寧設孤廬乎。哀公曰、孤廬起太伯、出奔、聞古公崩、還赴喪、故作孤廬以彰其尸。吾父無太伯之罪、何用此爲。孔子問曰、寧設冕衣乎。哀公曰、魂衣起宛荊、於山之下、道逢寒死、友哀往迎其尸、恐魂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於衣被、何魂衣爲。

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三桃湯乎。答曰、不也。桃若起於衛靈公、有女嫁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夫死、乳母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湯焉。孔子問曰、寧設五谷乎。哀公曰、五谷囊者、起伯夷叔齊、讓國不食周粟、而餓首陽之山、恐鬼之飢、故作五谷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爲。

宋錢世昭私誌

宋元章有孔子贊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黃魯直嘆謂元章云、公贊合黜之、既不見題、又且落韻也。

孔聖全書漢黃憲天祿閣外史

出處

魯大夫韓韜謂徵君曰、丘子何莫爲仲尼之遊乎。畏于匡、阨於蔡、微服於宋、擊磬於衛、接淅于齊、絕祿於陳、故在陳嘆曰、歸歟歸歟。夫仲尼之歸志、必無所遇而作也。今子一就於魯、魯王以國士遇之、是子未有在陳之阨、而動歸歟之嘆、非仲尼志也。徵君曰、不然。聖人達權、賢者執經。子徒淹予之跡、勉予之遊、而不知明哲者之議其後乎。

待棋

徵君曰、仲尼聖矣、不能爲夷吾之霸齊。孟軻賢矣、不能爲子產之興鄭。何則、遇與不遇耳。

貽書

陸續貽書徵君曰、仲尼栖栖於宋衛、子輿濡滯於齊梁。觀此則孔子亦嘗久于宋矣、非但久于衛也。

去就

賢士之顯戮、時也。故負鼎而干湯、伊尹不知其爲顯。及授之以阿衡而伐夏、則顯矣。歷說十二諸侯、孔子不知其爲戮。及絕糧而削迹、行不秘、見則戮矣。此段見孔子說十二諸侯。

恥辱

楚王問曰、賢士之處貧賤也、富貴者可以辱乎。徵君對曰、昔者仲尼之釣于沂也、季孫過其車、耕者皆避、男女不得。有從者引仲尼之衣而叱之、仲尼揚竿而行。從者撫其竿曰、勿揚。仲尼乃叩竿而歌、從者裂竿而擊之。魯人曰、此孔丘也。從者曰、吾知孔丘、故擊之耳。以魯國之衆辱一賤士、奚足道哉。及仲尼擕相于魯、魯人與其從者鬪、從者將死、季孫鬪而怒、迹捕從者百人、桎梏以見孔子。當是時、魯人皆相率而往、以觀孔子之政爲從者之有怨季氏之執、曾命也。既而從者死、孔子曰、吾聞訟之室者、折于天刑、君子之幸也。罪未成而桎梏、小人之幸也。由此觀之、貧賤者奚辱於富貴哉。夫貧賤而不辱、則進而無黨、出而無求、獨行其志而盡天者乎。故舜不以耕稼爲辱、禹不以誅鯀爲辱、文王不以拘羑爲辱、周公不以流言爲辱、仲尼不以裂竿爲辱。聖人之心蓋于天、而奚迹之氛。楚王曰善。

丁卷鶴林玉露

邵康數學

皆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故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此篇見孔子理數兼言。

古人稱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於相稱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怪。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

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蓋古人以稱字為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誄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

齊人歸女樂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蠱魯君之心、君心既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能弱、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謂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至人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舄几几、孔子阨陳而弦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檀弓脫句

檀弓、孔子歌子貢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倣。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秦誓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始周之必為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焉。在其為真悔過、夫子奚取焉。況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為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燦然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其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舉六王之氣象。夫子存之不刪、豈無意乎。

下卷邵氏後錄

孔子廟庭有二檜、東者枝左旋、西者枝右旋、俗傳孔子手植。今
謂之孔廟檜。又說、載於竹木類。

下卷七修類藁

天地類

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爲酒。即今小米、北方以
之作酒者、所謂黃米酒是也。稷是小米之糯者。稷者、五穀之長。
五穀不可遍祭、以長者該之。

義理類　思禮堂記

吏部侍郎南昌張元楨撰思禮堂記、發明墓祭之禮曰、周禮冢
人、凡祭於墓爲尸、則墓祭之禮、周公以立之矣。孔子葬泗上、子
貢廬塚三年、曾世以歲時祠孔子塚、則春秋以來有之矣。昔者孔
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如時祭祀、則是孔
子亦有墓祭之說矣。又曰、漢之時乃有墓祭。蓋墓而藏者、體魄
也。廟而祭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墓焉廟焉、既有而既無也。
故墓祭亦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者。

相反皆善

孔子不飲盜泉、而吳隱之飲貪水。李廣不擊刀斗、而程不識擊
刀斗。皆古聖賢名將也、何相反之如是乎。蓋伯夷非其君
不仕、伊尹何事非君。各得其當、在人品之何如耳。

辯證類　曹操疑塚

夫曹孟德之棺、豈真在於疑塚哉。疑塚在漳河上。多設以疑人耳。然始
爲疑塚者孔林。

雨具

今人以蓑笠之類爲雨具。史記弟子列傳曰、昔夫子當行、使弟
子持雨具。雨具二字、其來尚矣。

夫子貌似陽虎

子畏於匡、註以貌似陽虎。欠註貌之所以似者。夫子如蒙魌、虎
亦如蒙魌故也。緯書以爲非貌似陽虎、陽虎家臣顏高、後爲孔
子弟子、因御車於前、匡人見而欲誅之。

夫子禱卜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莊子曰、孔子病、子貢
出卜、孔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觀此二條、則論語之答、何其渾而簡。莊子之答、遂馳騁矣。此或
南華老人假之之言也。使夫子實有是言、則聖人之所謂卜者
如此、而論語之所謂禱者可知矣。

朋友麻　○魯齋王文憲公柏嘗議朋友之服、以吾夫子不立
正服、乃以義起爲心喪也。又引程子曰、當以情之厚薄處之。未
有的從。後以儀禮有朋友麻三字、復求之、得鄭康成曰、朋友無
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經帶。因攷諸書、定爲白布深
衣、加緦之經帶、冠加緦武、謂擬之於衰也。予以孔子嘗

答孟武伯曰、同發有朋友之義。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聖人之言、豈非有服之證乎。又朱晦菴答孫敬夫曰、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絰、又非喪禮之證乎。

奇詭類　聖汗

正德間、賊人劉六並反於山東、來至曲阜、而大聖人像面汗出。其孫衍聖公以布拭之、拭而後止。賊至、盡擄前朝所賜、豈非吾大聖先知其兇、究亦涙也乎。

王沂公生

文昌化書載梓潼神降筆勸敬字紙文云、王祐孝孔聖、令曾參來汝家受生。後果生王沂公、狀元及第、以爲敬重字紙之報。誠若是則吾夫子亦有輪迴果報之事乎。老杜所謂孔子釋氏親抱送者、非欺我耶。

道號

子思孟子稱孔子、止曰仲尼、未聞號之稱也。近世謟諛卑佞之習尤勝、鯫生小吏亦各以道號標致、況有一命者乎。然皆忘其名與字可矣也。此段見孔子無別號。舊有一詩云、孟子名軻字未言、如今道號却紛然。子規本是名陽鳥、更要人稱作杜鵑。正可嘲今日。

識理類　遇不遇

二程與康節最相知也、不能傳邵先天之學、此非既遇而不遇耶。惟孔子聖不自聖、特問禮於老子、老子得聖言而名益傳、可謂相遇之爽也。

人各有長　此段見孔子之道學、功業、文章、皆能兼人之所長。

世論道學之士不充建功、功業之士不兆文章。善矣歐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各有所尊也。故唐虞之世、名臣各任一職。聖人之門、高第各專一科。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惟聖人兼之。

事物類　大聖墓

曲阜縣孔林、聖墓所也。週十里無禽鳥巢、無荆棘。予舊聞未信、友人林介山宦遊斯地、聞之異然。予證以檀弓人之葬聖人也、何擇地之精如此。林曰、聖人固他人之葬、而伯魚固夫子葬之也。予謂若是則聖人精於術者哉。以爲葬聖人而後異、則闕周公之廟地亦相近十里之中、又何禽鳥之多哉。

國事類　廟祀夫子像

漢以前樂祖經師、習其道者祀其人。東漢雖以聖師禮周公、孔子、亦未有廟也。廟祀自唐始、歷代加稱尊號而有像焉。嘉靖中、閣老張羅峯名璁。奏去其像、止用木牌、稱曰先師。

下卷玉燭寶典

杏不同、有冬杏、有文杏、有金杏。今濟南郡杏大如梨、黃如橘、謂之漢帝杏、即金杏也。孔壇之杏可是金杏。

下卷西樵野記

孔子祠堂　吳郡侯甸撰

孔子祠堂、背在長洲縣東倉務之東、地名孔聖里。祠後有池水深黑、名墨池、而侍郎孔鏞世家其地。本朝正統間、祠廢不治。南有瀆、而坊子路巷、又南爲孟氏祠、皆爲豪右所毀、而遺址不存、惜哉。史不言孔子適吳、固不可考、然必適吳之時、史失傳也。按此可見孔子嘗適吳國。又按孔鏞乃孔子五十八代孫、世居吳郡。

下卷明中今古錄　四明黃溥著

予嘗譏檀弓、至子思之母死、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遂哭於他室。註云、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以予論之、伯魚先孔子卒、時年五十、其妻之年必與之相似。且上有聖人爲之翁、下有大賢爲之子、況年已及艾矣、何得再嫁庶氏。按此見孔子無改嫁子婦之事。

下卷古今事實

仲尼困於陳蔡、從者莫能興、夜絃歌於堂上。有異人、貌甚偉、被甲持戈、立於庭下。子路與之鬭、久不勝。仲尼諦視之、語子路曰、何不探其脅。子路探其脅、即時而落、乃巨魚也、剖而食之。明日遂行。

下卷漢魏伯陽參同契

周文揲蓍孔子占象。

下卷聽雨紀談　都穆著

釋氏稱比丘、比丘尼、皆冒吾先聖之字。此說殆必有據。

孔子沽酒市脯不食、鄭康成訓爲榷沽之沽。朱文公曰、沽市皆買也、蓋從鄭注。爾詩云、無酒酤我。毛氏注云、一宿酒曰沽。蓋三代時無沽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榷沽、則沽酒不食者、孔子不飲一宿之酒也。

下卷中洲野錄　鄱陽程文憲著

府學基、古報恩寺、即今天寧寺也。元時寺僧游湘蜀間、抄化巨木、創治之、絍宇雄偉、但未設佛像耳。

大明兵至凡、　文廟不毀、僧借宣聖牌位置殿中、得免。後生徒遂以爲郡庠、既而奏取者三、而充戎者三、此可見聖祖崇儒重道之盛事也。宣德中、有僧書對於方丈云、萬間廣廈歸寒士、一枕閒雲卧老僧。有士人以文字易寒字云。

下卷可齋雜記　江南彭時著

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凡十間、西五間中揭文淵閣三大字牌、牌下置紅櫃、藏三朝實錄。宣德初年、聖駕至此。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備顧問、無正坐禮。天順間李賢以傍坐不安、令人移紅櫃壁[2]後、欲設公座、踰數日、上遣太監傳恭送銅範飾余孔子像并四配像一龕來、遂置於

中間。又數日、遣太監裴當送聖賢畫像一幅來、懸於會饌後壁上。李乃不敢坐。

下卷訓家

孔子立三學堂、以訓九國之人、於九國之中、教化三千弟子與七十二士也。其三學堂、一曰西河、一曰洙泗、一曰鄒邑。其九國、吳、衛、蔡、宋、齊、魯、晉、鄭、陳是也。一云三堂俱在魯國、一云西河堂在河東、去雍州二十里。

孔子斗覆一鼠而問曰、此斗所覆者、是生物、是死物、內有幾箇。衆無對者。諸弟子中惟顔回年小、近前對曰、此斗下是生物、除母外有九子也。揭開視之、果見鼠生九子、并母十箇。孔子顧謂弟子而嘆曰、問一知十、吾與汝俱不如也。此蓋因論語顔回聞一知十之說而偽撰者。

下卷衡波論

孔子嘗使子貢往外、而久未返、謂弟子兆之。一作占之。遇鼎、皆言無一足不來。顔子掩口而笑。孔子曰、回哂矣、是謂賜必來也。因問曰、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清朝也。明旦子貢果乘舟朝至。

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鴿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鴿兮鴿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觀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為雉噫之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奏。彼婦之謁、可以死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顔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禁、顔淵乃納履杖劍而前、捲至其腰、於是化為蛇、遂斬之。孔子出觀、嘆曰、勇者不懼、知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子路、顔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顔回問子路、此為何鳥。子路曰、熒熒之鳥。後日顔回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由識此鳥否。子路曰、識。回曰、何鳥。子路曰、同同之鳥。顔回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如絹、煮之則為帛、染之則為皂、不亦宜乎。

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尾。子路出尾弃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使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端。又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弃之、於是心服。

秦世有謠云、秦始皇何強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漿、唾吾堂、飡

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墻、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既焚書坑儒、乃發孔子墓、欲取經傳。墓既啓、遂見此謡文刋在冢壁。始皇甚惡之、及東遊、乃遠沙丘而循別路。忽見群小兒攅沙爲阜、問之何爲、荅曰、此爲沙丘也。從此得病而亡。或云孔子將此遺書曰、不知何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據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

下卷晉葛洪抱朴子

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塟而永嘆。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

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絶。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故能究覽道奥、窮測微言。

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於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

呉王伐石治宮室、於合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者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呉王閒居、有赤雀啣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咨呈。仲尼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③之中、今乃赤雀啣之、殆天授也。

下卷錦繡萬花谷

世稱孔子爲泣麟翁、又稱爲書叟、又稱爲廣桑真官。

孔子馬鬣封。孔子之封若斧、其云馬鬣封、俗間名也。封者、築土爲壟也。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故從若斧者。

下卷孔子出遊逢小兒論

孔子一日領徒衆出遊、路逢諸兒、一獨不戲。乃駐車而問之曰、汝獨不戲乎。小兒答曰、凡戲無益。衣破裏空、上辱父母、下及門中、必有鬭爭、勞而無功。戲體辱親、豈爲美事。故乃不戲。遂低頭以瓦石作城。孔子責其何不避車。小兒答曰、自古至今、城當避車乎、車當避城乎。孔子乃勒馬偏道下、而問曰、小子汝年尚幼、何多詐乎。小兒答曰、人生三日、別於父母。歘生三日走地三畒。魚生三日遊於江湖。天生自然、豈爲詐乎。孔子嘆曰、善哉善哉。汝居何鄉何里、何姓何名、何字。小兒荅曰、居在賤鄉賤里、姓項名託、未有字也。孔子曰、我欲與汝遊戲、汝意若何。小兒荅曰、家有嚴父、當須事之。家有慈母、當須養之。家有兄長、當須順之。家有幼弟、當須教之。家有明師、當須學之。焉得閒遊戲也。孔子曰、吾車中有十二棋子、欲與汝博戲、未知可乎。小兒荅曰、天子好博、其国不理。諸侯④好博、不利於己。君子好博、學問荒廢。小人好博、輸却家計。奴婢好博、必被鞭笞。農夫好博、耕種失時。是以不博也。孔子曰、吾欲平却天下、汝意如何。小兒荅曰、天下不可平也。或

有高山、或有江湖、或有王侯、或有奴婢。平却高山、鳥獸無依。塡却江湖、魚鼈無歸。除却王侯、民多是非。舍却奴婢、君子使誰。天下蕩蕩、豈可平乎。孔子曰、汝知天下何火無煙、何水無魚、何山無石、何樹無枝、何人無婦、何女無夫、何牛無犢、何馬無駒、何雄無雌、何爲君子、何爲小人、何爲不足、何爲有餘、何城無使、何人無字。小兒答曰、螢火無煙、井水無魚、土山無石、枯樹無枝、仙人無婦、玉女無夫、土牛無犢、木馬無駒、孤雄無雌、賢爲君子、愚爲小人、冬日不足、夏日有餘、空城無使、小兒無字。孔子曰、汝知天地之綱紀、陰陽之終始、何左何右、何表何裏、何父何母、何夫何婦、風從何來、雨從何起、雲從何出、霧從何至、天地相去、幾千萬里。小兒答曰、九九八十一、是天地之綱紀。八九七十二、是陰陽之終始。天爲父、地爲母、日爲夫、月爲婦、東爲左、西爲右、南爲表、北爲裏、風發蒼梧、雨生郊市、雲出四方、霧從地起、天地相去、萬千餘里、東西南北、皆有等爾。孔子曰、汝言父母夫婦何爲至親。小兒答曰、父母至親、夫婦不親。孔子曰、夫婦生則同衾枕、死則共棺槨、何得不親。小兒答曰、人無父母、如樹無根、根帶一死、枝葉更枯。一日總無父母、諸子悉皆孤薄。以婦比母、不亦遠乎。人主無婦、如車無輪、輪破更造、必得其新。婦死更索、必得其親。三窓六牖、不如一户之光。衆星朗朗、不如孤月獨明。父母之恩、大矣、奚可悉論也。孔子嘆曰、善哉善哉。小兒問曰、適來問託、一一答之。託欲請問數事、幸勿見棄。假如鵝鴨何以能浮、鴻鴈何以能鳴、松柏何以冬夏常青。孔子答曰、鵝鴨能浮爲擧脚足方、鴻鴈能鳴爲咽項長、松柏冬夏常青爲心中剛。小兒曰、不然。魚鼈能浮、豈爲脚足方。蝦蟇能鳴、豈爲咽項長。竹亦冬夏常青、豈爲心中堅剛。小兒又問曰、天上零零、夫子知有幾星。孔子曰、適來問地、何得談天。小兒曰、地下碌碌、知有幾屋。孔子曰、只論眼前、何得談天說地。小兒曰、若論眼前之事、眉毛眼睫共有幾莖。孔子不能答、領弟子俛面而去。歎曰、後生可畏、不可輕幼年未學者爲無知也。後人長者辯少者不過亦自誇曰、不意今日夫子被小兒論。聖人不輕未學、以此論之、則是孔子輕未學、欺小年、而爲無知者、可謂謬矣。

詒謀錄

先聖後嗣襲爵者、稱文宣公。文宣、謚號也。謚號非子孫所可襲。

宋賓華酒譜

詩云、有酒湑我、無酒酤我。而孔子不食酤酒者、蓋孔子當亂世、惡奸僞之害己、故疑而不食也。

趙清獻善誘文

唐御史李舟曰、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當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君子齋得爲君子、小人枉爲小人。

下卷事林廣記

子張欲行，辭於夫子，願賫一言，以爲終身之用。夫子曰：百行之本，忍之爲上。子張曰：何以爲忍？夫子曰：天子忍之國無害，諸侯忍之成其大，官吏忍之進其位，夫婦忍之終其世，兄弟忍之家必富，朋友忍之全其義，自身忍之無患累。子張曰：何爲不忍？夫子曰：天子不忍國空虛，諸侯不忍喪其軀，官吏不忍刑罰誅，夫妻不忍令孤兒，兄弟不忍必分居，朋友不忍情意疎，自身不忍禍難除。子張曰：善哉善哉！難忍難忍。子曰：非人不忍，不忍非人。

下卷文林廣記

地輿門

河南河南府穎谷書院，在登封縣西南，宋崇寧間建，并立廟以祀宣聖。

人紀門

靈王名泄心，簡王子。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己酉歲，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辛酉歲，及宋朝恭帝德祐二年丙子歲，實一千七百五十八年。〇至聖文宣王廟在曲阜縣西二里，西接魯城二百餘步，闕里之舊宅，魯共王開金石絲竹之地也。〇子墨子，孔子之弟子也。

學校門

幼學須知說書之法云：小兒止可說句語義理，又須分明直說，不可言語多。如說「仲尼居」，則言仲尼者，孔子字也，字是表德也，居，坐也。「曾子侍」者，曾子是孔子弟子也，侍謂侍奉也，叉手立於其側也。「子曰」者，子是孔子，乃弟子稱師曰子也，曰，說也。此言孔子坐，曾子侍奉，而孔子說也。如此則分明而稚子易曉也。又須先說易者，易者了然後及難說者，如此則其進有漸，而亦不苦其難矣。此記禮所謂循序後進，夫子所以循循善誘者，皆此理也。

琴學門

五土操云：宫黃鐘土，伏羲養德；商金，相許由樂志以自隱；角木，相軒轅通神以樂道；徵，相火，孔子養性以致治；羽水，相東方朔以須君德。

藝識門

投壺格範：司馬温公曰：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爲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爲中也；不使之跛倚流散，所以爲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立教化，垂典謨，凡所施爲，不啻萬端，要在底民心於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歟？兢兢業業，謹終如始，豈非爲國之道歟？君子之爲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敗其容，求得之而不慊，既得之亦不驕。小人之為也，俯身引正，在巧取勝，苟行而無

愧、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爲禮、宜矣。彼博奕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爲之猶賢乎已。況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

愼修門

入玄關鍵云、古者心之聲、多言非惟損德、甚損神氣、所以愼言語爲養德養身之切務也。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亦不過謹言之故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財多則害已、却有分定、貪求徒勞、致天性命、有何益哉。故孔子云、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侑觴門

雅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然則飲之立監史、所以已亂而備酒禍也。後世因之、有酒令焉。魏文侯飲酒、使公乘爲觴政、其酒令之漸歟。

用論語二句、上有君子、下要頂字。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君子有三樂、樂節禮樂。○用論語二句、顚倒相同、有君子小人。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用論語二句、四字相同。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用四書二句、反覆念頭尾字相同。　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上取乎下、下取乎上。○用論語一句、首尾字相同。　仁者安仁。子見南子。斯焉取斯。○用論語二句相同。　如其仁、如其仁。天厭之、天厭之。沽之哉、沽之哉。○用論語一句、二字相同、接聯念去。　禮云禮云。樂云樂云。鳳兮鳳兮。觚哉觚哉。時哉時哉。彼哉彼哉。○用論語四句、俱三字。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用論語二句、每句上有一不字。　不遷怒、不貳過。不怨天、不尤人。○用論語二句、有大小字。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用論語五字一句、有君子小人在上。　君子喩於藝⑤、小人喩於利。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用論語四字一句、有君子小人在上。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上達、小人下達。○用論語二句、下有之字。　雖得之、必失之。既來之、則安之。既得之、患失之。○用四書二句相聯、每句中有則字。　入則孝、出則弟。操則存、舍則亡。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用四書二句、句尾字相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用句一連上二字相同。　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四書連二句、每句取上一句、湊成一字。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二字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扶　○用四書連二句、每句取下一字、直湊一字。　赤也爲

之小、孰能爲之大。尖字君子用其一、縱其二。三字故君子以人治人、毀而止。企字

愚謂此雖近於俳戲、然引愚夫俗子知誦聖言之一機也。

雜覽門

極巧燈謎云、老氏談玄空更空、函關路出半塗中。黄庭法術覩傳教、灞遊不知其所終。然道則隱。子兵容易攻良將、列士難回鐵石心。論語二句、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僧道門

修行節要云、元城先生曰、孔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言無我無人、無衆生無量壽者、其言若出一人、其心亦一揆爾。世人動輒詆毀佛法、殊不知釋氏之言、聖人釋爲佛法、亦教人爲善之一端、豈不如釋氏之言哉。

愚按韓子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爲孔墨。噫、棁而同之可乎。是猶以荀子與孟子同道者也。知韓子所言之非、則知元城之非矣。

樵談

堯行舜趨、周冠孔裳者、恐未可以貌定也。使其見遺金於曠寂之途、遇色婦於空閑之室、而一不動心、是堯舜返魂、周孔復肉、不然仁義之賊也。

眉山史繩祖學齋佔嗶

宣聖之誄、數處互有不同。左氏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而禮記檀弓乃云、魯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余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與左氏異。而史記孔子世家與左傳所載全同、而班氏前漢五行志則云、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而止、又與史記異。大聖人之誄尚紛紛異同如此、况其下者乎。

丁卷祝穆古今事文類聚

天道部

朱元晦答陸子靜書曰、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是如此空疏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爲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謂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

陳子昂感遇詩曰、仲尼推太極、老聃貴窈冥。西方金仙子、崇謙乃無明。空色皆寂寞、業緣定何成。名教信紛藉、死生俱未傳。

或問玉川子、孔子脩春秋、二百四十年月蝕盡不收、今子咄咄詞、頗合孔意不。玉川子笑答或請聽逗遛。孔子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書外書大惡、故月食不見收。

孔子書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注云、時天下諸侯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末無燠年。

孔子書木冰、成十六年、雨木冰。劉向以爲木少陽也、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亦謂之樹介、介、兵象也。

地道部

學記曰、泰山、五岳之東岳也。五經通義曰、一名岱宗、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爲群岳之長。孟子曰、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

風濤之險。孔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

孔子不飲盜泉、與隱之飲貪泉。廣州界上一水、名貪泉、古老云、飲此水者、廉士皆貪。隱之爲廣州刺史、至則酌而飲之、賦詩云、古人飲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愚觀隱之之事、則知孔子之不飲盜泉者、信如尸子所謂惡其名也。雖或飲之、亦豈能移上智之心哉。

帝系部

程晏設毛延壽書解曰、帝見王嬙即王昭君。美、召毛延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昔閎夭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也。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爲美爲彼得乎。

人道部

不稱官閥。汝南應劭自贊於鄭玄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輕東家丘。邴原欲遠游學、詣長安縣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乎。原答曰、然。崧曰、學覽古今、博聞彊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

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探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則君以僕爲西家之愚夫耶。然辭謝焉。○師門議昏。孔子以女妻公冶長。漢馬融從京兆摯恂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爲師服喪。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陳堂中貴沈曰、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慎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記於緇衣者、亦可觀焉、則於其問也、何不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使北方之學者莫或先之。故孟子以良爲豪傑之士、爲其能悅周公、孔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也。爲士而稽古者、可不鑒哉。○論交友。孔子家語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注云、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于耳、是非禦侮耶。○以兄事友。李翱書曰、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

技藝部

韓愈雜說曰、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有貌若蒙倛者。孔子也。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耶。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爲不失也。○皮日休相解曰、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毋不憂、重耳弱不好弄、是也。大惡亦出於性、若商臣之蜂目狼聲、必殺其父、叔魚之虎目豕腹、必以賄死、是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大舜啟化而有苗格、仲尼垂諭而子路服、是從善而化者也。若齊桓公、管仲輔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孔子知命。論語曰、子罕言命。○傳神。胡邦衡贈寫真劉琮序曰、世莫難於寫真、非寫形似之難、寫心之精微爲難也。蓋君子小人、貌或類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爲君子、未見其能寫也。世俗所謂骨肉之至惡者、宜莫如虎狼蒙魌鳶肩之相也。然尼父面如蒙魌、陽虎亦如蒙魌、賀將軍鳶肩、駱賓王亦鳶肩、楊食我熊虎之狀、班定遠亦燕頷虎頭、司馬懿狼顧而周、嵩狼抗。然則虎可以比尼父、而憲之不臣可以比賓王之忠、食我之惡可以比定遠之勳乎。故曰、君子小人貌或似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爲君子、未見其能寫也。

辭粟列子。曰、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子陽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燈火部

火焚故寳。晉書曰、張華爲司空、武庫火、華懼趙王倫変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寳及王莽頭、又云智伯頭。孔子履、盡焚。華惟見漢高斬蛇劔、穿屋而飛。

樂生部

記室新書曰、孔鯉生、有人饋金鯉。○杜甫徐卿二子歌曰、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絶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孔子爲兒戲、陳俎豆。可謂幼悟。孔子十七歲、孟釐子謂之年少知禮。孔子年四十二、退而脩詩書礼樂。○二十歲。司馬遷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郊、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阨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神鬼部

神廟羅隱謁文宣王廟詩曰、晩來乘興謁先師、松栢凄凄人不知。九仞蕭墻堆瓦礫、三間茅屋走狐狸。雨霖狀似嗟麟泣、露滴還同歎鳳悲。倘使小儒名粗立、豈教吾道尚棲遲。○鬼爆杖驚鬼。或問朱子曰、世人多爲精怪迷惑、此理如何。曰、孔子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博物志云、水石之怪曰龍罔象、山本之怪曰夔罔兩、土之怪爲羵羊、犬之怪爲求無忌。皆是氣之雜揉乖亂所生、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忽冬月開一朶花、豈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

喪事部

朱閔歸解書彭陽公碑陰云、予不識彭陽公、而云知予、豈誣也哉。知之在道之相望爾。若殷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楊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楊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常識之矣。且相視言亦相友、豈得爲余知也哉。○辨哭則不歌。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賻賵白虎通曰、賻助也、賵赴也。荀子曰、賻賵所以佐生、贈襚所以送死。檀弓曰、孔子脫驂而賻。○壽藏孔子令弟子爲虛墓、傳末祔塋祖墓。末字脩明、背陰北卬山、於平丘處喬戈距馬、回旋瞻望、欲祔塋於祖墓、遂買左右地數畝、遺訓子叔偉曰、此吾之求宅也。姚勖自署其穴。姚崇孫勗自爲壽藏于萬安山葬祖塋之傍、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眞堂。中剟土爲臺曰化臺。○論薦葬云。姚崇文集曰、孔丘亞聖、母墓毀而不脩。梁鴻至賢、父亡席卷而葬。○晏子類要曰、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爲之却流、下不衝其墓。

人倫部

孔子以尼丘名。伯魚之生、適有饋孔子魚者、喜以爲瑞、故以鯉名。○以同物名。左傳曰、申繻對魯成公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

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孟季生而有文在手、遂命名為友。唐志虞生而有文在手曰虞、遂名虞。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遂名丘、字尼。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人有饋魚、因名曰鯉。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與父同物。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論字可為氏。顔氏家訓曰、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朱子語録論古不諱字云、或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先生曰、古人未嘗諱其字。程先生子年十四五從周茂叔、伊川亦呼明道表德。如唐人尚不諱名、杜甫詩云、白也詩無敵。李白詩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陳君舉贈梅生説曰、古者士相號曰子若生。子若生、非所以賤薄人之稱也、能以其姓配焉而者者鮮矣。商而上、惟箕子以子著、周衰著其如孔子。孔子之徒、則顔子、曾子、有子以子著、餘無聞焉。春秋之所貴者子之、如季子、高子是已。詩之所美者亦子之、若彼姝者子是也。太史公列傳、得子稱者老子、孟子、荀子、樗里子數人而已。○避諱甚難。顔之推家訓曰、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於魏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虱、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正有連及、理未為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為驅豚子者、使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論朱子語録云、問妾母之稱。曰、他無可稱、在孔子六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男子慰人妾母之死、稱之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公羊傳曰、母以子貴。注云、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孔子為父教子學詩學禮。○無子無憂。家語曰、商瞿年老無子。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自晩生。孔子家語曰、梁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恐子自晩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有子。○老而無子。孔子家語曰、楚靈王聞群公子之死、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亦如予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祖孫爾雅曰、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注云、輕遠如浮雲也。應劭曰、耳孫者、元孫之子也。言其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祝穆曰、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發明祖道。○爾雅曰、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檀弓曰、姪兄弟之子、猶子也。朱子語録曰、姪對姑而言。今人於伯叔父前皆以為猶子。如夫子謂回也視予猶父、若以姪謂之猶子、則亦以先生為猶父矣。漢人謂之從子、却得其正。蓋叔伯皆從父也。○孔子曰、敬其兄、則弟悦。釋名曰、兄、荒也、荒大也。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孔鯉傳授。孔子之子伯魚、過庭學詩禮。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謂之世授。○記曰、孔子有姊之喪。爾雅曰、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

爲妹。○後漢順帝紀曰、妻父曰婚、壻父曰姻。儀禮曰、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祝穆曰、師友婚姻、孔子妻以己子、妻以兄子。○論以妻讓兄、孔子家語曰、耆書統愛妻而兼讓與其兄讓則讓矣、非禮之讓也。○論顏父善擇壻云、叔梁紇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氏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麼衢與弟書、論不必擇婿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楊雄之才、非出孔氏。虞世家法又生癡子。○問門婿爲僚婿子路在孔子弟子中號爲好勇、而彌子瑕至以色悅人、乃爲友壻。○壻爲翁薄、唐宋遺史云、張延賞選壻韋皐、其妻賢而知人、皐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薄之、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後會德宗幸奉天、皐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翱、至天回驛、人有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韋皐也。非韓翱。苗氏曰、若韋皐、必韋郎也。延賞惝惶、自西門潛遁。皐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死之。時泗濱郭圃因爲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皐是貴人。○寡妻魯男不納嫠婦寡妻也、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出妻三世出妻、孔子家語後序曰、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蒸藜出妻。孔子家語曰、曾參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以蒸藜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藜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

肖貌部

孔子異相。索隱曰、孔子頂上中低而四傍高也。○孔子身長。形貌[illegible]狀曰、禹長九尺九寸、湯長九尺、文王長十尺、孔子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子胥長一丈、肩間一尺。東坡集曰、十圍便腹將[illegible]

孔子之狀、相似陽虎。○孔子各有所類、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肩類子產。○眉目孔子眉異常人。拾遺曰、堯眉八彩。世家曰、孔子眉十二彩。○孔子目異常人。春秋孔演圖曰、耆額四目。孝經援神契曰、伏羲大目。荀子曰、堯舜三眸子。賴鄉記曰、老子大目。孔叢子曰、孔子河目而隆顙。○孔子鼻異於人。庖犧女媧神農夏后氏牛首虎鼻。孔子隆鼻高祖隆準。○孔子口異於人。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孔子海口。賴鄉記曰、老子方口。○孔子家語曰、上之親下、如手足之於腹心。荀子議兵曰、下之於上、如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胷腹也。○髑髏宋玉招魂曰、曾子曰、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毀疾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皆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太素氏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反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子則行矣、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絶、神光霽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

揶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衢，瘞以冊土，爵以綠絲。夫存亡之異勢，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古今占夢務猗隨筆曰，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協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孔子夢周公，又夢坐奠於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為大。○王維疑夢詩曰，莫將寵辱非憂喜，莫計恩讎浪苦辛。黃帝孔丘何處問，安知不是夢中身。列子夢蕉覆鹿，莊有曰，欲辨夢覺，惟黃帝孔丘。

蔬菜部

米采 孔子教，原思得采與鄰。○菜 宣尼窮於陳蔡之間，顏回擇菜。○藍菜 周捨占對辯捷，嘗與裴子野語及嗜好，子野云，從來未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撤，薑乃不嘗。一座皆悅。人曰孔子薑不多食。

竹筍部

楊廷秀此君軒賦，一客有問於清虛子曰，昔者子猷愛竹字之曰君，謂此君一日之不可無。古之知竹者，未有若子猷之勤者歟。清虛子曰，子猷可謂愛竹矣，知竹則未也。古之知竹者，其惟吾夫子乎。蓋嘗聞之，夫子適衛，公孫青僕，子在淇園，有風動竹。聞簫韶鑾之聲，欣然忘味，三月不肉。顧謂青曰，人不肉則瘠，不竹則俗。汝知之乎。其詩曰，瞻彼淇澳，綠竹如簀。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吾是知竹之所以清，武公之所以盛也。蓋君子於竹比德焉。汝視其節，凜然而孤也，所謂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者哉。汝視其貌，欣然而處也，所謂伯夷叔齊，餓於山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者歟。汝視其中，洞然而虛也，所謂回也其庶乎屢空者無歟。故古之知竹者，其惟夫子乎。子猷蓋非知竹者也。客曰，甚哉清虛子之言似夫子也。敢質此君，從陳蔡者皆不及門，君何修何飾，乃得與四子而同席。願堅晚節於歲寒，以無忘夫子之德。

菓實部

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厭伏邪氣，制百鬼。今人作桃符著門以厭邪，此仙木也。禮記注曰，桃多毛，拭治去膚，不閒以黍雪桃。肖孔子不然之也。

花卉部

杏 莊子曰，孔子休乎杏壇之上，誦書絃歌鼓琴。○棘 金樓子曰，武城北，孔子塋中不生刺人草木。

鱗蟲部

魚 又暑饋魚，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云云。

毛蟲部

麟 家語曰，鉏商於大野獲麟，折其左足，孔子視之。羊 誰父操羊，孔子不以為直。○豕 狗史曰，子路佩豭豚，[illegible]

黑卯。面凌暴孔子。孔子敎禮稍誘。子路後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殺狗 嘗禁。東坡云。孔子曰。敝蓋不棄。爲埋狗也。死猶不忍食其肉。況可殺乎。○梟 孔子家語曰。齊景公問晏子曰。爲人何患。曰。患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淮之恐壞墻。薰之恐燒木。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効利。入則託君以避害。此社鼠之患也。

羽蟲部

鳳凰 瑞應圖曰。鳳凰者。仁鳥也。雄曰鳳。雌曰凰。論語。夫子歎鳳。楚狂歌鳳。漢地節二年。鳳凰集魯。群鳥從之。○鵷鶵常禽也。瞭悔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耶。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齋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魯不聞嬌爲其辭。以求庸於魯。○鶴 墨客揮筆曰。淵材嘗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鶴夜生一卵。淵材呵曰。敢謗鶴耶。未幾。鶴展頸伏地。復誕一卵。淵材嘆曰。吾乃爲劉禹錫嘉話所誤。自今除孔子佛老之語。餘皆勘。然淵材讀相鶴經未熟耳。○雀 家語曰。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曰。大雀善驚而難得。小雀貪食而易得。○雞 春秋題辭曰。雞爲積陽火德之精。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春秋昭公六年。季平子郈伯二家相近。故雞鬪。季氏芥其雞。或曰以膠沙播其羽。爲芥。又云以芥子播其羽。郈氏爲之金距。季子怒其不下已。且譏之。郈伯亦怨平子。及後攻昭公。孔子之齊。○鴈 孔子家語曰。更盈侍魏王。見一鴈過。曰。臣能搖弓而落。乃彎去鴈卽落。

鱗介部

蚊 虞中山靖王朝天子。置酒聞樂而泣。問其故。靖王對曰。臣聞衆响漂山。聚蚊成雷。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

居處部

闕里 市 孔子與聞國政三月。市弗飾價。○里 春秋傳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孟子言。魯爲孔子父母國。漢晉春秋曰。魯有闕里。卽孔子所居之故宅也。○齊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繪嘲之曰。君子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孔子有何闕。而居闕里。○第宅 釋名曰。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漢書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史曰。魯共王升孔宅。聞絲竹。乃不壞也。○竈 孔子無黔突。所謂孔突不黔。墨子無煖席。○倚竈讀書。蘇子曰。仲尼讀書。老聃何竈觚。額也。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釋名曰。竈。創也。創造食物也。○帷 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幕。絡也。在表之稱也。說文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史曰。孔子絺帷。見衛夫人。夫人在絺帷中。再拜。孔子見之。○席 釋名曰。席。釋也。可卷可舒。說文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閒。坐三經之席。

燕飮部

禁酒 孔融辨禁私醸書。曹操欲制酒禁。孔融與操書云。天垂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榼。無以堪

上聖。〇歡飲 淵明飲酒古詩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

冠履部

釋名曰：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巾，謹也。幘，賾也。儒行篇曰：孔子冠章甫冠。〇闊巾大袖。治家綠曰：程明道、伊川兄弟被服異人，衫則大袖，巾則㵎幘。伊川常服蠒袍，高幘，簷劣半寸。趙抃平其門下士也。張文潛贈趙詩云：明道新墳草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定知魯國衣冠異，猶帶林宗折角巾。蓋謂此也。魯國指孔子。

樂器部

琴瑟 辯樂篇曰：孔子學琴於師襄子，師襄子避席而對曰：君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〇孔子杏壇鼓琴。見漁父。孔子鼓琴感猗。見孔叢子。孔子取瑟而歌。見孺悲。〇磬 禹貢注曰：泗濱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論語：孔子有心擊磬。〇鼓 孔子鳴鼓而攻。見論語。〇鐘 釋名曰：鐘，空也，內受氣多，故聲大。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見尸子。

歌舞部

釋名曰：人聲曰歌。歌，柯也，如草木有柯葉也。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艷，淫歌曰哇。歌曲原流 能改齋謾錄曰：詩三百五篇，商周之歌詞也，其言止乎禮義，聖人刪取以為經。周衰，鄭衛之音作，詩之聲律廢矣。

器用部

車蓋 孔子遇雨，不假蓋於商，以商之為人甚悋於財。〇杖几 漢平帝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居四輔，年耆有疾，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今為太師省置几。〇抱杖之別名。兒寬春秋曰：孔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母，挂杖而問其兄弟，曳杖而問其妻子，尊卑之差也。〇陳望市杖銘：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將焉用彼。用孔子論語。

儒學部

儒術 真儒無敵。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寡君安得削。〇博識 張衡傳曰：仲尼恥一物之不知。〇孔子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〇孔子識專車骨，識楛矢。〇呂與叔送劉戶曹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惟輸顏氏得心齋。〇著述 劉器之曰：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却了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為萬世法。古者著書多在晚年，蓋為此也。〇評模子由古史。朱子語錄曰：蘇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如伯夷傳孔子正說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都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非馬遷為不足。〇書籍 楊子曰：在則人，亡則書。

王荆公詩曰、韓莊百家繁天地、孔子大道寒於灰。○北齊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侍讀賀价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撿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爭效為巾箱五經。○張伯玉六經閣記曰、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此十五字曾子固嘆起那。）○讀書孔子晚喜易、讀之韋編三絶、鐵撾三折、漆書三滅。○黃齋讀書呈幾復詩曰、身入群經作蠹魚、斷編殘簡伴閒居。不隨當世師章句、頗識揚雄善讀書。又曰、得君真似指南車、杖策方圖問燕居。吾欲忘言觀道妙、六經俱是不完書。

文章部

（揚子）楊子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又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又曰、聖人矢口而成言。李德裕論文曰、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魏文曰、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因文致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輿坎軻窮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太玄法言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以窮者、皆以文也。○文體有三。朱子語錄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符孫）

外、瑞徵曰、國之將興、妖不足憑。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莫極於龍。夏德將亡、為降雌雄、弗殺生朝、商道復昌、麟出豈妖、孔子云亡。○謂文始於後漢別部司馬張超謂孔子文。

書法部

（飛白）蘇軾飛白記曰、抱烏號之弓、不若揄此筆。保曲阜之履、（孔子履）不若得此書。○（篆書隸書）隸文尚書。尚書序曰、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時人無能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

性行部

（儉約）司馬君實訓儉文曰、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果以富得罪而出亡。近世寇萊公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以名相戲）晉孫盛孫放、字齊莊、年七八歲、與父俱從庾亮獵、亮問曰、君亦來耶。放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耶。放曰、仲尼生知、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以論語戲。啓顏錄云、隋侯機辯敏捷、路旁有槐樹顦顇欲死、楊素曰、侯秀才（理道）

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可。楒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青楒)吳孔陷後山談說曰、世以瀨疾鼻隨為死讖。劉貢父晚有此疾。蘇子瞻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卒遇其師、子路趫捷躍而升木、顏淵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賢所坐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坐者絕倒。○解嘲爲戲志。林曰、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嘗與劉貢父⑨食輟筯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云、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己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好爵古器)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聯之。一日有人持敗席一番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愜、以爲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太公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箠也、盖先孔子又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貲悉與之。既而又有持巧漆椀一進曰、席與杖皆周時物、固未爲古也。此椀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遠於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爲遠、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宅資用盡去、致無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於是披哀公之席、持太公之杖、執舜所作之椀、行乞於市、曰、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作賦爲戲)⑩正直方詩話云、東坡嘗令門人能作人不易物賦、或人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升其堂、嘗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盖元祐初士大夫效東坡頂短簷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讒說)興廢有命、(見論語公伯寮章)行止皆天。(見孟子魯平公章)○(謗訕周孔)盜舉作傲歌云、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氏驅爲奴。後彼王拱辰誣劉元瑜等劾奏、遂作謗訕周孔之罪。

仕進部

(受世)仲尼受世。楊子學行曰、仲尼异皇。韓文曰、轍環天下、卒老于行。班固傳曰、孔席不暇煖。

人事部

(別離)孔子贈子路以言、老子贈送孔子以言。○(富貴)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冥數有報論、李德裕曰、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論無也、欲人嚴三綱之本、奉五常之教、脩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也。又曰、周孔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契、將決之數無所逃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

御史臺部

(御史中丞)石介上孔中丞書曰、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且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

焉、額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自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楊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僅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又曰、爲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規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尙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爲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興焉。

諸院部

修史　元微之行獨孤朗制曰、宷定闕文、裁成義類、此仲尼春秋之職業也。

諸監部

國子司業　古今事實曰、孔穎達子志終、志終子惠言、孔氏三世司業、時人異之。○孔氏譜士尙書孔子之後孔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安國與延年皆以治尙書、爲武帝博士、霸以治尙書、昭帝末年爲博士、霸生光、經學尤明、成帝初即位、擧爲博士、歷官至丞相。

下老訛鄙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托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齊以升堂、稱三教論衡。隅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煩夫坐而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曰、益所不喩。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倘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曰、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著吏爲聖人　○自廣南際海中數州、多不立文宣廟。有刺史不知禮、將釋奠、即署二書吏爲文宣、亞聖、鞠躬於門外、或進止不如儀、即判云、文宣亞聖、各決若干。

愚按、優者戲孔子爲婦人、海南署書吏爲文宣、可謂不道之甚矣。然當時在上者不聞有齊君夾教之慚、在下者不聞有夾谷侏儒之斬、世道至此、可不爲之欷歔哉。

孔聖全書下卷卷之三十四終

校記

①亡：當作「妄」，見《直齋書録解題》卷三。

②璧：當作「壁」。

③亟：當作「函」。

④參前後文用語，「諸侯」下脫「好」字。

⑤藝：當作「義」，見《論語注疏》卷四。

⑥走：當作「徒」，見《後漢書》卷六五。

⑦改：當作「赦」。

⑧熊：當作「能」。

⑨「貢」下脫「父」字，參後文。

⑩正：當作「王」。

孔聖全書下卷卷之三十五

羅氏路史餘論

後學蔡復賞　編述

孔子生日

何惑乎儒學之衰乎、皆儒者之不自尊其道之所致也。夫聖人之禮法行乎天地之間萬物賴之而相生養者也。一日或息則日月爲之孛蝕、陰陽爲之錯繆、山川企走咸失其所、豈止臣賊其君、子賊其父而已哉。顧彿何爲而且與之分會而抗衡邪。今夫羲進賢、曳珩玉、亨①太牢而踞廈屋者、其貴大亦極矣、孰非先聖人之賜哉。柰何秉鬲籥道廟闕、則楞然不之顧。覩遑豆什潚璘、則愁然不之省。而崇夷教、奉緇侶、則至於靡捐踢踏、日廢犧月施給、猶以未愜、是何邪。惟其學識不至、衷無所見、而將以圖荒唐之妄福也。夫釋氏果能以福人邪、則王公大人今日貴矣不、由夷教而顧以進其身、潤其家者、一本先聖人而取之、亦不知義命矣。異時有假守古上饒款孔廟者、自老桑門舞肘而過、執而紡②之曰、吾由佛剎、未始不肅。（你過孔廟何得無狀）則對曰、儒自敬我教而不自知其所以敬、我有佛書未始溲泄、方其暇時、珍藏十襲皈之敬之。及其出也、又非盛服焚禮、則弗敢以誦。而今橫舍經籍取具汚毀、狼籍靡所不至。齋閣爲聚訟之宮、庭廡乃博塞之閫、何由興起。守閫而狃之從而謝焉。以今郡邑橫舍實爲無統、所謂養士一皆無頼、莫適者竊食其間、而所籍生徒則皆先進之徒、方多占寄、以爲他日罹冐免責計、成才烏乎出哉。嘗試語度釋氏有所謂四月八日、固非其實、而走天下之人。況道度肇累世奉事、至推宅以爲寺。四月八日、廣設圓像、舉室慟哭、流風如此。而孔氏有一初度之辰、曾無記者。非惟無記、正亦自不之知。夫孔子之道固不俟此以輕重、逢腋之徒亦豈以斯而較彼。然道尊在於師嚴、而禮義存乎愛敬、誠使天下橫舍能因夫子初度之辰、略爲之識、庸何傷。（四月八日亦非實定之日、詳發揮恒星說）予曩繹齊書、見藏榮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每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不仰之也。柰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紀載靡有定。恪珞琭子云、宣父畏以元辰、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曆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爲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享七十有三齡。然公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蓋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中、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語。然或以爲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然歲在巳酉、則爲年七十有四、不得爲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譜及祖庭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爲戊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

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爲先聖人孔子生日。公羊、穀梁皆書孔子生、左氏不記、而獨書孔丘卒。杜預謂因魯史、而劉炫以爲卿乃書卒、此不合書、妄也。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孔子爲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矣、故傳曰予爲國老、是大夫之尊者、再命則宜書矣。林開不知何據、以爲四月戊戌孔子卒、故祖庭廣記直以四月乙丑。

〇去凶

四凶皆當時世家公卿、巨室用事之臣也。莊子之言、共、驩、苗民之罪、皆在堯時。陸德明云堯六十年放驩兜、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年竄三苗、未知其所據。雖頗不合、然堯遜禪之意、固在六十載後。大戴記孔子之言四凶之去、亦皆堯世。而荀子國事、淮南鴻烈、皆言堯伐驩兜國事、荀子亦言堯伐共工、周語言堯殛鯀、則鯀之殛非舜明矣。

西王母 王環 王琯

西王母、西方昏荒之國也、在爾雅爲四荒之名。據大戴禮、三朝記孔子之言、昔西王母獻舜白玉琯。及益地圖注、言神也。亦見書帝驗期及世紀、世本乃云獻白玉環及玉佩、禮斗威儀云、獻地圖及玉玦。集仙録又言黄帝在位、西王母使乘白鹿授地圖。舜帝在位、使獻白玉環及益地圖、舜遂廣九州爲十二。復獻白玉之琯以和八風。故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中道舜祠下、得笙白玉之琯。風俗通、漢晉諸史、呂覽、樂書皆備言之。說文、堯舜祠下、得笙玉琯。蓋皆以玉作琯、故能使神人和、鳳來儀也。

瞽叟

直躬證父攘羊、孔子惡之、曰直躬一父而再取名焉。石奢之父殺人、楚昭理而縱之、奢吻③而死、而孔子曰、父爲子隱、直在中矣。孰有瞽殺人而陶真得而執之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舜不難於隱法、陶不難於棄士而已矣。隱法不過失位、而天下之父子悅。棄士不過失職、而天下之君臣定。舜豈得爲不君、而陶豈得爲不臣哉。

下卷琴操

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楊虎④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既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楊虎⑤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鬬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按顏淵當作顏刻。

下卷高士傳

老子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為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為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為老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蓍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云云。見列子、不重錄。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至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見列子、不重錄。

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為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子。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時人賢焉。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至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績以為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遊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為仙云。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為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為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何以齊諸田徙杜陵、

號曰杜田生。以易授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爲易者宗。

商瞿授易，　橋庇周孫。　子莊嫡繼，　孔脉繩繩。
一移各土，　四嗣俱興。　親芳爲乘，　造徉執經。

法眞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爲大儒。弟子自遠而至者，嘗數百人。眞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

續高士傳

孔子絕糧，子貢告於野人，得米炊於壞屋。有埃墨墜飯中，回取食之。子貢以回爲竊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則改節乎？子曰：若改節，焉稱仁廉哉？子貢以回食飯告子。子召回曰：疇昔余夢先人，炊飯，吾將祭焉。回曰：炊墨墮飯中，欲寘之不潔，欲棄之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回出，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所信者目，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心猶不可恃。弟子記之，知人故不易矣。孔叢子小辨。

下卷歷代聖畧

按朱子曰：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吾儒正宜人其人、火其書也，曷爲存是編哉？蓋林子因當時之人溺於榜祠醮祭、長生不死之說，苟遽斥其非，則將拂人之意，而終無反正之機矣。故爲是編，使天下知佛老之教亦無所謂長生，原與儒教相近，庶幾有以逃楊墨而歸於儒也。故愚於是編之可采者存之，其餘混儒佛爲一途、不合於理者，皆黜之。

○商太丁

仲尼所竊比者老彭。按老彭，商賢大夫，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封於韓大彭之墟，彭即彭城。故曰老彭。夫老者尊稱之詞，若曰七百餘歲而謂之老，既已怪矣；又曰毋開左右脇而產者六子，其三曰老彭，則其怪尤矣。

周昭王

列子書載孔子答太宰嚭曰：西方有大聖人。即列子書而觀之，則是孔子尊釋迦矣。按釋迦牟尼佛，字悉達多，生於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其母摩耶夫人遊毘藍園無憂樹下，右脇誕生。

周定王

仲尼所嚴師者老聃。按周定王三年丁巳九月十四日，一云二月十五日，老聃生於楚國陳郡苦縣瀨鄉一云厲鄉曲仁里李樹下，

故以李爲姓、名耳。一名重耳、字伯陽、聃其謚也。老者尊稱之詞、老子得九九太陽之數而足、故曰八十一。其旨微矣。後人不識其旨、以老子二字而揣度之、謂聃在母胎八十一年、逍遥李樹下、剖左腋而始生、生即皓然、故謂之老子、不亦妄乎。

宣按仲尼所竊比者老彭、論語有是言矣。其云所嚴師者老聃、所尊稱者釋迦、則異端之徒假吾聖人之言以爲彼道尊爾。不然、是亦聖人取人之善、譙已之心也。

〇周靈王

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孔子生。林子曰、釋迦生於右脇、老子生於左腋、同一語怪也。至於孔子之生也、二龍繞孔氏之室、內神女擎香露於空中、亦果足信乎否耶。或者後世見吾孔子之神聖、而遂奇其迹云。

孔子娶幵官氏、生子孔鯉。自二代宗子孔鯉起、至本朝萬曆年間、已經六十四代。按釋迦娶耶輸氏、多羅長子羅睺羅。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觀此則老釋之有妻子也明矣。食三種肉、釋氏之不茹素也審矣。孰謂父子夫婦之倫、日用飲食之節、不同於吾儒哉。後世道釋之流、不知二氏皆有人倫常道、乃以避兄離母、出妻屛子、祝髮出家、斷葷蔬食、謂之釋道。殊不知心静則身在家而心猶出家也、心雜則身出家而心猶在家也。甚矣、後世異端之徒、失其二教之本旨也。

周敬王

敬王三年甲申、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此而已。林子曰、此言禮乃復禮之禮、若忠信之薄、是禮後之禮也。嘗竊論之、孔子所謂仁者、即碩大之果、生生不息、而仁在其中矣。由是而芽而根而條而質、燁然華美、咸備於果實之仁、是猶燦然之禮、具於渾然之中也。故曰復禮爲仁。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良賈深藏句、似若答非所問、與禮之旨若不相涉入。然世之儒者既已惑矣、而孔子以老子猶龍贊之、文如是其至、世之儒者肯能釋然不疑貳於心哉。蓋世之儒者徒知周旋進退之文、而不知天然自有之禮、無惑乎以家語之文爲不足信也。

朱子曰、老子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又曰、夫子問禮於老子者、時老子爲周柱下史、故問之、非問所謂虛無杳冥昏默之道也。按周簡王四年己卯、老子爲柱下史、方二十三歲。周靈王時、老子爲守藏室史、猶未四十也。及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孔子生、老子則五十有四矣。至周敬王三年甲申孔子適周問禮之時、老子則八十有八歲矣。敬王五年丙戌、老子乘青牛車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見之曰、子將隱矣、強爲著

書、作道德經上下二卷五千餘言之時、老子則九十歲矣。林子曰、釋氏者流以老子出關訪道於西域、則曰老子者釋迦之弟子也。道家者流又以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則曰孔子者老子之弟子也。若儒家者流、則又以世之和尚而病釋迦、以世之道士而病老子、各自標門、互相訾毀、豈能明其師教之本原哉。蓋克己復禮爲仁者、孔子之教也。玄牝之門爲天地根者、老子之教也。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者、釋子之教也。其邪正雖異、而其論心則同。但後世之儒元不識仁而溺閑以支、後世之道元不識根而玄遠以蕩、後世之釋元不識心而苦空以槁、此教之本原所由以晦也。

周敬王四年乙酉、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其後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孔子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林子曰、子貢云多學而識、而晏嬰亦曰不能殫其學而究其禮、是儒者之道在春秋之時已失其傳矣、豈知一貫之旨、而片餉之間可以立躋聖道耶。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按周穆王五十二年辛未、有白虹十二道貫日經天。太史扈多奏曰、此西方聖人入滅之象、是釋迦七十八歲既已卒矣。又按老聃與令尹喜西遊流沙、死於扶風郡、塟於槐里、是老子亦已卒矣。乃知長生久視之說、謂元神烱烱、萬古不滅也。後世道釋之流乃欲以假合之軀長存不死、亦甚惑矣。

孔子之叙書曰、舜攝位二十八年、堯乃殂落。夫吾儒之所謂殂者、神氣歸天、道家之所謂長生久視、白日飛昇者是也。吾儒之所謂落者、體魄歸地、釋家之所謂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是也。

○

此心之神乃吾儒之所謂天君天翁、即道家之所謂神僊真人、佛家之所謂如來舍利子也。藏神之室乃吾儒之所謂靈臺靈府、即道家之所謂海外蓬萊島、佛家之所謂西方極樂國也。世豈真有蓬萊不死之藥、長生不死之人哉。

儒曰聖、釋曰佛、道曰僊、皆指心之神言之。故心靜則神清、而方寸之內便有僊人在焉。秦皇武帝不知方寸爲蓬萊、而求之海海[7]外、不知此心之神爲神仙、而求之方士。是自妖自妄、故方士得以售其奸耳。

又曰能發慈悲、即是佛子。但能逍遥、即是神僊。清心寡慾、身其康強、即是福田。樂樂利利、沒世不忘、即是長生。

孔子之孫孔伋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朔曰、尚書虞夏數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而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詞、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奥、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

雅也。若魯衆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仮謂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衆朔不悦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仇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自宋歸於魯、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孔子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林子曰、中庸者、用中之謂也。故中之用、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蓋原於天命之秘、具於未發之先。下文即曰時中者、以其內有太中之極、故能隨時而得其中也。若曰隨時而取中、則必擬議安排、豈感而遂通之機哉。

周顯王

鄭人列禦寇、賢者、列子書載孔子觀於呂梁、閒蹈水之人、而得與齊俱入、與汩俱出之説。又曰、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謂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聲音、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也。孔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所傷閡。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也。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林子曰、與齊俱入、與汩俱出、所謂入水不溺也。隨燼上下、徐行而出、所謂入火不焚也。然不溺不焚之旨、豈非以心之金剛、歷萬劫而不壞、道之自然、亘萬古而不渝也哉。

魏人莊周、字子休、生宋国睢陽蒙縣、號曰南華仙人。梁惠王時、爲蒙漆園吏、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林子曰、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正孔子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

顯王三十三年己酉、鄒人孟軻適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悦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行。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悦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本於塗、傾蓋而語、(傾蓋駐車也。)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林子曰、聖人之盡心知性、則知天矣、其次則存心養性以事天也。又曰、儒門者流、知盡心知性、以達天。道門者流、知脩心煉性、以悟天。釋門者流、知淨心了性、以寂天。則身心性命之理以明、而無異端似是之非之惑矣。

按文中子曰、虚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脩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林子曰、文宣謚而祿山作亂、戎服譁而

袈衣出隊、犧牲麵而侯景逆誅、豈聖教之非耶。由是道之非其道也。又曰、學儒者或爲短喪之不孝、或爲聚斂之不忠、是豈吾孔子之過哉。學釋或者異言異服、游手游食、或燃指而焚香、或書符而呪禁、或閉息而孤坐、或存神而入妄、外荒則燒鉛汞、內荒則淫陰册、以至風角張戌之變、沙門蓋吾之誅、靡所不爲者、是豈釋老教之哉、學釋迦老子者之罪也。

下卷辯正論

辯正論云、大昊本應聲大士、仲尼即儒童菩薩、先遊茲土、權行漸化、悉濟五濁、宣布五常。吾昔也。僅濟也。

下卷破邪論

破邪論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三歸宛祿同三畏、五戒不殺、不盜、不婬邪、不酣酒、不妄語之戒。何曾異五常。

謹按、學老者欲尊其道、則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學佛者亦曰孔子吾佛所遣之弟子也。吁、可笑矣夫。

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景德傳燈錄相同。

下卷唐張志和玄貞子

德者得也。得其德者何也。文宣孔子德之而元我、老氏德之而未孩、南華德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噫、沖虛德之冷然御風、顏回德之同於大通、然則大寥德之無終始已矣。

下卷項喬風水辯

此篇見孔子合葬父母、無意於求蔭子孫。喬曰、謂其地時乘氣而以安親之體魄、則可、謂其地能乘生氣活既朽之白骨、以蔭子孫則不可。或曰、程子大儒也、謂培其根而枝自茂。朱子因儒也、亟二親於百里之遠而再遷不已。子以程朱爲不足法乎。曰、程朱信大儒也。然以其事其言論之、則亦何能無疑。其曰地之善者則其神靈安、子孫盛、若培其根而枝葉自茂、不知所謂根者、果有生氣者乎。抑既朽者乎。君曰既朽之根而培之以求枝葉之茂、不可得矣。乖二親於百里之遠而再遷不已、謂朱子純孝之心、惟恐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則可矣。若謂緣此求蔭、恐非聖賢明道正誼之本心也。況生則同室、死則同穴、中古以來未之有改也。使二親而有靈、夫豈安於百里之暌離而不抱長夜之根乎。其所以屢遷者、或亦藉以求益焉耳、豈若孔子合葬於防、崇封四尺、未嘗有意於蔭應之求、而至今子孫世世爲衍聖公邪。噫、事親如孔子足以立人極矣。不師孔子而必師程朱

乎。雖然、程朱實善學孔子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言祖宗有正蔭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自脩寄獲正蔭也。此乃聖賢之正傳、古今之定理、不假葬地而嚮應者也。

附劉氏論斷　此篇見子思葬乃祖仲尼亦無異術。

何子孫之克昌若此乎。求新劉氏曰、塟術有五音、姓氏、八方、卦生、九星、形勢等、紛紛不一、無非虛誕、儒者之所不道、而其所道者、猶有若朱熹所言、主勢強弱、風氣聚散、水土淺深、穴道偏正、力量全否之五者。夫土厚水深者、其處燥、土薄水淺者、其處濕。燥處雖腐、濕處易腐。水土淺深、誠所宜擇矣。外山環抱者、風無所入而內氣聚。外山斷缺者、風有所入而內氣散。氣聚者暖而難枯、氣散者冷而易枯。風氣聚散、亦所宜擇矣。擇此二者、爲體魄計也。葬處爲穴、而又觀其穴之所從來、以見其主勢。觀其穴之所總統、以見其力量。穴正而主勢強、力量全者、有安之象。穴偏而主勢弱、力量否者、有危之象。苟體魄未枯腐、則神魂亦宜未泯滅、而享其安之象者、豈不樂且安。享其危之象者、豈不戚且危。擇此三者、爲神魂計也。然則葬誠不可以無術、而術不外此五者。惟夫死者體魄雖枯腐、神魂享安樂云爾。然熹於宋孝宗山陵之議、又云宗廟血食久遠之圖、繫於此者、特以爲其君謀之故、欲納之於萬全之域耳。豈不以爲死者猶根本、生者猶枝葉、根本固者其枝葉茂、根本撥者其枝葉瘁乎。噫、是固然也、而所以致此有由然也、未必專由葬地也、得葬地又未必專由術也。苟地惟由於術之所擇、通於擇術者輙得其吉、惜於擇術者輙得其凶、則地何足以爲后祇、而毋萬類邪。天惟應於地之所從、葬得吉地者不復能因其惡而降殃、葬得凶地者不復能因其善而降祥、則天何足以爲上帝而父群倫哉。葬術莫精於郭璞、豈不自求多福、而命盡今日日中、無能免於王敦之毒乎。於其書所謂改神工奪天命者、茫無徵焉。仲尼之後纍封膺爵、爲爽萬世、與天地相爲無窮、未必嘗城北泗上之塚能孕秀毓神若是遠大也。子思之葬乃祖、初不聞其有得於此異術也。

下卷文昌忠孝化書

古史曰、枯骨不知年數、尚感文王之葬。童子結伍以衛魯國、猶存孔子之讖。今天下多遺骸暴露、甚至有父母而不知葬、略無惻隱之心者、何哉。

梓潼帝君降筆勸敬字紙文

士之隸吾籍者、皆自敬重字紙中來。如宋朝王沂公、其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及狀元第。此事雖遠、可以爲證乎。竊怪今世之人、名爲知書而不能惜書、或以字紙

而汚衊、或以背弃、或以褻穢、或以泥𧿶、踐踏脚底、或以拭穢、如此之類、不啻盈屢計矣。是豈知吾自有善惡二司、按察施行、以警不敬字紙之類。如平生苦學、鷄窗一日、塲屋或以失韻誤字、倒為有司之黜、終不能一掛名虎榜者、皆神奪其靈、以示平日不敬字紙之果報也。諸生其此受報、恬然不覺、甚至於子孫之不識字、舉家因之而害者。遠則不足以為戒、姑以近者言之。且如淄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昌郡鮮貴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昭昭、在人耳目。楊全善亦百行之裔、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林葬字紙而一身顯官。既能顧惜、陰報豈無。昨因三君降生之辰、玉帝御太極之殿、修文即顏公、蕭真人等三上表而言此事。君若能以字為重、或埋之於土、或焚之於火、更相告諭、相率均重者、即消災而降之福。若知而不敬者、即奪其福而降之殃。玉帝旨降、專命吾徧行飛鸞、申明此事。諸生若見而知、知而戒之、顧惜而敬重之、庶幾夫子之道重於泰山、而六經之文不致為敝屣。此即吾之願望也、此即諸生功名之梯級、而父母貴望之門路矣。

按此事雖若涉於荒唐、然幽明異塗、理致則一。神道設教、易有於感人、使人觸目而興起其敬吾字紙之心、則是書亦與有力矣。茲故表而出之。

下卷楮記室　明潘塤著

老而彌淫

夫人文姜以桓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姣之行、老而彌甚。此年如莒。孔子春秋備書不削、雖國惡不容諱也。

著女論語

唐宋廷芬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性潔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鄉凡裔為姻對。若莘誨諸妹若嚴師。著女論語十篇、以常文宣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為傳釋之。

按三從四德、婦事舅姑之禮、閫外無預之志、孔子之所以為女訓者詳矣。常氏雖賢、何敢擬代於孔子乎。但其推明婦道、亦知孔子之聖之尊、則猶可取也。

○始作牛耕

山海經云、叔均始作牛耕。周禮疏云、周時未有牛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周益公曰、疑耕犂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犂牛之言、弟子冉耕亦字伯牛。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觀此、何待趙過、上特教人耦犂共一牛、省而功倍爾。

下卷野語

孝經問題

有錢曾某生爲太學生、無學識。有監生假作某策題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常昭王是何代之王、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必何以獨言吾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既曰夫子沒、又何以有鯉趨而過庭。

伶人優語

宋丞相史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閫大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子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於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者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回語予曰、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予非不鑽、而鑽彌堅耳。子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

按此二事、離析文義、可謂侮聖言矣、而亦錄之者、蓋欲以媿儒生之淺識、誚大臣之擅權、使讀者竦然而惺汗也。

〇周爰變驢

山西平陽府學軍生周爰衿進庠、自大無似、語及孔孟、亦不在目。甫試秋闈、語父曰、我等貴子、恐非爾父能生也。後爰遘一疾、雙目並盲、忽作驢鳴數聲而卒。有鄰人夢爰見冥王、王令吏押之作驢。爰喧辨曰、夫何罪、獲此重譴。王曰、爾悖逆父母、藐視聖賢、非畜而何。爰哀語曰、既爾、應託生畜產、願王矜憫、求爲逸地。王又曰、爾眼界自大、更復爰目、其處行磨。爰語塞、始蒙皮謝去。

三教圖贊

宋理宗朝有待詔馬遠畫三教圖、黃面老子則跏趺中坐、猶龍翁儼立於傍、吾夫子乃作禮於前。此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公即贊之曰、釋氏跏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其亦可謂微而婉矣。

下卷野史

容坐不容立

孔某者、元至慶癸丑間爲江浙省掾吏、身軀短小、僅與堂上公案相等。凡呈署牘文、必用低凳閣足令高。脫歡丞相以其先聖子孫、且才學優長、甚禮遇之。時有詔許文正公斷從祀夫子廟庭、許之子參知政事惡孔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退。丞相曰、他祖父尚容得參政之父親坐、參政反不容一箇子孫立耶。許大慚。

下卷雜詠類編

伊川曰、爲學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了。如救火治病、豈可悠悠歲月。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是什麼精神、是什麼筋骨。

秋澗慶心警篇曰、魯論記孔子所愼在疾、愼之無他、亦唯在心。

方剛且存、但人未克體驗耳。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固其册也。飲不及亂、不為酒困、解毒湯也。疏食飲水、肉不勝氣、平胃散也。忿必思難、見得思義、洗心散也。夏袗絺綌、冬居狐貉、順氣丸也。歌善與和、較獵與同、流氣飲子也。克己復禮、過無憚改、盪滌之功、即大承氣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中和之用、即四君子湯。視思明、聽思聰、其聲瞶之碇乎。絕糧鼓絃、伐木習禮、其譬悸之劑乎。食不言、寢不語、申申夭夭、曲肱而枕、去其調息導引之理乎。是皆心贊之秘訣、通聖之丹粒也。是故饋藥不嘗、遇疾不禱、太和元氣流行四時、命脈延神傳衍千古、夫子之壽與天齊矣。

寡慾篇曰、人之一身、天下國家、祖宗統嗣、咸係焉、善保歸全、克種仁孝。孔子立好色之戒、恐傷血氣。孟氏言娶妻之奉、必喪良心。從古逮今、以丈夫而辱死於婦人之手者、可勝計乎。隕身墮行、亡國敗家、醜聲穢德、污蔑青簡、皆職此耳。始於一時之故心不至流蕩而不返、因循其畏、百病來侵、縱知樽惜、亦既晚矣。碎如蠶精白之米、於萬斛之舟、乃惜圭勺餘粒於罌釜之間、所資能幾何哉。

縱機篇曰、夫嵩嶽降申、尼山孕孔、風水之說、其來尚矣。但名山善地、造化所惜、豈肯輕洩、真靈氣脈、拱向玄機、晁仲阿護、留待福人、必須時數之至、然後呈祥發瑞、未可以歲月期、淺近窺也。

下卷曆法通書大全

逐日吉凶云、乙丑神在日、是日孔子死。戊申神在日、孔子賀顔回之日。〇古賢死葬凶日云、丙寅日倉頡死、辛未堯舜朝天日、葬孔子。又云丁巳日葬。

下卷五星書　何公忌其七殺、宣父毀其元辰。

下卷陳蹤五實故事

伍員避楚平王殺其父兄、投各國求仕、借兵復讎。魯定公立為司馬。齊人歸女樂於魯、定公受之、不聽伍員孔子之諫、遂納為妃。定公自是不復聽政、殿上數日一升。員奏曰、本國兵少、不堪伐楚、今拜辭前往他國、望君勿罪。孔子亦奏乞恩放歸田里。定公恐二人在朝、不免再諫、乃並許之。二人又歸至仲弓之舍、仲弓備酒贈之以路費、遂至千里長亭、伍員遂投入宋國。

孔子出遊周流天下、時夏暑立道傍垂楊下歇息、口渴、令仲由往河邊取水飲之。由至遇一虎吒水、喝聲叢畜、一手撩衣向前而擊其虎、急走將虎尾扯其半截、虎奔而去。伍員逃難、自梁投晉、在途見之、駐馬問曰、打虎者子是誰。答曰、姓仲名由字子路是也。因師渴取水、見虎先飲、故怒而責之。邂逅相識、投見孔子。子告之曰、吾門弟冉仲弓仕魯、可以主之。後孔子與員同仕魯。他日孔子言暴虎馮河、吾不與者、蓋據此而言也。

閔損字子騫、幼年喪母、父娶後妻、深嫉之、損孝心不怠。繼母以

已所生二子衣絮以蘆花爲絮衣損冬月父出令損御車體寒失轡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欲出其妻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聞乃止母遂成慈三子均侍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孔子伍員仕魯齊公子姜鏵兵至其國求進奉求寶物進貢。鏵與員戰不勝而還齊人患其將弱欲敗其政上大夫田乞奏曰魯用此二人者若不早除之本國亡矣今有夾谷春景可設一酒燕會請魯公領文武二臣赴會命矮將侏儒進中舞劍舉飲將魯公誅之諭孔子伍員而國定矣及請果至景公暗喜中計奏宮中之樂以酒上壽侏儒請舞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左司馬伍員速加刑焉伍員曰臣請對舞景公不語於是伍員斬侏儒請魯定公行田乞子田恒伏兵暗斂伍員以銅鞭擊傷始退姜鏵兵後至遇子路集朋衆接師一戰劉死姜鏵齊兵敗歸景公歸責田乞與衆臣曰子以夷狄之道教寡人用計不中又傷朕弟侯若魯以伍員領兵伐齊如之柰何乞曰臣有一計名曰脂粉可使不來國內選有美女文馬以遺魯君季桓子勸受女樂魯君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孔子伍員遂行。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與分別其是非其父請止其訟子曰慶父子且不能況他人乎因考[illegible]而已遂赦之。

伍子胥投魯冉仲弓爲鳥少正卯沮之定公不用退而私奔仲弓泊逆林間遇抑盜跖展雄捉入去衣綁樹以涼水洒胸慱換熱氣欲取心肝爲食陳亢在後走脫見孔子白於孔子入寨以魯言說之展雄怒曰爾雖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吾亦有之切竊不切實謂之仁聚衆不衆散謂之義排陣能有序謂之禮打家必有法謂之智一約齊至謂之信何必多言喚仲人亦將綁之如仲弓然孔子嘆曰虎豹不可以相食忽聞子路持戟救師逃敵數合未分勝負學子胥回探定公事實聞故入山認有舊好得釋。員年十九雄年十八雄與員敵戰不勝結爲兄弟故有舊好。

皋魚周流列國及歸父母無存晝夜啼泣孔子問之曰子欲養而親不待木欲靜而風不停思念日久後果自刎。

齊有一足之鳥使使聘魯問孔子子曰此鳥名商羊鍾鳴則鳴鼓響則舞其鳥食火主有水災。其米縣者已見家語等書。

孔子去衛適陳途中見二女採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答曰夫子遊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着來問我採桑娘夫子不聽而去既至陳國大夫發兵圍之果將九曲珠與之穿焉言能穿乃釋其厄夫子不能卻將採桑女所言使門人返至採桑之處不見二女但見桑枝士一塊地遺綠三簇回謂賜曰木邊加土必姓杜綠三簇必名康三姐妹妹問詣其家其母謬言女出

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想令愛必在家。其母乃映
出見、謂之曰、絲將繫蟻、蟻將繫絲、如不肯過、用烟燻之、子依其
言、乃能穿之。於是絕糧七日。
下卷伏生⑨尚書
散宜生、南宮适、閎夭、太公望見西伯於羑里、西伯得此四臣而免
虎口。孔子曰、西伯得四臣、丘亦得四友。回、賜、師、由也。
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字茂先
異說云、瞽瞍夫婦凶頑而生舜、叔梁紇淫夫也、徵在失行也、加
又野合而生仲尼焉、其在有胎教耶。山氣多男、澤氣多女。
嘗聞之先進云、野合者、謂梁紇徵在禱於尼丘之日、去尼丘
五里即宿於山野之室、夫婦交合而孕先聖、故曰野合、謂合
不在家而在山野中也。至今後人立廟於顏母山、即野合之
地。異說乃謂徵在與梁紇有淫行而野合、不亦異乎。至於遷
史之注、亦謂梁紇老而徵在少、婚配不合於禮、故謂之野合。
是亦異乎吾之所聞矣。
宋陳隨隨隱漫錄
夫子歿、歷秦漢晉宋齊梁陳隋、至唐明皇始封文宣王。真宗欲
加尊崇、禮臣定議爲至聖元皇帝、而李清臣者獨曰周室稱王、
陪臣不當爲帝、於是僅加玄聖二字。異代尊崇、何預於周、果如
所言、則公亦不可封矣。雖萬代帝王之師、何假區名、而清臣之
罪所當筆誅、敢執筆以俟。
墨娥漫錄西征記
孔子石祠刻像○金鄉焦氏山北數里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冢、
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
七十二人形像、皆石刻紀之。
宋景文筆記
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凡人不慧者即曰不鄉溜。謂
團曰突欒、謂精曰鯽令、謂孔子曰窟籠。此孔子乃金木土石等物之孔、非孔夫子也。
宋都官員外郎李石續博物志
孔子生鯉、鯉生伋、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⑩
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子順、相魏。魏城大梁。自孔叔梁紇至子順九
世。○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
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宋臨川人陳郁藏一語腴郁號藏一
米元章寫西飛經、以孔子爲佛、顏子爲菩薩。余謂元章以字書
名世、　卒而書胡語、已不能無罪、況以夷狄比擬聖賢乎。
唐李義山雜纂
不相稱謂之夫子、遊學文謂之先師不甚識字。
讀子隨識
握登見大虹而生虞舜、修記見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氣貫

日而生殷湯，太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感黑氣而生孔子，劉媼感赤龍而生漢祖，微子感斗星，顏淵感中台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相而生也。

宋莊季裕雞肋編　名綽

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夫子絶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畫與王字，而釋氏附會之爲一字王佛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回之狀，如杜甫之作十姨，天下如是者蓋不可勝數。

韓嬰韓詩外傳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子曰，由之所持，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聞於天下，槊於地，使由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爲宰。

宋王楙　字勉夫　野客叢書

宋景文公曰，夢得作九日詩，欲用餻字，思六經中無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肎題餻字，虛負人生一世豪。僕覩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氏今之餈餻，安謂六經中無此字耶。又觀揚雄方言亦有此字，崔德符和呂居仁一詩，有買餻沽酒之語。

宋高似孫緯略

歷世有普夫子廟碑，太宗賜以黃銀帶。程氏繁露以黃銀爲鍮石之類，若以鍮爲帶而賜近臣，何足貴也。當是瑞，北史辛公義爲牟州刺史，有山澤黃銀，獲之以獻，益知其爲異物。

宋陳善　字子兼州羅源人　捫蝨新話

道在六經，不在浮屠。○吾書中頗有精說處，便是禪家公案，但今人未能窺究耳。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不知所隱者何事。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道。孟子曰，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不知所喻者何物，此豈區區口耳所能證哉。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而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子路問

叩、又問事鬼神、古之異者類有以知此。至其得力屢、曾子病革而必貴子路臨死而結纓、蓋於死生之際、其嚴如此。顧但設教自有先後耳。豈如今之俗學、乃全不考究、以六經爲治世語言、至欲求道則以爲盡在浮屠氏。嗚呼、此宜今世脫空謾語者之所以得肆其欺誕而不顧也。

宋張文潛明道雜志

用字謬誤、文士時有之。韓文公作孔子廟記云、社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禮。若以爲壇祭之禮不如屋、則何必社稷、天地圜丘方澤初不屋也。孔子之禮雖極隆、比天地則有閒矣。豈以壇屋分隆殺乎。又巍然端坐、後世爲土偶、乃有此、古祭用主、安能巍然而坐乎。退之未之思也。

宋大惟簡虜廷事實釋奠〇距燕山東北一千里曰中京大定府、本奚霫舊地、其府中亦有宣聖廟、春秋二仲月行釋奠之禮。契丹　晉相公者、因此日就廟中張筵、有胡婦數人麗服盛飾、登於殿上、徘徊瞻顧、有一人曰、此爲者是何神道。答曰、便是爲我夷狄之有君者。衆皆發笑而去。

宋俞文豹吹劍錄

李太伯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尊王、孟子教人爲王。蓋是時周室微弱、不當於七國。故孟子但知有齊宣、梁惠。孔子作春秋於吳楚越之君止稱曰子、未嘗王之。孟子於齊梁之王則偃然稱之子、以見此時雖孟子亦不知有周王矣。

古大賢雖左氏、孟子、稱夫子止曰仲尼、不敢名焉。唐文宗賜裴度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以天子而名聖人、又用其語、故無嫌。李白乃云鳳歌笑孔丘、韓文公云柄用儒雅崇丘軻、荊公云聰風想聖丘、馬子才云何不嫌恨傷丘軻。然此猶可也、杜子美詩、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以百世帝王之師名呼而儕之盜跖、何止得罪於名教。

馮鑑續事始 并州射洪縣令

孔子廟〇會要云、武德二年、詔於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貞觀二年、停祭周公。高宗總章二年、敕天下州縣置孔子廟。

三教論議朔謄〇按會要、論議始於武德七年、高祖幸國學、引道士沙門博士雜相駁難久之。又嘉會德宗降誕日、令三教講論朔謄、其後累朝以爲常制。

處達志林

東海之魚墜一鱗、蓬萊之木落一葉、聖人皆能知之。

宋賈似道悅生隨抄 號半閒老人

隨抄起自國史、附以稗官小說、而六經諸史不及也。蓋六經既熟於誦說、正史又廣於流傳、獨金匱石室之藏、世不多見、故抄之。

唐李復言續幽怪錄

曾幾學士兒皆早慧、中子綎十歲、一日謂父曰、孔子死時、孚子必不行心喪三年。問何以驗之、答曰、子親喪以期爲久、况師乎。其弟曰、只恐聞於汝安乎之語、不敢遺也。乃兄從旁對曰、記得夫子沒時、孚子已先亡矣。

師曠禽經　晉太傅張華註

鳳翔則風、雨舞則雨、霜蜚則霜、露翥則露。○風禽鳶類、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一足鳥一名商羊、字統曰、商陽一名兩、天將雨則飛鳴、孔子辯之於齊廷也。鷫鸘鳥飛則隕霜、鶴千歲變蒼、又千歲變黑、所謂玄鶴也。鶴之馴養於家庭者、飲露則飛去。

宋杜季陽雲林石譜　名綰山陰人

臨江軍新淦縣數十里地名白羊、羊角凌雲嶺、頂上平如掌、皆古時寨基、地中往往獲古箭鏃、鋒而兩脊、其廉可劇、其質則石、長三四寸許、間有短者。此孔子所謂楛矢石砮、肅慎氏之物也。按禹貢荊州貢砥礪砮丹、惟箘簵楛、梁州貢青鏐銀砮磬、則楛矢石砮自禹以來貢之矣。

希通錄

荀子云、仲尼之狀如蒙倛。韓退之註、四目爲方相、兩目爲倛。楊倞註、其蒙茸、按子虛賦、蒙公先驅。慎子云、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也。若是、則蒙倛爲二物。倛音欺、韻畧無此字。有魌字、類楊倞之說、非也。

宋葉愛日齋叢抄

陳瑩中諫議答陸伯思書有云、來書以先生二字見與、欲因循不言、意終不安。今試爲左右言之。孔子答子夏之問、有先生弟子之語、先生指父兄也。孔子乃萬世聖賢之父、孟子亦百世學者之父、其父兄其兄者、皆子弟也。又曰、古者父子不責善、而後、謂所教爲弟子、謂教之者爲先生。先生、父兄如也。此名豈可以假人哉。輕以假人而使當之者無以自容、非所以處人也。

宋顧文薦負暄雜錄　崑山人

李太伯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尊王、孟子教人爲王。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弑⑪其君可乎。孟子對以殘仁賊義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⑫君也。若孟子只當以應天順人對之、豈可如此言哉、使人爲不道矣。故前輩謂孟子非賢人、宜乎盱江之終身不讀也。韓文公作伯夷頌、無一語及武王、末後方云微二子則乱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其罪武王如刀鋸斧鉞之加、凜然可畏而不露鋒芒、真得孔子筆削之體者也。

辟時疾。○孔平仲云、邪氣氛氳未嘗無所以、故宣聖軫念世人重不忍之心、設此術以濟生靈、避凶趨吉。孔子經今七十餘代用之、未嘗有此患。其法每於臘月二十四日五更、取井華水平旦第一汲者、盛淨甕中、盡人口多少、浸乳香。至歲五更煖、令

溫從小至大每人以乳香一小塊飲水三呷嚥下則一年不生時疾矣。

宋王灼碧雞漫志

樂工非庸人○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太師亦可語此耶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又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是也。

宋沈括忘懷錄字存中

姓名○舜姓姚二妃姓嬀夏姓姒商姓子周姓姬秦姓嬴。尚書釐降二女于嬀汭因地得姓因姓爲婦人之稱。左傳有戴嬀有息嬀詩有太姒有必宋之子王姬孅姬文嬴穆嬴之類是也。漢以後婦人如呂后名雉竇后之女名琰以名著者甚多。孔子之毋名徵在專以名言。孔有所謂聞名傳有婦人許嫁字而笄之不知名與字之義如男子乎亦止類今世之大小一二之別乎。若後世以姬姜爲婦人之通稱則失之矣惟娣之姒卻不因姓。堯之女娥皇女英契之母簡狄秦穆公之女簡璧后稷之母姜嫄又不知此類乃其稱號耶乃其名耶。

孝經序語○孝經序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趙永古嘗與予言聞之長者二語出孝經通緯。

陸詠宋字伯田家志

入學忌孔子倉頡死葬日。

元周密浩然齋意抄

魏言視聽思五事孔子告顏子視聽言動非不及思也思一其中也九思一章可見矣。

漢葛洪西京雜記字一川丹陽人。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張仲孝友之數後人所足耳。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

宋鄭亢讀書愚見

孔論兵法。伊尹之後孔子最善用兵者。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八箇字孟子十二箇字見得極是分明孫武吳起談兵法累千萬言大殺是暗昧。

唐劉餗隋唐嘉話

三聖人○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監虛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覃延對道士郄惟素。諸人皆談畢監虛曰臣請奏事。玄元皇帝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皇帝陛下是南瞻部州之聖人。

楊文公談苑宋黄鑑纂

優戲。王道二年重陽日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以夫子

為戲者，實參李至言於東朝曰，唐太和中，樂府以夫子為戲，文宗遽令止之，笞伶人，以懲其無禮。魯哀公以儒為戲，尚不可，況敢及先聖乎。東朝嘉歎，自於上而禁止之，此戲遂絕。

程棨三柳軒雜識

平園記客言論語，凡稱或者所言，皆無可取，故畧其姓名。如或謂孔子曰，或問禘之說，或曰孰謂鄹人之子，或曰管仲儉乎，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或對曰申棖之類。

尉遲偓南楚新聞

天德中，趙瀏尹平陸，有馬逸入孔子廟，觸倒十哲塑像一座，鎮將孫悍走報曰，馬入孔子廟，觸倒衙官兩個。

陶儀說郛

孔子述土積弊，實於董蘇，孟子證瞽瞍朝舜之語於齊東野人，則知增語廣衍之流，傳雅君子所不棄也。又曰，揚子謂天地萬物郛也，五經衆說郛也。是五經郛衆說也，說不要諸聖經，徒旁搜沉采，朝記千事，暮博千物，其於仲尼之道何如也。會稽楊維楨序。

斥先聖名。學者很不題斥先聖名，自唐人始。雖韓文公亦然。我朝諸公亦未有知其非者。莊子云，仲尼語之以為博。東坡莊子祠堂記，特改作孔丘語之以為博。子由和歸去來辭曰，或以俟而疑丘。文豹前集嘗論之曰，近見柳文，其前後所稱，不曰夫子孔子，則曰仲尼尼父，則知子厚有識見。

史記，宰予字子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司馬貞索隱曰，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而因爭寵，遂為陳恒所殺，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東坡志林曰，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田常，為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與田常作亂，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於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近令兒子適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明甚。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有冤千載，而吾師蒙其詬。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蘇子由古史曰，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

孔子癰疽〇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瘠環，姓名也。癰疽，趙岐以為癰疽之醫。按說苑備述此章，凡百八十言，而曰孔子於衛主雍睢。雍睢，姓名也。與癰疽聲相近，至趙岐時傳之誤也。

春秋書夏五郭公，人皆以為闕文。夏五固無可疑，至郭公，胡氏以為郭亡，蓋齊威有郭何故亡之問，父老有善善惡惡之對，然以公為亡，疑其未然。按春秋書有蜚有蜮，謂昔無而今有也。至益之一字，僖文宣襄之世凡六書之，而無它說，以此為例，恐郭公亦止是一物，直書之以記異爾。本草布穀一條，江東呼為郭公，豈此物耶。

西方聖人○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後佛者以爲指釋氏而言，蓋妄也。大事注云，周詩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佛何預。至王道直指佛爲西方聖人，其學可知矣。

三月三日禊祓○吳地記則又引郭虞三女並以上巳日死，故臨水以消災，所未詳也。孔子云暮春浴乎沂，則水濱禊祓，由來遠矣。

發明義理○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孔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老子曰，報怨以德。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孔子未嘗師老子也。

江南錄

相法形之術，近世或有精之者，然致達恐泥，君子不爲。愚嘗攷聖賢亦自有觀人之法，人特不察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孟子曰，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聖賢觀人如此而已。若夫死生禍福，又豈顏貌間所能盡耶。許負之書，吾未之學，乃所願則學孔子。至於祿命，昔之人以陰陽五行推測祿命而知生死禍福，亦間有奇中者矣。論其拘泥，又不啻如相法焉。愚嘗謂聖賢知人之死生禍福，而非陰陽五行之術也。孔子曰，由也不得其死，其後果戰歿於衞。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未幾見殺於齊。蓋由也行，行有不得其死之理；括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有足以殺其軀之理。雖當時之幸獲免，聖賢之言猶信也。然則學者亦當知此而已，祿命之書雖或聽中，何足信哉。

佛氏○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先生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或者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爲善，豈不有助於世，而何闢之深。則應之曰，善無惡之稱也，世之無父無君者惡子善乎。

河東先生龍城錄

王漸作孝經義○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慚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藹然。余時過汴州，適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事，頗亦敬其誠也。此段見誦經能愈病者，以其誠一也。

李之彥東谷所見

異端○士君子莫不知崇尚正學，排斥異端，然朝廷及州縣間遇旱潦凶荒，非黃冠設醮，則浮屠禱讖。平日排斥異端，至此則倚伏異端，豈吾儒感格之道耶。切所未喻。

顏師古隋遺錄

孔子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孔子平生時物也。

孔子之于陽貨也，瞰其亡而往見之，不欲仕而諾以仕，聖人之言行當如是乎。待小人以權也。如不能全身遠害而直墮惡人

之計、則何以爲孔子。

羅隱比紅兒詩

顏回曾在吳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匹長耳、後人號馬爲一匹。

張商英護法論

吳書云、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闞澤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否。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較佛法、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吳主大悅。○吾儒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春秋石言于晉、降于莘、易曰豕負塗、載鬼一車、非神怪而何。孟子不言利、而曰善政得民財、於宋受兼金、此非利而何。蓋聖人之言、從權適變、有反常而合道者、又豈可以前後異同之言而譏聖人也。

蘇軾志林

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言于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夫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蓋姑修其刑政、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不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国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仕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国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哀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国、民不予也、猶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事、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三諫而去、爲人臣義淺者言也、如宫之竒、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国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

聱隅子⑬歔欷瑣微論

或問、孔子之道何所止也。聱隅子曰、春以煦之、夏以長之、秋以成之、冬以藏之、又何所止哉。○或曰、孔子删書、其實帝父而子王、何也。曰、宗周之禮、父傳之子、子畀之孫、雖有堯舜在下、未有無父而天子也。

宋羅璧識遺

孔子師老聃之説、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札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爲證、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寓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不崇信其學、故托時所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札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稟、而問禮老子一語、又備見諸書、莫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生⑭於清淨無爲、其著書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乱之首也。莊子傳其後、從而有剖斗折衡、掊提仁義、焚符破璽、絶聖棄知等論、則聃又何有禮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爲本、因循爲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尊老莊者蕩棄禮法、蓬首垢面、喪酒吊肉、晉人可證也。豈有以禮訓孔子而爲其徒則異是耶。孔子於人之一善、若管仲之仁、子産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其師而故泯之耶。此爲莊子寓言無疑。余嘗謂孔子師表盡推夫周公、彼其夢想猶冀見之。孟子去孔子甚近、且曾思之傳甚最的、論孔子泒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師聃、曾思何不言之。老子之道、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孔子之言明之。此其借孔子之師可見也。後之衛道者多爲孔子分説、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照破莊子之妄耳。若孔子從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爲周藏史、藏度⑮書所、或者聃所職多書、孔子因作問聃焉、容或有此理。不然、曾論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理何不盡傳其徒、而其爲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末叙百家之學、與曰譬如耳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宋鈃、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叙名之、至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所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

鄭玄注曰、雉城、晉語亦曰申生雉于新城廟。孔子釋雉性耿介、被獲必曲折其頸而死、言申生以介死也。因思城之文義有取於雉、亦有望於耿介死守封疆之臣、豈徒然哉。

三教各植門庭、有詆訾。儒者闢天堂地獄輪回懺悔之非、據理執正而論也。若二氏互相詆訾、則釋氏云摩訶葉下生世間、號曰老子。老氏云老君遣尹真人憙乘日精白象下天生於净飯夫人口中、托生爲佛。又云老聃入秦西歷流沙化胡成佛。蓋各相軋以求勝之論也。至于二氏於流儒教、莊子首言孔子問禮老聃。釋氏天地經云寳曆菩薩下生號伏羲、吉祥菩薩下生號女媧、儒童菩薩下生號孔子。目明儒童下生爲顔回。昌黎原道謂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本此。南唐景福二年、易溧水縣南孔子祠爲孔子寺、以孔子適楚嘗經之地、後復改爲儒童寺、意孔子真佛派也。吁、不能訂其繆矣、又從而溺焉、豈不甚哉。

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子。孔子復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爲魯国大夫、故弟子連官稱之、尊之以別餘人也。後人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近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於姓上繫子。按公羊傳曰、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釋云、加子姓上、名其爲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

瑞桂亭暇録

韓宣子聘魯、見易象、乃嘆周公之德、則文辭爲周公所作無疑。孔子作十翼、班固亦云十翼作於孔子。孔子義疑、春秋傳穆姜之筮得文言、是時未有孔子、安得孔子作書。曰、此左氏之謬。或曰古有是語、孔子用之。

孟子謂春秋天子之事、兼石林謂春秋不特天子之事、乃天之事也。蓋天子僅可賞罰一時之諸侯卿大夫、時王之得失、豈得而治之。故曰春秋爲天之事。天有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既因魯史之舊、每年必書春夏秋冬。石林謂自隱至哀凡十二公、以象天之十二月、謂十二爲天之大數是矣。但以二百四十二年象天之二十四氣、則失之鑿。春秋以桓公以不義得国、經於四年七年闕秋冬、十四年十七年或書夏不書月、或書月不書夏。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餘並不書王、以爲桓之不知有王。然桓之薨、王乃使榮叔錫之命、此爲不當。故春秋王不書天、削天字以示貶。其餘書求金求車之類、直書而不恕、深譏時王之失、此非天之事而何。

齊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兵之會四。盟洮、盟牡丘、會淮、此則兵車之會也。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會鄄、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盟幽、會檉、盟貫、會陽穀、首止、甯毋、葵丘、衣裳之會十有一。孔子只說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何也。蓋北杏始圖霸、初會鄄、霸未成。惟莊十五年再會鄄、左傳曰復會焉、齊始霸也。夫子所謂九合諸侯、乃自再會鄄爲始。平王東遷而雅亡、齊桓霸而風亡、楚莊霸而諸国之風皆亡。

夫子定書、乃以秦誓繼於帝王百篇之後、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也。夫子固已知周之必秦矣。

下卷臨川單宇菊坡叢話

唐明皇經鄒魯、祭孔子、而嘆之詩曰、夫子何爲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鄒氏邑、宅即魯王宮。嘆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此祭孔子必於其廟、所謂宅即魯王宮也。魯共王壞孔子宅爲宮、後所謂靈光殿者、巋然獨存、豈非以孔子之故哉。予過兖州、東望洙泗、而識孔子之所在、惜不及一往拜奠、讀此詩爲之悵然。

張子厚卒、門人欲謚爲明誠中子、以質明道、明道以問温公、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世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孫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没、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

上蔡云、呂晉伯初理會過仁字不透、予曰、世人說仁字、只管著愛上恁見、得仁。如孔子說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近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人門說禪一般。

一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到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愷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程子曰、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理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論語謂不撤薑食、荊公問其義於劉貢父、貢父善謔、對曰、按本草、薑多食令人損智。孔子以道教人、故勸人食薑、以愚其智耳。本以戲介甫之鑿於經學也。介甫初然其說、而徐悟其戲。及朱晦庵詠子薑詩有曰、薑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誦夫穢功、神明有朗徹。自注云、本草載薑久食去穢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也。予因悟孔子不撤薑食之意、於乎、聖賢格物之學、見於一話一言之間、無非教也。彼貢父之戲、近於侮聖言、烏知其非哉。

誠齋翻案法○孔子老子相見傾蓋、鄒陽云傾蓋如故。孫侔與東坡不相識、以詩寄之、東坡和云、與君蓋亦不須傾。此翻案法也。

下卷釋常談

吃謂之鄧艾之疾○魏將鄧艾患口吃、晉文帝戲艾曰、每稱艾艾、不知有幾艾。艾答曰、假如孔子曰、鳳兮鳳兮、亦只一鳳耳。

人肚大謂之便便之腹○後漢邊韶字孝先、肚大、以教授爲業。嘗晝眠、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晝眠。孝先潛聞而答曰、邊爲姓、先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晝眠、思經義、寐與周公同言、寤與孔子同意、弟子嘲師、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下卷馬大年嬾真子録

天下之事有一可咲者、今輙記之。子路在孔子弟子中號爲好勇、天下之至剛强人也。衞之彌子瑕、至以色悅人、天下之至柔弱人也。然同爲友壻。故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夫子主我、衞卿可得也。子路亦聽其言而告於夫子。夷考其時、正在靈公之時、何二人賦性之殊也。爾雅曰、兩壻相謂曰亞。注云、今江東呼同門壻爲僚壻、嚴助傳呼爲友壻。江北人呼爲連袂、又呼連襟。○禮所謂女拜尚右手者、特言斂手向右、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右、非若今人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

下卷宋曾三異因話録

師○人之五倫、朋友預焉、而不言師。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是師寓於朋友中矣。然有曰君師、曰父師、是君父皆有師道也。人之常尊曰君、曰父、曰師、三者而已。記曰、師當無五服、五服弗得師不親。以此推之、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力有所不及、屢賴師教之、是師之德配君父。

下卷宋陳郁藏一語腴

稱名○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又曰若由也。師之稱弟子以名也。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又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是朋友稱其字而不稱其名也。至於師之前、雖朋皆稱其名、曰賜也何敢望回、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澹臺滅明者是也。

下卷宋龔變日齋叢抄

古人貴字○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顏氏家訓云、名以體正、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稱之、而人不以爲怪。蓋以古人稱字者、最不輕也。又曰、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蓋又以字輕而子重也。及考孔門之訓、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退而稱仲尼是也。就二者而論、字爲至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繫於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也。

老君西越流沙、歷八十一國、烏戈身毒爲浮屠、化被三千国、有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大月支復立經是也。孔子爲元宮仙、佛爲三十三天仙、延賓宮主所爲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爲。燕公常讀其夫子學堂牌頌、頭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

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

鬼車鳥相傳此鳥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爲犬所噬。秦中天陰，有時有聲，聲如刀車鳴，或言是水鷄過也。白澤圖謂之蒼鸆，帝嚳書謂之逆鶬，者其異不可聞也。夫子、子夏所見，寶曆中国子四門助教史迴語成式，嘗見裴瑜所注爾雅，言鶬麋鴰是九頭鳥也。

下卷類聚古今韻府續編

唐格除延康殿學士時，方崇尚道家言，格從容言曰：孔子之所以爲道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老氏之所以爲道者，曰去甚、去奢、去泰。今方士之言，汙漫亡稽，宜無聽用，且皆市井之庸流耳，豈足與語聖人之至道哉。

柳子曰：著述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比興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

杜詩註曰：孔子有友人見訪，問先生何之，役搖溪上孤舟曰：有此足以養老病，復何愁焉。

魏崔洪傳曰：崔洪不喜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孔子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表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

鍾離意爲魯相，出己之私財，修孔子廟，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化，人多富焉。

顏回望見吳門馬，曰是一疋練，前有生藍。孔子曰：此白馬盧芻也。是馬之光景如練之長也。今人謂馬爲疋者始此。

孔子琴合韶雅。史記世家云：孔子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乎韶武雅頌之音。

漢三輔黃圖序云：孔子作春秋，築一堂，新一門，必書于經。今真秦漢以來宮室樓觀池苑，任關輔者，著于篇。

下卷晁氏客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纔淵問仁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下卷朝野僉載　唐張鷟著

魯孔丘爲拾遺有武力人目爲鷟入鳳池。

下卷孔子三朝記

孔子受業而有疑捧手問之不當避席。

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

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

下卷九朝野記

弘治己酉歲闕里孔廟災初火發於樹杪俄及殿廡室宇不甚爇焚蕩古木甚多惟先代碑刻咸付煨燼。

正德　年劉六劉七反至山東兗州宴飲於孔廟射矢於梁。忽聞天上無雲而雷遂驚駭而散去。

下卷夢珍集

程仁川曰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觀程朱此言則夢之可以驗操存也審其然矣。

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徵在夜夢有二蒼龍自天而下因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之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書文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綉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系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人鋤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將百年矣。此說蒼龍神女等事作夜夢以得其實且與說卵所載因夢而生夫子相同。

隨筆錄夢占曰高宗夢傅說武王夢九齡孔子夢奠於兩楹之間文中子曰至人無夢則經傳之言非歟夫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觸物而應無因遽也偶夢焉神靈啓之也故無夢者無衆人因想之夢日所接之者也。

後周高祖廣順二年親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城將破夜半夢一

夫狀甚魁異，被王者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私自喜曰：夢兆如此，可不悟乎。因躬督將士，戮力攻城，至午而城果陷。車駕親入，有司請從王方鳴鞘而進，因取別巷轉數曲，偶過夫子廟。帝意豁然，謂近侍曰：寡人昨夢，殆夢夫子乎。不然，何路與廟會。因駐蹕升廟，瞻禮聖像，一如夢中所見。高祖大喜，因叩頭再拜。近臣或謂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而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安得不拜。因幸闕里祠，復再拜，及留所御銀酒器銀罏等於廟。復幸孔林，又再拜。

尹知章少學，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及悟，遂開徹倫明。

孔子六經

後漢書曰：建安五年春，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其年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⑬齊劉諭玄曰：辰爲龍，巳爲蛇，歲在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蓋謂此也。

按：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各脩藝文，但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學者徒勞而少功，後學多疑而莫正。鄭玄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玄之有功於孔書如此，則歲在辰巳之夢，豈亦精神之所感通邪。

五寶故事曰：陳器設教吳塘，一夕夢孔子領群弟子至其舍，容相見禮畢，孔子袖中出書一大卷與之，徐言曰：此無價之寶，可以供爲世之用，得聞于時而將與之。自是文字日益。

道家文昌經載梓潼帝君勸士文曰：宋朝王沂公，其父敬重字紙，一夕夢孔聖拊其背曰：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王曾，後及狀元第，爲宋名相。

按：人之有夢，蓋其心之動也。昔殷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唐明皇志求神仙，感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感而見於夢。是雖用心邪正之不同，皆其誠之形也。然則王祐之夢孔聖，蓋以賢子；陳器之夢孔聖，與以經書，其皆出於精誠之所格乎。

魏志曰：鄧艾字士載，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案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續晉陽春秋曰：苻堅之遣苻容寇，侍中權翼諫，不聽。于是翼乃夜私遣壯士要路而擊之。蚤是夜夢行路，路窮，顧見孔子墓，傍墓有八，覺而心惡之，召占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盡也；不可行。孔子名丘，八以配丘，此兵字，路必有伏兵，深宜慎之。于是乘遂別路而逃，翼伏兵遂獲擒之。

三國典略曰：齊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春夏務農，秋冬入學，註疏之多，發自於鉉。嘗疾在體，夜夢孔子念其廣爲疏例，擊

而搖之。既寤之後、其疏例茨毒而病愈。

緣春秋曰、劉勰字彥和、自齊入梁、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畧云、予齒在逾立、嘗夢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九江綸人集曰、嘗於隆慶六年壬申六月初十日、夢出候堂、遇笄年一女、持琴而拊。余問之、答曰、此思孔操也。余願學焉、女指案上之琴譜示之曰、汝可學伏羲操、遂以琴授余、置于右旁書案。余出書室門、見子貢立於東堂、亦携長琴、項之、孔聖適至、余見其面方色黑、腹太、鬚多而間有白者、其長僅六尺、首戴方巾、身着深衣、足穿雲履。余揖讓程畢、孔聖取子貢之琴而語曰、首絃猶鬆。乃以青絲相續絃端、再整束之、鼓琴數聲、手如凝脂。前笄女復過於側、余曰、此女嘗作思孔操、孔聖曰、予既已知之矣。置子貢之琴於案而去。

下卷國朝吳與弼康齋日記

乙巳年、夢孔子、文王二聖人在南京崇禮街舊居官舍之東廂。二聖人在中間、與弼在西間、見孔聖容貌爲詳。欲問二聖人生知安行之心何如、文彷彿將文王書一冊在案披翫、似文王繼

丙子年五月廿五夜、夢孔子之孫相訪云、承孔子命來。兩相感泣而覺、至今猶記其形容。又前二月初一夜、夢三友同訪朱子、不勝慟歎而覺。有詩云、曠百千秋相感深、依依不識是何心。僉鷄忽報春窓曙、惆悵殘寬帶病吟。

文心雕龍曰、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廼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下卷歷代名畫記曰、江陵天皇寺、明帝置也。內有柏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代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毀折。○范曄後漢書曰、先[19]和元年、置酒鴻都門、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之像。

下卷日記故事

劉恕字道原、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

郭子曰、梁國楊揚[20]修字德祖、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孔融字[21]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修出、修爲設菓、菓有楊梅、孔指示曰、此君家菓耶。修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孔夫子家禽也。

下卷類聚綱目故事

○孔子敬天　每遇迅雷疾風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敬天之威也。○孔子感虹　作春秋孝經既成、告備于天、有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三尺。○仲尼撥霧　子曰、獮性撥

開雲霧便觀青天着力陶盡泥沙便見清泉。又云撥雲霧而視
青天。蓋勉學者之意。○孔子登山　登東山太山。○東家鄭丘
　邴原學皆長安孫崧崧曰君鄉里鄭君學者規模乃舍之所
謂以鄭爲東家丘也。又云魯人不識孔子聖人乃曰彼東家丘
者吾知之。○孔子興邦　一言可以興邦。○孔子嘆川　子在
川上。○夫子絶塵　奔逸絶塵而回也視若是乎其後矣。
○仲尼浮海　乘桴浮於海。○仲尼書肆　好書而不要諸仲
尼書肆也。○孔子記墓　孔聖人能知歿後讖數嘗作記留於
塚中。既歿之後秦始皇焚經坑儒毀孔子墓見塚内有碑記云
吾歿之來将二百餘年當有一後生人冐稱秦始皇燔吾書焚
吾董毀吾宅射吾墻開吾墓坐吾床顚倒吾衣裳行至沙丘而
亡。又云玉有七被周叔文偷其一。始皇心驚覆之而去。其後遊
天下果至沙丘卒暴而死。○祭孔子墓　開元十三年祭孔子
墓。○孔子傷時　見王道不明嘆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孔子事君　嘗曰我事君盡禮。○夫子素王　爲魯司寇大
夫本無王爵之位沒後追封爲王世號曰素王。○孔子從師
韓愈曰夫子雖聖人亦嘗從師而學。○孔子百世師　東坡曰
匹夫而爲百世師。○孔子嘗爲委吏矣。○孔子頌堯　大哉堯
之爲君也。○孔子居夷○仲尼仕魯○仲尼譏管　管仲之器
小哉。○鄭人誚孔○莊周誚孔　周老君之徒著書侮孔子而
誚諸弟子云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此乃妄誕之言也。○瑩中
責沈　姓陳名瑩中宋朝人爲禮部點官與范淳夫同舍住。淳
夫因論顔子不遷怒不貳過今伯淳似之矣。瑩中問伯淳誰也。
淳夫曰公豈不識伯淳耶程明道先生字也。瑩中謝曰實未識
也。常自惶愧遂引葉公不識孔子之事以作責沈文。葉公姓沈
瑩中以己比葉公不識孔子爲何人也。問於子路子路不對。瑩
中責己之愚不識賢人之名。○夫子誘人○孔氏三世出妻
○禱丘祈男　紇與顔氏禱於尼丘得孔子。○孔女死父　孔
融彼誅女年十四操收之。曰若死有知得見父母豈非志願。遂
延頸就死。○芻鯉生子　記室新書孔鯉生有人饋金鯉。
○夫子敬神　曰敬鬼神而遠之。○孔子行仁　孟子曰孔子
生而知之其得天地之全性仁義禮智根於其心故所行莫不
盡善盡美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夫子嘗爲仁猶曰行仁。
○夫子雅言○夫子固窮　仲尼設教　刪詩書定禮樂贊周
易作春秋教化萬民。○仲尼爲政○仲尼知命　得之不得有
命。○謹無爲善　有人教子謹無爲善子曰將爲不善邪。曰善
猶不爲況不善乎。○仲尼觀射　家語觀鄉射。○仲尼務本
○孔子忘憂○夫子從權　夫子執中之道不偏不倚。○仲尼
認過　子曰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見瓜　子曰吾於木瓜
見苞苴之禮以行。○夫子喻芝　家語云與善人同居如入芝之

蘭之室。○孔子操蘭　蘭乃瑞草也、當爲王者之香。○孔子羨
黍　黍羨不稼。○夫子食薑○孔子思棠　誦詩至於棠棣之
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廟栢　孔子廟栢二
十四株、歷漢晉莫敢犯。宋江夏王義恭伐之。○仲尼恥穀
苟貪其穀則恥也。○西狩獲麟○孔子泣麟　夫子作春秋、有
樵夫獲麟、傷其左足。夫子見而泣之、嘆曰、麟者仁獸也、本爲聖
人出。今無聖人而妄出。夫子不知已之爲聖人也、遂絕筆於獲
麟之句、恨時人不識麒麟之瑞、絕筆不作春秋。按古文獲麟解
曰、魯哀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家鉏商於山中採薪獲
麟、爲不祥、以賜虞人。孔子往見之曰、此麒麟也。取而養之。○頫
氏繫麟　孔子之母孔子初生時、感麒麟至其家、孔母以五綵
絲線係於麟角而去。及孔子之歿、麟復至、孔子知天命將終、抱
麟解其係而哀之。未幾孔子卒。○仲尼喻龜　仲尼曰、龜能夢
于元君、不能避預且之網。○夫子贊鶯　詩云、綿蠻黃鳥、止於
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仲尼射烏
少之時居魯國、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弋不射宿。○孔子聞烏
聞婦人哭聲、曰此非喪哀、有離別聲。昔桓山有鳥生四子、將
分飛、類此。○仲尼嘆雉　山梁雌雉。○琴聲在鼠　鼠猶方取
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孔子觀梁○仲尼失位　大使夫
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仲尼入廟　子入太廟。○孔子學

琴。○發夫子瓮　鍾離意。○孔光賜几　平帝詔太師孔光曰、
聖人之后、先師之子、德行純美、居宰輔、年長有疾、令太師每朝
十日、一設宴、賜太師靈壽杖、令爲太師省中置几。○仲尼傾蓋
遇程子於道、傾蓋駐車、與語終日而別。○仲尼博奕　飽食終
日無所用心、不有博者乎、爲之猶賢乎已。○仲尼擊磬○孔子
挾斧　孔子習周公者也、班班持斧而習諸、子孰曰非也。○仲
尼韞匵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孔子敬身　孔
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夫子曲肱○孔嘉餬口　孔
子之遠祖本姓子、與殷家同姓。其後有考父者名嘉、仕於宋、銘
其鼎曰、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予口。後被宋督所殺、其子奔魯、改
姓孔氏。今人活計之微者、曰餬口而已矣。○夫子龍顙○仲尼
指掌　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仲尼長喙　仲尼曰、丘有喙
三尺。○孔子反袂○孔子穿珠　夫子適陳、中途絕糧、行見二
女採於桑間、皆有容色。夫子之徒流言曰、東邊皂裊北邊平。女
郎答曰、夫子絕糧、今在陳。九曲連珠穿不得、回來問我採桑人。
夫子挾女說破絕糧事、俛首而去。既至陳、時外國進九曲珠於
陳王、王召人穿之、並皆不能。連珠之勢若之字形樣。王使人請
孔子穿之。孔子亦不能。乃使子路問於桑間之女。女教之用蜜
置孔中、以火炙之、以絲繫蟻足、置之孔口內、蜜香、蟻尋蜜而往。
即便穿之。子路依其言、果然。夫子得重於陳。使子路謝桑間之

女。遍求之、則失其處矣。子路曰、此亦莫非常女也。事見三才廣記幷東京雜記。○仲尼懷寶　懷其寶而迷其邦。○夫子採湯　見不善如探湯。○仲尼淅米○仲尼覆醢○孔子作經　孔子自衛反魯、哀公問政、終不能用、乃退序經書五經、皆夫子所作、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孔子二經　春秋、孝經。○孔子坐三經　在陳蔡。○夫子聽歌　孺子之歌、又與人歌。○仲尼聽訟○仲尼問禮○孔子愛禮○仲尼惡紫○夫子一言　一言以蔽之。○財毋苟得　孔子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苟得苟免之事、君子不爲也。○孔子晩學　夫子晩年喜學易、朝暮讀之不輟。又曰、孔子五十學易、曾子七十、荀卿五十乃學。公孫弘四十方學春秋、皇甫言二十始受孝經、論語。

下卷文言故事

劉貢父滑稽辨捷、世推無對。末年雖得風疾、乘機決發、亦不能忍。一日擁爐於惠林僧寮、語東坡曰、吾之鄰人有一子、稍長、請從師讀書、勉赴科舉。其父大喜、擇日具酒殽遣之。既別、且囑之曰、吾老矣、持子以爲窮年之養。今子去我而遊學、倘或僥倖改門換戶、固吾之大幸。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仔細著其應和。子不聽、卻賦詩很傾而歸。蓋譏東坡前待詔、徽王晉卿、周開祖之徒、皆以和詩爲累也。貢父語始絕口、東坡即曰、某聞昔夫子自衛反魯、會有召夫子食者、群弟子相與語曰、魯吾父母之邦、我曹久從夫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鄉也。倘夫子之出、當共詣訪親舊、因閱市肆。夫子欣然許之。始過閾、未及縱觀、而稠人中望見夫子、瞿然而來、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弛越逸、無一丁者。獨顏子拘謹、不爲潤步、顧市中右塔似可隱蔽、仍除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群弟子因目之爲孔子塔。蓋譏劉貢父風疾之劉以報之也。

喜說

昔衛君朝于吳、吳王囚之、欲流之于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徹鐘鼓之懸、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于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于海。孰謂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請子貢、授以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于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于吳、見太宰嚭。太宰嚭悅之、欲荐之于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于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君之半曰、不若朝于晉。其半曰、不若朝于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手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于海、是賞言朝于晉也、而罰言朝于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蓍龜兆也。今朝于吳而不利、皆移心于晉矣。子欲成王霸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于

王、王報出令于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說矣。

辭說得中

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于東海至于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阿、鄭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幸也。

名能利人

野人賣梟鵲子、以為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以為有爵位之象。然見鵲者未必有喜、夢鵲者未必彈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還轍。亭名柏人、漢后夜　以其名害義也。以喜雀之微無益下人、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泉之大、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

癭不可割

相溪公子一月得鯉魚、長九尺、大五六圍、鱗鬣金映、將言之。其夕鯉見夢曰、子自以為釣之道也、而我以子為非得釣之道也。夫善釣者、求人之所不爭、取天之所不禁、是以利厚而名全焉。堯舜以德釣民、湯武以仁義釣天下、孔子以道釣千萬世、皆是道也。而後之人莫知之、孫吳以兵革釣、申韓以刑名釣、陳平以陰謀釣、蘇張以詐逆釣、其得之也、喉吻未膏而敗不旋踵。是釣禍而不釣福也。今我與子皆天地之生物也、素非有憾也、而以詐取之、必欲磔其肩脇、碎其尻膈、醢脂骨而飽焉。殘忍日甚、而衍尊滋豐、天其終釋赦乎。相溪公子瞿而大懼、出鯉而浮之江、折竿毀綸、絕不復釣。

陰德陽報

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脩、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順、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繼、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至今不絕者、有陰行也。

天地之極聖亦有所不知

楚南公問于蕭敻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敻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

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閟、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吉凶禍福順於天

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顛沛窮厄、無所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不爲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是故君子之生于世也、爲其所可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而已。若夫吉凶禍福、天實司之、吾何爲而自慼哉。

二子四聖之異

或曰、子產之惠、人知之矣、而神禹后稷之惠、人弗知也。管仲之仁、人知之矣、而周公仲尼之仁、人弗知也。豈管仲子產之及人也、近而深、禹稷周孔之及人也、大而淺、抑禹稷周孔以名勝、而二子者以實勝者乎。石瀆子曰、何然哉。有有惠之惠、有無惠之惠、有用仁之仁、有忘仁之仁。有惠之惠與用仁之仁、易知也。無惠之惠與忘仁之仁、難知也。子產何人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理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其禹稷周孔之謂乎。夫民饑而食焉、寒而衣焉、居而相養焉、出而相事焉、不及而敎焉、弗率而令焉、暴而刑焉、亂而兵焉、以爲是故然矣、孰知禹稷周孔爲之耶。故田疇龜坼、人知桔槔之功、而忘江河之爲潤也。震風暴雨、人知椽木之庇、而忘大廈之帡幪也。虐政賊民、人知救時之功、而忘聖人之郛廓也。斯二子四聖之謂乎。

自聖

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民、二也。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然得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

禁令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尊上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將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

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敢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爲士不可以擅愛爲佚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于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汝知之汝徒未及也汝故如是之不知禮也汝之食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無畏致禍

蔡人衣狻猊之皮以適壙虎見之而走謂虎爲已也返而矜有大志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虎立而眡之怒其不走也叱之爲虎所食邾婁子泛于河中流而溺水滿喉而出之得壺以濟焉以爲天祐已也歸而不事魯又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勿赦孔子曰無喪者禍之本乎惟有德可以受天祥祥不妄集聖人實有之猶內有而畏其不能勝也而況敢自祥乎非祥而以爲祥喪其心矣其能免乎

七出惟五爲當

或問于郁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妒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逐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辭作惧人之不信而篤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哉

字言之誤

魯哀公問諸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如是固足矣

物理

蛇化雉雉化蜃鵒化蚊蟻化駒魚化龍龍化魚鼠化鴽鴽化鼠鼈化蛇蛇化龍雀化蛤蠶化蝶鳩化鷹鷹化鳩此以形類化者

也。獺化猨、老化龜、橘化枳、梅化杏、莧化鱉、樹化牛、稻化蟲、豌化蝶、蜣蜋化蟬、蚤化螢、濕麥化蛾、朽木化蟬，此以氣類化者也。狐化男、雌化雄、豺化雞、星化肉、禁化蛆、青化人、雨化血、地化毛、此以災異化者也。杖化龍、馬化兔、人化羊、星化豕、井化酒、几化麃、杞化犬、米化冊、暴化雨，此以妖術化者也。形類也、氣類也、災異也、天爲之也。妖術則人也。天之化常有而人之化不常有、天之化十八九而人之化十一二。或曰、聖人何以不化。曰、詩書禮樂、與刑政莫非化也。聖人之化神於道、而術士之化神於妖也。

下卷　晉干寶搜神記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耶。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中之怪龍、罔象，土中之怪曰賁羊。夏鼎志曰、罔象如三歲兒、赤目、黑色、大耳、長臂、赤爪，索縛則可得食。王子曰、木精爲遊光、金精爲清明也。

孔子厄於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着皂衣高冠，大叱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始出、與戰于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之。子路如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依憑，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爲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予斯也。弦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甚病者興、明日遂行。

下卷　孔子縹筆

孝經援神契曰、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下卷　搜神廣記

儒氏源流

先聖曾大父曰孔防叔，避宋華督之難、徙居于魯、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長子曰孟皮、字伯尼、有疾不任繼嗣。次子則先聖是也。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有大聖之德、學極天人、道躬秘奥、龜龍嘀頌之、壽七政五緯之事、應儀皇帝之能、堯舜周公之道。又曰、去魯十四年、魯哀公十一年、先聖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成六藝。晚而喜易、爲之彖象文言繫辭、以發其秘。教弟子於洙南泗北、門徒三千、傳徒六萬、達者七十二人。取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先聖視之曰、麟

也。滂沽拾。收拾閣之、然後取之、而繫角之。歟尚存。先聖曰、吾道窮矣。乃因魯史而作春秋、文加璲艮而修中興之教。

孔子脩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斗星辰而拜、告備于天。忽有赤虹見、自天而下、化爲黃玉、有刻文。孔子受而跪讀之。一云化爲黃金、有刻文、孔子受讀之。

下卷神仙傳

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是何書也。曰、禮也。聖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可也、汝曷爲復讀之。

下卷神仙感遇集

孔子厄作神、爲廣桑山真官。昔唐韓滉廉問浙西、嘗有不軌之志。有李順夜泊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上岸見一烏巾古服引詣一宮、有人自簾中語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順得書受之出門、因問贄者曰、此爲何處。恐韓公問是何人致書。曰、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仲尼得道、爲真官、理于此。韓公即仲由、性强、夫子恐其掇刑網、致書諭之。順還、授於韓公。發視之、九文九字、皆科斗之書、不可曉。詰問其由、以爲妖妄。訪能篆籀之人、有一客麗眉古服、自詣、言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捧書頂曰、此孔宣父科斗之文也、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客出門不見。韓了然自懍、克保終始。

下卷述異記

洞天勝景論云、第二十三九疑山洞、周回三千里、一作千。名朝真太虛之天。孔子爲太極上真公、所理何侯真人會、大舜分金液上昇處、在道州延康縣。

郭景純注爾雅、臺令在東陵郡、又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

列仙傳曰、李耳、陳人也。生于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神、轉爲守藏史。積年乃知其真人也。仲尼師之。去入大秦、過關、令尹喜待迎之、強使著書、作道德經。

萬曆甲申孟夏吉旦
金陵書坊葉貴繡梓

校記

①亨：當作「亨」，見《路史》卷四三。

②紡：當作「訪」，見右引書。

③吻：當作「刎」，見《路史》卷四四。

④楊：當作「陽」。

⑤楊：當作「陽」。

⑥疷：當作「方」，見《山堂肆考》卷一〇九。

⑦海海：衍一「海」字。

⑧折：當作「析」。

⑨南适：當作「南宫适」。

⑩京京：當作「子京」。

⑪試：當作「殺」。

⑫試：當作「殺」。

⑬隔：當作「隅」。參正文。

⑭生：當作「主」。

⑮度：當作「度」。

⑯問：當作「聞」。

⑰仁川：當作「伊川」。

⑱「劉」下脱「書」字，見《天中記》卷二三。

⑲先：當作「光」。

⑳楊楊：當刪一「楊」字。

㉑孔融字：此三字應爲小注。

㉒夫夫：當作「大夫」

刻孔聖全書跋

楊子法言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我父師傳極群籍、而尤篤信聖學、自夏多冬、不扇不爐、至忘寢食、而輯成孔聖全書。一字一句、咸出手筆、誠所謂好書而要諸仲尼者也。不肖受而讀之、恍若脫舊習之凡近、窺大道之門戶、迺與諸生請鋟諸梓、以求其傳。父曰、是書之集、欲以廣惠於寒窗、裨益於董學、則鋟梓者固吾志也。但述而未成、成而未全、何以刻爲。不肖曰、孔聖之書、家藏雖少、而闕里之典籍猶存、秘閣難窺而天下之文獻或備。倘傳其見成者以嘉惠後學、則四方同道之士必有欣慕愛樂而續全其書者、奚爲不可刻哉。於是以其稿而授之於書林熊氏。

長男郁拜手書於家塾之時雨堂



孔聖家語圖



明萬曆刻本

明・吴嘉謨 撰

《孔聖家語圖》十一卷，明吴嘉謨撰，明萬曆刻本。

嘉謨字續可，漢陽（今屬湖北武漢）人。萬曆三十五年丁未進士，令新建。史載嘉謨事蹟稱，邑多盜，擒其渠魁，餘乃散。戊申滂災，買舟數十，遍歷諸村渡之，因請賑、請蠲、請改折，又請寬二百里長港禁，復築長豐圩堤以防水。擢戶部主事，管太倉，宿弊盡洗。遷員外郎中，出守揚州，以疾告歸。此書原題「武林後學」，當是寄居杭州時作。卷首有嘉謨自叙、王鏊題辭、王世貞叙以及凡例十一條，卷末有楊士經跋。

案《漢書·藝文志》著録《孔子家語》二十七卷，注云「亡」。唐顔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後世流行十卷四十四篇，學者多指爲三國王肅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諸書中有關古代婚姻、喪祭、郊禘、廟祧等制度，割裂織成之。肅字子雍，東海人。官至中領軍散騎常侍。事蹟具《三國志》本傳。肅不好鄭玄之學，作《聖證論》以攻鄭，所據資料多取自《家語》。據肅《家語》自序云得自孔子二十二世孫孔猛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山東銀雀山出土漢簡亦有《家語》殘篇，説明王肅之言未可全非。但王氏表彰此書既在駁鄭，其於原文不能無所釐訂。是書雖未必全爲王肅僞作，但亦非先秦成書。然其中保存了較多孔子及弟子之生平事蹟、學術思想資料。嘉謨是書所據爲王鏊家藏本《家語》。

是書卷一爲圖，下十卷爲《家語》本文。圖録繪孔子生平，自誕育至逝世，共四十幅。每圖皆有傳文及按語。卷首凡例稱，自天子、王侯、學士大夫，幼如童蒙，遠如四夷，微如市販，愚如婦人女子，莫不欲想見聖人之儀容，故以孔廟所藏衣燕居服、行教闕里小像最真，繡於卷首。而先聖歷年事蹟，雜見傳記諸書者，多牽合附會，莫可據信。惟《家語》、《史記》及《孔氏世譜》載先聖歷年事蹟頗詳，故據其説，續以《聖迹圖》，繪成四十幅，并加按語，以便考古者稽覽。又以歷代贊詠，載於諸書者甚多，不能盡述，録其一二附於卷末。《家語》中記載間有闕略及文不相蒙，而雜見禮經子史者反爲周詳，遂分行補注其闕文之下。本文别見於經史百家者，其注疏之説辭雖不一，皆可以發明王注之所未及，故參伍其辭以補注之。王注簡嚴未易卒解者，即按經史注疏本文節鈔於其後。王注傳寫雖訛，無經史可據，以及毁蝕無文可考者，皆闕之，以俟知者。其篇章次序，則依何孟春氏編次。

要之，是書「圖按《聖迹》之遺，文仍王本之舊」，「庶同志者統觀《家語》，可以窺聖經之全，而首按其圖，又可以見聖人之迹」。是書刻成於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圖繪生動細膩，刻工甚精，爲明本中之上乘。

孔子家語圖敘

余按家語、孔安國得之魯恭王壁藏文也。篇九四十有四、劉更生氏校讐、去其二之一。後王肅復得之孔猛家、目與安國合、則四十四篇其全文也。王文恪公嘗錄其全而家藏之。余得其本、繹其義、遐想其公卿大夫所與接、聖賢弟子所與遊、恍若浮於心目間、而恨不獲一覩其範有年矣。歲丁亥、余師澹所楊公捧

冊魯藩、過闕里、謁孔林、獲所傳聖蹟圖、歸而授余。覽之、生平行槩具見於繪帙中、昔日羣侯卿大夫之所接、弟子之所遊展、冊輒了了。余感而嘆曰、士君子後孔氏而生、即①不獲坐杏壇中、側聞大聖人咳末、亦不獲邇邾魯鄉、晉接大聖人動止、僅僅口其遺書、目其遺蹟、而大聖人垂訓範於當年者一一若面接而躬承、則萬世而後、聿存聖人之語與其遺跡、而俾後學之士宛如化雨中人、而大聖人之遺訓遺範、亦賴以不泯、則圖語皆道之寄也。統之不可廢置、家語固當與諸聖經並傳、而此圖所繪與語中所載大都相表裡、必合圖與語、而大聖人之言動始全。余患目弗獲赴戊子省試、養靜山房者數越月、因取王氏藏本按孔氏全書與楊師所授圖考究其槩、或不無異同缺畧之差、余遂緝為一書。圖按聖蹟之遺文、仍王本之舊、其先後則以孔氏全書為據。編秊則尊周而次及于魯、旁及于列國、考古名公釋論而以意按之。其毀蝕無考者、則俟博學君子補焉。名曰孔聖家語圖、借以接之剞劂氏、庶同志者統觀家語、可以窺聖經之全、而首按其圖、又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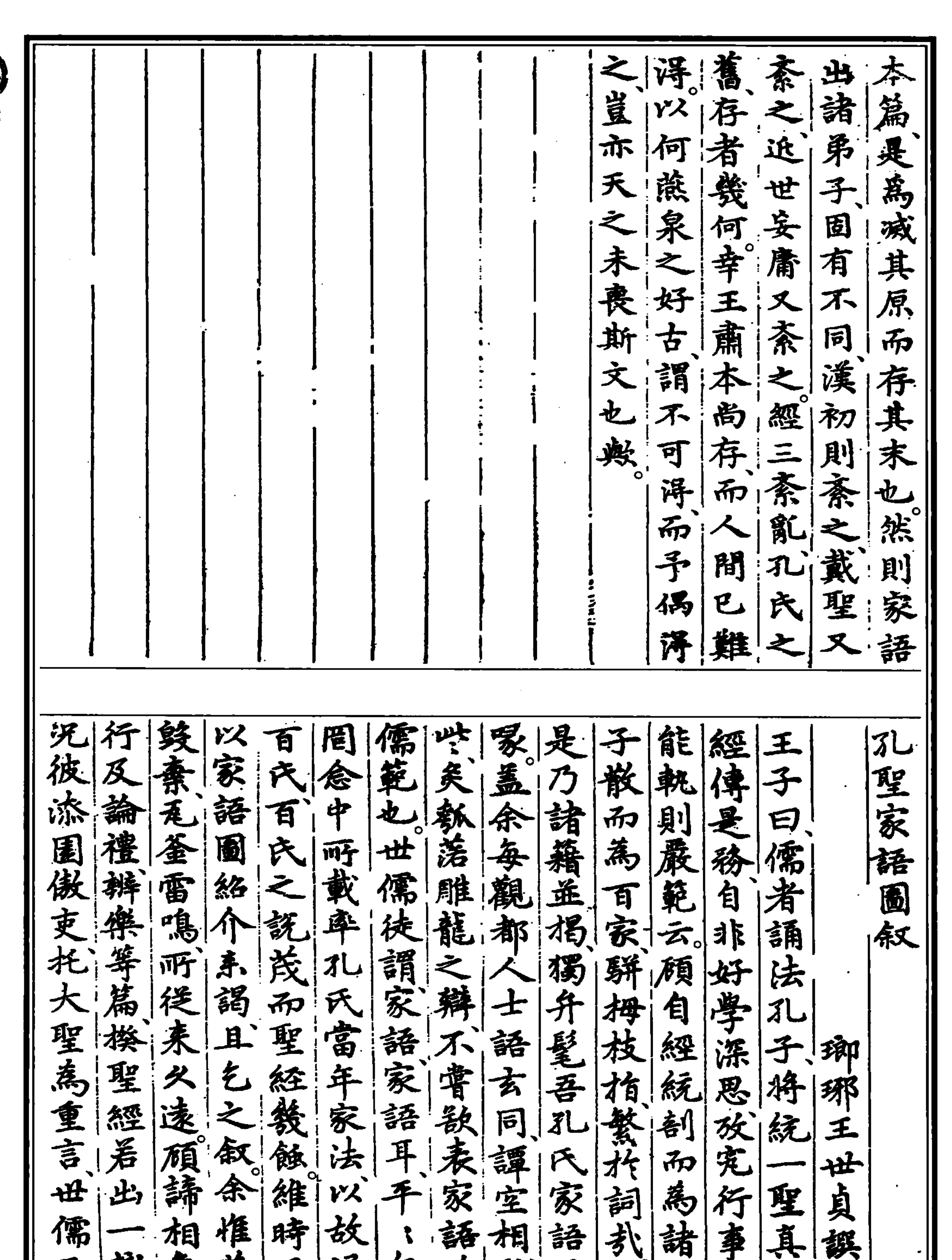
以見聖人之蹟。刻令天子明黜異學、諸不在孔氏之書者、禁不得進、則家語固聖經所散見、而此書之行、未必無裨于聖教之萬一也。或曰安國附會聖經以誣末學、而重附會之則誣。生乎無一樹立、而妄以意按其事則僭。語與圖本不相類、而欲于牽合其說則謬。嗟嗟、苟其有裨于聖教之萬一、則僭耶誣耶謬耶、余又何辭。

萬曆己丑歲孟春人日、武林後學吳嘉謨謹敘。

孔聖家語圖題辭

常熟王鏊題

予少則讀家語、閱它書有云事見家語者、無之、訝焉而莫知所謂。一日閱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顔師古註云、非今所有家語也。乃知家語所[2]有不同、徧索舊本不可得。一日至書館有家語曰王肅註者、閱之則今本所無多具焉。乃知今本爲近世妄庸所冊[3]削也。序稱家語皆當時公卿大夫及諸弟子咨訪問答之語、弟子取其正實切事者爲論語、其餘集之爲家語。屬文下辭頗有繁而不要者、弟子材或有優劣故也。漢初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故使事同而辭異。孔衍爲戴聖以禮記不足、乃取家語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後人見其文已見禮記、則除家語



本篇、是為滅其原而存其末也。然則家語出諸弟子、固有不同、漢初則桼之、戴聖又桼之、迨世安庸又桼之。經三桼亂、孔氏之舊、存者幾何。幸王肅本尚存、而人間已難得。以何燕泉之好古、謂不可得、而予偶得之、豈亦天之未喪斯文也歟。

孔聖家語圖叙

琅琊王世貞譔

王子曰、儒者誦法孔子、將統一聖真、羽翼經傳是務、自非好學深思、攷究行事、有不能執則嚴範云。顧自經統剖而為諸子、諸子散而為百家、駢拇枝指、繁於詞哉。而至是乃諸籍並揭、獨弁髦吾孔氏家語置弗喙。蓋余每觀都人士語玄同、譚空相、歆甘呰、矣瓠落雕龍之辯、不啻欲表家語為世儒範也。世儒徒謂家語家語耳、平平無奇、閭念中所載率孔氏當年家法、以故浸淫百氏、百氏之說茂而聖經幾蝕。維時吳生以家語圖紹介耒謁、且乞之叙。余惟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所從來久遠。顧誦相魯、儒行及論禮、辯樂等篇、撥聖經若出一轍。又況彼漆園傲吏、托大聖為重言、世儒至津

〻譚之、刻家語言〻孔氏吻哉。舍家語又安所尋孔氏枝旗爲聖經佐也。昔太史公周游名山大川、及適魯觀仲尼車服禮器、至低回留之不能去。今其言若行與蹟偕載是編中。世儒有能手之作如是思維、將樹什動於經傳。獨柰何輕冊去、顧百氏宗也。不然、尊孔氏之學以臨百氏、夫孰能不波循自勤、俞見狄牙善而羞異吾口嗛哉。或曰、吳生是編核而真、詳而有體、王子宜爲叙、其功不在安國下。延胡斤〻世儒喋也。世儒置家語而宗百氏、吳生獨否、喋世儒功吳生也。若延吳生所標次他叙中論之蓋詳、王子不贅。

校記

①即：當作「既」。

②所：當作「本」，見四庫本《震澤長語》卷上。

③冊：當作「删」，見右引書。

家語圖凡例

一、標題何以稱孔聖。集覽曰：素王之風，孔聖之風化也，故以孔聖標之。而曰家語圖者，從安國之舊名而增其圖耳。

一、自天子王侯學士大夫，幼如童蒙，遠如四夷，微如市販，愚如婦人女子，莫不欲想見聖人之儀容，故以孔廟所藏衣燕居服行教闕里小像最真繡於卷首。

一、先聖歷年事蹟雜見傳記諸書者，多牽合附會，莫可據信，惟家語、史記及孔氏世譜載先聖歷年事蹟頗詳。今謹據其說，續以聖蹟圖，彙成四十幅，而以意按之於後，以便考古者稽焉。

一、按魯壁銘云：先聖當周之衰則否，屬魯之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遇漢之王則興。誦斯言也，顧廢興雖於孔聖無加損，而使後世復覩大聖人之道皎然如上古者，漢高一祀之力耶。故以漢高祀先聖終其圖焉。

一、歷代贊詠載於諸書者甚多，不能盡述，茲録其一二附於一卷末，俾後學者覽焉，非敢有選擇云。

一、家語中記載間有闕畧而文不相蒙，其雜見禮經子史反爲周詳而未經聖賢刪定者，分行補註其闕文之下。

一、家語之文別見於經史百家者，其註疏之説辭雖不一，皆或可以發明王註之所未及，乃參伍其辭以補註之。

一、語中所引詩書，王註多與今文必異，今皆以篇章之名係詩書之辭之下，以便參解。

一、王註簡嚴未易卒解者，即按經史註疏本文節抄於王註之後。

一、王註傳寫雖訛、無經史可據及毀蝕無文可考，皆闕之以俟知者。

一、篇章次序，今依何孟春氏編次。

家語圖凡例終

孔聖家語圖目録

孔聖家語圖目録終

先聖像

新都程起龍伯陽甫薰沐寫

徽人黃[illegible]鐫

按祖庭廣記云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斗脣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脇脩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肰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脩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有一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武林弟子吳嘉謨謹述

禱嗣尼丘

周靈王之十九年實魯襄公之二十年戊申也。是年孔叔梁紇與妻顏氏徵在同禱於兗州尼丘山。明年迺生孔子。孔子首上圩頂象尼丘因名丘字仲尼或云字迺孔子年長時所取蓋不忘父母禱生之所自也。

按新安陳氏云孔子父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故以爲名若字是獨言父也。家語曰孔子母徵在禱於尼山而生孔子是獨言母也。然婦人無專制無獨遊境外之理則謂父母俱禱者爲是。



家傳云、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顔氏異之、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去。懷妊十有一月而生孔子。

按玉書、天樂、五老、二龍事不經見、先儒以爲異、疑而不載。噫、傳説自星生、山甫自嶽降、古昔賢哲之生皆有瑞應、而况天之篤生孔聖乎。張子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聖人之生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故并録其事蹟云。

誕聖降祥

孔子一歲、係周靈王之二十年、實魯襄公之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乙亥庚辰朔、越二十一日庚子甲申時、孔子生於魯國之昌平鄉陬邑。孔子父爲鄹邑大夫、故孔子生於鄹邑之官邸也。孔子誕生之辰、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

按、顔氏懷妊十一月生孔子、故公羊氏與史記諸書、俱以懷妊之月誤爲誕生之月、遂云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殊不知庚戌十一月内無庚子也。



天樂文符

孔子誕生之夕、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降以和樂之音。故孔子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

按孔子前母施氏、其生母迺叔梁紇之繼室也。司馬遷曰、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註曰、不合於禮曰野。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年而配合、不合禮儀、故云野合。觀此老少之說則孔母爲繼室明矣。故世傳孔子有前母、有生母、有庶母、有九姊、有一兄、信然。

戲陳俎豆

周靈王二十三年、魯襄公二十四年也。聖父叔梁紇卒。孔子在魯、五六歲時、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與同戲群兒迥異。蓋天植其性、不學而能也。由是群兒化效、相與揖讓、名聞列國。七歲入晏平仲學。

按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平仲不欲洩慶封討子雅子尾之謀、則知平仲之年實長於孔子。但平仲迺孔子友也、謂入平仲學者、豈爲童子時嘗入平仲所設之鄉學耶。



周景王十三年、魯昭公十年也。孔子貧且賤、因季平子代立、爲貧而仕。始爲委吏、則有粢盛之供、祭器祭品之設、入而助祭於廟之禮。故入太廟、每事問。蓋筮仕之初、禮樂度數之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故問耳。或人譏之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按闕里誌、以昭公六年爲孔子十六歲、聖母卒。殊不知孔子之爲委吏乘田、蓋以家貧親老、爲祿仕以養其親也。若其母卒於是年、則祿仕在不爲矣。

載官乘田

孔子先爲委吏、卽以是年爲乘田、是兩官皆在一年也。畜養蕃息、朱子曰、職讀爲樴、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孟子所謂乘田。

按委吏乘田、官卑祿薄、而孔子尚屑爲之、蓋欲祿養其母耳。循欲料量之必平、畜養之蕃息、未嘗以爲職之易稱而忽焉。其不苟祿又如此。故觀此二事、而事親之孝、事君之忠、胥見之矣。



賜鯉名兒

孔子二十一歲生子、適魯昭公以二鯉魚賜之、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鯉名其子、而字伯魚。

按孔孟圖譜不以為委吏紀於此年、非也。孔子若未為臣、則匹夫之名不登於仕籍、君民禮隔、昭公何為而有二鯉之賜乎。觀此、則是年為委吏也明矣。或云孔子聖人也、不可以此禮拘、不然則魯之委吏者多矣、胡獨賜鯉於孔子乎。愚曰、昭公果知其為聖、則將委國而授之以政矣、何賜鯉之外無復寵異、終於一委吏乘田已哉。

學琴師襄

孔子三十歲、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也。孔子適晉、學琴於師襄、十日不進。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洋、非文王誰能為此也。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按史記以學琴事記於在衛擊磬之後。夫在衛擊磬、時孔子年將六十矣、未有至老而後學琴者。孔庭纂要諸書以學琴在于是年、為得其真也。



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也。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

按老子、楚之苦縣人。或曰老萊子、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即老聃也。註記禮者曰、孔子吾聞諸老聃云、非著五千言之老聃也。二說皆誤。蓋老萊子別是一人、五千言之老聃、即孔子問禮之人也。

訪樂萇弘

是年、孔子適周問禮、即訪樂於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與者乎。

按弘乃資中人、今四川成都府資縣是也。周敬王時為大夫。又按春秋左傳魯定公四年、衛侯使祝鮀問於周大夫萇弘、欲令蔡先衛歃之事。則弘之仕周無疑矣。故孔子適周而問禮問樂、俱在一年也。家語其可信乎。

觀周欹器

是年、孔子至周觀周桓公廟中之欹器、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於是告弟子以持盈之道。

按、家語、淮南子云、觀於魯廟欹器。愚謂韓詩外傳、劉向說苑、皆云觀於周廟者為是。不然、何杜預謂周廟欹器、至漢京東猶在御座。及漢末衰亂、器始不復存。又孔庭纂要以此事載于孔子四十六歲。愚謂孔子魯人也、豈有四十六歲方入魯廟、尚不知宥坐為何器而後問歟。其非魯也明矣。



在齊聞韶

周敬王三年、魯昭公二十五年也。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齊。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太師語樂、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

按、孔子因季平子逐昭公之亂、而適齊、是乃亂邦不入之義也。或因以黙相昭公於齊歟。聞韶而有三月不知肉味之嘆、告景公而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言、當在此時矣。然語齊太師樂、不見於經傳、或亦不外乎論語所載歟。



晏沮齊封

周敬王十年、魯昭公三十二年也。齊景公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公說、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民也。後景公語孔子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

按孔子在齊最久、前後與晏平仲處者八年。又稱其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至是沮尼谿之封、豈亦忌孔聖之見用、而軋己之位、形己之短歟。

退脩授業

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也。魯昭公卒、定公立。季氏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以教弟子、弟子彌衆。

按季桓子嬖臣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虎執懷、桓子怒。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由此虎益專恣、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也。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

按、

大明一統誌謂定公九年、孔子宰於中都。史記謂公山不狃之召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為中都之前、是矣。若云在為宰之後、則孔子既尊用於魯君、又見信於季氏、乃欲舍魯背季而赴不狃之召、豈理也哉、豈人情也哉。

夾谷會盟

周敬王二十年、魯定公十年春、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獻酬禮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旌旄羽祓、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夷狄之樂何為。請命有司郤之。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娼優侏儒為戲。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公懼、有慙色。於是遣使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按、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效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事、感於人之天。譬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



誅亂兩觀

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也。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三月而魯國大治。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

按家語云、子貢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夫子告其故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此乃人之姦雄也、故不可赦也。觀夫子去惡除姦之速如此、則凡有裨於君國子民者、無不舉矣。宜乎國人有家衣章甫之誦歟。

請墮三都

是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

按朱子曰、孔子之墮都、亦因其機而為之。季氏是時自不柰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斯言得之矣。或曰、費郈固因夫子之言而墮矣、何成之不肯墮邪。曰、欲損三家之過制以強公室、夫子之本心也。因其機而導之者、夫子之術智也。當時夫子見信於季孫、季孫悅夫子之言、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處父次第喚醒孟氏、故不肯墮成矣。

受樂遂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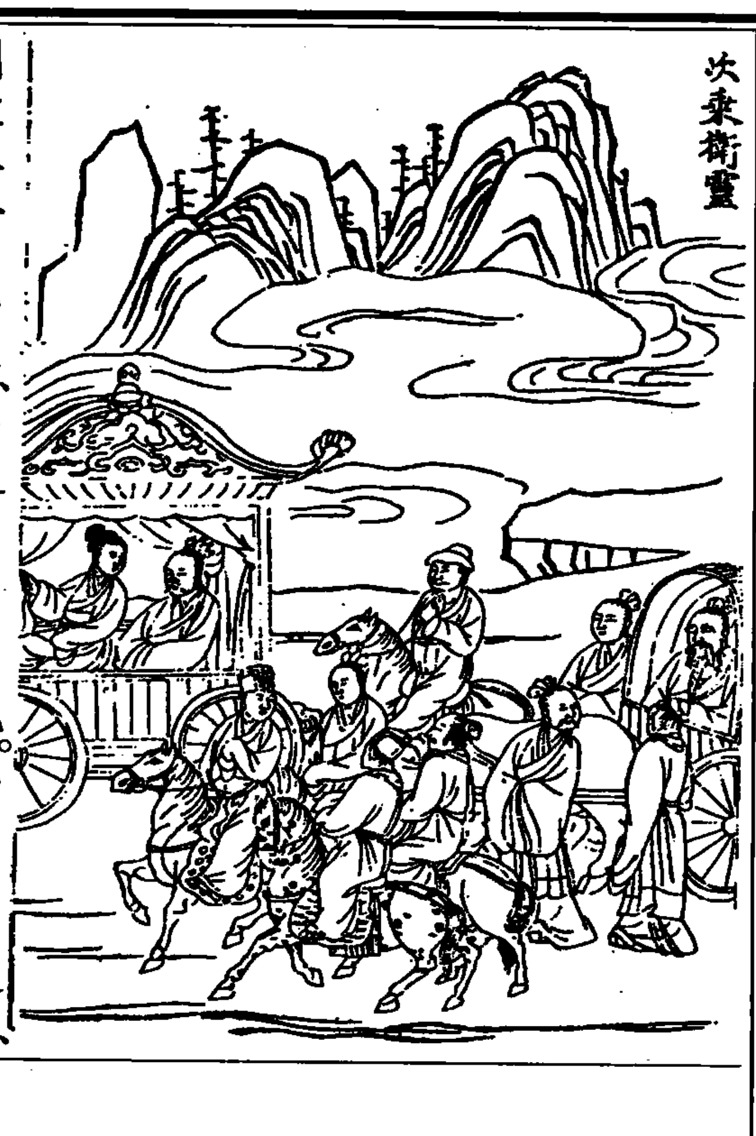
周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十三年也。孔子在魯、與聞國政。政成化行、齊人聞而懼焉。乃用黎彌之計、選國內美女文馬、以遺魯君。魯君為周徧道路之遊、因出觀女樂、若不為女樂專往者、遂受之、怠于政事。孔子遂行。

按、孔子一言大夫過制、而遂墮三都之城。再言顓史之不可伐、而遂寢季氏之謀。至於女樂之受、則不能諫止。吾于是而知淫聲艷色、比之貨利尤足以惑人、而為人情之所易溺、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此貴德者所以先遠色、而為邦者所以欲放鄭聲。遠之放之、則不為其所溺矣。

圍匡自信

是年、孔子去魯適衛、去衛適陳。過匡、陽虎曾暴於匡、孔子貌類陽虎、匡人拘孔子五日。孔子絃歌不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既而甲者進曰、吾初以為陽虎也。遂解圍。

按、史記以為陽虎曾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而拘焉。則陽虎去魯、即自齊奔晋、伏趙簡子。簡子勢方強橫、匡人豈敢犯之。況陽虎聲勢氣焰、自與孔子不類、匡人何至惑于貌而悞其人耶。盖欲解孔子非自取者、而不知橫逆之來、雖聖人有所難免也。



次乘衛靈

周敬王二十四年、魯定公十四年也。孔子自蒲反衛、主蘧伯玉家。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遙市過之。孔子醜其所為、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遂去之。

按靈公方逐世子蒯聵、夫人南子願見孔子。孔子見之、人但知入國有見小君之禮、而不知孔子微意、將啓其母子親愛之端。雖子路猶不能知、故不以見南子為悅。盖聖人一身道全德備、渾是天理、理可見則見之、何計其孰為善、孰為惡、孰為男、孰為女乎。

習禮宋郊

是年、孔子去衛適曹、曹人不答。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微服而過宋。去之時、弟子欲速其行。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按孟子云、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主於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則過宋適陳之事在去衛之時、可證矣。年表既曰定公十四年至陳、而又曰哀公三年過宋、與孟子文異。愚謂孟子去孔子時甚近、其傳聞必真也。

東門貽誚

周敬王二十五年、魯定公十五年也。孔子去宋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似皋陶、其肩似子產、自肩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告孔子、孔子笑曰、形狀末也、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按孔子生亂世、道不得行、故有纍然而不得志之貌。鄭人識而譏之、亦賢矣哉。殊不知孔子當宋之厄、不得已而過鄭適陳、以司城貞子之賢、庶幾有望焉。陳侯周卒不可與有為、乃假其力以反魯耳。

陳庭辯矢

孔子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歲餘、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惆公問孔子、對曰、此肅慎之矢也。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按肅慎之矢、昔武王克商、道通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矢。家語、國語作孔子答惠公、此作答惆公之問為是。

寄心擊磬

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也。孔子與弟子擊磬于衛、有荷蕢而過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鏗鏗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按朱子云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荷蕢聞磬聲而知其有心、則亦非常人矣。殊不知聖人憂時憫世之心、正挽回治道之微權也、烏敢以莫己知必天下也耶。



是年、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見禮貌衰、遂行、復如陳。

按舊以靈公問陳孔子明日遂行載於哀公三年、非也。哀公二年春秋書曰、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若謂事在三年、則靈公之卒已踰一載。孔子因兵陳之問、蜚鴈之視而去衛如陳、皆不得通矣。



厄陳絕糧

是年孔子去衛適陳。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於是使子貢至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按危邦不入、孔子何依依於陳蔡間歟。噫此豈衆人所能測哉。蓋聖人造物之心猶之天然、苟可與焉，削跡非所計也。其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之心、可想見矣。若夫危邦不入之言、乃為未至於聖者立則耳。聖人體道之大權、則不可執是議之也。

反蔡問津

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五年也。孔子去葉、反於蔡、忘葉邑濟渡之處。見長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問津焉。沮溺不告以津處、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按、沮溺丈人、

大明一統志以為葉人是也。朱子以為蔡人、吳氏以為楚人者、蓋當時葉蔡俱服楚故以為楚人亦是。



臨河傷類

是年，又反衛，趙簡子使人來聘孔子。孔子將西見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①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子貢曰：何謂也？孔子曰：君子惡傷其類也。乃弗濟，河回車息於衛之鄹鄉，作臨河操以哀之。

按，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故孔子聞之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已。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遂返乎衛，主蘧伯玉家。

觀臺舞戮

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也。孔子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夫子既見陳侯，與登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眾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之吏，遂罷。

按，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楚救陳，軍于城父。地名。聞夫子在陳，使人聘之，則夫子久留陳、蔡矣。何陳、蔡諸大夫所設，行未聞有一事謀及於夫子，惟見陵陽臺之觀而已矣。宜乎後為楚所臧也歟。

楚封見沮

是年，孔子至楚，昭王將封以書社之地。令尹子西諫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帥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迺止。孔子自楚反乎衛。

按：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朱子以為恐無七百里之理。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必立社，則七百里者，七百社而二萬七千五百家也。愚謂昭王欲封孔子以百里之地，觀子西止之曰：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非楚之福，則其為百里無疑矣。

季康幣迎

孔子在衛，季康子以幣迎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四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嘆，涕泪潺湲。

按：季康子追憶父桓子可召孔子之命，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終，是又為諸侯笑。康子乃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子貢送求，則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求為季氏宰，於是乃幣迎孔子。孔子亦不久而歸魯矣。



刪述六經

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也。孔子自衛歸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序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象繫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按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下至秦繆、凡五十九篇、編次其事。刪古詩三千餘篇、上采契稷、下迹殷周、止存三百十一篇。其理樂也、追嘆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辭說卦文言。讀易之勤、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著作告成

孔子自衛反魯之後三年、因著作既成、乃齊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

按六經告備而虹降、或者以為近誣。噫、蒼頡制六書之字、而龍蛇為之泣淵、宋藝祖開文學之端、而五星為之聚奎。是皆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而下召物產之禎也。況孔子德配天地、而道合陰陽、六經之文、又所以明帝王之道、而洩天人之祕、闡鬼神之奧者也、則其北斗呈祥、赤虹化玉、又何疑哉。



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也。春、哀公西狩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折其前左足、載以歸。衆莫之識、棄之五父之衢。孔子往觀之、泣曰、麟也。麟仁獸、出而死、吾道窮矣。乃作春秋。

按、胡傳曰、魯史成經、麟出於野、則春秋之作在於獲麟之先。及按林堯叟解曰、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為獲麟所感、乃作春秋、非是文成而致麟也、則春秋之作在於獲麟之後。愚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又為之作傳、則其脩史之年月必得其實、故以作經在獲麟之後者為是。

孔子七十四歲。壬戌、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也。是年四月丁巳夜、孔子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陳奠、知其為將亡之徵也。明日戊午、孔子蚤作、反手卻後曳杖而行、逍遥於門、而有泰山梁木之歌。子貢來、遂語以昨暮坐奠之夢、自解夢奠之占云。果寢疾七日而卒。卒於是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午時。

按、左傳作己丑日孔子卒。然是年四月乃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在五月十一日。蓋己與乙字相近、故誤書耳。



是年六月丁巳日、葬孔子於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各復盡哀。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上而家者百餘家。

按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古禮也。孔子嘗為大夫、四月卒而六月葬、則亦三月矣。又按門人公西華為志、以孔子聖人也、乃兼用三代之禮、以尊榮之。其飾棺也、以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又設披繩以維持之。此用周制也。及其送葬也、乘車所建之旌旐、則刻繒以崇牙之飾。此用殷制也。綢盛旌旐之竿而以素絲練於杠首、則設尺之旐。此用夏制也。

魯自哀公十七年立廟、歲時奉祠孔子冢。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書。至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祖過魯、以太牢祀焉。

按湘王聖蹟圖讚曰、穆穆廟庭、聖德斯尊。肅肅衣冠、聖澤斯存。漢祖崇儒、躬拜闕里。太牢之祀、百代伊始。

附歷代贊詠

唐睿宗御製宣聖贊

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刪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宋太祖御製宣聖贊

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真宗御製宣聖贊

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升中既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

徽宗御製宣聖贊

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爽有倫、垂世立教。裒集大成、千古允蹈。乃嚴斯廟、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崇。

高宗御製宣聖贊

大哉宣王、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踰。惟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寓聿崇。

理宗御製宣聖贊

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歷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教允崇。古今日月、萬代所宗。

正考父贊　王粲 魏侍中

恂恂正父、應獨孔盛。身為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耋、三葉聞政。誰能不息、申慈約敬。饘粥于口、傴僂受命。名書金鼎、祚及後聖。

小引贊　尹復臻 府學教授

夫子之像、其初孰傳。得於其家、幾二千季。仰聖人之容色、瞻若人之衣冠。信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夫其道如神、其德如天、則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蓋吾得而名言。

石刻像贊

高天下於無者、必以夫子為卑。顯天下於有者、必以夫子為微。乃夫子之矩、大中至正而無所踰。非循循以從之、不疾而不徐、又何以瞠乎見夫子於卓爾有無、高卑隱顯之間之妙用哉。有來瞻衣、②其諦思之。

謁廟贊　甄彙佳 山東僉事

於戲、天地吾知其大也、料數莫逃乎管圭。江河吾知其至廣也、泳游不過乎航葦。吾夫子之德、出乎

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不江不河、淵則有餘。非日非月、光無不及。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始、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終。儀範百王、憲章後世。祀典常奉、歷代有之。孔林茂密、子孫保之。釋奠廟貌、神其歆之。

顏母山贊　孔公璜 三代學錄

厥初顏氏、飽天地春。毓鍾至聖、卓冠群倫。有光前烈、垂裕後昆。惟木與水、探本尋源。井冽寒泉、廟閟白雲。千秋萬禩、永格明禋。

手植檜贊　米芾 宋太常博士

煒東皇養百日、御元氣昭道一。動化機、此檜植。矯龍怪、挺雄質。二千年、敵金石。紀治亂、如一日。百代公、蔭圭壁。

元明善

手植檜聖像贊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之為宣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為龕。像出於手檜為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為難。合是二難、宜為儒家世寶。匝百拜而為贊云。

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就之③溫然。見其參於前、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歛之管規、浩浩其天。是倚以為甘棠之賢邪、折與夏禹殷桀而傳也。

杏壇銘　高德裔 金開州刺史

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挺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舌金口。三千之徒、義由此受。我瞻道壇、實為教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

手植檜銘　張頵 元導江人教授

宣聖手植檜、燬於丙戌之火、根或戕之、歲久無遺。後八十歲在癸巳、是為至元三年、頵來為教授。甲午春仲、東廡頹阯甓隙間茁焉。其芽躬植、獲於故處。矢之曰此檜④日茂、則孔氏日興。明年春、翠色葱然。又明年丙申、秋滿去。喜矢言之有相也、銘以識之。其詞曰。

茲檜之幹、高參於天。茲檜之根、深及於泉。是為手植、自古有傳。去聖伊何、曰歲二千。氣芳而達、色敷而堅。誰為昆岡、良玉以瘨。誰謂斧斯、美茹以連。嘉種載衍、有芽其卷。茁乎甓間、東廡之偏。乃徙故處、全其天然。孔子以興、矢言有焉。粵若三祀、葱葱芊芊。聖道以續、聖澤以延。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自今以始、千億萬年。

魯壁銘

在天成象、壁星主文。聖人藏書、所以順天也。噫、乾坤不可以久否、故交之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又繼之以明。文籍不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當周之衰則否、魯之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過⑤漢之王則興。其廢也賴斯壁而藏之、其興也因斯壁而發之。矧乎三墳言大道也、述乎君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業備矣、述乎臣則皐夔稷契伊呂之功盡矣、濟乎世則六府存矣、化乎人則五教立矣。向使不藏魯壁、盡委秦坑焰、飛聖言、灰竭帝道、則後之為君者、不聞堯舜禪讓之德、禹湯征伐之功、文武憲章之典、將歆化民、不亦難乎。後之為臣者、皐之述九德、夔之和八音、稷之播百穀、契之遜五品、伊之翊贊、呂之征伐、復歆致君、不亦難乎。世之不知六府、則無火食之人、有卉服之衆、與夷狄攸同矣。人不知五教、則忘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與鳥獸無別矣。欲見熙熙之國政、平平之王道、不亦遠乎。嗚呼、金有匱、玉有櫝、防之以關鍵、固之以緘縢、人必有竊而求之者、蓋重利也。斯壁藏君臣之道、父子之教、人無求行之者、蓋輕義也。恐壞斯壁、毁斯文、命共王以壞之、伏生以誦之、使夫皎然如上古之道、其大矣哉。銘曰。

檖山高兮為秦城、鑿池深兮為秦坑。城之高兮胡先壞、池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兮猶不傾。壞之者共王、誦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後泰、如日月兮晦而後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為燼。秦之坑兮未得、爾戚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側。唯斯文兮用之不息。

詩禮堂銘

明　李東陽

闕里孔廟之東有詩禮堂、蓋舊名也。按察僉事黃君繡重建茲廟。嘗聞故衍聖公弘泰言、金章宗謁廟時、為行幄以駐蹕。比去、有司請撤之、章宗云留為孔氏延賓齋、遂止勿撤。近燬於火。今稍移而東南數武許、加崇廣焉。因為銘以遺今衍聖公聞韶、俾識之。銘曰。

惟孔有庭、聖訓攸在。父立子過、其徒是賴。其訓維何、維詩及禮。手所删定、教自家始。聖不可作、庭名固存。萬世是師、矧惟子孫。有齋延賓、金所駐蹕。彼夷則然、矧我中國。新廟既闢、斯堂亦遷。有來繩繩、世守勿愆。

金絲堂銘

金絲堂舊在孔廟左廡之東、東直井、前直詩禮堂。嘗握⑥地得石刻、知為孔子故宅、蓋世傳魯共王聞金石絲竹者也。歷代之樂器藏於其間、比者廟毀而堂猶存。新廟之闢、堂地皆入左廡、金絲則移而西、與詩禮正相直。東陽既各為篆額、復為銘。余絲之銘曰。

惟孔有宅、曰惟聖門。魯共何人、欲壞更存。惟壁有書、四代之文。維堂有聲、八音是聞。此事茫昧、書則真有。有堂載新、宅固其舊。闡樂知德、斯言已久。金絲在焉、名不可朽。昔堂在東、今堂在西。欲究厥初、視我銘詩。

唐玄宗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故作此詩

夫子何為者、棲棲一代中。地鄰鄒氏邑、住近魯王宮。嘆鳳嗟時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嘗與夢相同。

太祖高皇帝遣國子祭酒孔克堅代祀宣聖回京御製詩以遺之

孔氏曾孫祭祖回、但言農務野荒開。我知蓋世民容喜、必解春風每歲來。

宋人詩

題祖聖詩二首　孔道輔四十五代孫

秦火自焚寧害聖、金絲堂壁闕家書。典墳落發皆天意、非謂共王好治居。

門有詩書不彩華、素王留得好生涯。行人莫訝頻回首、天下文章第一家。

題祖聖手植檜詩　孔舜亮四十六代孫

聖人嘉異種、移對頌⑦誦絃堂。雙本無今古、千年任雪霜。右旋符地順、右⑧紐象乾剛。枝覆詩書府、根蟠禮樂鄉。盛同文不朽、高與道相當。洙泗滋榮茂、龜蒙借鬱蒼。毓靈金木芾、鍾秀極勾茫。氣爽群居席、烟凝數仞墻。陰連槐市綠、子落杏壇香。布露周千尺、騰變上百常。傍欺半林小、遠笑嶧桐黃。屹若擎天柱、森如出日桑。風中雕虎嘯、雲際老龍驤。直欲驚魑魅、瑞疑待鳳凰。鱗差鬪翠甲、幹錯羽林槍。大節忠臣槩、堅心志士方。魯宮侵不得、秦火縱何傷。宣子休誇樹、姬人謾愛棠。松卑塵視爵、花賤枉封王。誰念真儒跡、何當議寵章。

題手植檜詩　趙昂兗州知府

擢秀真儒宅、垂陰數仞墻。封培因聖力、茂達得靈長。根踞龍蛇勢、枝延鸞鷟翔。勞躬師禹稷、蔓草雜韓莊。偃蹇明堂幹、蕭森岱嶽陽。圍欺漢武柏、愛奄召公棠。日月成塵刼、乾坤屢戰塲。恩深感樵牧、忠厚及牛羊。云有神明護、寧逃剪伐傷。歲寒千古色、宜並子孫昌。

謁孔廟詩　　錢伯言

接得丹枝黼座旁。至今衣袖有天香。猶嗟不及成均謝、先擁朱旛拜廟堂。

二首　　高翿

帝王而下幾興亡、銷盡繁華作戰塲。惟有東家詩禮在、子孫萬古讀書堂。

六經不幸火於秦、日月曾何礙片雲。用舍從來關治亂、皇天本不喪斯文。

題孔林詩

靈光殿右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暮鴉。惟有孔林殘昭穆、至今猶屬仲尼家。

元人詩

二首　　名亡

周室東遷嘆黍離、篤生元聖在當時。六經載籍斯文主、萬世攸宗帝者師。慶衍曾邦綿子姓、轍環天下仰容儀。謁来瞻拜門墻下、得遂平生願學私。⑨

龍顏帝子駐鑾輿、曾謁先師舊宅居。孔道日隆王業盛、秦坑火冷霸圖除。空傷筆絶麒麟史、高載壁藏蝌蚪書。還憶宋金仁聖主、崇文親幸五車書。

三人相和詩　　楊奐

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閣上獨凭欄。淵源自古尊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韓。竹簡不隨秦火冷、楷林空倚魯成寒。飄零踪跡千年後、無分東西老一簞。

韓文獻

蔓蔓野草翳雩壇、回首尼山一倚欄。空想文風復鄒魯、豈知俗學尚申韓。虛堂晝夜禽聲雜、高閣春深檜影寒。樂道獨憐紫陽子、忘情軒冕羨壺簞。

劉翿

乘閑策杖上郊壇、絶勝登樓靜倚欄。千古遺踪思孔孟、百年雅集數楊韓。泉通魯背波汶冷、月照龍門夜色寒。此去關西有東魯、柳塘沙路走壺簞。

劉惠淵

七十遑遑席靡安、周流列國始旋轅。發明天理見經旨、整頓人倫窒亂源。比德唐虞賢更遠、齊仁覆

載道彌尊。君王師範渾無報、世〻榮封裕後昆。

范雯

玉振金聲仰素王、此生何幸謁門墻。巍〻道德乾坤大、耿〻文章日月光。楷木四時榮俎豆、檜枝千古蔭珪璋。淵源洙泗閒孫衍、亹〻吾伊舊講堂。

吳啓

道大如天信莫登、恩酬罔極竟無能。巖垣不添斯文柄、闕里何由拜孔陵。千頃祭田香黍熟、半林楷木綠陰層。一坏黃土留遺迹、直與乾坤共廢興。

楊文郁

悠〻往古繼來今、天地無窮照孔林。兩下金絲堂下拜、門生無負百年心。

國朝詩

二首　彭勗

黍火靈光羨獨存、斯文萬古配乾坤。沂流泗水今猶昔、聖道淵源孰與倫。

魯國成榛莽、惟餘闕里存。年深林愈茂、世遠道彌尊。地湧奎文閣、天開毓粹門。問今承繼裔、六十代仍孫。

李卞

轍還⑩天下去遲〻、忘食忘憂老不知。道學振揚天地鑠、文章經緯帝王師。騰蛟起鳳周文廟、擎玉敲金漢古碑。獨有素王臺上月、夜深猶似照當時。

汪舜民 乙未進士

幾載窗前讀舊書、今朝方造杏壇居。豐碑⑪喜在文明日、老檜還同手植初。泰火暫焚亡二世、宋星復聚啓諸儒。升堂欲繼三千末、貽蹇庸材愧不如。

杏壇北去無多路、泰岳南來第幾峯。大地一朝收間氣、晴嵐千古鎖幽林。六年築室人何在、三世題碑跡可尋。獨幸遺經能載道、至今不朽淑人心。

劉濬

久坐儒氈講孔書、承恩喜造聖人居。杏壇下拜衛無補、闕里從遊幸有餘。道學萬年資領袖、斯文千古賴權輿。也知聖德同天地、歷世君王復幾如。

黃仲芳 山東叅議

路入垣門一徑⑫幽、素王高墓幾千秋。山林岱嶽佳城壯、樹入青齊泗水流。華表麒麟來故宋、穹碑烏篆自東周。緜生何幸躬瞻拜、未薦蘋蘩荅聖猷。

徐源 工部主事

百畝青丘葬聖賢、纍〻三墳貫八珠璉。桓雕石槨成

何事、子貢茅廬獨幾年。闕里光華同皎日，泗沂清泝接長天。書生不忝斯文裔，端拜穹牌古木前。

祖陵懷古　　孔公璜

清暇重臨駐驛亭，儼然空仰聖儀形。⑬水通洙泗淵源碧，山擁尼防秀氣青。馬足風雲開輦路，螭頭苔蘚獲牌銘。楷文古木成孫子，挺拔層霄億萬齡。

孔壇老杏詩　　潘禎

古木參天黛色新，祖庭深處自無塵。千年遺德猶宗聖，百世絃歌尚有人。花戰東風成化雨，樹留西日醉暘春。逶迤駐節躬瞻拜，盡是清朝老縉紳。

題尼山毓聖祠詩　　陳國瑞

承詔尼山寵錫封，為言毓聖特褒崇。五峰厲列崗巒秀，一洞龍蟠氣象雄。河潤應知流澤遠，頂圩猶見肖形同。生民未有如夫子，釋奠春秋代代隆。

題宣聖墓詩　　李東陽

墓古千年在，林深五月寒。恩霑同雨露，儀識漢衣冠。駐驛亭猶峙，巢枝鳥未安。斷牌深樹裏，無路可尋看。

孔聖家語圖卷之一

校記

①佯：當作「洋」，見四庫本《孔子家語》卷五。

②衣：當作「依」。

③規：當作「窺」，見四庫本《秋澗集》卷六六。

④檢：當作「檜」。

⑤過：當作「遇」，見四庫本《古文集成》卷四七。

⑥握：當作「掘」，見四庫本《懷麓堂集》卷九六。

⑦頌：當衍。

⑧右：當作「左」。上句地右旋乃古人普遍信奉之觀點。

⑨謁：當作「揭」，古代常用語辭。

⑩還：當作「環」。

⑪牌：當作「碑」，以下至卷末另二處同。

⑫經：當作「徑」。

⑬形：當作「型」。

孔聖家語圖卷之二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中都、魯之邑。）制爲養生送死之節、（定生事歿葬之禮、使無過不及、故謂之節。）長幼異食、（如禮、五十異糧。六十至九十、食各以漸加異也。）強弱異任、（任謂力作之事、各從所任、不用弱也。）男女別塗、（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路無拾遺、器不彫僞。（器尚質、不彫飾、不詐僞。已上養生之節。）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棺、喪具、木厚四寸。槨、周棺之具、木厚五寸。）因丘陵爲墳、（因地勢高下爲界。）不封不樹。（不聚土爲墓、不植松栢。已上送歿之節。）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在東、故西方諸侯皆則之。）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此夫子分別五土之性如此也。）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百物各得土地所宜而生。）咸得厥所。（所產皆得其地。）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先季平子逐昭公、歿于乾侯、平子將溝之、不令近先公墓。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歿又離之、以自旌也。嗣子忍之、後或恥之。乃葬于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溝、水道。季氏始欲溝昭公之墓以別於群公兆域、雖因駕鵝之言不果溝、而猶葬之於墓外。故孔子爲溝于公墓外、使與先公合也。）謂季桓子曰、（桓子、平子之子也。）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彰己罪、即駕鵝所謂自旌之意。）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所以蔽平子不臣之罪。夫子、指平子也。）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權也。）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文乃本、武乃衛、二者不可偏廢。）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必具文臣武職以相隨。）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從其請也。）至會所、（同至夾谷所會之處。）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遇禮簡略之禮也。）揖讓而登。（賓主揖遜而後登壇。）獻酢既畢、齊使萊人（萊人東夷人也。）以兵鼓譟、劫定公。（用兵鼓、張威以懼定公也。）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使定公以退避。）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修禮也。）裔夷之俘（裔、邊裔。夷、夷狄。俘者、陣中之虜也。）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謂非齊侯所以與諸侯修好之禮也。）裔不謀夏、（邊人不得與中國之謀。）夷不亂華、（夷人不得紊中華之法。）俘不干盟、（俘虜之人不得與盟會之事。）兵不偪好、（兵威不得近修好之所。）於神爲不祥、（在神爲不吉之事。）於德爲僭義、（在德爲過愆之義。）於人爲失禮、（在人爲失禮之愆。）君必不然。（言齊侯必不如此。）齊侯心怍、（齊侯聞夫子之言、其心愧怍。）麾而避之。（使萊人等退避。）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俳優、雜劇之人。侏儒、矮人。呈戲於兩君之前也。）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立於中階、不敢登第一等階級也。）曰、匹夫熒惑諸侯、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慙色。將盟、（將盟誓修好。）齊人加載書、（齊人乃執筆加于誓書上。）曰、齊師出境、（言齊三軍出境界。）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而、汝也。下同。魯不使三百乘兵車從

齊侯者。有如此盟。孔子使玆無還玆無還、魯大夫也。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言汝不還前時所侵魯國汶陽之田。吾所供命者亦如之。我使齊供我之臣亦不得還齊、亦如齊之盟言。齊侯將設享禮、齊侯將行燕享之禮。孔子以梁丘據曰、以、與也。齊魯之故、齊魯舊事。吾子何不聞焉。吾子指丘據、汝豈不聞其故乎。事既成矣、言盟事已成。而又享之、又行燕享之禮。是勤執事。是徒勞執事之人。且犧象不出門、夫犧象尊在法不之出門。嘉樂不野合。樂之嘉者不奏於野外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享禮太過則失其禮。若其不具、苟不備。是用粃稗。則如用粃稗也。粃、谷不成粃稗似禾之草。用粃稗君辱、禮用粃稗則君受辱。棄禮名惡。廢禮則名不美。子盍圖之。子亦指丘據之也。言汝何不謀。夫享所以昭德也、夫燕禮者、明其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享不明德、不如不享。乃不果享。乃不行享禮。齊侯歸、齊侯返國。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魯國臣用君子之道以佐其主。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責群臣言汝用夷狄之道以教寡德之人。使得罪。使我得罪於魯君。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齊乃還魯四縣及汶陽之田。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稱家。不得蓄兵甲。邑無百雉之城、城三堵曰雉。縣有百雉過制也。古之制也。古法如此。今三家過制、三家、孟孫、叔孫、季孫也。過制築城於邑。請皆損之。請魯君損其過制。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子路為季氏宰、孔子使隳三家之都城。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叔孫不得志於季氏宰。因費宰公山弗擾乃因費邑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糾率費邑之人民舉兵以襲魯國也。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孔子侍定公及三子。入于費氏之宮、入費邑之宮中。登武子之臺。升武子臺。費人攻之、及臺側、費師攻魯公、至於臺畔。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勤士眾下伐之。孔子使二人率眾下臺伐之也。費人北、師敗曰北。遂隳三都之城。乃壞三家都城。強公室、尊魯國之公室。弱私家、弱三家之私家。尊君卑臣、君臣有定分。政化大行。而教化盛行。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不求而有司存。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之也。

始誅第二

孔子為魯司寇、定公十四年、公以孔子為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有喜悅之容。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言氣足以配道義、故禍至不恐懼。福至不喜。不以動其心也。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今夫子得行相位而喜、其故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不言樂以貴而下為人乎。於是朝①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魯國有亂政大夫少正卯者、故夫子戮之。戮之于兩觀之下、殺之于兩宮闕之下。尸

於朝三日。陳正卯尸、使魯人觀之也。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少正卯、魯國名瞎之人也。今夫子為政始誅之、今夫子初為政而即誅之。或者為失乎。託或人言、夫子得無有過失歟。孔子曰、居、吾語汝。爾在此、我為汝言。天下有大惡者五、天下有大不美者五事。而竊盜不與焉。盜竊不美之事、亦不在此五惡數內。一曰心逆而險、處心奸逆險詐。二曰行僻而堅、行偏貴乎能改、今則偏執而堅、苟安不改、如此則不至於敗乃公事者、未之有也。三曰言偽而辨、所言詐偽、又且文詐。四曰記醜而博、所行非義其惡而廣大也。五曰順非而飾。②順意為非、又能潤飾。此五者有一於人、已上五惡、人有其一。則不免君子之誅。不免為君子所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少正卯一身兼有此五惡。其居處足以撮③徒成黨、其居處與小人成群會集、此則邪通漸長矣。其談說足以飾④褒榮眾、其言談足以文褒揚榮眾人。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其剛強抗禦反非、為是獨立不改。此乃人之奸雄者也、此是大奸之長者也。不可以不除。不可不除去之也。夫殷湯誅尹諧、尹諧有惡、成湯誅之。文王誅潘正、潘正有惡、周文誅之。周公誅管蔡、事見別篇不具。太公誅華士、虛偽之士、太公誅之。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付乙、史何、事未聞。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異世、言其人不同時。同誅、言其皆除惡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相仇之聚。小人成群、斯足憂矣。以其大而亡國敗家、小而妨賢病國、斯以為可憂矣。孔子為魯大司寇、孔子在魯國為大司寇。有父子訟者、有父子相訴者。夫子同狴執之、孔子收父子同囚於牢獄。三月不別。囚之三月、不與辨其是非、有哀

矜之意故也。其父請正、其父於夫子求正其訟。夫子赦之焉。不教而殺謂之虐、故夫子赦之。季孫聞之、不悅。季孫以夫子赦父子之訟不悅也。曰、司寇欺余。言司寇罔我。曩告余曰、昔嘗與我言。國家必先以孝。國家必以孝為先務。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以教百姓使知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何以赦為。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在上之人失其教民之道云。而殺其下、而殺戮其下民不能憫哀其無教之之甚矣。非理也。甚非治國之道。不教以孝、民可使由之、今既不教其民、徒聽其訟、不可也。而聽其獄、是殺不辜。則是殺無罪也。三軍大敗、三軍之敗乃是訓練有不精也。不可斬也。不可責其敗而斬之。獄行不治、牢獄不平。不可刑也。不可施刑於人。何者、上教之不行、蓋是在上教化不行。罪不在民故也。非百姓之罪、乃上之無告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傲慢君令專於殺者謂之賊也。徵斂無時、暴也。無時取於民財者則謂之暴。不試責成、虐也。不試用於民責其有成者、則謂之虐。政無此三者、為政無此三者之失。然後刑可即也。而後可以就刑。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刑殺皆當合義、勿用以就爾心之所安。惟曰未有慎事、自謂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言必先告民教之不行、而後殺之可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既施道德以服乎民。而猶不可、而民尚不可服。尚賢以勸之。尊尚賢才有德之人諭之。又不可、勸之又不從。即廢之。則棄之。又不可、而又不可。然後以威憚之。然後用以嚴威懼之。若是三年、如此三年之久。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若有奸民不遵主之教者如此。然後待之以刑、乃用刑以教之。則民咸知

罪矣。（則百姓皆知罪、合當就刑。）詩云、（小雅南山篇。）天子是毗、（以此教民之道輔於天子。）俾民不迷。（使百姓不迷惑。）是以威厲而不試、（於是刑法雖嚴、不用施於民。）刑錯而不用。（刑置而無所施。）今世則不然。（今世則不如古法。）亂其教、（教法紛亂不一。）繁其刑、（民犯刑者多、故用刑亦多。）使民迷惑而陷焉、（使百姓昏蒙、陷於刑法中。）又從而制之、（又用法以制之。）故刑彌繁（於是刑法愈多。）而盜不勝也。（民為盜者、不可勝數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陂池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孔子燕居之時。）曾子侍。孔子曰、參乎、（曾子名。）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閒也、（但與出仕有官之人、大夫言語。）至於君子之言者希。（君子之正言少聞也。）於乎、（嗟嘆之辭。）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王者之言不必出戶庭、而天下自從王者之化。）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夫子嘿然不答。）曾子肅然而懼、（參凜然恐懼。）摳衣而退、（整衣服而退。）負席而立。（倚所坐之位而起身聳立。）有頃、（須臾間。）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汝參還可與言明王道否。）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參不敢謂弟子足可言王道。）請因所聞而學焉。（請因夫子所言聞而學之。）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人所通行之謂道、足於己之謂德。依道而行者、所以昭吾之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人之有德、所行之道乃尊重。）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

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趣道）里。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在內能脩七教、則君不勞而治。）外行三至而財不費。（在外能行三至、則國無所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明王之道、乃是如此。）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如此何在上之勞哉。）政之不中、君之患也。（政教不中、乃君之病。）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號令不行、則是人臣慢君之令、乃臣之過。）若乃十一而稅、（古者稅法、君取其一、民得其九。）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君役於民、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斧斤以時入山澤、不取其稅之利。）關譏市廛皆不收賦、（關市但譏異服異言、及市廛皆不收其賦稅。）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此國家生財之道、明王與節約之也。）何財之費乎。（何至費用其財。）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參問夫子何者為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之人尊敬老人、則下愈盡孝。）上尊齒則下益弟、（上之人尊其年齒、則下愈弟於長上。）上樂施則下益寬、（上喜於博施、則下愈得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親近賢者、則下益擇友而交。）上好德則下不隱、（上好有德之人、則賢者皆出。）上惡貪則下恥爭、（上不貪財、則下以爭利為羞恥。）上廉讓則下恥節、（吐清節謙

邇、則下亦知恥守節。此之謂七教。此謂七教目也。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樸、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窕、薄也。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室也。等之、等之、齊之也。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弃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為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則賢者說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弟、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上之親下也、如手足與腹心相親近。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民之親於君王、如赤子之恋慕母慈。上下相親如此、君民如此相親。故令則從、號令則民樂從也。施則行、發達則民施行。民懷其德、百姓懷君之德。近者悅服、中國心悅誠服。遠者來附、遠方亦來臣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為里、千步為井、三井而埒、封道曰埒。淮南子曰、道有行埒。又提也。埒三而矩、此說里數不可以言井、自方里之名。疑誤。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為稸積資聚焉、恤行者有無。是以蠻夷

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罩弋、罩、魚籠。弋、繳射也。非以盈宮室、為祭與養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倫人倫、養君子。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復、其跡可履、如饑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參又問何者為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極之禮不在讓遜、而天下自治云云。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極之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自歡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至極之樂無聲音、而天下之民自和。明王篤行三至、明哲之王力行此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由是天下之可得知其明聖。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士可得而為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天下百姓可得而⑥如。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敢問此三至之意義如何云云。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古先哲王必皆悉忠良之名譽也。既知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名譽、又知其實行。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因朝廷官爵以尊禮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此是至極之禮不遜讓而天下自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因其爵祿而使之富。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此是至極之賞不費用而天下士夫喜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能若此則天下之名聲興起。此

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此所謂至極之樂無聲音、而天下百姓和樂。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安而無憂。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孔子侍哀公坐。魯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百姓受公之惠。臣敢無辭而對。夫子稱臣豈敢無說以對君也。人道政為大。人之道莫大於為政。夫政者、正也。夫政者、所以正百姓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行政於上、則百姓皆得其正。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夫婦之禮宜有分別。男女親、男女宜相親。君臣信、君臣之間有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百姓從而皆得其正。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夫子言古人之為政、莫大愛人。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愛人之道莫大於禮。所以治禮、敬為大。所以治禮之道莫大於敬。敬之至矣、禮至敬則極矣。大婚為大。婚禮又為大者也。大婚至矣。大婚為禮之至。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至也。身親迎迓、敬禮之至。是故君子興敬為親、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歟。愛心敬心乃為政之根本也。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魯、周公之後、得郊天、故言以為天下之主。公曰、寡人實固、鄙陋。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為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夫婦婚娶乃嗣續之大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言宗廟天地神之次。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夫婦正則始可以治正言禮矣、身正然⑦可以正人者也。物恥則足以振之、恥事不知、禮足以振敬之。國恥足以興之。恥國不知、禮足以興起之。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愾、滿。乎天下矣。昔太王之道也、太王出亦姜女、入亦姜女、國無鰥民。愛其身以

及人之身、愛其子以及人之子。敬曰太王之道。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為君而為其子也。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安土樂天、易中盡性之事、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不仁。安土也。既知天命而又樂天理、樂天也。公曰、敢問何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不閉常通而能久、言無極。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言惷愚冥暗也。幸煩子之於心。欲煩孔子議、識其心所能行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子⑧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言魯國有聖德之子而不能用。夫欲以求治、是猶郤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正如退行又欲追及前行之人、斷斷然無此理矣。譬季孫也。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已國也。有才而以資鄰國、吾國有賢人而不能用、是資鄰國也。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季孫以冉求之言告于哀公、公從其言。孔子既至舍、孔子既至魯傳舍。哀公館焉。就孔子舍也。公自阼階、公先降自東階。孔子賓階、夫子自西階而入。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公謂子曰、子服儒者之衣服不。孔子對曰、丘少居魯、少年居魯國也。衣逢掖之衣、衣深衣之褒大。長居宋、及長則居宋地。冠章甫之冠。戴章甫之冠、章甫、儒冠名。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君子之學廣傳。其服以鄉俗。所服其衣以隨鄉俗。丘未知其為儒服也。不知其為儒衣。言非所重。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畧言之則不能終其物、物猶事也。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留、久也。僕、大僕。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為之久、將倦、使之相代者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席、藉也。資也。能藉先王之道以資政治也。夙夜強學以待問、晝夜勤力務學、以待人之資問。懷忠信以待舉、心懷忠信以待君來召。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所以自抗、故如慢而不敵。小讓如偽。所以致曲、故如偽而不誠。大則如威、小則如媿。大小以容貌言、大則有所不可犯、小則有所不敢為。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中正、敬也。道塗不

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恕也。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不爭近小以害遠大。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祈、求也。土地而仁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而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難也。之以兵而不懾⑨。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其勇、鷙、猛擊也。蟲、疑即毛蟲羽蟲之蟲。攫、左手握也。搏、索持也。程、限量也。引重鼎不程其力。喻勇足以犯難、力足以任重也。往者不悔、行必當理、故不悔也。來者不豫。知足以應變、故不豫。過言不甫⑩、流言不極。流言相毀、知足以止之、詐可窮。不斷其威、常嚴莊也。不習其謀。物來順應。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惟可以親其道、不可以劫其威也。可近而不可迫、可相近、不可勇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侈溢也。其飲食不溽、濃溽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疵曰、此句似尚氣好勝之言、於理未合。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干、楯。櫓、大戟也。戴仁而行、抱義而處、躬行則以仁、不殘暴也。處己則以義、不失禮也。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外侮已禦、內志已定、何物能變我守哉。其自守、記作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一堵、言其小也。篳門圭窬、篳門、編荊竹為門也。圭窬、穿牆為窬如圭也。蓬戶甕牖、以編蓬為戶、破甕為牖也。易衣而出、更相易衣、而後可出。并日而食、并一日之糧以為一食也。上答合也。之不敢以疑、道合即信而就之、不逆詐也。上不答之不敢以諂。不合則去、不患失也。其為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稽、楷同。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法也。若不逢世、上所不援、下所不推。詭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身雖危而必行其志、道雖塞而不忘其民。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知新故不窮。篤行而不倦、可久故不倦。禮必以和、優游和也。以法、有節也。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陶瓦者、毀其圓方、合其方復圓。而有辯也。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上不求報於君。推賢達能、不望其報。下不責報於人。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澡身浴德、致其潔淨以洗其心也。陳言而伏、入告其君、不揚於外。言而正之、上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為急也。以清靜事君、因事而正、則君不知。默而發之、不急所以為不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言不因勢位、而自矜莊也。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違而必以其道、窮而必行其志、不以同己而與、不以異己而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

服力行也。近文章、雖近文、不勝質。雖以分國視如錙銖、十絫為銖、八兩為錙。言輕也。弗肯臣仕。其規為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竝立位相等也。則樂、相下位相讓也。不厭、與齊等也。久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則進、不同則退。同謂與友也。其交友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作為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行之八者、既歷數以告哀公、而終之以仁。仁者、百行之原也。儒皆兼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隕穫、墜劉也。一說憂悶不安之貌。不充詘於富貴、充詘、驕吝也。一說勇躍參擾之貌。不溷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溷、辱也。累、罣礙也。閔、傷也。言不受於君長有司也。故曰儒。儒者有道術之名。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疾。詬疑作詬、毀也。疾、惡也。妄稱儒名、故為人之所毀惡也。哀公既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殁吾世、弗敢復以儒為戲矣。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尊、猶重也。

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公曰、吾子言焉。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祭以事天地之神、皆以禮為儀節。神兼百神言。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禮以正名分、分之嚴者外自君臣始。君臣而下、又各自有上下。上下之中、又各自有長幼。必禮而後辨其位。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禮以順人情。情之厚者、內自男女始。有男女、然後有父子、兄弟。婦黨曰昏、婿黨曰姻、皆由男女有之。親族由父子、兄弟、昏姻有之。間見曰疏、亟見曰數。自親族言也。必禮以別其交。是故君子以此此指禮也。為之尊敬、尊敬者謂大也。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易曰、禮非強世、所謂順也。不廢其會節。此總前言。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度節謂分之所限而不可過處也。既有成事、然後治其彫鏤、祭器。文章黼黻、祭服。以別成事、謂冠日筮吉而事可成也。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順、謂人無違心也。而後言猶明也。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乾肉曰腊。脩其歲時、以敬祭祀、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宴、一作燕。即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彫璣、器不形一作刻。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疑作慝。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如固獲之固。力取也。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言苟求得當其情欲而已。虐殺刑誅、不以其治。理也。夫昔之用民者由前、用上所言。今之用民者由後、用下所言。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為禮也。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

欲觀夏道、是故之商也。杞、夏後封杞。而不足徵也、徵、證也。吾得夏時焉。於十二月之正、正夏得天心之中。或謂即夏小正之屬。小正、夏之書名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殷後封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得天地陽陰之書、即易也。商易曰歸藏、歸藏首坤次乾、故也。乾坤之義、夏時之等、例也。吾以此觀之。夫禮、初也、始於飲食。記作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初、始也。始、猶起也。飲食、人之大欲、人以飲食而生、故禮亦緣此而始。此非禮之所由起也。太古之時、其燔黍擘豚、古未有釜甑、以米肉加於燒石之上、熟而食之。汙罇而抔飲、鑿地為罇、掬手而飲。蕢桴而土鼓、束草為桴、摶土為鼓。猶可以致敬於鬼神。享其德、不求備物也。及其死也、升屋而號、曰高高作皐、引聲之言。其死者之名。復、然後既不復、然後以下乃行死事。飲⑬腥苴熟、始死含以珠具、將葬、苞苴以遣莫而送之。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為天望而地藏也。氣上、故望天而招、體降、故穴地而藏。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⑭掘地而居、謂營窟、土處避寒也。有柴曰橧、在樹曰巢、木處避暑也。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毛未盡而食曰茹。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用刑範治金為器也。合土、和合泥土為陶器也。以為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毛炙曰炮、煿炙曰燔。以亨以炙、沈而煮之金曰亨、貫而置之火曰炙。以為醴酪。醴、醴酒。酪、酪漿。治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按禮、辨酒之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室內在北、太古用水、故尊尚之。戶在室稍南、堂在室外、下則堂下矣。去古漸遠、故五者各以等降殺之。玄酒、即泛齊。醆、即盎齊、澄、即沈齊。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其祝嘏、以降其上神上神、天神也。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言行禮如此、則神格而鬼享矣。作其祝號、按禮、祝號有六、神鬼祇牲盛幣也、皆美其辭以告神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此三者法上古禮也。熟其殽、雖有所熟、猶有所腥、不忘古也。至下合亨、則無後⑮腥矣。趏同越、翦蒲也。席以坐、疏布以罩、當作冪、覆酒巾也。質、故用疏冪。衣其浣布、涑⑯染以為祭服。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嘉、善樂也。是謂合莫。契合於冥漠之中也。此以上至熟其殽、法中古禮也。然後退而合亨、合其亨熟之體、無復腥也。體其犬豕牛羊、體謂解其牲體而薦之也。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簠簋、詩傳、瓦器、以盛黍稷。籩、竹器。豆、木器、以盛果核俎醢。鉶、銅器、如鼎、和羹之器也。祝以孝告、祝通孝子語於先祖。嘏以慈告。以傳先祖語於孝子。是為大祥。祥、善也。合亨以下、此當世之禮也。此禮之大成也。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絇履、紳帶搢笏者、賢人也。章甫、冠名。絇、履頭之飾。紳、大帶。搢、插也。笏所執以書思對命者。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

衣玄裳冕而垂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煮。（端衣玄裳、冕服也。軒、軒車。煮辛菜也。）斬衰菅菲（菲、菅蒯草履名。一作屝。夏曰屝、周曰屨。）杖而歠粥者、則志不在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言服其服、則制其□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謂之庸人。孔子曰、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格、法也。）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五鑿為正、心從而壞、（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雖似於正、而耳欲聲、目欲色、鼻欲嗅、口欲味、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一曰五鑿、五情也。）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通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行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處猶守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言務所務者、皆得其要也。）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言若性之所命、形之所賦之不移。）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所言必忠信、無怨惡也。）仁義在身而色無伐、（躬行仁義而無矜伐之色。）思慮通明而辭不專、（心思意慮昭明通達、不專尚言辭。）篤行信道、自強不息、（德行純篤、信行聖道、強行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油然、不進之貌。一作偕紓遲也。不及、謂從之末由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依德而行、不過其法。）行中規繩、（所行所為、規矩準繩。有）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其言可為天下取法、言滿天下無口過、故不傷身。）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其道可化民、亦不傷於身。）富則天下無宛財、（德惠而天下化之、不獨富也。）施則天下不病貧、（德普而天下賴之、不獨貧也。）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其德可配天地也。）變通無方、（隨時變通、不執滯也。）窮萬事之終始、（窮萬物之本末。）協庶品之自然、（合衆物之自然。）明竝日月、（其明可竝日月之光。）化行若神、（神化行於天下、如神不可測。）下民不知其德、（民圍於德化、不知其有德也。）觀者不識其鄰、（鄰以喻界畔也。）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公嘆曰、善哉夫子之言、非凡可比。）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⑰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君知此言、已知五儀之教也。）丘亦無所聞焉。（謙詞也。）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君入太廟、從右而入。）登自阼階、（由東階而升。）仰視榱桷、（舉目視梁。）俯察机⑱筵、（下視祖宗位。）其器皆存、（祭器皆在。）而不覩其人。（不見祖宗之主。）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昧爽夙興、(未明時起。)正其衣冠、(整理其衣服冠。)平旦視朝、(平明臨朝。)時慮其危難、(思其危亡之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有一物不待其道、則亂之自此始。)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冥、(日出聽事於殿庭、至晚也。)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諸侯子孫來朝如客。)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禮相遜、正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深遠而思。)出於四門、(出國四門之外。)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觀亡國定⑲域、必有定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君如舟船。衆人如水。)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能明此五者、(君能知思此五者。)又留意於五儀之事、(又畧留心五儀之事理。)則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問於孔子、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官所司也。言各當以其所能之事任之也。)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哼哼。(捷、敏疾也。鉗、妄對不誠也。哼、多言也。)捷捷、貪也。(捷捷不已、所以為貪。)鉗鉗、亂也。哼哼、誕也。(誕、欺詐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言無智、雖不慤信、不能為大惡。不慤信而有智能、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⑳攻、其道如何。(我欲吾小國能自守、而大國或來攻我、則其道如何。)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天下之人、皆為公之民。)將誰攻之。(何以更來攻。)苟違此道、(如或反道如此。)其民畔如歸、皆君之讎也、(百姓皆畔如歸。)將與誰守。(將與何人共守其國。)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乃廢其山澤之禁令也。)弛關市之稅、㉑(能罷關市之稅賦。)以惠百姓。(以惠予百姓。)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有二乘。(一曰物、雙曰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博有三十六道。)哀公懼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惙、憂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言之、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益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以雀之德為助也。)不脩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已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此[illegible]

天祥而暴致之也。妖孽桑穀㉒並生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鉃法圮，以致妖孽，桑穀並生也。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脩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季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已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此逆天災而德致之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如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鄙固、即前篇實固之意。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外傳作好干上。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將行也。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孔聖家語圖卷之二

校記

①朝：當作「爲」，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②鈁：當作「澤」，見右引書。

③楖：當作「撮」，見右引書。

④飭：當作「飾」，見右引書。

⑤節：疑當作「廉」。

⑥如：當作「用」。

⑦「然」下當脱「後」字，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⑧子：當作「之」，見右引書。

⑨攝：當作「懾」，見右引書。

⑩甫：當作「再」，見右引書。

⑪爲急：當作「急爲」，見右引書。

⑫杯：當作「抔」，見右引書。

⑬飲：當作「飯」，見右引書。

⑭拙：當作「掘」，見右引書。

⑮後：當作「復」，見右引書。

⑯涑：當作「練」，見右引書。

⑰「誉」下當脱「知」字，見右引書。

⑱机：當作「几」，見右引書。

⑲定：疑誤。

⑳「則」下當脱「無」字，見右引書。

㉑能：疑誤。

㉒「穀」下當脱「生」字，見右引書。

孔聖家語圖卷之三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農山、（山在魯地。一作景戎。）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於地。（蟠、委也。）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攘、卻也。）搴旗執馘。（搴、取也。取敵之旍旗。馘、截敵之耳、以效獲也。）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①之野、（漭瀁、廣大之野。）兩壘相望、（兩軍。）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兵凶事、故子貢尚白衣素冠。）陳說其間、（談說齊楚於陣中。）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敷陳用兵之利害、言二國之患難。）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薰蕕之草、其類各異。）堯桀不共國而治、（道不同不相為謀也。）以其類異也。回願②明王聖主輔相之、（回所願欲明聖之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所以敷陳之也。）道之以禮樂、（又以禮樂輔導之。）使民城郭不脩、（言世治也。）溝池不越、（無事於此。）鑄劍戟以為農器、（言無事於兵、故以為農器也。）放牛馬於源藪、（牛馬不用、放散於源藪、與古者放牛於洮林之野、歸馬於華陽之岐者、可以與同日語矣。正此意也。）室家無離曠之思、（男女有室家、亦無離曠怨思也。）千歲無戰鬬之患、（言太平也。）則由無所施其勇、（天下平治、無有事兵者矣。由雖勇也、其將何所施乎。）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天下平治、則齊楚之君自無爭鬬、賜雖有辯才也、又何施乎。）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三子言志、各出本意、顏回之志如此、夫子果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魯有儉嗇者、瓦鬲（鬲、曲腳鼎也。）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③、（型、瓦甂小盆也。）以進孔子。孔子受之、而說、如受大牢之饋。（饋與餽同。）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夫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思（一作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弃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餘、飪同。）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匹也。）也。惡有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季羔為衛之士師、（獄官。）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

（事見他書。）季羔逃之，走郭門，（知禍而避，義也。）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鈌。」（言彼有空可以逃。）季羔曰：「君子不踰。」（羔言君子之人不可踰空鈌之處也。）又曰：「彼有竇。」（刖者又曰，彼處有穴可以逃難。）季羔曰：「君子不隧。」（羔又言君子不從穴出。）又曰：「於此有室。」（刖者又言此處有室。）季羔乃入焉。（隨其迹以逃難。）既而追者罷，（追羔者不追。）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我者不可察生，汝而刖子之足④。）今吾在難，（今我在患難之中。）正子報怨之時，（此正汝報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而指刖者。）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柰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變色貌。）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一作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季平子用孔子由委吏至司空，千鍾祿也。）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見老聃而西觀周，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於老子。孔子歷觀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學也。）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正其本而萬物皆正。）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大顛、閎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致，推極也。春秋以二始舉四時也。）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已行化（載亦行也。言行已以行化其身正，不令而行也。）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曾子曰：「入其（一作是。）國也，言信於群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脩溝瀆，（同百姓脩導溝渠。）以民之勞煩苦也，（見百姓勞役煩苦。）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每人與之。一食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乃使子貢往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脩溝洫以備之，（故使百姓脩導溝渠以防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何不白於君，發粟以貸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是欲暴揚其君無恩惠及人。）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得仁道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

糾而不能、是不智也。按齊襄公立無常、無常度⑤也。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心、是無醜也。言不恥惡。事所射之君、初、魯聞知無知死、發兵送公子糾入齊、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以拒公子小白。管仲射小白中帶鉤。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而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於取仁、未足多也。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也。也作矣。一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鐮、鐮、鐵也。刈鉤也。帶索、哭音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絶、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⑥。不飾無類、無類失親、類宜為貌。惟不飾故無貌。體貌矜莊、然後親愛可久、故曰無貌失親也。失親不忠、情不相親、則無忠誠也。不忠失禮、禮以忠信為本。失禮不立。不學禮則無以立也。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汚池、水潦注焉、萑萑、細葦也。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源、泉源也。水注於池而生萑葦、觀者誰知其非源泉乎。以言學者雖從外入、及其用之、人誰知其非從此出者乎。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寬其力也。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自食惡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為二親負米於百里之外而歸。親喪之後、南遊於楚、南遊官於楚國。從車百乘、百乘之車相隨從。積粟萬鍾、俸祿多也。累絪而坐、重席而坐。列鼎而食、羅列鼎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言不可復

生也。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生則能盡其力、死則能盡其思。

孔子之郯、郯、國名、少昊之後、魯之郯縣也。郯子達禮、孔子故往詣問焉。遭程子於途、傾蓋傾蓋、駐車。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一五匹曰束。以贈先生。贈、送遺也。子路屑然屑然、恭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中間謂紹介也。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清、視清明。揚、眉上廣。宛、美也。不期而會曰邂逅也。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河水有石絕處。石梁、非謂河有梁也。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八尺曰仞。圜流九十里、水深急則其流回圜。魚鼈不能道、行也。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以衣涉水曰厲。又度也。孔子使人竝近也。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措、一字兩義、此者也、後置也。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成身、成其身也。親之、而況於人乎。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夏名商。孔子曰、之為人也、甚悋吝同。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楚昭王渡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取之以上楚王也。王大怪之、遍問群臣、莫之能識。使使聘於魯、問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此萍草之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吉祥之兆。唯伯者為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弃其親而塟。賜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懍懍、危懼貌。扞馬、突馬也。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御一作讐。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金⑧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贖貿貸也。)

子路治蒲、(為邑宰。)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由也願聽受夫子治蒲之教誨。)子曰、蒲其如何。(言蒲邑風俗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路言蒲人皆強、難其為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己能恭敬則可以攝服其強勇。)寬而正、可以懷強、(行寬心好、正道可以懷柔其強暴。)愛而恕、可以容困、(能愛恕可以容其困之。)温而斷、可以抑奸。(和温而能斷、可以沮抑其奸邪。)如此而加之、則正(正治也。)不難矣。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恕者、反己之謂。)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端身、正己也。己正而正人、不為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正道宜行、而世莫之能貴、故行之則有所不容。)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世亂則隱、然以道為行者、亦不忍為隱事。)今欲身亦不窮、(謂能容也。)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辯當其理、得其說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聽者不明察、則其道不能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聽者不能考校其奇偉不群、則道不見信。言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政太曉了分察、則民不能安矣。)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不終、(剛則折矣、不終其性命。)徑易者則數傷、(徑輕也、志輕則數傷於義。)浩倨者則不親、(浩倨簡畧、不恭之貌。如是則人不親矣。)就利者則無不敝。(言好利者必不可久。)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起憂患從勞苦輕者宜為後、重者宜為先、不適己自便也。)見像而勿強、(像、法也。見法而已、不以強世也。)陳道而勿怫。(怫、詭也。陳道而已、不與世相詭違也。)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傾欹易覆之器。韓詩并說苑云、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太平御覽引家語亦然。晉杜預傳云、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當以周廟為是。)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

宥與右同。言可置於座右也。說苑作座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淮南子作宥卮。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宥卮也。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以戒滿也。故常置於座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說苑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乃注之水、韓詩并說苑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振、動也。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讓。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對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生、諸生、謂萬物生也。而不為也。物得水而後生、水不與能而又不德。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倨拘、必循其理、卑一作埤、增也。倨一作裾、方也。拘鉤同、曲也。言水益卑而或方也。或曲、必循其理也。裾居御切。拘居侯切。○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谿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概、平斛木也。言水盈而不概、自平也。此似正。綽約綽作婥、柔弱也。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此化絜、絜與潔同。易曰、言萬物之潔齊也。潔齊、謂物之洗潔而盡出也。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既、盡也。輟、止也。○蓋、胡闔切。扇戶也。觀北面之蓋、皆斷也。彼將有說焉、匠之過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工巧、蓋貴文矣。貴文也。荀子曰、因麗節文也。尚有說也。尚、猶必也。言必有說。

孔子曰、吾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殆、危也。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事君而達、得志而見故人、曾無舊言、是弃其素交而無進之之心者也。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踈賢而近小人、危亡之道也。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不然進哀公之意、故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鄉作向。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荀作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爭、諸作諍。天子有三

公四輔。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諸侯有三卿內外史。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大夫有家相、室老邑宰。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士雖有臣、既微且陋、不能以義匡其主、故須朋友之諫諍、然後不行不義之事矣。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子順父命、豈可以詎得謂之孝乎哉。臣從君命、奚詎為貞。臣順君令、豈詎得為貞。夫能審其所從、詳審其所從之宜與不宜。之謂孝、之謂貞矣。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倨與裾同、言其服盛而氣傲也。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按韓詩外傳為不足濫觴、言其微也。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惟下流水多邪。下流水多、故使人畏。服盛氣盈則衆畏之。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自矜於言者華而無實。奮於行者伐。矜於行者自伐其功。夫色智而有能者、知見於色、自有其能。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如。褐、賤者服。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衮冕、文衣盛飾也。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為政事、好生惡殺也。其任授賢而替不肖。用人則取其賢者、而不肖則不用之也。德若天地而靜虛、德之大如天地也。化若四時而變物也、化民四時如之變化萬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天下咸奉承其風教、以及於夷狄、皆仰舜德。鳳翔麟至、鳥獸馴德。言禽獸皆順其德。無他也、好生故也。知人無害之之心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因縣陳而取之。申叔時諫、楚莊王從之、還復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離下艮上為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以其飾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琱、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召伯聽訟於棠樹之下、民作甘棠之詩。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子路言古人必以劍自護其一身也。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古之君子以忠處民、以仁護身。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居身環堵之中、而知千里外事。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人有不善者、我則以忠道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有侵犯暴逆、我則以仁道固結之。何待劍乎。何必以劍自衛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齊、裳下緝也。受教者攝齊升堂。由勇人也、聞夫子之言、即願受教、聖道感之也。

楚恭王出遊、亡烏皞之弓、恭王出遊而失其弓。烏皞良弓之名。右請求之。左右請搜求之。王曰、已之。王曰舍之。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楚王失其弓而楚人得之、又何以求。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夫子聞楚王之言、曰惜乎其度量不廣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但言人失弓人得之而已足矣、一何用其言楚也。

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其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其子幾是。近也。重獄事、故與衆議之。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為一兆、武仲三年為二兆、孺子容三年為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克、能也、而宜為如。按說苑憑作馬人。孰克如此、王註屬憑說、說苑作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十乎。蓋指三大夫也。良是。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春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未之有也。

虞芮二國虞在河東大陽縣、芮在馮翊臨晉縣。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西伯仁人、即周文王也。盍往質之。何不往彼質正。入其境、既至西伯疆界。則耕者讓畔、農夫相讓如此。行者讓路。行路之人相遜而行也。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士遜大夫為尊。大夫讓于卿。言相遜也。虞芮之君曰、嘻、二國之君嘆曰。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不可入君子之國。遂自相與而退、二國相退。咸以所爭之田為閑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文王之道無以加矣。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言其不施號令而民自從、不施教誨而民自聽、可謂至矣。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識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紳大帶。委端、委禮衣也。章甫冠名也。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胡、何也。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胄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市弗能為廉也。而長者不為市。言為長者之行、則不能為市賈之事。竊竊宜為察。夫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二句疑有闕誤。王曰、言人退之而不怨、先之則可從、足以為師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己焉、君子恥之。業與人同、而功與人異、故君子恥其不及也。

魯人有獨處室者、魯國有男子獨居於室者。鄰之釐婦釐、寡婦也。亦獨處一室。鄰之寡婦亦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之室壞、室為風雨所損。趨而托焉。趨男子之室、托避風雨。魯人閉戶而不納。男子閉戶、不與寡婦入。釐婦自牖與之言、寡婦隔窗與男子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汝何為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言男女不六十餘歲、不可居處同也。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今汝尚少、我亦少、是以不敢容汝進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以體覆之曰嫗。不建門之女。不建門名。柳下惠事見他書、今此不必具載。魯人曰、柳下惠則可、言柳下惠有德、則自然可也。吾固不可。在我實異、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我將以我之不可為學柳下惠之可以為我觀、此則可見其有守、非他人可比。今世人有踰牆相從、鑽穴相窺者矣、尚何望其婦之趨托而不容入乎。然其有見於此者、其不汗顏者亦幾希矣。此非小事、乃克己復禮之端、自古賢人自遠褻狎工夫、其可忽乎。學者察焉可也。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凡欲學柳下惠之人、未有若魯之男子者也。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心期造至善之地、不習他人也。可謂智乎。不可謂明智之人。

孔子曰、小辨害義、言小人口辨害正義。小言破道。言小人言語破碎大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關雎取鳥以興、君子美其詩。取其雌雄之有別。取其匹偶有分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鹿鳴篇以獸取興、而君子亦大其詩。取其得食而相呼。取鹿相呼而食之意。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如嫌鳥獸之名而不取其義、固不可與言詩矣。觀此則小

害之言宜作嬉。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荐臻。豳詩曰、⑫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鴟鴞之詩。以鳥之為巢喻我國家積累之功、乃難成之若是。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今者周公時言我先王致此大功至艱、而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遏絕之以存周室也。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侮之、其可得乎。周自后稷積功累行、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父、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太王都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太姜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能一作其。武庚、紂子、名祿、與管蔡共為亂。邶、北昧切。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驂之以服、和調中節。蓋驂馬在外、服馬在中也。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言御法得則馬和也。政⑬道得則民和也。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轡、馬韁也。組、經緯也。紕、織也、飾也。○紕、毗意切。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邶為紂都、故引以喻周之善御民也。竿旄之忠告至矣哉。⑭干旄之詩、樂乎善道告人、取喻於車之竿旄、飾以素之紕、良馬如組紕之義、引之以明紂之

不樂善道也。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小雅之篇第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天、時也。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逄、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正月六章之辭也。局、曲也。言天至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干諱忌也。蹐、累足也。言地至厚、已不不敢不累足、恐陷在位之羅網也。累足、重足也。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孔聖家語圖卷之三

校記

①湃：當作「湃」，見本句小注。

②「願」下當脱「得」字，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③士：當作「土」，見右引書。

④此句疑有誤。

⑤「常無常度也」：當作「知」，見右引書。

⑥飾：當作「飭」，見右引書。

⑦道：疑當作「遺」。

⑧金：當作「令」，見右引書。

⑨縣：當衍，見右引書。

⑩生：疑當作「者」。

⑪其得取：當作「取其得一」，見右引書。

⑫殆：當作「迨」，見右引書。

⑬彊：當作「繮」。

⑭干：當作「竿」，見右引書。

孔聖家語圖卷之四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名說、孟僖子之仲子。曰、吾聞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在周時為守藏吏。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昭公曰、臣受先臣之命、先臣、孟僖子也。云孔子聖人之後也、聖人、謂殷湯也。滅於宋。孔子之先去宋奔魯故曰滅於宋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弗父何、僖公世子厲公兄也。讓國以授厲公。春秋傳曰、以有宋授厲公。始有國、謂始有宋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戴武宣三公也。三命茲益恭。初命考父為士、再命為大夫、三命為卿。故其鼎銘曰、臣有功德、君命銘之於宗廟之鼎也。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傴恭於僂、俯恭於傴。循牆而走、言恭甚也。亦莫余敢侮。余、我也。我、考父也。以其恭如此、故人莫之侮也。饘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饘、糜也。為糜粥於此鼎、言儉之至也。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武仲謂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則必有明君①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將在孔子。屬臣曰、女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豎子侍御、與敬叔俱至周、敬叔與夫子同至周。問禮於老聃、見老子、問古之禮。訪樂於萇弘。見周大夫、問之以樂。歷郊社之所、過郊祀社祭之處。考明堂之則、考究明堂之法則。察廟朝之度。審宗廟朝廷之法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興也。我今乃知周公之聖德及周家之所以興王也。及去周、及離去周京也。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此今之人聰明深察、而反近於死者無他也。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夫子觀周明堂及四門之墻。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見堯舜桀紂之畫象也。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堯舜為善則興、桀紂為惡則廢、其形狀可以為鑒戒。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却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參、三也。倉含切。緘其口、三重封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雖處安樂、必警戒也。無行所悔。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

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莫言無所聞知、神明已窺伺人。）熖熖不滅、炎炎若何。（如火方熖熖而小、若不滅之、及炎炎而至、則將如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如水涓涓細流、若不壅之、終成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木如毫末之小、若不拔去、將用斧柯而斫。）誠能慎之、福之根也。（誠能謹戒、是為禍之根本。）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口過、毋謂無害、乃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君子則知天下之人不可居其上、故謙以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知衆人之多、不可居其先、故謙已後人。）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雖持下、人莫踰之。人皆取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從。（或之東、西轉移之貌。）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②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水以右為尊、江海雖在於左、亦能為百川長、以其能下故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上天之道、雖無親、然其因亦能下人也。）戒之哉。（言當以此為鑒戒也。）孔子既讀斯文也、（夫子讀銘既畢。）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其言朴實而有理、近情而可信、不比他文之無益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戒謹恐墜陷也。）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孔子見老聃而問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流猶過也。）聽者亂於辭。（辭一作失。）如（如一作知。）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忘字亦似有誤。）

弟子行第十二（夫子弟子升堂入室者七十餘人、故以名篇。）

衛將軍文子（將軍、衛卿、名也。文子、彌年。）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造道之多者、凡七十二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為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謂賢人之舉動不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知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②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貳、再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稱言不苟、（舉言有不苟且。）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一人、天子也。應、當也。侯、惟也。言顏淵之德足以媚愛天子、當於其心、惟以慎德也。此大雅下武之辭也、與今詩註不類。後放此。）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言惟能長是孝道、足以為世法則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不以貧累志、如在客也。）使其臣如借、（言不有臣、如借使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不遷怒於人、不深怨於人、亦不記人已之過失。）是冉雍

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子疑衍文。言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大雅蕩之辭也。本謂人君疾威其下、而言天之生人、初無不善、而不以善自終、而為疾虐也。此與冉雍不怒之意次配、故孔子以是告之。）匹夫不怒、惟以亡其身。（此即上文所引疾威之意。匹夫、無土之人也。惟、思也。所以不怒者、思亡其身之禍也。）

不畏強禦、不侮矜寡、（矜與鰥同。）其言循性、（率性而言、不侮其情也。）其都以富、（仲由長於政事。）材任治戎、（其材可以治軍旅。）是仲由之行也。（仲由之行如此。）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為下國駿龐、荷天子之龍、不戁不悚、敷奏其勇。（此商頌長發之詩也。拱、共同、法也。駿、大也。龐、厚也。戁、忌也。悚、懼也。敷、陳也。奏、薦也。龍、和也。此孔子和仲由以文之義。言受大小法、為下國大厚、乃可任天下道、而不忌不懼、以敷奏其勇、斯為和之以文也。〇拱、居勇切。龐、莫孔切。龍、丑勇③切。）強乎武哉、文不勝質。（文不勝其勇。）

恭老卹幼、不忘賓旅、（賓旅、謂寄客也。敬老、慈幼、雖在於賓、亦不忘也。）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勤於六藝之文、不倦其力以求其義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勤學則可謂明哲故也。）卹孤則惠、（閔卹孤者則可謂之惠也。）恭則近禮、（恭敬則近乎禮。）勤則有繼。（勤則常不間絕。）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曰宜為國老。（國老、助宣德教者也。）

齊莊而能肅、志通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也、（經禮、一作禮經。）威儀三千則難也。（言經禮三百可勉學而能之、威儀三千則難、而公西赤能躬行之。）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擯、道也。言為相者當觀容貌而擯相其禮、度其禮而擯相其辭。度事制儀、故難能之也。）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成、猶成人之成、以孔子稱赤能三千之儀、故遂以為成也。故孔子曉之曰、當擯相之儀則達矣。言於治國之大禮、則未達也。）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

滿而不盈、（能持滿而不盈也。）實而如虛、（雖飽於實理而若常虛。）過之如不及、（作事雖已是、猶如未是不自足也。）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言其容貌則恭敬而不容怠惰也。）其德敦、（在心之德敦④篤也。）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大人、富貴者也。浩浩、廣大自得之貌。）是以眉壽。（不暴富貴、靜虛自得所以為壽也。）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言孝者德之本始、弟者德之次第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信者謹厚之德、忠者正直之德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中、之仲切。）以此稱之。

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以貴爵為樂。）不侮不佚、（侮、佚、貪功慕力之貌。）不傲無告、（不侮鰥寡孤獨之人也。）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弊與敝同。不弊即不傲無告也。）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此大雅泂酌之辭也。言師之不敝百姓故民皆親愛之如父母也。）夫子以其仁為大、（句）學之深。（謂其仁、而至於大學

而能入其深也。送迎必敬、待賓客恭敬也。能上交下接若截焉、上與人交、下與人接、截然各得其體。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用也。夷、平也。殆、危也。言用平則止、無以小人至於危也。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險、危也。言子夏能以斷之、近小人、斯不危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廉、薄也、儉也。言不自利也。其事上也、以佑其下、言所以事上、乃欲以佑助其下也。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夫謂滅明、中猶當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善其事、當致其詳。欲給則豫、欲事給而不蹶、莫若豫而前定。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⑤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居言其存、故止曰仁。言有所載、故兼曰義。詩大雅抑之篇。一日三復、愼之至也。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謂殊異之士。大戴曰、引之以為異姓。婚姻、言以兄之子妻之也。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越一作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言其往來常正、故跡不履影也。啓蟄不殺、春分蟄蟲始振、不殺所以養氣之生也。方長不折、春夏草木盛長、不折所以養氣之通也。執親之喪、未嘗見齒、記曰、笑不見齒、則非以言為見齒也。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人也。人一作仁。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恭即順也。成湯行恭而能仁恕、故能疾行下入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孔子引之、蓋言柴能行順恕之道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中庸之人為時所用。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壹、謂皆也。抑末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女次為知人矣。言為知人之次。子貢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觀也。孔子曰、然。吾亦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知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伯夷姓墨、名智、字公達。叔齊名允、字公信。夷、齊謚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敎不道、蓋趙文子之行也。趙大夫、名武。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陳謂陳列於君、為君用也。不陳則行而

退、蓋隨武子之行也。(晉大夫士會食邑於隨。)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誕、欺也。)內植(植、立也。)自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銅鞮、邑名。伯華、羊舌赤也。銅鞮一曰官名。)外寬而內正、自拯於隱栝之中、(當作隱栝。隱栝皆從木。所以拯物也。)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蓋蘧伯玉之行也。(衛大夫、名瑗。)孝恭慈仁、允德圖義、(允、信也。圖、謀也。)約貨去怨、(利者怨之所聚、故約省貨利、所以遠怨也。)輕財不匱、(匱、竭也。不竭人之財也。)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謂不量度其臣之德器也。)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君有道則順從其命。)無道衡命。(衡、橫也。謂不受其命而隱居也。)蓋晏平仲之行也。(齊大夫、名嬰。)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無口過也。)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命、(易、治也。行、胡孟反。)〇居下不援其上、(援、扳也。不扳上以求進也。〇僕于推切。)其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雖有觀四方之樂、常念其親、不盡而歸也。)以不能則學、不為己終身之憂。(不能即學、既得即則無憂矣、何至終身。)蓋介子山之行也。(即介子推。史作介山子。然按晉世家、晉文公即位、求介子推不⑥。聞其入於綿上山中、文公表其山而封之、號曰介山。)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畧舉耳目之所及而已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晉大夫也。)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於其所長。)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有心過則速改、不更宿也。)其為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盡善道而是其正也。謙、)其為輿尉也、信而好直、(直、正也。)其功。至於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以時出之、悔未及之、是其志也。)公曰、暴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智足以治諸侯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其誠信能守國也。)靈公愛而任之。(公愛渠牟而任用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有國士曰林國者、見有賢人則進於君而用之也。)而退與分其祿。(君而不用則分己俸與之。)是以靈公無游放之士。(當時國士無游放者。)靈公賢而尊之。(公以林國為賢而尊禮之。)又有士曰慶足

者、又有國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衛大夫史鰌。以道去衛、有故而去國。而靈公郊舍三日、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待史鰌反國而後歸也。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　今之人臣孰為賢。今世人臣以何者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但往者齊國有鮑叔、鄭國有子皮國是賢人。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貢言管仲齊之賢臣、子產鄭之賢臣。意者當今之賢無出斯二人矣。今曰鮑叔、子皮二人而已、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哉。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夫子呼子貢名曰、汝所聞是以用力於當時者為賢、是以進賢於其君者為賢乎。言此以語之。子貢曰、進賢賢哉。言進賢為君者為賢也。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未聞管仲、子產能進人才之賢於己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於淫樂、耽湎於酒。佞臣諂諛、窺道其心。忠士折口杜口不言。逃罪⑦。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為。為、猶治也。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此四者、勤行此四者。可以正國、以之正國可也豈特一身者哉。豈但一身而已哉。夫不比比、親輔也。於數親也。而比於疎、不亦遠乎。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　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子路言由聞晉國有中行氏者也。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徒尊賢賤不肖、其國亦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賤而讎之。怨讎並存其國、怨仇之人皆在國中也。鄰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孔子閒處、喟然嘆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伯華、魯之賢人也。使其不死而見用。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哉。子曰、由、女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未受祿命之家。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

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士一有士字。君子哉。

齊景公來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說、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偷。偷疑作渝、變也。一作偷、苟且也。首拔五羖爵之大夫、首宜為身、五羖大夫百里奚也。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公言寡人。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詩大雅酌之篇。愷、大也。悌、長也。君子德大且長、則為民之父母矣。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得此意矣。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國之列都皆得其道。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官府治理、為之柰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辨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豈為政之道在於多端乎。子曰、各因其事也。夫子言皆各因其失而對不同。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多臺榭之華靡、溺苑囿之宴樂。五官伎樂不懈於時、其倡官妓樂無一時少息。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一日賞大夫之官者三人。千乘者、大夫之家也。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孟孫、叔孫、季孫、所謂三人也。內比周以愚其君、在內則結為黨與、黨愚惑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在外則距諸侯之賓客、以蒙蔽君之聰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廣而都狹、荊、葉公所治之地。其土地雖廣、其所都則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君、百姓有離散之心、不追寧處背

也。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詩不云乎、喪亂蔑⑨資、莫惠我師。此大雅板之辭也。王曰、蔑無也、資財也、師衆也。言亂亡之政、重富厚斂、民無資財、曾莫肯愛我衆也。與今詩傳不同。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小雅巧言之辭也。邛、病也。言讒人不能供職、惟以為王之病而已也。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小雅四月之辭也。言離散成病而歸咎於禍亂者也。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說苑作正諫。王註曰、正其事以譎諫其君、與說苑合。若譎者、詭寄其辭、納約自牖之義也。二曰戇諫、戇諫、無文飾也。三曰降諫、卑降其體、所以諫也。四曰直諫、以直道而諫也。五曰諷諫。借他事引援而諫。唯度主以行之。唯在審度其君意向而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諷諫則可遠罪避害者也。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王曰、此說倍⑩失義、不宜說得道之意、而云禮賢、與上不相次配。又文子無禮賢之事。○按左傳、中行文子得罪於晉、出奔朝歌。從者曰、謂此嗇夫者、君子人也、胡不休馬待後車者。文子曰、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好佩、又遺我王。是以不振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⑪之、入朝歌。孔子聞之曰、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為福、此謂是與。若入將死、以不入得活、故曰轉禍為福也。

楚王將遊荊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　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荊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母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夫子待二子、愛敬之極也。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為、夫子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其治民可謂德惠之主。於學為博物。其為學乃博物之君子。晏子於君為忠臣、其事君可謂忠直之臣。而行為敬敏。其所行恭敬而敏速。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齊君大以為異、不知為何物也。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商羊、鳥名。主有水災。昔童兒有屈一脚、振肩而跳、昔有小兒屈其一足、振動兩肩而跳躍、此水災之兆。且謠曰、天將大

雨、商羊鼓舞。其謌曰、天將有大雨、以商羊出而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今齊國有此鳥、童謠之言應矣。急告民趨治溝渠、脩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俄而果有大雨、水溢而泛。諸國傷害人民、他國皆為洪水傷害人民也。唯齊有備不敗。惟齊國之防備、故不為害也。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⑫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魯邑。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子賤名。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者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嘆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專務賢人以輔佐。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賢人為百福之所宗。神明之主也。神明之所宗。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

子貢為信陽宰、子貢為信陽邑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女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言不必代而代之也。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言不足代而自賢也。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此下疑申飭勤慎奉時之義。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民莫若平、臨財莫如廉。財利莫如清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他人有善、如其自有善也。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是以君子之人無所不用其敬。

子路治蒲三年、子路為蒲邑宰三年之久。孔子過之。過高邑。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能忠信而寬和。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此子路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其⑬清閒、公庭清閒無事。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雖三次稱美其善、不足以盡其美也。

孔聖家語圖卷之四

校記

①君：當作「德」，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②「雖」下當脱「尊」字，見右引書。

③剪：當作「隴」，見《廣韵》。蓋「龍」讀若「寵」也。

④孰：當作「敦」。

⑤仁：當作「言」，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⑥「不」下當脱「得」字，見《史記·晉世家》。

⑦「罪」下當脱「不言」二字，文義較順，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⑧黨：疑當作「以」。

⑨富：當作「賦」，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⑩「倍」下當脱「道」字，見右引書。該本作「背義失道」。似義較長。

⑪後：當衍；以：當作「由」，見右引書。

⑫微：當作「徵」，見右引書。

⑬其：當作「甚」，見右引書。

孔聖家語圖卷之五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為君子也。論語、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易、正其本、萬事理。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孝、百行之首。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喪與其易也、寧戚。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後之發、先之至。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君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居國有道矣而嗣為本、太子、天下之本也。本揺則國隨之。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生財有大道、為之者疾。置本不固、置、立也。無務豐末。豐、培使大也。本不固、末雖豐而必覆。大學所謂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親戚不悅、無務外交。先自薄矣、外交何為。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但記所聞而言、言不出記中、故不務多說也。又說苑曰、聞記不善、無務多談。比近不安、無務求一作脩。遠。是故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商湯、周武由聽蹇諤言、故昌盛。桀紂以唯唯而亡。夏桀、殷紂、其臣順意惟惟惟、故亡其國。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君父兄士若均無諫爭之人、欲自少其過失者、未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國不至於危亡、家不至於悖逆。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父子兄弟俱無過失、朋友亦無棄絕矣。

孔子見齊景公、公說焉、請置廩丘之邑以為養。孔子辭而不受。入為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甚矣。於是遂行。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皇皇、光美也。忒、差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①奢侈、而弗可振、振、救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和也。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夏蓋自知其哀之已盡也。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

之琴、使之絃、切切（急迫而不和也。）而悲。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閔子自知其哀之未忘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句）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人之戇則有危亡之敗也。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二卦名。）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自益、自益者必有以決之、（易卦之序、損次得益、益次得夬。夬者、決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句）道益之謂也、（所以自損者、求益其道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德愈盛而心愈下也。）夫學者損其自多、（不自有也。）以虛受人、（虛如虛心之虛、易咸象辭。）故能成其滿、（受人之益。）博哉。天道成而必變、（成謂成物。成而必變、未嘗得久。）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持滿者不能受天下之善、何虛以能久。）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書、帝堯允恭克讓。允、信也。克、能也。）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迄、至也。）夏桀昆吾、（昆吾、國名。助桀為惡。）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湯放桀、誅昆吾。）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成滿也、是非損益之徵與。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上四句見易豐彖傳。）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輿而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式、車前可憑也。）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嗟何及矣。（言事至而後悔、吁嗟又何及矣。）今女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為非、以非為

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疑作揵。渠焉切。舉也。）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女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之事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殪、仆也。於計切。）而不避。既（已也。）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女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荆公子（介子推也。）季十五而攝相事、孔子聞之曰、使人往觀其為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堂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荆乎。（言不及於失也。又說苑、介子推云云。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兩二十五人之智云云、況荆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②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言不必信、惟義所在也。）賜能敏而不能詘、（言人雖敏辨、亦宜有屈折時也。）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雖矜莊、亦宜有和同時也。）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說苑、兼此四子者、丘不為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聲宜為啓、或曰榮益啓也。）行乎郕之野、鹿裘素③琴瑟而歌。（新序作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季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得宜為待。）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怵、怵惕也。待宜為得。）慎於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已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

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導與道同。）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二子、顏回、史䲡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子夏好與勝己者處。）賜也④悅不若己者處。（子貢好與不如己若相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皆以彼知此也。孟子觀遠臣以其所主、觀近臣以其所為主、意同。）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久後不聞其香氣、與芝蘭居化矣。）⑤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鮑魚、鱐魚也。○部巧切。）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久後不知其臭氣、亦與鮑魚俱化也。）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齊大夫、名嬰。）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之本、（本、謂根也。）三季湛（浸物水中曰湛。○湛、直禁切。）之以漉酳、（澄酒曰漉、以酒漱口曰酳。○漉、盧谷切。酳、羊進切。）既成噉之、則易以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詳、審也。）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道。遷風移俗者⑥、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有者固不窮。馬蚿（蚿、百足蟲。○胡田切。）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也。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逸、放失也。）從（從○足用切。）欲則敗。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⑦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令、教令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攻、攻致也。）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言易入也。）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夫處重擅龐、（龐、充實也。一作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也。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

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植地、（曠、隔也。植、根也。庭自謂不以山為隔、不以地為著、而自遠來也。）衣穰而提贄、（穰、草衣也。提、持也。贄、所執以為禮也。）精（精宜為積。）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貞、正也。易曰、貞固以幹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女惡心而忠與之、效（勉也。）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脩、則對門不女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脩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辯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大首曰羵。⑧）

吳伐越、隳會稽、（吳王夫差敗越王勾踐、棲于會稽。吳又隳之。會稽、山也。隳、毁也。○隳、呼回切。）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賜大夫幣、及於孔子。）孔子爵之、（飲之酒也。）既徹俎而燕、（燕、息也。○燕、伊甸切。）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神。（言何以為所守之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脩勾龍氏、列山氏為社稷之神之類。）社稷之守為公侯、（加封五鎮以東鎮為東安公之類。）山川之祀為諸侯、（言所守之號有差也。）皆屬於王。（加封五嶽以東嶽為齊天王之類。）客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者也。（汪芒、國名。封嵎、山名。）為漆姓、（說苑作釐。）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氏、（翟、一作瞿。）今曰大人。（周之初、與孔子之時、其名異也。）（○按後第二十四篇、孔子答康子五帝之問曰、五行佐成上帝、以大皞之屬配之、而亦從五帝之號之論參看、其義較明。蓋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故生而有功德於民者、沒而祀之、以主時事、亦從其號而曰帝也。正與此互相發。）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類⑨之極也。（昔邵子有元會運世之說、而以寅為物開、戌為物閉、與佛氏增劫減劫之論相似。其論亦以人之長短為言、所以與聖人之以理言數異者、蓋彼專以氣之消長言數故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上館。（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至陳。）時有隼鳥集於陳侯之庭而死、（隼、鳥也。方集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楛、木名。砮、箭鏃。○楛、侯古切。）其長尺有咫。（咫、八寸也。）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氏、北夷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九夷、東方九種。百蠻、南北⑩百種。）使各以其方賄（產財也。）來貢、

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栝（箭羽之間）曰、肅愼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大姬、武王女。胡公、舜之後。）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服、服天子之事也。）故分陳以肅愼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鐀（一作櫝）、如之。（如孔子言。）

郯（徒監切、東海國）子朝魯、（魯昭公十七秊、郯子來朝。）魯人問曰、（魯人叔孫昭子也。）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少昊姓己名摯。黃帝子玄囂、以金德王天下、號金天氏、能脩大昊法、故曰少昊。）對曰、吾祖也、我知之。（郯子言少昊氏我之祖也、我知其以鳥名官之故。）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按左史、黃帝少典子、軒轅氏、代神農氏王天下、以有雲瑞、故以雲紀官。春官青雲氏、夏官縉雲氏、秋官白雲氏、冬官黑雲氏、中官黃雲氏。）炎帝以火、（炎帝姓姜氏、代共工氏王天下、以有火德、故以火紀官。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共工以水、（共工名康回、以諸侯竊保冀方、在神農前、大昊後。自謂水德、故以水紀官。春宮為東水、夏官為南水、秋官為西水、冬官為北水、中官為中水。）太昊以龍、（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繼天而故為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伏制羲牛、又云伏羲以龍馬負圖出河之瑞、故以龍紀官。春宮為青龍、夏官為赤龍、秋官為白龍、冬官為黑龍、中官為黃龍。又命朱窯為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為潛龍氏、造甲曆。大庭為居龍氏、治屋廬。混沌為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為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為水龍氏、繁滋草木、疏流泉。）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名也。）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歷曆同。鳳知天時、有道則見、故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燕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二分。○伯趙氏、司至者也。故趙伯勞也。夏至鳴、冬至止、故司二至。○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鴳也。鴳鷃同、一作鷙。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似山鷄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纓色鮮明、以立秋來、立冬去、故司閉。○巳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焦鵃也。鵃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雎鳩氏、司馬也。雎鳩、王雎也。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兵行列。○鳲鳩氏、司空也。鳲鳩、布穀也。飼子均平、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鷹鷙善搏摯、故為司寇、主刑擊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春來冬去、終歲不息、故為司事、主營事。○巳上五鳩氏、鳩民者也。鳩、聚也。言聚民而治之也。○五雉氏、為五工正。東方曰鶅雉、西方曰鷷雉、南方曰翟雉、洛南曰翬雉、北方曰鵗雉。鵗雉、摶埴之工也。鶅雉、攻木之工也。翟雉、攻金之工也。翬雉、設色之工也。鷷雉、攻皮之工也。○五雉者、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氏、為九農正。春扈鳻鶞、趣民耕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芸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果驅鳥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竊、淺也、以鳥之色言。○行扈唶唶、為民晝驅鳥者也。宵扈嘖嘖、為民夜驅獸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者也。○唶、嘖、鷃、以鳥之聲言。扈、正也。九扈者、正民使無淫放者也。○趣、千木切。雉、犬几切。扈、侯古切。）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顓頊、黃帝孫、以國高陽、故曰高陽氏。代少昊、以水德王。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以少昊四子、重為木正、曰句芒。該為金正、曰蓐收。脩熙相代為水正、曰玄冥。又以共工之子句龍為土正。黎為火正、曰祝融。國語所謂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也。）則不能故也。（其不能紀遠、以德不能致遠瑞、故也。）孔子聞之、（時二十七。）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郯小國也。故吳伐郯、季文子嘆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郯、少昊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

（國則小矣。魯、周公之後、以其世則近矣、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知禮不若邾子、故孔子發此言、疾時之不學也。）

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為魯大夫。）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所以聘于王。）子貢曰、以禮觀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歲首二君相朝。）而皆不度、（不合禮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朝聘為嘉事。不體、不得其正也。）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定公先亡、如子貢言。）又邾子出奔。（哀公七年、魯伐邾、執隱公。八年、歸之。後吳又討之、奔齊、如子貢之言。）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司鐸、官名。）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大火、心星也。蟄、蟄蟲也。）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歷、曆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吳子、魯哀公十三年與晉定公會於黃池。）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天子。）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也。侯牧、方伯也。王官伯帥方伯以見天子、尊天子也。）伯合諸侯、（伯、方伯也。）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時吳為方伯、而召會諸侯。）而君與寡君見⑬晉成為伯矣、（謂待晉以諸侯伯長之禮也。）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吳以魯君見晉君、則從諸侯之制、而非伯長之禮矣。）何利之有焉。（謂自賤也。）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吳人信鬼、故托祭祀恐之。）季辛而畢。（有事祭、所以欺吳也。）何也（何、景伯名。）世有職焉、（助祭之職。）自襄以來、（魯襄公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會祭。）則祝宗（太祝、宗人。）將曰吳實然。（謂告神以為吳所囚。）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

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敝、非說者之拙也。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車士、持車者。子、姓。鉏商、名。采薪於大野、大野、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在魯西。獲麟焉、按春秋經、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傳曰、西狩大野。今此曰采薪大野、若車士子鉏商、非狩者、采薪而獲麟也。麟瑞物、麕身牛尾、很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含仁懷義、音中鐘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主、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群不旅、不入陷穽、不入羅網、文章斌斌。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郭外、左傳以賜虞人。棄之郭外、將以賜虞人也。使人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麕、麞也。規倫切。○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哉。麟者聖人之瑞。夫子傷焉、蓋自感也。公羊傳、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子曰、吾道窮矣。天告夫子將歿之微、故云爾。孔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板也。策、竹⑭書。載古聖王之多政矣。曰文武者、蓋自其近稱之、亦憲章之意也。其人存則其政舉、言文武存則舉其政而行之。其人亡則其政息。文武既沒、則其政滅矣。

天道敏生、生物之速、兼動植言。地道敏樹、言敏生則樹在其中矣。而又云爾者、植物記於地也。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陸佃作果蠃、沈括作蒲葦。自敏樹言之、蒲葦為是。譬之敏生、則果蠃亦通。埤雅、果蠃連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為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一名蒲盧。○果、古火切。蠃、郎果切。待化以成。政在化民、民化則政成矣。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道以仁。仁即道也、而脩道以仁者、道體甚大、在人心之親切者惟仁耳。能仁則進於道矣。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仁之用、莫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大於尊賢。親親之教、教、記作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親親、仁也。尊賢、義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禮者、政之本也。為政以禮為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脩身、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也。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脩道以仁故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親親、尊賢、皆天理也。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君臣有義。父子也、父子有親。夫婦也、夫婦有別。兄弟也、兄弟有序。朋友也、朋友有信。五者天下之達道。上文五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智、仁、勇、智所以知此、仁所以體此、勇所以強此也。三者天下之達德。三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或生而知之、生知者知也。或學而知之、學知者仁也。或困而知之、困知者勇也。及其知之一也。合三者而言、皆知者之事、而知之者智也。或安而行之、安行者知也。或利而行之、利行者仁也。或勉強而行之、勉強行者勇也。其成功一也。合三行而言、皆仁者之事、而成功者勇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

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一作重。）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財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盛其官屬，足任使令。）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稟⑮稱事，（既稟稍事也，謂食多寡稱其事也。）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躓也。）事前定則不困，行則⑯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不順乎親親，⑰不信乎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體一作定。）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⑱貴用命。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與魄非二也，充於四肢百骸為氣，而所以動作則魂也。）有魄，（魄，精氣之寓於形者也。）氣魂魄會謂之生。（氣聚則魂魄相交而生。）氣者神之盛也；（合氣與魂為神。）魄者鬼之盛也。（合氣與魄為鬼。）夫生必有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合鬼與神而事之者，孝道之至。孝者，教之所由生也。）骨肉弊（弊與斃同。）于下，化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極，中也。制為中法也。）明命鬼神以為民之則。（顯然稱為鬼神，使民尊而事之也。）而猶以是為未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宗，宗廟也；祧，遠廟也。天子特有二祧，諸侯謂始祖為祧也。）春

秋祭祀以別親疏、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人服（服，從。）自此、聽且速焉。（聽之速也。）又教以二端、二端既立、服以二禮。（二端，謂氣與魄也。二禮，報氣與魄也。）建設朝（音招。）事、（謂初薦腥時事也。）燔燎羶鄉、（謂取膟膋雜以蕭蒿焚之、使羶薌上騰也。膟音律。膋音聊。腸間、脂也。薌音香。）所以報氣也。薦黍稷、（謂饋熟時則以黍稷為薦。）羞肺肝、（羞、進也。謂進其肺肝心首之俎。）加以鬱鬯、（鬱香草。鬯王曰樽也。）所以報魄也。此教民脩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民能不忘其所由生、然後能相愛也。上下謂尊卑、用情謂親也。）君子反古復始、（吾之所謂古、祖也、吾所自為始稱也。尊祖親稱、所以為反古復始也。）不忘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欲猶得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盡心祀事。）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唯文王乎。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此小宛之辭也。假此詩以喻文王。明發、自夜至路明時。二人、謂父母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敬記作饗。）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樂其必來。）已至必哀。（哀其終往。○以祭之明日二十一字在此句下、意尤順。言繹祭也。○釋與繹同。）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孔聖家語圖卷之五

校記

①焉：當作「馬」，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②「避」下當脱「席」字，見右引書。

③素：當作「帶索」，見右引書。

④「也」下當脱「好」字，見右引書。

⑤居：當作「俱」。

⑥者：當衍，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⑦「所」下當脱「以」字，見右引書。

⑧嘖：疑誤。

⑨類：當作「數」，見右引書。

⑩北：當作「方」。

⑪「而」下當脱「王」字。

⑫據上下文例，「鳩」下當脱「氏」字。

⑬「見」下當脱「晋君則」三字，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⑭「受策竹」等語疑誤。羣書多言「方，板也。策，簡也。」

⑮既稟：當作「餼廩」，注文同，見四庫本《孔子家語》。又注之「稍」字疑當作「稱」。

⑯則：當作「前」，見右引書。

⑰下「親」字當衍，見右引書。

⑱「而」下當脱「民」字，見右引書。

孔聖家語圖卷之六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東野、民名。畢、莊子作稷。御又作馭、使馬也。]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佚與逸同。]定公色不悅、謂左右①、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廐。[驂馬在外、服馬在中。曳、謂曳足而行、不任重也。易曰、其于馬也為曳。○音武結切。]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造父、周穆王時人、以善御幸於王。得八駿馬、遊行天下。]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轡、馬轡、銜、馬勒也。體、馬體也。言馬正當車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謂其馬步驟馳騁、中規中矩、盡朝廷之禮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攫、搏取也。本從人詐。說苑作觸、是也。]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說、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孔子在衛、昧旦[早也。]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也、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而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之理、通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覩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文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武仲為季氏廢適立庶、為孟氏所譖、出奔于齊。]好言兵計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武仲與邾戰而敗績、國人頌之曰、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於邾。計、一作討。]夫文仲身雖殁而言不朽、惡有未賢。[立不朽之言、故以為賢。]孔子曰、身殁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下、謂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也。]置六關、[六關、關名。魯本無關、]

（文仲置之以稅行者。）妾織蒲、（傳曰、織蒲、蒲席也。言文仲為國世家、在於貪利。）三不仁。詠虛器、（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宜居、故曰虛器。）縱逆祀、（夏父弗忌為宗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文仲縱而不禁也。）祀海鳥、（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上、文仲以為神、令國人祀之。）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難一作亂。）是智之難也。（武仲奔齊、齊莊公與之田、武仲知其將有難、辭而不受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不順、謂欲以廢適立庶、施於季氏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博愛於人則近於仁也。）度近智、（量度其事而後行、則近於智也。）為己不重、（無私我也。）為人不輕、（厚待物也。）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質美而未學也。）小子勉之。（勉謂學也。）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不惟不能愛也。）狡訐懷詐以為智、（不惟不能度也。）幸人之有過、（不惟不重於為己也。）恥人之學而羞人之不能、（不惟不能厚於待人也。）小人也。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焉。

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御猶行也。）莫之為也、何居為。闇道者、盍日思也夫。

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於為義之上、（上與尚同。）相疾也、退而相愛。（急令為義、是以相疾、而其情實相親。）小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樂並為亂、是以相愛、而情實不相親。）

顏回問朋友之際。（交也。）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不忠告也。）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忘久怨、仁矣夫。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其所由矣。

叔孫武叔見未仕（仕疑作侍。）於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己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女何好樂。（魚教切。）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也哉。（說苑作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御狂馬者不舍轡、策然後可控制也。）操弓不反檠。（檠與[illegible]同、所以正弓也。弓不反檠然後可折。折、屈曲也。○檠、渠京切。）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成其問學之志。毁仁仁作人。惡士、必近於刑。謗毁仁者、憎惡士人、必主於刑也。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③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栝、箭背、刻所以揚之。鏃、箭刃。礪所以利之。〇刃、將孫切。其入之不亦深乎。此學之益也。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女以車、贈女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強、勉也。達、道遠也。不勞無功、不忠無親、忠、盡心於人、親人盡心於我。不信無復、近義之信、言乃可復。不恭失禮、禮以敬為主。愼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事而無犯若何。孔子曰、女所問也、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為善士士宜作事。而無犯其禮也。

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說。康子當為桓子。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言居位不久也。而屈節數矣、屈節謂數見季孫也。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④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言聘我使在官其為治豈復有大于此者也。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

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蟪蛄、蟬屬、蟧蟟也。去山十里猶聞其聲、以⑤其鳴之不已也。言政事須愼聽之、然後行之也。聽字疑闕誤、大抵使聞而改之之意。

孔子兄子有孔篾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篾、而問之曰、自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龍宜為龔、言前後相因也。學焉得習、不暇學也。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說、往過子賤、問如孔篾。對曰、自來仕無所亡、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共、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若人指子賤也。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明魯之多賢、見子賤之能取友以成此德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雪、拭之也。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黍者五穀之長、郊宗廟以為上盛。在器曰盛。〇時征切。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

未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子貢曰：陳靈公宣婬於朝，（靈公與卿孔寧、儀行父共通大夫御叔之妻夏姬。）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捐⑥。（捐，委棄也。）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此大雅板之辭。僻，邪也。辟，法也。此特辭孔子引詩之意也。）其泄冶之謂乎。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齊人恐魯國成霸者之道。）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乃選美女八十人。）衣以文飾⑦而舞容璣，（衣文繡之衣，舞容璣之曲。）及文馬四十駟，（四馬，駟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陳列所貢之物于魯城南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為周道游觀，觀之，（為周徧道路遊行之名，因出觀齊之女樂。）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肉大夫，（若猶致肉分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則是常禮猶不失。）吾猶可以止也。（在我未可去者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俎，半肉在且上，禮俎也。○側呂切。）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地名，在魯之南。）師已（魯大夫名。）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陰晦也。○於盎切。）可以死敗。（言婦人之柔脂其言，足以使人死敗出走也。）優哉優哉，聊以卒歲。（言士之不遇，聊優優以終歲也。）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言必考其實也。）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言一作辭。）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孔蔑問行己之道，（問修身行己之道也。）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勿知；（既知可為而不為，不如不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既親於人，又不信之，不如勿與相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喜之方來，可樂而驕。）患之將至，思而弗憂。（患難方來，當思而不當憂。）孔蔑曰：行己乎？（行己之道，如斯而止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言己有不能，當攻治之。）備其所不足，⑧（己有不足，常備至之。）母以其所不能疑人，（勿以我不能而疑人之能。）母以其所能驕人。（勿以己能而驕人之不能。）終日言，無遺己之憂；（言無口過，故不至有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行無怨惡，故不至於有患也。）惟智者能之。（惟明哲之人能如此。）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夫子往楚國拜昭王之禮命。路出於陳蔡。行路出於陳蔡之間。陳蔡大夫相與謀曰、陳蔡二國之臣相共謀諜。孔子聖賢。夫子乃聖賢人也。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其諷諫皆切中諸侯之失。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不得行。乃用其徒衆兵遮孔子路、不得行。絕糧七日，孔子不食者七日。外無所通。外無閒道可通。藜羹不充、藜羹亦不充足於飢。從者皆病。隨從之人飢餓而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孔子知弟子有慍色、益自慷慨講誦絃歌不少息者也。乃召子路而問焉、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詩小雅何草不黃之辭。率、循也。言匪虎兕、何為使循曠野而不安也。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乎。子路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君子之人何所窮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乃夫子未能盡於仁乎、人之弗吾信也。故人不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又乃夫子未能盡智乎。人之弗吾行也。故人不使通行而窮困如此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人能作善則天以福報之。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為不善則天以禍報之。今夫子積德懷義、今夫子外積德、內懷為義。於行之久矣、行之於己亦已久矣。奚居之窮也。何為窮困若此。子曰、由未之識也、子謂仲由爾未知此理。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汝言仁者之人必取信於人乎。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則夷齊仁者也、必不當餓死。汝以智者為必用也、汝言智者必見用於人。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則比干不當為紂所殺。汝以忠者為必報也、汝言忠臣必見君之報乎。則關龍逢不見刑。則龍逢亦不當為紂所殺。汝以諫者為必聽也、汝言諫臣必得君之聽乎。則伍子胥不見殺。則子胥不當見殺於吳王矣。夫遇不遇者、時也、有時遇與不遇也。賢不肖者、才也。才有賢不肖者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世之賢才君子不遇時者多。何獨丘哉。豈獨我不遇哉。且芝蘭生於幽林、夫芝蘭之草生於深谷林之中。不以無人而不芳。豈因無人往來而不吐其香乎。君子修道立德、君子將明其道、成立其德。不為窮困而改節。豈以一時之窮困而遂變其所守乎。為之者人也、作為在人。生死者命也。死生有命。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重耳、晉文公。為公子時出奔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越王之有霸心、困于會稽也。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在下位而無患難之憂、則思慮淺而已矣。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處身而務逸樂、則其志小。庸知其終始乎。庸、用也。汝何用知其終始、或者晉文公越王時也。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是以天下不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夫子何不少自損抑。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種曰稼、斂曰穡。良農能種稼、未必能斂、以歲有豐凶也。良工能巧、不能為順。良工能巧不能順意、以規矩有定也。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君子能修明其道、有綱而有紀也。不必其能容。未必其人之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今乃不修其道、而求人之見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

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世不能容、乃見君子道大。)孔子欣然嘆曰、(夫子問顏回言而樂然嘆曰。)有是哉。(誠有如此也。)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財者。為之主財、志意同也。)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說、以為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取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女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女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祭也。)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也、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治、易。)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故君子常樂而不憂。)小人則不然、(小人反是。)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故小人常憂而不樂。)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曾子衣敝衣而耕於魯之野。)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曾子堅辭不肯受、乃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我聞受人之者、常畏怯之。)與人者常驕人。(與有物與人者、見其人常驕息之。)縱君有賜、不我驕也、(雖使魯君有賜、而不驕忽于我。)吾豈能勿畏乎。(我在豈不畏之。)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入官謂當官治民之職。)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言居官身安、得其善譽者難也。)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言有善不專為己有。)教不能勿怠、(數民未能、勿倦怠。)已過勿發、(人已有失、無所傷害、不發。)失言勿倚、(人有失言、勿倚角之也。)不善勿遂、(已有不善、不可遂行也。)行事勿留。(宜行之事、不可留滯。)君子入官、具此六者、(居官能行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忿怒不常、則事多抑枉、故訟獄不自此而生也。)距諫者、忠之所以塞也、(不聽人諫、則忠言必有所塞。)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輕忽於事、則失其禮。)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不勤於事、則失其時。)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不能節用、則財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自專而不任人、則事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入居官又能去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向臨官、(自此以下言民之所以德也。)大域之中而公治之、(大域猶辜較也。)精智而略行之、(思之極其精、行之務其大。)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在是美惡、(在、察也。)進是利而除是

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志、治民而無抗易之志、言不驕也。勝之無犯民之言、以慎、勝民而言、不犯、善道之也。量之無佼民之辭、肅人之敏者曰佼、度量而施之、不佼民以辭也。○佼苦較切。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情其力而不困、感克愛而不傷。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德也。德一作得。德、感也。得、服也。則不止於民從矣。君子以臨官、自此以下言民之所以自治也。所見於邇故明不可蔽、察於微也。所求於邇故不勞而得也。道在邇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所守者約則所施自裕也。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出之有本。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積、謂事之所聚、不寡而應之除。有長短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而民咸自治矣。自治、謂化行則不止民臨矣。是故臨官不治此以下本諸身而言之。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又、甚也。小亂則爭、爭甚則大亂至矣。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自得矣。行者政之始、行為政始、言民從行而不從言。○行朗孟切。說者情之導也。說、言也。言以達其情而已。善政行易而民不怨、政、易從而民說。言調說和則民不變、言達其情、故調和而民從。法在身則民象之、身為度而後民則之。明在已則民顯之。已無私蔽而後民無遺情。若乃供已而不節財、則財利之生者微矣。惟供已欲而不知節、生財之道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役志於利而惟恐不得、得則不暇於脩政矣。苟以亂之苟、苟道也。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君上者民之儀也、儀、法式也。君為民之法式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臣為民之表倡。邇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近臣者、衆僕之紀也。故儀不正則民失、君儀不正、則百姓皆失正。表不端則百姓亂、臣表不直、則民不得而治。邇臣便辟則群臣汙矣。言近臣不可不慎、狎則臣節不立矣。辟與嬖同。是以人君不可不敬乎三倫。三倫、儀表紀也。君子脩身反道、察理⑩言而服行也。之、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一作勤。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申言譽至之道。為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滋甚。滋、益也。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衢。多岐故也。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則事多岐矣。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君有愛惡之心、感於民則民應之、而位之存亡以之、故謂之神。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供宜為共、古恭字也。有本而能圖末、脩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申言身安之道。君子涖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世宜作德。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涖民、不臨以

高不揚也。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強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功之大者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立大功而不因民之情、則民將畏而不奉上矣。篤之以累季之業、業之久者也。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引、弦也。弓彊而弸彌開張也。立以遠之業而非民力之所堪、則民將弦強而不從其散也。○弦、胡肱切。若責民所不為、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民疾其上、即邪僻之心生。古者聖王上古聖德之君王者也。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所以蔽其明視也。紘統充耳、所以掩聰也。充、實也。統、纓從下而上。紘、冠之垂在耳傍。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人太明察則人不敢相親。狂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寬和待民而不威也。揆之度之、使自索之。揆度其法、以開示之、使民自索求之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當求其善處以赦宥之。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當推原其所以犯之處、以仁道輔助而化之。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若死罪而求生之、則仁至而善盡。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虛內則情順萬民而無情、故民說而信之。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言民雖服而必威強之、則非忠信之服也。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言不孚也。則無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此乃治民至極之道、無以加於此者矣。入官之大統矣。居官之大統、亦無以加於此者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賜也息於問學、倦於行道。願息而事君、可乎。願少休息、出仕於君、何如也。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詩商頌那之辭也。恪、敬也。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安得休息。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又言願休息所學以事父母。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既醉之辭也。匱、竭也。類、善也。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安得休息、其學而願事親哉。蓋不學而事親、則必不能事親矣。曰、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辭也。刑、法也。寡、適也。一曰寡有之賢妻也。御、正也。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亦大雅既醉之辭也。言朋友相攝佐者、皆有威儀也。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詩豳風七月之辭也。于、往也。綯、絞索也。亟、急同。乘屋、升治屋也。言當及時蓋藏、以來歲將復始播穀、有不暇也。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睪如也。廣、宜為壙、睪、列子作宰、高貌。壙而高冢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填、塞也。言冢高而塞實也。察其從、則隔如也。言其隔異、不得復相從也。此其所以息也已。子貢曰、大哉

乎夾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夾也。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名鞅。殺竇犨犨名、字鳴犢。○犨除留切。鳴犢及舜華、一作慶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按孔子去衛入晉事、大畧與史記同、而劉向說苑載簡子聘孔子而將殺之之語、似非無為、姑記之以備參考。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犨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違、去也。或作諱。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陬。陬、河之東北隅也。一陬下有鄉字、非魯之鄹邑也。作槃操以哀之。按槃操、琴曲名。史記作陬操。其詞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辭、○卒也。○我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焉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子路問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說與。古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女欺。言人與己事實相通、不相欺也。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由、女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為無孝名乎。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夫子絃琴而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夫子之所歌、合禮者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琴罷乃曰。由來、吾語汝。由來、我與爾言焉。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懼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猶言以誰氏之子、謂子路也。雖從我而不能知我也。子路說、援戚戚、斧鉞也。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一作使子貢至楚、昭王興師迎孔子、乃得免。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矣。惡何、猶言其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上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匡人有簡子、以甲兵阻路。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子路發怒、將劍戟欲與匡人相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如述先王道、古人法、而見惡於當世之人而如此。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子路乃操琴而歌、夫子於使子路歌。是和之也。曲三終、曲終三成。匡人解甲而罷。匡人遂引兵退。孔子曰、不

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人之失身、豈不在此三患乎。士能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言事能戒。此三者之失也、則亦不失於顛墜、亦不失於沒溺、亦不失於風[11]流、何者而能累其身哉。言此以警二三子及子路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抇抇與掘同。之深則出泉、汩渥、汩、四伏涌出貌。渥、霑濡滂霈貌。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無其意、代有功而無尊成、地道也。恢其志而無不容。含弘光大、地之德也。為人下者以此也。言當如地道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史作鄭人、姑布子卿也。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頸史記作項。似皋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儽然儽羸貌。一曰病敗也。一如喪家之狗。喪家狗、主人哀[12]荒、不見飯食、故纍然不得意也。孔子生亂世、道不得行、故儽然有不得意之貌。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椁、布席而祭、顧望無人、故纍然也。子貢以聞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史記作蒲人止孔子。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伐樹於宋、孔子與弟子行禮大樹下、桓魋欲害之、故先伐其樹。今史今下有又字。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鬭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史記懼下[13]謂孔子三字。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14]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靈公。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故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也。史記有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句、蓋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本與公叔同叛者、言其陽伐也。公曰、善。卒不果伐。史善下有然字、為下靈公怠政張本。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說。猶言不在。孔子乃遊。行也。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公乃命殯於西階。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

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季。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季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言禹湯文武已下不可勝觀乃問上世黃帝將謂先生長老難之故問之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卒終也采事也終其事之說也。闇忽之意、闇忽謂久遠不明也。非君子之道者、總上四句而言。則予之問也固矣。固陋不得其問。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少昊之子、史曰少昊之子少典諸侯國疑非人名通鑑作有熊國君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生七旬曰弱未嘗能言而言所以為神靈也。哲叡齊莊、敦敏誠信。又有此八者之德。長聰明、及長聰明。則治五氣、理五行之氣。設五量、五量權衡升斛尺丈里步十百。撫萬民、度四方、商度四方而安撫之。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與神農氏相戰於阪泉。三戰而後克之、三戰方得勝其戰也。始垂衣裳、乃服上衣下裳。作為黼黻、白與黑相次曰黼若斧文黑與青相次曰黻若兩已相背也。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風后為相力牧為將或曰風后三公力牧相也。常先大鴻事未聞。今雍州有鴻冢、世傳大鴻塋處。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嘗草木之味也。

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考驗天文度數。勞耳目、勤心力、勞於視聽、勤於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萬民。民賴其利百季而死。民畏其神、百季而亡。民用其教、百季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季。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用度。五帝久遠故用說三王近則有法度。女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有所當問即問、勿更宿也。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靜淵而有謀、深沉有才謀。疏通以智、通達有知慮。養財財或作材。以任地、生養則任土地之宜。履時以象天、順履四時法象⑮。依鬼神而制義、明鬼神而制之以義。治氣性以教眾、謂和其氣性以教百性⑯。潔誠以祭祀、蠲潔誠心以祭祀神祇。巡四海以寧民、巡行四海以安百姓。北至幽都、南暨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生、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莫不化也。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普施利物不私其己。聰以知遠、聰聽足以知遠。明以察微、明視足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以順天地尊卑之義。知民所急、知百姓之所急。修身而天下服、自修其身而天下咸服從之。取地之財而節用焉。取土地所生之財節儉而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

之、（歷曆同。行次也。作曆以明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已過而送之。）明鬼神之義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衷。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⑰流四凶而天下服。（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鯀。）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車所及、莫不夷悅。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曰有虞。孝友聞於四方、陶漁（陶河濱、漁雷澤。）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敦厚。敏疾也。）畏天而愛民、（敬畏上天、愛養子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睿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詳見舜典。）率堯舊職、恭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亹亹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之主、（禹治水、天下既平、然後百神得其所。）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皐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說至矣。（大者如天以下、疑應前五帝用說之文、今無可者矣。⑱）予也非其人也。（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言（顏）狀取人也、則於臧明改之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孔聖家語圖卷之六

校記

①「右」下當脱「曰」字，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②此句疑誤。
③植：當作「直」，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④下「相」字當衍，見右引書。
⑤似：當作「以」，見右引書。
⑥「捐」下當脱「矣」字，見右引書。
⑦飭：當作「飾」，見右引書。
⑧常：當作「當」。
⑨問：當作「聞」。
⑩理：當作「里」，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⑪流：當作「波」。
⑫衰：當作「哀」，下句「飯」當作「飲」，并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⑬「下」下當脱「有」字。
⑭以：當作「乃」，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⑮天上：疑當作「上天」。
⑯性：當作「姓」。
⑰「民」下當脱「始」字，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⑱者：當作「考」。

孔聖家語圖卷之七

五帝第二十四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每行主七十二日、化生長育、一歲之功、萬物莫不受成。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生物者。而讖緯皆為之名字、亦妄矣。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法五行終始相生、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所生之行轉相承。而鄭說乃謂五精之帝、下生王者、無可信也。故其生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木生火、火生土之屬。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屬類也。舉太皞以該五帝也。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故生而有功德於民者、死而祀之、以主時事、亦從其號而曰帝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各以一行之官為職業之事。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五祀上公之神耳、故不得稱帝。蓋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地也。不識者以祭社為祭地、失之遠矣。且土與火水俱為五行、是地之子也、以子為母、失尊卑之序矣。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尚也。何事。在①木家而尚赤、所以間也。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木次火、而木家尚赤者、以木德仁之著、脩其母兼其子也。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金之次水也、其色黑。大事歛用昏、大事、喪也。昏時色黑。戎事乘驪、驪馬、色黑。牲用玄。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水之次木、宜尚青、而尚白、避土之尚青也。蓋土者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故尚青。大事歛用日中、日中色白。戎事乘翰、白馬曰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木之次火、色赤。大事歛用日出、日出時其色赤。戎事乘騵、騵馬白腹為騵。牲用騂。騂、騮同、紫馬也。騂色赤。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火之次土、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土之次金、宜尚白、而土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故尚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眾矣、唯勾龍氏兼兼猶配也。食於社、而棄為

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多猶加也。）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轡馬轡也。）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按內史掌王之八柄以詔王治、②及叙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則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贊辯也。方版也。○賞賜亦如之。故王以為左右手也。）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法、（壹、專也。）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為有德。）而兆民懷之。（懷、歸也。）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眾稱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威與明察常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盛疑作順。）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歆、好也、羨也。）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

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脩、（脩、飭也。）民無脩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為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諂也。）莫知念忠、（上下）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易曰、順以聽也。）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不蠲、（潔也。除也。）降之殛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冢宰、太宰之職、天官卿也。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是所以成道也。）司徒之官以成德、（徒、眾也。以主民眾、地官卿也。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是所以成德也。）宗伯之官以成仁、（春於時為首。春官卿也。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是所以成仁也。）司馬之官以成聖、（兵事莫重於馬。夏官卿也。掌邦治、統六師、平邦國、而曰以成聖者、聖功於是成也。聖通征伐、所以通天下。）司寇之官以成義、（群行攻劫曰寇、主寇賊法禁、秋官卿也。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而曰成義者、義主於斷故也。）司空之官以成禮。（主國之空③土、冬官卿也。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而曰以成禮者、司空事官也。禮非事不立、故曰所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車有六轡、以喻六官。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動於近而行於遠、以喻治也。）司會均仁以為納、（納、軜同。驂馬內轡以繫軾前者。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之貳④、以周知四方之治、冢宰之副也。故不在六轡、止當軜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

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取，音促。）長道，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己與三公為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禮、智、信之法也。）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冢宰治官。）以之德則國安，（司徒成德數、故國安。）以之仁則國和，（宗伯掌禮、禮之用和。）以之聖則國平，（司馬掌兵平邦國、故國平。）以之禮則國定，（司空掌邦土、事物有制、故國定也。）以之義則國乂。（司寇掌法禁、刑罰當罪、故國平。）此御政之術也。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為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飭謂整攝之也。）地利不殖，財物不蓄，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司勳之職、屬之司馬。）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⑤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脩，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以其所謂（謂，一作為。）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以其所為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脩，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咸、皆也。衰、減殺也。左傳皆有等衰是也。謂法與政皆合於德、而後不減殺之也。○殺、所賣切。）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為有德，能行德法者為有行，（行、丁孟切。）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能治德法者為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成功。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易主天地以生萬物，物之受氣各有分數、不齊同也。）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日從一而生、陽數奇也。其數至十而終。自甲至癸、兩其五行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二、偶也。以從奇、奇主辰、辰者、時也。陽生於子、自子至亥為十二、當月之數。）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斗、魁衡杓也。魁、斗首四星、衡、斗第五星、杓、斗柄也。○杓、甲遙切。）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四時、春夏秋冬。）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五音、宮商角徵羽。）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故麋六月而生。（律、陰陽各六。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太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也。）三九二十七，七

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經四方、方有七宿。餘皆以七為紀。）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風主八者、條、明庶、清明、景、凉、閶闔、不周、廣莫也。凡蟲從風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鷰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介、甲蟲也。）齕吞者八竅而卵生、（禽鳥之屬。齕、下沒切。）齟齬者九竅而胎生、（人獸之屬。）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淮南取此義曰、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膏、豕屬、而脂、羊屬。無前後皆謂其銳小者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眀亦如女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橫曰緯、直曰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山專生育、川時漂蕩。）高者為生、下者為死。（高受陽、下伏陰。）丘陵為牡、谿谷為牝。（丘陵形凸、谿谷形凹。）蚌蛤龜珠、與月為盛虛。（盛一作盈、盈虛謂肉之消長、從陰之精也。）是故堅土之人剛、強（稟之土為堅。稟、力質切。）蒻土之人柔、（輕褩褩、土為蒻為脆。）墟土之人大、（墳衍曰墟。）沙土之人細、（勃壤之土為沙。勃、興起貌。壤、柔土也。）息土之人美、（埴壚之土為息。埴、黏也。慮黑而踈也。）秏土之人醜。（秏與耗同。）（鹹瀉曰地。一曰、土之鹵頭也。）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不喘息也。）食木者多力而不治、（氣血不理。淮南子曰、多力而沸戾、而不治之意。）食艸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虫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虫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虫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虫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按、羽、離宮、火屬、鳳、鶉火之禽。毛、兌宮、金屬、麟、玄枵之獸。甲一作介。水居陸生、坎宮、水屬、龜、玄冥之使。鱗、震宮、木屬、龍、角亢之精。倮、中宮、土屬。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當朞之日、天地之數不過乎此。故五方之物、其數亦知之。至於人者、萬物之靈、故其身之骨節、氣息、運動、砥信、皆與天地之數相准、而方圓四肢、五藏九竅、亦與天地四時五行九解相准。則不但長倮虫而已。）此乾巛（古坤字、六斷之形象。）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主一作生。）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女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待猶急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言固非治世之急務、然亦各言其所能知。）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之所賦、謂之命。分、謂物各賦之也。）形於一謂之性、（易曰、成之者性也。謂氣已形而理寓於氣、則陰陽剛柔各一其性矣。）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精氣為物聚、為有象故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游魂

爲變、散入無形、故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性由命而始、生以死而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煦、睛轉也。王曰、睛人也。○煦子句切。然後有見。七月一作八月。而生齒、然後能食。朞而生臏、臏、膝耑也。婢忍切。然後能行。三季顖合、顖、頂門。思晉切。然後能言。十有六精通、然後能化。化、施化也。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少陰之數。月生齒、八歲而齔、齔、毀齒也。二八而化。女子七少陽之數。月而生齒、七歲而齔、二七而化。一陰一陽、奇偶相配、陰數偶、陽數奇。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以以作而。爲化育之始、陰、冬也。萬物翕聚於冬、所以爲發育之始也。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之極。時、謂婚姻之時。窮天數、承上文極字而言。蓋參兩者、天地之數、三十二十而後合偶者、窮天數之極也。一說、時即下文季秋冰泮之義、承閉藏於陰而言。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嫁娶者始於此。詩云、將子無怒、秋以爲期也。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始殺於此。泮、解也。正月農事起、蠶者采桑、婚禮始殺、言猶未止也。至二月農事已起、乃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期盡此月故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歸、及冰未泮散之盛時也。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乾知大始。男、乾道也。知可爲、知不可爲、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聽。聽、宜爲德。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坤作成物。女、坤道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飲無酬酢曰醮。禮、女子當嫁、父母醮而命之、無再醮之端、統言不敢事人也。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共酒食而已、易曰、無攸遂、在中饋。無閨外之非儀也。閨、門限也。婦人以自專爲與閫外之事。詩云、無非無儀、酒食是議。言婦人得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所宜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行、下孟切。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謂其逆德。亂家子者、謂其亂倫。世有刑人子者、謂其棄於人也。有惡疾子者、謂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者。謂其無受命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謂其逆德也。無子者、謂其絕世也。淫僻者、謂其亂族也。嫉妒者、謂其亂家也。惡疾者、此以取而後有疾者、言謂其不可共粢。多口舌者、謂其離親。竊盜者。謂其反義。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一也。與共更三季之喪、二也。先貧賤後富貴。三也。凡此、聖人順男女之際、順慎通。際、交際之道。重婚姻之始也。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服之制有五等。其義四時也。記曰：喪有四制，變而從宜，以順人情。四制，謂下之恩義節權。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記曰：恩者仁也。門內之治恩掩義，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門外之治義掩恩，記掩作斷。服君之喪，不敢私服。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記曰：義者理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冠也。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齊衰不補，墳墓不修，除服之日，記作大祥之日。鼓素不漆飾也。⑧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記曰：節者禮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疏曰：齊衰之服，期而除之，以心喪終三年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此天子諸侯禮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此卿大夫士禮也。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此庶⑨人身自執事，不可許⑩病，故有杖不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此以權記曰：權者知也。制者也。此百官以下論所以設杖之義，蓋為有爵者扶病而設，其爵有等，故其用杖亦異，所謂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朞悲號，記作哀。三年憂哀，記作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此篇於本命無所屬，錯簡，疑在曲禮子貢問章之列。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以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言無不可施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子曰：敬而不中陟仲反，下皆同。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給，口捷也。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謂悖逆也。子曰：給奪慈仁。似是而非，聖人尤惡而特言之。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領，猶理也。子曰：然。然則何如？言游問也。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禮之行以敬，必有愛而無私之心存焉，所以主乎敬也。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下放此。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饋奠禮，喪祭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鄉射、鄉飲行於鄉黨。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燕會所以樂賓。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以以，用也。之居家，句下同。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三族，謂父子、兄弟、夫婦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記、天子數田獵以習五戎，蓋田獵者所以簡集士眾，數以戰法也。簡習、熟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制器尚象。物得其時，物一作味。樂得其節，樂而不淫。車得其式，車一器而眾工聚焉，式法等威，皆為禮也。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黨，類也。百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施，當其可。加於身而措於前，措與錯同。凡眾

之動得其宜也。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治、理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倀倀、無見貌、又失道貌。止良切。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物一作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祖、始也、率也。洽、合也。言無以祖率於衆而使之協也。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禮有九、其四者待賓之禮、其五者動靜之儀也。大饗有四、郊社、禘嘗、饋奠、射饗也。苟知此知謂明其理也。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事謂習其儀也。之句、聖人矣。言可以進於聖人禮樂之道也。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縣、樂器之縣於簨簴者。興、作也。〇一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主獻賓酒、賓卒爵而樂止。〇二也。下管象舞、夏籥序興。下管象舞之上、缺升歌清廟一句、疑省文耳。下管、堂下以管吹象舞曲也。象、武舞也。夏籥、以籥吹大夏曲也。夏、文舞也。序興、謂夏籥與象舞更迭而作也。〇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王曰、此四也。〇按疏以饗禮之四、一是賓卒爵而樂闋、二是賓酢主卒爵而樂又闋、三是升歌清廟、四是下管象舞。陳其薦俎以至百官、總言饗禮、明其所得專也。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禮為天理之節、知禮則知仁矣。行中規、五也。旋中矩、六也。鑾和中采薺、采薺、路外樂曲名所以為鑾和之節。〇七也。〇薺、才資切。客出以雍、雍、周頌樂曲名。〇八也。徹以振羽、禮畢而徹、則歌振羽之曲。〇九也。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金聲始終若一、故示情。觀此主賓獻酬而樂凡二闋、為二節者、良是。故下此言升歌、下管二禮。升歌清廟、示德也。清廟、所以頌文王之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凡舞所以象事。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按疏曰、示情者、欲其相接。示德者、欲其相讓。示事者、欲其相成也。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禮不動、動而不亂。無節不作。作而不流。不能詩、於禮繆。其猶面牆行禮、能不繆乎。不能樂、於禮素。質朴無文。於德薄、於禮虛。苟非其人、禮不虛行。欲其不亂不流、其可得乎。子貢作而問曰、然則夔其窮與。窮、不通也。言夔通於樂而不能通於禮也。子曰、古之人與。蓋許之也。上古之人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謂不能備、有所達也。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與樂之名。古之人也。重言許之。凡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三子者既得聞此論也、煥若發矇焉。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女。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為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

必行綴（朱芳切。）①非、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躬（恭也。觀也。）已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隩阼、（言目巧作室，必有隩阼之位。室西南隅之謂隩，阼，東階也。○隩，於到切。）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竝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隩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亂於席上之次第。）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竝隨、則亂於階塗矣。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著，所立之位也。門屏之間謂之著也。）昔者明王聖人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孔聖家語圖卷之七

校記

①在：當作「恠」，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②「及」下當脱「掌」字，見《周禮・春官・内史》。

③空：當作「邦」，見《尚書・周官》。

④貳：當作「戒」，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⑤邪：當作「邪」，見右引書。

⑥使：疑誤。

⑦自專爲：當作「貞專無」，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⑧飭：當作「飾」。

⑨按文例，「人」下當脱「之禮也」數語。

⑩許：疑誤。

⑪非：當作「兆」，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孔聖家語圖卷之八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禮樂（郊特牲無禮字。）也、何以射、（謂何能容比於禮、而又不失樂之節。）何以聽。（謂何能節於樂、而又不失其容乎。皆言其難而美之也。）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正、諸成切。）鵠者、其惟賢者乎。（正鵠、所射之的。）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詩小雅賓之初筵之辭。的、貴也。祈、求也。言發中的以求飲不中者也。）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飲彼則已不飲、故曰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不敢當養、讓之道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縣弧之義也。（男子初生則縣弧於門、明必有射事。而未能、令辭以疾、而未能則猶存縣弧之義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矍相、地名。矍、厥縛切。相、息亮切。）之圃、蓋（合也。）觀者如堵墻焉。（言圍繞而觀之者眾也。）射至於司馬、（鄉飲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為司正。至將射、則轉正為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射者曰、（延、進也。誓眾選賢、而進其來觀欲射之人也。）奔軍之將、（奔、一作賁、與僨同、覆敗也。）亡國之大夫、（亡國、亡其君之國也。）與（羊茹切。）為人後者、（人國有後、而又為之後、故曰與。）不得入、（乃入比耦。以初在門外未入、觀者既眾、有賓主之禮、故誓惡者令不得入也。奔軍、亡國、求為人後、不忠不孝之人、惡之大者也。）其餘皆入。蓋去者半。（記有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公罔、姓。裘、名。之、語辭。序、姓。點、名。）揚觶而語。（王曰、先行射鄉飲酒禮、主人揚觶。記疑亦曰、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二說似於射義未協。按儀禮、司射請射於賓、子弟納射器後、有司馬延射、升二人揚觶二儀節、其語辭並與此同、則孔子所行乃古射禮也。）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記有處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延射舉忠孝大端、揚觶則愈寡矣。）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速、召也。）而衆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所景切。）矣。（介所以輔主也。）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殺之義辨矣。（酌賓曰獻、荅主人曰酢。又荅賓曰酬。介酢而不酬、衆賓飲而不酢、降殺之等也。）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工入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篇歌一終、則主人乃酌以獻工焉。）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吹笙者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篇一終、主人亦酌、以獻之也。）閒歌三終、（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工歌魚麗、笙由庚。工歌南有嘉魚、笙崇丘。工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三闋、（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繁、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工告樂備而遂出。（樂正既告賓以樂備而降。言遂出者、樂正自此不復升堂也。）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賓欲去、將行旅酬之事、乃使一人揚觶。立相禮者為司正、以主威儀、防惰容也。）知其能

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賓少長以齒、終於沃①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賓酬主以下、行旅酬也。未歌之前、及介而省衆賓不酢、以明降殺。至旅酬則雖條洗之賤、亦以齒序、而弟長之無遺矣。降、說說音脫。屨升坐、脩舉也。爵無算。飲酒之節、肝不廢朝、莫莫故切。不廢夕。王曰、肝晏飲早晡也。記註、朝以聽政、夕以脩令。良是。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遂猶申也。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前此未徹俎、立而行禮、至此乃屨②升坐而燕也。舉爵雖無算、而不廢朝夕之政令。禮畢送賓、而終申節文之禮、則安燕而不亂矣。貴賤既明、降殺既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子貢觀於蜡、蜡、索也。歲十有二月、索群神而祀之也。○蜡、助駕切。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言醉亂也。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古者民皆勤苦稼穡。言百日者、喻久也。令一日使之飲酒為樂、之見君子之澤也。張而不弛、解也。周禮作施。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上古五帝、三王。必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報者、酬之以禮。反者、追之以心。故以配上帝。萬物皆天之所生、而人則祖之所生。祖與天皆吾有生之本始、安可不知報之反之。故郊祀其所出之祖、以配上帝。天垂象、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周人以冬至日長、故迎而祭之。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天尊而不可主、以事有祀、必有配、而天象莫大乎日月、故主日而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祈、求也。為農祈穀于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是也。魯無仲冬大郊之事、至於祈農與天子同、故春秋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說者不知推經禮、牾歸而妄為之說、顛倒神祇、變易時日、遷改兆位、良可痛也。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兆、封土也。兆丘於南、謂之圜丘、兆之於南郊也。然郊之名有三、封為圜丘、以象天自然、故謂之圜丘。圜丘人之所造、故謂之泰壇。於南郊、在南也。說者謂南郊與圜丘異、則是詩、易、尚書謂圜丘也、又不通泰壇之名。咸乃謂周官圜丘皆虛問之言、不通典制。此王排鄭氏之說、而以圜丘、泰壇一物而兩名也。校通考陳氏禮書、則以南郊之丘圜而高者為圜丘、所以象天之自然。祭以自然之丘、以致敬也。南郊為壇、以燔柴為泰壇。燔以人為之壇、以盡文也。而以祭地之方澤瘞埋之泰折。隹之則燔柴瘞埋必與丘澤為二處、而丘與壇非一物也。

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角如繭栗、犢也。滌、牢中清除之聽也。不在滌三月、不可為帝牛、故稷牛亦在滌中。若至期卜牲不吉、即以稷牛代之。其稷牛臨時別取、不必三月、故云惟具。○滌、杜厝切。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人鬼、謂后稷也。牲用騂、尚赤

也。騂、赤色、周尚赤。按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天陽亦一象也。用犢、貴誠也。誠、一作神、謂神完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按禮器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謂正祭在圜丘之地、不在泰壇。壇乃人為、以畫文、則非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牲。陶本於埴、匏取其圜。壝、結土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於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郊大事、不敢專、先告于祖廟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作、灼龜兆也。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③擇宮、擇賢宮也。王既受命于祖廟、而上已吉、又至澤宮、使有司誓勑祭禮典章、而親聽之。受教諫之義也。誓命、祖數也。使有司申勑之、受諫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誡百官也。庫門在雉門之外。王自澤宮至庫門之內、有司獻王之誓命、以申勑與祭之百官、所以命誡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皮弁、視朝之服。報、當祭之候、未服祭服、而聽之報、亦以朝服臨之。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記④掃清路、郊特牲作反道、即清路之義。言反新土于上也。記似凡、兵有三音、適也。行者必止、清路以新土、無複行也。特牲有鄉為田燭四字、具燎以照路也。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通結喪者不哭以下。言不令而行、民化蔽上之教也。天子大裘以黼之、按周禮、王祀天、被龍袞以襲袞、以有象天之文、故彼之路、至泰壇而後脫之。乘素車、貴其質也。按虞書天子五輅、此素車疑木輅也。而書圖王輅太常之制、以專其祭祀、則此當為王輅。旂十有二旒、書作旂。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旂、太常也。縿用正幅、屬十二斿。斿、旒之末垂者。背畫交龍、三辰之文、法天。法天象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積柴泰壇、加牲王、燎之以達氣。戴冕璪、按說文、璪、王飾也。以五采王為之、而貫以五采繩。記作藻、盖言采絲繩也。〇繅、于皓切。則天數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祀小禮。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祫祭也。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祭五帝。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祭天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學詩能言、而言不足以盡祭禮之意、其義深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治也。凡夫猶常人也。之為姦邪竊盜靡滅也。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盜賊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無禮。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也。言孝子奉祭祀不敢解、即生時饋養之道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君臣之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

陷刑之民。鬬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鬬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穽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脩、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申令以固其數。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弒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鬬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昏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夫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議也。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矣。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脩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稱職、不斥其身也。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直指其罪而正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愧恥之。是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按誼傳作大譴大訶。譴、讁也。訶、怒也。聞而譴發、罪聞於上而譴責發露之也。按誼傳作聞譴訶、則是大夫聞上之譴訶、而與下文聞命自弛自裁之義同、良是。則白冠氂纓、氂、氂牛尾毛之強曲者也。盤水加劍、明君法平而已、當自刎也。造乎闕誼傳作造請室。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按誼傳、加當作行、謂係引而行也。其下又有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君不使人頸盤而加之也二十字、此蓋闕中罪一節而誤也。弛、縻也。頸盤、師古曰、以纓盤其頸而加刀鋸、則又甚於執縛係引矣。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引、誼傳作抑。捽持其髮、抑按之、則又甚於頸盤矣。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

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遽、忽也。充、用也。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跪、拜也。去委切。免避也。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任刑則政褻也。至政無所用刑。政善則刑錯也。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刑設而不用也。化之弗變、道之弗從、傷義而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顓顓、專制也。五刑必即天倫、即、就也。謂合天意也。行刑罰則輕無赦。行刑罰之官、雖輕猶不得作威福也。刑、侀也。侀、成也。侀與形同、言不可變。壹成而不更、故君子盡心焉。人命至重、惟刑不可更、故君子所必慎也。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王曰、尤、過也。麗、附也。有過而罰之、必以事相當、不由其心也。○一說、有罪過當誅、使罰與事相附麗、乃刑當其罪。孔子以下明麗事而不由其心也。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也。有指無簡、則不聽也。王曰、簡、誠也。有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也。○一說、當決之罪、三訊然後決其輕重。若有發露之貴、無簡

貴之實、則不聽決也。附從輕、赦從重。王曰、附人之罪、以輕為比。赦人之罪、以重為比。○一說、不聽者、難於出而附以罪則從輕、使不失入。可出而赦其罪則從重、使不失出。即前輕無赦之意。疑獄、則泛與眾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比、猶例也。因其罪之大小、各以其例察而成之、惟其公也。比、毗志切。是故爵人必於朝、與眾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眾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言與眾棄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吏、獄官吏。正、獄官長。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外朝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然後乃以獄之成疑定也。宜戭切。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君王尚寬宥、罪雖已定、猶三宥之。不可得輕、然後刑之者也。三宥一、不識、二過失、三遺忘也。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巧書法令者也。遁名改作、變言與物名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左道、亂也。作淫聲、淫、逸也。或亂人之聲。造異服、非所常見。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設巧異眩耀人心之器。○眩、奇也。柯開切。行偽而堅、行詐偽而守之堅也。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非而滑澤。以惑眾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不聽棘木之下。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

於市、鬻、賣也。余六切。圭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旌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賣成衣服、非侈必僭、故禁之。禁賣熟食、所以防侈也。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⑤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既賓、徹俎而享曰賓。事畢、乃出遊於觀之上、觀、宮門外闕、周禮所謂象魏者也。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此謂三皇五帝時大道行也。與三代之英、秀也。謂禹湯文武也。吾未之逮也、逮、及見。而有記焉。闇而知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賢能可選即與之。習誠信、脩親睦、不私其有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謂大道天下爲公。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鰥同。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弃於地、不心⑥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人。言力惡其不出於身、不以爲德惠於人而爲之也。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爲己力、則爲人、大夫世及、以爲常、城郭溝池以爲固。禹湯文武周⑦王周公由此而選、言用大道而禮所由出、所以爲選也。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記有此謂小康四字。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記有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昏、朝聘。故聖⑧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而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幽厲二王者、皆傷周道也。吾捨魯何適。魯有聖人之風、猶勝諸國也。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言失於禮而已其義。周公其已衰矣。子孫不能行其禮義故也。何孟春曰、春秋意林謂魯之郊禘非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伯禽受封、傳世二十二、至魯惠王⑨始有請郊廟之事、平王使史角止之。使成王時魯已得郊、則惠公奚用請之。按魯史、惠、隱、桓、莊、閔、僖六公相繼而立。惠公之四十六年、乃周平王之四十九年、即隱公之元年。隱公四年初獻六羽、爲周桓王之元年。至僖公、魯頌有稱美郊祀之事。僖公元年爲周惠王十八年、去成王益遠矣。要之、郊禘之事、惠公之得請在平王之末年、隱公攝位而改正之。桓莊之後、僖公復僭用之。詩與春秋乃孔子之所刪定、良可考也。何孟春歷引魯頌、君陳、春秋、以明成王無眷懷周公禮樂之事、三經之語宜皆不繆也。杞之郊也禹、杞、夏后、本郊鯀、周公以鯀非令德、故今杞郊禹。郊禹與廟制不同、此以周公所制言也。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禹、契所行之事、杞、宋得守而行之。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魯本難同於杞宋、夫子於此不正言其失矣、也。如作邪。諸侯祭社稷、記上有天子祭天地句。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祥也。今使祝嘏辭

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按周禮，太宗伯詔相王之大禮，言君臣皆當知辭說之意義、相而行之。是謂幽國。幽，敝於禮。醆斝及尸君，非禮也，夏曰醆，殷曰斝，非王者之後則尸與君不得用。是謂僭君。僭侈之君。冕弁兵車藏於私家，非禮也，大夫稱家。冕弁，祭服。按禮曰：天子諸侯大夫冕弁服，歸設奠獲。此謂不得賜而藏之也。兵車帶之說。是謂脅君。迫於其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大夫家臣不能具官，無田不能為祭器，今皆不假。按周禮，大夫不用樂，君賜乃有之。是為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朞不使也，君不使之，所以使服色顧人情也。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不居衰於家，是以君朝為家也。與僕並列於朝，是與家臣同朝也。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子孫有功者封侯，餘分以畿內之田。諸侯子孫命為卿大夫，其餘有功德者亦錫采地。大夫不當割采地以與子孫，但養以采地之祿。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天子臨諸侯，將舍其宗廟，必先告其鬼神，以將入。不以天子而侵人之宗廟，禮也。不以禮籍入，是自壞也。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謔，戲。夫禮者，君之柄，柄亦秉持。所以別嫌明微，儐擯同。鬼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獘，刑悛則民無恥。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仕，一作事，不修職也。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言所藏於身，不可以假於人也。必本之天，效以降命。效天以下教令，所謂則天之明。命降於社之謂教地，所謂因地之利。教作殽，即效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奉祖廟，禰近禰親，禰遠禰尊，仁義之道也。降於山川之謂興作，下命所謂祭山川者，謂其興造雲雨，作生萬物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下命使事五祀者，以其能為人事之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藏身以此則固。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其，猶天地鬼神。下同。所存，禮之序也；翫其所樂，民之治也。言聖人常法其所存，此禮之所以序也；常法其所樂，此民之所以治安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記作正。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言在人君先，正其身也。君者人所明，記作則。非明則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則人則有過，失其師教之責。故養人則不足，時君失政，不能給其養。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則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人皆愛惜其死，而患其生之無禮也。是故用人之智去舍也。下同。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大夫有去就之義，未必常死宗廟者。其死宗廟者，權變為之也。變一作辨，言得其正也。凡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不待測度，自知其必有此七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為之。何謂

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禮有常度、得失以之。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山澤通氣。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五行一陰陽、分王於四時、四時布四氣、而溫京寒暑各應其候。言十二月而歲成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月陰道、不常滿、故十五日滿、十五日缺也。言三十日而月成也。五行之動、共記作迭。相竭也。竭、盡也。水用事盡則木用事。五行用事、更相盡也。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爲本。用事者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律、陰陽各六也。管、候氣之管、一月一管。陽律陰呂、其用事者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五味、酸苦鹹辛甘。六和者、和之各有宜者、春多酸、秋多辛之屬是也。十二食者、十二月之食。質、本也。以用事者爲本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主。五色、青赤白黑黃、并玄爲六章。十二月之衣、如月令春青夏赤之類、主其時之一色而間雜成章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人於天地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有生最靈、心之藏最聖。而五行之端、端、始也。用五行也。能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

則、作爲則法。必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天地爲本、則萬物莅在於其中。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淑慝之情。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四時各有事、故事可得而勸也。以日星爲紀、故業可別。日以紀晝、星以紀夜、故事可得而分別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有度量以成四時、猶功業各有分理也。藝猶理。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功。鬼神不相干、各有守。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五行終則復始、故事可修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考、成。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治人情、如治田、不使邪之害正、猶去莠之害苗。人知向道之方、如知室之有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四靈、鳥獸之長、其屬因四靈而至、故飲食可由之而用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而魚鮪不淰、驚散也。式荏切。鳳以爲畜、而鳥不獝、飛去也。呼決切。麟以爲畜、而獸不狘、驚走也。呼決切。龜以爲畜、而人情不失。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人情不失也。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⑩宣祝嘏、瘞謂祭祀之瘞繒、謂若繒封太山之繒贈也。宣謂播宣揚之也。設制度、禮器。祝嘏辭說、禮文。故國有禮、官有御、治也。職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按五祀者、戶竈中霤門行也。春戶以木、夏竈以火、中霤以土、秋門以金、冬行以

水、各本其所用事之神而祀之也。祭帝以下五者、乃逮下之義。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五更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瞽、樂師也、以辨樂。侑、四輔也、以贊儀。皆在左右、王中、句。居其中也。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後五者君之自防以率下也。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孝慈之道爲遠近所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即上文制度之差等、如天子以下以次降殺、至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是也。故郊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禮之藏、一日存。夫禮必本於太一、太一者、元氣也。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即上所爲命、降於天地祖廟也。其官於天也、官謂職、分也、言禮之職分皆從天而至也。協於分藝。藝者、理也。藝上記有禮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十六字。疏云、即申前章本於天地、以至功有藝之意。良是。其居於人也曰養。王曰、禮之於人身、所以養成人也。按賦、養作義、而養下記有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鄉、朝聘、故禮義者、人之大端也二十七字。而以冠昏以下八者爲禮、以貨力以下四者爲義、以終前章義脩禮藏之意。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竇、所以通達。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蘖⑪也、蘖、牙米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

耨、除穢也。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事理之宜。之分、仁之節。心之則。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全體也。順百順也。之體、貨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之而弗種。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之而弗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不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蘊積也。委紛切。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不間、言有理也。連而不相及、言有序也。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高而不危、以長守危。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情⑫而合危也。保合而不危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用水、漁人以時入澤梁、及漑灌。用火、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以時采銅鐵。用木、斧斤以時入山林。飲食各隨四時之道者也。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秊德、男女之秊、賢否

之德。用民必順，謂以使民。皆所順也。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謂石中象形之類，如圭璧琪琰之象。河出龍圖，龍似馬，負圖出。鳳凰麒麟皆在郊棷，藪同。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孔聖家語圖卷之八

校記

①洪：當作「沃」，據《孔子家語》卷七。

②「屢」下當脱「脱」字。

③擇：當作「澤」。

④記：當作「氾」。據《孔子家語》卷七。注文「記」亦當作「氾」。

⑤體：當作「禮」。

⑥心：當作「必」。

⑦周王：當作「成王」。

⑧「聖」下脱「人」字。

⑨魯惠王：當作「魯惠公」。

⑩繪：當作「繒」。注文同。

⑪蘗：當作「蘖」。注文同。

⑫慣：當作「情」。以上八條據《孔子家語》卷七及《禮記・禮運》。

孔聖家語圖卷之九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即位、邾、今兖州鄒城地。隱公名益、定公十三年即位。將冠、禮、男子二十加冠於首也。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世子、諸侯之適子也。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阼、主人之階、以明其代父。醮於客位、酌而無酬酢曰醮。客位、在戶牖之間。加其有成、於阼階而期之以主、於客位而崇之以賓、是加禮於其有成之人也。三加彌尊、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導喻其志。冠三加而彌尊、所以導引之、使喻知益大其志、以求稱也。考之冠禮、不特冠彌尊、而衣履亦莫不然。祝辭、醮辭皆有進焉、無非以導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古者童子雖貴、亦名之而已。冠而後賓字之、以字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與士同。天下無生而貴者、有德乃有位也。故也、行冠事必①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祼、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享、祭獻先君、祈行禮也。以金石之樂節之、金石者、鐘磬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惟天子無冠禮、如諸侯之冠、故問之。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主喪已重於任成人之服矣。與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亦人君、與天子無異。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是時邾君已先為冠具矣、有疑而後因懿子而問焉。懿子聞夫子之言、而謂邾君之冠非禮也、以其不知夫子之所言也。一作乎字。

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夏之末世、乃造諸侯冠禮。有自來矣、今無譏焉。邾君之冠非禮也、是即夏之末造也。當時諸侯之有冠禮、其必異於夫子所言如世子之冠者矣。天子冠者、因論諸侯冠而上及天子之事。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周書曰、歲有十三、武王崩、元年六月葬。冠成王而朝於祖、祖廟。以見諸侯、亦為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得民之心也。遠於年、壽長。嗇於時、嗇、愛也。於時、不奪民時也。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天子龍衮、故曰衮職、王職也。欽若昊天、欽、敬。若、順。詩、昊天有成命。六合是②、天地四方謂之六合、言為之法式也。率爾祖考、備文武之道。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此以下至乘馬、皆言賓禮。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儀禮曰、醴賓以一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西階、賓階也。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韠、蔽膝也。朝服素韠、示不忘古。公冠四、公四加冠。加玄冕祭、加玄冕、著祭服。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已冠而饗、既饗與賓幣、謂之酬幣。乘馬、駟馬也。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王之太子、庶子皆擬諸侯之冠禮也。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



士無變、說見前。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言今有緌、未聞古之有緌也。緌冠之飾也。今則冠而敝之可也。冠而棄之、言不復用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代冠者、時王所制以為三加之冠者也。弁名出於槃。槃、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收、所以收斂其髮也。皆祭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緌。句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章甫、毋追皆緇布冠、三加始加之冠也。皆曰道者、先王制禮之道寓焉。其形制有不同也。委貌、玄冠。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之辭。毋追猶推也、以其形名③。郊特牲此節在周弁殷冔夏收前。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名彌牟。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公子郢、襄公、靈公也。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有王者作。分地建國置都立邑、分建置立、有大有小。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推建置有大小尊卑之分、故設祭有親疏多少之數。自天下有王至此、見記祭法。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左為昭、右為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始也。曰太廟、太蓋統七廟言之。有一壇有一墠。七廟外又立壇墠各一。起土為壇、除地曰墠。曰考廟、父曰王考廟、祖曰皇考廟、曾祖曰顯考廟、高祖曰祖考廟、始祖皆月祭之。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禰以親故、此五廟每月一祭。

遠廟為祧、有二祧、遠謂三昭三穆親盡當遷者、二祧即昭穆已遷者。其主古制藏於太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穆之祧藏於文世室、昭之祧於武世室。享嘗乃止。昭穆已祧之主、不以月祭、但以四時祭之。去祧為壇、世數遠不得於祧處受祭、而祭之於壇。去壇為墠、不得於壇處受祭、而祭之於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祭之於壇墠、必須有祈禱之事、不然亦不祭也。去墠為鬼。去墠則祈禱亦所不及、故但曰鬼而已。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諸侯太祖、始封之君也。曰祖考廟、蓋統五廟言之。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月祭三廟、降於天子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四時祭之。去祖為壇、去壇為墠。高祖之父雖遷、主寄於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祈禱則去祖而祭之於壇、高祖之祖則去壇而祭之於墠也。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太祖、始爵者也。曰皇考廟、蓋統三廟言之。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為始祖廟、享嘗乃止。始爵者為曾祖、則為皇考廟。始爵者為高祖以上、則為始祖廟。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祖為壇。去壇為鬼。已上記王制祭法大抵同。王制祭法中竊疑是此分析而互載之。而此一節、祭法作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與王制所謂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者不相入。以禮意推之、家語為是。適士上士也。二廟、曰王考廟、蓋統二廟言之。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天子上中下士及諸侯之士、古皆得立二廟。士無封爵、但親其祖考而已。朱子曰、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如適士二廟各有門。

堂寢各三間、是十八間室。令士人如何行得。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祖禰共廟祭之。一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居室曰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虞郊以嚳、夏以鯀、殷以冥、周以稷。虞禘以黃帝、夏亦以黃帝、殷以嚳、周亦以嚳。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諸禘享考、無廟、郊亦無廟。后稷之所以有廟、自以太祖故也。不爲太祖、雖在郊禘、其廟亦毀。據后稷而言、殷人郊冥、有大功契、既爲太祖之廟、若復不郊、則冥永不與於祀典、是以郊冥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祖宗者、不毀之名。其廟有功者謂之祖、周文王是也。有德者謂之宗、周武王是也。是二廟自爲祖宗、乃謂之二祧。又以爲配祀明堂之名、亦可謂不違聖旨。寔事也。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④伯所憇。國風召南甘棠之辭。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按史記有十日不進四字。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數、按宗⑤吳淑作教。有間曰、已習其數、吳曰教。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孔子有所謬然思焉、謬、史作穆。王曰、謬然、深思貌。無考。有所睪一作皇。然高望而遠眺、睪、伺視貌。眺、視也。曰、丘迨得其爲人矣。近黮而黑、黮、黑貌。徒感切。頎然長、頎、長貌。渠希切。曠如望羊、曠、用志廣遠。望羊、遠視也。奄有四方、奄、同也。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後周有四方、文王之功也。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葉拱、兩手薄其心也。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中心溫柔、其舉動不使暴厲加于身。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一作厲、溫柔之反。微末、居中之反。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

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得其時阜盛也。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流一作泉。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脩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誡之久、何也。武謂周武備誡、擊鼓警衆也。對曰、病不得其衆。病憂恐不得其士衆之心故也。詠嘆之、淫液之、何也。淫液歌遲之也。對曰、恐不逮事也。言汲汲歎及此安民和衆事也。對曰、及時事。欲令事及其時。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厲病也備誡雖久至其發作又疾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右膝至地、左膝不至地也。對曰、非武坐也。坐跪也言非武人坐也。及商、何也。言聲歎淫貪商。對曰、非武音也。武王之事不得已、爲天下除殘賊、非苟貪商也。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已上皆孔子問而賓牟賈荅也。孔子曰、唯。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誡之以久、則既聞命矣、謂孔子是其言也。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舞列也。朱劣切。何也。子曰、居、吾語尒。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爲樂。摠干楯也。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山立不動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志在鷹揚。武亂皆坐、此坐非作跪。周召之治也。武亂、武治也。皆坐以象安民無事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誅紂已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彊、⑥言南國以爲彊界。五成而分陝、竝也。古洽切。○周公左、召公右、分東西而治也。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以象尊天子也。六成爲武之節解也。衆挾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於中國。挾、記作夾、夾武王會振威武也。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者。分郟而進、所以事蚤濟。分、郟曰部分也。郟記作夾、言所以部分而蚤進者、欲事蚤成也。○分、分問切。久立於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總荅牟賈遲久之問。今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武王伐殷、封其子祿父。武王崩、祿父叛、周公誅之。封微子於宋以爲殷後。祿父不成殷後、故武王封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商容商之禮儀其位舊居也。傳說多以商容爲殷之賢人、威使箕子求商容乎。行猶索也。庶民弛政、解其力役之事。○弛、尸紙切。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桃林、西方塞也。○華、胡化切。車

甲則釁史記作豭、記作衅。釁同。○豭、牝刀切。而藏諸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弓衣也。將率之士、率記作帥。使為諸侯、命之曰鞬居言切。櫜。盛矢器也。言所以櫜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為諸侯、謂之鞬櫜也。○按記疏、則當云倒載干戈而包以虎皮、命之曰鞬櫜、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則文理乃順。櫜始勞切。○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脩郊射、郊有學宮、可以習禮。左射以貍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左東學、右西學。貍首、騶虞、歌以為節也。裨冕搢縉同。笏、而虎賁之士脫劍。衮冕之屬、通謂之裨冕。脫劍、解劍也。○賁符分切。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民知所以敬親。親耕籍田、所以奉祠祀之粢盛。六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食畢以酒漱口、以養氣也。○酳、羊進切。冕而揔干、親在舞位。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大武之遲久不亦宜乎。申言遲久之意。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君子貴于玉、賤珉、其意何也。⑧云為玉之寡而珉之多乎。珉石似玉。孔子曰、非為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玉之溫潤光澤、比于仁也。縝密以栗、智也。玉之縝密堅栗、比于智也。廉而不劌、義也。有廉隅而不割傷、比於義也。垂之如墜、禮也。佩玉如禮卑讓。叩之、⑨其聲清越而長、擊之、其音清越不已。其終則詘然、樂矣。及其聲音、樂之息矣。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瑕、玉之玼也。玉之美者曰瑜。玉之美惡不相掩、比乎忠者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秦風小戎之辭。故君子貴之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言入其國、即知其教。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其為人溫良篤厚者、乃詩人之教使然。疏通知遠、書教也。其為人疏貫通達者、乃書教使然。廣博易良、樂教也。其人該博平易者、乃樂教使然。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其人屬辭比事者、春秋教使然。故詩之失愚、敦厚之失、則近于愚。書之失誣、知遠之失、則近于誣。樂之失奢、廣博之失、則近于奢。易之失賊、精微之失、則近于賊害。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良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天之四時、風雨霜露、以生殺物者、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物、無非教也。地載一元之氣、雷霆流布、成萬物之形者、亦無非造化。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聖人清明之德在身、則其



志氣如神也。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物、事也。言有事將來、必有其兆朕。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按、天地之教、見於風雨霜露、聖人之教發於詩書易禮春秋、其造物之功一也。而有失之愚誣奢賊煩亂者、猶天地之無全功也。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於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大雅嵩高之辭也。王曰、岳降神靈和氣、生申甫之大賢也。惟申及甫、惟周之翰。翰、幹也。美其宗族世有大功於周。甫侯相穆王、王制祥刑。申伯佐宣王、成德教。四國於蕃、四方於宣。言能蕃屏四國、宣王之德、化於天下也。此文武之德也。言文武聖德、篤佑周家、爲先主良佐、成中興之功。矢其文德、協此四國。矢、陳也。協、和也。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二詩大雅江漢之辭。本召穆公美周宣王而作、與此註少異。大抵皆發明聖人德教之意。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泂酌之辭。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以其憂民切、故知徵神也。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皆自然之致、即下文無體無聲之意。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正視則明全、傾聽則聰審、然且不得見聞、則惟其志氣之充塞而已。志氣塞乎天地、行之充於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10]無聲之樂也。此周頌昊天有成命之辭。言文武夙夜恭勤、以肇基天命、務行寬靜之政、而民以安寧、故謂之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逮詩作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此邶風栢舟之辭。棣、盛也。選、擇也。凡民有喪、扶伏詩作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此邶風谷風之辭也。言救之、謂不以服屬之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女、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此上[11]二起、疑闕其三。按、記[12]五起、無聲之樂、由氣志不違以至既得、以至既從、由既從以至日聞、由日聞以至既起。無體之禮、由威儀遲遲以至翼翼、由翼翼以至和同、由和同以至日就月將。由就將以至施及四海。無服之喪、由內恕孔悲以至施及四國、由四國以至萬邦、由萬邦以至純德、由純德以至施於子孫、皆以漸而至於充積之盛。此五起之義也。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此以三無私合前二節、爲五也。蓋正文又奉二字、而下文子夏亦爲更端、當不在五起之列。更詳之。則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天心未嘗去商、至湯而後與天心齊也。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湯疾行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昭假遲遲、上帝是祇、湯之威德、昭明編[13]至、化行寬靜、故上帝敦其德。帝命式於九圍。天命湯爲法於九州、以爲天下

（王也。）是湯之德也。（此以商頌長發之辭，言湯之德，以明奉三無私之義。記復舉天地之無私，以明湯德之同天、又引大雅嵩高、江漢之詩，以言文武之德之無私，以足聖人奉三無私之意。宜參記觀之，其義始盡。）子夏蹶然（喜躍之貌。）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丈夫處富貴之地、以道濟物、不爲身也。）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居貧賤而不屈節以求伸於道也。）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不足論人之地位。）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夫子言人之行已必期於顯達也。）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其身可屈則屈、可伸則伸、視時之何如爾也。）故屈節者可以有待、（待人之知已也。）求伸者所以及時。（欲伸其道者、當及時而伸。）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雖受屈于人、不毀其素節。）志大而不犯於義。（及其得志、所行皆合乎義。）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夫子在衛、聞齊人田常專政、有無君之心。）而憚鮑管、（鮑氏、管氏、齊之卿大夫、田常畏之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魯。（遂欲移齊國兵以伐魯國。）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子會合衆弟子、與言其事者也。）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於是子路曰、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公孫龍也。）請往、又弗許。三子退、爲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子欲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爲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移兵伐吳。（吳王夫差時。）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田段⑭以新、士選（選練。）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吾聞之、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子憂在內、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者、（事無考。）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子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是時絕吳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子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史作臣驕。）則爭、是子上與主有郤、（隙也。）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子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子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子也。（使主孤立而已得專制其國。）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若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

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私有之。）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願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名勾踐。）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為齊聽用。）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存亡國、繼絕世。）夫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不窮其約、苦小者。）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吳越春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立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元[16]諸侯以仁、（不窮約。）救魯（不絕世。）伐齊、威加晉國、（不避難、不失時。）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則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曰[17]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勾踐父允常。）內不量力、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問計安所出。）子貢曰、吳王為人暴猛、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音朔。）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申胥、伍子胥也。按越絕書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嚭、吳王佞臣也。嚭、普鄙切。）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佐之伐齊。）以徼射（徼、激也。結堯反。射、厭殺也。夷益反。）其志、而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越王大悅、頓首許諾。送子貢金百鎰、（二十四兩為鎰。）劍一、良矛二、（矛建於兵車、長丈二。吳越春秋作馬。）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

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入⑱藏器甲二十領、鐵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⑲失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晉定公、名午。）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音促。）兵不先辨（辨、幹辦也。）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休兵倫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黃池、衛地、今陳留封丘縣南黃亭、近濟水。）吳晉爭彊、（左傳哀公十三年、公會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將盟、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乃先晉人也。）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江襲吳、（潛師曰襲。）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左傳黃池之會、無晉擊吳敗吳師事。是年越入吳、歸與越平。越末滅吳。）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按左傳載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已七年、則非孔子所及言明矣。而子貢使齊之事亦不經見、惟韓非子曰、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齊、齊不聽、而卒加兵於魯。初無說吳越之事。然則韓非之所記、顧可信歟。吾從其理之可信者耳。）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免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曰、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

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傅、蘧者也。)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逮、行將及也。)于麥。季孫(康子、名肥。)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傷也。初莊切。)○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上如字、下於既切。)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于位反。)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鱄、(鱄、鮭魚懷姙者。以除留切。)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鱦、以證切。)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暗同。)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且也。)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邶谷風之辭。)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爲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忍與反。)手之卷然。(卷、好貌。逵員反。)○夫子爲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之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爲親也、故者不失其爲故也。

孔聖家語圖卷之九

校記

①「必」下當脱「于」字，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②「是」下當脱「式」字，見右引書。
③各：當作「名」。
④邵：當作「召」，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⑤宗：當作「宋」。吴淑爲北宋人。
⑥彊：當作「疆」，見四庫本《孔子家語》。小注同。
⑦爲武：當作「謂舞」，見右引書。
⑧云：疑衍。
⑨音：疑誤。
⑩蜜：當作「密」，見《詩經》原文。
⑪上：當作「止」。
⑫「以」上疑脱「由既得」三字。
⑬編：疑當作「徧」。
⑭田叚：當作「甲堅」，見《史記》卷六七端木賜傳。
⑮之：當作「亡」。
⑯元：當作「示」，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⑰曰：當衍。
⑱人：當作「入」，見《史記》卷六七端木賜傳。
⑲失：當作「夫」，見右引書。

孔聖家語圖卷之十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正論解第三十八

孔子在齊、齊侯(景公。)出田、(按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於沛。田、獵也。蒐苗獮狩必法於田、故謂之田也。)招虞人以旌、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旌、析羽為之、象文德也。)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諸侯田、服皮冠、故以招掌山澤之官。)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遵之常、非物不進、官之制。)君子韙之。(韙、是也。為賄切。)

齊國書伐魯、(國書、齊卿、事在哀公十一年。)季康子使冉有率左師、樊遲為右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言康子德不素為民所信。)請三刻而踰之。(與衆要約、三刻而踰溝。)如之。(如樊遲要約之言。)衆從之、師入、齊軍遁。(齊軍逃。)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用命之義。)既戰、季孫(康子。)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備也。)文武竝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說、樊遲以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說人之有能矣。

南容說(南宮敬叔。)仲孫何忌(孟懿子。)既除喪、(除父僖子仲孫貜之喪。)而昭公在外、(時季孫意如執國命、公在乾侯。)未之命也。(未命說、忌為卿大夫。)定公即位而命之。辭、(句)曰、先臣有遺命焉。(先臣、僖子也。以相昭公如楚、鄭。病已之不知禮、不能答楚郊勞之禮、將死、屬其二子學禮於孔子。)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屬家老命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謂則傚矣。懲己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法也。傚、做也。小雅鹿鳴之辭。詒、遺也。燕、安、翼、敬也。大雅文王有聲之辭。言遺其子孫以嘉謀、使學安敬之道也。)是類也夫。

衛孫文子(衛卿孫林父也。)得罪於獻公、居戚。(亾居戚也。)公(獻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吳公子札。)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夫一作逢夫切。)之在此、猶燕子巢於幕也。(言至危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

孔子覽晉志、(志、晉史也。)晉趙穿殺靈公、(穿、晉大夫趙盾從弟之子。靈公名夷皐。○按左傳宣公二年、靈公不君、宣子盾驟諫、靈公患之、設計飲盾酒、伏甲將攻之。盾車右提彌明知之、遂扶盾以下、闘且出、彌明死之。初、靈輒德宣子、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趙穿遂攻靈公而弒之。)趙盾亾、未及山而還。(山、晉之境也。)史書(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左有以示於朝、六字。)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亾不越境、(聞弒而還。)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

感、此邶風雄雉之辭。盾引以自明。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其憂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歎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為書法受弒君之名。惜也、越境乃免。謂越境則不與聞乎其故、乃可免弒君之名也。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忘周之大德、武王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介大也。恃楚眾、馮陵敝邑、是以有往年之告。告晉為陳所侵。未獲命、未得晉平陳之戎命。則又有東門之役。與楚共伐陳、至其東門也。當陳隧墓道也。者、井堙木刊、堙、塞也。刊、斫也。敝邑大懼。謂懼不蕆而辱大姬。天誘其衷、誘、進也。衷、善也。天導其善大報陳也。○誘、云九切。啓敝邑心、陳知其罪、辱大姬之罪。陳侯喪服、擁社、使男女自四待命。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辟、法也、誅也。且昔天子一圻、地方千里。列國一同、地方百里。自是以衰、差降也。周之制也。言大國方百里、從是以為差、伯方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乃周之制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晉人趙文子武也、以其辭順、乃受之。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志有之、志、古書也。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成之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有言而不文、則雖行不遠也。晉為伯、謂牧伯、長諸侯也。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小子慎哉。

楚靈王汰侈、汰與泰同、奢也。右尹子革侍坐、右尹、官名。子革、鄭丹。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也。○按漢劉熙曰、墳、分也。論三才之分、而治之也。又曰、一曰山墳、連山易。二曰氣墳、歸藏易。三曰形墳、乾坤易、而詳演其義。五典、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之書也。說文曰、典、從冊、以冊載帝王之事也。八索、孫曰八卦。索、求也。即易一索得震之索。九丘、謂九州丘、區也、聚也。區別其聚而志之也。皆不經見、未可考信、畧附闕之。對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為官、不可為良史。曰、一作日。臣又嘗聞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將遍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按左、謀父、周卿士。祈父、司馬之官。招當作沼、其名也。祭公諫遠遊、故借以名詩、乃逸詩也。以止王心。逸遊之心。王是以獲沒於文宮。左作祇宮、言令終也。臣聞其詩焉、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左作形、體也。民之力、而無有醉飽之心。愔愔、和樂也。言德音之安和、思王度之純美、能體民之力而無不厭足之心也。王曰昭、即徵招之招。而以樂言刑、以刑傷民力、而反上文王度之義言、此又作一義解也。靈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句則固不能勝其情、以及於難。靈王起章華之臺、為弃疾所逼、縊于乾谿。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為仁、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以禮勝情。豈其辱於乾谿。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撫鳳切。也。誦詩以諫、順哉。

叔孫穆子名豹。避難奔齊、豹兄僑如淫亂、故避之而出奔。宿於庚宗之



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子名牛。穆子返魯、以牛為內豎。通內外之命。○豎、仁庾切。相家。及長、命為家相。牛讒叔孫二子、長子孟丙、次子仲壬。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遂輔叔孫庶子叔孫婼也。而立之。是為昭子。昭子既立、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從、順也。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南遺助牛殺仲壬、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之。披、散也。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勞、功也。不以立己為功也。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周任、古之賢人。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直也。大雅抑之辭。昭子有焉。

晉邢侯與雍子皆楚人。爭田、晉邑鄐地田。○鄐、許六切。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羊舌鮒也。理、獄官名。時士景伯如楚、叔魚推攝景伯理事。叔魚蔽獄邢侯。蔽、斷也。斷罪歸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①雍子於朝。韓宣子名起。問罪於叔向、時宣子命斷舊獄在雍子乃問殺叔魚之罪於向也。叔向曰、三姦同罪、施生戮死可也。謂行生者之刑戮死者之刑罪。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昏、亂也。已惡而賂以取善為亂。貪以敗官為默、官、官常也。默、墨同、謂貪汙而不潔也。殺人不忌為賊。忌、憚也。夏書曰、昏默賊殺、夏書、夏禹之書也。殺謂三者皆當大辟之刑。咎陶之刑也。咎姓、即皐姓。陶、夏士官名。請從之。乃施邢侯行生者之刑也。而尸雍子、叔魚於市。戮死之罪。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減、末謂薄也。曰義、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指叔魚。賄瀆貨。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諸侯會於平丘、晉兵次於衛地、滏蒭蕘者。衛人患之、賂叔向以請。向曰、叔魚瀆貨、若以賜之、其已。衛人從之、鮒為禁之。歸魯季孫、稱其詐給季孫。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平丘之會、晉執季孫意如、子服惠伯湫使穆子荀吳言於韓宣子起、將歸之。惠伯責晉盟而遣之、不欲私歸。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曰、不能。鮒也能。叔魚見季孫、泣且給之曰、聞為子除館西河、若之何。季孫懼、先歸、留惠伯待遺禮。邢侯之獄、言其貪黷欲。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頗、偏也。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暴衛、虐魯、頗晉、三姦三惡也。不暴、不虐、不頗、三利也。殺親益榮、殺其弟而名益顯。由義也夫。

鄭有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鬷明大夫鬷然明蔑也。欲毀鄉校。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聞而藥之。導之使通、又不如存之自治也。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晉平公會諸侯於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承、貢賦之次。曰、昔日左無日字。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尊卑。貢、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甸服、王圻之內、與圻外諸侯異、故貢重也。

鄭伯男南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南左傳作男古字作南亦多有作此南連言之、猶言公侯也。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本也。子產、君子之於樂者。能為國之本、則人樂藝也。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藝、分別貢獻之事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翫之、狎、易也。翫、習也。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抄掠。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於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政猛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汔、危也。勞民人病、汔可小安、故以安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者、小惡也、亦毋縱而小懲之。式遏寇虐、慘不畏明。慘詩作憯。○七感切。曾也。言此寇虐之人、曾不畏天之明命也。故毋縱詭隨小惡之人、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之人止也。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安也。能、順習也。言遠者安而近者須、而王室定也。已上三章皆大雅民勞之辭。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競、彊也。絿、急也。遒、聚也。此商頌長發之辭。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晉魏獻子為政、魏獻子、魏舒。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荀櫟、晉大夫、滅祁氏、羊舌氏、故獻子分其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戊。魏戊、舒之庶子。皆以賢舉也。又將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周有子朝之亂、賈辛帥師救周。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一作切。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子可舉而舉也。遠不失舉、不以遠故不舉。可謂美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為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此大雅文王之辭。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欲其念爾祖之脩德以致福。與獻子戒賈辛之意同、為忠也。○王曰、言文王長敬天命而行、廢國亦當求多福。人求多福、忠也。與今文少異。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賦晉國一鼓鐵、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按左傳范士匄無刑書事、乃趙宣子盾也。事在魯文公六年。詳其後夷蒐下。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唐叔、成王母弟、始封於晉。以經緯其民者也。經緯、猶織以成文也。卿大夫以序守之、序、次序也。民是以能遵其

道而守其業、貴賤不愆、愆同。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被廬、晉地。○按文公始蒐於被廬、示民以禮、作執秩以正其官、為晉法。蒐、治兵也。以為盟主。今弃此度也、而為刑鼎、銘在鼎矣、何以尊貴、民將弃度而徵於書、不復戴奉上也。何業之守也。民不奉上、則上無所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夷、晉地。○按襄公六季、蒐於夷、以治軍、師使狐射姑為中軍、趙宣子盾為佐。靈公初季、陽處父黨於趙氏、改蒐於董、易宣子為中軍、射姑為佐。宣子於是始為國政、制晉法、故趙簡子欲以鑄刑鼎也。晉國亂制、射姑怨處父、殺之、故曰亂制。若之何其為法乎。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天子望祀天地、諸侯祀竟內、故曰祭不越望也。江、漢、沮、子余切。漳、止良切。楚之望也。四水、楚之所當祀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過境內山川。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求之於已、不越祀也。其不失國也宜哉。楚為吳所滅、昭王出奔、已而復國。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陶唐、堯也。率、循也。常、道也。在此冀方。中國為冀。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夏謂桀。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言善惡各有類、信出此則在此、以循常道斯可也。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怒文子、使疾出其妻、而以已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為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遽伯王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圍也豈敢度其私哉、度、謀。亦防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憾、恨也。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句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齊陳恒、齊相田常也。弒其簡公、齊君名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臣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不告季氏。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季不言、書無逸、高宗下有亮陰二字。言乃雍、和也。有諸。孔子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季。成湯既歿、太甲湯世子太丁先卒。太甲、太丁長子。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衛孫桓子良夫。侵齊、遇敗焉。與齊師會、為齊所敗。齊人乘之、執新築地名。大夫。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禮、天子宮懸四周。諸侯軒

（懸、軒懸闕一面、故謂之曲懸也。）繁纓以朝。（繁、馬飾⑤大帶也。纓、當馬膺、以索帶銜、以黃金為飾。膺、馬胷。銜、馬口勒也。）許之書在三官。（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也。）子路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禮樂以器、尊卑以名。）君之所司、（司、主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有器然後得行其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義之和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亾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

公父文伯之母（文伯名歜、穆伯妻敬姜也。）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紞、（紞、冠垂也。）公侯之夫人加之紘綖、（纓屈而上者謂之紘、綖冠之上覆也。）卿之內子（卿妻也。）為大帶、（緇布。）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妻也。服、玄衣纁裳也。祭）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天子士、皮弁素積。諸侯士、玄端委貌。）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秋而成事、烝而獻功。（王曰、男女春秋而勤歲事、冬祭而獻其功。一作社而賦事、春分祭社、藝農烝、冬而烝。）（獻穀布帛之功。）男女紡績、愆則有辟、（愆、過同。辟、罪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齊慶剋通於靈公夫人、鮑牽知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剋而讓之。慶剋告夫人、夫人怒。國武子相靈公以會於諸侯伐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公還、將至、高鮑閉門索客以備。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公子角遂刖鮑牽足。夫人、靈公母聲孟子也。）而君刖之、其為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隨日、故曰能衛足也。）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按、古法丘賦、十六井為丘、丘賦一乘。一井田賦、則每井賦一乘也。）使冉有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終乃言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亦不公言也。）而私於冉有曰、求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二十者受田五十畝、三十者受田百畝、六十收之。）而砥其遠邇、（砥、平也。〇按、周禮、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稍采邑也。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按左、於商賈所居之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以為差。周禮、廛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按、左、傜役以夫家為數、老幼則復除。）於是乎有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於軍旅之役、則鰥寡孤疾或有所共。無軍事、則止之。）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缶米、（其歲、軍旅之歲也。缶、庾也。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稯。）不是過也。（言軍旅之歲、一井田所出不過如此。非賦其一乘也。）先王以為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施以厚為德也。）事舉其中、（事以中為節。）斂從其薄。若是、其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

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富貴世祿之家。）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高年者、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則爲之設席而問焉。）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竝、（不敢與長者竝肩也。）不錯則隨、（錯、鴈行。父黨隨行、兄黨鴈行也。）班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記作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四丘爲甸、君田則起甸之卒徒。五十始老、故不及也。）頒禽隆之長者、（長者多賜。）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衆感（一作成。）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東益、宅名。）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人假於馬、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曲禮子貢問第三十九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晉文公會諸侯于温、召襄王、且使狩於河陽、因使諸侯朝。）天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

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靡過侈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諡、諡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為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失位去國也。不若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以謝過也。而後循禮施式至切。散焉。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脩、馳道君行之道。祈以幣玉、君所祈請用幣及玉不用牲也。祭祀不懸、不作樂也。祀以下牲。當用大牢者用小牢。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為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鏤刻而飾之朱紘天子冕之紘。旅樹而反坫、旅施也。樹屏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反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好會、獻酬禮畢、反爵於其上。山節藻梲、節栱也、刻為山雲。梲梁上楹也、畫藻文也。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數其所為則有踰分之事、而難為在其上者。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言陋小也。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即其所為則有不及分之事、而難為在其下者。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

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謂祭祭報其功、老婦主祭也。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由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郕人戰于狐鮐、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謀、為人謀之謀。軍國既敗、免不、能獨生也。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詔、君之教也。有君教則臣無討。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觀也。宋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城門也。介夫被甲衛門者。司城子罕哭而哀、覘之反言於晉侯曰、陽門

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說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⑥（比谷風之辭。）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其天下孰能當之。（言雖非但晉國、使天下有強者、猶不能當也。）是以周任有言曰、民說其愛者、弗可敵也。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弃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弃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其弓。（韔、弓衣也。韔、丑亮切。）又及、弃疾謂之。又及、弃疾復謂之。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朝、正朝。燕、燕朝。不與、言亦不在坐列也。）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孔子在衛、司徒敬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夫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室中曰霤。）毀竈而綴（綴音拙。）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躐同。）行也。（按殷禮、始死、于中霤作坎、設竈而浴、浴畢、毀竈、明不有事于此也。聯尸之足、令勿強而辟戾、可著屨也。既斂、殯于廟。及葬、毀廟西垣以出、躐壇上而行、神位在廟門之外也。躐、踐也。）出於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殷尚質也。）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公子遂也。）卒、壬午猶繹。（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以賓尸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仲遂國卿、卒而猶繹、失遇大臣之禮、故問也。）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季桓子喪、康子練（熟絲也。）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郕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為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昭公子、公為也。）遇人入保、負杖而息。（遇魯人避齊師將入保、疲憊而負杖以息者也。王曰、保、縣邑小城也。則當作堡。）務人泣曰、使之雖病、任之雖重、（務人嘶魯人之困、於勞役、厚斂也。）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言在上者不能、率下以死難也。）不可也。我既言之矣、（務人將踐死難之言。）敢不勉乎。與其鄰嬖童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孔子。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乎。（言童有成人之行也。）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

徃弔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不拜。以季氏不經故已亦不成禮也。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上謂穆伯夫、下謂文伯子。哭夫以禮、哭子以情、禮之節也。

南宮縚之妻、孔子兄之女、喪其姑而誨之髽。去纚露髻曰髽。曰、爾毋從從爾。從音總。毋扈扈爾。從從、高。扈扈、大也。言喪無容飾、髽毋高大也。蓋榛以為笄、笄簪。榛木為之。長尺而總八寸。總束髮垂為飾者。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於孔子。啓當作稽。孔子曰、拜而後啓顙、頹乎其順。頹與隤同、順也。○頹、徒回切。啓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頎懇同、誠也。○頎、口很切。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拜以為賓、稽顙以致哀。先敬於家為順、先哀後敬為至。

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不死其親之情也。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哉。返葬而祭、謂之虞也。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未之能行。言其情不易言也。

卞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記作比。御而不處內。及當御而不入寢也。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魯人有朝祥祥、一十四月之祭也。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又、復也。言去二十五月不多也。踰月則其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斯為之孝乎。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槨、旋便。稱其財為之禮、貧何傷乎。

吳延陵季子聘於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嬴博、地名。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斂以時服而已。隨冬夏之服、無所加。其壙掩坎、深不至於泉。其葬無盟器之贈。既葬、其封廣輪廣、橫也。又東西曰廣。輪、從也。又南北曰輪。○廣、古曠切。輪、能春切。掩坎、其高可時隱也。記無時字。既封、則季子乃左袒、右還其封、還莊⑦、相與還而觀之。○還、取絹切。又胡慣切。且號者三、曰、骨肉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無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禮其合矣。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亾焉。子游曰、有亾

惡於(一作何。)齊。(記作劑量之齊。○才諸切。一說取中之意。辭如字。)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亾矣、則斂手足形、還塟、(還塟、斂畢即塟、盡禮也。○還句不浃也緣切。)懸棺而封、(封陂驗切。○以手懸繩而下、無碑繂也。碑、下窆鹿盧柱也。繂音律、大索也。)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亾、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伯高死於衛、赴(與訃同。)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踈、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女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女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貸也。)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為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君有食族人之禮、雖親盡不異族食多少也。)雖百世昏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戚親也。尊敬君也。不敢如其親也。)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苫覆州也。苫以覆席。○苫慈鹽切。)枕干(干楯也。)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於朝市、不返兵而鬬。(兵常不離於身。)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銜君命而使、(式至切。)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從(才仲切。)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指其衆昆弟而言。)能報之、則執兵而陪(陪隨助也。)其後。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為之乎。(有司當吏職也。)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

致事。殷人既塟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致事、還政於君也。卒哭、卒無時之哭。大夫三月而塟、五月而卒哭、士既塟而卒哭也。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親、記作喪。既曰、不奪人親喪之情、恕也。亦不自奪其親喪之情、孝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耼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伯禽有母之喪、東方有戎為不義、伯禽為方伯、以不得不誅之。今以三季之喪從利者、記作從其利、謂攻取之利也。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莅阼、周公攝政而治、抗舉行也。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記有是故養世子句。不可不慎也。行一物物、猶事也。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也。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記作故。學、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司業、大樂正授敎肄業者也。司成、太少傅及師保有父道成生人者也。一有元良、萬國以貞、王曰、一謂天子也。元、善。太子也。書曰、一人、無有字。世子之謂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鄭曰、于讀若迂、曲也。王曰、寬也、大也。即下優為之義。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和樂意。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謂容色與服稱情而已。○稱、丑正切。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因情以為踊之輕重、非用禮之節文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塟而祭也。祔合祖祭也。練朞季祭也。祥三季祭也。之祭、皆沐浴。於三季之喪、子則盡其情矣。謂祥而後浴也。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季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平聲。傷也。○俗作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為也。毀瘠而死者、君子謂之無子。句則祭之沐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句。式至反。）若有之惡（汪胡反。）有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為之宜。故曰我戰則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饗也。）亦不飲而飧。（以飲澆飯也。）子夏問曰、禮也⑨。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為公臣也。）而反為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為公臣。曰、所與游辟也、（原其所游相誘為盜爾。）可人也。（言猶可用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大夫者為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策已。（言當依禮經所載而行、若父母之喪、其哀容體狀則經不能備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窆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為甚、故弔之。（言不復得見其親、哀於是為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大質也。）吾從周。殷人既練（練、朞年祭也。）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虞而卒哭、葬而祭也。）之明日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舉新主入廟、以鬼事之也。）周以戚（言急於鬼事、其親也。）吾從殷。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求其所以善也。）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謂庶子王為其母也。）遂練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為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以贈之。子貢曰、於所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

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一哀而出涕，情已厚矣，則禮不可以不厚。若不賻，則吾涕之厚無以將之，為無從也。)小子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朞季祭名。)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為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孫從之出戶，乃祖，(祖宜改為袒。○按禮，小斂畢，主人括髮而袒，奉尸以出戶。武叔尸出而後祖，故子路疑之。)投其冠而括髮。子路嘆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為知禮，何也？孔子曰：由，女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士。(質猶正也。不舉人以質士，如上不非其大夫。)

齊晏桓子卒，平仲麤衰斬，苴(苴，黎黑麻也。○苴，子余切。)絰帶杖，(句。言皆苴也。按喪服小記曰：苴杖，竹也。按疏曰：苴者，黯也。則杖本用竹，但以苴之色言耳。惟絰帶則直用黑麻也。)以菅(菅，已漚艸也。○菅，居顏切。)屨，食粥，居傍廬，寢苫，(艸也。以覆席。○苫，恣塩切。)枕艸。(記作凷，土塊也。○苦共切。)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知是駁人之非，遜(遜同。)辭以避咎，義也夫。

季平子(名意知。)卒，將以君之璠璵斂，(按昭公初出於乾侯，平子行君事，嘗佩璠璵，故但子期欲用以斂也。)贈以珠玉。(按禮，當窆，主人贈玄纁，各二，不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歷級，遽登階，不聚足，急救其過也。)曰：送[illegible]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兆姦，為姦之兆端也。)乃止。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薦也。)宗魯於公子孟縶，(靈公之兄。)孟縶以為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縶奪豹司寇與鄄邑，豹將為亂。)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豹失薦已之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周豹薦已之事。)而歸死於公孟可也。(時公孟將祭於蓋獲之門外，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也，(賊，殺也。謂豹之為盜而縶之見殺，皆宗魯許豹行事之故。)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之不善而食其祿，食姦也。)不受亂，(許豹行事，受亂也。)不為利病於回，(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病於邪。)不以回亭人，(左作

待人。知難不告、以邪待人也。不蓋非義、周事於豹、蓋不義也。不犯非禮、二心事縶、犯非禮也。女何弔焉。琴張乃止。

郕人子蒲卒、哭之呼滅。滅、子蒲名。王曰、人少以滅名者。又哭而名其父、不近人情、疑以孤窮自謂亾滅也。子游一作皐。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言欲留不改嫁、供奉先人之祀。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搯膺、揮涕、不哭流涕、以手揮之。搯猶抵也。膺謂胷也。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為令德也。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言已為肉醬也。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季桓子名斯。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子曰、始死則矣矣或作以。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

子罕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為。孔子曰、重主主、神主也。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人徹重焉。重、平聲。初殯而立旌木以依神、雖非主而有主道焉。天子九尺、以次損短。士三尺。綴連也。殷禮、殯於廟、連其重而懸之。周禮、虞而作主、徹重而埋之。請問喪朝。喪將葬、朝於祖廟而後行焉。子曰、喪之朝朝見於祖考廟也。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後遂葬。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路馬、常所乘馬。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女往埋之。吾聞敝幃不弃、為埋馬也。敝蓋張帛也。不弃、為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一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問子服伯子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按史記周同姓世家、伯邑考、文王長子。同母兄弟十人、惟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文王崩、子發立、是為武王。武王克商、封同母兄弟八人、而伯邑考已先卒。後武王崩、子誦立、是為成王。故孔子曰周制立孫也。微子捨其孫腯、立其弟衍、微子適子先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子游以聞諸

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孫。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為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堂形四方而高者。又見若防者矣、防上平旁殺、南北長也。又見覆夏屋者矣、旁廣而卑也。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從其儉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脩之而歸。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及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按禮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十日過禫、言孔子二十七月有奇而後哀節也。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練朞秊祭也。疑作綌。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點問曰、吾⑩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孔子衰服、陽虎之言、犯禮矣、故孔子答之以示不非其言也。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笇也。笇與算同。言不計也。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盟器、盟、記作明。示民死者之。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死者之。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言非有知、無知之謂。夫盟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也。言夏后氏不忍以無知待其親也。

子游問於孔子、子曰、之死、之死、送死者之往也。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為也。送死而極以死、禮待之、是無愛之之情。之死而致生乎、不智、不可為也。送死而極以生禮待之、是不明其理也。凡為盟器者、知喪道也、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謂邊之無緣也。而瓦不成膝、膝、檀亐作味、沫、也。言質粗而無黑光也。疑漆字之誤。琴瑟張而不平、不可彈也。笙竽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簴。簨簴、可以懸纏落者。簨、先尹切。簴、其舉切。○其曰盟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也。殺人以從死謂之殉。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偶亦人也。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為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顏淵之喪既祥、三秊祭也。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瑟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孔子嘗、奉薦而進、嘗、秋祭也。其親也愨、親謂親奉薦也。愨、質也、朴也。其

行也趨趨趨音促。以數。言少威儀。已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漆音切。焉。威儀容止。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王曰、言賓客疏遠之容也。漆漆者、自反王曰、謂安之之容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則何濟濟漆漆之有。按記曰、濟濟者衆盛之容、非所以接親親也。漆漆者專致之容、所以自脩整也。何濟濟漆漆之有、言非所以祭其親也。反饋樂成、進則燕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反饋以下、言天子諸侯祭畢而燕之儀也。於是君子致其濟濟漆漆焉。夫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當也。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逮昏、未明。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偏任也。倚以臨事、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於戶、執事於室者交於戶之內外。堂事當於階、執事於堂者當於階之上下。質明而始行事、質明、平明也。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以此觀之、孰謂由也而不知禮。

衛莊公之反國也、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皐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市、朝於西方、失之矣。

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積一而用之也。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從才切。祖母。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側門於門之側、而與之言、言不外出、身不踰門限也。曰、皆不踰閾。文伯祭其祖悼子、悼子、文伯始祖。康子與焉。進俎而不授、進俎、康子不親授。徹俎而不與燕、徹俎之後、而不與歡燕之坐。宗老不具則不繹、繹、又祭。宗老、大夫家臣也、典祭祀及宗族之事。不具、不在也。繹不盡飫則退。飫、厭也。不盡厭歆之禮而去也。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趨度於禮矣。

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朝服以縞、僣宋禮也。孔子惡指斥康子、但言諸侯皮弁以告朔、卒然後朝服以視朝。朝服明不用縞也。按服志、夏尚黑、殷尚白、周兼用之。而皮弁縞服以告朔受聘、故王曰朝服以縞、僣宋禮也。宋、殷之後也。皮弁、白鹿為之。皮弁縞服、即禮器所謂至敬無文、以素為貴者也。

孔聖家語圖卷之十

校記

①「在」上疑脱「罪」字。

②吸：疑衍。

③將：當作「謂」，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④「其」下當脱「君」字，見右引書。

⑤飭：當作「飾」。

⑥比：當作「邶」，見《詩經》。

⑦莊：疑誤。

⑧不竢：疑衍。

⑨也：當作「與」，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⑩吾：當作「語」，見右引書。

⑪「然」下當脱「後」字，見右引書。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本姓解第四十二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尅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代殷後、（微子名啓。史記作開。微、食菜①於微。子、爵也。）作微子之命、申之、與國於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謂先抱祭器奔周。）故封之賢。（句。史記作故能仁賢、殷之餘民甚戴之。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之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冑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為稱。故二微雖為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於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為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旤而奔魯。（按左傳桓公元年、為宋殤公初年、華父督見孔父嘉之妻美、欲奪之。二年、督殺孔父嘉而取其妻。何孟春謂杜預稱父嘉為孔子六世祖、此云至防叔始奔魯、去華督殺孔父嘉三世矣、於事不相次。按宋世家、華督遂為殤公十年、而莊公立、凡九年、至湣公十一年、宋卿南宮萬弒湣公、因殺華督、諸公子與萬黨爭、弒立、國亂。疑孔防叔避亂乃在宋湣公末年、非即宋殤公初年父嘉之旤也。）方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勇②、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於宋之幵（音堅。）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說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寶貴也。（疑有闕誤。）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

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讃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與一作興。）（一無之字。）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孔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終記解第四十三

孔子晨作、（作、起。）負手曳杖、逍遥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梁木、木主為梁者。）喆人其萎乎。（萎、頓。）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呈兩切。）喆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女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疇昔、猶近昨夜。兩楹之間、殷人所殯處、而具奠於殯處、故自知死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阼、主位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兩楹、賓主相夾之位也。）即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西階、賓位也。）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言天下無明王、莫能宗己道。聽終、傷道之不行也。）逮③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秊七十三矣。哀公誄曰、昊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不弔、閔也。慭、且也。俾、使也。屏、輔也。煢、獨也。疚、病也。律、法也。言無尼父、無以為法也。）子貢曰、公其不歿於魯乎。（不歿於魯、言不得其死。二十七秊、如越、果不歿於魯。）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一人、天子之稱也。）君兩失之矣。既卒、門人疑所服夫子者、（按䟽曰、士弔服、疑衰麻。謂環絰也、一股絰也。）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絰。（由、用也。）子夏曰、入宜絰可居、出則不絰。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唅以䟽米三貝、（蘋、嘉蘋。貝、海介也。）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綦、雜色。組綬、所以繫環象。）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飾牆、（音牆、幃也。）置翣、（音歃、形如扇、棺飾也。）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披、柩行夾引棺者。崇、崇牙、刻練為旌旗之飾。綢練、綢盛旌旗之竿。綢、素錦也。以素錦於杠首、故長尋之旐、葬時乘車所建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

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記夏屋上有封之若堂若防八字。夏屋、今之殿形、中高而傍下也。）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上狹難登、又易為功也。）馬鬣封之謂也。（鬣鬛同。馬鬣上薄、封形似之。）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記作已。）封。（板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斬其縮。縮、繩也。縮斬則上傍殺、言易就也。）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季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季。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七十二弟子解第四十四（古本皆大書、見別本。而古本未備者、分註其下。）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季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此書久遠、季數錯誤、未可詳校。○顏回死時、孔子季六十一歲。然伯魚五十、先回死、孔子且七十。此謂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云顏回之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以為誤。）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顏回為孔子疏附之友、能使門人益親夫子。）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夫子稱其孝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可使南面。）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為臨菑大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我。（言宰予為利病。）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憲居蒿廬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弊衣冠、并日蔬食、（既蔬食、并日而後食也。）衎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慙、終身恥其言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於齊。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為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為性多謙退、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仲由、弁④人也、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為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衛為大夫、遇蒯聵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子路為孔

子樂傳之友，故惡言不入夫子之耳。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為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之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卜商，衛人，鄭玄曰：溫國人。今河內溫縣屬衛。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誦疑作通。其義，子夏所叙詩義，今之毛詩序是也。以文學著名。為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度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捷同。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子張不侮鰥寡，性豈弟，寬沖然，不務立仁義之行，故子貢斅之，以為未仁也。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曾參，南武城人，武城，魯邑，有兩武城，故稱南以別之。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其子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史記此下有退而脩行云云。然其為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為名。此上疑有闕誤。史記設取與去就名施乎諸侯云云，疑即此之誤也。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齊敬仲高傒十代孫也。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有法正。一無正字。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為武城宰。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一作三。十六歲。弱仕於季氏。弱，早季也。或曰早原意仕季氏，無考。

有若，魯人，字子有，一子⑤若。少孔子三十六歲。為人彊識，好古道。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賓主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

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於衛。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夫子之取長、取其非罪也、非為其能忍恥也。記者因縲絏之中事而創為能忍恥之言、豈惟不知長、亦不知夫子之所以取長者也。

南宮韜、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汙。孔子以兄子妻之。

公晳哀、齊人、字季沉。一作次。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一有為字。人臣、孔子特嘆賞之。

曾點、史記作蒧。曾參父、字子晳。疾時禮教不行、欲脩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一曰浴當作沿、謂沿於沂水之濱、樂春風也。

顏繇、史記作顏無繇。顏回父、字季路。史記作字路、索隱引家語亦曰顏繇字路、回之父。良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一子下有之字。傳之志焉。言孔子之傳易於瞿、瞿之志也。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言未能明信此書意。孔子說焉。

公良儒、當作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商、魯人、鄭玄曰楚人。字不慈、按左傳及史記正義引家語皆曰丕茲、良是。少孔子四十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顏刻、史記作高。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游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史記正義亦引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則此宜從高。

司馬黎耕、一無黎字。宋人、字子牛。牛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嘗憂之。

巫馬期、史記作施。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史記已而果雨在此句之下。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史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以此知之。史以為有若事。

梁鱣、一作鯉。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秊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秊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孔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一作而已。果然。吾

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秊而有子。史記正義曰、魯人商瞿、孔子使向齊國。瞿秊四十無子、今復使行遠路、恐絕無子。孔子正月與瞿⑥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之。子曰、封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六五景行⑦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曰、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⑧、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文雖疑有闕誤、存以備考。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冉儒、史記作孺。魯人、字子魚、一字魯。少孔子五十歲。

顏幸、一作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字楷、一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寵、一作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卹、一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史記作孺。秊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奚蒧、多系反。字子偕。史記作奚容蒧、字子晳、衛人。

公祖茲、一作公祖句茲、魯人。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史記作子庸、衛人。

公西與、史記作與如。字子上。

宰父黑、宰作罕。字子黑。史記作子索。

公西蒧、字子尚。一作上。

穰駟赤、字子從。史記穰作壤、從作徒、秦人。

冉季、字子產。魯人。

薛邦、字子從。史記作鄭國、避漢高祖諱、鄭字乃薛字之誤。今祀鄭國。

石處、字里之。石史作后里之、作子里、齊人。

縣亶、亶一作豐。字子象。

左郢、史記作左人郢。字子行。

狄黑、字皙之。一作子皙、衛人。

商澤、字子秀。秀史作季。

任不齊、字子選。楚人。

榮祈、字子祺。

顏噲、字子聲。魯人。

原桃、字子藉。史記引家語、桃作亢。正義亢又作冗。

公肩、肩一作有、史記作公堅定。字子仲。史作中。

秦非、字子之。魯人。

漆雕從、史作徒父。字子文。

燕級、史記作伋。字子思。魯人。

公夏守、守史作首。字子乘。魯人。

勾井疆。一作字子疆、衛人。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石子蜀、字子明。史記為石作蜀、成紀人。

邽選、字子歛。史記歛作歛、魯人。

施之常。史記、字子恒。

申續、字子周。史記作申黨、或以為棠字之誤、而以棠為棖。魯人。

樂欣、字子聲。魯人。

顏之僕、字子叔。魯人。

孔弗、弗、史作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

漆雕侈、侈、史作哆。魯人。字子歛。

縣成、字子橫。橫、史記作祺。魯人。

顏相、史記作祖。魯人。字子襄。

右夫子七十五弟子、皆升堂入室者。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顏回及公孫龍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者三十五人、而公伯寮與焉。其無年有名不見書傳者、冉季至公孫蔵四十二人、共七十七人。蓋孔子所謂受業身通六藝者史記身通下無六藝二字。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小司馬亦謂家語敎同。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間姓氏亦復差異。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續。又史記所無。又索隱云文翁圖有蘧伯玉、林放、申棖、申棠。今石室圖七十二人、亦無所謂棖與棠者。考之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始竝從祀。杜右⑨通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竝因之。縣亶、今家語作懸亶、字子象、而祀典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子徒、申續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也、續即黨也。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之誤耳。論語釋文、申棖、孔子弟子。鄭康成云申續、而續即續字之誤。文翁圖有申棖、石室圖有黨無棖、是以黨為棖也。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是以棖為棠也。則黨固為棠、而棠又為棖也。二申猶二琴、本一人而二祀。薛邦即鄭國、而亦為一人、以之竝祀、不已瀆乎。明嘉靖、何職方孟春上疏言其事、未即條別。至嘉靖十年改正文廟祀典、已補祀鄡單、而申黨、琴牢、薛邦皆已除祀、而前古之繆

爲之一正。此特舉孔子及門之士有關於家語者詳附其末，其他因華、非所及也。

孔聖家語圖卷之十一

校記

①菜：疑當作「采」。

②勇：當作「男」，見四庫本《孔子家語》。

③逮：當作「殆」，見右引書。

④弁：當作「卞」，見右引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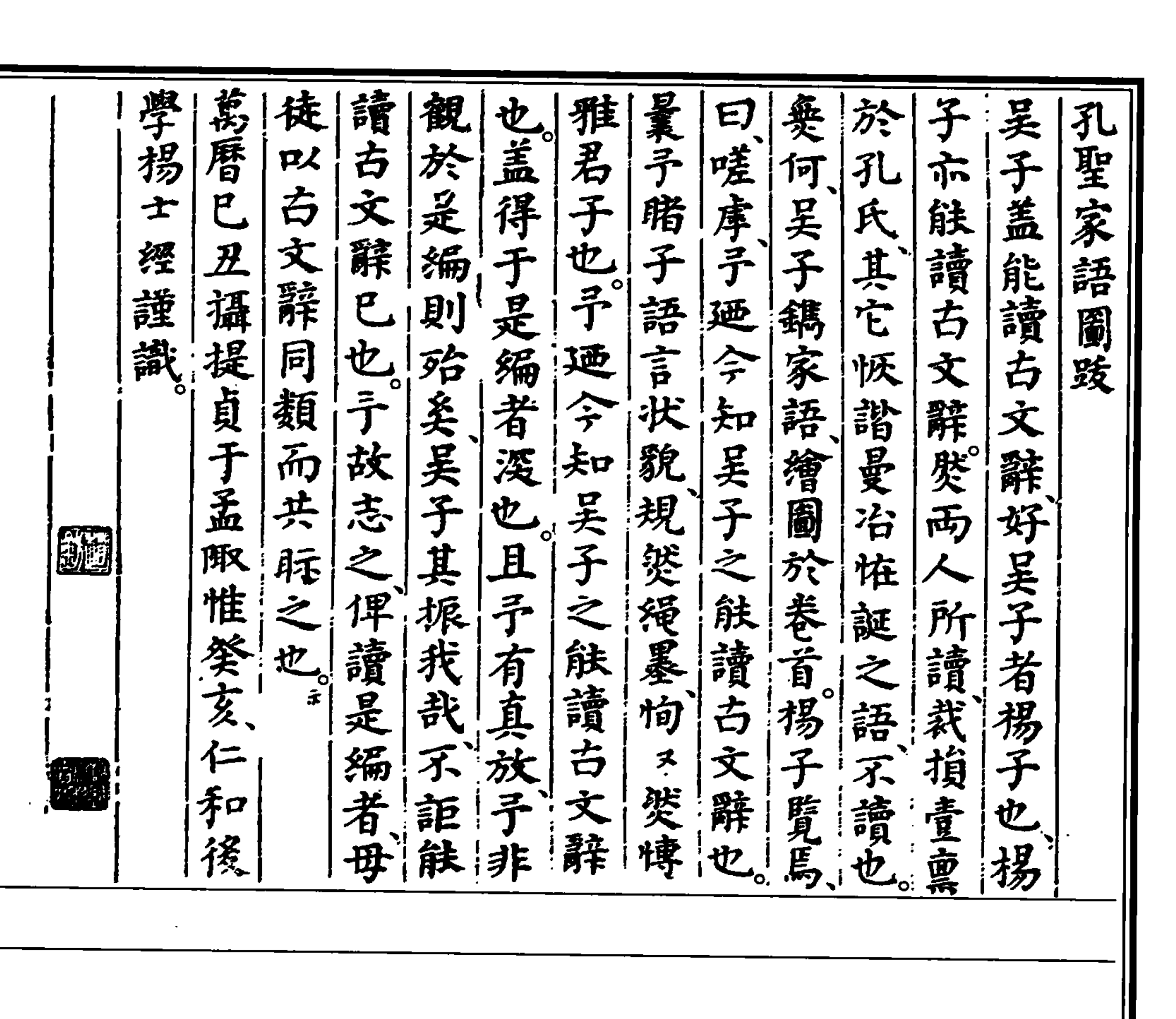
⑤「子」上當脱「字」字。

⑥封：當作「卦」，見中華書局本《史記》卷六七有若傳、庫本《易漢學》卷五引《易緯・辨終備》。

⑦此句當依《易漢學》作「六五丙子」，「立」字疑「六」之訛。

⑧「爻」下當脱「五」字，見《史記》、《易漢學》所引。

⑨右：當作「佑」。


孔聖家語圖跋

吴子蓋能讀古文辭、好吴子者揚子也、揚子亦能讀古文辭。然兩人所讀、裁損壹稟於孔氏、其它恢譎曼衍怪誕之語、不讀也。無何、吴子鐫家語、繪圖於卷首、揚子覧焉、曰、嗟虖予迺今知吴子之能讀古文辭也。曩予睹子語言狀貌、規然繩墨、恂々然博雅君子也。予迺今知吴子之能讀古文辭也。蓋得于是編者深也。且予有真放、予非觀於是編則殆矣、吴子其振我哉、不詎能讀古文辭已也。予故志之、俾讀是編者、毋徒以古文辭同類而共眎之也。

萬曆己丑攝提貞于孟陬惟癸亥、仁和後學揚士經謹識。

聖蹟圖



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明・佚名 撰

《聖蹟圖》一卷，明佚名撰，清同治三年刻本。

是圖爲孔府舊藏。孔廟有聖迹殿，世代相沿，代爲增修，繪孔子誕降之初、歷聘之終、言行問答之故事、常變順逆之遭逢，無不詳明切究，繪爲全圖，鎸刻於石。《幸魯盛典》卷七附録明張應登《聖蹟圖記》曰：「闕里故有《聖蹟圖》若干幅在棗梨，亦散在各籍。巡按御史何出光裒四千緡，辟殿後之隙爲殿，圖聖蹟入於石，爲久遠不磨計。知曲阜事弘復實肩厥役。壬辰十月朔，應登按部而來，釋奠告成，仍商之弘復，增舊圖所未有者，定爲百十二圖，列之俎豆之上，可瞻而謁，可搨而傳。升堂入室，開卷觀德，庶幾有儆。」張應登字玉車，四川内江人。登進士第，萬曆中任彰德府推官（亦稱司理）、林縣知事、兵科給事中。據其文，則明萬曆之前已有《聖蹟圖》。又據乾隆《御製文二集》卷一八《大禹治水圖題語》稱，内府藏有周文矩《聖蹟圖》。考郭若虚《圖畫見聞志》卷二云：「周文矩，建康句容人，事江南李後主，爲翰林待詔。工畫人物、車馬、屋木、山川，尤精士女。大約體近周昉，而更增纖麗。有《貴戚游春》、《搗衣》、《熨帛》、《繡女》等圖傳於世。」由此可知《聖蹟圖》之作，昉於五代十國以前，歷經宋元明清，代有增補，非作於一人，亦非一時之作。

是圖始自「聖行顔隨」、「尼山致禱」，終於「漢高祀魯」、「真宗祀魯」，共一百零六幅，將孔子事蹟繪製成圖，每圖均附以簡要説明文字，使後人見此圖而有助考據，對了解孔子出身行事誠有助益。

序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旣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旣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公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新刊聖蹟圖記

蓋聞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如我

始祖

至聖先師，道貫古今，德配天地，經史言之詳矣。誠所謂萬世不朽者也。然道德固自不朽，而事蹟則慮有湮沒者，非湮沒於經史也。粵自

聖蹟殿建設以來，歷世相沿，代爲增修，

至聖先師誕降之初，歷聘之蹤，言行問答之故事，常變順逆之遭逢，無不詳明切究，繪爲全圖，鐫刻於石，以垂永久。上自王公大人，下至師儒士庶，瞻廟貌者，來仰此圖，望而知所考據。登堂恍聞其聲，入室如見其人。迄今二千餘年，歷歷如昨。嗜古後學，誰不肅然起敬乎。夫敬之必愛之，愛之必口誦而指畫之，低徊留連之間，不覺撫摩而噓與之，以致積日成月，積月成歲，雖以玉石之堅，不能無薄蝕云。茲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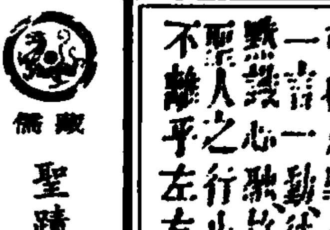
廟工落成，殿宇輝煌，蘭從事末役，目擊情動，尤恐年湮代遠，跡像愈晦，博學汲古之士，考證無從，用敢付之梓人，依繪舊圖，旋諸棗梨，原原本本，炳若日星。庶

至聖先師之事跡，愈久而愈新，亦彌遠而彌盛，非徒云廣見聞也，竊願以守遺範焉。爰爲斯文，同人幸共諒之。

七十二代裔孫、舉人、鉅野縣訓導孔憲蘭謹識。

複聖七十三代裔孫、貢生、城武縣教諭兼署鉅野縣、單縣教諭顔錫敬校閱敬書。

大清同治拾叁年歲次甲戌仲春上浣　穀旦。



聖行顏隨

顏子，聖門之高弟也。凡聖人之一言一動、往往黙識心融、故于聖人之行止、多不離乎左右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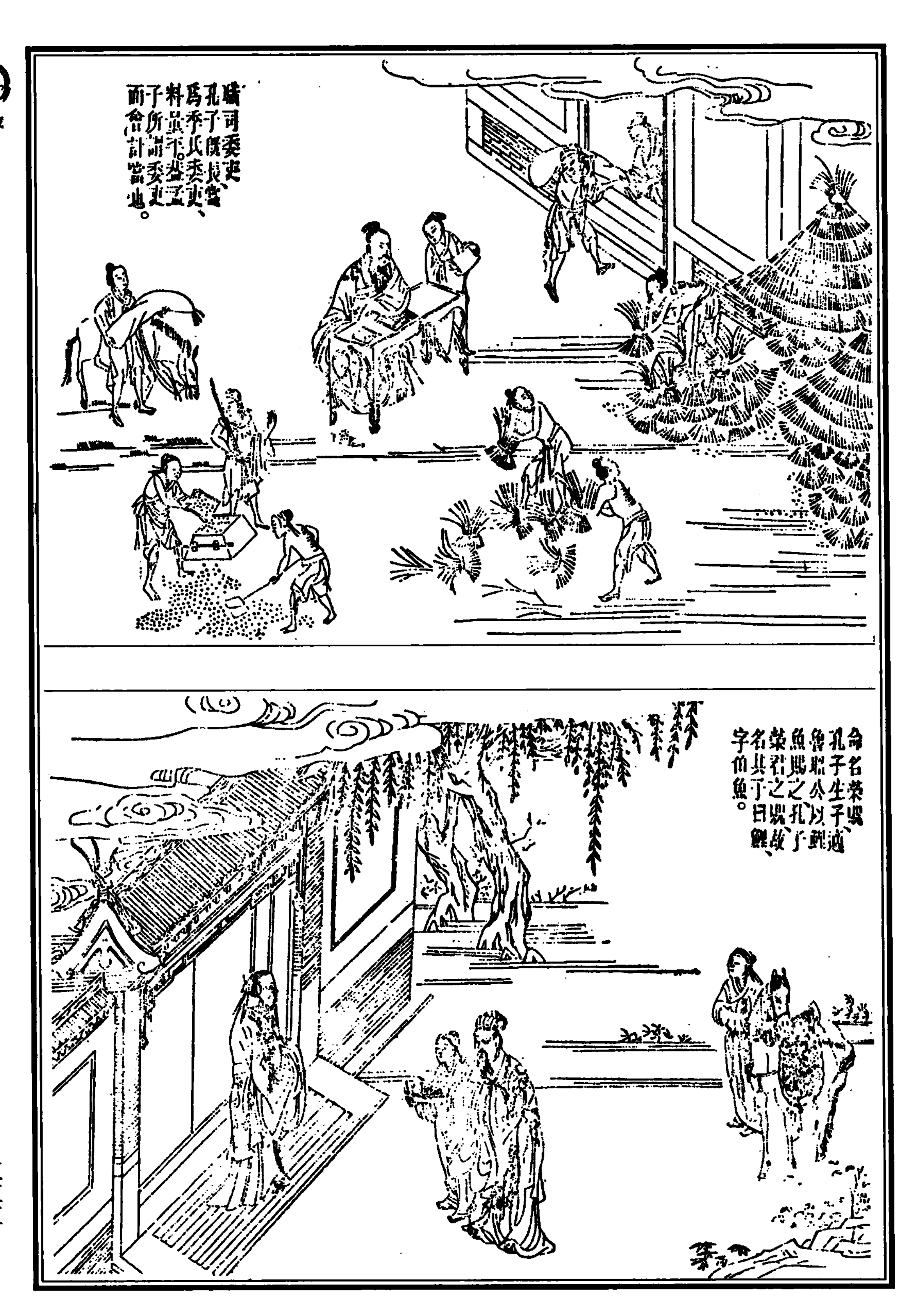
尼山致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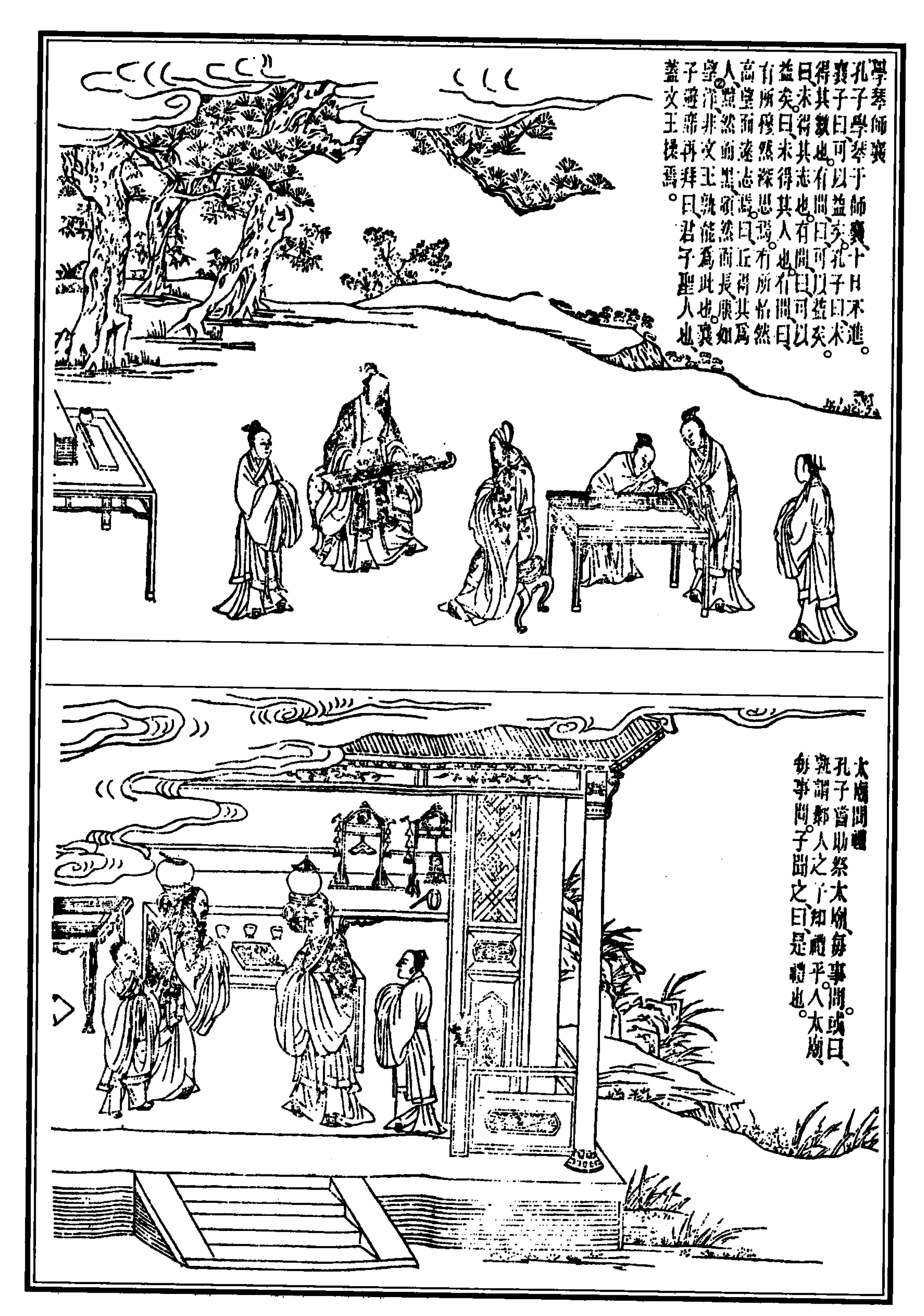
周靈王之十九年，當魯襄公之二十年。是年，聖母顏氏禱于魯尼邱山，明年乃生孔子。既生，首上圩頂，象尼邱，因名，字仲尼。


麟吐玉書
孔子未生，有麟吐玉書于鄉大夫家，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顔母異之，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去。
二龍五老
魯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孔子誕生之辰，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


鈞天降聖
顔母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降以和樂之音。故孔子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
俎豆禮容
孔子五六歲時、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與同戲羣兒迥異。蓋天植其性、不學而能也。由是羣兒化效、相與揖讓、名聞列國。


入平仲學
世傳孔子七
歲入晏平仲
學。按平仲治
東阿、道或孔
子蒙學之時、
嘗入平仲所
設之鄉學也。
職司乘田
孔子嘗爲季
氏司職吏、而
畜蕃息。孟子
子所謂乘田
而牛羊茁壯
長也。


職司委吏
孔子既長、嘗爲季氏委吏、料量平。盖孟子所謂委吏而會計當也。
命名榮貺
孔子生子、適魯昭公以鯉魚賜之、孔子榮君之貺、故名其子曰鯉、字伯魚。


學琴師襄
孔子學琴于師襄、十日不進。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洋、非文王孰能為此也。襄子避席再拜曰君子聖人也、蓋文王操焉。
太廟問禮
孔子嘗助祭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夫師事、
孟僖子曰吾聞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子年少好禮其達者與。我卽歿汝必師之。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
問禮老聃
孔子與南宮敬叔入周問禮于老子。朱子曰老子曾焉周柱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問。


訪樂萇弘
孔子訪樂萇弘、既退。與
劉文公曰、孔子有聖人
之表、言稱先生、躬履謙
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
抑聖人興。劉文公曰、聖
將安施。弘曰、堯舜文武
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
喪、正其統紀。孔子聞之
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
者也。
在川觀水
孔子在川觀水、子貢
問曰、君子見水必觀、
何也。孔子曰、以其不
息者、似乎道之流行
而無盡矣。水之德若
此、故君子必觀焉。


觀器論道
孔子觀魯桓公之廟、有敧器焉、曰、吾聞虛則敧、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戒。謂弟子注水試之、信然。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謙而損之、又損可也。
獵較從魯
孔子仕魯、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孟子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退修詩書
孔子年四十二歲，魯昭公卒，定公立。季氏僭公室，陪臣執國命，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
韋編三絶
孔子自衛反魯，魯終不能用。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説卦、文言。讀易之勤，韋編至于三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拜胙遇塗
陽貨欲見孔子、
孔子不見、歸孔子豚。
孔子時其亡也而
往拜之、遇諸塗、謂
孔子曰、來、予與爾
言、曰、懷其寶而迷
其邦、可謂仁乎、曰
不可。好從事而亟
失時、可謂智乎、曰
不可。日月逝矣、歲
不我與。孔子曰、諾、
吾將仕矣。
晝息鼓琴
孔子晝息于室而鼓琴、
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
子曰、鄉也夫子鼓琴、音
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
更爲幽沉聲。夫子何所
感而若是。二子入問孔
子。子曰、然。向有之矣。吾見
貓方取鼠、而欲得之狀、
故爲此音。可與聽音矣。


論穆公霸
齊景公與晏嬰適
魯、問曰、昔秦穆公
國小處僻、其霸何
也。孔子曰、秦國雖
小、其志大。處雖辟、
行中正。身舉五羖、
之大夫、以此取之、
雖王可也。景公曰、
善。
觀鄉人射
孔子觀鄉射、喟然嘆
曰、修身而發、不失正
鵠者、其惟賢者乎。若
夫不肖、安能以中。詩
云、發彼有的、以祈
爾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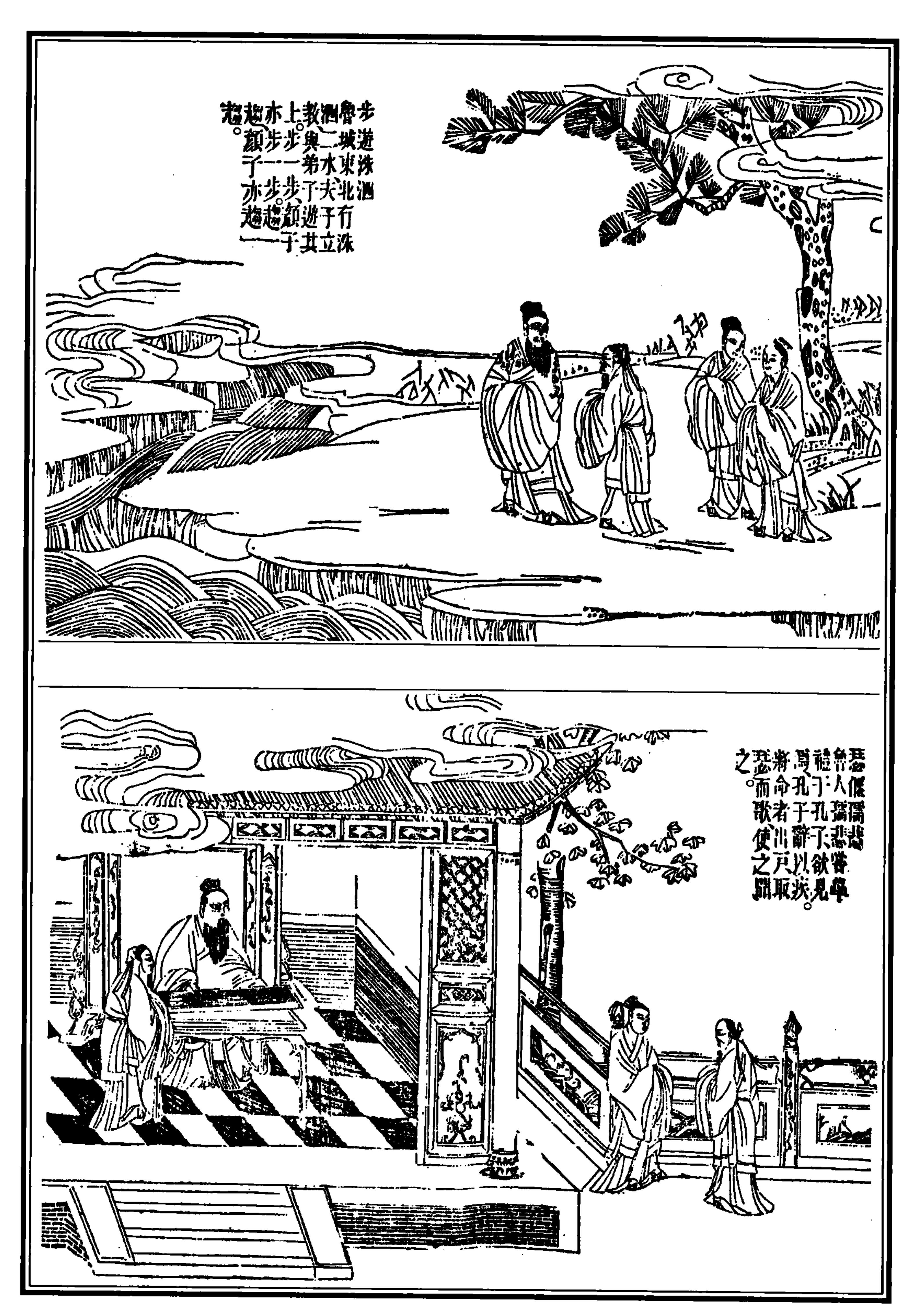

泰山問政
孔子適齊、過泰山、聞
婦人哭而哀、曰此似
重有憂者。使子路問
之。婦人曰昔舅死于
虎、夫與子亦然。子路
曰何不去。婦人曰無
苛政。子路以告。子曰
苛政猛於虎也。
景公尊讓
孔子在齊、景公讓登。孔子
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
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以
爲榮也。降階以遠、是絕寡
人未知罪也。孔子曰惠顧
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
敵國君、非所敢也。雖君私
之、其若義何。


晏嬰沮封
齊景公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民也。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接淅而行。
知魯廟災
孔子在陳，陳侯就燕之。子游問路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曰：災必桓釐乎。陳侯曰：何以知之？曰：禮云，祖有功，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夫桓釐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既而魯使果以桓釐報災。陳侯謂子貢曰：吾今乃知聖人之可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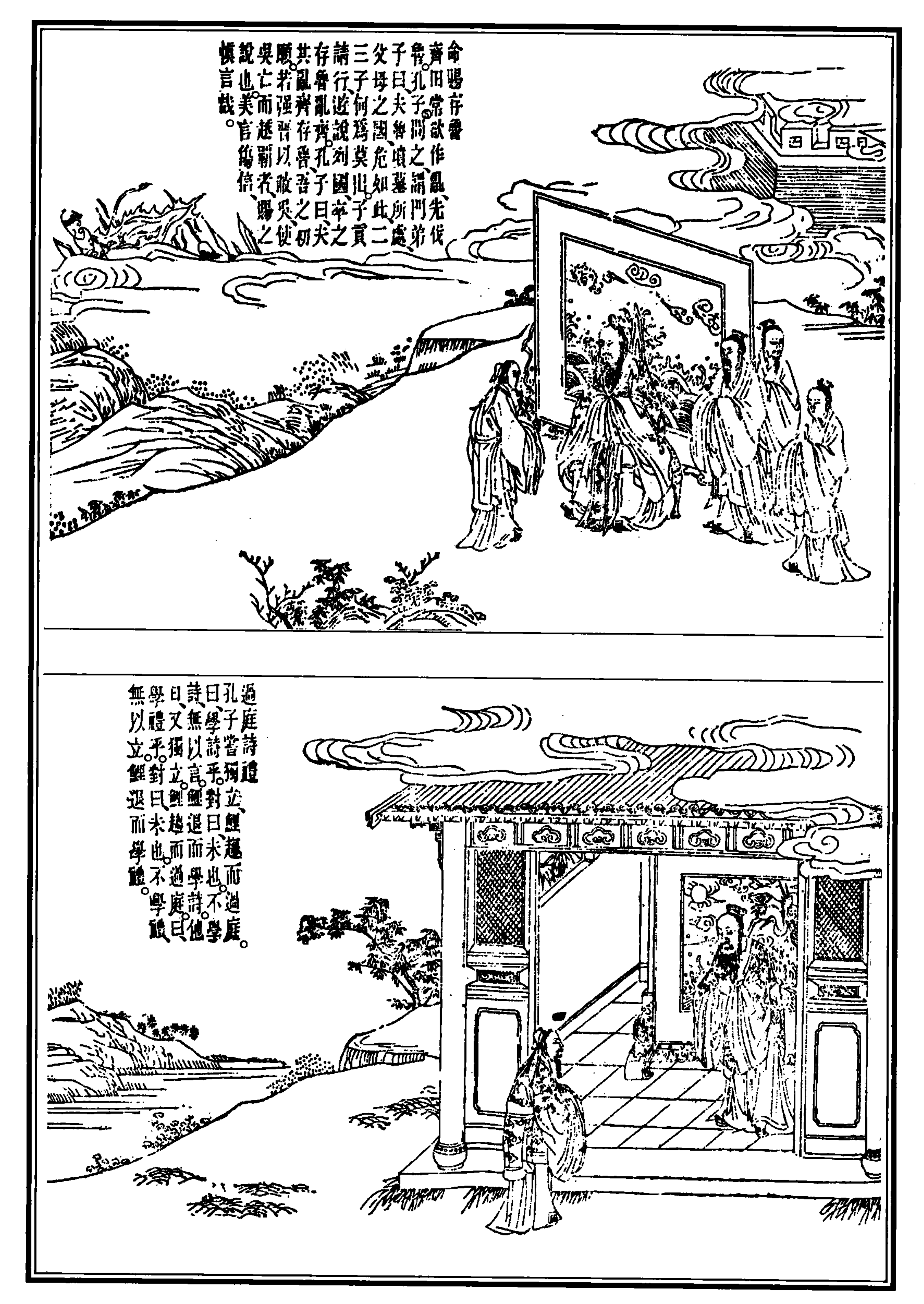

不對田賦
季氏欲以田賦訪諸孔子。孔子不對、而私語冉求曰、君子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取其薄、若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何訪焉。
受饋分惠
季桓子以粟千鍾饋夫子。受而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致粟。今受而施人、無乃非季孫意乎。子曰、吾得千鍾、受而不辭者、爲季孫惠且顯也。與季孫之惠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舞雩從遊
樊遲從遊于舞
雩之下，曰：敢問
崇德、修慝、辨惑。
子曰：善哉問！先
事後得，非崇德
與？攻其惡，無攻
人之惡，非修慝
與？一朝之忿，忘
其身以及
其親，非惑
與？
射矍相圃
孔子習射於矍
相圃，觀者如堵。
使子路執弓矢
論之曰：僨④軍之
將、亡國之大夫、
與爲人後者不
得入。孝弟好禮、
不從流俗者立，
此去者大半。


饋食欣食
魯有儉嗇者、瓦鬲煑
食自謂甚美。以土型
器進夫子、夫子忻然、
如受太牢之饋。子路
曰、薄陋也、何喜乎。夫
子曰、好味者思其君。
食美者、念其親。吾非
厚饌具也。
觀象知雨
孔子行、命弟
子持雨具。已
而果雨。弟子
問曰、何以知
之。子曰、詩不
云乎、月離于
畢、俾滂沱矣。
昨暮月不宿
畢乎、是以知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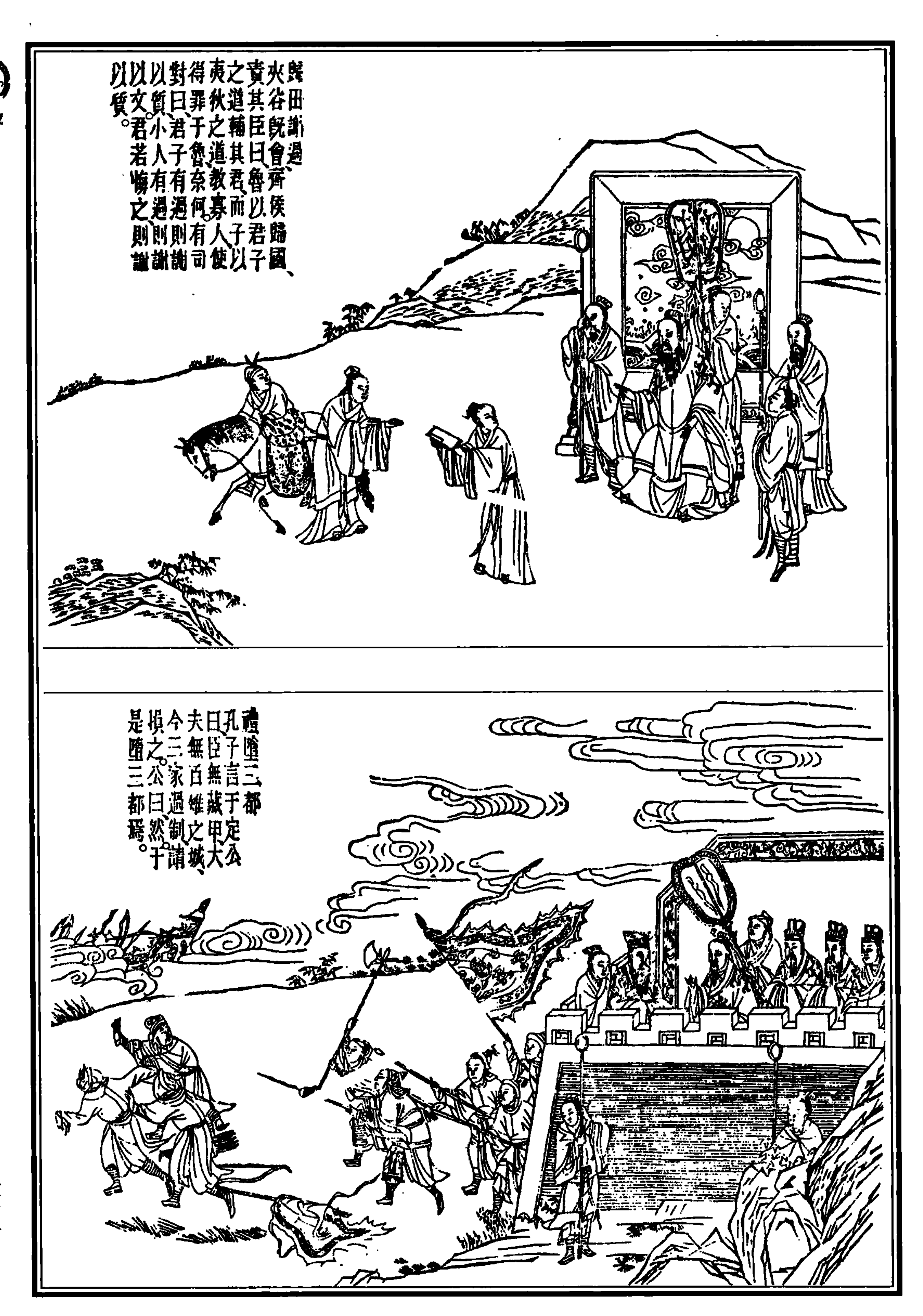

步遊洙泗
魯城東北行洙
泗二水夫子立
教與弟子遊其
上。步一步顏子
亦步一步。趨一
趨顏子亦趨一
趨。
瑟儆儒悲
魯人孺悲嘗學
禮于孔子欲見
焉孔子辭以疾。
將命者出戶取
瑟而歌使之聞
之。


農山言志
孔子遊于農山、命子
路、子貢、顔淵各言志。
子路志在闢地千里、
子曰勇哉。子貢志在
陳說利害、子曰辨
哉。顔淵志在敷五
教、修禮樂、子曰不
傷財、不繁詞、惟顔
氏之子矣。
四子侍坐
子路、曾皙、冉有、
公西華侍坐。子
曰盍各言爾志。
三子以富強、賓
相對、獨點有春
風沂水之趣。夫
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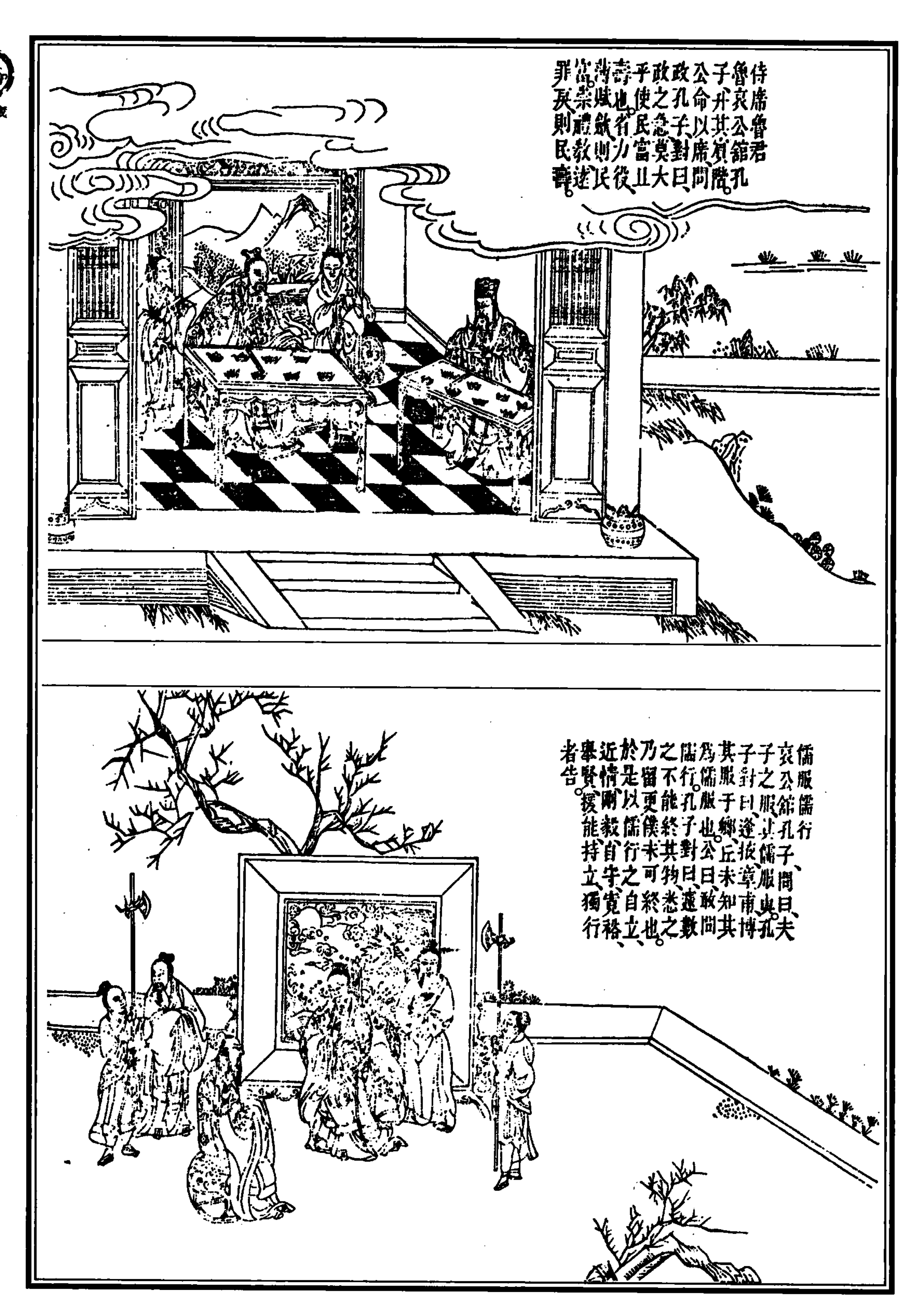

命賜存魯
齊田常欲作亂、先伐
魯。孔子聞之、謂門弟
子曰、夫魯墳墓所處、
父母之國、危如此。二
三子何爲莫出。子貢
請行、遊說列國、卒之
存魯亂齊。孔子曰、夫
其亂齊存魯、吾之初
願。若强晉以敝吳、使之
吳亡而越霸者、賜之
說也。美言傷信、
慎言哉。
過庭詩禮
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
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
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
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
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
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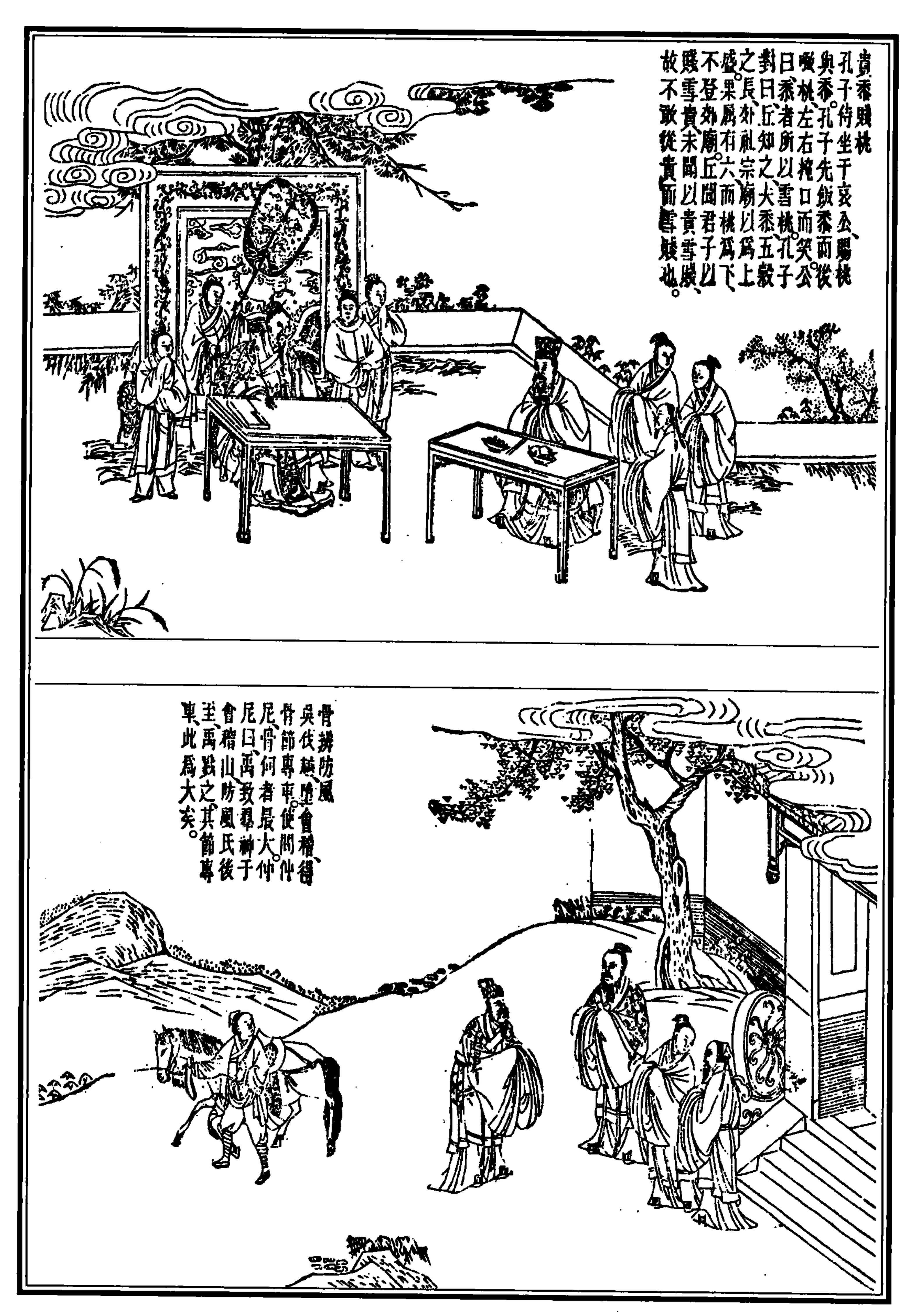

佐行中都
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彫僞、市不貳價。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依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則焉。
敬入公門
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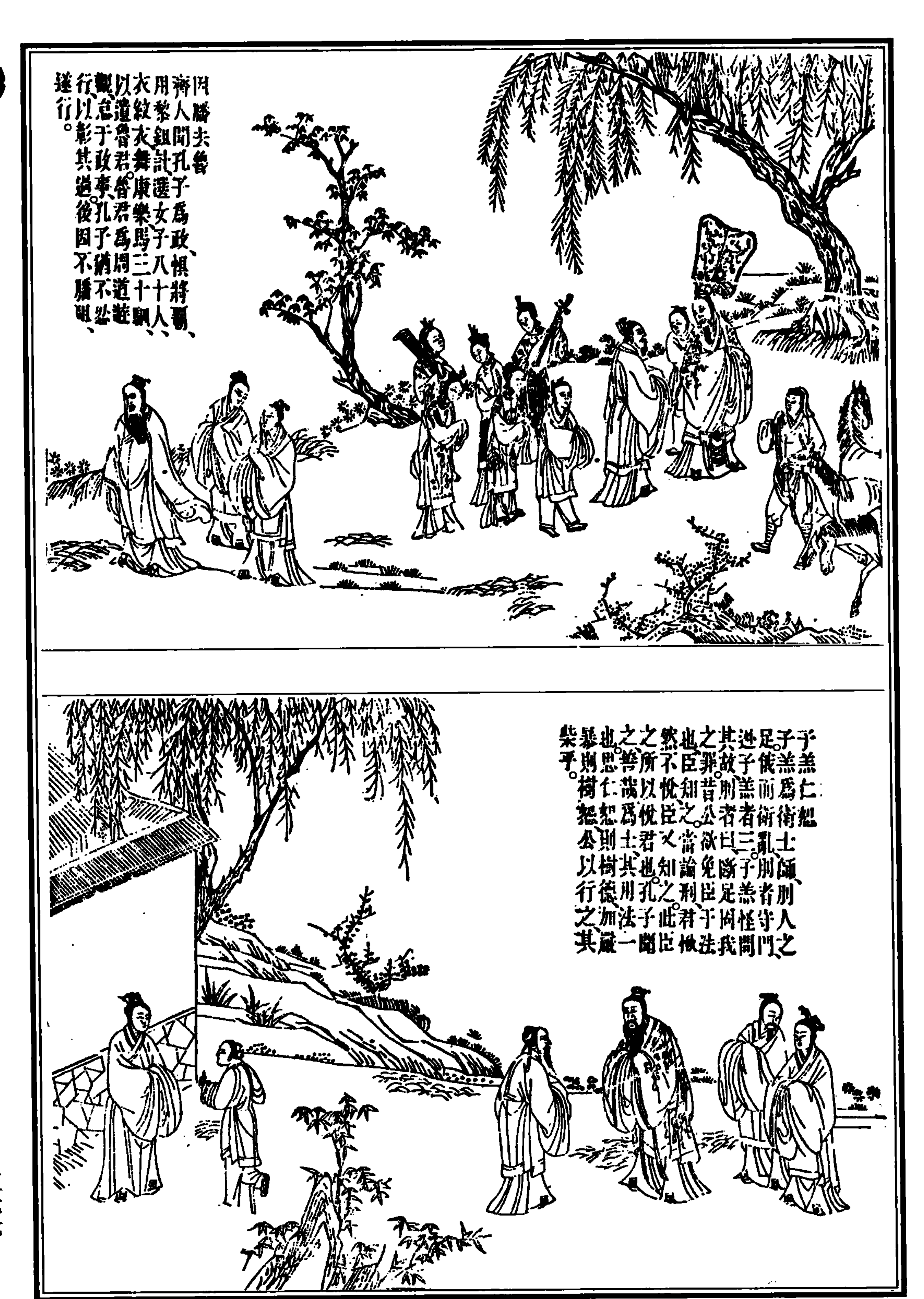

夾谷會齊
定公十年、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攝相事。獻酬禮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孔子進曰、吾兩君爲好、夷狄之樂何爲此與。請却之。又請奏宮中之樂、孔子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誅。請命有司加法焉。景公慚懼。
羵羊辨怪
魯季桓子穿井得土怪硬而若石有獸形、使人問孔子。曰物各有怪、土之怪曰羵羊、此羵羊也。


歸田謝過
夾谷既會、齊侯歸國、
責其臣曰、魯以君子
之道輔其君、而子以
夷狄之道教寡人、使
得罪于魯、奈何。有司
對曰、君子有過則謝
以質。小人有過則謝
以文。君若悔之、則謝
以質。
墮三都
孔子言于定公
曰、臣無藏甲、大
夫無百雉之城、
今三家過制、請
損之。公曰、然。于
是墮三都焉。


義誅正卯
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問其故、子曰天下有大惡五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不免君子之誅少正卯兼有之故不可赦也。
過蒲贊政
子路治蒲、孔子入境、三稱其善。子貢問曰、未見其政、何以知之。子曰、入其境、田疇易、草萊辟、溝洫治、恭敬以信、民盡力矣。入其邑、墻屋固、樹木茂、忠信以寬、民不偷矣。至其庭、庭其清矣、諸下用命政不擾矣。三稱牖盡其美乎。


侍席魯君
魯哀公館孔
子升其賓階
公命以席問
政孔子對曰
政之急莫大
乎使民富且
壽也省力役
薄賦斂則民
富崇禮教遠
罪戾則民壽
儒服儒行
哀公館孔子問曰夫
子之服其儒服與孔
子對曰逢掖章甫博
其服于鄉丘未知其
為儒服也公曰敢問
儒行孔子對曰遽數
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
乃留更僕未可終也
於是以儒行之自立
近情剛毅自守寬裕
舉賢援能持立獨行
者告


貴黍賤桃
孔子侍坐于哀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啖桃、左右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孔子對曰丘知之矣。夫黍五穀之長、郊祀宗廟以爲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爲下、不登郊廟。丘聞君子以賤雪貴、未聞以貴雪賤、故不敢從貴而雪賤也。
骨辨防風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于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


因膰去魯
齊人聞孔子爲政、懼將霸、
用黎鉏計選女子八十人、
衣紋衣舞康樂馬三十駟、
以遺魯君。魯君爲周道遊
觀、怠于政事。孔子猶不忍
行、以彰其過。後因不膰俎、
遂行。
子羔仁恕
子羔爲衛士師、刖人之
足。俄而衛亂、刖者守門
逃子羔者三。子羔怪問
其故。刖者曰、斷足固我
之罪。昔公欲免臣于法
也。臣知之。嘗論刑、君愀
然不悅、臣又知之。此臣
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
之、善哉爲士、其用法一
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
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
柴乎。


故瓶知德
夫子適衛、使巫馬
期觀宓子賤之政。
期入單父、封見夜
漁者舍小取大、問
其政。漁者曰、吾大
夫欲長之。返告曰
宓子之德至矣。使
民闇行、若有嚴刑
於傍。夫子曰、嘗聞
治曰、誠於此者形
於彼。
儀封仰聖
孔子適衛、封人請
見曰、君子之至于
斯也、吾未嘗不得
見也。從者見之出、
曰二三子何患於
喪乎、天下之無道
也久矣、天將以夫
子爲木鐸。


靈公郊迎
孔子至衛、靈公喜而郊迎。問孔子居魯得粟六萬、致粟亦如其數。夫靈公于孔子接遇以禮如此、于是孔子于衛有際可之仕矣。
適衛擊磬
孔子過蒲適衛、與弟子擊磬。有荷蕢者過其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禮見南子
孔子至衛、主蘧伯玉家。南子使人謂曰：君子不辱寡君，必見寡小君。孔子以禮當見，遂見之。入門，北面稽首。南子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
醜次同車
孔子自蒲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去矣。


靈公問陳
哀公二年、孔子自
陳返衛。靈公問陳、
孔子曰、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明日與
之語、公見蜚鴈、仰
視之、色不在孔子。
遂行、復如陳。
匡人解圍
孔子去衛適陳、過
匡。陽虎嘗暴于匡、
孔子狀類陽虎、匡
人拘。圍五日、弟子
懼。孔子曰、文王既
役、文不在茲乎。匡
人其如予何。匡人
曰、吾初以爲之陽
虎也。遂解圍。


西河返駕
孔子自衛入晉、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竇鳴犢舜華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人乎。乃歸。
脫驂館人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哭之哀、出命子貢脫驂以賻之。



宋人伐木

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害之、拔其樹。弟子曰、可以去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赦父子訟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乃赦。季孫不悅。孔子喟然嘆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


忠信濟水
孔子於河梁憩駕有懸水三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能居有一丈夫遂渡而出孔子問曰巧乎有道術乎能入而復出也對曰吾以忠信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濟而況人乎。
楛矢貫隼
孔子在陳主司城貞子家。歲餘、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問孔子、對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分陳以肅慎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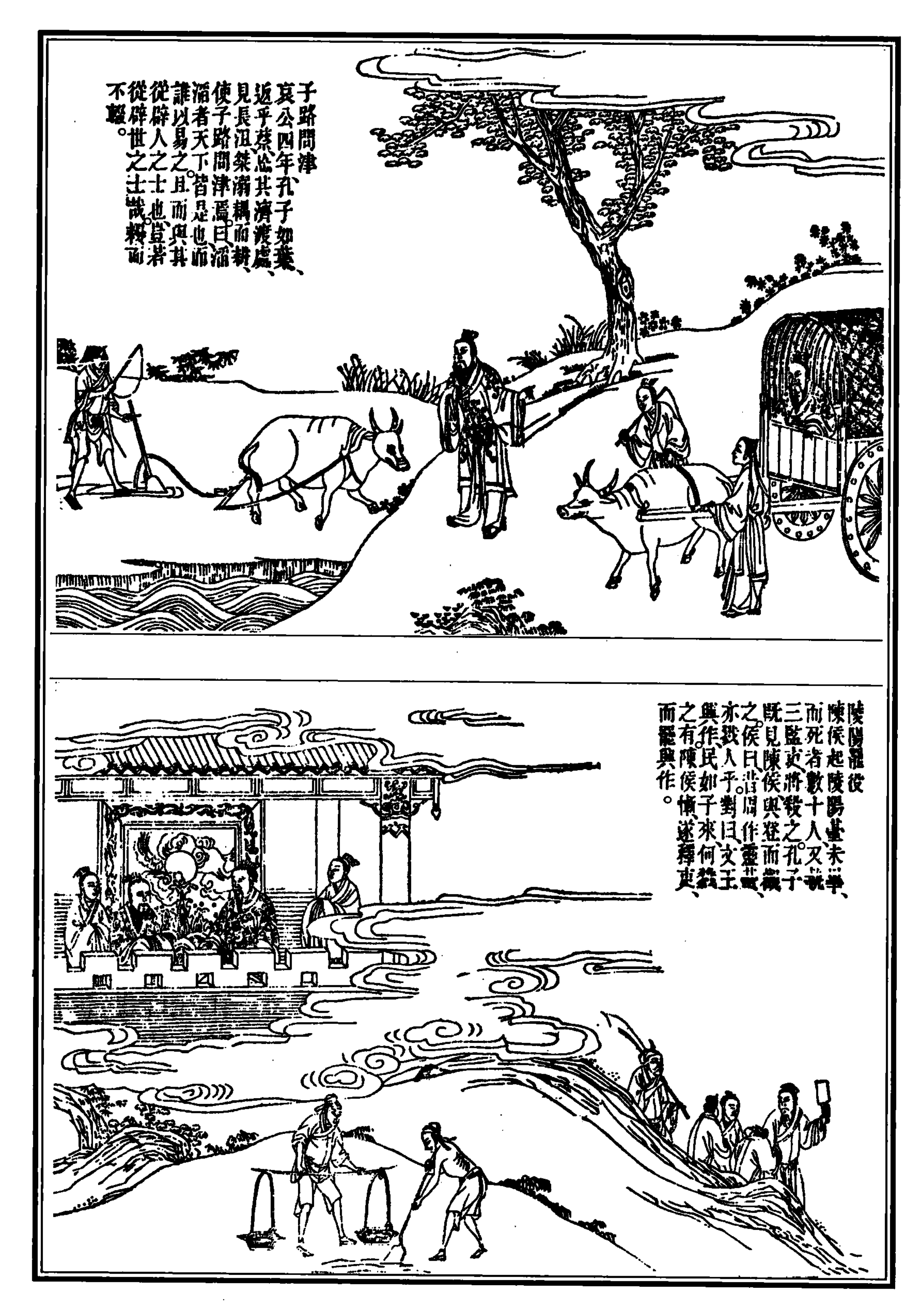


微服過宋

孔子去宋適鄭、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似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肩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笑曰：形狀末也、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五乘從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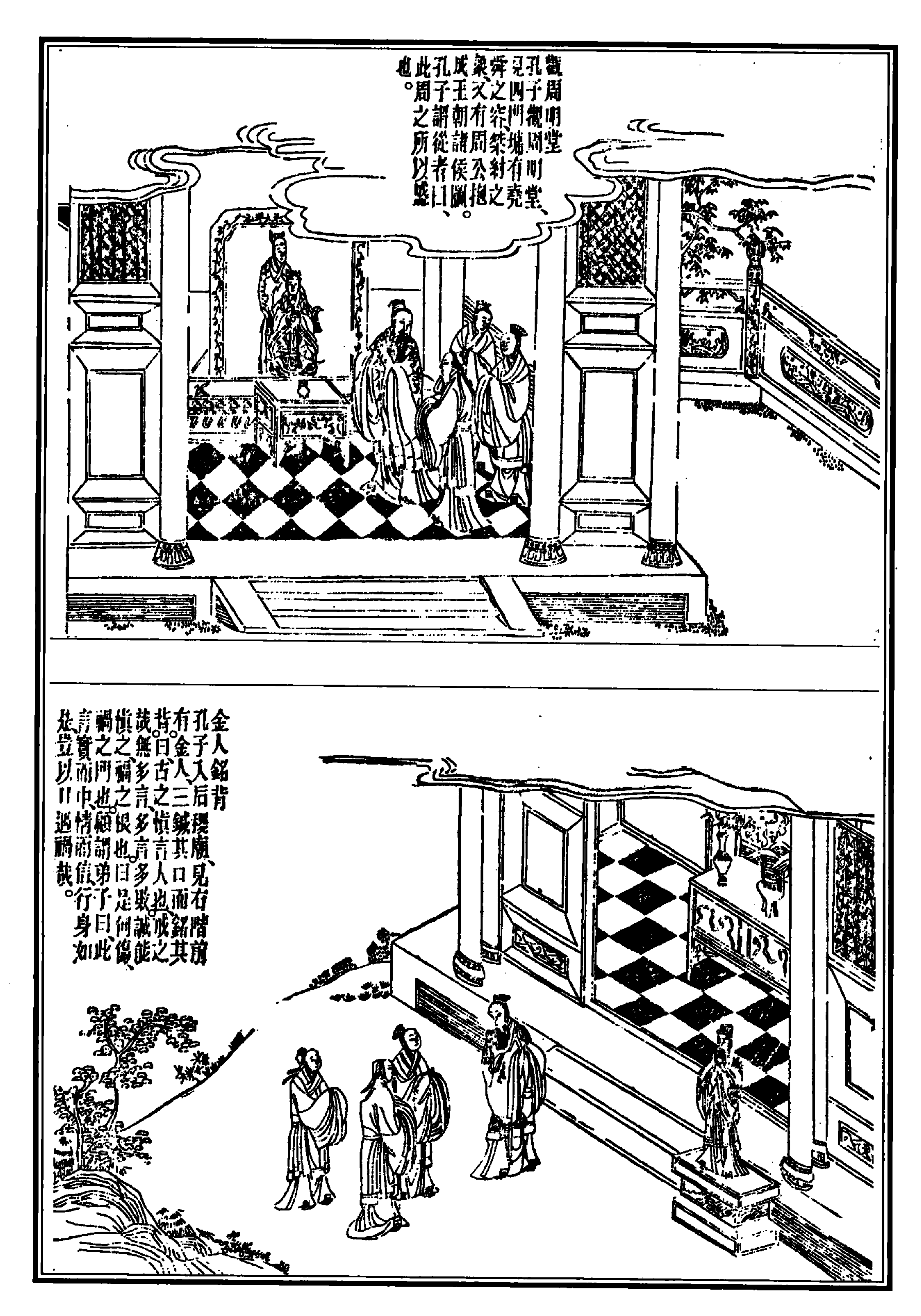
孔子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止之。弟子有公良孺者、私車五乘從、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已。吾于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孔子得適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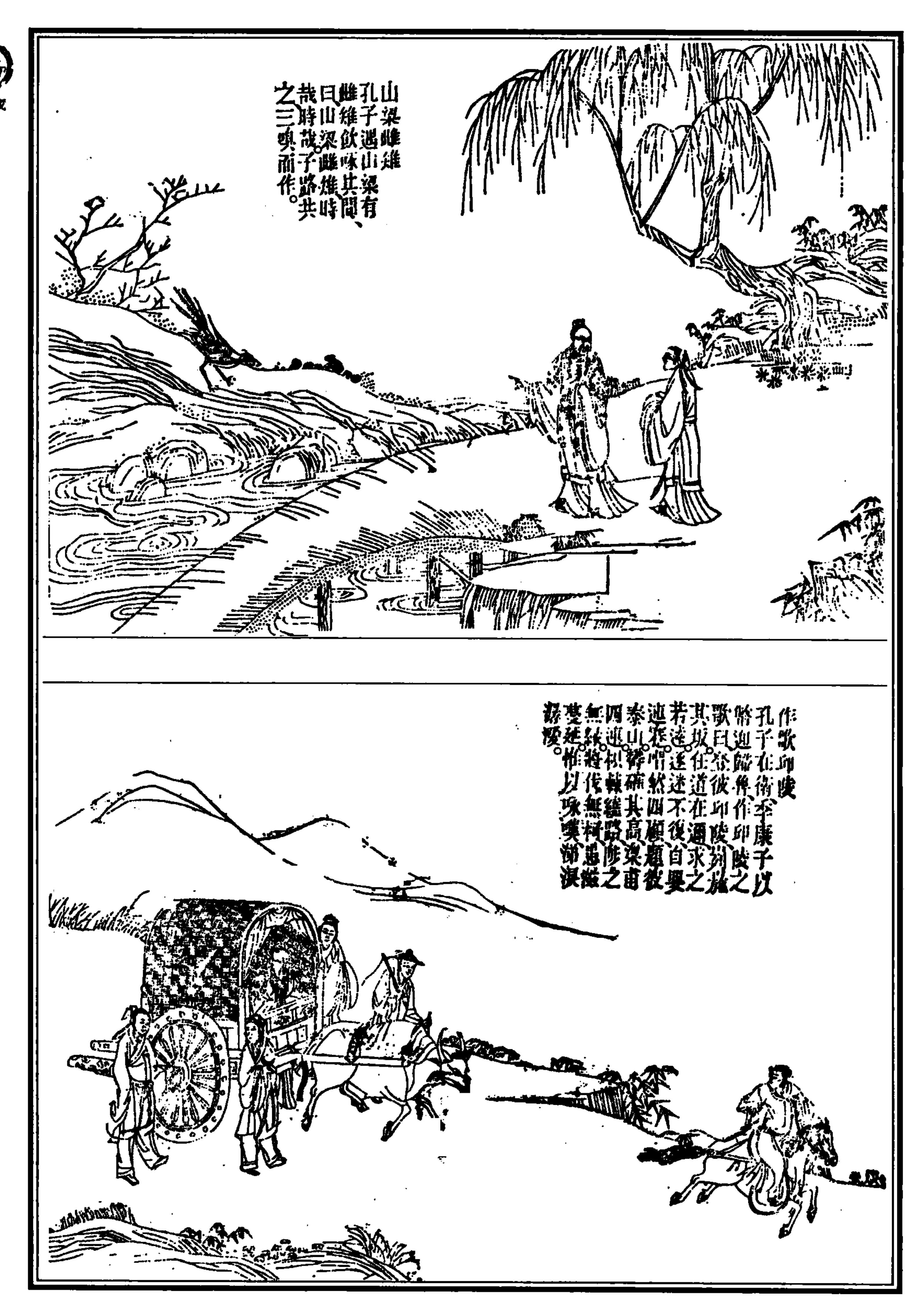

子路問津
哀公四年孔子如葉、
返乎蔡、沿其濟渡處、
見長沮、桀溺耦而耕、
使子路問津焉。曰滔
滔者天下皆是也而
誰以易之。且而與其
從辟人之士也、豈若
從辟世之士哉。耰而
不輟。
陵陽罷役
陳侯起陵陽臺未畢、
而死者數十人、又執
三監吏將殺之。孔子
既見陳侯與登而觀
之。侯曰昔周作靈臺、
亦戮人乎。對曰文王
興作、民如子來、何戮
之有。陳侯慚、遂釋吏、
而罷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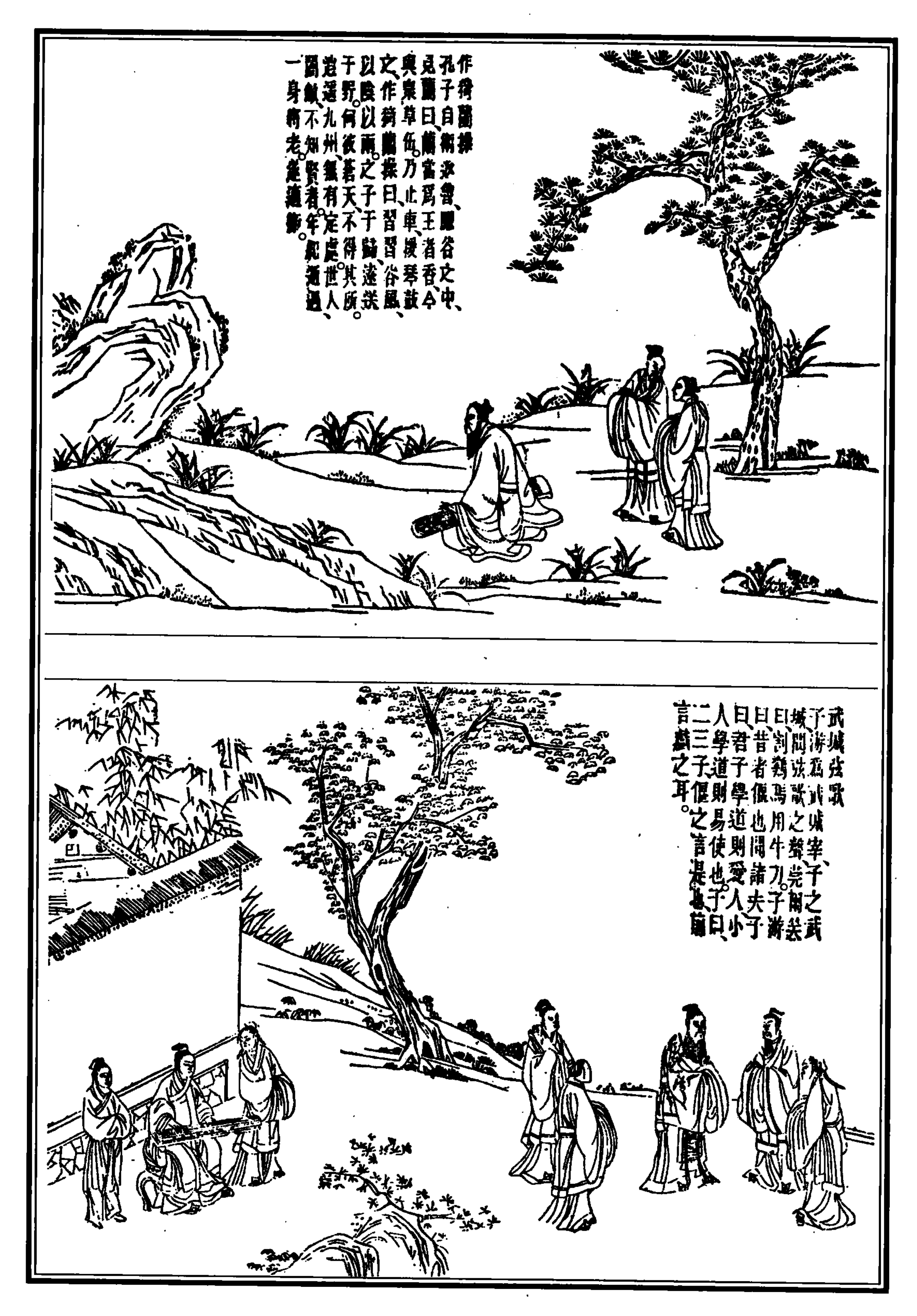

紫文金簡
吳王闔廬有赤雀啣
紫文金簡書置殿前、
不知其義使人問孔
子。孔子視之、曰此乃
靈寶方、禹嘗服之。禹
將仙、緘封之名山石
函中、今赤雀啣至、殆
天授也。
在陳絕糧
楚使人聘孔子、子欲
往。陳蔡大夫曰孔子、
用于楚則陳蔡危矣。
相與發徒圍之、絕糧、
從者病、莫能興。孔子
絃誦不衰。于是子貢
使楚、昭王興師迎孔
子、然後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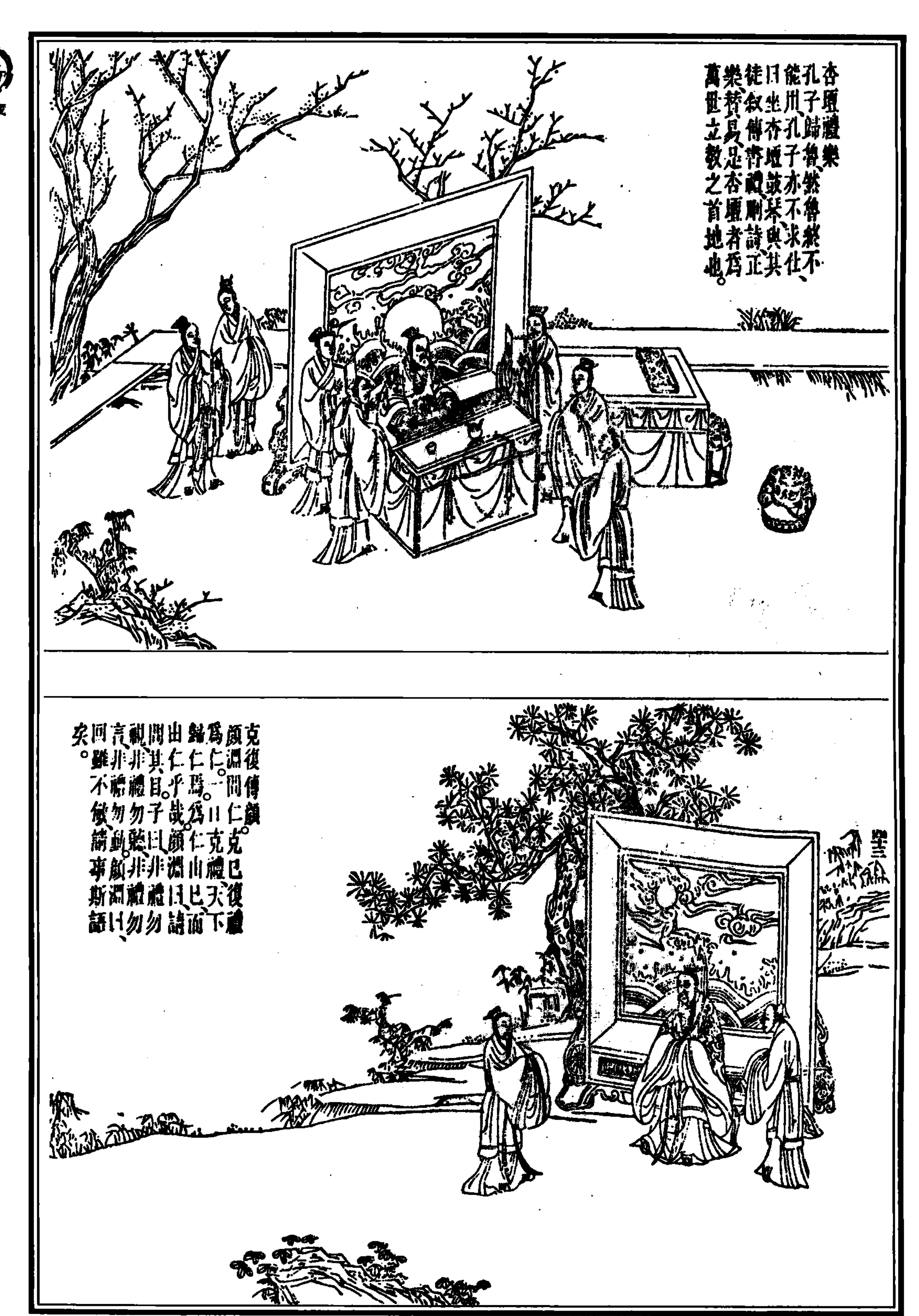

受魚致祭
孔子適楚、漁人獻魚、不受。
漁人曰、天暑、必棄之、不如
獻之君子。于是再拜受之、
使弟子掃地、將祭。門人曰、
彼將棄之、夫子祭之、何也。
子曰、吾聞惜其腐餘而欲
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
有受人之饋而不祭者乎。
題季札墓
季札、吳王壽夢幼子也、能
讓國。昭公二十七年、吳使
聘齊、其子死、旅葬嬴博間。
孔子往觀之、稱其適旅葬
之節、通幽明之故、曰、延陵
季子、其合禮矣。及札卒、孔
子遊吳、時過其墓、題曰、延
陵季子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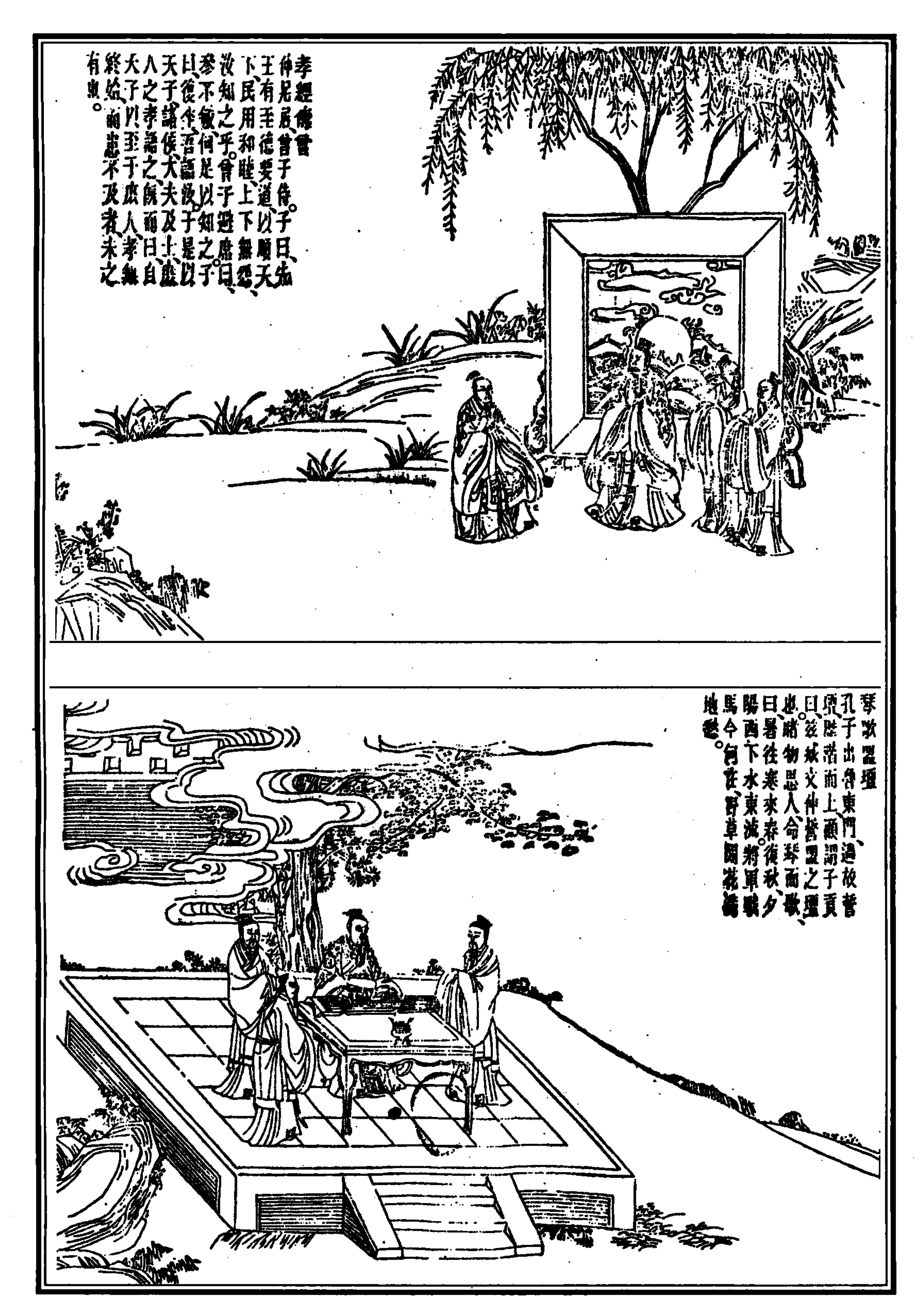

楚狂接輿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子西沮封
楚昭王將以書社之地封孔子。令尹子西諫曰、王之使臣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率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于是孔子自楚返乎衛。


觀周明堂
孔子觀周明堂、見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朝諸侯圖。孔子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
金人銘背
孔子入后稷廟、見右階前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顧謂弟子曰、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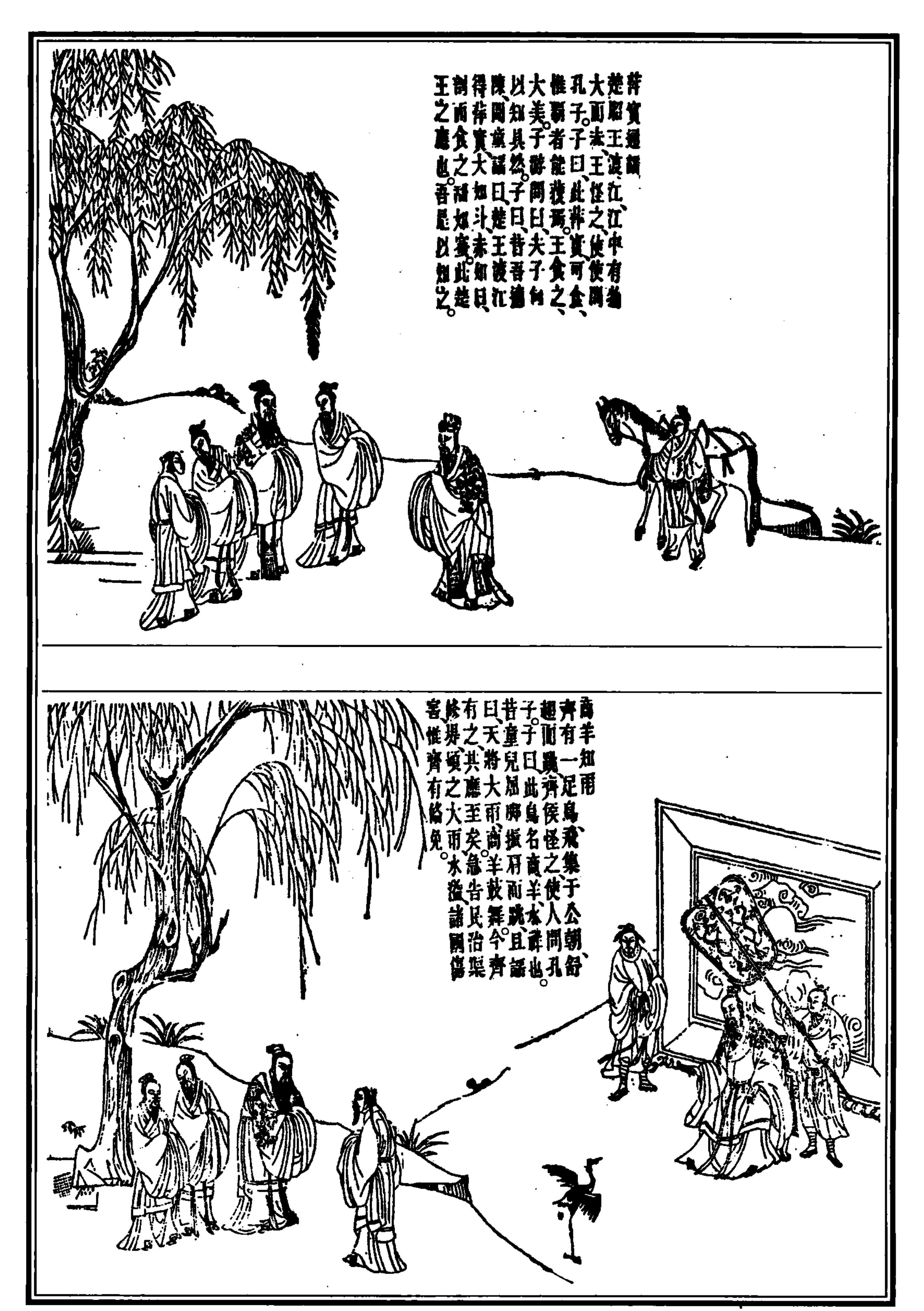

山梁雌雉
孔子遇山梁有雌雉飲啄其間、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作歌邱陵
孔子在衛季康子以幣迎歸魯作邱陵之歌曰登彼邱陵峛崺其坂。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迍邅。喟然四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四迴。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嘆涕霣潺湲。


作猗蘭操
孔子自衛返魯、隱谷之中、見蘭曰、蘭當爲王者香、今與衆草伍。乃止車、援琴鼓之、作猗蘭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武城弦歌
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莞爾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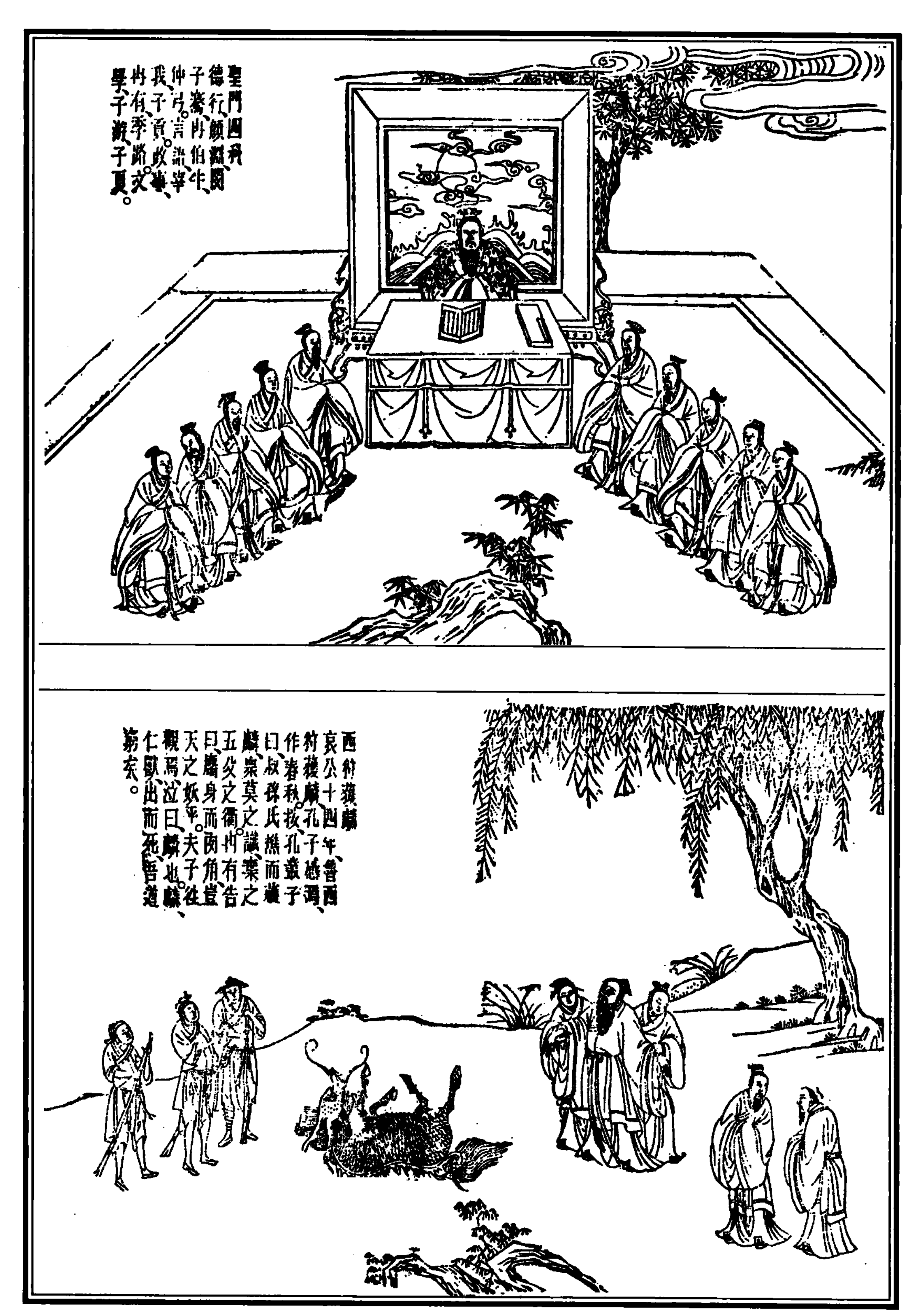

杏壇禮樂
孔子歸魯，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日坐杏壇，鼓琴，與其徒敘傳書禮，刪詩正樂，贊易，是杏壇者，爲萬世立教之首地也。
克復傳顏
顏淵問仁。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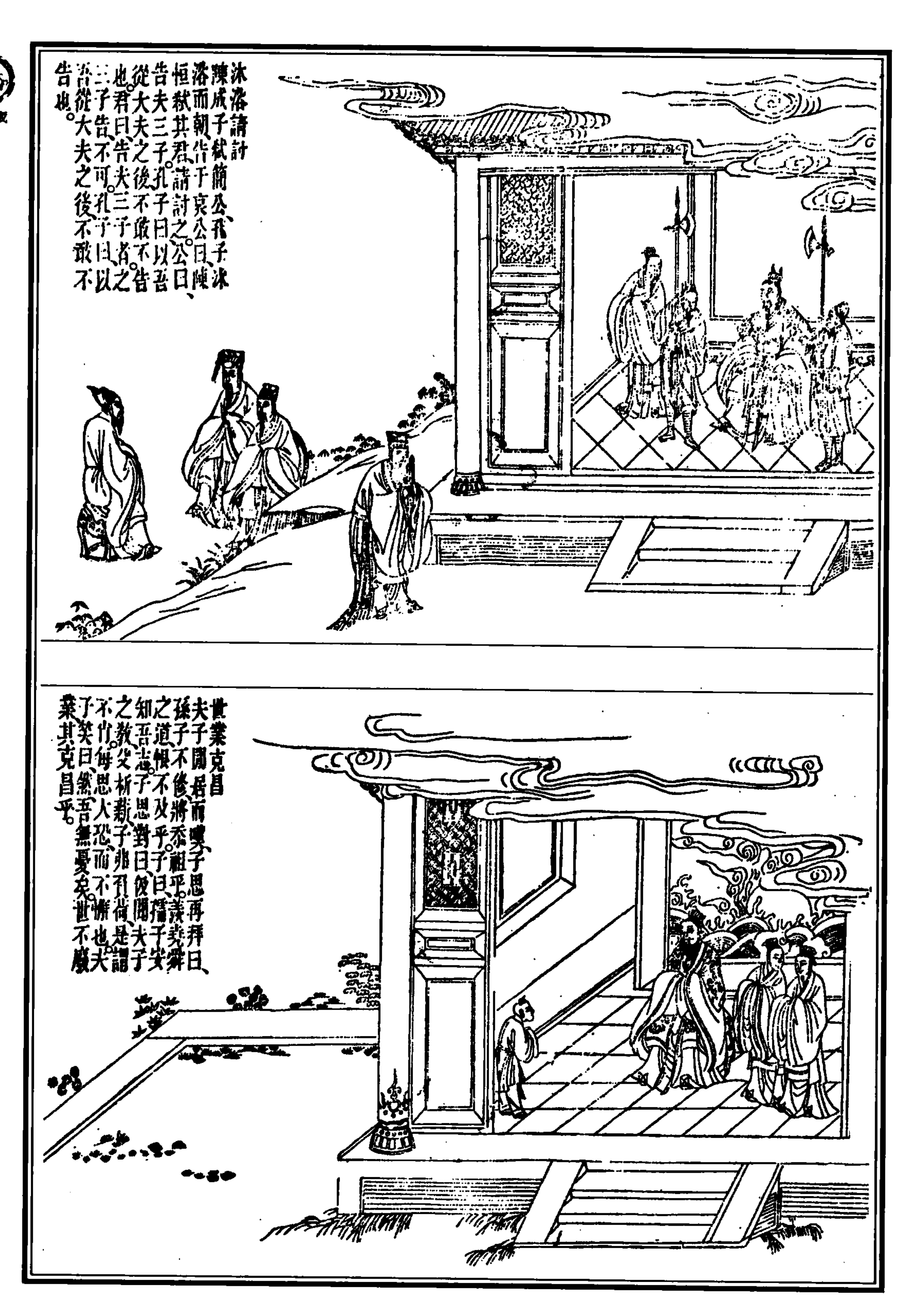

孝經傳曾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
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
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
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
曰、復坐、吾語汝。于是以
天子諸侯、大夫及士、庶
人之孝語之、既而曰、自
天子以至于庶人、孝無
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
有也。
琴歌盟壇
孔子出魯東門、過故晉
壇、歷階而上、顧謂子貢
曰、茲臧文仲誓盟之壇、
也、睹物思人、命琴而歌、
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
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
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
地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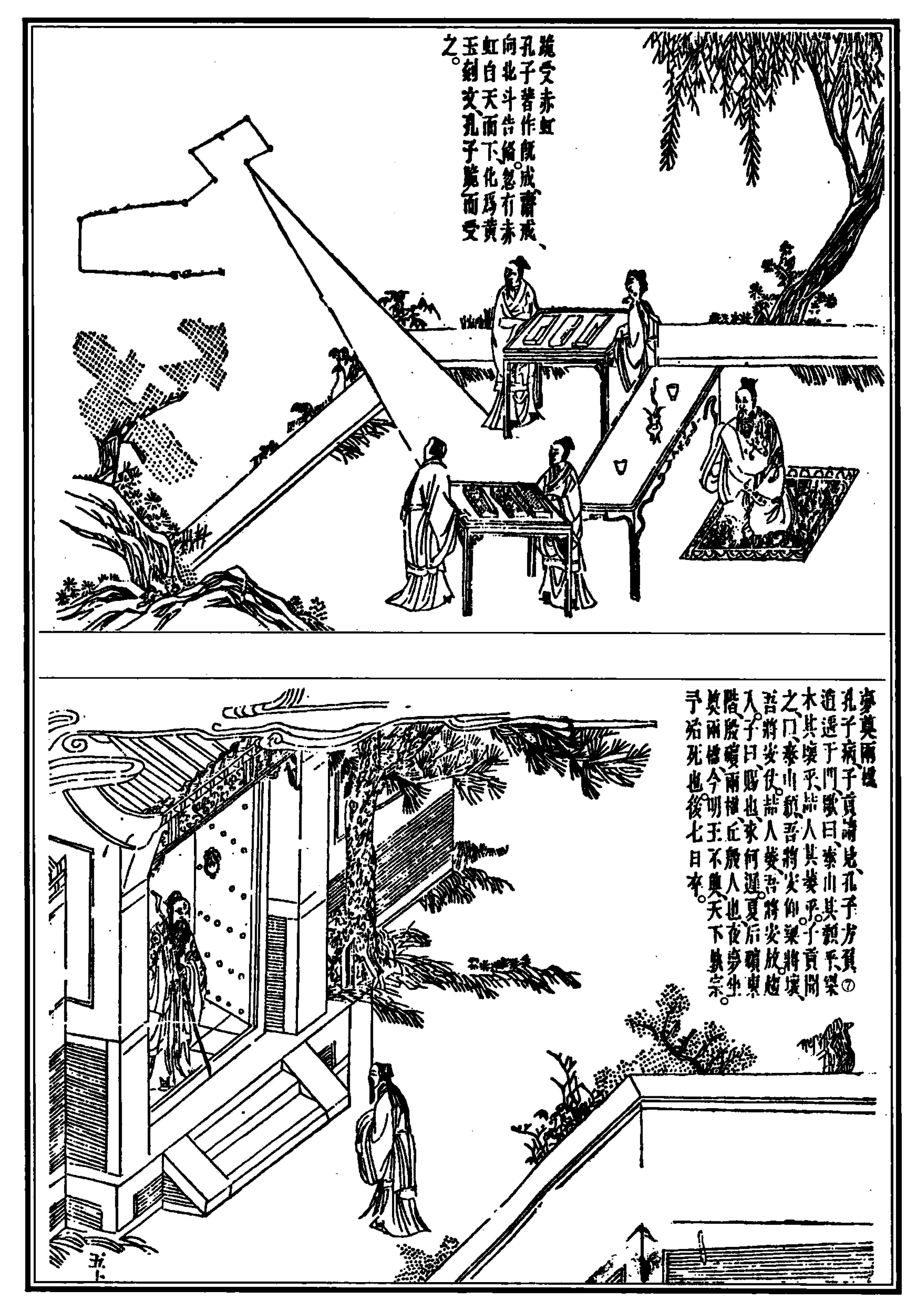

讀書有感
孔子讀易、至損益而嘆。子夏問曰、何嘆焉。損者益、益者缺、吾是以嘆。子夏曰、學者不可以益乎。曰、否、非道益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若損其自多、虛以受人、故共益之、能久也。
望吳門馬
孔子與顏子登泰山、顏子見吳閶門馬曰、是一疋練、前有生藍。子曰、此白馬蘆芻[illegible]。蓋馬之光景如練之長也、孔子聖之神[illegible]此。


萍實通讖
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
大而赤、王怪之、使使聘
孔子。子曰、此萍實、可食、
惟霸者能獲焉。王食之、
大美。子游問曰、夫子何
以知其然。子曰、昔吾適
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
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
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
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商羊知雨
齊有一足鳥、飛集于公朝、舒
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人問孔
子。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
昔童兒屈脚振訊而跳、且謠
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
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治渠
修堤、頃之大雨、水溢諸國、傷
害、惟齊有備、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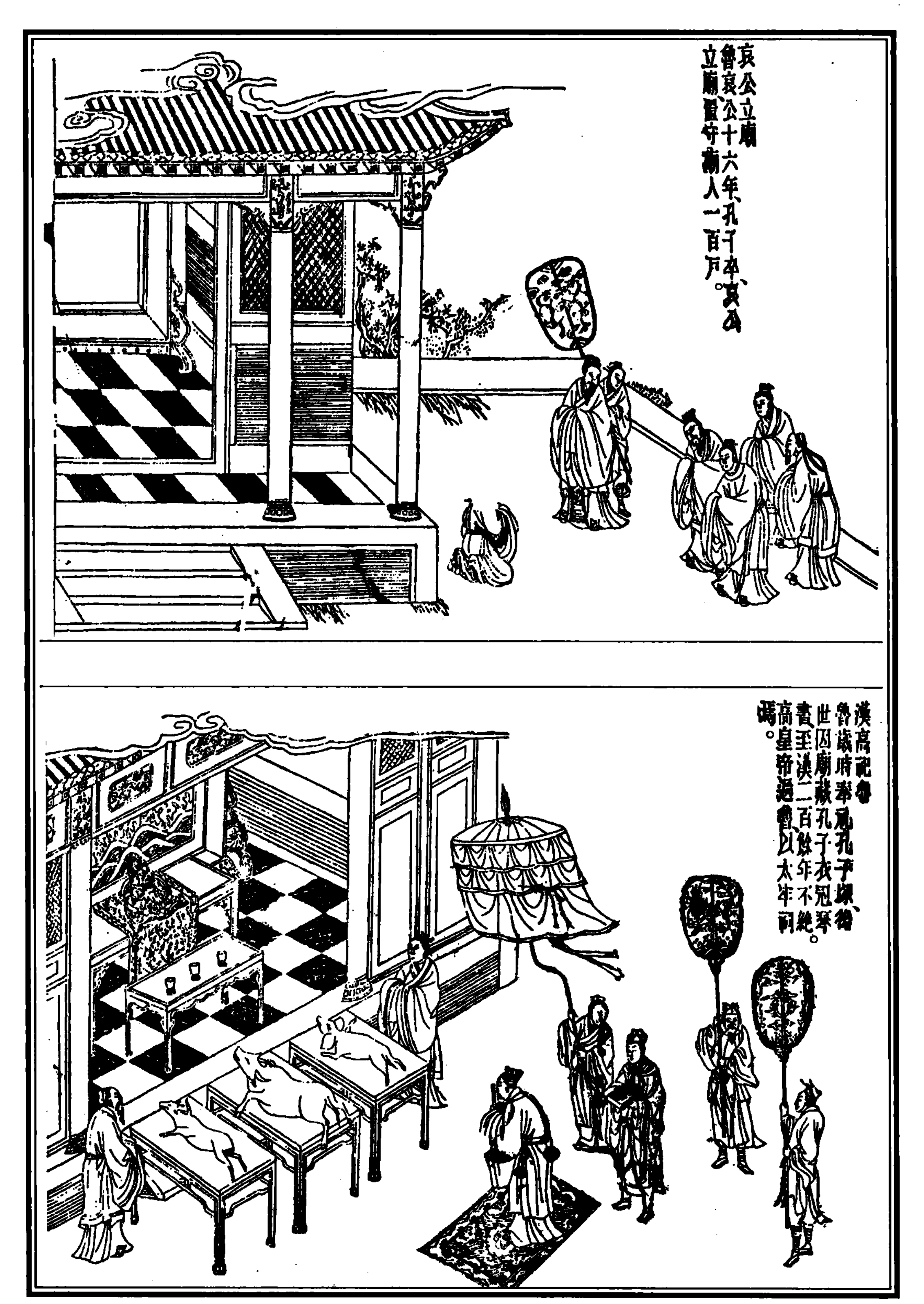

子貢辭行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子曰、愼之、愼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又曰、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也。故君子無所不愼焉。
觀蜡論俗
子貢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爲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聖門四科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西狩獲麟
哀公十四年、魯西狩獲麟、孔子感調、作春秋。按孔叢子曰、叔孫氏樵而獲麟、衆莫之識、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往觀焉泣曰、麟也。麟、仁獸、出而死、吾道窮矣。


沐浴請討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世業克昌
夫子閒居而喟、子思再拜曰、孫子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父析薪、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大恐、而不懈也。夫子笑曰、然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跪受赤虹
孔子著作既成、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黄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
夢奠兩楹
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⑦逍遥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頽、吾將安仰、梁將壞、吾將安仗。哲人萎、吾將安放。趨入。子曰、賜也、來何遲。夏后殯東階、殷殯兩楹、丘殷人也、夜夢坐奠兩楹。今明王不興、天下孰宗。予殆死也。後七日卒。


三壇植楷
孔子卒、弟子廬
墓、各持四方之
木植之。子貢所
植楷在三壇前
逼道左、高大迥
別葬木。至今老
幹猶存、可以觀
其神異也。
治任別歸
孔子葬魯城北泗
上、弟子皆服心喪
三年、畢、相揖而去、
各復盡哀。惟子貢
廬于塚上、凡六年、
然後去。弟子及魯
人往從塚上而家
者百有餘室。


哀公立廟
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哀公立廟、置守廟人一百戶。
漢高祀魯
魯歲時奉祀孔子塚、魯世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書、至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

真宗祀魯

宋真宗東封、還幸曲阜、謁孔子廟。初有司定儀、肅揖而已。上特鞾袍稱名、酌獻再拜。請叔梁紇宗、命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逵幸孔林奠拜。又詔以親奠祭器俱留廟中、加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

校記

①盧：當作「廬」，見《史記·孔子世家》。

②洋：右引書作「羊」。

③「殺」下右引書有「爵」字。

④憤：當作「僨」。

⑤間：當作「聞」。

⑥固：當作「同」，見《孔子家語》卷一。

⑦所缺一字當作「杖」。

大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接得李國安君郵贈孔子聖蹟圖壹部，沐手敬閱，不勝景仰欣幸之至。特請楊問樵題簽紀念。此書係山東出版，斯時正中日戰争，魯省已在風雲之内，承李君德意寄到，弃誌之。

一九三七、　旌陽李希白識於渝尚志醫院診室。

聖域述聞

清道光廿六年刊本

清·黃本驥 撰

《聖域述聞》二十八卷，清黄本驥輯，清道光廿六年刻本。

本驥（一七八一——一八五六），字仲良，號虎痴，湖南寧鄉（今屬湖南）人。與父黄湘南、兄黄本騏俱有文名，砥學礪行，縣人比之「眉山三蘇」。道光二年（一八二二）舉人。選黔陽教諭，建教澤堂，課士多所成就。好文物，喜考古。搜集秦漢以後金石文字數百種及古琴、刀、布等甚多，名其居曰「三長物齋」。嘗至沅水流域尋訪米壽圖墓。卒年七十五。博覽群書，知識淵博，於考古、文物、地理、方志、古史姓氏及職官制度研究精湛。著述頗多，有《古志石華》、《隋唐石刻拾遺》、《集古録輯佚》、《金石萃編補目》、《元碑補目》、《續金石萃編》、《湖南風物志》、《韻學卮言》等，後人輯有《三長物齋叢書》，共二十五種，一百五十九卷。其中，《歷代職官表》和《郡縣分韵考》二書價值最大。

是書乃本驥教諭黔陽之時，遵縣令龍光甸之囑，編輯廟學典禮、聖賢事蹟而成。古代有學而無廟，自唐代以來，乃因廟立學，是謂廟學，爲作育人材之地。而禮樂器數，代有沿革，學士儒生讀書習禮於其間，於往哲行事、從祀先後往往茫然不知其詳，是爲闕典。是編首述歷代廟祀及位次先後，皆纂輯舊聞，述而不作，「備後學之參稽，存膠庠之實録」（龍啓瑞序）。書前有道光二十一年裕泰序、道光二十四年龍啓瑞序。書分二十八卷，卷一爲歷朝祀典，卷二爲本朝祀典，卷三爲文廟位次、大成殿正位、四配位，卷四爲十二哲位，卷五爲朱子，卷六、七爲東、西廡先賢共七十七位，卷八至卷十七爲東廡先儒二十六位，卷十八至卷二十七爲西廡先儒二十七位，卷二十八爲崇聖祠位次，包括正祀五位，東、西配先賢四位，東、西廡先儒四位。

是編於先賢事蹟，博採古書，人所習見及認爲記載未純者不採。漢唐以下，一以正史爲據，惟於各傳後增入祀年代，以備查考。不見正史者，如隋王通，宋周、張之父，元陳澔，明孫奇逢，雖旁及他説，亦不泛徵。取材較審慎，資料較翔實，對於了解古代廟學制度誠有一定裨益。

聖域述聞序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裕泰撰

黔陽令龍君見田、屬教諭黃君什良編輯廟學典禮、聖賢事蹟、爲若干卷、曰聖域述聞。書來問序於余。呂覽所謂利人莫大於教、成身莫大於學。是編也、見兩君教士勉學之意焉。欣然而爲之序曰。古者有學而無廟、自唐以來、乃因廟而爲學。博士之長以時率其子弟、肄習俎豆、講誦遺文、息焉游焉、仰觀聖哲、將以啓其效法之思。是廟學也者、興賢育才之地、人心風俗之所繫也。蓋士之有學、亦猶工之居肆、農之在畔、各於其所、各守其業焉、顧何如斯可謂之士之業。必也讀有用之書、爲通儒之學。然有次第焉、毋或躐等。由小學而入大學、然後學之體備。由家塾而遞升之國學、然後學之用賅。處則爲佔畢絃誦、出則爲條教號令。故士多宏俊博識、文通武達、此之爲通儒、此之爲有用之學。至於墨守訓詁而不達經旨、高談性理而流於禪寂、專攻制舉則鮮習古書、勦襲策論則昧於時務、嘲弄風月、濁情詞翰、作爲無益、莫濟實用、等諸俗學而已。此皆空疏無本之士、處則無以先民而率教、出則無以迪黎而化民、是豈膠庠造士之意也哉。蘇子瞻曰、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也久矣、豈真積習使然歟、抑亦觀感之無具耶。有良有司、賢師儒進諸生於廟學、觀夫七十子以下、凡配食殿庭、列獻兩廡、碩德名賢、鴻儒魁士、爲之畫晉道其生平、述其言行、使知所以維持名教、儀型百世者、誠非迂闊空疏之所可企及。有志之士、當必奮然興起、求爲通儒有用之學、經世濟物之具、蒸蒸焉、濟濟焉、仰副

國家菁莪雅化、吾見成身之學衆、而利人之教於是溥矣。於戲懿哉。

道光二十一年、歲次辛丑、冬十二月。

聖域述聞序

右聖域述聞一編，長沙黄虎癡先生所輯。家君宰黟陽時爲之刊行者也。書成，郵寄京師。啓瑞俯而讀，仰而嘆曰：夫子之道大矣，不待言而彰也。後王者作，欲動民觀學之忱，而顯示以隆重師儒之意，於是有褒祟之典，有秩祀之文。春秋釋奠，取弟子之賢者配焉，其次者合食於兩廡，蓋自漢唐以迄我

朝，廟學大備，而其禮樂器數代有沿革。羣弟子諸儒生平行事，從祀先後，各有等差，非求之載籍，不得其詳。儒者束髮受書，白首不知聖門之學，故其可乎。雖然，如此者有二弊。習故蹈常，不暇深究，此自安固陋之失也。若夫淹雅之才，高明之士，以矜奇炫博爲能，謂聖賢無甚新異，又爲議禮所不急而置之，故周秦以來鍾鼎彝器及名公鉅人里居閭巷，生卒年月，博學者可考而知，而於此或問焉而不能答，所謂昧厥先後者也。是編之述，首歷代朝祀及位次，而尼山世系從而叙焉，羣弟子諸儒之從祀者又從而叙焉，皆纂輯舊聞，述而不作，將以備後學之參稽，存膠庠之實錄，可謂典而核，約而盡者矣。較之多識異物者，孰爲末而孰爲本也。昔太史公登仲尼之堂，觀其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於其家，至低徊留之不能去。今讀是編者，雍雍乎如置身籩豆簠簋之旁，而升降拜跪於其際也。肅肅乎，愀乎，如入鄒魯朱衙之邦，親見七十子之遺蹟也。其與升堂而觀其器物者何如，其與觀諸生之揖讓進退者又何如哉。世有聞先聖之風而奮然興起者，是則流傳此書之意也夫。

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子，龍啓瑞謹序。

聖域述聞目錄

黔陽縣教諭黄本驥編輯
湘陰縣學生蔣　環重校

顏辛　曹卹　公孫龍　秦商
顏高　壤駟赤　石作蜀　公夏首
后處　奚容蒧　顏祖　句井疆
秦祖　縣成　公祖句茲　燕伋
樂欬　狄黑　孔忠　公西蒧
顏之僕　施之常　申棖　左邱明
秦冉　牧皮　公都子　公孫丑
張載　程頤
卷八
東廡先儒二十六位
公羊高　伏勝　董仲舒　后蒼
杜子春
卷九
諸葛亮　王通
卷十
陸贄
卷十一
范仲淹　歐陽修
卷十二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呂祖謙
卷十三
蔡沈　陳淳　魏了翁　王柏
卷十四
趙復　許謙　吳澄
卷十五
胡居仁　王守仁
卷十六
羅欽順　黃道周
卷十七
湯斌
卷十八
西廡先儒二十七位
穀梁赤　高堂生　孔安國　毛萇
鄭康成　范甯
卷十九
韓愈
卷二十
胡瑗　司馬光
卷二十一
尹焞　胡安國

歷來著述家所輯嘉言懿行之書，不下數百十種，類皆爲學者昭法守備鑒戒也。竊謂希賢入聖之方，明體達用之學，莫備於聖門諸賢，莫粹於從祀諸儒。歷代禮臣詳議而精擇之，至我

朝爲大備。上下古今數千百年，自七十子後僅得五十餘人，可謂審矣。是編於聖賢事蹟，博採古書，人所習見及記載未純正者不採。漢唐以下，一以正史爲據，惟於各傳後增入從祀年代，以備查攷。不見正史者，如隋王通、宋周張之父、元陳澔、明孫奇逢，雖旁及他說，亦不泛徵。

本朝湯陸二儒，敬錄

國史本傳。名曰述聞，蓋不敢一字妄作也。編成，書其體例如此。本纇謹識。

歷朝祀典

漢高祖十二年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元帝永光元年、詔孔霸以食邑八百戶奉孔子祀。成帝綏和元年、以孔子爲殷後、詔封其裔世吉爲紹嘉公。平帝元始元年、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封孔均爲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奉其祀。後漢光武帝建武五年十月、幸魯、使大司空宋宏祠孔子。十四年、封孔子後志爲褒成侯。明帝永平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章帝元和二年、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成侯孔損爲褒亭侯。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桓帝元嘉三年、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掌廟中禮器。詔魯相選年四十以上通一經者爲之。靈帝建寧二年、魯相史晨奏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以供禋祀。光和元年、置鴻都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魏文帝黃初二年、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齊王芳正始二年二月、五年五月、七年十二月、皆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晉武帝泰始三年、徙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七年、命皇太子祀孔子。穆帝升平元年、親釋奠於中堂。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詔魯郡營造闕里、修復學舍。以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蠲其賦役、供給灑埽、并種松柏六百株。封孔鮮爲奉聖侯。孝武帝孝建元年、詔建孔子廟、制同諸侯之禮、厚給祭秩。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淵配。太平眞君十一年、帝至鄒山、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孝文帝延興二年、詔祭孔子、制用酒脯、禁婦女祈禱、犯者以違制論。三年、封孔乘爲崇聖大夫、給十戶以供灑埽。太和十三年、立孔子廟於京師。十六年、改謚孔子曰文聖尼父、告謚孔廟。十九年、幸魯城、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顏氏四人爲官。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戶、奉孔子祀。命兗州爲孔子起園柏、修墳建碑。齊武帝永明二年、太子釋奠、王公以下悉往觀禮。四年、車駕幸學。七年、詔改築孔子廟、量給祭秩、禮同諸侯。明帝永泰元年、詔復孔子祭秩、使牢餼備禮。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封崇聖侯孔長爲恭聖侯、邑一百戶、奉孔子祀。并下魯郡修治廟宇、遣使致祭。陳後主至德三年、改築孔子舊廟、以時釋奠。十二

月、釋奠於先師、設金石之樂。北周武帝天和元年、詔皆子入學行釋奠禮。宣帝大象二年、帝幸露門學、行釋奠禮、追封孔子爲鄒國公、以其後孔渠襲爵。別於京師置廟。隋煬帝大業四年、立孔子後爲紹聖侯、令有司求其苗裔。唐高祖武德二年、立孔子廟於國子監。七年二月、釋奠於國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九年、封孔子後爲褒聖侯。太宗貞觀二年、給兗州孔子廟戶二十以奉享。升孔子爲先聖、以顏淵配。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十一年、詔尊孔子曰宣父、作廟兗州、封孔子後德倫爲褒聖侯。十四年、帝觀皇太子釋奠於國學。二十一年二月、皇太子釋菜於國學、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二十二人配享。高宗永徽中、復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顏淵、左邱明以下皆從祀。顯慶二年、以周公配享武王、復以孔子爲先聖。乾封元年、幸曲阜祠孔子、贈太師。總章元年、皇太子釋奠於學、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咸亨元年、詔州縣皆營孔子廟。開耀元年、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武后天授元年、封孔子爲隆道公。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爲隆道公采邑、以奉歲祀、子孫世襲褒聖侯。殤帝唐隆元年八月、皇太子釋奠於國學。睿宗太極元年、以兗州隆道公近祠戶三十供灑埽、加贈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皆配享。明皇開元七年、皇太子齒胄於學、謁先師。八年、詔十哲爲坐像、曾參特爲之像、坐亞之、圖七十子及左邱明等二十二人於廟壁。十三年、幸孔子宅、遣使以太牢祭其墓、給近墓五戶。二十七年、加謚至聖孔子曰文宣王、以其嗣璲之爲文宣公、任州長史。先時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墉下、至是國學及州學始皆南向、以顏淵配。贈十哲公爵、曾參以下六十七人皆爲伯。兩京之祭牲太牢、樂宮縣、舞六佾。州縣牲少牢而無樂。肅宗上元元年、仲秋、祠太學。代宗永泰二年、修國學祠堂成、行釋奠禮、宰相以下就觀。德宗貞元九年、貢舉人謁先師。懿宗乾符二年、賜文宣王後一人官。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定七十二賢祠享、各陳酒脯。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幸曲阜、祠孔子。顯德二年、別營國子監、立孔子廟。宋太祖建隆初、於國學塑先聖孔子、亞聖顏子及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左邱明等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廡之壁、親撰先聖亞聖贊。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贊之。凡三幸國學、謁孔子廟。三年、詔孔子廟用一品禮、立十戟於廟門。太宗太平興國

三年，復曲阜文宣王家。至道三年，眞宗卽位，詔訪孔子嫡孫，以四十五代孫延世爲曲阜令，襲封文宣公。景德三年，詔兗州增二千戶守孔子墳。四年，賜文宣王四十六世孫聖佑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又幸叔梁紇堂，製贊刻石。復幸孔林，設奠拜墓。追謚孔子爲元聖文宣王，祭以太牢，給便近十戶奉塋廟。追封聖父齊國公，母魯國夫人，配鄆國夫人，賜其家錢帛，以裔孫聖佑爲奉禮郎，近屬授官賜出身者六人。賜孔子廟經史。二年，追封孔子弟子十哲爲公，七十二子爲侯，先儒爲伯。詔孔子廟配享魯史左邱明等十九人加封爵。三年，頒釋奠先聖廟儀幷祭器圖，賜曲阜廟桓圭，從上公之制。五年，改謚元聖文宣王曰至聖文宣王。天禧五年，以聖佑襲封文宣公。仁宗慶曆四年，幸國學，謁孔子。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至和二年，封孔子後爲衍聖公。神宗熙寧元年，以孔子衆襲封衍聖公。元豐六年，封孟子爲鄒國公。七年，以荀況、揚雄、韓愈從祀孔子廟，皆封伯。八年，哲宗卽位，詔顏淵、孟軻配享孔子廟。元祐元年，改衍聖公爲奉聖公。六年，幸太學，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徽宗崇寧元年，追封孔鯉泗水侯，孔伋沂水侯，復改孔子後爲衍聖公。二年，頒孔顏孟配享圖。易七十子以周之冕服。詔辟雝文宣王殿以大成爲名，冊文宣王冕爲十二旒。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加封公夏首等十人爲侯，又改曾參等五人侯爵，左邱明等三人伯爵，以所封犯先聖諱也。三年，封王安石舒王配享，子雱臨川伯從祀，頒大成殿名於諸路州學。五年，詔鄒縣孟子廟以樂正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封克爲侯，丑等十六人爲伯。欽宗靖康元年，罷王安石配享，猶列從祀，奪舒王誥。高宗紹興七年，命禮官舉文宣王之祀。十年，升文宣王廟爲大祀。十二年，詔諸州修學官。孝宗淳熙四年，幸太學，祗謁先聖，罷王雱從祀。寧宗嘉定十年，詔補先聖裔孔元用爲通直郎，錄程頤後。理宗寶慶二年，以孔子五十二代孫萬春襲衍聖公。紹定三年，錄用孔子四十九代孫燦補官。端平二年，詔議胡瑗、孫復、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十人從祀孔子廟庭，升孔伋十哲。淳祐元年，幸太學，謁孔子，封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伯爵，以朱熹從祀，黜王安石。寶祐四年，以先聖五十代孫元龍賜迪功郎，授初品官。景定二年，皇太子詣學，封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廟。度宗咸淳三年，帝詣太學，謁孔子，行舍菜禮，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

享。升顓孫師於十哲。七年、詔臨江軍宣聖四十七代孫延之子孫與放國子監試。金仁宗皇統元年、詔文宣王廟奠祭、北面再拜。世宗大定十四年、定釋奠儀數。以顏孟二像置宣聖左右、冠冕一遵舊制。章宗明昌二年、襲封聖裔元措爲衍聖公、視四品秩。詔諸郡邑修復文宣王廟。承安二年、特命元措兼曲阜令。親祀文宣王廟、製贊刻石。加先賢先儒封爵、公升國公、侯升國侯、郕伯以下皆封侯。元太祖置先聖廟於燕京。太宗三年、命衍聖公元措修闕里廟。四年、遣使往祭。世祖中統二年、詔文宣王廟歲時致祭、月朔釋奠、以儒人楊庸教授孔顏孟三氏。成宗大德十年、始建廟於京師。武宗至大元年、加孔子謚號曰大成至聖文宣王。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延祐三年、釋奠於先聖、以顏曾思孟配享、封孟子父邾國公。文宗至順元年、加封叔梁紇爲啟聖王、顏子復聖公、曾子宗聖公、子思述聖公、孟子亞聖公、程顥豫國公、程頤洛國公、以漢儒董仲舒從祀。明太祖洪武元年二月、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定每歲仲春秋上丁、皇帝降香、遣官祀國學。置衍聖公府官屬、掌書、典籍、司樂、知印、奏差書寫各一人。立孔顏孟三學教授、司教、學錄、學司各一人。立尼山、洙泗二

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免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七年、修曲阜孔子廟。十五年、新建太學廟中大成殿左右兩廡前大成門、門左右列戟二十四、又前爲靈星門。親行釋奠。又詔天下通祀孔子、并頒釋奠儀注。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二十八年、罷揚雄從祀。二十九年、行釋奠禮。三十年、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恭閔帝建文元年三月、行釋奠禮。成祖永樂四年三月、行釋奠禮。十五年九月、曲阜孔子廟成、帝親製文勒石。宣宗宣德四年、考正先賢名位。十年正月、英宗立。四月、以元吳澄從祀。正統二年、以宋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三年、追封孔鯉、曾晳公爵、偕顏孟父俱配享啟聖王殿。九年三月、新建太學成、行釋奠禮。景帝景泰元年、幸太學、召衍聖公及孔、顏、孟三氏子孫觀禮。二年二月、行釋奠禮。三年、以先賢顏子嫡裔希惠、孟子嫡裔希文襲五經博士。六年、以宋儒程顥後裔克仁、朱熹後裔梃襲五經博士。八年、以宋儒周敦頤後裔冕襲五經博士。憲宗成化二年、追封漢董仲舒、宋胡安國、蔡沈、眞德秀伯爵。十二年、增樂舞爲八佾、籩豆各十二。孝宗宏治元年三月、行釋奠禮。八年、以宋楊時從祀、罷吳澄。九年、增樂

舞爲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十二年六月、闕里廟災、遣使慰祭。十七年、廟成、遣使祭告、幷立御製碑文。武宗正德元年、除曲阜孔氏田賦。十六年、詔建孔子廟在衢州者、以博士孔承義奉祀、又以衍聖公聞韶弟聞禮襲五經博士、奉述聖之祀。世宗嘉靖元年二月、行釋奠禮。二年、以朱熹裔孫墅襲五經博士。九年、立曲阜孔顏孟三氏學。更正孔廟祀典、定孔子謚曰至聖先師、孔子弟子稱先賢、從祀稱先儒、去公侯伯爵。罷申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之祀、而祀林放、蘧瑗、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寧於其鄉。增祀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孔子廟皆製木爲神主、撤去塑像、籩豆國學各十、天下學各八、樂舞用六佾。以宋儒陸九淵從祀。十年、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啓聖王祠。十八年、以先賢曾子裔孫質粹襲五經博士。穆宗隆慶元年八月、行釋奠禮。五年、以薛瑄從祀。六年、以羅從彥、李侗從祀。神宗萬曆十年、免先師孔子及先儒朱熹、李侗、羅從彥、蔡沈、胡安國、眞德秀後裔賦役。十二年、以陳憲章、胡居仁、王守仁從祀。二十三年、以宋周敦頤父輔成從祀啓聖王祠。定每科新進士釋菜禮。熹宗天啟二年、以宋儒張載後裔文運襲五經博士。五年三月、行釋奠禮。莊烈帝崇禎三年、以宋儒程顥之後接道襲五經博士、奉程頤之祀。又以宋儒邵雍後裔繼祖襲五經博士。十四年八月、行釋奠禮。十五年、以左邱明幷宋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並稱先賢、位七十子下。十六年、以先賢仲子嫡裔于陛襲五經博士。

聖域述聞卷一終

本朝祀典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以至聖六十五代孫孔允植襲封衍聖公、又以孔顏曾孟及先賢仲氏嫡裔襲封五經博士。二年、定太學丁祭遣大學士一人行禮、翰林官分獻、國子監祭酒祭啟聖祠。定每年致祭皆以二月、八月上丁日。如遇有事、改次丁或下丁。並通行直省各學。定直省春秋釋奠禮、以地方正印官主祭。定朔望釋菜禮、設酒芹棗栗。太學朔日以祭酒、望日以司業行禮。直省以教職行禮。定直省府州縣建名宦、鄉賢二祠於學宮內、每歲春秋釋奠之日、地方官以少牢致祀。加謚至聖先師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定新進士入學釋褐禮。八年、

世祖章皇帝親政、遣官祭闕里。九年、

臨雍釋奠、行二跪六拜禮。前期行取衍聖公率孔顏曾孟仲五氏世襲五經博士、孔氏族五人、顏曾孟仲族各二人、乘傳赴京。及五氏子孫現任京官者咸與祭。以浙江西安縣孔氏南宗嫡裔世襲五經博士。十二年、以江南婺源縣朱子嫡裔世襲五經博士。十四年、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仍改稱至聖先師孔子。十七年、重修太學告成、

臨雍釋奠。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年、

世祖章皇帝升配禮成、

聖祖仁皇帝親政、遣官祭闕里。八年、

臨雍釋奠。九年、以宋儒程子顥程子頤嫡裔世襲五經博士。十四年、

冊立皇太子、遣官祭闕里。二十年、滇南盪平、遣官祭闕里。二十三年、

聖駕東巡、

躬詣闕里致祭、行三跪九拜禮、用大學舞樂、祭畢、

詣孔林、祭酒三爵、行一跪三拜禮。

詣詩禮堂講書、

御用曲柄黃蓋於廟庭。頒

御書萬世師表額於各學。二十四年、增擴孔林地畝十有一頃有奇、免其稅糧。以宋儒周子敦頤嫡裔世襲五經博士。二十五年、

御書闕里廟碑。定直省武官協領副將以上遇文廟祭祀、文東武西陪祭行禮。二十六年、

御書孔子贊及顏曾思孟四子贊、遣官齎送闕里。

御書孟子廟碑文，以宋儒張子載嫡裔世襲五經博士。二十七年，孝莊文皇后升祔禮成，遣官祭闕里。二十八年，頒御書五贊，刊立各學，發內帑重修闕里廟。二十九年，立子思子專廟於曲阜，與顏曾孟三廟一體，春秋致祭。定官民人等過學宮下馬例，並禁於學宮內放馬汚踐。以福建崇安縣朱子嫡裔世襲五經博士。三十二年，重修闕里廟落成，遣皇子詣祭，具蟒袍補服，於杏壇行禮，隨詣孔林，行三跪九拜禮。祭酒三爵，行一跪三拜禮。三十四年，議彌災、山西地震，遣官祭闕里。三十五年，平定額魯特噶爾丹，遣官祭告太學，頒御製碑於各學。三十六年，平定朔漠，遣官祭闕里。四十一年，以宋儒邵子雍嫡裔世襲五經博士。四十二年，五旬萬壽，遣官祭闕里。四十八年，冊立皇太子，遣官祭闕里。四十九年，定直省同城大小武官均照文官入文廟行禮。五十年，定直省文廟樂章皆用平字，革舊用和字樂章。五十一年，以朱子升配大成殿十哲卜子商之次，爲十一哲。以先賢言子偃嫡裔世襲五經博士。五十二年，六旬萬壽，遣官祭闕里。五十四年，以宋儒范仲淹從祀，列東廡韓愈之次。五十七年，孝章皇后升祔禮成，遣官祭闕里。五十九年，以先賢卜子商嫡裔世襲五經博士。六十一年，世宗憲皇帝登極，遣官祭闕里。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聖祖仁皇帝升配禮成，遣官祭闕里。追封至聖先師五代爲王爵，改啟聖祠爲崇聖祠，遣官祭闕里，頒文廟從祀先儒位次及祭器樂器圖於直省學宮。二年，臨雍釋奠。以先賢閔子損後裔世襲五經博士，照五氏子孫一體與祭。復祀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寧。前明嘉靖九年，以林放、蘧瑗、鄭康成、范甯祀於其鄉，罷秦冉、顏何之祀，至是復。以孔子弟子縣亶、牧皮，孟子弟子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元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明羅欽順、蔡淸，本朝陸隴其從祀。以宋儒張子載之父迪從祀崇聖祠。定先賢先儒一百二十三人位次，東首蘧瑗，西首林放，升宋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爲先賢，以先賢冉子雍、冉子耕、顓孫子師、有子若嫡裔世襲五經博士。定四配十哲每位一案，兩廡二位共一案。崇聖祠四配與

案、兩廡二位共一案、其兩廡有單位者獨設一案。定闕
里廟音樂佾舞、均照太學演習。平定青海、遣官祭告太
學。頒
御製碑於各學。曲阜廟災、
親詣太學祭慰、遣官詣闕里祭慰。定直省府州縣建忠
義孝弟祠於學宮之內、祠外立碑、刻前後忠義孝弟之
姓名於上、已故者設位祠中。建節孝祠於學宮之外、祠
外建坊、刻前後節孝婦女姓名於上、已故者設位祠中。
春秋仲月、以守土官致祭。三年、定迴避聖諱例。四年、定
臨雍釋奠儀注、行二跪六拜禮、立獻帛爵一次、不讀祝
文、不飲福受胙。是年、又改定讀文致祭、仲秋
親詣行禮。又改定跪獻帛爵。五年、定每年八月二十七
日至聖誕辰、內外文武官及軍民人等均致齋一日、不
理刑名、禁止屠宰。頒
御書生民未有額於各學。選曲阜縣樂舞生一百五十
名、令學政酌取四名入學充附。其兗州府學充附之樂
舞生三十六名槩行停止。定各省會文廟以督撫、學政
主祭。舊例督撫、學政秪行
欽差官之禮、於先期一日省牲、行九叩禮、謂之祭丙。至
是以督撫祭正殿、司道分獻、學政祭崇聖祠。學政考試
各府、則主其地文廟之祭。省會崇聖祠以布政使攝。六
年、定直省學宮崇聖祠神位式。七年、發帑重修闕里廟。
新塑聖像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崇聖祠及先賢冕九旒、
服九章、用元衣纁裳。頒發鎭圭。廟成、慶雲見於曲阜、
親詣太學祭告。頒直省文廟樂章、以王號爲唐代舊稱、
去惟王神明等句。八年、遣
皇五子及郡王一人祭闕里新廟。
皇子祭大成殿、郡王祭崇聖祠。遣欽天監赴闕里相度
方位、修理孔林饗堂牆垣。增設闕里廟庭執事官、三品
者二人、四品者四人、五品者六人、七品者八人、八品九
品者各十人、均案品級給與章服。由衍聖公於孔氏子
孫內選充、各給俸銀二十兩。有願入鄉場者、准作監生
應試。頒發銅籩簋籩豆尊爵於闕里、皆依照圖式範銅
爲之。九年、
御書聖廟碑文、遣官齋送闕里。十年、改正直省學宮崇
聖祠內五代神牌。十三年、
高宗純皇帝登極、遣官祭闕里。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崇聖祠配位兩廡易兗臨爲監
臨。二年、
世宗憲皇帝升配禮成、遣官祭闕里。頒

御書與天地參贊於學宮。定大成殿用黃瓦，崇聖祠用綠瓦。復祀元儒吳澄，列東廡趙復之次。澄以前明宣德四年從祀，宏治八年罷，至是復。三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三獻爵禮。以有子若升配，爲十二哲，列東序卜子商之次；移朱子於西序顓孫子師之次。

臨雍釋奠，元聖周公後裔東野氏及冉、卜、端木、言、顓孫五氏五經博士各率其族二人乘傳赴京與祭。以唐韓愈三十代孫韓法祖世襲五經博士。四年，闕里四配舊設鉶一，增爲二；十二哲舊無鉶，各增設鉶一。五年八月，

親詣太學行禮，定舞用六佾，設樂舞生三十六人，免其府州縣試。六年，定直省學宮先賢先儒次序，照太學成式安設。八年，頒

欽定聖廟樂章於闕里。九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十一年，崇聖祠配位四案增帛二、爵六。

躬詣闕里致祭，留

御用曲柄黃繖於廟庭。遣官祭顏、曾、思、孟專祠。十四年，

聖駕南巡江浙，經過山東，遣官祭闕里。平定金川，遣官祭告太學及闕里。頒

御製碑於各學。十五年，

冊立中宮恭上

皇太后徽號，遣官祭闕里。十六年，

皇太后六旬萬壽加上

徽號，遣官祭闕里。

聖駕南巡，遣官祭闕里。十八年八月，

親詣太學行禮，釐正兩廡崇祀先儒位次，定十二哲東西各少牢一案，兩廡各少牢二案；崇聖祠四配兩廡東西各少牢一案。其豕首、豕肉之設皆罷。又定十二哲每位各帛一，東西共篚二。二十年，平定準噶爾，遣官祭告太學，頒

御製碑於各學。二十一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

聖駕東巡，

躬詣闕里致祭，遣官詣啟聖□□酒，曲阜孟廟配饗各王去侯伯封號。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皆稱先賢某子。陳臻、屋廬連、陳代、高子、孟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子叔、浩孫①不害、盆成括及從祀之唐韓愈、宋孔道輔皆稱先儒某氏。二十二年，

聖駕南巡，遣官祭闕里。

回鑾時，

躬詣孔廟拈香，行三跪九拜禮。孔林酹酒，行一跪三拜

禮。二十五年、平定回部、遣官祭告太學及闕里、頒
御製碑於各學。二十六年、
皇太后七旬萬壽、加上
徽號、遣官祭闕里。二十七年、
聖駕南巡、遣官祭闕里。
回鑾時、
躬詣孔廟孔林行禮。二十九年、定先賢有子神牌照殿
內諸賢例稱爲有子而不名。三十年、頒春夾鐘鎛鐘特
磬、秋南呂鎛鐘特磬各一、簨簴二對於闕里。三十一年、
聖駕南巡道經山左、
躬詣孔廟孔林行禮。三十二年、重修太學聖廟、遣官祭
告。三十三年、定文廟正殿向稱先師廟改爲大成殿、其
二門改爲大成門。
御書太學殿門榜字、發帑金二十萬修建太學、
御書碑文頒
內府所藏周笵銅器十、曰康矦鼎、曰犧尊、曰內言卣、曰
犧首罍、曰雷文壺、曰召仲簠、曰盟簋、曰雷紋觚、曰子爵、
曰素洗、藏於太學、用備禮器、增設先師位銅燭二、十二
哲香案二、銅鑪二、銅爵二。三十四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三十五年、闕里禮生由衍聖公於廟佃

戶子弟及曲阜縣俊秀挑四十名以足額數。三十六年、
聖駕東巡、
躬詣闕里致祭。頒
內府所藏周笵銅器十事、如太學之例。
皇太后八旬萬壽、加上
徽號、遣官祭闕里。三十七年、頒樂器圖於
盛京熱河學宮、並令奉天佾生赴太常寺演習。又議准
禮器圖內載有鎛鐘特磬、係
內廷製造、
特頒太學之項、各省學宮無庸倣製。四十一年、定熱河
文廟龕案陳設神牌位次、祭器樂器俱照太學款式製
造。其文舞生三十六人、樂生五十三人、執事生二十八
人、亦照太學之數選充恭遇
聖駕駐蹕熱河、
躬詣行禮時、敬謹備用。其地方官春秋承祭樂章祭器
均照直省學宮辦理。平定兩金川、遣官祭告太學、頒
御製碑於各學。
聖駕東巡、
躬詣闕里致祭。四十五年、
聖駕南巡道經山左、遣官祭闕里。

七旬萬壽、遣官祭闕里。四十六年、定熱河文廟仲秋丁
祭派扈從太學士一人行禮。四十八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四十九年、
聖駕南巡道經山左、
躬詣闕里致祭行三跪六拜禮。五十年、以
御極五十年大慶、遣官祭闕里。五十一年、
臨雍釋奠。定陪祀之武生、俊秀、奉祀生均准作監生。又
定陪祀聖裔曲阜五人、衢州二人。元聖裔山東東野氏、
陝西姬氏各二人。朱子裔安徽、福建各一人。五十五年、
聖駕東巡、
躬詣闕里致祭。
八旬萬壽、遣官祭闕里。六十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
仁宗睿皇帝嘉慶元年、
授
受禮成、遣官祭闕里。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三年、
臨雍釋奠。四年、
高宗純皇帝升配禮成、遣官祭闕里。頒
御書聖集大成額於各學。七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以秦伏子勝六十五代孫敬祖世襲五
經博士。十三年、發帑重修闕里廟及顏子專廟。十四年、
五旬萬壽、遣官祭闕里。十五年二月、
親詣太學行禮。二十四年、
六旬萬壽、遣官祭闕里。
今上皇帝道光元年、頒
御書聖協時中額於各學、遣官祭闕里。二年、
仁宗睿皇帝升配禮成、遣官祭闕里。二月、
臨雍釋奠。以明劉宗周從祀、列西廡蔡清之次。三年、以
明黃道周、
本朝湯斌從祀、列東廡羅欽順之次。五年、以唐陸贄從
祀、列東廡王通之次。以明呂坤從祀、列蔡清之次、遷劉
宗周列於坤下。八年、以明孫奇逢從祀、列呂坤之次、遷
劉宗周列於奇逢之下。二十三年、以宋文天祥從祀、列
西廡何基之次。

聖域述聞卷二終



校記

①孫：當作「生」。浩生不害，孟子弟子，見《孟子》。

文廟位次

京師、闕里及直省府廳州縣衛皆設先師孔子廟。正中爲大成殿、東西爲兩廡、以四配十二哲侑饗殿中、以先賢先儒從祀兩廡。至聖先師正位南向、四配東二位復聖顏子、述聖子思子西向。西二位宗聖曾子、亞聖孟子、東向。十二哲東序六位、閔子損、冉子雍、端木子賜、仲子由、卜子商、有子若皆西向。西序六位、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顓孫子師、朱子熹、皆東向。兩廡先賢東三十九位、蘧瑗、澹臺滅明、原憲、南宫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梁鱣、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公西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鄡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廉潔、叔仲會、公西輿如、邽巽、陳亢、琴張、步叔乘、秦非、顏噲、顏何、縣亶、樂正克、萬章、周敦頤、程顥、邵雍、皆西向。西三十八位、林放、宓不齊、公冶長、公晳哀、高柴、樊須、商澤、巫馬施、顏辛、曹卹、公孫龍、秦商、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容蒧、顏祖、句井疆、秦祖、縣成、公祖句茲、燕伋、樂欬、狄黑、孔忠、公西蒧、顏之僕、施之常、申棖、左邱明、秦冉、牧皮、公都子、公孫丑、張載、程頤、皆東向。先儒東二十六位、公羊高、伏勝、董仲舒、后蒼、杜子春、諸葛亮、王通、陸贄、范仲淹、歐陽修、楊時、羅從彥、李侗、呂祖謙、蔡沈、陳淳、魏了翁、王柏、趙復、許謙、吳澄、胡居仁、王守仁、羅欽順、黄道周、湯斌、皆西向。西二十七位、穀梁赤、高堂生、孔安國、毛萇、鄭康成、范寧、韓愈、胡瑗、司馬光、尹焞、胡安國、張栻、陸九淵、黄榦、眞德秀、何基、文天祥、陳澔、金履祥、許衡、薛瑄、陳獻章、蔡淸、呂坤、孫奇逢、劉宗周、陸隴其、皆東向。以上各位均北上。

大成殿正位

至聖先師孔子、其先出自黄帝子元囂。元囂子曰蟜極、蟜極子曰帝嚳、是爲高辛氏。生子契、封於商、傳十三世至湯而有天下。傳二十九世、至紂亾國。周武王封微子啟於宋、四傳有弗父何、遜國於弟鮒祀、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考父歷事戴、武、宣三公、以恭稱。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考父生大夫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乃以字爲孔氏。魯桓公二年、太宰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孔父。孔父生肇聖王木金父、肇聖王生裕聖王睪夷父、睪夷父或作祈父。其子詒聖王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孔氏始爲魯人。詒聖王生昌聖王伯夏、昌聖王生至聖父啟聖王叔梁紇。王後娶顏氏、禱於尼邱之山、以魯襄公二十二年

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日、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實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生而首上圩頂、因以命名及字云。孔子年三歲、啟聖王卒、葬魯防山之陰。其後啟聖王夫人卒、亦祔焉。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仕魯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知官名。孔子年二十七歲、見而學之。明年、學琴於師襄。已而孟僖子病將卒、屬其子仲孫何忌與南宮敬叔師事之。魯君與孔子一車兩馬、豎子侍御、令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觀於明堂、覩四門牖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又有周公相成王負斧扆南面朝諸侯圖。入后稷廟、觀廟右階前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喟然興歎。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昭公二十五年、季孫意如與仲孫、叔孫攻昭公、公奔齊而魯亂。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孔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坐有頃、左右白日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孔子謂必厲王之廟。使人問之、果然。在齊聞韶樂、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既又與景公論政、公大悅、將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初年、季氏强僭、陪臣陽虎作亂、專國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益衆。九年、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因陽虎爲亂、弗克、陽虎入讙、陽關以畔、不狃亦以費畔、召孔子。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是年、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雕僞、而不二價。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別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尋爲司寇。有父子訟者、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赦之。由是法設而不用、國無奸民。初、季平子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十年、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三年、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兵甲。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饋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乎衛、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弗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乃還、息乎陬鄉、作爲息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

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葉、楚昭王將以書社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明年、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公西赤掌殯焉。唅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章甫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飾棺牆置翣、設披、設崇綢練設旐、兼三王之禮。葬魯城北泗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墓上凡六年。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自漢高帝以太牢祀於闕里、天下始知尊孔子。元始元年、追謚褒成宣尼公。北魏太和十六年、改謚文宣尼父。北周大象二年、追封鄒國公。唐武德七年、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貞觀二年、升孔子爲先聖、以顏淵配。十一年、尊爲宣父、永徽中復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顯慶二年、以周公配享武王、仍以孔子爲先聖。乾封元年、贈太師。天授元年、改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改謚文宣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謚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嘉靖九年、去王號、稱至聖先師孔子。

本朝順治二年、加謚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四年、仍改稱至聖先師孔子。

謹案：孔子生年月日始見於公羊、穀梁二傳。卒年月日始見於左氏傳。公羊襄公二十一年傳曰：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曰：庚子、孔子生。無歲次甲子。穀梁傳曰：庚子孔子生、亦二十一年、未詳庚子爲何月。史記孔子世家曰：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無所生月日。朱子論語序說引史記世家曰：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案春秋年表、魯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何休公羊註曰：時歲在乙卯、其說已誤。史記又誤以公羊所載爲周正、以建子之月爲歲首、故改爲正月矣。朱子又誤以公羊、史記二說聯綴成文、曰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公羊傳所謂十一月庚子、乃二十一年己酉歲之十一月庚子日、非二十二年庚戌歲之十一月庚子日也。史記既誤以襄公二十一年己酉歲十一月爲二十二年庚

戌歲正月、朱子又誤以巳酉歲十一月庚子日爲庚戌歲十一月庚子日、其中相去一年矣。論語爲童子入塾首授之書、朱子序說所載又在開卷第三四行、數百年來竟無一人指正其誤、何也。孔子卒年、左氏補經曰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杜註曰、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史記世家曰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案孔子生卒、公羊左氏所載甚明、自史記誤以二十一年生爲二十二年、杜註索隱皆從其說、而不以公羊爲據、故年數不合。杜曰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今、謂哀公十六年也。自哀公十六年上溯襄公二十二年、實止七十二、必二十一年方是七十三。其說既誤、則所推四月無己丑云云、亦不足信矣。又案春秋襄二十一年經曰、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三傳所載皆同、則十月之爲庚辰朔不誤矣。十月既爲庚辰朔、則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不應十一月復有庚子日。公羊傳曰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所謂庚子者、當是庚戌庚申庚午、或壬子甲子丙子之誤也。古麻無徵、至聖誕期卽公羊所載已難憑信、況論語序說彼此牽附、尙有可據者哉。

欽定大淸會典載八月二十七日爲至聖誕辰。其以十一月庚子爲八月二十七日、雖不得長麻推查、歷經禮臣議定自無差誤。既恭紀於祀典卷內、復附志於此、以俟知長麻者正之云。又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都大於邑、邑大於鄉、不應敘陬於昌平之下。攷周禮載師有公邑、家邑之別。公邑乃四井之邑、其地大。家邑乃大夫采邑、其地小。陬邑者、孔子父叔梁紇之家邑、非魯之公邑也。其日昌平鄉陬邑、猶曰某鄉某里云爾。陬本作郰、左傳稱孔子父爲郰人紇、又作鄹、論語稱孔子爲鄹人之子是也。陬邑一名陬鄉、故史記又曰息乎陬鄉、作爲陬操。索隱謂陬鄉非魯之陬邑、非也。孟子所生之鄒本春秋邾國、魯穆公時改名曰鄒。鄒一作騶、史記曰孟軻騶人是也。自括地志謂泗水縣東南有古鄒城、以陬爲鄒、遂與孔子之鄉混而爲一。後儒遂有孟子之鄉卽孔子之鄉、非穆公所改鄒國之說。其實檀弓之郰曼父、

以陬邑得姓者也。史記之騶忌、騶衍、騶奭、以鄒國得姓者也。判然兩地、古書未有比而同之者。

四配東二位

復聖顔子名回、字子淵。其先出自黃帝之孫晏安、爲曹姓、國於邾。邾武公名夷甫、字伯顔。其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以顔爲氏、世爲魯卿大夫。顔子少孔子三十歲、貧而好學、年二十九而髮盡白。三十二而死、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而門人益親。魯定公嘗問於顔淵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顔子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廄。定公越席而起、趣駕召顔子。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御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不識吾子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車執轡、御①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對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魏正始二年、五年、七年、遣使祀孔子。北魏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皆以顔淵配。隋太業以前、皆以孔子爲先聖、顔淵爲先師。唐貞觀二年、以顔淵配享。永徽中、降從祀。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太極元年、加太子太師。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兗公。宋建隆元年、仍升配享。太中祥符二年、贈兗國公。元至順元年、封復聖公。明嘉靖九年、去公爵、稱復聖顔子。

述聖子思子名伋。幼侍孔子、孔子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孔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對曰、伋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孔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已而受業於曾子、於道統之傳獨得其宗。作中庸。嘗言今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不肎毀道以求容。於是往來於齊、魯、宋、衛之間、而所如卒不合。其在魯也、告穆公以惠百姓、除非法、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振困匱。崇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尊禮之。嘗謂子思子書所記夫子之言、於事無□、或以谓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

或問於人。雖非正辭、猶不失其意、且無非、乃得臣祖之意。卽臣辭無非、亦所宜貴。事既不然、又何異焉。齊閭邱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以償子。子思曰、彼爲人臣、君將顚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眾死而逃之、彶縱不能討、而又忍要利以召姦乎。公亟見子思、欲以爲相。子思不願、去魯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對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焉棄干臣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子思遊齊、齊王語子思、以圖帝。子思曰、不可。君不能去貪利之心。又謂王因心之忿、遂戮不辜、實傷於意。王說其言而不改。子思反於衛、衛君終

不能用。乃反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子。宋崇寧元年、追封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咸淳三年、封沂國公□□□元。至順元年、封述聖公。明嘉靖九年、去公爵、稱述聖子思子。孔氏世系自述聖至明末、凡六十三世。述聖生齊威王相白、一作帛。字子上。白生求、一作永。字子家。求生魏文侯相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魏安釐王相文信君謙、一作斌、一作順、一作允。字子愼。謙生鮒、字子魚、爲陳涉博士。鮒弟騰字子襄、東都事略及宋史孔宜傳皆謂子襄爲鮒弟之子、非是。今從史記孔子世家及唐書宰相世系表。漢高帝封爲奉嗣君。惠帝時爲博士、遷長沙太傅。騰生博士忠、字子貞。一作正、字季忠。忠生武、武生大將軍太傅延年。延年生給事中高密相霸、字次孺、封太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謚曰烈。霸生福、福生房。房生尚書郎均、本名莽、避王莽諱改。字長平、元始元年封褒成侯、王莽時失國。均生大司馬志、建武十四年復封褒成侯、謚元成。志生損、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生曜、一作耀。襲侯。曜生完、一作元。以弟子魏奉議郎羨嗣、黃初二年封宗聖侯。羨生晉太常卿黃門侍郎震、泰始三年徙封奉聖亭侯。震生嶷、嶷生豫章太守撫、撫生從事中郎懿、一作毅。自嶷以下、皆襲奉聖亭侯。懿生鮮、一云名隱之。宋元嘉十九年封奉聖侯。鮮生乘、後魏延興三年改封崇聖大夫。

乘生秘書郎靈珍、一名云珍。太和十九年改封崇聖侯。靈珍生文泰、襲侯。文泰生渠、一作長。北齊天保元年封恭聖侯、北周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渠生長孫、隋襲鄒國公。長孫生吳郡主簿嗣哲、一作英哲。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以弟子德倫嗣、唐貞觀十一年改封褒聖侯。德倫生朝散大夫崇基、襲侯。崇基生都水使者璲之、字藏暉、開元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璲之生泗水令萱、萱生青州司兵參軍齊卿。齊卿生兗州參軍惟晊、一作惟旼。惟晊生明經策。一作策自萱以下皆襲文宣公。策生刑部員外郎振、字國文。振生祕書郎曲阜令昭儉。昭儉生後唐泗水令光嗣。自振以下無封爵。光嗣生御史贈尚書仁玉、長興三年仍封文宣公。仁玉生殿中丞宜、字不疑、宋太平興國三年襲。宜生曲阜令延世、字茂先、至道三年襲。延世生仙源令聖佑、後改名佑、天禧五年襲。佑卒、以叔延澤子仙源令宗愿襲、至和二年改封衍聖公。宗愿生若蒙、字子蒙、熙寧元年襲、坐事廢、以弟若虛襲。元祐六年改封奉聖公。若虛卒、仍以若蒙子柳州刺史端友襲、崇寧元年復封衍聖公。歷朝因之、傳襲至今。端友卒、弟端操襲。端操生榮祿大夫璠。璠卒、弟玠紹興元年襲。玠生拯、字宏濟。拯卒、弟總襲。總生曲阜令元措、金明昌二年襲。元措生郡侯之厚、字萬春、宋寶慶二年襲。之厚生通議大夫浣、浣生元敎諭中議大夫思晦、字明道。思晦生國子祭酒通奉大夫克堅、字璟夫。克堅生資善大夫希學、字士行、明洪武元年襲。希學生資善大夫訥、字言伯、十七年襲。訥生公鑑、字昭文、建文二年襲。公鑑生彥縉、字朝紳、永樂八年襲。彥縉生承慶、先卒。景泰六年、承慶子宏緒襲。宏緒字以敬、成化五年坐事廢、弟宏泰襲。宏泰字以和、宏治十六年、仍以宏緒子聞韶襲。聞韶字知德、生貞幹、字用濟、嘉靖二十五年襲。貞幹生尚賢、字象之、三十五年襲。尚賢生允椿、先卒。天啟元年、從弟子允植襲。四年、進太子太保、崇禎元年加太子太傅。

本朝順治元年、仍以允植襲。允植字對寰、至聖六十五代孫也。

四配西二位

宗聖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其先爲鄫子之後、莒人滅鄫、遂去乃爲曾氏。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何爲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無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

參之言足以全其歆也。曾子性魯、卒聞一貫之旨、及門之徒惟曾子之傳得其宗。事親孝、孔子授之以孝經。嘗自言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木欲直而時不遇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存也。親没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堂高九仞、榱題三尺、般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也。初仕於莒、其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年七十卒。名聞天下。唐總章元年、贈太子少保。太極元年、加太子太保。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成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武城侯。政和三年、以顔子配享、升曾子爲十哲。咸淳三年、加封郕國公、配享。元至順元年、封宗聖公。明嘉靖九年、去公爵、稱宗聖曾子。

亞聖孟子、名軻、字子車。（一作子居、一作子輿。）鄒人、（鄒一作騶。本邾國也。）魯公族孟孫之後也。父激。（見崇聖祠傳。）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寅時、孟子生。三歲父卒、母仉氏育之、有三遷及斷機勸學事。稍長、受業于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顯王三十三年、年三十七、應魏聘。時魏徙大梁、改國曰梁。見惠王、不果所言、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明年惠王薨、襄王立、遂去梁適齊。四十三年、事齊宣王爲上卿。宣王不能用、明年復去齊之梁。愼靚王二年、襄王薨、復去梁適齊、時年五十四。三年、迎母就養、于仲子偕來。是歲宋君偃自立爲王、有萬章問宋小國語。四年母卒、自齊反葬於魯。（墓在鄒縣馬鞍山。）六年終母喪、自鄒至齊、宣王以爲客卿。是歲齊人伐燕、有答沈同語。赧王元年、齊取燕、燕人畔、宣王薨、湣王立、遂致爲臣而歸。二年、魯欲用樂正子。自鄒至魯、欲見平公、不果、遂之宋、又之薛。四年、張儀說六國事秦、有景春問答語。六年、滕文公立、自鄒至滕、有文公問爲國及畢戰問井地事。爲許行等所攙而歸、時年六十餘矣。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處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爲已任。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此二十餘年大抵里居日多。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午時卒、年八十有四。卒之日爲冬至、鄒人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秦焚詩書、孟子之書號爲諸子、得以不毁。漢文帝得其書、置博士以傳、後罷。宋景祐四年、兗州刺史孔道輔訪求墓地、得於鄒縣四基山、就山立廟。元豐六年、追封鄒國公、詔兗州

鄒縣立孟子廟。元祐三年、封父為邾國公、母為宣獻夫人。以孟子配享孔子廟。元至順元年、改鄒國公為亞聖公。明洪武元年、立孟氏學、免大宗子孫徭役。正統三年、以孟子父配享啟聖王。景泰三年、以孟子嫡裔襲五經博士。嘉靖九年、去公爵、稱亞聖孟子。

本朝加孟母封號為端範宣獻夫人。於曲阜鄒縣立孟子專祠、從祀賢儒。宋政和五年、封樂正克利國侯、配享。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子叔承陽伯、均從祀。

本朝乾隆二十一年、去侯伯封爵、以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配享、稱先賢某子。陳臻等十四人、唐韓愈、宋孔道輔從祀、稱先儒某氏。樂正子等自有傳、陳臻等事蹟無考、韓愈見後卷。孔道輔字原魯、至聖四十五世孫也。舉進士、天聖間為右正言、累官御史中丞、出知鄆州。卒贈尚書。愈以表章孟子、道輔以訪得墓地、故皆得從祀云。孟氏世系、孟子子仲子、周顯王三十年壬午生、時孟子三十四歲。仲子子睪、赧王八年甲寅生、時孟子六十六歲。睪子寓、赧王四十三年己丑生、孟子卒後十七年矣。

寓子舒、秦始皇十三年丁卯生、為漢雲中太守。舒子之後、漢高祖三年丁酉生。之後子昭、文帝十四年乙亥生、為博士。昭子但、武帝元光元年丁未生、為太子門大夫。但子卿、天漢元年辛巳生、以禮授后倉及大小戴、以春秋授璩廣。卿子喜、宣帝本始二年己酉生、元帝時舉孝廉。喜子鉉、元帝建昭三年乙酉生。鉉子冀、哀帝元壽二年庚申生、光武時為尚書。冀子嘗、光武帝建武十五年乙亥生、為合浦太守、有還珠事。嘗子展、明帝永平十七年甲戌生、為江州牧。展子臧、安帝永初五年辛亥生、代劉寬為太尉。臧子敏、順帝陽嘉元年壬申生、以破甑不顧、為郭泰所賞。敏子光、桓帝延熹二年己亥生、仕蜀至大司馬。光子康、獻帝初平二年辛未生、仕魏封廣陵亭侯。康子宗、建安二十二年戊戌生、仕吳為司空。事母孝、有哭竹事。宗子榑、吳孫亮建興元年壬申生、仕晉為鹽陵太守。榑子觀、晉武帝咸寧元年乙未生、為黃門侍郎。觀子嘉、元帝永昌元年壬午生、為桓溫參軍、有龍山落帽事。嘉子懷玉、穆帝永和十五年己未生、為下邳太守。懷玉子表、安帝義熙二年丙午生、仕齊為太守。表子斌、宋文帝元嘉十四年丁丑生。斌子威、明帝泰始三年丁未生、仕梁為驃騎將軍。威子信、梁武帝天監二年甲申生、為冀州刺史。信子業、大同二年丙辰生、北齊為大中大夫。業子景、陳武帝永定二年戊寅生。景子善誼、隋文帝開皇九年己酉生、為河內太守。善誼子詵、唐高祖武德七年甲申生、累封鳳閣舍人。詵子大融、高宗永徽三年壬子生。大融子浩然、永隆元年庚辰生、工詩、隱鹿門山。浩然子雲卿、中宗神龍元年乙巳生、為祕書郎。雲卿子華、明皇開元十八年庚午生、為李寶臣幕官。華子常謙、天寶十二載癸巳生、與鄭宗元友善。常謙子尊慶、代宗大曆十二年丁巳生。尊慶子瑄、德宗貞元十六年庚辰生、韓愈亟愛其人。瑄子方立、武宗會昌四年甲子生、為澤州戍將。方立子承誨、懿宗咸通十四年癸巳生、仕梁為大府卿。承誨子漢、昭宗天復元年辛酉生、仕周為羽林郎。漢子貫、後唐莊宗同光

二年甲申生。貫子昶、後周太祖顯德元年甲寅生。昶子齊、宋太祖雍熙三年丙戌生。齊子寗、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己酉生、奉祀祖廟。寗子堅、仁宗至和二年乙未生、爲徐州知事。堅子寬、哲宗元符三年庚辰生。寬子欽、高宗紹興十三年癸亥生。欽子津、孝宗淳熙十六年己酉生。津子德儀、理宗紹定二年己丑生、爲魚臺縣令。德儀子允祖、寶祐六年戊午生、仕元官北海縣尹。允祖子惟恭、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丁亥生。惟恭子之訓、武宗至大三年庚戌生。之訓子思諒、順宗後至元二年丙子生。明初授鄒縣主簿、奉祀祖廟。思諒子克仁、以下生年皆缺。明英宗天順三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克仁子希文、代宗景泰三年授五經博士、子孫世襲。希文子元、孝宗宏治二年襲。世宗嘉靖二年卒、子公榮幼、以弟亨子公肇襲。元子公榮、嘉靖十二年公肇卒、仍以公榮襲。公榮子彥璞、穆宗隆慶元年襲。彥璞子承光、神宗萬歷二十年襲。承光子宏譽、熹宗天啟三年襲。宏譽子閬玉、莊烈帝崇禎二年襲。閬玉子貞仁、大清順治元年襲。貞仁子尚桂、康熙二十五年襲。尚桂子衍泰、五十九年襲。衍泰子毓瀛、乾隆三十三年襲。自亞聖至此、凡六十六世。

謹案、太原閻徵君若璩撰有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附四書釋地以傳。所考甚畧、與孟子本譜仍多牴牾。本驛近得山東孟氏家譜、證以史鑑、別撰孟子年譜、刻入叢書、今撮其大要載於是編。

聖域述聞卷三終

校記

①御：當作「衙」，見四庫本《孔子家語》卷五。

十二哲東序六位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事後母以孝稱。初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弟、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敎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也。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夫子嘗以君子稱之。唐開元二十七年、贈費侯。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琅邪公。咸淳三年、加封費公。明嘉靖九年、去公爵、稱先賢閔子。以下封爵去爵年號準此。

冉子名雍、字仲弓、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父賤行惡而不能掩其德、孔子稱其可使南面、又曰、雍也仁而不佞。唐贈薛侯、宋追封下邳公、加封薛公。明去公爵、稱先賢冉子。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或作贛、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初受業爲弟子、一年自謂過之、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然後知弗及也。齊景公嘗問曰、子誰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對曰、聖人也。曰、其聖何如。對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對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履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公曰、子之譽得毋太甚乎。對曰、臣尙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奉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公曰、善。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孔子之施敎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請問其行。子貢曰、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德、不失厥名、以御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匹夫之怒、惟以亾其身。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畏彊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不戁不竦、敷奏其勇。彊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

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可謂不險矣。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

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啟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睹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子貢有口才、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臧孫行猛政、子貢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竽笙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乎。子又不死。臧孫慚而避位、終日不出。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孔子而訪焉。子曰、子為義也、吾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問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

絶於高隧下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竣而跪曰、吾已
矣、願子無言。既而孔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
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田常欲作亂於
齊、而憚高國鮑晏、因移其師以伐魯。孔子曰、夫魯父母
之國、不可不救。使子貢往說田常卒以存魯。子貢好廢
舉、與時轉貨貲、嘗爲信陽宰、相魯衛、家千金、結駟連騎、
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
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卒終於齊。
唐贈黎侯、宋追封黎陽侯、加封黎公、明去公爵、稱先賢
端木子。

仲子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少孔子九歲。好勇力、
志抗直。孔子嘗曰、自吾有仲由、惡言不聞於耳。初仕魯
爲季氏宰、後仕衛、爲蒲邑大夫。請見於夫子曰、邑多壯
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
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
之、政不難矣。既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
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
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御、請問。子曰、入其境、
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
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
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1]且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
斷、故其民不擾也。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衛蒯聵善
事親、子路義之。後雖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
贖焉。衛人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
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貪
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
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
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行其
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
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
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
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
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
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
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
欲立公子郢。郢不肎、曰、亡人之子輒在。於是立輒爲君、
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
爲衛大夫孔悝宰。孔悝之母伯姬召蒯聵入、乃劫孔悝
以作亂、逐出公。出公奔魯、蒯聵立、是爲莊公。方亂作、子
路在外、聞之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君已去

矣、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去、子路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蒯聵懼、乃下石乞、盂黶②攻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遂結纓而卒。唐贈衛侯、宋追封河內公、加封衛公、明去公爵、稱先賢仲子。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五歲。習於詩、能通其義、作詩序、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宏、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尙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問諸晉史、果然。於是以子夏爲聖人。他日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悅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處者焉。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初、子夏嘗問書大義於孔子。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子夏讀書既畢、而見孔子。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德、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喟、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以言書矣。孔子作春秋、以屬子夏、子夏傳門人公羊高、穀梁赤、又傳禮而毛詩之學亦推本於子夏云。唐貞觀二十一年、與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廟。開元贈魏侯、宋降從祀、追封河東公、加封魏公。明去公爵、稱先賢卜子。

有子名若、字子若、魯人、少孔子十三歲。爲人強識好古道。孔子沒、門人思慕、以有若之言似孔子、至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乃已。吳夫差伐魯、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吳舍、屬徒七百人、三踴於幕庭、卒三百人、有子與焉。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唐贈卞伯、宋追封平陰侯、明

去公爵、稱先賢。

本朝乾隆三年、升配大成殿十一哲東序卜子商之次、為十二哲、稱先賢有子。

十二哲西序六位

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闕里廣志、少孔子七歲。）危言正行。嘗為中都宰。遭惡疾。唐贈鄆侯、宋追封東平公、加封鄆公。明去公爵、稱先賢冉子。

宰子名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為孔子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子我以遺孔子焉。子我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人、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志、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過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寖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為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子我歸、以告孔子。子貢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唐贈齊侯、宋追封臨淄公、加封齊公。明去公爵、稱先賢宰子。

冉子名求、字子有、魯人、亦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為季氏宰。齊國書、高無丕帥師伐魯、及清。季孫曰、齊師在清、必魯故、若之何。冉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冉有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冉有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於郊、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

齊筆。唐贈徐侯、宋追封彭城公、加封徐公。明去公爵、稱先賢冉子。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有文學、仕魯爲武城宰、以禮樂化民。季康子問子游曰、昔子產死、鄭人大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夫子之與子產也、譬猶浸水與膏雨乎。唐贈吳侯、宋追封丹陽侯、加封吳公。明去公爵、稱先賢言子。

顓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務、尤不務立於仁義之行。門人友之而弗敬。唐贈陳伯、宋大觀二年追封潁川侯、咸淳三年以曾子配享、升子張爲十哲、加封陳國公。明去公爵、稱先賢顓孫子。

聖域述聞卷四終

校記

①且：當作「甚」，見四庫本《孔子家語》卷三。

②盂：當依《太平御覽》卷一七七作「盂」。《史記》卷六七等多作「壺」。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幼穎悟、甫能言、父松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性情、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旣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强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旣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

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1]書名進、除祕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乃因奏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齟齬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為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暬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

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挻、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蠲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飢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紛、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

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充②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閒、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閒、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淸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尙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郞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緖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擕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③詔、熹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

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閒、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遴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閒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閒、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閒、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

之事、則其所以譖蒸鍛鍊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劾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進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内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挂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内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内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④、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分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

名之賦七百萬、滅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説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黄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⑤指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⑥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⑦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彦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復按、乞别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内、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説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亾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

晉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丞欲大治宮室、遊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疵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惱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鞚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⑧諉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徇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敕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⑨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

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傳頤奏宜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撤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孝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馹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10]、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

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屛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藉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熹既没、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閒、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没、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稾、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祕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於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

明崇禎十五年、稱先賢、位七十子下。

本朝康熙五十一年、升配大成殿東序卜子商之次、爲十一哲、稱先賢朱子而不名。乾隆三年、又以有子若升配、爲十二哲、移朱子於西序顓孫子師之次。

聖域述聞卷五終

校記

①喜：當作「熹」。

②充：當作「克」，見《朱熹集》卷一四（四川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校點本）《延和奏劄五》。

③詔：當作「召」。

④秖：當作「私」，見《朱喜集》卷一一《戊申封事》。

⑤指：當作「旨」，見中華書局本《宋史》朱熹本傳。

⑥謂：當作「爲」，見《朱熹集》卷一四《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⑦勞：《宋史》本傳同。當作「牢」，見四庫本《勉齋集》卷三六朱熹行狀。

⑧諉：當作「委」，見《朱熹集》卷一四《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⑨「有」上當脱「唯」字，見《朱熹集》卷一四《乞討論喪服劄子》。

⑩得：當作「德」；下文「翰」，當作「榦」，並見《宋史》本傳。

⑪嘉：當作「嚞」，見《宋史》本傳。

⑫議：當作「義」。

聖域述聞卷六　　三長物齋叢書

東廡先賢三十九位

蘧瑗字伯玉、衛人、仕衛爲大夫。獻公十八年、孫林父、甯殖謀逐其君、見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隕覆、將若之何。伯玉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林父遂攻出獻公、立殤公。殤公十二年、獻公在夷儀、使公子鮮告甯喜、欲復國、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獻公復國。又三年、吳公子札適衛、見伯玉、與語、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晉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黯往視之。還報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靈公卽位、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邪。伯玉曰、謹受命。既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之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人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坌賁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瑗之來、逢子皙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皙而還之。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①、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問之、果蘧伯玉。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孔子嚴事之、友也。孔子曰、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於人、蓋蘧伯玉之行也。宋咸淳三年、追封內黃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九年罷祀、祀於其鄉。
本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既受業孔子、退而修行。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嘗齎千金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毀璧而渡。唐贈江伯、宋追封金鄉侯、明稱先賢。以下諸賢封爵皆嘉靖九年去。

原憲、字子思、宋人。一作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憲爲之宰。孔子卒、隱居於衛。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

冠見子貢，子貢曰：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唐贈原伯，宋追封任城侯，明稱先賢。

南宮适（家語作縚，史記作括），字子容，一稱南容，又稱南宮敬叔，魯人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氏焉。以父命學於孔子，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漢書古今人表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顏師古注南容曰、南宮縚也，注南宮敬叔曰南宮适也。羽夏洪基亦斷爲二人，以縚名，适名括，字子容者爲一人，以仲孫閱諡敬叔者爲一人。案孟懿子亦以父命學於夫子，又從夫子問孝，是弟子之從祀者。适何忌敬叔兩人矣。）唐贈郯伯，宋追封龔邱侯，大觀三年避孔子諱，改封汶陽侯，明稱先賢。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受易於孔子，傳楚人馯臂子弓，累傳至漢，儒皆本之瞿。唐贈蒙伯，宋追封須昌侯，明稱先賢。

漆雕開字子開（一作子若），蔡人（一作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唐贈滕伯，宋追封平輿侯，明稱先賢。

司馬耕（一云名犂耕）②，字子牛（一云字牛），宋人，多言而躁。其兄向魋作亂，奔衛，乃置其邑與珪而適齊。魋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乃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邱輿。唐贈向伯，宋追封楚邱侯，改封雎陽侯，明稱先賢。

梁鱣（一云名鯉。一云名仲），字叔魚（一作子魚。一作子免），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贈梁伯（一作趙伯），宋追封千乘侯，明稱先賢。

冉孺（一云名儒），字子魯（一作子魚。一作子曾），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唐贈郜伯（一作紀伯），宋追封臨沂侯，明稱先賢。

伯虔（一作伯處），字子析（一作子晳。一作子哲。一作子檝），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唐贈鄒伯（一作聊伯。一作騶伯），宋追封沭陽侯，明稱先賢。

冉季字子產（一作子達），魯人。唐贈東平伯，宋追封諸城侯，明稱先賢。

漆雕徒父（一云名從），字子有（一作子文。一作子友），魯人。唐贈須句伯，宋追封高苑侯，明稱先賢。

漆雕哆（一云名侈），字子斂（一作子欽），魯人。唐贈武城伯，宋追封濮陽侯，明稱先賢。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唐贈邵伯，宋追封鉅野侯，明稱先賢。

任不齊字選（一作子選），楚人。唐贈任城伯，宋追封當陽侯，明稱先賢。

公良孺（一云名儒），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去陳適衛，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止孔子。時子正以私車五乘從，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

夫子再羅難、寧國而死、國甚疾蒯人懼、乃與盟出衞而出孔子。唐贈東平伯、宋追封牟平侯、明稱先賢。

公肩定（一作公有。一作公堅定。）字子中、（一作子仲。）魯人（一作衞人。一作晉人。）唐贈新田伯、宋追封梁父侯、明稱先賢。

鄡單（音梟、音單鹿、有鄡縣、一作鄔單、鄔音烏、太原有鄔縣。）字子家、（史記有、家語無。）唐贈銅鞮伯、宋追封聊城侯、明稱先賢。

罕父黑（一作宰父黑。）字子索、（一作子黑、一作子索。）魯人、唐贈乘邱伯、宋追封祁鄉侯、明稱先賢。

榮旂（一云名祈。）字子祺、（一作子顏。）魯人、唐贈雩婁伯、宋追封厭次侯、明稱先賢。

左人郢（一作左郢。）字行、（一作子行、一作子衞。）魯人、（路史云左人氏、黃帝子夷彭之後。）唐贈臨淄伯、宋追封南華侯、明稱先賢。

鄭國（家語作薛邦、或云鄭國、薛邦實兩人。史記正義云、太史公避高祖諱、改邦作國、薛與鄭傳寫誤耳。）字子徒、（一作子從。）魯人、唐贈滎陽伯、宋追封朐山侯、明稱先賢。

原亢字籍、（史記作原亢籍、名亢、字籍也。家語作原桃、字子籍。古本家語作原伉、宋史禮志作原抗。）魯人、唐贈萊蕪伯、宋追封樂平侯、明稱先賢。

廉潔（一云名絜。）字庸、（一作子庸、一作子曹。）衞人、唐贈莒父伯、宋追封胙城侯、明稱先賢。

叔仲會（一云名噲。）字子期、魯人、（一作晉人。）少孔子五十四歲。（一云五十歲。）與孔氏族名璇者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者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也。唐贈瑕邱伯、宋追封博平侯、明稱先賢。

公西輿如（一云名輿。）字子上、魯人、唐贈重邱伯、宋追封臨朐侯、明稱先賢。

邽巽（一作邦選。一作邦巽。）字子斂、（一作子飲。）魯人、唐贈平陸伯、宋追封高堂侯、明稱先賢。

陳亢（一云名伉。）字子禽、（一作子亢。）陳人、少孔子四十歲。（或曰子貢弟子。家語有、史記無。）唐贈潁伯、宋追封南頓侯、明稱先賢。

琴張（一作琴牢。）字子開、衞人。（史記無。）唐贈南陵伯、宋追封頓邱侯、改封陽平侯、明稱先賢。

步叔乘（一作少叔乘。）字子車、齊人、唐贈淳于伯、宋追封博昌侯、明稱先賢。

秦非字子之、魯人、唐贈汧陽伯、宋追封華陽侯、明稱先賢。

顏噲字子聲、魯人、唐贈朱虛伯、宋追封濟陰侯、明稱先賢。

顏何字冉、（一作稱。）魯人。（一作晉人。古本家語及史記有、今本家語無。）唐贈開陽伯、宋追封堂邑侯、明嘉靖九年罷祀。

本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縣亶一作縣豊。一作縣亶父。字子象、魯人。史記無。或云即鄭單。

本朝雍正二年增祀、稱先賢。

樂正克、孟子弟子、爲魯臣。宋政和五年追封利國侯、配享鄒縣孟子廟。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稱先賢。仍配享曲阜及鄒縣孟廟。乾隆二十二年、於孟廟之主去前代封號、稱先賢樂正子③。

萬章、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追封博興伯、從祀孟子廟。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稱先賢、升配孟廟。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稱先賢萬子。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辭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汚穢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黄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④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步⑤、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

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七十子下。

程顥字伯淳、世君⑥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舉進士、調鄠上元主簿。鄠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荅。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䘏、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

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自安石用事，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改僉書鎭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爲已所不如。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往啟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顥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曹村河決，顥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盍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鎭印付顥，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敘，伐閱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顓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貰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繂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靑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敎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騖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

不明、異端之害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顥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元至順元年、封豫國公。明嘉靖十九年、去公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七十子下。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尙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敎。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

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7]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儒厮隸皆喜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七十六、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印[8]、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内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既葬、顥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内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端平二年、從祀孔子廟庭。咸淳三年、封新安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七十子下。

聖域述聞卷六終

校記

①土：當作「上」，見四庫本《繹史》卷七五。

②置：當作「致」，見四庫本《古史》卷三二。

③樂：疑當作「克」。

④樞：當作「極」，見周敦頤《太極圖説》。

⑤步：當作「布」，見右引書。

⑥君：當作「居」，見《宋史》卷四二七顥本傳。

⑦久：當作「人」，見《宋史》卷四二七雍本傳。

⑧印：當作「角」，見右引書。

西廡先賢三十八位

林放字子邱、魯人。（或曰孔子門人。泰安府東南百八十里有放城集，相傳爲林放故里。）唐開元二十七年、贈清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長山侯。從祀孔子廟。明嘉靖九年罷祀、祀於其鄉。

本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宓（一作伏，一作虙。）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一作三十歲。）仕爲單父宰、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曰、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善。小節也。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子曰、可以教孝教弟教學矣、中節也、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子乃歎曰、其大者乃在此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夫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使人讓子賤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何也。子賤對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也。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唐贈單伯、宋追封單父侯、明稱先賢。

公冶長（一云名萇，一云名芝。）字子長、（一作子芝，一作子之。）齊人。（一作魯人。）孔子以其子妻之。唐贈莒伯、宋追封高密侯、明稱先賢。

公晳哀（一云名克。）字季次、（一作季沈。）齊人。（一作魯人。）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唐贈郳伯、（曲阜碑作祁伯。）宋追封北海侯、明稱先賢。

高柴字子羔、（一作子皋。）齊大夫高氏之族。（一作衛人。）少孔子三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然篤孝而有法。爲成宰、成人化之。又爲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人①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①。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

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唐贈共伯、宋追封共城侯、明稱先賢。

樊須字子遲、魯人。(一作齊人。)少孔子三十(一作四十。)六歲、仕於季氏。清之役、冉求使須爲御。季孫曰、須也弱。求曰、就用命焉。及戰、師不踰溝。須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遂敗齊師。唐贈樊伯、(一作氏。)宋封益都侯、明稱先賢。

商澤字子季、(一作子秀。)魯人。唐贈睢陽伯、宋追封鄒平侯、明稱先賢。

巫馬施(一云名期。)字子旗、(一作子期。)陳人。(一作魯人。)少孔子三十歲。爲單父宰。子賤之宰單父也、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子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因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唐贈鄫伯、宋追封東阿侯、明稱先賢。

顏辛(一云名幸。或作柳、或作韋。)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贈蕭伯、(一作蕭伯。)宋追封穀陽侯、明稱先賢。

曹卹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唐贈豐伯、(一作曹伯。一作魯伯。)宋追封上蔡侯、明稱先賢。

公孫龍(一云名寵。)字子石、衛人。(一作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子貢問子石曰、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周有兩公孫龍、一趙人、論堅白異同者、非子石也。)唐贈黃伯、宋追封枝江侯、明稱先賢。

秦商字子丕、(一作丕茲。)魯人。(一作楚人。)少孔子四十歲。(一作四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俱以力聞。唐贈上洛伯、宋追封馮翊侯、明稱先賢。

顏高(一云刻、又作產。)字子驕、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善射、能挽六鈞弓。孔子在衛、南子招爲次乘、高爲之御。孔子過匡、顏刻爲僕。唐贈琅邪伯、宋追封雷澤侯、明稱先賢。

壤駟尺(壤一作穰。)字子徒、(一作子從。)秦人。唐贈北徵伯、(一作佐徵伯、一作北徵伯。一作北衛伯。)宋追封上邽侯、明稱先賢。

石作蜀(一作石之蜀。一作石子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唐贈郈邑伯、(一作石邑伯。)宋追封成紀侯、明稱先賢。

公夏首(一云名守。)字乘、(一作子乘。)魯人。唐贈亢父伯、宋追封鉅平侯、明稱先賢。

后處(一作石處。)字子理、(一作理之。)齊人。唐贈營邱伯、宋追封膠東侯、明稱先賢。

奚容蔵(蒧即點字。一作奚蔵。)字子晳、(一作子偕。一作子楷。)魯人。(一作衛人。)唐贈下邳伯、宋追封濟陽侯、明稱先賢。

顏祖(一云名相。)字襄、(一作子襄。)魯人。唐贈臨沂伯、宋追封富陽侯、明稱先賢。

句井疆（句一作鉤）字子孟（一作子疆）、衞人。唐贈淇陽伯、宋追封滏陽侯、明稱先賢。

秦祖字子南、秦人。唐贈少梁伯、宋追封鄄都侯、明先賢。

縣成字子祺（一作子橫、一作子期）、魯人。唐贈鉅野伯、宋追封武城侯、明稱先賢。

公祖句茲（一作公祖茲）字子之、魯人。唐贈期思伯、宋追封即墨侯、明稱先賢。

燕伋（一云名級）字思（一作子思）、秦人。唐贈漁陽伯、宋追封汧源侯、明稱先賢。

樂欬（一云名欣）字子聲、魯人。唐贈昌平伯、宋建成侯、明先賢。

狄黑（一云名墨）字皙（一作哲之、一作子皙）、衞人（一作魯人）。唐贈臨濟伯、宋追封林慮侯、明稱先賢。

孔忠（一云名弗）字子蔑、孔子兄孟皮子。唐贈汶陽伯、宋追封鄆城侯、明稱先賢。

公西蒧字子上（一作子向）、魯人。唐贈祝阿伯、宋追封徐城侯、明稱先賢。

顏之僕（一作顏僕）字叔（一作子叔）、魯人。唐贈東武伯、宋追封宛句侯、明稱先賢。

施之常字子恒（一作子常）、魯人。唐贈乘氏伯、宋追封臨濮侯、明稱先賢。

申棖（史記作申黨、字周。家語作申續、字子周。或又作申績、字子續。一作申棠、一作申儻。）魯人。唐贈申黨召陵伯、申棖魯伯（一作阿伯）。宋追封申黨淄川侯、申棖文登侯。明嘉靖九年去申黨、祀申棖稱先賢。（漢鄭康成、唐陸德明、宋王應麟、明夏洪基皆以為一人。本朝朱彝尊又以作兩人者是。）

左邱明、魯人。為魯太史、楚左史倚相之後也。（論語之左邱明、何晏云魯太史、邢昺云受春秋經於仲尼者也。朱子云古之聞人、則以受春秋者為二人。或曰一姓左邱、名明；一姓左、名邱明、則鑿說也。）孔子既因魯史記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為其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春秋具論其語為內傳。又稽逸文、纂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入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為外傳國語二十一篇、以授曾申、遞傳至劉歆時始顯。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永徽中、降從祀。宋封中都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七十子下。

秦冉字開（一作子開。史記有、家語無）。蔡人。唐贈彭衛伯、宋追封新息侯、明嘉靖九年罷祀。

本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牧皮（名見孟子。家語、史記皆無。）

本朝雍正二年增祀稱先賢。

公都子、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追封平陽伯、從祀孟廟。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稱先賢升配曲阜及鄒縣孟廟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去前代封號稱先賢公都子。

公孫丑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追封壽光伯從祀孟廟。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廟稱先賢升配孟廟乾隆二十一年於孟廟之主稱先賢公孫子。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末殺其罪還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賻䘏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全歸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二年賜謚曰明公淳熙元年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十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七十子下

程頤字正叔顥弟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③知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治平元豐閒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

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言、除喪④而用吉禮、倘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頤、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頤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句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祕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摭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贐以銀百兩、頤不受。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

亂矣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唯顏⑤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咸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湯禹、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元至順元年、封洛國公。明嘉靖十九年、去公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位七十子下。

聖域述聞卷七終

校記

①人：當衍，見四庫本《淵鑑類函》卷一五二、《經濟類編》卷七二等。

②追：當衍。

③知：當作「未」，見《周易·繫辭下》。

④陰張：當作「除喪」，見《宋史》卷四二七頤本傳。

⑤類：當作「顔」，見右引書。

聖域述聞卷八

東廡先儒二十六位　王長物齋叢書

公羊高齊人受春秋於子夏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傳齊人胡毋子都爲漢景帝博士著於竹帛至董仲舒始顯於朝又四傳而何休爲之解詁其書遂大傳唐貞觀二十一年以高配享孔子廟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淄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伏勝字子賤濟南人故爲秦博士漢文帝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將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焉初秦下焚書之令伏生以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及漢定伏生歸求其書已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者大率皆本於伏生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乘氏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擧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旋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敎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敎化於民敎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微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絶。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敎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

臣謂瑞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神鬼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皋陶、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避、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

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

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賞也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幷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義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

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策、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策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

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性情、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策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

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僅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姦邪、民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大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

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槀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宏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宏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淸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元至順元年從祀孔子廟庭、明成化二年追封廣川伯、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始事夏侯始昌、通五經、尤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初東海孟卿從瑕邱蕭奮學禮、以授蒼及魯閭邱卿。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德號大戴、聖號小戴、今所傳禮記、卽聖所刪也。明嘉靖九年、以蒼從祀孔子廟

庭、稱先儒。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漢明帝永平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通周官、教授鄉里。初、周官行於世、始皇見其書、深惡之、禁絶不傳。漢武帝開獻書之路、於是周禮出於山巖屋壁間、有女子李氏得之、上河間獻王。五官頗有殘闕、而冬官一篇盡亡、獻王購以千金不可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冬官、仍上之祕府、而五家之儒因罕得見。孝成時、劉歆校祕書見之、始著於略、衆共排以爲非、惟歆獨信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王莽時奏置博士弟子、惟子春在、頗識其説。賈徽及子逵、鄭興及子衆、又以經書轉相證爲解。逵因作周官解詁、後馬融復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又作周官注、引子春及二鄭之義爲多。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緱氏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八終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畊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如是與亮情好日密。關、張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諸將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操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操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

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操。操兵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雲長鎮荆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尊稱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若①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

亮。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眞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

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懿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絶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晉史臣陳壽曰、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元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

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助備。備得與武帝戰、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能二年春、亮帥眾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由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明初設歷代帝王廟於京師、洪武二十一年、以亮從祀昭烈帝。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始生、父隆筮之、遇坤之師、曰、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隋平江東、隆歎曰、王道無序、天下何爲而一乎。通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世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年十五、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

翟汲、考與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仁壽三年、通始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西遊長安、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陳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歌而歸。累徵、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大業元年、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慢素、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通續詩三百六十篇、書一百五十篇、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修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號王氏六經。六年、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受業者蓋千餘人、河汾之教號爲極盛。十年、尚書召通署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弟子私謚曰文中子。通所續書後亾、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其孫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世所傳中說、則福于福郊福時取通答門弟子問釋之也。福時者、勃父也。明嘉靖九年、以通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望域洮閫谷九終、

校記

①若：當作「苦」，見中華書局本《三國志・蜀志》卷五亮本傳。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爲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儁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疲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才、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韙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勞於服遠、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鹵獲之實、東寇則轘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芃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又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徙郡縣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文武備徵、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虜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爲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

艾前李絹益、宗衞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爲之輟邊軍、缺環衞、竭內廐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貸之財、則爲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榷之科、日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泚、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衞不殊、軍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李芃還軍援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比京師稅閒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勢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效。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可曉。胥吏承寫不給、他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剋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贄退而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夫弱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限而加斂焉。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榷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於追呼、膏血竭於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衞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虛、又接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①。方且稅侯王之廬、算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囂然、而關畿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②撓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迷、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怨讟並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衞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委之天命、亦

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益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未③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亾、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策、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已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憸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帝又問贄事切於今者、贄勸帝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

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憸人賣爲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敝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贄以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卽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④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謀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不盡於已而責盡於人、不誠於

前而還誑於後、必殆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爲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諍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於今、以從諫改過而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鄙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⑤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是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衒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已、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説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⑥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

矣。務狥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疏隔而猜忌者乎。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爲朕討之。贄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寧與加亢號以受實患哉。帝從之。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槀付贄、使商討其詳。贄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彊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弭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闕。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將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

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宏。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爲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乃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今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瓌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即撤其署。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稟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

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御帝許、晟移軍。初、贄與懷光語及晟、懷光妄詫曰、吾無所藉晟。贄即美其彊雄、使不得翻覆。至是請下詔書如其意者、且無辭歸短於朝。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幷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爲掎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溯。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贄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天寶之季、嬖幸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紀綱始壞矣。朔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爲虛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爲重。利近實、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

不趣矣。故錫貨財、列粟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器、果一盛、則授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俄以勞還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亟告、晷刻不可差。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遑懾、敢爲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乃是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

定難元從功、陸贄曰、宮官具寮、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益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飾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耄、安反側、寬脅從、官失職、復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葺宮官、治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瑊資遣。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母韋猶在江東、帝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賻遺一不取。惟韋皋以布衣交、先以問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嶺南、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

爲學士。入謝、伏地嗚泣。帝爲興、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趣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自議⑦爲不羣、趨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覽獨任鄭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

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積壅、則案牒叢滑、僞冒眞吏。祿以爲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柅吏姦、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贄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自祿山搆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繒、以⑧償馬資、尙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略、深入則戒嚴。於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則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精、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所以啟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強。且以水草爲居、討獵爲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所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功、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吏、修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示遠、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爲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後行。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⑨持戈矛、以鐏授

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倘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開不必實實不必闘、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卹常制、不徇衆情死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怠死、可以治術馭、不可以法制羈、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攜、故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他、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郷遨所不能、彊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爲羽衞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爲鄰、畫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忕溫飽、比諳邊陋、不翅天地。聞絶塞

荒服、則辛酸動容。聆彊蕃勁虜、則懾駭褫情。又使夫親族、捨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撓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備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搖疆埸、其弊豈特無益哉。論從之人本以增戶實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戍卒、適有防衞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犀銳悉選以自奉、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劫執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虜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示懲、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譬輗軏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遵養、以苟歲時。欲褒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竦、隱忍而不誅。故怠身效節者低⑪謀於衆、僨軍緩救者畜姦不畏、褒貶稱毀紛然相亂。公者直已不求諸人、則羅困厄。姦者行私苟媚於衆、則取優崇。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

有司、有司曰須給焉之⑪。更相爲辨、而朝廷含⑫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者不懲。馭衆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也⑬集雖衆、無施戰陣、虜常橫行、以謂境無人爲。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閭井日耗、斂求日繁、頭家析產、榷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三失也。今四夷最强盛者莫如吐蕃、畢吐蕃衆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趫敏、勁則中國戆其衆不敢抗、靜則憚其强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號帥一也。且節制多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尪、衆失爲弱。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尚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討、則僑四鎮隸安宋以隴右附扶風、所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泚亂以誘涇原、懷光反以汙朔方、則分朔方爲三節度。其鎮

滋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既無軍法臨下、莫能稟屬。邊書告急、方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揖讓救焚矣。兵以氣若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⑭今以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故軍法無貴賤之差、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於服⑮從則勞、於臨敵則勇。然衣稟止於當身、又屬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勞服、然衣稟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懸、勢則濟甚。又有以邊軍詭爲奏請、遷隸神策者、稟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獨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爲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兵、籍某參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列屯、何時成功。觀其言、校其實、若曰不足取、當艱之於初、不宜詒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內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然後

褒否臧、信賞罰、受賞者不爲濫、當罰者不敢辭。付授專、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鈇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令不以兩從。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意乎靖難則不可。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鑠不留息、光[16]千里之遙、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守成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留之頃、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椎剝矣。當夫樵婦馨、俘囚矣。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莫敢進礙。敗者滅[17]百爲一、獲者衍百爲千。帥守以總制在朝、不卹於罪。陛下以權出己、不究厥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糧、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償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

無奔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遞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爲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健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爲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所部州若府、遴柬良吏爲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鎮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治、六失可去矣。帝愛重其言、不從也。宏班判度支[18]、卒官。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贄上書苦諫、帝不懌、竟少太子賓客罷。贄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譖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爲刺史、諭旨慰勞。韋皋數上表請贄代領劍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常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

成湯罪已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眞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牙爪宣力、⑭蓋贄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險澀、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閒、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他恤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疫、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本朝康熙六十一年、增祀唐德宗於

京師歷代帝王廟、以贄從祀。

今上道光五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聖域述聞卷十終

校記

①禮：當作「體」，據《新唐書》卷一五七《陸贄傳》。下同。

②撻：當作「持」。

③未：當作「謂」。

④謂：當作「爲」。

⑤弊：原闕，今補。

⑥「則」下脱「天下」二字。

⑦議：當作「異」。

⑧以：當作「北」。

⑨到：當作「倒」。

⑩低：當作「抵」。

⑪之：當作「乏」。

⑫舍：當作「含」。

⑬也：當作「屯」。

⑭以：當作「之」。



⑮從：當作「役」。

⑯光：當作「况」。

⑰滅：當作「减」。

⑱宏班：當作「班宏」。

⑲牙爪：當作「爪牙」。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五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695
SS号=12315543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7-5614-3051-5